

Morgan's Run

摩根的旅程

〔澳〕考琳·麦卡洛 著 李尧 李铁群 译

《荆棘鸟》作者最新力作
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人民文学出版社

《摩根的旅程》是考琳·麦卡洛自其畅销世界的小说《荆棘鸟》出版以来，其叙述的魅力无人与之匹敌的力作。书中有那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麦卡洛将你带进那个无比艰难的岁月，感染你，鼓舞你，使你快乐并且有所期待。

——《图莎世界报》

一部壮丽的、引人入胜的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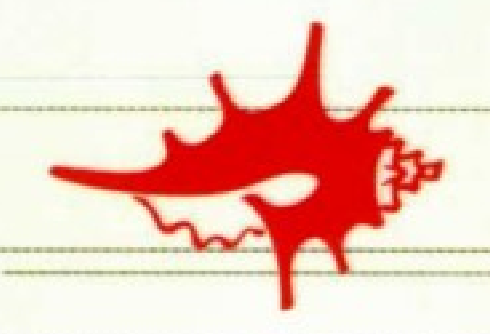
——《每日邮报》

一部达到最高境界的小说。

——《时代周刊》

麦卡洛显然是一位创造艺术品的大师……她笔下的人物呼之欲出，叙述非常成功。

——《纽约时报》





ISBN 7-02-005248-7

责任编辑：吴继珍
装帧设计：康　健

ISBN 7-02-005248-7　定价：34.00元



Morgan's Run

摩根的旅程

〔澳〕考琳·麦卡洛 著 李尧 李轶群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 - 2004 - 6591

Colleen McCullough
MORGAN'S RUN

本书根据 Simon & Schuster 出版公司 2000 版翻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摩根的旅程/(澳)考琳·麦卡洛著;李尧 李铁群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
(廊桥书系)
ISBN 7-02-005248-7

Ⅰ.摩… Ⅱ.①麦…②李…③李… Ⅲ.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Ⅳ.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5035 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周小滨

摩根的旅程
Mo Gen De Lü Cheng
〔澳〕考琳·麦卡洛 著
李尧 李铁群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5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25 插页 2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02-005248-7
定价 34.00 元



《摩根的旅程》讲述了一个国家鲜为人知的历史。理查德·摩根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工匠，在遭受痛失爱妻及子女的一连串厄运后，又遭黑社会报复，被捕判刑，成为首批流放澳大利亚的重罪犯。面对茫茫林海、巍巍群山，他和饱受折磨的犯人们在一片蛮荒之地建设起新的家园……

作者考琳·麦卡洛（1937–）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除享誉世界的《荆棘鸟》外,还创作另外十部长篇小说,一部传记。《摩根的旅程》出版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荣登《纽约时报》畅销图书榜，并获法兰克福电子图书原创小说奖。

廊 桥 书 系

廊桥遗梦

凯利帮真史

野性的规则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风雨红颜

鹿苑长春

十七岁

中年

摩根的旅程

我带你去那儿

帝国瀑布

迷魂谷

前　　言

考琳·麦卡洛是澳大利亚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她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西部惠林顿一个牧业工人家庭，十二岁移居悉尼。此前，一家人过着游牧生活。考琳·麦卡洛从小就表现出不凡的艺术才能，她从五岁起就写诗歌，讲故事，学画画。但是经济大萧条给这个劳动家庭带来的巨大打击使她很早就意识到，文学艺术很难给一家人带来温饱，而她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天赋和兴趣促使她走上与文学创作全然不同的道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考琳·麦卡洛开始在悉尼大学攻读神经生理学，毕业后，在悉尼皇家北岸医院创建了神经生理学部。五年后，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她到英国伦敦大学儿童健康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此后，移居美国，在耶鲁医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长达十年，成为颇具影响的神经生理学家。她至今仍为威尔士王子医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澳大利亚老年医学基金会资助人，悉尼皇家北岸医院神经生理学部名誉顾问，同时为促进第三世界神经生理学研究，特别是培养该学科女医生，她协助美国耶鲁医学院创建神经生理学系。她和著名医学家罗登·卡特勒爵士同登澳大利亚一百名杰出人物榜。

然而，真正使考琳·麦卡洛享誉世界的是她儿时即已显露的文学才华。一九七二年，她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提姆》（Tim）。这部书一九七四年在美国出版之后，很快拍成电影，不但为考琳·麦卡洛带来不菲的经济收益，而且使她一夜之间成为西方文坛耀眼的明星。然而，对于考琳·麦卡洛，这仅仅是在文学

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一九七七年，她调动自己的全部生活积累，创作出版了呕心沥血之作《荆棘鸟》(The Thorn Birds)。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不但拍成电影，广为流传，而且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成为当代世界最畅销的小说之一，仅平装本版税所得就高达一百九十万美元，创当时美国出版界版税收入之最。

《荆棘鸟》让考琳·麦卡洛名利双收的同时，也打破了她从小就喜欢的平静与安宁。几经周折，她最终只身一人离开“骚动与喧哗的美国”，回到阔别已久的澳大利亚，并且于一九八○年一月定居诺福克岛。诺福克岛是太平洋深处一座长五英里、宽三英里的小岛，距离澳大利亚东海岸尚有一千英里之遥，是一块独立的领地。考琳·麦卡洛在这座小岛举目无亲，甚至连一个熟人也没有。经历了最初六个月的孤寂和烦躁之后，她发现这里正是她理想的天堂。她的创作热情在这座恬静美丽的小岛上一发而不可收。二十多年来，又创作出版了十部长篇小说，一部传记。其中《罗马主人》（Roman Master）系列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她因此被看做历史学家。一九九四年被授予澳大利亚麦夸里大学荣誉博士，一九九七年成为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政治科学系国际项目中心监事会成员。

父母亲的不幸婚姻给考琳·麦卡洛的心灵留下难以平复的创伤，她决心终身不嫁，甚至拒绝任何男性朋友。然而，诺福克岛不但给了她一个逃避繁华世界的庇护所，还给了她一个可以托付余生的丈夫和幸福的家。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星期五（一个吉祥的日子),四十七岁的考琳·麦卡洛和画家里克·伊恩－鲁宾逊结为连理。里克·伊恩－鲁宾逊是诺福克岛当地人，是诺福克岛的开拓者——流放犯理查德·摩根和澳大利亚历史上著名的邦提号叛乱者首领弗莱切尔·克里斯汀的第四代玄（外）孙。正是他和他的家族触发了考琳·麦卡洛的创作灵感，并且帮助她完成了描写澳大利亚开拓史的鸿篇巨制——《摩根的旅程》。

《摩根的旅程》以考琳·麦卡洛的丈夫里克的曾曾祖父为原型，

讲述了一个国家在皮鞭、镣铐、血泪与汗水中诞生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理查德·摩根是英国港市布里斯托尔一个经营酒馆的正直诚实、勤奋好学的人。他既是一位专情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又是一位手艺高超、吃苦耐劳的工匠。但是，无情的命运使他一次又一次陷入灭顶之灾。先是被恶人骗走多年来辛勤劳动的全部积蓄，紧接着连续失去妻子和两个孩子，在极度的悲痛中苦苦挣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雇主涉嫌税务欺诈，疾恶如仇的禀性，使他立即向税务所举报，却遭到黑社会的报复和陷害。当时的英国政府官商勾结，司法腐败，巡回法庭收受贿赂，以抢劫和欺诈罪，将理查德·摩根逮捕，投入监狱，最终判处七年流放。此时，正值美洲殖民地纷纷独立的伟大的历史时期。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从根本上动摇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过去的“新大陆”一直是监狱人满为患的英国“倾倒”犯人的“垃圾场”，而美国革命的胜利向英格兰关上了这扇大门。于是，理查德·摩根被送上声名狼藉的贩奴船亚历山大号，驶往澳大利亚，成为第一批一千多名流放到植物湾的犯人中的一员。理查德·摩根和他的伙伴们在茫茫大海航行了一年。饥饿、疾病、酷刑夺走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命，理查德·摩根却犹如一座顶天立地的铁塔，在非人的折磨中崛起，成为那群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的领袖。苦难激发出他许多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正是这些品质，帮助他及身边的人度过一道道难关，终于在一七八八年一月十九日到达植物湾。然而，只有在踏上这块蛮荒之地，面对茫茫林海、巍巍群山，束手无策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苦难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在犯人们的第一个落脚点杰克逊港（后来的悉尼），理查德·摩根作为磨锯匠和枪炮匠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谦和善良、头脑灵活、仗义执言、杰出的组织能力更使他博得副总督罗斯少校的信任。之后，他又被转送到诺福克岛。

理查德·摩根为开发诺福克岛做出不容忽视的贡献。他不但会锯木、造枪，还会酿造朗姆酒，那是驻杰克逊港和诺福克岛的海军陆战队官兵、水手乃至囚犯须臾不可或缺的，从而为平息因供应短缺可能出现的叛乱立下汗马功劳。所有这一切，使罗斯少校做

出决定，代表政府将其特赦。理查德终于获得自由，开始在诺福克岛建设自己的家园。

在考琳·麦卡洛的笔下，理查德·摩根是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从苦难中再生的英雄。他的挚友斯蒂芬·多纳万称他为“圣父”。他总是以博大的仁爱之心待人。在男女同监、以强凌弱、女人成为男人泄欲工具的格洛塞斯特监狱，为了保护孤苦无助的利兹·洛克，理查德·摩根挺身而出，成了她的“男人”。但是他一直待她如姐妹，从未有过非分之举。经过一年多的分离，到达杰克逊港之后，女人又成了男人的掠夺对象。利兹·洛克视淫欲如洪水猛兽，就在她因绝望而痛不欲生的时候，理查德又一次伸出救援之手，主动提出娶她为妻。经副总督罗斯少校同意，在监狱牧师的主持下，理查德和利兹正式结婚。但是他和利兹·洛克之间并无爱情。而理查德认为，没有爱情的男女之事是不道德的行为，是对女人的不尊重，因此一直和利兹·洛克分室而居。痛失爱妻、爱子、爱女的理查德·摩根对爱情早已心如死灰，只求奉献，不思回报。然而，命运奇迹般地把一个长着一双和他的爱子威廉·亨利完全一样的眼睛的姑娘凯蒂送到他的面前。理查德视爱情为生命，与凯蒂携手相伴，生儿育女，在诺福克岛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摩根的旅程》是一部关于一个国家诞生的史诗，也是一首英雄的颂歌。考琳·麦卡洛把流放犯理查德·摩根塑造成一个尽善尽美的英雄。因为正是这样一批英雄创造了一个新的国家，创造了澳大利亚历史。她在本书后记中说：“这次‘实验’之所以成功，主要是靠了‘实验品’——囚犯们的品质，而不是靠任何其他因素。”作者在这本长达六十万言的巨著中，深刻地揭露了十八世纪后期，英国社会的黑暗、腐败，以及王室面临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她在书中尖锐地提出：“首先，为什么这些人被定罪？他们犯罪的环境和气候究竟是什么？英国的司法制度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在法律上，重罪犯有哪些权利？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背景？他们是如何相处的？在抵达那片绝对陌生、绝非富庶的土地之后，为什么他们能够百折不挠地生存下来？在很多人服满刑期、并且赚了足够的钱

可以买票回家的情况下，为什么选择回家的人寥寥无几？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使得他们在那里坚持下去？他们如何面对当时那种残忍的、毫无人性的刑罚制度？终于挣脱锁链之后，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自由，如何看待英格兰的？”考琳·麦卡洛在无情鞭笞那个黑暗社会、深刻剖析黑暗中表现出来的人性之恶的同时，热情地讴歌了被践踏的文明、被蹂躏的人性所迸发的光彩。人类历史正是在这种光彩的照耀下不断前进，人性之美正是在这种前进中不断升华，理查德·摩根也正是在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之下，英勇顽强、坚忍不拔，把自己锤炼成一个时代的英雄。作者这种站在历史的高度表现一个事件、塑造一个英雄群体的气魄使得这部书的主题更加深刻，使得它的问世更具价值。因而，《摩根的旅程》出版之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很快荣登《纽约时报》最畅销图书榜，并获得法兰克福电子图书原创类小说奖。

《摩根的旅程》一如考琳·麦卡洛以往的创作，以人物刻画细腻、叙述生动感人见长。《图莎世界报》认为《摩根的旅程》是考琳·麦卡洛“自其畅销世界的小说《荆棘鸟》出版以来，叙述的魅力无人与之匹敌的力作。书中有那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麦卡洛将你带进那个无比艰难的岁月，感染你，鼓舞你，使你快乐，并且有所期待”。《出版人周刊》指出：“麦卡洛的写作技巧在这部经过精心安排、充满激情的关于十八世纪英国殖民澳大利亚的史诗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麦卡洛将地方色彩、非凡的人物形象、种族冲突，甚至水手浓重的口音混合在一起，讲述了一个复杂的、连贯的、可读性极强的故事。她笔下那位让人难忘的英雄的力量以及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使得这本书成为迄今为止，麦卡洛最好的作品之一。”这些评价准确地勾勒出《摩根的旅程》一书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摩根的旅程》利用时空转换的表现手法，通过摩根的眼睛，描述了故事发生的两个世界：十八世纪的布里斯托尔——摩根出生并且以为自己会度过一生的地方，以及囚犯们被流放并定居下来的那个充满敌意的、全新的世界。无论英国伦的都市风情，还是澳大利亚的丛林风光都在作者笔下得到充分的展示。《摩根的旅程》还就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美国独立战争对

欧洲的影响，以及英国十八世纪的司法制度做了详尽的描述。书中绝大多数人物在历史上都实有其人，连流放囚犯用的贩奴船的名号也有史为证。这就使得理查德·摩根的故事更加真实可信。

《摩根的旅程》毫无疑问是“一部壮丽的、引人入胜的史诗”。

译　　者

二〇〇五年春天，北京一温哥华

中 文 版 序 言

《摩根的旅程》将被中国人阅读，我深感荣幸。衷心感谢中国读者喜欢我的作品。

从某种意义讲，《摩根的旅程》折射出中国的历史。因为中国在过去许多年里也曾是东印度公司和其他外国贸易财团的牺牲品。倘若不是这些公司的阴谋诡计和秘密活动，欧洲各国政府，特别是英国政府对当时尚处封建统治之下的亚洲诸国及其邻近地区的政策或许全然不同。尽管一七七六年的美国革命是导致英国占领澳洲大陆、并且把它变成一座巨大的、无法逃脱的监狱的直接原因，英国对中国的考虑也是原因的一部分。

有证据表明，中国商人先于英国人几个世纪到达澳大利亚东北部地区。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在这些地区定居的打算，也许因为当地人激烈的反对，也许因为看不到经济上得到丰厚报偿的前景。由此可见，探险者（我把商人也包括其中）在什么地方踏上一块陌生的大陆至关重要。假如中国商人沿澳洲东海岸再向南走两千公里，完全可能走出另外一个结果。

历史早已成为过去。二十一世纪，澳大利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交往非常密切。对于喜欢历史的人，《摩根的旅程》涉及到的是一段鲜为人知的世界历史。我可以向中国读者保证，《摩根的旅程》描绘的事件都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性一直延伸到理查德·摩根本人。我做过非常全面的研究。这是一个对世界各族人民都有启迪意义的故事。因为它显示了，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勇敢地面对艰难险阻，赢得最后的胜利。中国人民和澳大利亚人民都是这

样伟大的人民。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先人的痛苦与磨难之上。

考琳·麦卡洛

二〇〇四年十月三十日　　诺福克岛

献给里克、约翰、韦德、乔、海仑和所有几百位今天还活着的理查德·摩根的直系子孙。

但是，这本书首先献给亲爱的梅林达——理查德·摩根的第五代孙女。

我们都有许多与生俱来的禀赋，有一些也许自己永远不知道拥有。一切都依赖于上帝给我们安排了怎样的人生旅程。

第　一　部

一七七五年八月至一七八四年十月

“ 打仗了 !’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大声说。

除了理查德 ·摩根，人们都抬起头向门口望去。一个魁梧壮实的人站在那儿，手里挥动着一张报纸。刹那间，屋子里静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然后，除了理查德坐着的那张桌子，酒馆每一张桌子周围都发出一片嘈杂的声音。理查德压根儿就没有在意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和抱在膝上的孩子的命运相比，跟那十三个美洲殖民地打仗算得了什么？四天前，药剂师詹姆斯堂兄给孩子接种了预防天花的疫苗。现在，理查德·摩根正焦急地等待着观察接种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 进来 ,詹姆① ,给我们念念 ,’狄克 ·摩根站在柜台后面说道。他是酒馆老板，理查德的父亲。

尽管时值中午，而且窗外明媚的阳光从迎客来酒馆窗户上一块块亮闪闪的冠状玻璃② 射进来，偌大的屋子还是一片昏暗。于是，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走到柜台前面那盏油灯旁边，两个大衣口袋里都装着马枪③，枪柄露在外面，眼镜滑到了鼻尖上。他大声念了起来，像戏剧里面的人物一样语调抑扬顿挫。

理查德虽然心里十分焦急，但是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念的

①詹姆：詹姆斯的昵称。

②冠状玻璃：一种旧式圆形窗玻璃，中间有吹管留下的小花结状痕迹。

③马枪：马上用的大型短枪。

那篇文章还是有只言片语穿过他心中那团乱麻："公开的叛乱……要尽最大的努力镇压这种叛乱，将叛乱者绳之以法……"

感觉到父亲正不无轻蔑地凝视着他，理查德尽量把注意力集中起来。可是……是不是开始发烧了？如果真的发烧，那就意味着接种的疫苗已经有了反应。如果真的发作，威廉·亨利会不会像有的孩子那样，受够了这场疫病种种痛苦的折磨，最后还是死掉？天哪，上帝，不！

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已经念到结尾部分。"木已成舟！殖民地要么投降，要么胜利！"他声如洪钟。

"国王这种说法可真够怪的，"酒馆老板说。

"怪？"

"听起来好像国王认为殖民地有胜利的可能。"

"哦，我对此十分怀疑，狄克。给他起草讲话稿的人——我斗胆猜一猜，可能是比特侯爵手下一位卑微的次长——喜欢咬文嚼字，对不对？"说最后这几个字的时候，他还做了个手势——用食指指了指嘴巴。

老板一边咧着嘴笑，一边往一个白镴① 杯子里倒了一小杯朗姆酒。然后回转身，用粉笔在墙上挂着的那块小黑板上划了一道。

"狄克，狄克！我的新闻还换不了你一杯酒？"

"换不了。你这新闻迟早都能听到。"老板两个胳膊肘支在柜台上，日久年长，胳膊肘下面的台面已经磨出两个凹痕。他直盯盯地看着身穿大衣、用手枪武装着的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觉得他疯疯癫癫，就像三月里春情萌动的野兔。夏天，天气闷热。"说正经的，詹姆，这个消息虽然算不上晴天霹雳，可是也够震动人心的了。"

没有人打断他们的谈话。狄克·摩根和顾客们的关系很好，詹姆·赛斯特莱斯维特则在布里斯托尔② 以行为古怪的知识分子而闻名。顾客们一边喝着自己爱喝的饮料——朗姆酒、杜松子酒、啤

① 白镴：一种银灰色的锡合金，带有多种数量的锑、铜，有时还有铅，广泛地用于优质厨房器皿和餐具。

② 布里斯托尔：英国西部的港口。

酒、布里斯托尔奶，一边兴致勃勃地听他们谈话。

摩根家的婆婆和儿媳妇在顾客中间走来走去，把空杯子收起来送到狄克那儿再倒满。小黑板上赊账的记录越来越多。酒馆与布里斯托尔码头毗邻，现在正是落潮的时候。快吃饭了，佩格·摩根从面包师傅詹金斯那儿拿回面包。酒馆固有的气味中，悄悄地散发出刚刚烤好的面包的香味儿。大多数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都将吃同样新烤的面包，一小块黄油，一大块萨默赛特奶酪和一白镴盘热气腾腾、肉汁鲜美的土豆烧牛肉。

父亲正瞪着他。理查德知道狄克看不起他，认为他是个懦弱的家伙。他壮着胆子也想说点什么。“我想……我们都希望，”他含糊不清地说，“别的殖民地都不会站在马萨诸塞州一边。政府警告过他们，他们已经走得太远了。他们难道真的认为国王会屈尊读他们的信吗？或者以为国王会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是英国人，我们的国王也是他们的国王。”

“胡扯，理查德！”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不客气地说。“你对自己孩子的病太关心了，脑子都成了一盆糨糊！国王和他那帮只会溜须拍马的大臣们要给我们这个属于王室的岛国带来灾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布里斯托尔八千吨货位的轮船从十三个殖民地回来时都放了空船。雷德克莱夫生产哔叽的工厂没活儿干，四百个工人失业，全靠接受堂区救济过活！更别提华尔港附近地区了。他们给北美殖民地卡罗莱纳和佐治亚生产地毯。生产管子、肥皂、瓶子、砂糖、朗姆酒的人……啊，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的生意都是横跨大西洋，与这十三个殖民地做的！和他们打仗就意味着商业自杀！”

“我明白，”酒馆老板说，拿起那张纸，眯着眼睛看了起来。“诺思侯爵① 发表了一篇…… 一篇《关于镇压武装叛乱的公告》。”

“这是一场我们无法取胜的战争，”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说，把空杯子递给到处转悠的玛格·摩根。

①诺思侯爵：指弗雷德里克·诺思（1732—1792），英王乔治三世时期首相，因其对北美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导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

理查德试图再次发表意见：“得了，詹姆！我们打了七年仗，最后还是打败了法国。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勇敢的国家！英格兰的国王战无不胜。”

“那是因为他在离英格兰很近的地方打仗，或者是同异教徒、同被自己的统治者出卖了的野蛮人打仗。可是这十三个殖民地的人，正如你说的那样，是英国人。他们也是文明人，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法了如指掌。他们身上流淌着和我们完全相同的血液。”赛斯特莱斯维特向后靠在椅子背上，叹了一口气，皱了皱他那个肥大的酒糟鼻子。“他们总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理查德。摆架子，夸夸其谈，看不起别人。他们是英国人，但是从来不是真心遵守教义的英国人。他们离我们很远很远，这就成了国王和他的大臣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心病。你也许会说，我们的海军战无不胜——在我们自己的岛屿之外，距离上次我们被一支陆军打败，或者经受住了打击，已经有多长时间了？然而，我们怎么能和一个根本就没有船的敌人在海上作战，并且赢得胜利呢？我们不得不在陆地作战。那十三块各不相同的陆地，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我们要和一个没有组织起来按照正规军事模式作战的敌人打仗。”

“你完全是自相矛盾，詹姆，”老板说。他面带微笑让玛格给他送去一杯朗姆酒，不过这次没有拿起粉笔记账。“我们的军队是第一流的军队，殖民地那些乌合之众根本不是对手。”

“我同意，我同意！”詹姆大声说，举起那杯免费的朗姆酒向老板致意。老板很少有这样慷慨大方的时候。“殖民地的人也许连一仗也打不赢。可是他们不需要打赢每一场具体的战斗，狄克。他们需要的仅仅是坚持。因为我们是在他们的土地上作战，而不是在英格兰。”他把手伸进大衣左面的口袋里，掏出那支很大的手枪，啪的一声放到桌子上。酒馆里的顾客都吓得尖叫起来。理查德生病的儿子还坐在他的腿上，他飞快地把枪口推向一边。他的动作那么快，居然没有人看见。大家都知道，手枪里装着子弹。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全然没有注意他所引起的惊慌，在口袋里摸索着，又掏出几张折叠着的薄薄的报纸。他一张张地查看，眼镜厚厚

的镜片放大了那双淡蓝色的、充血的眼睛。乌黑的鬈发用一根发带随随便便扎在脑后，几绺乱发从发带下面“逃逸”而出——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既不戴假发，也不留辫子。

“啊！”他终于叫了起来，挥舞着一张伦敦出版的报纸。“迎客来酒馆的女士们，先生们！七个半月前，上议院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中，那位杰出的老人，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①，发表了人们称之为最雄辩有力的演说，为殖民地的人民辩护。不过，让我心灵震颤的并不是这位查塔姆伯爵的话，”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继续说道，“而是里奇蒙公爵②说的那番话。他说：‘你们可以放火，可以把那里变成一片废墟，但是这不能称之为政府的行为！’这话说得好，说得多好！现在，依我之见，充满哲学家思辨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尽管他说下面这句话的时候，贵族院的达官贵人都嗤之以鼻。他说：‘没有人会屈服于他们公然宣称绝不接受的政府。’”

他环顾四周，点了点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管我们打赢过多少次战斗，对这场战争最终的结果都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只要殖民地的人民坚持下去，他们就一定能赢得最后的胜利。”他目光炯炯，把那张报纸叠好，把一叠似乎是手稿的东西塞进口袋，然后又把手枪装了进去。“你对枪太熟悉了，理查德，反而成了麻烦。这孩子不会有什么危险，在场的别人也不会。”他的喉咙咯咯咯地响着，然后从紧紧抿着的嘴唇里传出一阵呜呜噜噜的响声。“我一直生活在这个被称为布里斯托尔的臭气冲天、藏污纳垢的地方。我把政府里那些托利党党员③正在溃烂的脓疮作为讽刺挖苦的对象，千篇一律的生活因此而得以缓解。从基督教公谊会到震颤派④，再到拥立国王的人⑤无一不在我的扫荡之列。”他朝听

① 威廉·皮特（1708—1778）：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为英国赢得七年战争的胜利，使英国成为北美和印度的霸主。

② 里奇蒙公爵：查理二世之子。

③ 托利党党员：反对、排斥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的政治派别的成员。

④ 震颤派：从英国公谊会分出的美国的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因在宗教仪式中浑身颤动而得此名。

⑤ 拥立国王的人：尤指英国亨利六世时的沃里克伯爵。

众挥动了一下手里那顶破旧的三角帽，闭上眼睛。“如果殖民地的人民坚持下去，他们就一定胜利，”他又重复了一遍。“生活在布里斯托尔的人都和成百上千的殖民地开拓者打过交道。他们像暮色中的蝙蝠，在我们这儿飞来飞去。大英帝国气数已尽，狄克！这是我们英国临终前从喉咙里发出来的第一声呼噜。我了解殖民地人民,相信他们必胜!”

这时，大街上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不祥的嘈杂声。那是许多人愤怒呼喊的声音。原先在窗外不慌不忙走着的、被花玻璃扭曲了的行人突然变成一团团模糊不清的影子奔跑起来。

“暴乱!”理查德猛地站起身来,把孩子交给妻子。“佩格,赶快和威廉·亨利上楼！妈妈，和他们一起上去。”他直盯盯地看着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詹姆，你是想左右开弓双枪齐射呢，还是把那支枪先借给我用？”

“别着急，别着急！”狄克从柜台后面走出来。他和理查德长得很像，身材魁梧，比大多数人都高。“布罗德大街这边不会发生暴乱。就连金斯伍德煤炭工人来抓布莱克代尔老头时，也没到过我们这儿。”他向门口走去。“不过我还是想出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他说，眨眼之间已经消失在奔跑的人群中。迎客来酒馆的顾客也都跟在他身后跑了出去，包括理查德和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两把大手枪还插在大衣口袋里。

大街上挤满了人，没有跑到街上看热闹的人都从阁楼窗口探出脑袋张望。人头攒动，石子儿路上连一块石子儿也看不见，布罗德大街两边新铺的人行道上每一块石板都被人们遮挡得严严实实。三个人挤进乱哄哄的人流，一直来到酒市街和谷市街的交叉路口。没有什么暴乱，只有一群愤怒已极、衣着体面的人挤在那儿。他们没有带女人，也没有带孩子。

布罗德大街对面，离环绕市政厅和交易所的商业中心不远，矗立着白狮旅店。这家旅店是“盘石社”的大本营，托利党俱乐部。支持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三世陛下的主意大都出自这里，它的成员都是些坚定不移的死硬分子。这场骚乱的中心是隔壁的美洲咖啡

屋。“咖啡屋”门前挂着红白色条纹组成的旗帜。倘若觉得挂康涅狄格① 和弗吉尼亚② 的旗帜不大合适，美洲殖民者一般都挂这种旗帜作为标志。

“我想，”狄克·摩根说，他踮着脚尖儿看了半天，也没弄清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回我们迎客来酒馆，从楼上窗户看得更清楚。”

于是他们又回到酒馆，从柜台后面摇摇晃晃的楼梯爬到楼上。玻璃窗突出在整个墙体之外，俯瞰布罗德大街。站在窗前向外眺望，让人觉得挺危险。小威廉·亨利在后面的屋子里哭，妈妈和奶奶围在小床旁边轻声细语，千方百计地哄着他。孩子看起来那么难受，佩格和玛格对外面的骚乱兴趣全无。理查德也不再被那喧闹的声音吸引，跑到小床旁边和妻子、母亲凑到一起。

“理查德，再等几分钟他也死不了！”狄克在前面的屋子里吵吵着。“快来看。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理查德只好不情愿地走过去，把脑袋探到窗外，惊讶地倒吸了一口凉气。“美洲佬，爸爸！天哪，他们拿那个玩意儿干什么呢？”

当然是两个“玩意儿”。两个破布袋子做成的模拟像，里面很专业地填着草，外面涂了一层还在冒烟的沥青，除了脑袋，浑身上下粘满羽毛。脑袋上放着美洲殖民地人的“徽标”——让人觉得深不可测、绝对称不上时髦、但很实用的帽子。帽檐儿翻起来，圆形的顶部就像煎鸡蛋中间皱巴巴的蛋黄。

“喂！”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大声喊道，在混乱的人群中找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人衣着讲究，一望而知是个富豪。“哈佛德老爷，出什么事儿了？”

①康涅狄格：美国东北部一州。一七八八年它被接受为美国最初的十三个独立殖民地之一。

②弗吉尼亚：美国东部的一个州，临近切萨皮克湾和大西洋。一七八八年成为首批十三个殖民地之一。

“‘盘石社’说,他们要绞死约翰·汉考克① 和约翰·亚当斯②!”这位公益会的富翁回答道。

“为什么?因为盖奇将军③ 进军康科德之后拒绝向他们道歉,是吗?”

“我可不知道,赛斯特莱斯维特老爷。”约瑟夫·哈佛德显然害怕自己也被赛斯特莱斯维特毫不留情地挖苦几句,连忙从他占据的有利位置跳下去,消失在人群之中。

“伪君子!”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低声说道。

“是塞缪尔·亚当斯④,不是约翰·亚当斯,”理查德说,他的兴趣已经被完全吸引过来。“肯定是塞缪尔·亚当斯,难道不对吗?”

“如果‘盘石社’想绞死的是波士顿最有钱的商人,那么就该是塞缪尔。但是约翰写得更多,说得也更多,”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说。

在一个以航海为主导产业的城市,找出两条绳子,挽两个绞死人的索套不费吹灰之力。于是,这样两个索套变魔术似地出现了。那两个真人大小的僵硬、粗糙的模拟像被勒着脖子吊起来,一直吊到美洲咖啡馆屋顶的标牌旁边,慢慢地旋转着,冒起一缕缕青烟。怒气发泄完了。“盘石社”的人们消失在白狮旅馆写着“欢迎”、涂着托利党蓝色标志的房门后面。

“托利党的蠢猪!”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一边说,一边向楼下走去,心里只想着再好好喝一杯朗姆酒。

① 约翰·汉考克(1737—1793):美国政治家、独立战争领袖,曾于一七七五至一七七七年任大陆会议主席,是独立宣言的第一个签署人。汉考克后来于一七八〇至一七八五年和一七八七至一七九三年在马萨诸塞州历任九届州长。

② 约翰·亚当斯(1735—1826) 美国第二任总统,大陆会议代表,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美国独立后首任驻英国大使。

③ 盖奇(1721—1787):北美殖民地英军总司令,马萨诸塞总督,大力镇压革命,进军列可星敦和康科德,拉开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邦克山战役失利后辞职回国。

④ 塞缪尔·亚当斯(1722—1803):美国政治家,北美英国殖民地解放斗争和独立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反对食糖条例、反对印花税条例、反对《唐森德税法》,策动波士顿倾茶事件,第一、二届大陆会议代表,《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

“回家去吧，詹姆！”酒馆老板说。他把门从里面插好，直到确信骚乱已经过去。

理查德·摩根没跟父亲一起下楼，尽管按规矩应该下去。在官方正式登记注册的商业机构名册中，他的名字和父亲狄克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理查德·摩根，酒店老板，已经交纳罚金，成为政府正式认可的“自由民”——本市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市民。布里斯托尔和它周围的格洛塞斯特郡、萨默塞特郡都有所不同。它是包括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在内的整个英国的第二大城市。人口五万，但是只有七千人是有选举权的自由民。

“牛痘是不是正发着呢？”理查德一边问妻子，一边向那张小床俯下身来。威廉·亨利已经安静下来，似乎在打瞌睡，但是睡得一点儿也不踏实。

“是的，亲爱的，”佩格那双目光柔和的棕色眼睛突然溢满泪水，嘴唇也颤抖起来。“现在，是为他祈祷的时候了，理查德，别让他受尽出天花的苦！尽管他不像玛丽那时候烧得那么厉害。”她轻轻地推了一下丈夫。“出去走走吧。你可以一边走一边为他祈祷。去吧，理查德。你要是呆在这儿，父亲又该大吵大叫了。”

布罗德大街被一种很特别的呆滞笼罩着，了无生气。每逢一场骚乱降临的时候，整个城市在几分钟之内就变得惶恐不安。惶恐不安之后便是这样一片萧瑟。从美洲咖啡屋走过的时候，理查德停下脚步注视着吊在那儿晃来晃去的约翰·汉考克和约翰·亚当斯（或者塞缪尔·亚当斯）的模拟像。白狮旅馆里，“盘石社”的成员正在吃饭。不时传来一阵粗野的笑声和叫骂声。他不无轻蔑地撇了撇嘴。摩根父子都是坚定的辉格党① 党员。在去年的大选中，他们投了埃德蒙德·伯克② 和亨利·克拉戈的票。为他们的成功当选出了一份力。想起来，真像一场马戏。上议院的议员克莱尔

①辉格党：英国历史上自由党的前身。

②埃德蒙德·伯克（1729—1797）：英国辉格党政论家、下议员，维护议会政治，主张对美殖民地实行自由和解放政策，反对法国大革命。

为了拉选票生了多大的气，发了多大的火！

理查德沿着谷市街快步走着，走过约翰·威克斯那座相当漂亮的丛林旅馆。辉格党的俱乐部就设在那儿。从丛林旅馆向北，穿过小街，走上石桥桥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蓦然出现在眼前。那景色宛如一条非常宽的大街，挤满一条条索具齐全的帆船，向南伸展开来。不过只能看见枥木制造的很宽的船身之上林立的桅杆、帆桁、支索、侧支索。至于它们漂浮其上的弗鲁姆河一点儿也看不见，船太多了，都在那儿等待二十个星期一次的周转期。

落潮之后又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涨潮。弗鲁姆河和艾冯河①在六个半小时之内水位升高三十英尺，然后再回落三十英尺。落潮的时候船都歪歪扭扭陷在散发着恶臭的泥潭之中。只有河水上涨之后，才又漂浮起来，显出英姿勃勃的本色。许多平底船侧着身子挤在一起，占据了布里斯托尔充满污泥的河水之中。

看到这宽阔的船的“长街”，理查德出于本能觉得心旷神怡，可是只一会儿又想起那些让人心烦的事情。

上帝，听我的祈祷！让我的儿子平平安安。不要把我的儿子从我和他妈妈身边带走……

他不是父亲惟一的儿子，是大儿子。弟弟威廉是个锯木匠，在艾冯河岸卡克欧尔德药厂和玻璃工厂附近自立门户做生意。他还有三个妹妹，嫁的都是自由民，个个日子过得心满意足。城里还有几家姓摩根的人。不过理查德他们这个摩根家族——也许是很久以前从威尔士移居到这儿的——已经在这儿住了好几代，在城里也算有身份的人。事实上，家族里像当药剂师的詹姆斯堂兄那样的成员，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领导着很重要的企业，属于工商业界的要员。詹姆斯还给济贫所捐了很多钱，希望有朝一日当上市长。

①艾冯河：英格兰中南部河流，全长154.5公里(96英里)，流入塞汶河。因与莎士比亚相关联而著名。

理查德的父亲算不上他们这个家族的杰出人物，但也不曾给老祖宗脸上抹过黑。上了几年小学，粗通文墨之后，他就到酒馆当学徒。出徒之后，他又缴纳罚金成了自由民，便为开一家自己梦寐以求的酒馆而不懈努力。再以后他喜结良缘，娶了贝德敏斯特附近一家殷实农民的女儿玛格丽特·比格斯为妻。玛格丽特有点文化，虽然不会写，但能看书。孩子——第一胎是个女儿——一个接一个地生，偶尔死一个，还来不及肝肠寸断地悲伤，就又迎来一个新的生命。等到狄克学会控制自己，体外射精时，已经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存活于世。这自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家庭模式，狄克有足够的能力使他们不愁衣食。狄克还想至少培养出一个有文化的孩子。威廉比理查德小两岁，一看就知道不是块学习的料，于是便把希望都寄托在理查德身上。

理查德七岁的时候就身穿那种为人们所熟知的蓝外套，到克尔斯顿男校读书。布里斯托尔人一看见这种外套，就知道这孩子的父亲是虔诚的英格兰基督教徒。虽然穷，但令人尊敬。在随后五年的学习中，学校教给他识字和识数的能力。由于老师杖笞、尖锐的批评和严格的要求，理查德能写一笔好字，心算的能力也很强。他埋头苦读了恺撒的《高卢之战》，西塞罗[①]的“演讲”和奥维德[②]的《变形记》。他虽然称不上非常出色，但也是个好学生，再加上生性文静，很吸引人，在已故克尔斯顿先生开办的这个慈善机构里，表现得比大多数人都强，收获自然也比别人要多。

十二岁的时候，他就该离开那座学校，继续接受教育，学习做生意或者学一门手艺。让所有亲戚大为惊讶的是，他居然要向与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摩根家族的孩子全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他最大的长处是特别善于摆弄机器玩意儿。拼装智力玩具，谁也不是他的对手。和这种能力相对应的是，他有着这个年纪的孩子绝无仅

① 西塞罗（公元前 106—公元前 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任执政官时挫败喀提林阴谋，力图恢复共和政体，发表反安东尼演说，被杀，著有《论善与恶之定义》、《论法律》、《论国家》等。

② 奥维德 罗马诗人，以其《爱的艺术》和《变形记》而闻名。

有的耐心。完全出于自己的选择，他开始到枪炮匠森赫·托马斯·汉贝特斯那儿当学徒。

父亲为他这个选择暗自高兴。他希望摩根家能出个手艺人而不是商人。此外，战争是生活的一部分，枪又是战争的一部分。一个能制造、修理枪炮的人不大可能到战场上当炮灰。

对于理查德来说，七年的学徒生活，就工作和学习而言，是一种快乐，即使累一点儿他也不在乎。像所有学徒一样，他不赚工钱，住在师傅家，守候在工作台旁边，吃残茶剩饭，睡在地板上面。幸运的是，森赫·托马斯·汉贝特斯不仅是个出色的工匠，也是一位善良的师傅。他能做精巧华丽的决斗用的手枪和猎枪。他还十分精明，意识到要想在这个地区把买卖搞得红红火火，就必须成为制造曼顿枪①的人，但是在伦敦以外，他又没法儿制造曼顿枪。于是他就做滑膛枪。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对这种枪情有独钟，把它称作“棕发贝丝”。这种枪总共四十六英寸长，木头柄，钢管枪筒，漆成胡桃一样的褐色。

十九岁的时候，理查德出徒，从汉贝特斯家里搬了出去，不过并没有离开汉贝特斯的车间。他继续在那儿做“棕发贝丝”，已经是一位技术相当不错的工匠。学徒期间不能结婚，满师之后，他才娶妻。新娘是母亲兄弟的女儿，也就是说，是他的表妹。不过英格兰教会对这种近亲结婚并不反对，当牧师的詹姆斯堂兄便在圣詹姆斯教堂为他们举行了婚礼。尽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两口还是相亲相爱，而且在一起生活的日子越长，感情越深。至于他们的名字实在有点混乱。因为理查德·摩根——狄克·摩根和玛格丽特·比格斯的儿子，又娶了一个名叫玛格丽特·比格斯的女子为妻。

汉贝特斯造枪的生意做大之后，理查德也没觉得有什么不便。因为这小两口在艾冯河对岸的教堂街租了一套两室的房子，拐一个弯儿就到了汉贝特斯的车间和犹太人的教堂。

理查德·摩根一七六七年结婚。那时候和法国打了七年的战

①曼顿：一种双筒的滑膛枪型号。

争已经结束三年了。不过和平并没有让人们欢欣鼓舞。仗虽然打胜了，但是债台高筑，英格兰不得不大幅度增加额外的税收，紧缩陆军和海军的开支。枪炮不再需要了。汉贝特斯手下的工匠和学徒一个一个都走了，最后只剩下理查德和森赫·托马斯·汉贝特斯。后来，一七七〇年，小玛丽出生之后，汉贝特斯不得已，把理查德也辞退了。

“回来跟我一块儿干吧，’狄克·摩根非常诚恳地说。“枪炮业有兴有衰，朗姆酒的魅力可是经久不衰。”

虽然因为同名有点麻烦，但家里的气氛还是非常和谐。大家一直管理查德的妈妈叫玛格，管理查德的妻子叫佩格。这两个名字都是玛格丽特的爱称。真正的麻烦是给孩子们取名字难。因为除了那些古怪的、不信国教的新教徒给他们的男孩儿取个诸如“克兰菲尔德”或者“奥内赛弗罗斯”之类的名字之外，几乎每个英国男人都叫约翰、威廉、亨利、理查德、詹姆斯或者托马斯。每个女人都叫安、凯瑟琳、玛格丽特、伊丽莎白或者玛丽。达官贵人、平民百姓概莫能外。

佩格是个非常可爱的、喜欢偎依在你怀里爱意缠绵的女人，可惜不容易受孕。她结婚三年才怀上玛丽，这期间自然不乏不懈的尝试和努力。理查德的父母当然希望佩格生个儿子，现在不得不搜肠刮肚给小女孩儿起名字，很是失望。理查德张开想象的翅膀，想到玛丽这个名字。父亲坦率地说，这个名字在他们家族倒不多，而且颇有点罗马天主教徒的色彩。于是小女孩的芳名就成了玛丽。理查德·摩根刚把婴儿抱在怀里，怀着一种敬畏之情凝视她那张小脸儿，就发现自己的心宛如未曾探索的爱的大海。也许因为他特别有耐心，所以一直就喜欢小孩儿，和孩子们相处得极好。但是怀抱小玛丽的时候，那种感觉和以前与别的孩子们相处的经验无法同日而语。她是他的亲骨肉啊！

现在有了孩子，理查德便觉得当个酒店老板远比当枪炮匠强。因酒店是自己家开的，他可以一天到晚呆在家里，守着女儿，看小家伙贴在佩格那凝脂软玉般的胸脯上，殷红的嘴吸吮奶水。佩格

一点儿也不吝惜奶水，生怕给玛丽断奶的那天来得太早。真断了奶，就得给她喝淡啤酒了。布里斯托尔的小孩儿和伦敦的小孩儿一样，都没有可喝的纯净水。淡啤酒里没有多少酒精，但是多多少少总有一点儿。佩格——一个农民的女儿——说，小孩儿如果喝这玩意儿太早，长大了就会成为酒鬼（玛格也认为她言之有理）。狄克·摩根一般来说不爱听女人的建议，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同意佩格的意见。所以，小玛丽两岁后才断奶。

狄克自己开的第一家酒馆叫铃声酒馆，坐落在铃声巷。那条小巷弯弯曲曲，药剂师詹姆斯堂兄有几间出租屋、货栈和地下室。他的这些房屋在这条狭窄的小巷南边。旁边是同样杂乱无序的美洲刘易斯莱羊毛公司。必须补充说明的是，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在谷市大街有个很漂亮的零售铺子。他主要靠那儿赚钱，生产、出口药品和别的化学制剂，从汞盐提取的腐蚀剂（用来医治梅毒）到鸦片酊和别的镇痛剂应有尽有。

位于布罗德大街拐角的迎客来酒馆的营业执照批下来之后，狄克·摩根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在布罗德大街开一家酒馆，简直太棒了！即使每年付市政当局二十一镑的租金，一家位于布罗大街的酒馆，一年也可以净赚一百英镑①。收入确实不错。因为摩根家的人不怕辛苦，狄克·摩根从来不往朗姆酒和杜松子酒里掺水。玛格做家常菜非常拿手。按时供应的午饭（中午时分）和晚饭（大约六点）相当不错。而且狄克·摩根认为，从伊丽莎白一世以来制定的关于餐饮业的种种规矩，其实对店老板很有利。比如，不在自己的餐馆里烤面包，不在自己的餐馆里宰杀动物。如果你能按时付账，总能从批发商那儿得到特别的优惠，连困难时期也是这样。

求求你，上帝，理查德对看不见的神灵说，但愿你不是那么残酷。因为你的愤怒常常会落在那些压根儿就不曾得罪你的人头上。留下我的儿子，我在向你祈祷……

①英国货币分为英镑、先令和便士，外加几畿作为辅助。21先令为1畿尼，20先令为1磅，12便士为1先令。1法寻为1/4便士。——原注

布里斯托尔以及周围的高地和沼泽都笼罩在浓浓的烟雾之中。许多教堂的尖塔都躲在云雾后面。这年夏天特别热也特别干燥，直到八月底，还没有丝毫凉意。西边学院公园和南边女王广场的榆树和酸橙树的叶子都有气无力地低垂着，失去往日的光泽。到处都是喷吐着一团团黑烟的烟囱——城堡公园那边的铸造厂，莱文草地周围那几家制糖厂，弗雷的巧克力厂，圆锥形厂房高耸的玻璃厂和仿佛蹲在地上的石灰窑。如果不刮西风，本来就已经灼热的空气就会因为从金斯伍德飘来的烟尘更加闷热。布里斯托尔人谁也不愿意去金斯伍德。那儿的煤田和金属制品工厂造就出一批动不动就火冒三丈、近乎野蛮的人。他们对布里斯托尔怀着一种持久不变的仇恨。这也难怪。他们一天到晚生活在金斯伍德排放的有毒气体和潮湿肮脏的环境之中。

现在，他真正走进了船舶的天地：汤姆布斯的干船坞，这是另外一座干船坞。热沥青散发着呛人的烟气，一条条正在建造的船还没有箍船身外板，看起来就像一只只巨兽的骨架。在坎农沼泽地，他没有走艾冯河岸那条松软的小路，而是走制绳工场那条制绳大道。他朝制绳工人们点了点头。这条大道三分之一英里长，工人们用大麻或亚麻拧着绳子——至少已经拧了一次——直到拧出这天订单上要求的产品：缆绳、锚索，或者其他种类的绳索。他们的胳膊和肩膀像正在绞着的绳子一样，肌肉绷得很紧，一棱一棱地鼓起。打满老茧的手十分粗糙，失去了灵敏的触觉——女人的肌肤怎么能让他们感到愉悦呢？

走过后巷那座玻璃工厂和几座石灰窑，就来到克莱夫顿。远处是巍峨屹立的布兰登山。眼前，一座座陡峭的小山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树木，山下流淌着艾冯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克莱夫顿的空气非常清新。微风吹过，线 [illegible]，小米草轻轻摇曳。一丛丛低矮的灌木盛开着紫色的花，墨角兰和野天竺葵花。没有受过污染的树木苍翠欲滴。山顶上的绿树丛中，一座座豪华的公馆隐约可见——马尼拉公馆、歌德尼公馆、康华里公馆，克莱夫顿山公馆……

他特别想住在克莱夫顿。克莱夫顿人不容易得肺结核、腹泻、恶性扁桃体周脓肿、热病或者天花。不论住在山下热水井路边茅棚草舍里的穷人，还是在山上宫殿般巍峨的豪宅前漫步的阔人都一样。总而言之，不管你是水手、制绳工人、船厂的熟练工还是府衙里的达官贵人，都不容易得病，不会死于非命，这儿的孩子容易拉扯大。

玛丽是他生活的希望之光。人们都说，她那双淡蓝色的眼睛，波浪般起伏的黑头发和他一模一样，好看的鼻子像妈妈，而那没有半点瑕疵的棕黄色的皮肤又是父母亲共有的。“吸收了我们俩的优点，”理查德经常笑着这样说。小家伙偎依在他的怀里，一双眼睛——跟他一样的眼睛——充满爱意望着他那张脸。毫无疑问，玛丽是爸爸的小女儿。她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她。“两个人好像粘到了一块儿似的，”狄克·摩根对父女俩这般亲热颇有微词，而佩格忙忙碌碌，面对此情此景只是微微一笑，从来不抱怨亲爱的理查德抢占了她——母亲对女儿的爱。只要是浓浓的爱，谁给还不一样？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能当个好父亲。大多数男人新鲜劲儿一过就会对儿女拳脚相加，可是理查德从来没动过玛丽一指头。

佩格第二次怀孕的消息让全家激动不已。佩格的肚子三年没有动静，着实让人着急。现在，终于要生个男孩儿了！

“男孩儿！”佩格挺着大肚子很肯定地说。“这次的感觉和上次不一样。”

天花又流行起来了。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每一代人都要经历这样一场劫难。像瘟疫一样，天花的死亡率也越来越低，除了流行最厉害的时候，通常不会死多少人。在大街上，我们有时候会看见有的人脸上有麻子，这当然是一种耻辱，可是至少保住了性命。狄克·摩根脸上也有几粒浅浅的麻子，玛格和佩格因为小时候出过牛痘，所以从来没有得过天花。乡下人都说，生过牛痘就不会再染上天花。理查德五岁的时候，母亲便把他带到她父亲在贝德敏斯特附近的农场，遇上这种疫病流行的时候，就让小家伙试着给母牛挤奶，直到染上能给他免疫力的牛痘。

理查德和佩格非常希望能对玛丽也采取这种预防措施，可是那个时期，贝德敏斯特一直没有出牛痘。不到四岁的时候，小玛丽突然发起高烧，她呻吟着，痛苦地抽搐着,不停地哭喊着我爸爸。当药剂师的詹姆斯堂兄（摩根家的人都知道，他的医术比布里斯托尔那些号称医生的人强得多）看过玛丽之后，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

“出疹子了。如果烧退了，这孩子就有救了，”他说。“没有什么药物能改变上帝的意志。注意给她保暖，不要见风。”

理查德一直护理着小玛丽，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守护在亲手制作的那张小床旁边。他还给小床安了一个精巧的常平架，这样一来，摇篮的弧形弯脚不必发出任何响声，小床就可以轻轻地晃动。玛丽发烧第四天，疹子就出现了。每一粒疹子中间都有一个青灰色的脓头，脸、小胳膊、小手、小腿和脚上都有，看起来让人直起鸡皮疙瘩。当佩格和玛格给她挽起衣裤清洗小屁股的时候，理查德握着她的小手跟她絮絮叨叨地说话，还哼着她平常爱听的歌儿，想让她高兴。玛丽的小屁股蛋儿皱皱巴巴，干扁得像老太太的屁股。高烧不退，后来脓包破了，留下一个个小坑，玛丽的生命之火像蜡烛一样，摇曳着终于无声无息地熄灭了。

那些日子死的人多，葬礼也多，牧师詹姆斯堂兄忙得不亦乐乎。可摩根家毕竟是亲戚，他推掉要他参加的所有仪式，在英格兰和基督教教规允许的范围之内，为只有三岁的玛丽·摩根举行了最为隆重的葬礼。佩格快要生产了，挺着个大肚子，靠在姑妈同时也是婆婆身上。理查德一个人站在那儿哭得死去活来，不让任何人走到他身边。他的父亲，夭折过不止一个孩子——说实话，谁家没有过这样痛苦的经历——看到理查德难过成这个样子，既不懂礼仪，又不像个男子汉大丈夫，觉得挺没面子。倒不是理查德不在乎父亲如何看待自己这种表现，而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也没想过别人会怎么想。他的小宝宝玛丽死了。他宁愿替她去死。可是现在，他将在一个没有她的世界活下去。上帝太不公平了，既不善良又不仁慈。上帝是一个比魔鬼还要凶残的恶魔，魔鬼至少不会假装自己有多么崇高美好。

老摩根夫妇——狄克和玛格都认为，佩格要生孩子了，这实在是天大的好事。有一个新生的孩子去爱是惟一让理查德摆脱痛苦的良药。

“他也许会嫌弃这个孩子呢！”玛格焦急地说。

“理查德可不是那种人，”狄克不无嘲讽地说。“他的心太软了。”

狄克说对了，玛格想错了。理查德·摩根又一次沉湎于爱的大海，不过现在他的爱变得更加深沉。他知道，那爱深沉得如浩瀚无垠的大海，狂热得如从天而降的风暴，那爱天长地久，与日月同辉。孩子没出生的时候，他曾经发誓，要学会如何驾驭自己的感情，决不把精力花费在儿女情长上。可是一看到儿子那张小脸儿，看到他那双小手，看见在这块古老的、充满悲伤的土地上一个新的生命焕发着勃勃生机，他的决心又化为乌有。他是他的亲骨肉啊！

给孩子取名字不是女人的事，任务自然落到理查德的肩上。

“就叫他理查德吧，”狄克说。“这是我们的传统。”

“不。我们家已经有一个狄克、一个理查德了，难道还要管这个孩子叫狄肯① 或者理奇② 吗？”

“我愿意叫他路易斯，”佩格漫不经心地说。

“又是个天主教的名字，”狄克不高兴地大声说。“法国佬才叫这个名字！”

“我想管他叫威廉·亨利，”理查德说。

“叫比尔吧，像他的伯伯一样，”狄克高兴地说。

“不，爸爸，不叫比尔。也不叫威尔，不叫威利，不叫比利，甚至不叫威廉。就叫威廉·亨利。大家都将知道他的名字是威廉·亨利，”理查德说。他的态度十分坚决，大家也就不再争论了。

说实话，对于这个决定，整个家族都很满意。大家都认为一个叫威廉·亨利的孩子肯定会成为大人物。

①狄肯：狄克的昵称

②理奇：理查德的昵称。

理查德把小儿子抱给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看的时候，告诉了他这个决定。詹姆斯哼了哼鼻子。

“啊，就像克莱尔侯爵一样，”他说，“当校长期间，先后娶了三个又胖又丑又有钱的老寡妇。他很走运，三个寡妇一个接一个地给他来送钱。后来他当上布里斯托尔议会的议员，见过威尔士王子。身为一介平民的罗伯特·纽吉恩特财源滚滚，他开始把钱大把大把地借给我们那位骄傲自大的继承人①。没有利息，也用不着还本，直到最后连国王也无法忽视儿子这笔欠账。于是，一介平民罗伯特·纽吉恩特被堂而皇之地册封为克莱尔子爵。现在布里斯托尔还有一条大街以他的名字命名。据伦敦的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他的钱还在向王子滚滚流去。因此，最终他一定能成为伯爵。亲爱的理查德，你不得不承认，这位校长干得确实不错。”

“的确不错，”理查德说，一点儿也不生气，“不过我宁愿，”他停了一下又说，“威廉·亨利能成为海军大臣，进入贵族的行列。陆军将军都是贵族，他们都是靠自己掏腰包加官晋爵。海军就不一样了，可以靠政府给的赏金、奖金②或者别的类似的东西向上爬。”

“你可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布里斯托尔人！布里斯托尔人考虑什么问题也离不开船。尽管除了看见过船之外，你对这个行当一无所知。”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呷了一口朗姆酒，急切地等待着从心底升起那种热乎乎的感觉。

“对于我来说，”理查德的脸颊贴着威廉·亨利的小脸蛋儿说，“见过就足够了。”

“你从来没有想过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哪怕伦敦？”

“没有。我生在布里斯托尔，死也要死在布里斯托尔。最远也就是想去巴思③和贝德敏斯特看看。”他把威廉·亨利举到眼前，

① 继承人：此处系指乔治四世（1762—1830），英国国王，即位前任摄政王，且荒淫无度，与父王乔治三世长期不睦

② 赏金、奖金：旧时英国政府出售捕获船只的货物等后分给立功官兵的捕获赏金；奖金是指授给击毁敌舰官兵的奖金。

③ 巴思：英国英格兰西南部城市，以其温泉著称。

直盯盯地望着儿子那双眼睛。对于这样一个小不点儿，这种凝视未免太专注了。“对不对，威廉·亨利？也许你会成为我们家的旅行家。”

这一切不过是闲得没事儿时候的胡思乱想罢了。就理查德而言,只要有威廉·亨利就足够了。

佩格和理查德对儿子的担心简直无处不在。威廉·亨利只要有一点点的反常，两口子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小家伙拉出来的屎是不是稀了点儿？脑门儿是不是发热？是不是比别的孩子懂事晚了点儿？在威廉·亨利生命的头六个月，父母亲这样小题大做倒也无关紧要，可是让爷爷、奶奶不安的是，随着时光流逝，等小孙子会爬了，会说话了，会想问题了，当爹妈的还这样大惊小怪，这对孩子的成长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一对溺爱孩子的父母，会把他们的小孙子给毁了！他们总是急切地、全神贯注地听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谈论布里斯托尔人或者别的英国人根本就不关心的话题。比如排水沟的状况，比如弗鲁姆河和艾冯河被污染，比如冬天也好，夏天也罢，笼罩在布里斯托尔上空的有害气体都会对人们的身体造成危害，等等。佩格看了一篇关于布罗德大街公共厕所的评论文章之后，马上拿着抹布、水桶、刷子和焦油①，双膝跪在楼梯下面自家的厕所里，把地板和那个日久年深的石头“坐便”擦洗得一干二净，把墙壁粉刷得一尘不染。而理查德则跑到市政府游说。市政当局的懒汉们都觉得他是个令人讨厌的人物。因为他反映，清理粪便的车总是一起出动，掏完厕所之后，用水冲几次，就把清理出来的秽物从与水产市场紧紧相邻的地方倒进弗鲁姆河。

威廉·亨利满六个月之后，已经出息得很像个样子了。爷爷、奶奶发现，小东西不是个会被轻易惯坏的孩子。他天生一副文静的样子，灵魂深处更有一种谦卑的品格，对别人的关注总是心存感激，不被关注的时候又从不抱怨。他只有在身上什么地方疼痛，或

①焦油：一种从木焦油中蒸馏得到的具有挥发性的油，含有碳氢化合物、石碳酸和石蜡等多种化学成分。曾被用来涂抹在皮肤上起到杀菌和治疗湿疹等皮肤病的作用。

者被来酒馆喝酒的哪个傻瓜吓着了才哭。说来也怪，无论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显然是迎客来酒馆最让孩子们害怕的常客）多么大声吵闹，他也不怕。他生性喜欢默默地思索，尽管总是一副面带微笑的样子，但从不大笑，从不发脾气，也没有悲伤难过的时候。

“我敢说,他有一种修道院里面的修道士的气质,’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说。“你将培养出一位天主教徒。”

五天前，迎客来酒馆悄悄地流传着一则流言：出现了几个天花病例。可是病人住得太分散了，根本就没有办法隔离。而实行隔离是每一座城市幸免于难的惟一希望。

佩格简直吓得魂飞魄散。“啊，理查德，再也不能出那种事了！”

“我们一定要给威廉·亨利接种疫苗，”理查德回答道。说完之后，他立刻派人去找药剂师詹姆斯堂兄。

听了理查德的要求，詹姆斯目瞪口呆。“天哪！理查德，这可不行！只有年纪再大一点儿的孩子才能接种。从来没听说过给还在襁褓中的婴儿接种！这会害死他的！最好还是实实在在做一两件事情吧——把他送到农场，或者继续留在这儿，但要尽可能同外界隔离。只有这两种选择。”

“接种,詹姆斯表哥。一定要接种。”

“理查德，我可不干！”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转过脸看狄克。狄克正神情严肃地听他们说话。“狄克，说说你的看法！做点什么！求求你！”

这一次，理查德的父亲站到他的一边。“詹姆，你说的两个办法都不行。把威廉·亨利送出布里斯托尔——不行。听我把话说完。要送威廉·亨利离开布里斯托尔就得坐出租马车。谁能说清什么人坐过这辆车？谁又能知道在渡船上会碰见些什么人？如果留在布里斯托尔，作为酒馆，怎么能把顾客拒之门外？我们这儿虽然不是星期天的圣詹姆斯教堂，但也够热闹的了。不管什么人都能走进我的家门。不，詹姆，必须接种。”

“那你们就自认倒霉吧！”药剂师詹姆斯堂兄一边喊，一边跌跌

撞撞走了出去。他双手紧握在一起，向一位医生朋友打听哪儿能找到出天花而且已经到了疹子变成小脓包阶段的病人。这个问题一点儿也不难解决。生病的人很多，大都在十五岁以下。

“为我祈祷吧，”药剂师詹姆斯堂兄一边对他的医生朋友说，一边用一根普通织补针穿透一个十二岁女孩儿脸上的脓包，轻轻地捻着，直到脓水粘到针上。哦，可怜的孩子！这张脸多么漂亮，可是她再也不会这样漂亮了。“为我祈祷吧，”他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把那枚粘了脓水的针放到一个垫着纱布的小铁盒子里。“祈祷我不是在干一件杀人的勾当。”

他急急忙忙向迎客来酒馆走去。酒馆离病人家不远。他把几乎是赤裸着身子的威廉·亨利放在膝盖上，从铁盒里拿出那枚针，针尖对准……对准……哦，应该对准哪儿开始这场“谋杀”呢？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酒馆的常客都坐在他们平常坐的位子上，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旁若无人地啧着嘴。摩根家里的人站在四周围成一圈儿，似乎怕他改变主意拔腿逃跑。突然，一切都结束了。他捏着威廉·亨利左肩下面细嫩的皮肉，将那枚挺大的针刺进去，然后拔出来，针尖儿在离针眼儿一英寸的地方停了下来。

威廉·亨利没有吓得往后缩，也没有哭，只是用那双特别的大眼睛注视着表兄詹姆斯那张满是汗水的脸，仿佛在问：你为什么要扎我？怪疼的！

哦，是呀，我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双眼睛！不是动物的眼睛，也不是人的眼睛。这是个非常奇怪的孩子。

他在威廉·亨利那张脸上亲了又亲，擦掉自己的泪水，把针装进那个铁盒子里，准备过一会儿，把这玩意儿扔到烧得最旺的炉子里烧掉。他把威廉·亨利交给理查德。

“好了，接种完了。我要祈祷去了。不是为威廉·亨利的灵魂。一个小孩儿沾染了这种东西，他自己有什么可害怕的？我是为自己的灵魂祈祷。祈祷我没有亲手杀死一个孩子。你有醋和焦油吗？我得洗洗手。”

玛格拿出一小瓶醋、一瓶焦油、一个白镴盘子和一块干净的布。

“三四天之内什么也不会发生，”他一边擦手一边说。“等到病菌发作之后，就开始发烧。如果接种成功，发烧没有什么坏处。到了一定时候，接种的地方溃烂，长出一个脓包，就一切正常。可是，我一点儿把握也没有。这件事，你们真是把我害苦了！”

“你是布里斯托尔最好的人，詹姆斯堂兄！”赛斯特莱斯维特快活地说。

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在门口停下脚步。“我可不是你的堂兄，詹姆·赛斯特莱斯维特。你什么亲戚都没有！甚至连妈也没有，”他冷冰冰地说，把假发正了正，消失在房门外边。

酒店老板笑得浑身直颤。“他是说你呢，詹姆！”

“当然，”詹姆咧着嘴笑着说，一点儿也不觉得害臊。“别着急，”他对理查德说。“上帝不敢得罪詹姆斯堂兄。”

理查德在外面溜达的时间比原来打算的长得多，回到迎客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帮忙做晚饭，今天晚上吃大麦牛肉汤，里面煨着腊肉团子。还有平常吃的面包、黄油、奶酪、糕饼和饮料。

下午那场骚乱已经平息，布罗德大街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有约翰·亚当斯（或者是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的模拟像还吊在美洲咖啡馆的标牌上晃来晃去。理查德想，它们也许会一直挂在那儿，直到风吹雨打，“肚子”里的东西飘落得满世界都是，最后只剩下几块破布。

理查德朝父亲点了点头，径直爬上楼，走进后面那半间屋子。屋子是狄克按照当地大家都习惯的方法隔开的——从地板到天花板竖起几块木板，不像木船船身外板那样严丝合缝，只是马马虎虎钉起来的几根支柱，到处都是缝隙。有的缝隙宽得眼睛可以凑过去把隔壁看个一清二楚。

理查德和佩格住在后面。屋子里有一张挺不错的双人床。这张床有四个高高的柱子，柱子之间用横杆连着，上面挂着厚厚的亚麻布帘子。还有几个装衣服的箱子，一个放鞋和靴子的橱柜。墙上挂着一面供佩格梳妆打扮的镜子，还钉着十几个挂钩。屋子里还放着威廉·亨利那张安装了常平架的小床。他们没有糊那种十

五先令一码的壁纸，也没有挂锦缎帷帘，橡木地板上没铺地毯。地板十分古旧，似乎两个世纪前就变黑了。但是这个房间还是蛮不错的，就像你在同等身份的人——也就是所谓中产阶级——的住宅里看到的房间一样。

佩格坐在床边，轻轻地摇晃着那张小床。

“他怎么样了？亲爱的。”

她抬起头，满意地微笑着。“已经发了，他在发烧，但是并不厉害。你出去溜达的时候，药剂师詹姆斯堂兄来过一次。他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说威廉·亨利用不着出全牛痘就会恢复的。”

理查德估计接种过的左胳膊上面一定挺疼，威廉·亨利向右侧躺着睡觉，左胳膊舒舒服服放在胸前。那枚针扎过的地方，肿起一个红红的疙瘩。理查德伸出手，掌心几乎贴在疙瘩上面，觉得那个小玩意儿一阵阵发热。

“是不是发得太早了！”他叫了起来。

“詹姆斯堂兄说，接种之后，常常是这个样子。”

得知儿子熬过了这场苦难，理查德的双膝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当然纯粹是因为松了一口气的缘故。他走到一个挂钩前面，取下上面挂着的帆布围裙。“我得去帮爸爸干活儿了。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下楼的时候，他还在感谢上帝，全然忘记威廉·亨利胳膊上生出牛痘之前，他就已经对上帝完全绝望。

夏日长长的傍晚，像迎客来这样的地方，气氛轻松愉快，店主利润丰厚。店里的常客都是小康之家的体面人——主要是商人，手艺人，还有他们的妻子儿女。一家之主花三四个便士就可以给全家人买许多好吃的东西和一大罐淡啤酒。喜欢喝啤酒、朗姆酒或者杜松子酒或者布里斯托尔奶（一种女人喜欢喝的雪利酒①）的人再花六便士，就可以喝得高高兴兴、晕晕乎乎，回家倒头就睡。既不会遭遇拦路抢劫的强盗，又不会遇上征兵队，因为整个港湾已经被浓浓的夜幕笼罩。

理查德下楼之后，便宛如走进一个其乐融融的社交俱乐部。

①雪利酒：原产于西班牙南部的一种烈性白葡萄酒。

落日的余晖从外面金灿灿地照射进来。天花板和墙壁露在外面的大梁、柱子上点着油灯，也把柔和的光洒在一张张桌子上。洁白的灰泥墙把房梁和木柱映衬得格外醒目。惟一一盏手提风灯放在店老板的柜台后面、离“金杰”比较远的地方。“金杰”是酒馆最吸引人的东西。

“金杰”是理查德看了关于伦敦最著名的“老汤姆”酒馆的介绍之后，自己用木头雕刻的一只大猫。而且和“老汤姆”那只“猫”相比，有了明显的改进，理查德很为此骄傲。“金杰”是一只橘黄色、带条纹的猫，大张着嘴，翘着尾巴，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斜放在一张桌上，下半部分距离喝酒的人很近。顾客如果想喝朗姆酒，就往它嘴里扔一枚三便士硬币。硬币先在那个很灵活的舌头上停留一下，然后咔哒一声掉到肚子里。这时，顾客把酒杯放到“猫屁股”下面两个做得逼真的睾丸下面,拉一下尾巴,“金杰”就会“尿”出正好半品脱① 朗姆酒。

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们自然喜欢“逗”“金杰”玩儿。不少爸爸、妈妈也完全是为了好玩儿，把一枚硬币扔到“金杰”嘴里，然后揪它的尾巴，看它怎样“尿”出一杯朗姆酒，结果往往喝得超了量。即使理查德不再为酒馆做出更多的贡献，“金杰”的问世，也能让他对父亲拉着自己一起做生意感到心安理得。

理查德两只胳膊上晃晃悠悠地架着好几个盛着热气腾腾的肉汤的木碗，走过撒了一层锯末的地板，跟谁都要说上几句话。他兴奋得满脸放光，告诉人们威廉·亨利的病情非常乐观。

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不在。他通常都是上午十一点来，一直到下午五点，坐在窗口他那张桌子前面。桌子上放着一个墨水池，插着几只鹅毛笔（狄克·摩根说，纸就自己买吧）。那是他撰写讽刺文章的地方。这些文章在酒市大街森达尔书店印刷、销售。除此而外，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还在马市、糕饼大院几个书报摊出售自己的作品。这几个地方离森达尔书店挺远，不至于影响他们的生意。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的文章卖得相当不错。因为此公名声很

①品脱：英美液量或干量名。

好，跟他做买卖很痛快。他的文章矛头所指通常都是市政机关的官员，从市长到海关官员、郡长，从醉心于兼食圣俸的宗教界人士到法庭上正襟危坐的法官，无所不包。不过，他为什么和锡匠亨利·伯嘎姆过不去，一直是个谜。伯嘎姆的确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但是他对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到底干了些什么呢？

就这样，晚饭时间在人们酒足饭饱、其乐融融的气氛之中过去了。等到小黑板旁边挂着的时钟刚到八点，狄克·摩根就敲着桌子，喊道："结账了，先生们！"收账之后，他那个装现金的铁盒子便变得很沉。狄克心满意足，把最后一个喝得东倒西歪的顾客送出去之后，上好门板，插好门。他把装现金的盒子抱到楼上，藏到自己那张床下，然后拿出一根绳子，一头拴在箱子的把手上，另一头拴住自己脚丫子的大拇指。布里斯托尔盗贼猖獗，有的贼盗术高明，防不胜防。天亮之后，他就把钱装到一个帆布口袋里，送到位于斯茂街的布里斯托尔银行。布里斯托尔金融业的支柱是哈佛德银行、艾姆斯银行和迪恩银行。不过，不管你光顾的是哪一家，为你料理钱财的还是贵格会教徒。

威廉·亨利向右侧身躺着，睡得很香。理查德把婴儿床轻轻摆到他那张大床旁边。他解下围裙，脱下宽大的白布衬衫、亚麻布裤子、鞋子和厚厚的白布袜子，还有法兰绒衬裤。然后，穿上佩格挂在枕头上方的亚麻布睡衣，解开束长发的发带，戴好睡帽。做完这一切之后，钻进被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两种截然不同的呼噜声从前面狄克和玛格睡觉的屋子里传了过来。鼾声是生命的象征。狄克的呼噜声不但响亮，还有一种共鸣。玛格则是呼哧呼哧地发出哨声。理查德微笑着翻了一个身。虽然夜里很热，但佩格立刻偎依在他的怀里，吻他的面颊。理查德小心翼翼地解开她的睡衣，紧紧地抱着她，一只手摸着她那高高隆起的、充满弹性的乳房。

"啊，佩格，我真爱你！"他轻声说，"没有人能得到比你更好的妻子。"

"没有一个女人能得到比你更好的丈夫，理查德。"

他们热烈地亲吻着，在爱河中荡漾，她快乐地呻吟。

“也许，”完事之后，他不情愿地睁着一双眼睛说，“我们又能给威廉·亨利生个弟弟或者妹妹。”刚说完就进入了梦乡。

佩格尽管和理查德一样累，但她还是使劲拉出压在他身下的睡衣，给他弄平整了，又把自己的睡衣收拾好，还用衣襟擦了一下两腿中间那一片潮湿。哦，她想，要是爸爸、妈妈不打呼噜该有多好。理查德不打呼噜，他说我也不打。不过，不管怎么说，打呼噜说明他们睡得很香，听不见我们这边的动静。谢谢你，最亲爱的上帝，以仁慈之心对待我的儿子。我知道，他那样美好，你一定希望他为天堂增色。可是他也能使我们这个世界更美好。他应该有自己的机会。可是，最亲爱的上帝，为什么我觉得我不会再生孩子了？

这种感觉对她简直是折磨。她整整等了三年才生了头一个孩子，又等了三年生下第二个孩子。其实，怀这两个孩子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她也没有什么疾病，没受过痛经或者子宫痉挛之苦。只是在灵魂深处她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生育能力很强的女人。问题不是出在理查德那边。只要她抛个媚眼，向他发出“邀请”，他就会上床和她做爱（除非孩子生病）。他是那样一个体贴周到的爱人，那样体贴周到的男人！他看中的不是自己的欲望和快乐，而是他所爱的、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人的幸福。特别是她和威廉·亨利，还有玛丽。一滴泪水滴到枕头上，接着，泪水便像断了线的珍珠，顺着面颊簌簌流下。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要先我们而去呢？这太不公平，太不合理了！我已经二十五岁，理查德二十七岁。这样的年纪就失去了第一个孩子。我多么想念她！啊，多么想念她！

明天——她已经睡意朦胧，不再哭泣——我要到圣詹姆斯墓地，把鲜花送到她的坟头。很快就是冬天了，那儿的鲜花都将凋零了。

冬天来了，布里斯托尔通常那种让人郁闷的浓雾、细雨、阴冷和潮湿仿佛渗透到人的骨头里。泰晤士河和英格兰东部别的河流

虽然薄薄地结了一层冰，但是并没有影响艾冯河像夏天那样，以三十英尺的落差有节奏地、周期性地潮涨潮落。

关于十三个殖民地正在进行的战争的消息渐渐传了过来，不过都是事件发生很晚之后才传到这边的。托马斯·盖奇将军不再担当英王陛下的总司令了。现在的总司令是威廉·豪① 爵士。据说，造反的大陆会议② 为了寻求同盟者和金钱，正在极力讨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国王的报复自然是预料之内的事情。圣诞节节期③，议会禁止同十三个殖民地进行的所有贸易，并且宣布国王不再保护他们。对于布里斯托尔来说，这可真是个糟透了的消息。

在那些有影响的布里斯托尔人当中，有一些人主张，为了和平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哪怕答应美洲殖民地叛匪的所有要求都在所不惜；也有人认为，英国政府冤枉了造反者，希望大英帝国能永久保持自己的地位。他们害怕，如果英格兰放弃毫无防御能力的千里海岸，法国和西班牙马上就会卷土重来。而有的人则对叛乱者恨之入骨。他们诅咒说，即使把这些叛匪杀死之后再五马分尸，也难解心头之恨。因此，他们连最微小的让步也无法容忍。很自然，最后这种布里斯托尔人在圣詹姆斯的立法机关都位高权重。上述三种人要么在豪华府邸的客厅里怨气冲天，要么神情严肃地聚集在白狮酒店、丛林旅馆、华羽大酒店，一边喝波尔图葡萄酒，一边吃鲜美的海龟肉。

在这“薄薄的一层”有影响的布里斯托尔人之下，是广大的市民。他们只知道工作越来越难找，只知道越来越多的船长久地停靠在码头动弹不得，而且现在也不是为一天增加一便士罢工的时候。议会虽然知道如何花钱，但就是不肯救济穷人。于是，照顾急剧增长的失业者的重担就落在堂区肩上。当然照顾对象必须是真正登记在册的教区居民。政府按每户每年七英镑的比例从收取的

① 威廉·豪（1729—1814）：北美英军总司令，在邦克山，布兰迪恩，日尔曼敦战役中获胜，但未能消灭华盛顿的部队，遂辞职返英。

② 大陆会议：一七七四至一七八九年间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会议，独立战争期间的立法机构。

③ 圣诞节节期：自圣诞节前夜至元旦，在英国直至一月六日显现节。

地租中拨款给当地教区，教区就用这笔钱救济穷人。

布里斯托尔有一点和所有其他英国城市都不同。其中的原因很难说清。那就是上流社会的人们都愿意留个乐善好施的名声。生前这样，死后在遗嘱里也要得以体现。尽管其中的原因很难说清，但是有一点似乎很明确，那就是，以捐助人的名字命名的济贫院、贫民医院、学校是使他们流芳百世的好办法。因为他们不是世袭的贵族。布里斯托尔上流社会的人们出生时家族并不显赫。克莱文勋爵过去不过是罗伯特·纽吉恩特校长。可以说，他就是布里斯托尔造就的最了不起的大人物了。在布里斯托尔，一个人的权力是否显赫，最终还得靠钱财说话。

就这样，一七七六年像从眼睛余光处渐渐逼近的影子终于来到了。现在大家都在猜测，国王的海军和陆军会不会扑灭从新罕布什尔到佐治亚的最后一点革命的火焰。但是没有任何关于这一丰功伟绩的消息。尽管那些有文化的人——布里斯托尔受过教育并且心地善良的人不在少数——经常到驿站去等待从伦敦来的马车以及这些马车带来的报纸杂志。

迎客来也在紧缩开支。他们十分难过地发现，老顾客来得一天比一天少。顾客少，收入自然也就少了。玛格做的菜少了，佩格从詹金斯面包房买的面包也少了。狄克采购回来的酒中，便宜的杜松子酒多了，醇香扑鼻的朗姆酒少了。

一月份的一天，天要下雪的样子，迎客来空无一人。佩格说：“我不想显得自己不忠不孝，可是毫无疑问，如果少喝点酒，家里人就能吃得更好一点。”

狄克脸上露出一副怪相，瞥了理查德一眼，什么也没说。

“亲爱的，”理查德一边说一边从佩格怀里抱过威廉·亨利。“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想尽办法了，但还是剩不下一点钱，因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别说什么不忠不孝的傻话。男人也好，女人也罢，都有选择往肚子里塞什么东西的自由。有的人辛苦一天，不喝半品脱朗姆酒或者杜松子酒也行，可是有的人就觉得无法忍受。”他耸了耸肩，摩挲着威廉·亨利满头黑色的鬈发，笑眯眯地望着那双好奇的亮闪闪的黄褐色眼睛。“人们的痛苦各有各的

不同。”

一月，时光缓慢地向前推移，轮船的吞吐量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有所增加。对造反者的事业还有过同情之心的城里人现在却越来越义愤填膺。在丛林大旅店办公的工会俱乐部一度大张旗鼓地向国王请愿，要求停止征税，不要为远在万里之遥的殖民地而搜刮民财，现在却压抑着自己不再说三道四。白狮饭店的托利党员愤怒的呼声比什么时候都高。他们极力向国王表示效忠和拥戴，自告奋勇承担招募本地民团的费用，同时对代表布里斯托尔进入议院的两位辉格党成员提出质疑。这两个人一个是爱尔兰人埃德蒙德·伯克，另一个是来自美洲的亨利·克鲁戈。

“盘石社”的人说，布里斯托尔饱受这场战争之苦已经快一年了，可是代表布里斯托尔人的利益进入议会的居然是辉格党人——一个是“金嗓子”爱尔兰人，一个是“哑嗓子”美洲人。人们的看法发生变化，烦躁，郁闷，敌对情绪越来越厉害。快把三千英里之外那点儿事情结束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切切实实做点正事儿！去他妈的叛匪！

一月十六日夜，退潮之后，有人在萨凡纳·拉·马尔号放了一把火。这条船满载货物要驶往牙买加，停泊在离老尼克入口不远的码头。有人在船上涂了沥青、油和松脂。完全是因为运气好，船才得救。等到城里的两个消防队员赶着他们那辆装着四十加仑水的马车赶到现场，几百名吓坏了的水手和住在码头附近的居民已经把火扑灭，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早晨，港口的官员和其他头头脑脑们发现，声望号和爱尔兰号——两艘分别停靠在萨凡纳·拉·马尔号北面和南面的船——也被涂了易燃的东西，并且有人在船上放过火。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火都没有在这两条船上着起来。

“这可是布里斯托尔重大的失职行为！整个码头都有可能起火，还可能蔓延到码头这边的人家，然后一直烧到城里，”狄克从火场回来之后，对理查德说。“正是落潮的时候！大火如果从一条船

窜到另外一条船，简直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挡它。天哪！理查德，真的烧起来，会像伦敦大火一样可怕！”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没有什么比火更让人害怕。就连金斯乌德烧炭工人的大暴乱也无法与之相比。即使愤怒已极的暴民，同火的危害相比也无法同日而语。暴民不过是由男人女人组成，后面跟着些摇旗呐喊的孩子。火却是上帝伸出的可怕的大手，是大敞着的地狱之门！

、月十八日，药剂师詹姆斯堂兄面如土色，领着哭哭啼啼的妻子和还在家的几个孩子走进狄克·摩根家。

“你帮我照看一下安妮和这几个姑娘好吗？”他问道，浑身颤抖。“我跟她们说，呆在家里很安全，可她们不信。”

“天哪，詹姆，出什么事儿了？”

“失火了。”他手扶柜台，稳了稳身子。

“给你，”理查德一边说，一边递给他一杯最好的朗姆酒，玛格和佩格围着嘤嘤啜泣的安妮，急得团团转。

“给她也喝一杯，”狄克说。正在奋笔疾书的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放下手里的鹅毛笔走了过来。“讲给我们听听，詹姆。”

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喝了整整四分之一品脱朗姆酒，才算平静下来。他说：“半夜里有人砸开我家仓库的大门。你知道那扇门有多么结实，狄克。门上有好几条铁链、好几个挂锁。那人找到我装松脂的大桶，把一个挺大的盒子放在大桶里，让盒子浸透松脂，又把松脂里浸泡过的短麻屑塞到盒子里。然后把盒子放到几只装满亚麻籽油的大桶旁边，放起火来。仓库周围没什么住户，没人看见他来，也没人看见他去。”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狄克喊了起来，脸像他的堂兄一样苍白。“我们就住在金铃巷拐角，可是我敢发誓，我们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闻见！”

“火没着起来，”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说，声音怪怪的。“听我说，狄克，火没着起来！本来应该燃起熊熊大火！我今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发现了那个盒子。起初，我以为有人破门而入是为了弄点鸦片或者别的急需的药品，可是一进门就闻见一股松脂味儿。”他那双摩根家族特有的淡蓝色的眼睛目光朦胧，如在梦中。“真是奇

迹！”他大声说。“真是奇迹！上帝简直太仁慈了。我要给圣詹姆斯教堂的济贫募捐箱投一千镑！”

连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也被这件事打动了。“我可以以此为题为上帝大唱赞歌了。詹姆斯堂兄，也要写一篇赞美你的文章，”他皱着眉头说。“可是，我觉得布里斯托尔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人怀疑，真的！萨凡纳·拉·马尔号、爱尔兰号和声望号都历属美洲刘易斯莱公司。在贝尔巷，刘易斯莱公司就在你的隔壁。也许纵火犯是想放火烧刘易斯莱公司，结果找错了门。如果我是你的话，就把这事儿告诉刘易斯莱。一定是托利党搞的阴谋。他们想把美洲佬连同他们的钱财一起赶出布里斯托尔。”

“你是不是觉得托利党无处不在，詹姆，”理查德笑着说。

“不管怎么说，托利党什么卑鄙的事儿都干得出来。”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又在桌子旁边坐下，朝那几个哭哭啼啼的女人直翻白眼儿。“你最好赶她们回家去吧，狄克。让理查德带上我的一把枪护送她们——拿着，理查德，我有一把就足可以保护自己了。我需要的是安静。我已经灵感大发，又有一篇好文章可写了。”

谁也没在意他的话。不一会儿，在酒馆吃午饭的常客就陆陆续续都来了。还有不少人来打探消息，想知道摩根药房的仓库到底出了什么事。理查德觉得还是按赛斯特莱斯维特的主意办好，于是他一只口袋里装着那把手枪，另一只口袋里装着十二发子弹，护送安妮·摩根和她那两个神情沮丧、相貌平平的女儿回圣詹姆斯教堂后面场院里那幢很舒适的房子。他搬了一张椅子，坐在门口，准备迎接任何胆敢来放火的家伙。

那两天——从星期四到星期六，布里斯托尔陷入一片紧张之中。各个府邸的守门人和特地派出的警察都紧张地工作着。有数的几条大街，路灯下午五点就亮了起来。照看路灯的人踩着梯子爬上爬下，给灯添油。以前他们可很少这样勤快。傍晚，人们步履匆匆，早早回家。大家都希望现在不是冬季，希望没有满大街刺鼻的烟气。星期六夜里，几乎没有人睡觉。

十九日，星期天，除了犹太人之外，所有布里斯托尔人都到教

堂乞求上帝大发慈悲，惩罚这条地狱之犬①。牧师詹姆斯堂兄举止优雅，即使不穿宗教礼服，也能看出是个出色的牧师。圣詹姆斯教堂里的会众们有的有点儿吃惊，认为他表现出一副十足的耶稣会会士的风度。另外一些人也感到吃惊，但认为这是循道宗信徒② 的气派。

“依我看，”听到别人的评论之后，狄克说，“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牧师布道听起来像耶稣会会士，还是像循道宗信徒。如果我们想在自己的床上睡个安生觉，就得严厉惩罚那些纵火犯。你们还记得吗？牧师的父亲就是一位经受过‘烈火洗礼’的牧师。他曾在露天里给克鲁斯矿井的烧炭人布过道。”

“‘盘石会’把这一切归咎于美洲殖民地的移民。”

“这种看法根本不对！美洲殖民地人民更像是牺牲者，”狄克说，结束了这个话题。

理查德整整一夜都没有睡好。星期一凌晨，突然被一阵喊声惊醒。

“爸爸！爸爸！”威廉·亨利在小床里叫喊着。

理查德一骨碌爬起来，用引火盒点燃一支蜡烛，弯下腰看着儿子，心怦怦直跳。小家伙直挺挺地坐在床上。“怎么了？威廉·亨利，”他轻声说。

“火，”威廉·亨利口齿十分清楚地说。

理查德刚才只顾想是不是儿子的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居然没有闻到满屋子都是烟。

紧要关头，理查德动作敏捷，镇定自若。他一边穿衣服、穿鞋，一边大声喊着叫醒父亲。然后，不等狄克跟上来就端着蜡烛径直跑到楼下，提起两只水桶，拉开酒馆大门上的门闩冲了出去。天下着小雨，人行道很滑，他趔趔趄趄地向前跑着。转过金铃巷，突然

① 地狱之犬：希腊神话中冥王哈德斯的看门狗塞比亚斯。喻穷凶极恶的人。

② 循道宗信徒：基督教新教路德教会的成员，此教会建立在英格兰的约翰和查尔斯·卫斯理在十八世纪初期提出的原则之上，以积极关心社会福利和公众道德为特点。

停下脚步，眼前的景象十分可怕。刘易斯莱公司的货栈燃起熊熊大火，火舌舔开木板铺盖的屋顶的裂缝，狭窄、肮脏的金铃巷被火光映得通红。嘈杂声和愤怒的叫喊声在他耳边响成一片。西班牙羊毛、谷物和一桶桶橄榄油都起了火，但是还没有烧着麻屑和松脂。

男人们用水桶武装着，从四面八方涌来。从弗鲁姆大街到刘易斯莱公司的仓库，人们排成一队又一队的“运水大军”。尽管还没涨潮，但潮水也没有褪尽，因此用水桶盛水再传递过去并不是一件难事。人们拼命扑打，终于将火势控制在刘易斯莱公司和周围六七幢老房子这个范围之内。药剂师詹姆斯堂兄的药店虽然和他们是近邻，但逃过了这场劫难。没有人在大火中丧生。纵火犯显然主要是对烧毁财产更感兴趣，并不想夺人性命。住在老房子里的居民都已经从燃烧的房子里及时逃出。他们怀里抱着少得可怜的衣物，孩子们拼命地号哭。

郡长和他的部下宣布贝尔巷已经脱离危险之后，理查德便满脸烟灰回到迎客来。他拿出去的两只桶都丢了，天知道丢到哪儿或者落到谁的手里了。父亲和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坐在桌子旁边，两个人看起来都精疲力竭、眼泪汪汪。他们应该算是长辈了，一直想跟年轻人一块儿灭火，可是最后还是体力不支，满怀感激之情把水桶交给从火场外面涌过来的年轻人。

“明天水桶肯定销售一空，理查德，”狄克边说边递给儿子一大杯啤酒。“所以，天一亮我就到洋铁匠那儿去买十几个桶。唉，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

“狄克，”药剂师詹姆斯堂兄面带喜色说，“一天之内，上帝第二次垂青于我，让我又逃过一劫！我想，保罗①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一定怀着和我此刻同样的心情。”

“我觉得你这个比喻没有道理，”理查德说。他很渴，大口大口喝着啤酒，“你从来没有迫害过虔诚的教徒，詹姆斯堂兄。”

①保罗：犹太人，曾参与迫害基督徒，后成为向非犹太人传教的基督教使徒，《圣经·新约》中《保罗书信》的作者。

“是没有，理查德，可我得到了上帝神示。为了对上帝表示感谢，我要给布里斯托尔的纽盖特监狱和布里斯托尔拘留所的犯人每人一先令。”

“哼！”狄克哼了哼鼻子。“给吧，詹姆，当然可以。不过你应该明白他们立刻就会拿你的钱到监狱酒吧里买酒喝。”

他们的说话声传到楼上，玛格和佩格裹得严严实实，沿着楼梯走了下来。佩格把威廉·亨利抱在怀里，一双眼睛闪闪发光。

“哦，大火扑灭了，你们都平安无事！”

理查德放下手里的杯子，走过去把孩子抱到自己怀里。威廉·亨利紧紧搂着他的脖子。“爸爸，是威廉·亨利叫醒我的。他说：‘火火！’就像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若有所思地凝望着威廉。“这孩子可真怪！简直是个小精灵！”

佩格吓得吸了一口凉气。“詹姆斯堂兄，千万别说这话！如果他是小精灵，迟早会被他们带走的！”

药剂师堂兄詹姆斯一边吃力地、慢慢地往起站，一边想，除了乡下人迷信，还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佩格之所以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是因为她承认这孩子确有怪异之处。按照常规，他这样小的年纪，根本就不该接种牛痘疫苗，可他竟安然无恙。

烧毁了刘易斯莱公司之后，纵火犯没有停止行动。星期一，又有十几处美洲人拥有的或者他们的附属机构拥有的仓库和工厂遭到大火焚烧。星期二，阿尔德曼·巴尼斯的制糖厂起火。这家工厂的主人和美洲的联系十分密切。现在布里斯托尔全体市民都做好随时救火的准备，所以一般来说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前，总能及时扑灭大火。三天后，又有人在阿尔德曼·巴尼斯制糖厂放了一把火，又被即时扑灭。

从政治上讲，双方都努力争取通过这件事情为自己捞取资本。托利党指责辉格党，辉格党指责托利党。埃德蒙德·伯克掏出五十英镑悬赏捉拿凶犯，商会拿出五百英镑，国王自己掏了一千英镑。大多数人一辈子也赚不了一千五百五十英镑，于是布里斯托尔人

简直全民出动,提供线索,很快就排查出一个嫌疑人——当然,谁也没有得到这笔赏金。有一个被人们叫做油漆匠杰克的苏格兰人在圣詹姆斯教堂后面与弗鲁姆大街交叉的那条破破烂烂的小巷里，换过好几个住处。第二次烧毁阿尔德曼·巴尼斯制糖厂的阴谋失败之后，此人突然失踪。尽管没有证据证明他和这几个纵火案有直接关系，但是所有布里斯托尔人都认为他就是那个纵火犯。于是，捉拿这个纵火犯的呼声四起，再加上伦敦和全国各地报纸的炒作，越发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从泰恩河① 到英吉利海峡，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这个到处放火的疯子逍遥法外。时隔不久，这个亡命徒就因为在利物浦② 到一家富豪的府邸抢劫被逮捕归案。布里斯托尔市政府和商会花了一百二十八英镑把这个披枷戴锁的家伙引渡回布里斯托尔审讯。引渡回来之后，一个不曾预料的问题出现了。除了他的名字詹姆斯·埃丁，这个苏格兰人说的话谁也听不懂。于是又用船把他送到伦敦。因为从理论上讲，在这样一个大都市，总有人听得懂苏格兰方言。事实的确如此。詹姆斯·埃丁，别名油漆匠杰克对他在布里斯托尔放火的罪行供认不讳。他还交待曾经在朴茨茅斯③ 放火把皇家海军放缆绳的仓库夷为平地。这项罪行真是骇人听闻。因为如果没有长达几英里的缆绳，船就成了废物。

“有一点,我搞不明白,”狄克·摩根对詹姆·赛斯特莱斯维特说，“油漆匠杰克怎么能在布里斯托尔和朴茨茅斯两个地方同时作案呢？放缆绳的仓库是十二月起的火，那时候他还在布里斯托尔那条肮脏的小巷住着。见过他的人多的是，难道他有分身术？”

赛斯特莱斯维特耸了耸肩。“他是替罪羊，狄克，就这么回事儿。英格兰需要安定，不抓出个罪犯，怎么安定人心呢？找个苏格兰人当替罪羊太理想了。朴茨茅斯的火是谁放的我不清楚，但是

① 泰恩河：在英国英格兰北部。
② 利物浦：英国英格兰西部港市，默西赛德郡首府。
③ 朴茨茅斯：英格兰南部的自治市，邻英吉利海峡，与怀特岛相对相望。该市于一一九四年取得自治权，是主要的海军基地。

布里斯托尔这几场大火，我敢拿脑袋担保，肯定是托利党人放的。”

“照你这么说,还会有人放火?”

“不会了，他们的阴谋已经得逞。美洲人的钱已经付之一炬，布里斯托尔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托利党人可以舒舒服服坐享其成了。让倒霉的油漆匠杰克替他们背黑锅。”

他确实是背了黑锅，充当了替罪羊。汉普郡① 巡回法庭就纵火焚烧皇家海军一案审判了詹姆斯·埃丁——别名油漆匠杰克，并且宣判他有罪。审判结束之后便把他押解到朴茨茅斯。一座特别的绞刑架正在等待这个特别的罪犯。绞刑架踏板下面的落差整整六十七英尺。这就意味着，油漆匠杰克脚下踩着的凳子被踢翻之后，他垂直落下，脑袋搬家，比利斧砍得还要干净利落。这颗脑袋被放在朴茨莱斯的城垛上示众。英格兰渐渐安定下来。

油漆匠向审问他的法官保证，所有这几场大火的罪责都由他一个人承担。

“这种保证,”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说,“很难让我满意。不过,复活节已经过去了，再也没有起火。要是一个贵格会教徒问起这到底怎么回事儿，我可是无可奉告。我只知道，上帝让我免了一场大劫。”

两天之后，枪炮匠森赫·托马斯·汉贝特斯走进迎客来酒馆。

“先生！”理查德大声说，满脸堆笑，热情地握手。“请坐！请坐！来一杯布里斯托尔奶？”

“谢谢,理查德。”

酒馆里除了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没有别的客人。生意衰落得可真快！于是这位不速之客发现他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他看起来很为此而高兴。

森赫·托马斯·汉贝特斯是葡萄牙犹太人，三十年前移居到布里斯托尔。他身材瘦小，橄榄色皮肤，黑眼睛，长脸，大鼻子，厚嘴唇。和别的贵格会教徒一样，他身上总有一种淡淡的冷漠，也许因

①汉普郡：英国南部之一郡。

为他认为自己太与众不同了，很难适应普通布里斯托尔人的生活模式。城里人对他一直不错，事实上他们对所有犹太人都不错。和罗马天主教徒不同，他们被允许按照自己的方式做礼拜。在雅各街有他们自己的墓地，在艾冯河对岸圣殿教区还有两座犹太人教堂。犹太教远不像罗马天主教那样阻碍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与成功。主要因为，没有犹太人（或者贵格会成员）觊觎英王陛下的王位。对于邦尼·查理王子[①] 和一七四五年的事情人们依然记忆犹新，爱尔兰的威胁仍然近在咫尺。

“什么风把您大老远的吹到这儿来了，先生？”狄克·摩根问，递给客人一大杯（是雅各街犹太人商店里经销的那种杯子）深琥珀色的特别甜的雪利酒。

他那双细长的黑眼睛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扫视着，然后把目光停到理查德而不是狄克身上。“生意不好，”他用令人惊讶的深沉的声音说，稍微带一点儿口音。

“可不是嘛，先生，”理查德说，在客人对面坐下。

“看到这副冷冷清清的样子，我很难过。”森赫·汉贝特斯停了一下。“也许我能帮帮你。”他十指交叉，把那双细长的、感觉灵敏的手放在桌子上。“我知道和美洲殖民地打的这场战争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可是这场战争也使得某些人生意兴隆。对于我来说，更是如此。理查德，我需要你。回我那儿干活儿好吗？”

没等理查德张口答话，狄克就插嘴道：“什么条件？森赫·汉贝特斯，”他问道，声音有点尖刻。他知道自己的儿子理查德心太软，从来不会讨价还价。

森赫·汉贝特斯那张平静的脸上一双令人困惑不解的眼睛没有丝毫变化。“条件优厚，摩根先生，”他说。“做一条滑膛枪四先令。”

“成交！”狄克立刻说。

① 邦尼·查理王子：一七二〇年生于罗马，为被废黜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孙子。一七四五年，为将父亲扶为英国国王，邦尼·查理王子在苏格兰纠集人马进攻英格兰。

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看着理查德，很为他遗憾。他难道永远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吗？理查德·摩根那张英俊的脸上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既没有恼怒，又没有不满。天哪，他永远那么耐心！对父亲，对妻子，对母亲，对顾客，对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对所有的人都那么有耐心！理查德似乎只有为儿子威廉·亨利才会和别人发生争执。而且即使争执也是摆事实讲道理，绝不大吵大闹，不过是立场坚定罢了。你心里到底埋藏着什么？理查德·摩根？你还有你的自我吗？如果狄克是我的父亲，我会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而你却总是忍受着他那些怪念头，他的多变，他的批评，甚至毫不掩饰的轻蔑。你的处世哲学是什么？你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力量？我知道你是有力量的。你的力量是不是和屈从结成了同盟？不。还不完全是这样。对于我，你真是一个谜，但是在我认识的这些人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我为你担心。为什么？因为我有一种感觉，你的这种忍耐和克制会惹得上帝也来试一试你到底有多大的耐心！

理查德对赛斯特莱斯维特的关心充耳不闻，又回到汉贝特斯的车间里为在美洲战场上打仗的士兵制造“棕发贝丝”。

枪炮匠的任务是造枪，零部件由各地的厂商提供。比如枪筒由伯明翰的工匠用鎯头敲打钢管制造而成。燧发机的钢铁部件也由他们制作。胡桃木枪托来自英格兰各地十几家工厂。黄铜和铜配件也是布里斯托尔各地的小作坊生产的。

“你将十分高兴地听到，”理查德第一天报到时，汉贝特斯就对他说，“我们已经被委托制造短兰德滑膛枪。这是一种更轻便更好使的步枪。”

这种枪四十二英寸长，比“七年战争”中仍在使用的长兰德枪短四英寸，在步兵眼里，应该是明显的改进。精确度仍然相当好，重量轻了半镑，携带起来灵便多了。

理查德在高高的工作台前面坐下，需要的各种零部件都摆在四周。已经打磨得亮光闪闪的枪托和用以支撑枪筒的半月形枪身已经安装到一起，立在他左面的架子上。右面是散发着独特气味

的枪管，枪管下面是已经钻了孔的榫舌。长凳上放着一个桶，桶里装着燧发机的各种零件——弹簧、击铁、击发阻铁①、扳机、机心、螺钉、火舌，还有钢箍、管子、凸缘和支架。一支枪就是用这些东西装配起来的。他把工具放在装零部件的容器之间。工具都是自己的，装在一个挺重的红木箱子里，箱子上面镶着一块铜牌，铜牌上刻着他的名字。每天他都带着这个箱子上下班。那里面装着几十把锉刀、螺丝刀、镊子、剪金属片的平头剪、小钳子、小锤子和一个钻头支架，还有各式各样的小零件。总之，做木工活儿的工具应有尽有。他受过很好的训练，会自己用帆布做砂纸，把黑色的金刚砂撒到涂了一层非常结实的鱼胶的纸上，晾干以后就是极好的砂纸。他还用同样的技术做不同规格的“砂棒”。有尖的，有圆的，有钝的，有又短又秃的。枪炮匠的手艺高低，百分之五十就看他锉东西的技术如何。理查德的技术特别精湛。他的兄弟威廉是个锯木匠，他的锯子需要重新锉锋利的时候，除了理查德，谁也不用。

直到拿起第一根枪管，擦掉上面的斑斑锈渍，然后用和了锑的黄油把枪管涂成棕色，理查德才意识到自己确实手生了。六年！漫长的岁月，但是他的每一个动作仍然很到位。他仿佛是在组装一个能够杀人的智力玩具，被那奥妙完全迷住了。枪炮匠当然也有理智，但是理智还不足以让他们得出最终的结论。枪炮匠只是热爱自己手里的工作，根本就不曾想过它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做枪最主要的是要做好燧发机。枪托一定要雕刻得非常精巧，和燧发机连接得严丝合缝。然后，每一个弹簧，每一个必须移动的零部件都要慢慢地锉，仔细地校正；再锉，再校正；再锉，再校正，直到完全吻合，才能把火石放进去。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加工火石的人都是能工巧匠。他们按照客户要求的规格，用锤子把火石敲出一个个琢面，不能有一点差错。理查德的工作是对好火石和垫片的角度。垫片是个一英寸宽的薄如叶片的 L 形钢片，装在火药池上面。击铁和火石撞击，弹起垫片，露出火药池，与此同时打出一串火花。如果火石和击铁安装的位置都很正确，那一串火

①击发阻铁：枪炮的保险装置。

花就足以点着火药池里的火药。燃烧的火药穿过火门进入枪膛，点燃了装在枪弹下面的火药。“棕发贝丝”的子弹是直径为 0.753 英寸的铅弹。

理查德对“棕发贝丝”简直无所不知。他知道，只要超过一百码，这种枪就无异于一根烧火棍。四十码或者更短一点的距离，它的杀伤力最强。这就意味着，交战双方必须离得很近，“棕发贝丝”开火才有用。因此，一个优秀的战士在和敌人拼刺刀或者撤退之前，最多只能射出两枚子弹。战斗中，很少有人能使用十次以上“棕发贝丝”。他还知道，一发子弹所装的炸药量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盎司重——七十个小颗粒。而制造火药的每一道工序他都了如指掌。因为学徒期间，他曾经在艾冯河边的哈拉兹城堡做过一段时间火药。他知道，经他之手制作的“棕发贝丝”式滑膛枪极有可能只有四分之一在战斗中开过火。这种枪的口径（子弹比光滑的枪筒小两号）和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生产的枪的口径很接近，因此可以使用从这三个国家购买的弹药。他知道，倘若击中了目标，受伤人存活的希望就很小——如果胸部或者肚子中弹，内脏就会被炸个粉碎；如果肢体受伤，骨头就会裂成碎片，除了截肢，没有别的办法。

他做第一支枪用了两个小时，这以后，速度逐渐加快，到快下班的时候，就可以一个小时做一支滑膛枪了。对于他来说，做一支枪赚四个先令已经相当不错了。森赫·汉贝特斯赚得就更多了。除去购买零部件的成本和理查德的工资，森赫·汉贝特斯做一支枪就能赚十先令。有的枪炮匠卖的枪更便宜一些，可是汉贝特斯生产的枪质量好。在一个训练有素的燧发枪手的手里，他的枪不会不发火，火药池也不会无端走火。而且森赫·汉贝特斯总是向顾客承诺，他将亲临现场监督枪炮匠试验他们制作的枪。

“我不再收徒弟了，”他对理查德说。他们向试验用的靶场走去。天还没黑，看得见射击目标。“我只要技术高明的枪炮匠来干活儿，特别是我亲手教出来的人。”他突然变得满脸严肃，“仗迟早要打完，亲爱的理查德。估计再打三四年就结束了。我看不出法国还有什么理由再跟我们打仗。所以，别看现在活儿很多，会有没

活儿干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得第二次让你回家。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每做一支枪付你四先令的原因。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能把活儿干得这么好。你又聪明又灵巧。”

理查德没有回答。他历来如此，所以托马斯·汉贝特斯原本也没指望他答话。理查德是个只愿意听别人说话的人，他对人家的话自然心领神会，但是并不想多加评论。不管听到什么消息，他都泰然处之，装在肚子里，直到事态的发展需要他把这些消息讲出来，才开口说话。也许，汉贝特斯心里想，这就是除了活儿干得好，我这么喜欢他的原因。他是一个真正有修养、有城府的人，懂得如何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理查德今天做的那十支“棕发贝丝”排成一列放在枪架上。这些枪是汉贝特斯雇的那个十岁的小伙计拿来的。理查德拿起第一支枪，从枪托下面的管子里抽出通条，又伸手从箱子里拿弹药。子弹和火药放在一个小纸袋里。理查德吐了一口唾沫，用牙齿紧紧咬着纸袋的底部，撕扯开，又用唾液润湿了那片纸。他把火药倒到枪筒里，把那团潮乎乎的纸拧成一个球，塞到枪筒里，堵住火药，然后把子弹装进去。他十分敏捷地用通条把这几样东西都捅到枪筒里面，把枪平举起来，枪托贴着肩膀，还在火药池上拍了几下，把火门上粘的火药清理干净，然后扣动扳机。击铁和火石撞击着，敲打在垫片上面。火星四溅，一团硝烟在爆炸声中腾空而起，四十码开外一个架子上放着的瓶子，立刻被打得粉碎。

“你还是不减当年啊!’森赫·汉贝特斯高兴地说。小伙计赤着脚，用一把扫帚把碎玻璃扫起来，又把一个布里斯托尔生产的棕色玻璃瓶放到架子上。

“这话得等我把十支枪试过之后再说，”理查德微笑着说。

九支枪非常完美，第十支有一个弹簧还得再锉一下。不是什么大毛病，是外面锁上的一个小弹簧。

理查德回到迎客来，从那张高高的椅子上抱过威廉·亨利，把他紧紧搂在怀里。强烈的父爱在他心头涌动，小家伙被他搂得差点儿喘不过气来。威廉·亨利,威廉·亨利，我多么爱你！你是我的

生命，空气，阳光，你就像天堂里的上帝！他把面颊贴在儿子的鬈发上，闭着一双眼睛，觉得一阵猛烈的颤抖流过那个小小的身体，就像一只小猫发出轻轻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呼噜声。他只是从自己的手指尖感觉到那痛苦的震颤。痛苦？为什么要用这个字眼儿呢？他突然睁开一双眼睛，把威廉·亨利举到一臂之遥的地方，看着那张脸，把心里的秘密隐藏起来。

“他根本就没想你，”狄克·亨利得意洋洋地说。

“他把盘子里的东西吃了个一干二净，”玛格骄傲地说。

“跟我在一起，他快乐得像只云雀，”佩格说，眼睛里闪过胜利的光芒。

理查德觉得两腿发软，在柜台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又把儿子紧紧抱在怀里。那细微的颤抖消失了。啊，威廉·亨利，你在想什么？你是不是以为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直到今天，爸爸离开你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两个小时。有没有谁告诉你，爸爸天黑前就会回家？没有，谁也没有，包括我。你没哭，没有闹着不吃东西，也没有表现出关心爸爸的样子。但你以为我再也不会回来了，再也不会回来看你了。“为了你，我永远都会呆在这儿，”他对着威廉·亨利的耳朵悄悄地说。“永远，永远。”

“今天怎么样？”佩格问。这十八个月，她虽然眼见理查德和威廉。亨利形影不离，但是丈夫的表现还是让她吃惊。是他软弱？还是心里有太多的温情？她觉得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他需要用我们的孩子填充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她也说不清。啊，我像他一样地爱威廉·亨利，丝毫不差！现在该我和我的儿子形影不离了。

“还不错，”理查德说，回答完她的问题，转过脸看着狄克，凝视的目光中有点儿冷漠。“我今天赚了两镑，父亲，一镑给你，一镑给我。”

“不，”狄克用沙哑的声音说。“给我十先令，你自己留三十先令。有这点钱足够家里开销。就是一天不来顾客也不用发愁了。再给我两先令，算你一家三口的伙食费。那二十八先令你自己存起来。他是打算每星期六付你一次工钱吗？我希望这样。最好不

要按月付，或者等卖了货才结账。”

“每星期六付一次工钱,父亲。”

这天夜里，理查德转过身搂着佩格，小心翼翼撩起她的睡袍，她用力推开他的手。

“别,理查德!”她压低嗓门儿不高兴地说“威廉·亨利还没睡着呢！他已经长大了，懂事儿了。”

他在黑暗中躺着，听从前面的房间传来的呼噜声和喘息声。他觉得非常累，彻骨的累。因为已经好多年不干这活儿了。但是脑子里非常清醒，一点儿也不困。今天是许多新的事情的开始——开始做自己热爱的工作，开始和深爱着的儿子分离，开始和亲爱的妻子分别，开始意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了他深爱着的人们。事情就是这么简单。除了爱，没有别的力量能把他“赶”出家门。他必须为了养家餬口而努力工作，必须让他们什么都不缺。可是结婚以来，佩格第一次推开他那双想要爱抚的手，威廉·亨利第一次颤抖着，发出宛如小猫呼噜的声音。

我能做点什么呢？能找到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呢？今天我无意之中制造了一条裂痕，尽管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我的要求从来就很低，没有希望，惟一的希望就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呆在一起。对于我，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我属于他们，他们属于我。至少我是这样想的。事情发生变化的时候，是不是一定就会产生裂痕呢？裂痕有多深？有多宽？

第二天早晨，天刚破晓，他就又来干活儿了。“森赫·汉贝特斯，”他说“你希望我一天做几支枪？”

森赫·汉贝特斯连眼睛也没眨。他很少眨眼。“怎么？理查德。”

“我不愿意从早到晚一直在这儿干活儿，先生。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我有了家，他们都需要我。”

“完全理解，”森赫·汉贝特斯温和地说。“凡事很难两全。你出来干活儿是为了赚钱，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可是家人要的不仅仅是钱。一个人总不能同时呆在两个地方。我给你开的是计件

工资，按你做的枪的数量计算，理查德。也就是说，做多做少由你自己决定。”他耸了耸肩，那是异族人喜欢做的动作。“是的，我希望你一天能做十五到二十支。不过，我想你还是取一个平均数吧。由你自己决定。”

“一天做十支怎么样？先生。”

“好吧,做十支我就很满意了。”

于是，第二天下午三点钟，理查德就下班回家。轻轻松松做完十支枪，而且每一支都经过试验，相当成功。森赫·汉贝特斯高兴，理查德也很高兴。这下子他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威廉·亨利和佩格，还可以慢慢攒钱，实现在克莱夫顿山买房子的愿望。儿子正在蹒跚学步，人来车往的布罗德大街很快就会成为一种诱惑，吸引他从酒馆敞开的门走出去“冒险”。他的两只小脚走过的如果是花香袭人的小路远比走过退潮时到处散发着臭气的弗鲁姆的大街小巷强。

但是走进酒馆，第一个迎接他的既不是佩格，也不是威廉·亨利。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从“他的”桌子旁边跳起来，紧紧搂住理查德。

“放开我，詹姆！你那两支手枪会走火的！”

“理查德！理查德！我还以为永远见不到你了！”

“见不到我？为什么？即使我真的从早干到晚，冬天你也还是能见到我。何况，你瞧，我这不回来了吗？”理查德说。他从詹姆·赛斯特莱斯维特的怀里挣脱，向威廉·亨利伸出两条胳膊。小家伙蹒跚着向他走来。佩格也走了过来，眼里露出抱歉的神色微笑着，脉脉含情地吻着他的嘴唇。理查德在詹姆·赛斯特莱斯维特那张桌子旁边坐下，觉得他的世界又弥合到一起，裂缝没有了。

狄克递给他一杯啤酒，他慢慢地呷着，喜欢那淡淡的苦味但又不是特别喜欢。他和父亲一样，饮食很有节制，虽然喝啤酒，但是从来没有喝多了的时候。他觉得托马斯·汉贝特斯之所以特别喜欢他，除了他生性招人喜欢之外，还因为他不是那种嗜酒如命的家伙。他干的活儿不但需要心灵手巧，还需要一双不因酗酒过度而颤抖的手，而生活中很难找到不爱喝酒的人。几乎每个人都喝酒

过量。大多数人都喝朗姆酒或者杜松子酒。三便士买半品脱朗姆酒，或者根据酒的质量，买一品脱杜松子酒。尽管法律似乎什么都惩罚，但是没有一条惩罚过量饮酒。政府鼓励人们喝酒，因为可以增加税收。

布里斯托尔出产朗姆酒，消费朗姆酒要比杜松子酒多。最穷的人才喝杜松子酒。在英伦三岛，布里斯托尔是最大的进口糖的城市，自然而然就成了“朗姆酒之都”。朗姆酒和杜松子酒的度数差不多，但是朗姆酒更醇香，酿好之后可以存放的时间更长，宿醉之后不至于头痛。

赛斯特莱斯维特喝最好的朗姆酒。他简直把迎客来看做自己的家。因为狄克·摩根从红崖的托马斯·凯夫的酒厂进货。凯夫的朗姆酒简直举世无双。

理查德走进家门的时候，赛斯特莱斯维特已经喝得晕晕乎乎，比平常三点钟的时候喝得多。他一直挺想念理查德，以为从现在起，理查德再也不会五点钟以前回家。而那时，他就该离开迎客来了——五点钟是他雷打不动回家的时间。因为那是他还头脑清醒的极限。他知道，再多呆一分钟，就得躺在布里斯托尔大街中间那条阴沟里过夜。

明白了他以后每天在迎客来还能见到理查德，他心里非常高兴，摇摇晃晃站起来准备回家。“今天走得是早了点儿……我知道，可是一看见你，理查德，酒劲儿就上来了，”他一边说一边踉踉跄跄向门口走去。“尽管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从布罗德大街传来他的声音，“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是谁？除了是店老板的儿子，你还是谁？这是个谜，是个谜。”他歪戴着一顶破旧的三角帽，从侧柱旁边闪过，一副浪荡样。“一个酒鬼的眼睛能预测未来吗？我相信预感吗？呵呵呵！叫我卡珊德拉①吧！我发誓，我是个愚蠢的老女人。哈哈哈！雅典式的肺呼吸着英国式的空气。”

“疯了，”狄克说，“疯得像一只发情的野兔。”

①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能预卜吉凶。

布里斯托尔的市民们迷惑不解，正和美洲十三个殖民地进行的这场战争，英军一直捷报频传。按理说，随时都可能传来美军投降的消息。可是这消息一直不见踪影。大家普遍认为殖民地的军队已经大获全胜，从威廉·豪手里夺回了波士顿。但是威廉·豪很快就转移到纽约，显然是想把乔治·华盛顿赶到新泽西州，占领殖民地南部和北部之间的要冲，达到分割、征服敌人的目的。他的兄弟海军上将豪① 在拿骚② 和纳拉干西特湾击败了初出茅庐的美洲殖民地的海军。英国因此而控制了辽阔的海域。

直到这时，宾夕法尼亚殖民政府一直试图走中间道路，在交战的‘忠诚者’与‘反叛者’中周旋，充当调停人的角色。现在，美洲殖民地的失败似乎已经不可避免——至少在布里斯托尔人的眼里是这样——可是宾夕法尼亚突然摈弃了对英国的忠诚，一心一意加入到反叛者的行列。人们，特别是布里斯托尔的贵格会教徒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他们是血脉相连的至亲。

一七七六年八月，报纸报道大陆国会接受了托马斯·杰斐逊③ 起草的《独立宣言》，而且没有经过纽约的同意，就签字生效。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第一个签名。他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一定会令他的模拟像嫉妒不已。这个模拟像现在只剩下一张“皮”，挂在美洲咖啡屋的标牌上面，晃来晃去。等到华盛顿将军率领的那支衣衫褴褛的部队表示拥护宣言之后，纽约只好批准。独立现在已成定局，尽管环绕曼哈顿岛的纽约仍然表示效忠大英帝国。大陆会议的旗帜现在由红白相间的十三个条纹组成。

殖民地军队拒绝废除《独立宣言》，导致在斯塔腾岛④ 举行的和平谈判最终破裂。威廉·豪亲自率领英国士兵和国王为了加强

① 理查德·豪（1726—1799）：英国海军上将，美国独立战争时，任北美驻军司令，英吉利海峡舰队司令，后任海军大臣，率海峡舰队击败法军，就是著名的“六一”胜利。

② 拿骚：巴哈马首都。

③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民主共和党创建者。

④ 斯塔腾岛：美国纽约市东南部的岛屿。

部队的战斗力从德国黑森招募的一万名雇佣兵向新泽西州进发。在英军的进攻面前，殖民地军队开始退却，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然后冒着冬季可怕的严寒，杀了一个回马枪，再次渡过特拉华河，给黑森雇佣军队毁灭性的打击，在特伦敦①大摆庆功酒宴。紧接着，叛军在普林斯顿又取得一次较小的胜利。胜利之后便撤回莫里斯顿山。豪将军被打得晕头转向，和同样目瞪口呆的副手康华里② 一起回到曼哈顿。康华里勋爵的家人就住在克莱夫顿山上的豪宅里。所以每一个布里斯托尔人一提起他，就觉得格外亲切。

对于理查德来说，一七七六年，滑膛枪和钱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他已经在布里斯托尔银行存了四百英镑。他每天给父亲十二先令，使得迎客来在许多酒馆纷纷关门倒闭的情况下，尚可勉强维持下去。战乱不停，无论上流社会、中产阶级还是平民百姓，日子过得都很艰难。

犯罪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场艰难的、屡受挫折的美洲之战还带来这样一个后果：不能再把已经被判刑的囚犯和没有教区救济的穷人运送到十三个殖民地，或者通过一张卖身契卖给当地的农庄主。乱世用重典，政府实施着欧洲惯例能允许的最严厉的惩罚手段，同时极力压缩在监狱里服刑的囚犯人数。如果法国绞死一个人，英国就要绞死十个人；德国绞死一个人，英国就要绞死十五个人。有时候，妇女也会被送上绞架。但是绝大多数罪犯——犯罪情节比拦路抢劫、杀人放火轻一点的罪犯——都被当作劳工卖给承包商。承包商把他们赶上船（许多船从布里斯托尔起航），远渡重洋运到十三个殖民地，再把他们作为白人奴隶转手倒卖，从中渔利。白人奴隶和黑奴的区别在于——至少理论上是

① 特伦敦：美国新泽西州首府。

② 康华里（1738—1805） 英国将军，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军司令，在约克敦围城战役中战败投降，曾任印度、爱尔兰总督，为英法缔结亚眠和约时的英方全权代表。

这样——他们被奴役的命运终究有完结的一天。尽管事实上常常不会就此结束，特别如果这个奴隶是妇女的话。摩尔·佛兰德斯①的日子过得还好。

这种白人卖身劳工大部分都被流放到十三个殖民地。因为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更愿意要黑奴，他们认为黑人更习惯那里炎热的天气，活儿也干得更好。从外表上看，也不会被人们错当成男女主人。现在这个运送劳工的系统戛然而止，但是英国的季审法院和巡回审判庭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严厉惩罚那些哪怕犯了极小罪行的人。英国的刑法并不是为保护少数贵族的权利制定的，而是为保护所有那些为了获得一点点财富辛勤劳动的人的权利制定的。于是监狱里人满为患，一些废弃的城堡和古旧的建筑物都被改造成拘押犯人的场所。披枷戴锁的犯人络绎不绝地通过或新或旧的大门，走进各处监狱。

伦敦有个名叫邓肯·坎贝尔的人。此人祖籍苏格兰，是个特别善于投机的承包商。这时，他想出一个主意——把海军已经退役的船改作监狱。他自己买了这样一条船——监察号，停泊在泰晤士河离皇家军火库不远的地方，里面关着二百个男性囚犯。政府制定了一条新法律，允许已被判刑的犯人为政府确定的工程干活儿。监察号犯人的任务是在这一段极其重要的、作为海上信道的河道里挖淤泥，同时新建几个码头。这种活儿很苦，自由民都不愿意干，除非付给很高的报酬。囚犯自然无需支付工钱，只要给他们一碗饭，一张床就可以了。而这两样东西邓肯·坎贝尔先生在这条囚船上就可以解决。起初，有些事情想得不够周全。比如坎贝尔发现，囚犯们睡吊床不合适，因为他们戴着脚镣，常常和吊床的绳索缠绕在一起。于是他用多层隔架代替吊床，充分利用空间。使监察号的囚犯增加到三百人。英王陛下的政府非常高兴，用丰厚的报偿奖励他这一片苦心。就这样，监狱里盛不下的囚犯可以暂且关在囚船上，等战争结束之后，再把他们成批送到英国本土之外

①《摩尔·佛兰德斯》：一七二二年出版的英国最早的小说之一，描写一个流放犯人的女儿摩尔·佛兰德斯的故事。

的什么地方。这样一举两得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在酒馆老板看来，人们之所以犯些小小不言的罪过，道理显而易见。大部分人干的坏事都是酒醉之后所为。工作难找，朗姆酒或杜松子酒对那些看不到希望的穷人来说，越来越成了奢侈品。丝绸衣服、手绢、便宜而俗艳的装饰品成了有钱人的标志。那些沦落到向教区乞讨的男人、女人甚至孩子，只要有一枚硬币到手就会到酒馆喝酒，发泄他们的愤怒和经受挫折的痛苦。喝醉了就去偷人家的丝绸衣服、手帕和装饰品。这些东西他们都不曾拥有，也拥有不起。那都是日子比较富裕的人所珍爱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伦敦——至少在布里斯托尔，可以卖给那些专门销赃的人。他们拿换来的钱再到酒馆喝酒，再醉生梦死几个小时。倘若被抓住，就会被送上法庭，判处死刑或者十四年徒刑。更多的时候，判处七年徒刑。而且宣判时总要加上两个字“流放”，至于往哪儿流放，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此谁也不问。

对理查德而言，一七七七年应该是另外一个制造滑膛枪赚钱的年份。可是刚过新年——这当儿华盛顿和他的残部正在莫里斯顿山外忍受着严冬可怕的饥寒——迎客来酒馆的摩根父子就吃了一惊：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突然宣布他要离开布里斯托尔。狄克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他很少在椅子里安安稳稳坐上一会儿，两个胳膊肘因为总在柜台上蹭来蹭去，磨出一层厚厚的茧子。“离开？”他有气无力地问。“离开？”

“是的，”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说，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离开，他妈的！”

佩格和玛格哭了起来。理查德“嘘嘘”地赶她们上楼。两个女人只好抱着迷惑不解的威廉·亨利到楼上轻声啜泣去了。理查德在怒气冲冲的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对面坐下。“詹姆，你是我们固定的客人，你不能走！”

“我可不是什么固定的客人，我要走！”

“哦，坐下，好人儿，坐下！别摆出一副要打架的样子。我们不是你的敌人，”理查德满脸严肃地说。“坐下，詹姆，告诉我们为什

么要离开这儿？’

“哎哟！”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一边在椅子上坐下，一边说。“这么说，你们真的不再羞羞答答，真的愿意跟我说点儿什么了？我离开这儿对你们难道真的这么重要！”

“真荒唐，’理查德说。“爸爸，给我倒杯啤酒，给詹姆来杯最好的凯夫朗姆酒。”

狄克站起身来按儿子的吩咐倒酒去了。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理查德问。

“我受够了，理查德，就这么回事儿。在布里斯托尔，我也算出够了风头。这儿还有谁值得我冷嘲热讽呢？老主教纽顿？我不会嘲弄一个把基督教循道宗教义说成是退化了的罗马天主教教义的傻瓜。至于对政府，我又能说什么呢？除了说点类似‘亚伯拉罕·艾萨克·埃尔顿饶舌不懂法，约翰·弗农懂法不执法，罗尔斯·斯卡达摩法盲加文盲’之类的话，只能‘谨言缄口’。我曾经揭露丹尼尔·哈森当过不顺从国教的牧师。约翰·波威尔在贩运奴隶的船上当过医生。我一直在打击布里斯托尔的达官贵人，现在我要远走高飞，找更能大显身手的地方。到伦敦。”

怎样才能把话说得更巧妙一点儿，让他意识到布里斯托尔这道亮丽的风景在比它大二十倍的雾气濛濛的伦敦可能会变得黯然失色。“那地方太大了，”理查德壮着胆子说。

“我有朋友，”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说。

“你不改变主意了？”

“决不改变。”

“好吧，”狄克说，似乎从惊愕中恢复了一点儿。“为了你的好运，为了你的健康，詹姆，我干了这杯。’他把酒杯举到唇边。“你这一走，至少我省了墨水和鹅毛笔的钱了。”

“去了以后给我们写信，好吗？”过了一会儿，理查德说。这时候，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已经不再那么尖刻，而是一副自艾自怜的样子。

“如果你给我写信的话。”布里斯托尔的“吟游诗人”抽了抽鼻子，擦了擦眼泪。“啊，理查德，世界真是个残酷的地方！我真想在

一个比布里斯托尔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能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毫不留情地对待它！”

这天晚上，理查德把威廉·亨利放在膝盖上，让孩子转过脸望着他。小家伙两岁半，长得很结实，个子也很高。在父亲眼里，他那张小脸像一个严厉的天使。当然是那双眼睛的缘故。那是一双大大的、独一无二的眼睛——的的确确独一无二——宛如两池清澈见底的碧水。还有清奇的骨骼，无可挑剔的皮肤。不管走到哪儿，人们都要回过头多看他一眼，惊叹他的漂亮。因此，并不只是宠爱他的父母说他俊秀，谁都说威廉·亨利是个迷人的孩子。

“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要走了，”理查德对儿子说。

“要走？”

“是呀，到伦敦。就算还能见着他，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天天见面了，威廉·亨利。”

威廉·亨利没有热泪盈眶，但是眼神变得暗淡。理查德知道，那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充满了忧伤。“他不喜欢我们了，爸爸？”

“他非常喜欢我们，但是他需要比布里斯托尔更大的空间发展自己,这和我们没有关系。”

佩格听他们谈话。她自己思想的牢笼宛如隐藏在威廉·亨利灵魂深处那座殿堂。她紧紧地抓着牢笼的铁栏杆不肯放手。上次，她怀着一种报复之心拒绝了理查德爱抚她的愿望之后，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又像从前一样把妻子的顺从放到第一位。如果理查德注意到和从前相比，她对他做爱的要求更多的是出于习惯的响应，他也没做什么评论。并不是因为她对他的爱有丝毫减弱，而是因为心底的负疚之感使她的激情减退。她似乎得了不孕症，子宫里空空如也，除了月经什么也没有。可是她嫁了一个爱孩子胜过一切的男人。他需要一大群孩子，这样就不至于把所有的爱都加诸于威廉·亨利一个人头上。

躺在床上，佩格听见从前面的房间传来公婆的阵阵鼾声，威廉·亨利均匀的呼吸也说明他睡得很熟。“亲爱的，”她对理查德说，“恐怕我再也不会怀孕了。”她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你和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谈过这事儿吗？”

“用不着和他谈，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是上帝把我造就成这个样子。”

他眨了眨眼睛，咽了口唾沫。“我们有威廉·亨利，这就够了。”

“我知道他很健康，也非常出色。可是，理查德……”她坐了起来。“我想说的是……”

理查德也坐了起来，双手抱膝。“说吧，佩格。”

“我不想搬到克莱夫顿。”

他向旁边俯过身，用打火盒点着蜡烛，看她那张脸。那张圆圆的、漂亮的脸充满了焦虑，一双棕色的大眼睛看起来神情疲惫。“但是，为了我们惟一的孩子，佩格，我们必须搬到克莱夫顿！”

她攥着一双拳头，突然觉得像自己的儿子一样——不管心里怎么想，也找不到恰当的话来表达。“正是为了威廉·亨利，我才这样说。我知道你有足够的钱在山上买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可是家里只有我和威廉·亨利两个人，遇到紧急情况连一个人也没有。”

“可以雇一个仆人，佩格，我跟你说过。”

“是的，可是仆人毕竟不是家里人。在这儿有你的父母。我们三个人一起照顾威廉·亨利，万无一失。”她咬着那一口漂亮的、亮闪闪的牙齿。“我总在做噩梦。梦里看见威廉·亨利在我忙着做面包、仆人忙着到雅格布水井取水的时候，跑到艾冯河玩，结果掉到了河里。我一次又一次看见这可怕的情景，一次又一次……”

烛光下，泪水迷住佩格的眼睛。理查德把蜡烛放到床边的衣柜上，把妻子搂在怀里。“佩格，佩格……那是做梦。我也做噩梦，亲爱的。但是我的噩梦是威廉·亨利倒在飞快行驶的车辆底下，或者得了很重的流感，或者掉进下水道的检修口。这些事情在克莱夫顿都不会发生。如果你这么担心，我们还可以雇个保姆专门照顾他。”

“你的那些噩梦各有各的不同，”她抽泣着说。“可我总是做同一个梦。只是梦见威廉·亨利从峡谷掉进艾冯河。他被什么东西吓坏了，可那东西我却看不见。”

他轻声细语地安慰她，直到她终于平静下来，在他的怀里进入梦乡。然后他躺下，烛光摇曳不停，他心里感到阵阵忧伤。他知

道，这是家里人串通好不让他搬到克莱夫顿山。母亲和父亲“买通”了佩格。妈妈玛格不但非常喜欢孙儿威廉·亨利，还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爱侄女佩格，自然不想让他们从家里搬出去。狄克呢，恐怕从骨子里讲，生怕儿子一旦搬走就不会每天再交他十二先令了。一个男人自立门户之后，开销就要大大增加。本能怂恿他，不管压力多大，也要把妻子和儿子带到空气清洁、满眼碧绿的克莱夫顿山。理查德在狄克·摩根眼里的弱点其实是他的美德。他善解人意，能够理解和同情别人，特别是家人。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佩格不肯搬出去住，他便不想再坚持。事实上，他已经在克莱夫顿山找到一幢合适的房子。那幢房子很宽敞，茅草屋顶，很漂亮，不太旧，厨房在后院，不容易发生火灾。还有一个阁楼，仆人可以住在那儿。佩格的态度很坚决。这可真怪，她是农民的女儿！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她居然不像他——一个城里生、城里长的人那样渴望更具农村特色的生活方式。他的嘴唇颤抖着，但是在这茫茫夜色中，理查德·摩根没有哭泣。他只是狠了狠心，接受这个事实——不搬到克莱夫顿居住。

天哪！我的妻子认为，如果威廉·亨利搬到克莱夫顿去住，就得掉进艾冯河淹死！但是，我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布里斯托尔将杀死他。我向你祈祷，我向你请求，保护我的儿子。就让他是我惟一的儿子吧！他的母亲说，她不会再生了。我信她的话。

“我们就住在迎客来吧，”天亮前，起床时，他对佩格说。

她一下子变得容光焕发，紧紧地抱着他，舒了一口气。“啊，谢谢你，理查德！谢谢你！”

美国独立战争中，有一段时间，英国继续保持着有利的形势，尽管国会里有几个托利党的成员为了抗议国王的政策退出政府。约翰·伯戈因① 受命消灭了纽约北部所有叛军。他攻克了尚普兰湖的泰肯德罗加要塞，充分表现了他杰出的军事天才。那是叛军

① 约翰·伯戈因(1722—1792)：英国将军，美国独立战争时在萨拉托加战役中被美军包围，率军投降，返英后从事戏剧创作，著有《女嗣》等。

认为固若金汤的要塞。但是从尚普兰湖到哈德孙河上游之间是一片荒野，伯戈因一天只能走一英里。他很不走运，手下那支想牵制敌人的分遣队也运气不佳，在本宁顿一败涂地。霍雷肖·盖茨①接任了叛军司令的职位，杰出的本尼狄克特·阿诺德② 和他并肩作战。他们在比米斯高地两次发生激战，伯戈因兵败如山倒，最后在萨拉托加投降。

萨拉托加失利的消息震动了英格兰朝野。投降！迄今为止，英军在萨拉托加的失利抵消了以往全部战斗的胜利。这次失利简直不可思议，无论诺思勋爵还是国王都没有料到。对于普通英国男人和英国妇女来说，萨拉托加之战说明，英国人之所以被打败是因为美洲殖民地的反叛者拥有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不曾拥有的东西。

如果威廉·豪能沿着哈德孙河向上游挺进，同伯戈因会合，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了。可是豪决定进攻宾夕法尼亚。他在布兰迪瓦打败乔治·华盛顿，成功地夺取了费城和日耳曼城。美国国会逃到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约克城。这就在广阔的战场上使英军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人们是不能把自己的首府留给敌人的。他们背水一战，誓死保卫。倘若叛军的政府已经不在费城，即使攻克它又有什么用呢？战局的演变出现了新的动向。

尽管豪征服宾夕法尼亚和伯戈因在纽约北部发起的战役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但是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宾夕法尼亚的胜利和萨拉托加的失败无法相提并论。自从兵败萨拉托加，议会对是否可以赢得这场战争产生了怀疑，诺思侯爵的政府完全处于守势。爱尔兰发生的事情让他忧心如焚。跨越大海直接贸易受阻。人们都在谈论着关于招募自愿兵和与美洲殖民地结盟的法国人打仗的事情。其实伦敦城里的每一个人都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儿。如果爱尔

① 霍雷肖·盖茨（1727—1806）：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将领，在萨拉托加战役中打败英军，迫使英国伯戈因投降，扭转了战局。

② 本尼狄克特·阿诺德（1741—1801）：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将领，后因私通英军逃亡英国。

兰人想打仗，他们是想和英国人打仗。因此，必须把爱尔兰人安抚好。因为他们的部队远在三千英里之外。托利党人又在下议院占统治地位，要想解决这些问题绝非易事。

布里斯托尔经济萧条，每况愈下。法国和美洲的武装民船在大海上游弋，干得比英国的武装民船好。皇家海军也在大西洋那边巡逻。许多布里斯托尔的富豪总是想方设法攻击敌对国的武装民船，他们出资把商船改造成武装到牙齿的“海上碉堡”。在和法国作战的七年里，英国的武装民船干得相当不错，所以现在没有人怀疑在这场战争中会有别的结果。

“可是，”理查德在一七七八年后半年写给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的一封信里说，“我们的投资者这一次输得很惨，布里斯托尔总共装备了二十一条武装民船，只有两条奴隶贩运船鞑靼人号和亚历山大号捕获了一条法国船东印度号。据说船上装载着价值十万英镑的货物。海上的贸易额急剧下滑。市政府说，港口的收入连支付市长工资也不够。

“到处都是拦路抢劫的人。就连坐落在奥斯特大街上的‘白人女士旅馆’也成了星期日出游时一个危险的去处。莫里斯·特里维林夫妇出身于康沃尔郡的名门望族，就在公园路他们的府邸外被人抢劫！当时他们坐在马车里，被抢的东西有金表、非常昂贵的珠宝和一笔钱。

“总之,詹姆,现在的局面非常糟。”

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很快就给理查德写来回信。一些心怀恶意的布里斯托尔人听说詹姆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在伦敦混得不怎么好，都幸灾乐祸。说他现在不得不以雇佣文人的身份给几家报纸写文章，甚至需要低三下四地向书商兜售自己的作品。

“理查德，收到你的来信非常高兴！真想看见你那张眉清目秀的脸，现在只好借这封信去想象了。

“海盗船和武装船惟一的区别是，后者名字中的字母 M[①],它们是皇家政府惟一特许的缉拿船，得到的好处政府拿走一大半。地区性的战火已经蔓延成世界大战。英国的军事基地几乎在全球各个角落都受到攻击——一个球体怎么会有角落呢？——甚至那些非常偏远的基地。

“听说只有两条贩奴船获得了战利品，我一点儿也不奇怪。特别是亚历山大号和鞑靼人号。船的大小和重量正合适。一百二十个人配备十六门大炮。除此之外，贩运奴隶的船速度快，操纵起来也很灵活。既然战争结束前没有奴隶可以贩卖，他们又总得干点儿什么，重操旧业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布里斯托尔伫立在阴沉可怕的海峡旁边，利物浦就是悬在不停旋转的旋涡之上。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一样大，但是它的慈善机构连布里斯托尔的四分之一多也没有。成千上万的穷人都拥挤到教区领取救济，但是因为没有多少慈善家捐款捐物，教区不堪重负，根本养活不了这些人。他们实际上都在挨饿。彭瑞恩勋爵和他的那些利物浦同僚们从来没听说过‘慈善家’这个字眼儿。一座城市，只有当所有富豪都在干贩运奴隶的勾当才会出这种事情。

“伦敦百万居民也在受苦，理查德。东印度公司举步维艰。他们非常怕法国人。因为法国人和美洲人结成联盟，而且成了气候。现在叫美利坚合众国！一个冠冕堂皇的国号，其实不过是由于燃眉之急——这种需要很快就会过去——那些小殖民地凑到一块儿结成一个松散联盟罢了。我估计，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个小殖民地都将各行其是，所谓美利坚合众国必将解体，变成一小部分杰出的、非常聪明的人实现不了的理想。美洲殖民地将赢得这场战争，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但是他们将以十三个不同的州的面貌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连接他们的不过是一个互助条约。

“有个小道消息，我猜你一定想听，亨利·克鲁格先生——布里斯托尔的国会议员，美洲人，据说从国王那儿得到每年至少一千英

①指国王陛下 His Majesty。

镑的养老金。因为他一直提供关于美洲人的情报。你是不是觉得很滑稽？布里斯托尔人风传克鲁格是美洲人的侦探，可实际上，他一直在为英国搞情报。

“最后，我还要说，我最亲爱的理查德，伦敦的空气也是皮奥夏的空气，不适合我这雅典式的肺呼吸。不过，我还好，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尽管这儿的朗姆酒和托马斯·凯夫的朗姆酒无法相提并论。”

理查德一边把信放下，一边想，信中最后这段倒是说出了这只“布里斯托尔鸟”的真心话。可怜的詹姆！布里斯托尔毕竟是一只空间有限的鸟笼，他却想在伦敦那样一个大都市找到自由发展的空间。可是伦敦自己的讽刺作家多的是，根本不需要这只从布里斯托尔飞来的鸟。

理查德不断收到他的来信，信里说的都是理查德已经知道的消息。不过回信时，他从来不挑明这一点。

“哦，詹姆！”一七八〇年底，看了赛斯特莱斯维特的另外一封长信，理查德不由得叫了起来。“你的优势可是丧失殆尽！”

“这真是一个颠三倒四，乱七八糟的世界，理查德！新任总司令亨利·克林顿爵士① 为了固守曼哈顿和纽约周围的城镇而放弃了费城。在我看来有点儿像猎犬刚刚开始吠叫，狐狸就逃进洞穴。法国已经正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他们拿本杰明·富兰克林② 大使那顶虫蛀的皮帽子取笑，自己反倒像小丑一样滑稽可笑。整个欧洲现在都很担心。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丹麦、瑞典、普鲁士、奥地利、西西里③ 达成协议，建立中立的军事联盟。这些国家

① 亨利·克林顿爵士(1738—1795)：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军指挥官，曾参加邦克山战役和长岛战役，一七七八年继任英军总司令。

②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政治家和科学家,大陆会议代表,参加起草独立宣言，出使法国，缔结法、美同盟，与英国签订承认美国独立的和约，参加制宪会议，研究大气电，发明避雷针等。

③ 西西里：意大利南部的岛屿及其附近的小岛，为意大利行政区名。

惟一的共同点是害怕英国和法国。

“我写了一篇出色的、颇受欢迎的文章。指出，就在亨利·克林顿爵士攻克查尔斯城的时候，五千五百名‘自由之子’被俘获，之后又送到我们的海军服役。精彩之笔，对吗？我的文章围绕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事实：美国军官从不鞭打他们的士兵或者水手！想一想，当古老的英国‘九尾皮鞭’把他们的脊梁和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的时候，这些‘自由之子’将作何感想！

“我还写文章为本尼迪特·阿诺德将军的变节辩护。我认为，这不过是这场令人厌恶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必然结果。我相信，他和他那些变节投降的同事一定烦透了绵延不绝的战火。英军将领的舒适生活和高额的退休金对许多美军高级军官一定是很大的诱惑力，更不用说英军所谓‘职业精神’的吸引力。一个聪明、洒脱的指挥官看到他那些衣衫褴褛的士兵，脚上没鞋，头上没帽子，一定非常恼火。那些士兵因为拿不到报酬，反叛情绪日增。他们的独立精神很强，不想听他的命令，就可以让他滚蛋。此外，也没有用九尾皮鞭打手下的规矩。

“我认为叛军必胜，并且以一押十，下了一百英镑的赌注，这就是说，我最终将赢一千英镑。唉，亲爱的理查德，这场可恨的战争还要拖多久？议会和国王正在毁灭英格兰！”

但是对于理查德来说，家里的事情远比三千英里之外那场战争更让他烦恼。佩格不想和任何人来往，几乎和外界隔绝。

她有她的道理：她不会再生孩子，威廉·亨利是她惟一的希望。理查德不能一天到晚呆在家里抚慰她，让她从烦闷与低落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是不是年龄越大越不容易保持年轻时生动的梦？是不是生活本身扼杀了那一切？佩格身上是不是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我身上是不是也在发生这样的变化？我过去经常做这样的美梦——克莱夫顿鲜花盛开的花园里坐落着我们那幢漂亮的房子。骑一匹骏马到布里斯托尔，一辆双轮轻便马车拉着家人到德德汉姆丘陵地野餐。和住在华丽府邸里的邻居友好相处，一大群孩子围绕膝下，

眼看着他们渐渐长大。我好像除了见证上帝的种种神奇，别无他用。在上帝的手里感到那样温暖，对我自己大有裨益，而又不伤害任何别人。可是，我现在已经三十二岁了，梦中的美景没有一样变成现实。我在布里斯托尔有一笔存款，"窝"里有一只"小鸡"，注定要在父亲这幢房子里住下去，永远不能自立门户，因为我的妻子，我的至爱，害怕离开这里，我不能让她受到伤害。她怕失掉她惟一的"小鸡"。怎样才能告诉她，她的恐惧不过是上帝的试探。许久以前，我就听人说，"枪打出头鸟"，避免麻烦的最好办法就是老老实实呆着，不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

理查德对威廉·亨利的爱使得佩格也像着了迷似的关心那孩子。她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生怕儿子生病或者走失。他如果不是走而是跑——即使在酒馆里——佩格也会急匆匆跑过去，一把把他拉住，问他为什么要跑。狄克每天照例带威廉·亨利出去散步的时候，佩格坚持跟他们一起走。因此，小家伙总是被大人牵着手走，从来不能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如果他要站在码头边上数（他已经能数到一百了）港湾里的船，佩格连忙把他拉下来，还毫不客气地责备狄克麻痹大意。最让人遗憾的是，小家伙从来不表示反抗，没有大多数六七岁男孩儿那股自作主张的倔强劲儿。

一个长长的夏日傍晚，迎客来关了店门之后，理查德对妻子说："我一直对森赫·汉贝特斯说，现在用不着担心军械部门不订购我们的枪，而且这种局面会维持相当长时间。既然一切都已经走人正轨，我们就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多教教那几个技术还不过关的工人。"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看着餐桌对面的佩格。"从现在起，我要带威廉·亨利上班。"

他本来想向她解释，只去一小段时间。这孩子迫切需要获得一些新经验，熟悉几张新面孔。而且他也极有耐心，对机器玩意儿有一种天生的兴趣，特别喜欢拼装智力玩具。不过这些理由他一个也没来得及说。

佩格喊了起来。"不！不！不！"她那尖细的叫喊声吓得威廉·亨利直往后缩，浑身颤抖着从椅子上爬下来，跑过去，把头藏到爸爸的两个膝盖中间。

狄克握着拳头，盯了他们一眼，嘴巴紧闭。玛格站起身，从柜台上拿起一壶水，照佩格脸上泼过去。佩格不叫了，但拉长声哭了起来。

“只是一个想法，”理查德对父亲说。

“不是什么好主意,理查德。”

“我想……好了，威廉·亨利！”他把儿子抱起来放在腿上，目光炯炯，望着狄克，示意他不要发表什么评论。狄克认为他的孙子已经不小了，理查德身为人父不该这样溺爱孩子。

“好了,威廉·亨利,好了。”

“妈妈呢?”儿子问道,脸色煞白,眼睛睁得老大。

“妈妈有些不舒服，不过一会儿就好了。明白吗？奶奶知道怎么办。我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就这么回事儿。”理查德一边说，一边抚摩着儿子的脊背，直盯盯地望着狄克，心里有一种特别想笑的愿望。不是因为有什么好笑的事情，而是因为有一种要发疯的感觉:“我什么事情也做不好,父亲,”他说:“可我并无恶意。”

“我知道，”狄克说。走到那只木头猫跟前揪它的尾巴。“给你喝一杯真正的好酒，”他说，递给理查德一只盛满朗姆酒的杯子。“我知道,你不爱喝朗姆酒,不过‘良药苦口利于病’嘛。有时候,酒劲儿大一点也是一剂良药呢！”

理查德惊讶地发现，朗姆酒下肚，感觉相当不错，他不再紧张，心里的痛苦麻木了。“父亲，我该怎么办？”他问狄克。

“不管怎么说，不要把威廉·亨利带到汉贝特斯的作坊里。”

“她恐怕不仅仅是身体不舒服，还有别的问题，你说是吗？”

“我想是，理查德。最糟糕的是，不应该这样娇惯他。”

“‘他’是谁?”威廉·亨利问。

爷爷和爸爸都看着他，然后相互看了一眼。

“这个‘他’嘛,”理查德横了横心说:“就是你,威廉·亨利。你已经不小了，应该告诉你，妈妈为你操的心实在是太多了。”

“我知道,爸爸,”威廉·亨利说。他从理查德的怀里爬下来，跑到妈妈身边，轻轻地拍着她不停起伏的肩膀。“妈妈，千万不要为我担心，我现在已经是个大孩子了！”

“可他还是个小孩子！”佩格哭喊着说。理查德把她扶到楼上，安顿她在床上躺下。“理查德，你怎么这么傻？居然想到把孩子带到枪炮匠的作坊！”

“佩格，我们只是做枪，又不是在那儿打枪！”理查德耐心地说。“威廉·亨利已经长大了，”他斟词酌句，想把话说得更委婉一些。“该让他开阔开阔眼界了。”

她不高兴地掉转身子。“真可笑！难道像我们这样一个以酒馆为家的地方眼界还不开阔吗？”

“一个小孩儿在酒馆除了看到傻事，听到傻话，还能学到什么？”理查德说，尽量不把一肚子火气表现出来。“从打他记事起，看到的就是醉醺醺的酒鬼，自艾自怜的胡说八道，打架斗殴，亵渎神明，污言秽语，混乱不堪，令人作呕。你以为，有你在，这一切就可以忍受，他的心灵就不会受到伤害。我也曾是酒馆里长大的孩子，我还清楚地记得酒馆里的生活给了我什么。坦率地说，当年能去克尔斯顿寄宿学校念书，我非常高兴，没有学习经营酒店也算我三生有幸。让威廉·亨利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生活，和头脑清醒的人而不是酩酊大醉的人打交道，他会受益终生！”

“你绝对不能把他带到汉贝特斯那儿！”她不高兴地说。

“我自己会做决定的，佩格，用不着你告诉我。不过这个小插曲让我明白，”他说，在床上躺下，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是我说话的时候了。你不能再这样还把威廉·亨利裹在襁褓里当婴儿了。他已经不再是个小娃娃了。今天我才明白，早该给我们的儿子更多的自由。你一定要学会让威廉·亨利走自己的路。明年他就该到克尔斯顿学校上课了。无论如何，我要坚持到底！”

“我不能让他去！”她大声说。

“必须让他去。如果你不让他去，佩格，那说明你心里想的只是你自己而不是儿子！”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浑身颤抖，捂着脸抽泣着说，“可是，我怎么能不这样想呢？他是我的一切……我的惟一！”

“你还有我。”

有一会儿，她没有答话。“是的，”她终于说，“我还有你。可这

是两码事，理查德，两码事。如果威廉·亨利有个三长两短，我非死不可。”

理查德·摩根坐在那儿，看着妻子那张脸。灯渐渐地都灭了，只有一缕暗淡的光透过隔板的缝隙，落到他的脸上，就像蜘蛛网。是的，是两码事，他想，是两码事。

克尔斯顿男校使得布里斯托尔许多贫寒人家的子弟功成名就。它当然不是惟一一所慈善学校。这种学校除了罗马天主教，哪一个宗教派别都有。特别是英国的基督教。不过只有两所慈善学校的孩子统一着装。克尔斯顿的男生穿蓝外套，“红少女”女校的女生穿红裙子。这两所学校都是英国国教开办的。不过“红少女”女校的孩子们不太走运。学校只教她们认字，不教她们写字。她们大多数时间都给有钱人绣丝绸背心和外套，赚来的钱都装进女教师的腰包，自己得不到分文。文学和数学在布里斯托尔男人当中传播得比任何一座城市——包括伦敦——都要广泛。其他地方，人们更注重财富。

克尔斯顿共有一百名学生，当然是在学校吃住。理查德当年也没有逃脱这种命运。从念书到学徒，也就是说，从七岁到十九岁，他只有星期天和假期才能回到父母身边。佩格无法忍受这种分离的痛苦。幸亏克尔斯顿学校还有另外一种教育模式。家境比较好的孩子再交一些钱就可以走读，星期一到星期六早晨七点到下午两点在学校上学。假期当然也挺长。没有一个校长愿意接受超出英国国教和已故克尔斯顿先生在他的遗嘱里规定的惩罚之外的惩罚。

上学第一天的早晨，威廉·亨利在爷爷身边一路小跑（佩格非要陪他上学，玛格大发雷霆她才罢休）。对于他来说，比已经敞开的学校的大门、知识的大门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放飞蓝天。这是新生活的第一天，他的心里充满了好奇。如果当初大家都同意理查德带他到枪炮匠的作坊去玩儿，他就不会看见什么都好奇得不得了。但是母亲在他四周筑起的高墙一直没有拆除，他对围墙里面的一切腻味透了。性情刚烈的孩子一定会因为总受挫折而朝她发

脾气，可是威廉·亨利和父亲一样，既有耐心又有自制力。他的格言是“等待”。现在终于等到了冲出“牢笼”的一天。

克尔斯顿男校看起来和另外二十几所冠之以学校、济贫院、医院、贫民习艺所的慈善机构没有两样。肮脏，管理不善，玻璃永远没有干净的时候，墙壁灰泥剥落，木头门窗弯曲变形。潮气从根基渗透到都铎式烟囱。屋里面的设施根本就不是为教学而设置的。弗鲁姆街近在咫尺，散发出来的气味令人作呕，除了土生土长的布里斯托尔人以外，没有人能忍受这种气味。

学校有一个大门，一个院子，大概一千个男孩子。这些孩子有一半穿那种尽人皆知的蓝外套。就像别的花钱走读的孩子一样，威廉·亨利可以不穿这种外套。有些孩子是市政府头头脑脑或者大小商人的儿子。他们的父母不愿意让这种被人施舍的标志玷污自己的后人。

一个身穿牧师全部行头——黑色套服、浆得挺括的白色内衣——身材细长的男人向狄克和威廉·亨利走过来。他咧开嘴笑着，露出满嘴参差不齐的黄牙，一望而知是个惯饮朗姆酒的人。

“普里查德牧师，”狄克说，鞠了一躬。

“摩根先生，”牧师说，一双黑眼睛转向威廉·亨利，睁得老大。“这是理查德的儿子？”

“是的，威廉·亨利。”

“那就跟我走吧，威廉·亨利，”普里查德牧师掉转身，向院子里走去，头也没回。

威廉·亨利跟着他，也没有回头。院子里到处都是嬉戏吵闹的孩子——还没有上课，他们还没有受到纪律的约束。威廉·亨利看着这从未经历过的景象，目不暇接。

“你很走运，”负责走读生的老师说，“你的生日和你开始学习的日子正好是同一天，威廉·亨利·摩根。从看图识字和乘法表开始学习。我看见你带了石板，很好。”

“是的，先生。”威廉·亨利说，他的举止非常得体，直到学校食堂吃晚饭，他都没有再这样镇定自若地说什么，脑子里更是一片混乱。规矩那么多，在他看来，没有一条有用。起立，坐下，跪下，祈

祷。鹦鹉学舌般地重复老师教的那些话。要记住如何回答别人的询问，如何避开别人的问题。谁对谁做了什么？这个东西在哪儿？那个东西在哪儿？

他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课。教室里有一百个克尔斯顿七到十一岁的低年级学生。几个老师在按年龄划分的小组之间走来走去，经常大声呵斥某个小组的孩子，全然不管是否影响别人的学习。威廉·亨利·摩根学习起来很轻松，因为时势艰难，爷爷经常无事可干,不但教会他 ABC，还教他学会简单的算术。否则，他此刻一定茫然不知所措。

普里查德牧师虽然看起来很忙，实际上并不教课。威廉·亨利那个小组由辛普森先生负责。辛普森先生显然在接手管理这个小组的时候，已经宣布他希望他们干什么，不希望他们干什么。他面色灰黄，杨柳细腰，看起来好像随时都要呕吐。因此，他讨厌男孩子们那些毛病就不足为奇了。他不喜欢他们呼哧呼哧地抽鼻子，挖鼻孔，或者伸出黏糊糊的棕黄色的手指，让人想到刚擦完脏兮兮的屁股。

对于威廉·亨利来说，这些要求算不上折磨。坐好！——不要乱动！——别踢凳子！——别抠鼻孔！——别呼哧呼哧地抽鼻子！——别说话！辛普森先生对这个乖巧老实的学生没有格外留意，只是问了问他的姓名，然后告诉他，因为克尔斯顿学校已经有两个姓摩根的孩子了，所以应该管他叫“摩根老三”。还有个男孩儿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老师说应该管他叫“小卡特”。小家伙却傻乎乎地抗议说，他才不想被人喊作小卡特呢！结果挨了四笞杖。第一下,因为他没有称老师为‘先生”第二下,因为他放肆无礼 最后两下因为他今天“运气好”。

笞杖让人望而生畏。威廉·亨利从来没有尝过那玩意儿的滋味。事实上，长到七岁，从来没有人动过他一指头。他发誓，决不给任何一位老师留下用笞杖责罚他的把柄。等到十一点，全校学生都坐在大食堂一张张长条桌的两边，准备吃午饭。这时候，威廉·亨利已经看出谁最容易挨打。说话的孩子，挖鼻孔的孩子，坐

立不安的孩子，抽鼻子的孩子，傻头傻脑的孩子，厚脸皮的家伙，还有一些忍不住要恶作剧的男孩儿。

无论在教室还是在食堂，他都不喜欢坐在他旁边的同学，但是喜欢和他隔一个位子坐着的那个小男孩儿。他很活跃，但是没有活跃到挨笞杖的地步。威廉·亨利朝他瞥了一眼，试探性地微笑了一下。这个微笑引得和校长同桌就餐的一位老师倒吸了一口凉气，身体挺得笔直。

男孩儿看到他的微笑，便设法排除他们中间的“障碍”。只听咣的一声，那个孩子不知怎的摔倒在地板上。老师立刻走过来，揪着他的耳朵拉到校长那张桌子跟前。这张桌子摆在说话都有回声的大厅前面的平台上。

“小莫克顿，”男孩儿说，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牙齿。“从二月份起就来这儿了。”

“摩根老三，今天才来，”威廉·亨利悄悄地说。

“做完饭前祷告，可以悄悄地说话。你老爸一定是个阔佬，摩根老三。”

威廉·亨利看了 一眼小莫克顿身上的蓝外套，若有所思。“我可不这样认为，小莫克顿。不管怎么说，算不上什么阔佬。他从前也在这儿念书，也穿着蓝外套。”

“哦，”小莫克顿想了想，点了点头。“你爸爸还活着吗？”

“活着呀。你爸爸呢？”

“死了，我妈妈也死了。我是孤儿。”莫克顿把头朝威廉·亨利那边靠了靠。“你的教名是什么？”

“我有两个教名。威廉·亨利。你呢？”

“约翰尼，”他说，脸上现出一副小阴谋家的表情。“以后我就叫你威廉·亨利，你叫我约翰尼。不过只能在没人听见的时候这样叫。”

“这也是罪过？”威廉·亨利问。他还是从罪与非罪的角度分析是非。

“不，不是罪过，只是一种不良行为。我讨厌被人家叫‘小’这，‘小’那。”

“我也讨厌什么‘老三’，‘老四’。”威廉·亨利把凝视的目光从新朋友身上移开，怀着歉疚的心情朝高台上校长那张桌子上瞥了一眼。被挤下去的那个同学正被罚站——比抽几笞杖厉害得多。被罚的人必须一动不动站在长凳上，直到大家吃完饭，稍微摇晃一下就得站一整天。他发现坐在辛普森先生旁边的一位老师正盯着他看，眨了一下眼，连忙把目光移开。为什么这样做。他也说不清。“那个人是谁？约翰尼。”

“校长旁边那个？老帮子普里查德先生。”

“我说的不是他。是辛普森旁边那个。”

“帕弗雷先生。教拉丁文的。”

“他也有绰号吗？”

小莫克顿噘着嘴唇想够到扁平的翘鼻子。“即使有，我们小班的同学也不知道。高年级的同学才学拉丁文。”

两个孩子议论他的时候，帕弗雷先生和辛普森先生也在议论威廉·亨利。

“瞧，内德，你那帮下流坯里来了伽倪墨德斯①。”

用不着多做解释，爱德华·辛普森先生也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说摩根老三？瞧他那双眼睛，真漂亮！”

“我相信没有说错，即使从远处看，内德，他也令人陶醉。真是一个伽倪墨德斯……啊，让我作宙斯②吧！”

“那么，走着瞧吧。乔治，等他在这儿混上两年，也许会像别的孩子一样调皮捣蛋，”辛普森先生说。他小心翼翼地挑拣着盘子里的食物，尽管老师的饭菜比孩子们的饭菜可口得多。他们这个家族有一种从祖上遗传下来的疾病。众所周知，这家人都短命。

这种闲谈时的交流并不说明他满肚子淫欲，只不过反映出他那不值得羡慕的命运。乔治·帕弗雷想当宙斯，但他更想当罗伯特·纽吉恩特——现在的纽吉恩特伯爵。当然也只能是空想一场。慈善学校的老师都很穷。辛普森先生和帕弗雷先生在校期间虽然

①伽倪墨德斯：希腊神话中的侍酒俊童。

②宙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

是克尔斯顿的鼎盛时期，但是一个星期也只能赚一英镑，还得是在开学的时候。他们一年四季吃住都在学校，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克尔斯顿的伙食相当不错（校长是出名的美食家），每个教师还有一个房间，因此除非派你到伊顿公学①、哈罗公学② 或者布里斯托尔语法学校，没有理由辞职不干。说到结婚就更难了，除非被授予圣职或者提升到相当高的位置，想都不要想。倒不是有谁禁止他们结婚，而是因为在一个小房间里娶妻生子实在让人望而却步。除此而外，辛普森先生和帕弗雷先生不受异性吸引。他们情愿自己凑合着对付，当然更愿意相互抚慰。然而，满腹柔情只是内德·辛普森先生一方面的事情，乔治·帕弗雷能够完全控制自己。

“星期天做完礼拜，我们能不能去温泉？”辛普森先生满怀希望地问。“温泉水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

“要是你允许我专心一意画我的水彩画，当然可以，”帕弗雷先生说。他还在直盯盯地看威廉·亨利·摩根。随着时间的流逝，小家伙越来越活跃，越来越漂亮。帕弗雷拉长了脸。“我不明白喝了艾冯河的垃圾河水之后，人们怎么会感觉更好呢？不过如果你愿意在圣文森特石窟来一个温馨宁静的‘小插曲’。我会去的。”他叹了口气。“啊，我多想给这个天堂里的男孩儿画一幅画啊！”

理查德去接威廉·亨利的时候，觉得嘴巴发干。如果威廉·亨利烦躁不安，吵吵着明天不再来上学，他该怎么办？

他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他一眼看见儿子在院子里转圈儿跑，哈哈大笑着“突破”一个穿蓝外套的小男孩儿的“堵截”。小家伙年龄和威廉·亨利相仿，亚麻色头发，身子骨特别瘦。

“爸爸！”他蹦蹦跳跳跑了过来，小家伙紧紧跟在他身后。“爸爸，这是小莫克顿。不过没有人听见的时候我管他叫约翰尼，是个孤儿。”

① 伊顿公学：英国著名贵族中学，一四四〇年创办于伊顿镇，只招收男生，毕业生多升入牛津、剑桥等大学。

② 哈罗公学：英国哈罗城一所著名的男生寄宿学校，始创于一五七一年。

“你好，小莫克顿！”理查德问道，又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克尔斯顿念书的情景。刚念书的时候，他是小摩根，十一岁以后成了大摩根。只有最好的朋友才管他叫理查德。“我要问问普里查德牧师，下星期日做完礼拜，你能不能去我们家吃饭。”

他带威廉·亨利离开学校的时候，觉得好像领着一个陌生人。这个威廉·亨利再不是从前那个在他身边规规矩矩走着的小男孩儿了。他蹦蹦跳跳，嘴里不住地哼着歌儿。

“看起来你挺喜欢上学，”他笑着说。

“学校太好了，爸爸！可以又跑又叫。”

泪水突然模糊了视线，理查德使劲眨着眼睛忍了回去。“我想,在教室里,可不能又跑又叫。”

威廉·亨利用一种咄咄逼人的目光看了他一眼。“爸爸，我是班里的天使！我连一笞条也没挨。许多男孩挨了许多次打。有个小朋友被打到第三十下的时候晕了过去。三十笞条可是一顿痛打。不过，我已经弄清楚怎样才能不挨打。”

“是吗 ?怎样 ?”

“课堂上不说话，字写得工工整整，算术题也写得整整齐齐。”

“对,威廉·亨利，这个秘诀我可是太清楚了。出去玩儿的时候，大孩子们有没有欺负你，把你弄哭？”

“你是说，在厕所里他们让我们这些小不点儿排成一行吗？”

“现在他们还玩儿这种游戏？是吗？”

“是呀，他们就让我们这么干。大琼斯往我手里拉屎，不过大部分都漏掉了。我用最大的那块在厕所墙上写了个字，他们就放过我了。约翰尼说，这是最好的办法。有的孩子号啕大哭，大琼斯那伙儿就继续欺负他们。”他又蹦了个高。

“我用外套擦了手。看见了吗？”

理查德嘴巴紧闭，看了一眼威廉·亨利崭新的淡褐色外套下摆上棕黄色的污渍，强忍着没有笑出声来。不要笑，理查德，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不要笑‘! 我要是你,’平静下来之后,他说,“就不和妈妈说大琼斯往你手上拉屎的事儿，也不会让她知道你是用什么擦的手。我让奶奶把那块污渍洗干净。

理查德领着儿子得意洋洋地走进迎客来。只有父亲注意到他那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佩格尖叫着，把到目前为止一直听话、顺从的威廉·亨利紧紧搂在怀里，亲了又亲。威廉·亨利把她推开。

“妈妈，别这样！我已经是个大孩子了！爷爷，我今天真开心！我在院子里跑了十圈儿，只摔倒一次，碰破了膝盖。我写了一石板字母 a，辛普森先生说，我这个年纪能写成这样，相当不错。他打算让我跳级呢！不过跳级也没什么意思。那个班也是他教，而且在同一间教室。妈妈，膝盖上的伤疤就是一枚‘奖章’呢！别大惊小怪！”

这天下午，理查德用剩下的时间在卧室尽那头给威廉·亨利隔出一个小隔间。不管怎么说，这些日子他一直一个人睡一张床。楼下乱哄哄的，理查德在楼上干活儿觉得心情舒畅。威廉·亨利对每一位新来的顾客讲述他在学校里的所见所闻。他——威廉·亨利就那么说啊，说啊，没有闭上嘴巴的时候。

从自己的感觉，或者说从人之常情出发，理查德觉得佩格非常可怜。威廉·亨利已经飞出家门，再也无法把他关在小巢里了。但是他以让人目瞪口呆的速度在短短一天之内表现出的这种种禀赋，却是始料未及。这种品格在他的心底积淀了多久呢？一天之内不会产生这么多新思想，造物主已经赋予他新的行为规范。然而，威廉·亨利毕竟不是我心目中的圣人。威廉·亨利，上帝保佑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儿。

他想把这个想法告诉佩格，但是没有成功。不管他怎样劝说，佩格都拒绝接受这个事实——她的儿子活蹦乱跳，非常喜欢那个崭新的世界。她哭哭啼啼，情绪低落。理查德简直绝望了。他不明白佩格为什么总是怀着深深的歉疚，不明白她为什么把生孩子看作女人惟一的职责。一旦发现自己难以尽责，良心就受到折磨。他对她从来没有过不耐烦的时候，可是有一天，撞见她正喝朗姆酒，这种耐心受到严峻的挑战。

“这儿不是你呆的地方，”他态度和蔼地说。“我们把克莱夫顿那幢房子买下吧，佩格，求求你。”

“不！不！不！”她尖叫起来。

“亲爱的，我们结婚已经十四年了，你是我的妻子，也是我的朋友。可是有时候，我真的不理解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伤心。可是不管怎么说，朗姆酒治不了你的心病。”

“别管我！”

“不能不管，佩格。父亲已经开始生气了。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威廉·亨利已经长大，他会发现妈妈的行为举止怎么这么古怪？求求你，为了他，约束一下自己。”

“威廉·亨利根本就不在乎我。为什么我要为他而约束自己呢？”她气恼地问。

“哦，佩格，不是这么回事儿！”

就这样，围绕这个问题，他们像走马灯一圈儿又一圈儿地转着。不管理查德好言相劝，还是狄克生气发火，都无法平息她心中仿佛被什么魔怪咬啮的痛苦，尽管她不再喝朗姆酒。那天，威廉·亨利非常直率地问她为什么喝得烂醉如泥？他问问题时的坦率让她感到害怕。

“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些时候，狄克对理查德说，“但我觉得，威廉·亨利天生就是酒馆老板的孩子。”

一七八二年二月底，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通过递送急件的信使给他送来一封信。

“现在是二十七日晚上，我给你写信，亲爱的朋友。我赢了那一千英镑。由那位无可奈何的输家从银行支付。这是官方的正式消息！今天议会投票反对继续进行这场攻击十三个殖民地的战争。我们很快就要撤军了。

“我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富兰克林那顶皮帽子。事实证明，法国佬是可靠的同盟者，从舰队司令格拉斯①到陆军将军罗尚

①格拉斯（1722—1788）：法国海军军官，率舰队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在约克敦围城战役中对击败英军起重要作用，后在加勒比海遭英海军全歼，其本人被俘。

博①，我们由此看到，如果一个人被‘法国情结’所迷惑，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乔治·华盛顿和法国佬在约克敦② 把我军团团包围。不过，我想，议会最后还是根据康华里将军投降这个事实做出决定的。是的，我认为亨利·克林顿当时在纽约自身难保，没有办法出兵解救康华里。是法国海军使得华盛顿和法国佬的地面部队得以围攻约克顿。当然，这并不能减轻投降者重大的责任。伯戈因当年被困投降的活剧又重演了一遍。伦敦羞愧难当，简直伤透了心。

“尽快传播这个消息，理查德，因为我的信使肯定是第一个把这条新闻带到布里斯托尔的人。不要忘记告诉大家消息来源是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不久前还住在康华里将军老家布里斯托尔的撰稿人。

“你想不想知道我打算怎样开销这一千英镑？我要从托马斯凯夫的酿酒厂买一大酒桶朗姆酒。我知道，一大酒桶装一百零五加仑！我还要溜达到半月街的‘绿房子’，从菲利普太太那儿买一罗③ 最好的安全套。伦敦的婊子们因为花柳病和梅毒而流鼻涕抹眼泪，但是有菲利普太太经销继朗姆酒之后世界上最重要的发明——安全套。我将戴着那玩意儿尽情享乐而安然无恙。”

又过了一年——一七八三年三月——因为对枪炮的需求减少，森赫·托马斯·汉贝特斯只好让理查德回家。这时，理查德已经在银行里存了三千英镑，连一个便士都没动过。因为没必要动这笔钱。佩格不肯往克莱夫顿搬，他曾经劝父亲盘下克莱夫顿山上的黑马酒馆，但是父亲一口拒绝，声称他就愿意呆在迎客来。狄克还很真诚地解释道，七年间理查德每天交他的十二先令还没有用完，即使前面还有艰难时光，他也可以用这笔钱熬过去。

① 罗尚博（1725—1807）：法国陆军元帅，曾率法军支持美国独立战争，在约克敦战役击败英军，法国大革命期间指挥法国北方方面军，成为法国陆军元帅。
② 约克敦：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南部城堡，一七八一年华盛敦在此接受英军投降。
③ 罗 计量单位，等于 12 打或者 144 个。

是的，和美洲殖民地的战争已经结束，有关条约将确认这一事实，但是繁荣并没有因此而重现。部分原因是国会内部争论不休。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① 和诺思勋爵因为谢尔伯思对美洲殖民地做了没有必要的让步，吵得房顶都快塌下来了。谁也不为诸如“政府”这种“尘世”间的玩意儿着急。短命的首相及其内阁因为总是陷入永无休止的争论而有别于历届政府。权利之争对威斯敏斯特② 造成严重破坏。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包括疯疯癫癫的国王，知道如何偿还高达二亿三千二百万英镑的战争债务，以及如何对付日益下降的税收。

布里斯托尔的船员因为食物短缺纷纷闹事。他们出海的时候，每个月赚三十先令。在岸上的时候，一个便士也赚不到。现在情况紧急，市长劝船主在岸上的时候，每个月发给船员十五先令。一七七五年，停泊在布里斯托尔的船只交纳市长五百二十九英镑，到了一七八三年，这个数字缩减到一百零二。因为这些船大多数都是布里斯托尔的，只能停靠在码头和皮尔河下游河口，所以，这里聚集了几千名水手，这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在利物浦，四万居民有一万靠微不足道的救济金活命。而在布里斯托尔，贫民救济税高达百分之一百五十。许多企业和商家除了变卖财产别无选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因为食不果腹而涌入布里斯托尔。在教区，至少还能领到一份勉强餬口的食物。面对这种情况，市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加严厉的法令限制农民进城。有的人绞尽脑汁骗取教区的救济，被抓住之后鞭打示众，然后逐出布里斯托尔城。但是这股潮流势不可挡，比艾冯河的潮水还要凶猛。

①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1749—1806）：英国辉格党下院领袖，外交大臣，反对乔治三世，主张议会改革，反对首相诺思对美洲殖民地的高压政策，废除奴隶贸易，赞成法国革命。

② 威斯敏斯特：英国伦敦西部的贵族居住区，在泰晤士河北岸，区内有白金汉宫、议会大厦、首相官邸、政府各部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此处喻指英国议院或英国政府。

“你看到了吗？狄克，”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说。他从谷市大街的铺子回家时路过迎客来，手里挥动着一张报纸走了进来。“这上面有一则通告。关于纽盖特监狱重罪犯的消息。监狱当局说他们已经支付不起每个犯人一天两便士的面包钱了。这简直是耻辱！一个四磅重的面包要十六便士。”

“如果犯人正在等待审判，一天就只有一便士的伙食费，”狄克说。

“我要去面包师傅詹金斯那儿，让他给他们送点急需的面包。还有奶酪和牛肉。”

狄克狡黠地笑了笑。“怎么？詹姆，不往伸到你面前的手掌里扔先令了？”

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脸红了一下。“是的。你说得对。那些家伙一有钱就买酒喝。”

“他们总是把钱都喝了酒。给他们送面包更好。应该让你那些乐善好施的朋友们也这样做。”

“理查德现在怎么样？他不是不去枪炮匠那儿上班了吗？我一直没看见他。”

“挺好，”理查德的父亲说。“你没有看见他，是因为他在楼上躺着呢。”

“佩格又喝多了？”

“哦，没有。自从威廉·亨利问她为什么要喝朗姆酒之后，她就不喝了。”他耸了耸肩。“威廉·亨利不在家的时候，她就在床上躺着，直盯盯地望着天花板出神。”

“威廉·亨利要是在家呢？”

“在家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酒馆老板清了清嗓子，往锯末箱里吐了口痰。“女人！真是些怪物，詹姆。”

药剂师詹姆斯堂兄眼前又出现了他那位神情忧郁的妻子和两个年龄很大、脸像方括号似的女儿。他苦笑着，点了点头。“我经常纳闷，人怎么爱把脸比作方括号呢？”

狄克爆发出一阵大笑。“想起你家那两个姑娘了？”

“唉，不是什么姑娘了。应该是老姑娘了！早已过了谈婚论嫁

的年龄。”他边说边站起身来。“没见到理查德，真遗憾。我以为还像他去汉贝特斯那儿干活儿以前那样，一进酒馆就能见着他。”

“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个理儿还要我告诉你吗？前后左右看看！我这酒馆空空如也，码头上到处都是穷水手。我们那些登记在册的真正的堂区贫民的所作所为多么‘高尚’，多么让人气愤！他们朝被示众的教友扔石头，而不是给他们哪怕一丝一毫的怜悯。”狄克把拳头重重地打在桌子上。“我们干吗要到三千英里以外的地方打仗呢？我们干吗不把对于他们来说那么宝贵的自由和解放交给他们呢？祝他们好运，然后就去睡觉，或者去打法国人？我们这个国家毁了，一念之差！不过可不是因为我们的一念之差。”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理查德不干活儿的时候，都上哪儿去呢？还有威廉·亨利上哪儿去呢？”

“他们俩一块儿出去散步，詹姆。总是到克莱夫顿，他们穿过帕普巷，再穿过福罗戈巷，走过布拉顿山那条小路。爬上克莱夫顿山，追赶克莱夫顿牲畜栏里的母牛和绵羊玩。然后沿着艾冯河回来，朝河水里扔石子，高兴得哈哈大笑。”

“都是威廉·亨利告诉你的，而不是理查德。”

“理查德什么也不说，”狄克不高兴地说。

“你和他性格不同，”药剂师詹姆斯堂兄一边说一边向门口走去。“这种事常有。你应该感谢上帝才是，狄克，理查德和威廉·亨利就像一对豌豆夹，一模一样，相当……”他吸了一口气，“相当漂亮。”

接下去那个星期日，做完礼拜，听了牧师詹姆斯堂兄振奋人心的布道之后，理查德和威廉·亨利到克莱夫顿山上的温泉去玩。

十年或者二十年前，布里斯托尔的温泉堪与巴思媲美，也是上流社会人士的矿泉疗养地。达乌尔瑞街，达乌尔瑞广场和温泉路的旅馆经常爆满。上流社会的客人衣着华贵，头戴假发，挽着打扮得艳丽而俗气的太太、小姐款款而行。他们经常举行舞会、社交聚会、盛大的宴会、音乐会等各种娱乐活动。伍德威尔街那座旧剧

甚至上演戏剧。有一阵子，他们也举行假面舞会。风流轶事和诽谤中伤自然也不鲜见。小说家们把作品的主人公放到布里斯托尔温泉，而医生们则盛赞布里斯托尔矿泉水的医学价值。

可是后来，这个令人着迷的疗养胜地渐渐失去它的魅力——如果说是因为被人从外部瓦解，这个变化未免来得太慢了；如果说是因为内部腐烂，又太快了。总而言之，是时髦成就了它，又是时髦毁了它。那些高雅的客人又回到巴思，或者再往前去切尔腾纳姆①。布里斯托尔温泉大部分变成瓶装矿泉水出口。

这一切对理查德和威廉·亨利很合适，因为这意味着星期日出来玩儿的时候，目光所及没有几个游客。玛格给他们准备了不错的冷餐——烤鸡肉，面包，黄油，奶酪和几个青苹果。苹果是她的哥哥从贝德明斯农场送来的。理查德把这些东西装在一个士兵们常用的挎包里，斜挎在肩上。他还挎了一酒壶淡啤酒。他们在呈正方形的温泉宾馆那边找到一个好去处。那地方在一座岩架之上，下面正好是艾冯河峡谷潮水涨满至最高点的标志。

这地方真漂亮。圣文森特石窟和峡谷陡峭的山崖被红色，紫红色，粉红色，铁锈红，灰色，米色涂抹得色彩斑斓。河水闪着幽幽的蓝光，大树参天，浓密的树叶甚至把科令顿先生的铸铜厂的烟囱遮挡得严严实实。

“你会游泳吗？爸爸？”威廉·亨利问。

“不会。所以我们才在这儿坐着，而不是在河边坐着，”理查德说。

威廉·亨利若有所思地眺望着正在上涨的河水。潮水还在不断涌入，湍急的水流和旋涡清晰可见。“那流动的水就像活着一样。”

“应该说，就是活着，而且它肚子很饿。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它会把你吸引到河底，一点儿一点儿吃掉，再也看不见水面上的东西。所以千万不要到河边嬉戏打闹，记住了吗？”

“记住了，爸爸。”

①切尔腾纳姆：英国英格兰西南部城市

吃完饭之后，父子俩把外套卷起来当枕头，在草地上躺下。理查德闭上眼睛。

“辛普走了，”威廉·亨利说。父亲睁开一只眼睛，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你就不能安安静静呆一会儿吗？”他问道。

“不能总安静。现在不能，辛普走了。”

理查德想了一下儿子的话。“你的意思是说，他不教你了？哦，你在克尔斯顿刚上第三年学，这也是意料之内的事儿。”

“不是，爸爸，我是说他走了！夏天放假的时候他就走了。约翰尼说他的病很重，不能在学校呆下去了。校长问主教，能不能让他到救济院。主教说，救济院不收病人，那是为穷……穷……我不知道那个词怎么说。”

“穷苦人？”

“对，穷苦人！于是大家用轿子把他抬到圣彼得医院。约翰尼说，他哭得可伤心呢！”

“要是我被送到圣彼得医院，也会哭的，”理查德满怀感情地说。“可怜的家伙。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我忘了，”威廉·亨利含含糊糊地说。他翻了两次身，用脚后跟踢着野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拍了拍手，又翻了个身，从旁边一块石头上面刮岩屑。

“该走了，儿子。我知道你呆得不耐烦了，”理查德说，站起身来，把两个人的外套塞到那个士兵用的背包里，挎到肩上。“我们去爬格兰贝山好吗？去看看戈尔德尼先生的岩洞。”

“哦，太好了！”威廉·亨利叫着，蹦蹦跳跳朝前面跑去。

乔治·帕弗雷先生坐在他们上面那座灌木环绕的岩架上，心里想，这一对父子看起来在这个世界无忧无虑。也许他们确实无忧无虑。男孩是交费的走读生，尽管他们的衣着并不华贵。帕弗雷先生很注重一个人的服饰是否整洁。他的衣服边儿既没有磨损，也没有织补过的痕迹，鞋上的银搭扣亮光闪闪，处处显示出一种独立自主、信心十足的神气。

他对摩根老三的父亲的情况一清二楚。克尔斯顿毕竟是个小

地方。时世艰难，人人都在挨饿，没有什么话题好谈，付费学生便成了教师办公室议论的对象。他知道理查德·摩根是和一位犹太人合伙的枪炮匠，靠美洲战争发了一笔小财。很少有男孩儿像他的儿子这样漂亮。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孩子，也不会像摩根老三这样真挚单纯，同时又不曾因为被娇惯而养成什么恶习。不过，这孩子还小，还没有意识到靠自己的英俊，将得到怎样的回报。

眼下和他在一起的只能是父亲。他们太相像了，不会和别人建立密切关系。现在的优势自然在父亲这面。帕弗雷膝盖上放着一个速写本。最上面那页画着这一对父子在艾冯河边休息的情景。画得相当不错。乔治·帕弗雷自己就长得很英俊。年轻时，他很想到有钱人家做美术教师，指导受教育程度有限的富家小姐。结果，就是因为这副漂亮的长相毁了这个希望。没有一个有钱人愿意雇一位英俊潇洒的年轻人，站在女继承人身后指指点点，引得她坠入爱河。

尽管他的心没有被内德·辛普森所触动，但是他对那个可怜人的思念甚至自己都没有想到。克尔斯顿别的同事都成双配对，不会移情别恋。内德一走——没多久他就死在圣彼得医院——没有人再需要他。校长、主教、普里查德神父都不赞成肛交。他们都有妻子或者别的发泄情欲的对象。因此，克尔斯顿高墙内本来就十分谨慎的私通便伴随着万分的紧张。教师简直一文不值，半个便士就能雇一打。因为挑选教师的人根本就不在乎他能不能教书。随便一个什么董事会、教堂的理事会、某位声名卓著的神职人员、政府官员和国会议院，都可以推荐教师。学校就从这些被推荐的人员中选拔。这些人都反对同性恋，不管你做得多么隐蔽。这也是一种供需关系。水手可以喝得烂醉，恶语伤人，打架斗殴，操屁股从布里斯托尔操到黄埔①，可仍然是个名声不受影响的好水手。没有一条船的主人在雇用水手的时候费心劳神地去考察他是否喝酒、斗殴、搞同性恋。也许做律师或者书记员也没人在乎。可是教师就不同了，半个便士雇一打，不准喝酒，不准打架斗殴——上帝

①黄埔：指中国的广州港。

禁止！——不能操人家的屁股，特别是在慈善学校。

帕弗雷先生一直想换个工作。但是自己心里也清楚希望渺茫。他的世界太狭小、太封闭了。克尔斯顿的教师生涯将终其一生。等到年纪大了，主教大人也许会发发慈悲把他送到济贫所。他已经四十五岁了，也只能在克尔斯顿了此一生。

他把速写本放到箱子里，任凭雄踞于艾冯河上的岩架在夕照中生辉。他还在想摩根老三和他的父亲。说来也怪，这位父亲和儿子一样俊秀，但是没有那种惹得人回头再看一眼的魅力。

威廉·亨利上学之后，理查德就有空和亲朋好友一聚，并且将别人的建议付诸实施。药剂师詹姆斯堂兄是摩根家族中一位讲究实际而又不乏商业头脑的成员。他一直劝理查德不要把那三千英镑存在银行里，为贵格会教徒生财，而应该提出来，拿百分之三的利息投资，或者干脆直接用本金投资！

他带着威廉·亨利去汉贝特斯的作坊访问时，曾经见过托马斯·拉蒂摩尔先生。在过去的七年里，森赫·汉贝特斯为军械部门造“棕发贝丝”式滑膛枪，赚了不少钱，足可以非常气派地退休。可是像托马斯·汉贝特斯这样热爱自己手艺的人，绝对不会轻而易举退出历史舞台。相反，他在费利克斯·法利的《布里斯托尔周报》上刊登广告，声称他现在做猎枪。看了广告，来定货的人不少，有足够的活儿让他快快乐乐地去干。介绍两位客人相互认识之后，汉贝特斯说，拉蒂摩尔先生是另外一个行当的手艺人——他生产抽水机。

“主要生产手动式抽水机，不过轮船现在已经开始使用链条式抽水机。我和海军部签订了一项合同，为他们生产链条，”他乐呵呵地说。“手动式抽水机或者说杠杆式抽水机充其量一个星期可以抽一吨舱底水，可是链条式抽水机眨眼之间就能把一吨污水从舱底抽上来。更不用说它的基座都是木结构，船上的木匠就能完成。他们需要的只是铜链条。”

对理查德来说，这可是条新闻。他非常喜欢托马斯·拉蒂摩尔先生。他不是人们通常印象中的工程师。他个子不高，胖乎乎的

总是微笑。拉蒂摩尔先生身上没有伍尔坎[1]式的额头，也没有通常铁匠那身发达的肌肉。

“我已经盘下酒市大街瓦斯波罗夫那家铸铜厂，”他解释说。“坦率地讲，我同时盘下的还有瓦斯波罗夫三辆救火车中的一辆。”

理查德当然知道救火车为何物。不过儿子上学之后，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两点都可以供他消磨，因此还有足够的时间进一步了解这个迷人的玩意儿都有什么性能。

救火车是世纪之初纽科曼发明的。这种设计是从金斯伍德矿井里抽出水，驱动艾冯河上与煤矿毗邻的威廉·查姆平制铜厂的水轮。后来，詹姆斯·瓦特[2]发明了分体式蒸汽机冷凝器，大大提高了纽科曼发明的抽水机的效率。伯明翰[3]的钢铁巨头马修·博尔顿对瓦特的发明很感兴趣，于是两个人成了合伙人。打了一系列官司之后，他们成功地阻止了所有竞争对手，完全垄断了救火车的生产。至于瓦特的分体式蒸汽机冷凝器更是他自己的专利，谁也休想把它应用到自己的设计中去。

马修·瓦斯波罗夫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碰到另外一个名叫皮加德的布里斯托尔青年。瓦斯波罗夫发明了滑车系统和飞轮。皮加德发明了曲轴。这三项发明把救火车的往复运动转变成环形运动。因此，由某种力量驱动的机械从上下运动变成不停的旋转。

“这样一来，水轮旋转就可以带动机器旋转，”拉蒂摩尔说。烟气缭绕，人声嘈杂，他领着汗流满面的理查德走过焙炉、锤炼炉、车床和冲床。“可是这玩意儿，”拉蒂摩尔朝前面指了指说，“能使机器自己旋转。”理查德凝望着一个喷吐着蒸汽咔嚓咔嚓作响的形状怪异的庞然大物。那玩意儿傲然挺立在好几台正在旋转的车床中间。车床把铜锭加工成船需要的各种部件。由于海水对铁的腐蚀作用，船上不能使用铁做的配件。

① 伍尔坎：罗马神话中火与锻冶之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菲斯托斯。

② 詹姆斯·瓦特（1736—1819）英国工程师、发明家，发明高效率瓦特蒸汽机，得到工业上的广泛应用，对工业革命起到重大作用，被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

③ 伯明翰：英国英格兰中部城市。

“出去一会儿好吗？”理查德大声喊道，耳朵嗡嗡作响。

“瓦斯波罗夫把他的滑车系统、飞轮系统和皮加德的曲轴系统结合起来之后，实际上就完全取代了水轮，”拉蒂摩尔继续说。他们很快就走到维尔河下游、弗鲁姆入海口的河岸旁边。几个洗衣服的女人正在那儿浆洗衣服。“这简直太棒了，因为它意味着再也用不着非把工厂建在河边。如果煤便宜——就像在布里斯托尔——蒸汽比水更容易推动引擎做环形运动。”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瓦斯波罗夫和皮加德？”

“因为詹姆斯·瓦特的缘故。他控告这两个年轻人在他们的救火车里使用了他享有专利的分体式蒸汽机冷凝器。瓦特还控告皮加德剽窃了他关于曲轴的构想。纯属无稽之谈。瓦特通过齿轨和小齿轮解决环形运动的问题。他把它称之为‘太阳和行星的运动’。但是这套装置很复杂，运动起来也十分缓慢。他一看到皮加德为曲轴申请专利，便明白这才是正确答案，但是他无法忍受自己被一个年轻人击败。”

“没想到工程技术领域的争斗也这么残酷无情。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哦，经过许多让人伤心的变故，比如失去在迪普特福德面粉加工厂政府的合同，瓦斯波罗夫终于因为绝望而撒手人寰。他才二十八岁！皮加德逃到康涅狄格州。但是我找到了如何避过瓦特已经获得专利的分体式蒸汽机冷凝器的办法，所以我想在瓦斯波罗夫和皮加德的专利到期之前，在瓦特还来不及把这两项发明控制到自己手里的时候，生产瓦斯波罗夫–皮加德型的机械设备。”

“真让人难以置信，世界上最聪明的发明家居然是个恶棍！”

“詹姆斯·瓦特，”托马斯·拉蒂摩尔满脸严肃地说，“是个被扭曲了的矮小而结实的苏格兰杂种，有才无德，十分自负！好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发明的，谁都得听他的。上帝不过是他的徒弟，天堂不过是个羊肉杂碎布丁①，呸！”

理查德眺望着缓缓流动的弗鲁姆河口，注意到河面上漂浮着

①羊肉杂碎布丁：苏格兰传统食物。

装满货物的船只。不再靠水轮上的叶片形成动力确实是一件很理想的事情，他心里想。“我确实认识到用蒸汽做动力比用水做动力好得多，”他说。“如果完全依靠水力就没法在城市里发展工业。能够做环形运动的发动机才是未来工业发展的方向，拉蒂摩尔先生。”

“叫我汤姆。想想这一切，理查德！瓦斯波罗夫一直梦想把他发明的这种发动机用到船上，这样就可以像一支箭直线航行，不必考虑太多，潮流呀，抢风航行呀，也用不着站在船头观察风向。因为他发明的这套利用蒸汽作动力的设备可以使安装在船两边经过改造的水轮不停地旋转，从而推动船前进，真是妙极了！”

“确实很妙,汤姆。”

回家之后，他把这件事向父亲和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叙述了一遍。

“拉蒂摩尔在寻找投资者，”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想把那三千英镑取出来投资。”

“你会赔光的，”狄克闷闷不乐地说。

药剂师詹姆斯堂兄不同意狄克的看法。“不少人对拉蒂摩尔这个意向都很感兴趣，理查德。而且这个人诚实可靠，信誉很好，尽管在布里斯托尔他算是新来乍到。我也准备投一千英镑。”

“你们俩都是傻瓜，”狄克说，不肯改变自己的立场。

威廉·亨利坐在从前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经常坐的那张桌子前面做作业。他现在已经开始用鹅毛笔和纸，不再用石板了。他像理查德一样学习非常刻苦，也非常有耐心，字写得工工整整，小心翼翼擦掉留在纸上的污渍和水渍。而大多数男孩儿常常为这种污渍受罚。

我要赚足够的钱，理查德想，培养威廉·亨利一直上到牛津大学。决不能让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去跟一位律师或者药剂师或者枪炮匠学徒，就像不付工钱的奴隶，一学就是七年。我很走运，碰上了汉贝特斯这样的好人。可是有几个年轻学徒能碰上好师傅？不，我决不让这样的命运落在惟一的儿子头上。从克尔斯顿学校毕业之后，一定要上布里斯托尔语法学校，然后上牛津或者剑桥。

和我一样，他非常喜欢读书，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对于他，读书不是一件单调乏味的事情。他喜欢学习。

佩格和玛格忙着做晚饭。理查德在已经坐好客人的桌子旁边转来转去，撤掉空盘子，换上盛好菜肴的盘子。迎客来的气氛比以前快乐多了。佩格的病看起来终于好了，有时候嘴角也会露出一丝微笑，对威廉·亨利不再一惊一乍、事事操心。在床上有时候也会向理查德主动表示爱意。不是先前那种爱，不是。那一切宛如一场梦。理查德的梦正在消失。只有年轻人才能征服记忆深处的座座高山，理查德想。我已经三十五岁，不再年轻。儿子九岁，我把梦传给他了。

为了尽快制造一种新的发动机，理查德和另外十几个人把钱投到了托马斯·拉蒂摩尔名下。这些投资者，包括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在内，没有一个人从铸铜厂分红。铸铜厂正专心一意为海军部生产新式舱底水泵用的钩状链条。

“圣诞节期间我就停业了，”在这个灰雾蒙蒙、满目凄凉的节期前夕，托马斯·拉蒂摩尔对理查德说（他简直着迷了，几乎每天都要来瓦斯波罗夫工厂看一看）。

“这可不常见，”理查德说。

“歇业之后，自然就不必付工人工钱了。我发现，圣诞节期间，什么活儿也干不好。他们总是喝太多的朗姆酒，尽管我实在不明白那些可怜的家伙们有什么好庆贺的。”拉蒂摩尔叹了一口气。“时势并没有好转，尽管小威廉·皮特[①]当了财政大臣。”

“怎么能好转呢？汤姆。皮特要想偿还美洲战争欠下的债务，惟一的办法就是巧立名目，增加税收。”理查德脸上露出狡黠的微笑。“当然了，你可以给工人们发点钱，让他们快快乐乐过个圣诞节。”

拉蒂摩尔先生的快乐并没有稍减。“不能这样干，如果我给他

① 小威廉·皮特(1759—1806)：英国首相，老皮特的次子，改组东印度公司，改革财政和关税制度，组织反法联盟，进行反对法国革命政权和拿破仑的战争。

们发钱，布里斯托尔别的雇主还不得把我骂死！”

圣诞节期间，理查德非常高兴，他在迎客来呆的时间远比平常长。一来，威廉·亨利不去上学；二来，酒馆里一天到晚客人不断。玛格和佩格做的布丁非常可口，还有一罐加了白兰地的调味汁，用烤肉铁叉烤的大片大片的鹿肉。狄克做了专门在节日期间饮用的加了香料的甜酒。理查德送给大家的礼物是：给狄克做了第二只倒杜松子酒用的灰斑猫，给玛格和佩格一人一把绿绸伞，给威廉·亨利一包书，一打最好的书写纸，一个非常漂亮的皮革面软木球，还有六支坎伯兰郡石墨制作的铅笔。

狄克很喜欢那只用来卖杜松子酒的“猫”。玛格和佩格对伞更是爱不释手。

“啊，太奢华了！”玛格快乐地叫喊着，撑开伞看灯光透过那薄薄的绿玉般的丝绸的效果。“哦，佩格，我们可太时髦了！连堂妹安娜也可以置身于我们的绿荫之下了！”她像跳芭蕾舞一样立起脚尖儿转了一圈，然后连忙收起伞。“啊，威廉·亨利，可不能在这儿扔球玩儿！”

这个球当然是威廉·亨利最喜欢的礼物，不过，那几支铅笔他也非常喜欢。“爸爸，你要教给我怎样削铅笔。我想用的时间尽可能长一点，”他说，兴奋得满脸放光。“哦，帕弗雷先生一定非常赞赏我的铅笔！连他都没有一支铅笔。”

现在大家都知道，帕弗雷先生在威廉·亨利的心目中是评价任何一件事情的标准。自从十月份学习拉丁文以来，威廉·亨利总是帕弗雷先生不离嘴。显然，这位老师很懂得怎样教小孩。上课第一天，威廉·亨利就对他非常感兴趣，而且威廉·亨利不是惟一被他迷住的孩子。就连约翰尼·莫克顿最认可的老师也是帕弗雷先生。

“他会赞赏你的铅笔，不过他不需要，”理查德说，把另外一个小包塞到儿子手里。“这是给约翰尼的礼物。真遗憾，校长不准在学校住宿的同学到校外过圣诞节，要不然可以请他来我们家过节。不过，他可以得到一份礼物。”

“是铅笔，”威廉·亨利说。

“啊，对，是铅笔。

佩格抓住这个机会把威廉·亨利紧紧抱在怀里，嘴唇贴在他那宽阔的象牙色额头上深情地吻着。威廉·亨利任凭佩格拥抱，甚至吻了吻她，似乎知道这是能给妈妈的最好的圣诞礼物。

“爸爸是不是最好的爸爸？”他问妈妈。

“是呀，”佩格说，想从儿子嘴里听到他夸奖自己是最好的母亲，结果大失所望。一年前，儿子的冷漠再加上这种话，一定会让她生出对理查德的怨恨，但是现在，佩格已经懂得，怨恨理查德也于事无补。最好的办法是和他好好相处，让他高兴。儿子那么崇拜他，自己作为女人，还能指望什么呢？他们都是男人。

一七八四年元旦，理查德到酒市大街瓦斯波罗夫铸铜厂看望拉蒂摩尔先生。

从酒市大街望过去，铸造厂就像一座座石灰岩盖的仓房，被烟囱里冒出来的煤烟熏得很黑。厂房正面有好几扇很大的、破破烂烂的木头大门。大门总是敞开着，里面的情景一览无余，同时排放出阵阵热浪和嘈杂的人声。

可是，真奇怪！今天所有的大门都紧关着，拉蒂摩尔手下那些可怜的工人放长假，从圣诞节前开始就一直没发工资。理查德沿着那一溜厂房向前走，一扇扇地推着大门，门都锁着，只好再往回走。厂房靠弗鲁姆河口这边有一条小巷，理查德从那条小巷走过去，发现有一扇门敞开着。他从这扇门走进去。院子里一片寂静。焙炉没有生火，炉膛里空空如也。早已熄灭的发动机（救火车）伫立在车床中间，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他从铸造厂走出来，径直来到弗鲁姆河口。河水静静地流淌，像灰蒙蒙的天空一样冷漠。

“理查德!哦,理查德!”

他回转头，看见药剂师詹姆斯堂兄急急忙忙从小巷那边跑了过来。

“狄克说你在这儿……哦，理查德，出大事了！”

看他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肯定是出了大事，可到底出了什么事，总得问个明白。“什么大事？詹姆斯堂兄，”他问。

“拉蒂摩尔，他跑了！把我们的钱都卷跑了！”

一根用来系索具的橡树桩伫立在河边，也许像《罗马书》①一样饱经风霜。理查德靠着树桩，闭上一双眼睛。“要是这样，这个家伙一定是个白痴。他会被抓住的。”

药剂师詹姆斯堂兄没有答话，啜泣起来。

“詹姆斯堂兄，詹姆斯堂兄，天还没有塌下来，”理查德说。伸出一条胳膊搂住他的肩膀，在一块翻砂用的石板上坐下。“好了，别这样痛哭流涕了！”

“不，我心里难受！全是我的错！要不是我怂恿你，你的钱还平平安安存在银行。我自己傻，赔个精光，活该倒霉。可是……啊，理查德，你把钱都赔了个精光，这太不公平了！”

除了对这个他所爱的人充满关切和痛惜之外，理查德并不觉得特别痛苦。他凝视着弗鲁姆河，却什么也看不见。这和当年失去小玛丽不一样。和那种痛失幼女的悲伤相比，这简直不足挂齿。对于理查德，钱财是身外之物。

“我自己有头脑，詹姆斯堂兄。你很了解我，我不是那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这种事谁也不怪，不是你的错儿，也不是我的错儿。好了，擦干眼泪，把详细情况告诉我，”理查德说，递给他一块擦鼻子的旧布。

药剂师堂兄掏出一块还算干净的手帕。擦了擦眼睛和鼻子，渐渐平静下来。

“再也看不见我们的钱了，理查德，”他说。“拉蒂摩尔卷上这笔钱逃到康涅狄格州了。他和皮加德想在那儿生产新型发动机。自从美洲战争打响，瓦特的专利在那儿已经一钱不值了。”

“拉蒂摩尔先生真是个聪明人！”理查德不无赞赏地说。“我们能不能扣押瓦斯波罗夫铸造厂，给海军部生产链条，把钱捞回来？”

“恐怕不能。拉蒂摩尔不拥有瓦斯波罗夫的产权。他岳父是个很有钱的格洛塞斯特硬干酪制造商。这座工厂就是他当嫁妆给拉蒂摩尔的妻子买的。鸽子街那幢房子的产权也属于她父亲。”

①《罗马书》：《圣经·新约》的第 1 卷。

“先回家吧，”理查德说，“回迎客来。你可以先喝一杯凯夫朗姆酒,詹姆斯堂兄。”

狄克把酒钱记在詹姆斯堂兄的账上，什么也没说，更不用说，类似“我早就对你们讲过”这种话。他看看理查德镇定自若的脸又看看药剂师詹姆斯堂兄那张六神无主的脸，不管心里怎么想，都没有表现出来。

“这件事惟一真正损失的是，”过了一会儿，理查德对父亲说，“我没有钱送威廉·亨利接受高等教育了。”

“你不觉得气愤？”狄克皱着眉头问。

“不，父亲。破财免灾，我很高兴。如果命运让我失掉什么，我宁愿失掉这笔钱。您想想，如果我失掉的是佩格，该怎么办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或者是威廉·亨利，又该怎么办？”

“是的,我明白,我明白。’狄克从桌子那边伸过一只手,紧紧抓住儿子的胳膊。“至于威廉·亨利的教育，就让我们祈祷还会出现什么转机。先让他在克尔斯顿念完书。我有足够的钱供他完成这儿的学业。所以现在用不着着急，还有三年呢。”

“与此同时，我必须找一份工作。迎客来的生意一点儿也不景气，养活不了我们两家人。”理查德把狄克的手从胳膊上拿起来，贴到自己的面颊上。“谢谢你，父亲，非常感谢！”

理查德这种不像男子汉的柔情，把狄克搞得很不好意思。他“哦”了一声，掩饰自己的尴尬。“我想起一件事！老汤姆·凯夫的酿酒厂正缺人。缺个会锡焊、铜焊、煅接的工匠。去找找他，理查德。也许还算不上对你的祈祷的回报，但是一星期能赚一英镑。在没有更好的差事之前，就先去干这活儿吧。”

在布里斯托尔，拥有一座酿酒厂就等于拥有造钱的执照。不管时势多么艰难，多少人没有工作，朗姆酒的销量从来不会下降，酒的价格也有增无减。这不仅仅因为布里斯托尔人都爱喝朗姆酒，还因为每一艘过往船只都要买朗姆酒，以此安抚那些闷闷不乐的水手，不在船上闹事、反叛。为了喝到自己那份朗姆酒，船员们就得老老实实吃变了质的饼干和储存了不知道多少年、一煮就缩得什么都没有了的腌肉，还得忍受专门用来抽打水手的短绳索

折磨。

凯夫先生的厂子建得就像一座城堡，紧挨红崖码头，几乎占了大半条红崖街。他从那儿直接卸下从西印度运来的糖，收到货款之后，又立即把不同规格的酒桶装到船上。他的酒窖很大，非常坚固。和布里斯托尔大部分酒窖一样，凯夫先生的酒窖也在大马路下面。布里斯托尔实际上是一座地下被挖空了的城市。重载的四轮运货马车在市区都禁止通行。货物都是用一种类似爬犁的工具运送，因为爬犁受力的部位比车辆大得多。

一座座蒸馏器安装在底楼一间很大的、形状不规则的房子里，黑糊糊的主要靠炉火照明，就像一座紫铜铸就的森林。“树干”粗壮的底部四周砌着耐火砖，“枝叶”与橡木酒桶紧紧相连。酒桶像一个个顶端被截掉的锥体。蒸桶里散发着煤烟、正在发酵的酒糟、糖以及朗姆酒蒸发出来的让人头晕目眩的气味。

理查德很讨厌这种气味。虽然朗姆酒的醇香日复一日地在他鼻翼间缭绕，但是他不为所动，依然保持着喝啤酒的习惯，连凯夫最好的朗姆酒都不碰。

凯夫很少到工厂，只有工头威廉·瑟恩一个人在厂里称王称霸。瑟恩对凯夫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对手下的人却十分凶残。理查德由此想到，他一定属于奴隶贩子那一类人。瑟恩喜欢鞭打学徒工。他最大的快乐就是折磨凯夫先生雇佣的工人。折磨的人越多，他越快活，带来的痛苦越多，他越高兴。不过上下打量了理查德一眼，他便看出这个新来的工匠不是等闲之辈，不想轻易惹他，只是发布了一连串简短而又无礼的命令。

“不要到后边瞎转悠，”瑟恩结束他的命令。“那儿没你的事儿，我不喜欢到处乱窜的人。这儿我说了算，按我说的去办，我就谢您了！”

于是，理查德总是避开那间大房子的后半部分。倒不是被瑟恩的威胁吓住了，而是不想找没必要的麻烦。蒸馏器是铜的，那些相互缠绕或者呈环形向四面八方延伸的管子也是铜的。除此而外，还有数不清的铜阀门，铜笼头和铜支架。所以必须有一个人在蒸馏器正常运转的时候，随时进行检修，以免渗漏。蒸馏器的管子

成双配对，因此修理某根管子，不影响正常生产。这也是理查德分内的工作。这个差事真是乏味到了极点，但是又必须密切关注，来不得半点马虎。

他上班第一天就认识了最让瑟恩头痛的那个词——烟酒消费税。

英王陛下的政府一直对进口酒类征税。这是关税。走私（在康沃尔郡、德文郡和多塞特郡海岸非常普遍）罪会被处以死刑或死缓。后来政府又认识到，对英格兰本土生产的酒类饮料征税，也可以大量增加国库收入。这种税收就被叫做烟酒消费税。生产杜松子酒和朗姆酒的厂家必须持有执照，并且受到税务部门的严格监管。因为酿酒厂酿造出来的每一滴酒都要交纳消费税。

“所有这一切，”干了一个星期之后，理查德说，“都是为了远航的水手不要反叛，留在陆地上的人忘记烦恼。人类的思想真是一个奇迹，那么多的聪明才智都被用来制造愚蠢和虚伪。”

“理查德，”狄克生气地说，“我敢担保，你骨子里是个贵格会教徒。你该知道，我们自己就是靠卖酒过日子的。”

“我知道，父亲。不过我这个人爱想事儿，这点儿自由还是有的吧。我想，政府想让我们喝酒，这样他们就可以弄更多的钱。”

“真希望詹姆·赛斯特莱斯维特能听到你这番妙论！”

“我知道，我知道，他三言两语就能驳倒我，”理查德笑着说。“别生气，父亲，我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佩格，真该好好管教管教你这个男人，”狄克说。

她回转头，脸上露出明朗的微笑。理查德舒了一口气，哦，她已经好多了！过去一直闷闷不乐，也许就是因为害怕搬到克莱夫顿！现在理查德的钱都被卷跑了，她再也用不着担心离开迎客来了。一种安全之感使她从内心深处感到快乐幸福。

她手里拿着的空杯子不知怎的掉在地上。她咕哝着，赶快弯腰去拣。蓦然，一声痛苦的尖叫在酒馆响起，正在喝酒的人个个吓得毛发倒竖。佩格两手抱着脑袋猝然倒在地上。人们呼地一下围了过去，狄克不得不使劲推开挡在面前的人，用力向前挤去，跪倒在理查德身边。理查德把佩格的头放在自己膝盖上。玛格和威

廉·亨利跪在另外一边。威廉·亨利去抓妈妈的手。

"不好了,理查德,她死了!"

"不!不!她不会死!"理查德拿起她另外那只手，揉搓着。"佩格!佩格!我的亲爱的!醒醒!佩格!醒醒!"

"妈妈,妈妈,醒醒!"威廉·亨利也叫喊着。因为害怕，一双惊恐的眼睛里没有眼泪。"妈妈，醒醒!我要抱你，我要亲你!求求你,求求你,快醒过来!"

但是佩格躺在地上还是没有知觉，拍也好，捏也好，都没有反应 。

"是中风，"匆匆忙忙赶来的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说。

"不可能!"理查德喊了起来。"她还年轻，没有到中风的年龄。"

"年轻人也会中风，而且经常就是这样，突然叫喊头疼，然后就失去知觉,接着便死了。"

"她不会死，"理查德固执地说。佩格怎么能死呢?她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不,她不能死!"

"相信我，理查德，她死了。所有生命的迹象都消失了。我把一面镜子放到她嘴巴前面，结果连一点点水雾也没有留下。我把木头听筒放在她胸口，没有听见心跳的声音。瞳孔也已经放大了，"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说。"接受上帝的旨意吧，理查德。把她抬到楼上，我来给她安排后事吧。"

他和玛格一起为佩格做殡葬前的准备。给她洗了身子，穿上带网眼的粉红色麻纱绣花长裙，嘴唇和面颊抹了口红和胭脂，给她的头发做了发卷，按最流行的发式盘到头顶。穿了长袜和星期日才穿的高跟皮鞋。她的一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口，眼睛从一开始就紧闭着，神情安详，就像一个安然入睡的二十岁的姑娘。

理查德坐在她的身边，威廉·亨利和他并排坐在一起，所以，看不见儿子那张脸。要是能看见，他一定肝肠寸断。现在这样对他俩都好。屋子里灯火通明，还点着几支蜡烛。两天之内，一盏灯也不能熄灭，直到她入殓，用灵车送到圣詹姆斯教堂举行葬礼。佩格因为是正常死亡，所以没有多少好描述的事情。远近的亲戚都来

吊唁，吻一吻死者还可以吻的嘴，对鳏夫表示慰问，然后到楼下酒馆里吃喝一顿。除了葬礼前守灵之外，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仪式，在新教徒为主的布里斯托尔，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严肃而冷静。

理查德日夜守护在妻子身边，不时有摩根家族的亲戚来陪陪他。许多年来，第一次没有呼噜声穿透那层薄薄的隔板。只有闷声闷气的抽泣声，喃喃的安慰声和叹息声。除了威廉·亨利，谁也没有睡觉。他一直在哭，哭累了就迷迷糊糊进入烦躁不安的梦乡。这次打击来得太突然，理查德的思想完全麻木了。但是透过那一层痛苦和忧伤，他惊骇地发现，恼怒和伤心像一串水泡浮出"水面"：佩格如果你非要死，为什么不在我投资之前死呢？倘若那样，我就可以带着威廉·亨利住到克莱夫顿，就用不着再一天到晚闻朗姆酒呛人的气味，就可以做我自己的主人！

第二天夜里，凌晨最冷的时候，威廉·亨利光着脚，穿着睡衣悄悄走过来，坐到理查德身边。虽然点了许多蜡烛和灯，他们还是尽量让屋子里的温度低一点，只有这样，静静躺在床上的佩格看起来才像刚化妆完那样安详、美丽。理查德站起身，拿来一条厚厚的毯子和两双长袜，把毯子裹在儿子身上，长袜套在他的脚上。

"她看起来很快活，"威廉·亨利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她死的那一刹是很快活，"理查德说，尽量控制着自己没有流泪。"她正在微笑，威廉·亨利。"

"如果这样，我一定努力为她而高兴。爸爸，您说对吗？"

"对，我的儿子。这样一种出乎意料的、快乐的死亡没有什么可怕。妈妈到天国去了。"

"我想妈妈，爸爸！"

"我也想她。这很自然。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现在我们必须习惯没有她的生活。这将非常困难，但是永远不要忘记，她看起来很快活。仿佛没有任何可恶的、令人作呕的东西碰过她。因为，确确实实没有！威廉·亨利。"

"我还有你，爸爸。"威廉·亨利裹着毯子紧紧靠在爸爸身上，长着好看的鬈发的脑袋贴着爸爸的胳膊，打了个嗝。"我还有你，我不是孤儿。"

早上，牧师詹姆斯堂兄为玛格丽特·摩根举行了葬礼，把她埋葬在女儿玛丽旁边。她生于一七五〇年，是理查德·摩根亲爱的妻子,威廉·亨利的母亲。因为是一月底，没有鲜花，只有四季常青的草木装点这座新坟。理查德没有哭，威廉·亨利也哭干了眼泪。只有玛格为她的侄女和儿媳不停地抽泣，上帝给你生命，上帝又夺去这生命。这就是生活。

母亲的死使威廉·亨利和父亲的关系更亲密了。但是父亲一个星期要干六天活儿，而且从早干到晚，只给威廉·亨利留下星期日和临睡前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酿酒厂和生产滑膛枪的作坊不一样，托马斯·凯夫也没法儿和托马斯·汉贝特斯划等号。在这个厂子里，只有威廉·瑟恩是个特殊人物。他可以连续好几个小时不露面儿，回来的时候照样趾高气扬。理查德还注意到，只要瑟恩不在，托马斯·凯夫就出现在工厂，而且总是焦急不安地等着他，不但不生气，还显露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这件事确实让人费解。如果理查德自己心里没有那么多痛苦、忧虑和不安，毫无疑问他会从中发现更多的奥秘，并且得出某种结论。但是，痛苦只能让他专心一意地干活儿，工作是他精神上惟一的安慰。

酿酒厂偶然来一位客人，此人的顶头上司便是布里斯托尔的税务官。威廉·瑟恩总是亲自陪这位税务稽查员到厂里视察，而且很讨厌别人在周围探头探脑。

还有一位常客显然和造酒没有关系，完全出于和瑟恩的友谊才来这里造访。这两个人毫无疑问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他们的交往便令人生疑。约翰·特里维林·西莱·特里维林有钱，讲究浮华，傻得出奇。他的假发用淀粉涂抹，白得像雪，而且除了黑天鹅绒发带，别的颜色一概不用。他那张脸也愚蠢之极，不但涂脂抹粉，还贴女人才贴的锦颜片。身上穿的是绣花天鹅绒外套，肥大的背心。鞋后跟那么高，走起路来一路蹒跚，全靠一根琥珀色云纹手杖保持平衡。他身上还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香水味儿，盖过了朗姆酒的气味 。

理查德来凯夫酿酒厂干活儿之后，特里维林先生第一次来造

访，瑟恩自然不可能介绍他们两个人认识。但是西莱——瑟恩这样叫他——在这个新来的工人面前站定，用赞赏的眼光直盯盯地看着他。看够之后才跟在瑟恩身后向前面走去。理查德望着他的背影厌恶地想，他一定特别喜欢他自己那双赤裸着的、肌肉发达的胳膊。他对这位约翰·特里维林·西莱·特里维林的情况还是略知一二。他是帕克大街莫里斯·特里维林夫妇的长子。这一对夫妇很有钱，曾经在自己家门口被歹徒抢劫。他们是康沃尔人，在布里斯托尔商界有好多股权，和伦敦姓西莱的古老的商业世家有点血缘关系。西莱家族从十二世纪起就声名显赫。这个西莱，布里斯托尔人都知道，是个性心理有问题的单身汉，游手好闲，没有头脑，和弟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特里维林先生到酿酒厂来过几次之后，理查德对布里斯托尔人关于此公的看法就产生了怀疑。他发现，这个家伙虽然表面上看很蠢，说话带着嘶嘶嘶的声音，让人望而生厌，实际上头脑灵活，非常精明。他精通酿酒，做生意也很在行。他这样故意装傻，效果绝佳。因为特里维林先生傻乎乎地站在交易所里的时候，他旁边那些人都把他当成傻瓜，谈生意时旁若无人，从来不压低嗓门儿。结果常常输给特里维林先生。

西莱·特里维林先生这一段公案终于水落石出。到了四月，他就和托马斯·凯夫先生挽臂而行了。啊！理查德想，西莱对这地方有投资的兴趣。一定有！瞧老汤姆·凯夫那副阿谀奉承、拍马屁的样子。但是西莱并没有注册为这家酿酒厂的股东，否则狄克一定会提到这件事情。如此说来，他只是一个隐藏很深的合伙人，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投资，这样一来就可以逃税。

理查德一个人怎么也能凑合着对付过去。但是他有威廉·亨利，经常因为和儿子在一起呆的时间太少而心烦意乱。星期日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太宝贵了。理查德经常改变他们在一起散步的路线，这样威廉·亨利可以熟悉布里斯托尔每一个地方。但是，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克莱夫顿。物是人非，理查德差一点买到手的那幢别墅依然伫立在那里，不无嘲弄地看着他。按照自己的意

愿，理查德并不想旧地重游，可是威廉·亨利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昨天,帕弗雷先生又给我们讲了个双关语,”威廉·亨利一边说，一边在他身边蹦蹦跳跳。

理查德强忍着没有叹气，任凭威廉·亨利为这位似乎完美无缺的老师大唱赞歌。他把枯燥无味的拉丁文变成诙谐幽默的双关语，孩子们记起来就容易多了。威廉·亨利的拉丁文比理查德小时候强得多。

“什么双关语?”

“Caesar adsum iam forte——恺撒用茶点时有果酱。”

“你能翻译吗?”

“‘事情是这样的,恰巧,恺撒近在咫尺。’”

“很好！他可真是个聪明人，你那位帕弗雷先生。”

“是的，他非常幽默，经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校长和普里查德先生听了很不高兴。而且帕弗雷先生从来不用笞杖打学生，他们对这一点也很不满意。”

“帕弗雷先生能在克尔斯顿干下去可真不容易，”理查德说，觉得索然无味。

“我们的拉丁文都学得非常好，”威廉·亨利解释说。“我们必须学好，要不然帕弗雷先生在校长面前就惹麻烦了。啊，爸爸，我真喜欢他！他经常微笑。”

“如果是这样,威廉·亨利，你很幸运。”

到了五月底，凯夫酿酒厂的秘密终于水落石出了。

威廉·瑟恩又不见了，对他总是逢迎拍马的那几个家伙也不见了。这几个喽啰就像想吃奶酪的老鼠，明明知道有危险，还是硬着头皮要把美味弄到手。对于凯夫先生制酒厂里这些伙计，“美味”就是朗姆酒。不是流到酒桶里的最好的朗姆酒——头一次蒸馏出来的好酒都由凯夫先生亲手调制，别人不许插手——而是第二次蒸馏出来的比较差一点的酒。如果拿管子从盛这种酒的桶里吸出一点儿，谁也发觉不了，他们此刻正在干这勾当。

理查德既不需要朗姆酒，也不需要有人陪伴，只是埋头干自己

的工作。这个大屋子有那么多旮旮旯旯，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很难说清楚它是个什么形状。后半部分更是杂乱无序，而且明令禁止理查德进去。事实上，如果不是准确无误地听到酒从某条管子的裂缝冒出来的嗞嗞声，理查德压根儿就不会进去。他仔细查看一排排蒸馏器，蜘蛛网一样密集的管子并没有什么漏洞。可是走到最后一排、最后一对管子跟前时，他意识到，嗞嗞声是从后面什么地方传过来的。于是，他爬到炉子热烘烘的、让人很不舒服的砖墙上面，从左右两边的蒸馏器之间挤过去，低着头，生怕碰到收集器的管子。

这时，他注意到几根本来不应该有的管子，一下子僵在那儿。足有一分钟，他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等一双眼睛习惯那一片昏暗之后，抬起头，渐渐看清许多管子藏在蜘蛛网般的“花彩装饰”后面。这“装饰”乍看好像麻绳编织的绝热层。每一条管子都和一个收集器相连。收集器里装的是最后一道工序蒸馏出来的酒。管子不是焊接在接收罐底部，而是焊接在罐子侧面某一高度。这些根本不应该有的管子没有阀门。接收罐里的酒一旦达到管子的高度，就流到房子后面一片黑暗中的什么地方。

一堵假墙后面，立着两排五十加仑的大桶。理查德撇了撇嘴唇，想打一声口哨。他在心里暗暗计算每天能有多少逃税的酒流到这里。难怪威廉·瑟恩总是亲手排放接收罐里最后一次蒸馏出来的酒。只有有技术、有经验的酿酒专家才会奇怪，为什么凯夫这套设备出酒出得这么慢？在红崖街一百三十七号，除了威廉·瑟恩没人有这个本事。当然还有托马斯·凯夫。他是不是也参与了这件事情？

他又跳到炉子上面，找到那个嗞嗞作响的地方——右手那个蒸馏器锈渍斑斑的铜皮外壳上有一个针眼大小的孔，正往外喷射一股细流。他蹲下来正要堵住那个小孔，瑟恩走了进来。

“喂！你在那儿干什么？”他阴沉着脸厉声喝问。

“干我应该干的活儿，”理查德平静地说。“恐怕只能暂且解决一下问题。我想这一对蒸馏器应当赶快换掉。”

“真他妈的！我和老汤姆说过不知道多少次，拿赚来的钱换点

新设备，他就是不肯，总能找出点理由搪塞过去。”瑟恩昂首阔步地走了，气消了不少，大声嚷嚷着找他手下的喽啰。那几个家伙腿脚总不那么利索。“耗子们”没想到“猫”回来得这么早。

那天晚上回到迎客来，理查德没有和狄克讲他发现的这个秘密。他要等弄清更多的情况之后再告诉父亲。此前，多少人卷入了这场偷漏税款的骗局。瑟恩，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凯夫，完全可能。约翰·特里维林·西莱·特里维林呢？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对这个压根儿他就不该来的地方这么感兴趣呢？

他们什么时候往出运这些偷漏税款的私酒呢？当然是在夜晚，很可能是星期日晚上。那时候大街上空无一人，就连水手和士兵也难得一见。

星期日夜里溜出迎客来并不困难。他一个人睡觉。狄克和玛格鼾声大作，威廉·亨利更是打雷也不会把他惊醒。月色如水，晴朗的天空连一朵云彩也没有。真是好运气！快到红崖大街一百三十七号的时候，正好响起午夜钟声。院子那面是生产水泵的作坊，理查德藏在黑糊糊的虹吸器下面耐心地等待着。

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计算得当然很准确，理查德想。再过两个小时，曙光就会从天边升起。总共来了三个人：瑟恩、凯夫和西莱·特里维林，尽管西莱·特里维林很难辨认。平日里那个装腔作势的纨绔子弟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身材细长、动作敏捷、充满活力的人。他身穿黑衫，脚登皮靴，头发剪得很短。

凯夫骑着他那匹阉割了的老马，瑟恩和西莱乘坐着一辆两匹非常壮实的马拉的轻便马车。三个人从车上卸下足有四打的空桶。凯夫打开一扇平常不用的门。这扇门通往蒸馏室后部，那些桶很快就消失在门那边的一片黑暗之中，一分钟之后，瑟恩就回来了，气喘吁吁地滚着一个装满酒的桶。凯夫连忙跑到马车跟前，从马车后面放下一块木板。瑟恩和特里维林两个人一起使劲儿才把桶滚到车上，然后非常敏捷、非常准确地推到马车里边，一个挨一个整整齐齐码放好。

理查德看了看表，他们整整干了六十分钟。毫无疑问，空桶已

经全部安放在那些秘密安装的管子下面。这勾当他们多长时间干一次呢？恐怕不是每个星期日夜里都干，要不然早就有人发现了他们的秘密。如果理查德的计算正确的话，至少三个星期干一次。

托马斯·凯夫跨上马背，沿着红崖大街溜烟跑了。另外两个人赶着马车悄无声息地向东驶去。理查德悄悄地跟在马车后面。马车在河边停下，酒桶又一个个从车上滚下来，装到一条平底驳船上面。理查德不认识船上忙乎的那个人，但是他显然和瑟恩、西莱十分熟悉。装完之后，三个人卸下两匹马中的一匹，拴在驳船上。那个陌生人爬上马背，使劲儿踢着马肚子，直到马儿迈着沉重的步子沿纤道，朝巴思的方向走去。西莱站在驳船上，押运那一船水上漂游的货物。威廉·瑟恩看到一切都按计划顺利完成之后，便赶着马车扬长而去。

这下子我可都明白了，理查德自言自语。朗姆酒是运到巴思附近的什么地方。西莱和那个陌生人或者在那儿就地销售，或者转运到索尔兹伯里①，或者埃克塞特②销售，然后四个人分享逃税之后丰厚的利润。我想一定是西莱·特里维林获得最大的份额。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回家的路上，他一直翻来覆去想着这件事情。最后决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父亲。

狄克和玛格已经起床，威廉·亨利还在酣睡。老两口会心地对视了一眼。早晨下楼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理查德的床空着。应该想办法让这位失偶不久的鳏夫明白，他偶尔夜不归宿，父母还是可以理解的。

“妈妈，你出去一下，”理查德顾不得讲究什么礼貌。急切地说。“我要和爸爸单独谈谈。”

狄克看起来一副老于世故的样子，准备听一个感情冲动的故事，一个昨天早上在圣詹姆斯教堂看见一位漂亮女人的故事。没想到听到的是坏蛋相互勾结瞒天过海、偷税漏税的故事。

“我该怎么办？爸爸。”

①索尔兹伯里：英国英格兰南部城市。

②埃克塞特：英国英格兰西南部城市，德文郡首府。

狄克耸了耸肩，脸上露出一副怪相。“对于　一个正直、正派的人来说，只能做一件事情。马上——当然要秘密地——去税务所找税务官报告。他的名字叫本杰明·费舍尔。”

“爸爸！要是这样干，你的生意，你和汤姆·凯夫这么多年的交情就都完了！”

“胡扯，”狄克的语气很重。“布里斯托尔生产朗姆酒的人有的是，我和他们都认识，而且也都可以给我最优惠的条件。汤姆·凯夫根本就算不上朋友，一个老熟人罢了，理查德。你从来没见过他来咱们家喝过酒，我也没去他那儿吃过饭，”他咧着嘴笑了笑说。“我一直就知道，他这个人很狡猾。他那双眼睛就让人觉得很不诚实。你注意到了吗？他从来不会坦然地正视你。”

“是的，”理查德郑重其事地说。“我早就注意到了。不过，对他，我还是有几分遗憾，不像对瑟恩那样，总觉得这个家伙真是罪有应得。至于西莱，”他做了一个仿佛把什么令人讨厌的东西推开的手势。“简直令人作呕。他倒是个好演员。把自己打扮成傻瓜的人其实非常聪明。”

“今天你不用干活儿了，”狄克说，把理查德推到楼上。“去，换上最好的衣服，戴上我那顶新帽子，到税务所去。不要对别人吐露半个字！听见了吗？没有必要那么神情沮丧。即使这几个宝贝儿偷偷拉走的朗姆酒只有你估计的一半儿，你也会得到数目可观的奖金，足可以满足你的心愿，让威廉·亨利受高等教育。”

理查德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之下，穿上星期天才穿的黑色礼服，戴上狄克那顶最漂亮的帽子，向女王广场走去。税务所在广场和王子大街（托马斯·凯夫先生的府邸就在这条漂亮的大街上）之间那个街区最边儿上。理查德很快就发现税务所那些收税员都是些懒汉。他们趴在办公桌上睡大觉，尤其今天是星期一，头天夜里一个个都喝得酩酊大醉。他们似乎没有什么组织纪律，对自己干的活儿毫无兴趣，巴不得没有人来打扰。所以，理查德花了好几个小时才爬上那座等级森严的“楼梯”。理查德看着那一张张不耐烦的面孔。对谁也没说什么，只是说他发现了一个偷税漏税的骗局，要见税务官本人。因为他是头儿，显然还得往上爬，才能见到这位先

生。

直到下午三点，理查德才有幸见到这位先生。从早晨起，他就水米未进，这一上午跑得精疲力竭，连他那尽人皆知的耐心也磨没了，一肚子的火气，直想发作。

“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摩根先生,’本杰明·费舍尔先生坐在写字台后面说。

如果说这位税务官从来没有实地收过税，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透过一对小小的、圆圆的镜片瞅着理查德。他是近视眼，阅读整整齐齐堆在桌子上面那堆文件的时候倒用不着戴眼镜。他喜欢纸上谈兵，办公桌就是他的用武之地。这就意味着，他对那些下去收税的人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从另一方面讲，理查德想，这也许也意味着，他不收贿赂。那些到下面收税的家伙肯定受贿，否则，此时此刻我也不会站在这儿。

理查德简单扼要地讲了他的故事。

“你估计这几个人每星期能弄走多少朗姆酒？”理查德讲完之后，本杰明·费舍尔问。

“如果他们每三个星期来拉一次的话，先生，一星期就可以弄走八百加仑。”

费舍尔先生听了脸色大变。他挺直身子，放下手里的鹅毛笔，把一直做记录的那张纸推到一边。他又把眼镜架到鼻梁上，一双眼睛像两个淡蓝色的珠子，在镜片后面骨碌碌直转。

“摩根先生，这个案子可是数额巨大！你不会算错吧！”

“啊，先生，当然不会！如果他们每三个星期来换一次桶的话，一星期就是八百加仑。昨天是六月一日。我可以担保，那三个人搬到蒸馏室的桶都是空的。因为一个人就可以像踢球似地把桶踢得团团转。可是桶出来的时候都是两个人抬着。他们使足了劲儿才能顺着后面的板子把桶推到车上。这就说明桶里装满了朗姆酒。我估计。六月二十二日，也就是三个星期后的星期日，他们一定会再来拉酒。如果你们的人从半夜起就一直埋伏在那儿，一定会当场抓住这三个人，”理查德说，再三强调他的判断不会出错。

“谢谢，摩根先生。我建议你还回去干活儿，就像什么事情也

没有发生，直到我们通知你下一步怎么办。作为国王陛下的代表，我们税务所向你表示诚挚的感谢。”

理查德正要向门口走去，税务官又开口说话了。“如果他们偷漏税款的金额真像你说的那么大，摩根先生，将会有八百英镑的奖金。其中的五百英镑给你。当然是在审判结束之后。”

理查德忍不住问：“另外三百英镑给谁？”

“给那些抓捕罪犯的人。”

就这样决定了。理查德兴冲冲回家。

“你说得对，爸爸，”他对狄克说。“如果事情的结果像我预料的那样，我可以得到八百英镑奖金的八分之五。”

狄克看起来有点怀疑。“十几个收税员什么也没干只是去抓一下罪犯就得三百英镑，这也太过分了吧！”

理查德笑了起来。“爸爸！没想到你这么天真！我想，亲自去逮捕这几个家伙的人能分五十英镑。另外二百五十英镑毫无疑问装进本杰明·费舍尔先生的口袋。”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天，十几名税务官员撞破凯夫酿酒厂的后门，冲到藏非法朗姆酒的地方，发现四十八个五十加仑的朗姆酒桶，连接着非法收集的管道。星期一凌晨两点，当托马斯·凯夫先生骑着马、威廉·瑟恩先生和约翰·特里维林·西莱·特里维林先生赶着马车，来到酿酒厂的时候，发现大门已经被人撞开，所有东西都被税务官员贴上封条。他们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被人抄了，”瑟恩先生咬牙切齿地说。

凯夫吓得发抖。“西莱，我们该怎么办？”

“既然朗姆酒已经没了，我建议我们回家，”西莱冷冷地说。

“为什么他们不守在这里抓我们？”凯夫问道。

“因为他们不想惹麻烦，汤姆。这些朗姆酒的数量足以让他们明白，作案的人里边有不怕死的——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税务官赚的那点薪水还不足以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冒险，让自己的肚子挨上一枪。”

“我们的内线应该事先告诉我们！”

“他们应该，”西莱冷冷地说。“可我觉得，这次行动是由高层人物指挥的，而且有外面的力量介入。”

“理查德·摩根！”瑟恩怒骂道，把拳头狠狠地砸到另一只手掌中。“那个狗娘养的混蛋告发了我们！”

“理查德·摩根？”特里维林皱着眉头。“你是说那个修补漏洞、看上去很英俊的家伙吗？”

瑟恩神情古怪，提起灯笼，凑到跟前，看西莱那张脸。“我真捉摸不透你，西莱，”他慢吞吞地说。“你喜欢女人，还是男人？”

“我喜欢谁不重要，比尔。回家吧，赶快把故事编好，等待税务官的盘问。被盘问的将是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我们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

“恐怕不是，”西莱·特里维林跳上马车，轻轻地说道。“你没有告诉他吗，汤姆？”

“告诉我什么，汤姆？”

凯夫先生摇了摇脑袋，一个劲儿地发抖。

“汤姆为你申请了执照，”西莱说。“事实上，那是好久以前的事儿了。主意当然是我出的，而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至于我嘛，我同凯夫酿酒厂没有任何联系。”他抖了抖缰绳，赶着马车扬长而去。

威廉·瑟恩呆呆地站在那儿，动弹不得。“你去哪儿？”他无力地问道。

西莱大笑着，雪白的牙齿在黑暗中闪闪发亮。“当然是回坦普街给我们的同伙儿通风报信啊。”

“等等我！”

“你，”西莱·特里维林先生说，“可以走着回家，比尔。”

西莱渐渐远去，留下瑟恩愤怒地看着凯夫。

“你怎么能对我做这种事情，汤姆？”

凯夫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西莱坚持这么做，”他低声嘟哝着。“我不能违抗这个人的命令，比尔！”

“你还认为这是个绝妙的主意。你，你这堆臭狗屎！”瑟恩恶狠狠地骂道。

“都是西莱，”托马斯·凯夫为自己辩解。“我不会丢下你不管，我保证。只要能让你解脱，我不惜一切代价。”他吃力地喘息着，想爬到马背上。瑟恩袖手旁观，根本没有过来帮他的意思。“我记着你的保证，汤姆。但眼下更重要的是谋杀理查德·摩根。”

“不，”凯夫喊道。“别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就是不能做这件事！税务官会知道的，你这个傻瓜！杀掉为他们提供线索的人，我们都会被吊死！”

“可是，如果闹到法庭上，我肯定会被吊死。所以，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嗯？”他喊了起来。“最好确保永远不上法庭，汤姆！这话对西莱也管用！理查德·摩根不会是惟一的告密者。如果我完蛋了，我将拉上你和西莱做垫背的——我们都将完蛋！听明白了吗？我们全都完蛋！”

第二天，六月二十三日一早，本杰明·费舍尔先生就把理查德叫到税务办公室。

“我建议你不要回去干活儿了，摩根先生，”税务官说道，他的脸颊泛起两朵红云。“我的那些蠢货今天搜查了凯夫的酿酒厂，没有人被逮捕。他们只是把那些酒封了起来。”

理查德惊叫道：“天哪！”

“行动很迅速，但是毫无结果，先生。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破坏已经造成。税务所惟一能起诉的是那个持有执照、在工厂私藏非法朗姆酒的人。”

“老汤姆·凯夫？但他不是那几个坏人的头儿！”

“托马斯·凯夫不是执照持有人。是威廉·瑟恩。”

理查德又一次目瞪口呆。“西莱·特里维林呢？”

费舍尔先生看起来显然很不耐烦。他攥起双拳，身体前倾。“摩根先生，除了威廉·瑟恩，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指控任何其他人，”他戴上眼镜苦笑道。“特里维林先生人际关系很好。城里人都说他和蔼可亲，毫无害人之心，而且头脑简单。我会亲自约他来谈一谈，但是我必须警告你，如果这件事闹上法庭，你就得出庭作证。我很遗憾，但是除非找到新的证据，特里维林先生是无可指责的。

我甚至不能肯定，”他叹了一口气结束道，“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判处威廉·瑟恩绞刑，尽管他肯定将被判处七年流放。”

“为什么你的人不等着把他们一网打尽呢？”

“一群胆小鬼，先生。一直都是这样。”费舍尔先生摘下眼镜，使劲擦拭着，眨巴着眼睛忍住眼泪。“尽管时间还早，托马斯·凯夫先生已经在楼下等着了。我想，他打算付一大笔罚款了事。有钱能使鬼推磨，摩根先生。我还没瞎，还看得出威廉·瑟恩只是一条引开猎犬注意力的熏鲱。税务所从执照持有人那儿拿不到任何酬劳，也许从真正的业主那儿能拿到一笔钱。这里面也包括你那份儿,我意思是说,你的赏金。”

理查德离开税务所的时候，在门厅遇到托马斯·凯夫。他很明智，没有说任何话，便和他擦肩而过。回酿酒厂已经毫无意义，他直接回到迎客来。

“我就这样没工作了，而且三个犯人里至少有两个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他告诉狄克。“啊，我要是预先知道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就好了!”

“看起来,托马斯·凯夫会花钱替瑟恩赎罪，”狄克说，渐渐高兴起来。“不过谢天谢地，理查德。不管这事儿最终结果如何，你都将得到五百英镑。”

这倒是真的，但并不像狄克想象的那样，会给理查德多少安慰。理查德心里至少有一种想法，那就是希望看到约翰·特里维林·西莱·特里维林坐在被告席。到底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除了第一次见面时，衣着俗艳的西莱的言谈举止就让他感到很受侮辱。在这个自以为是、趾高气扬的花花公子的眼里，我连粪土都不如，我恨他。是的，恨。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因为被别人看不起，心中充满了愤恨。以前这只是一个词，但现在已经变成事实。

在那一段难挨的日子里，他非常想念佩格。她的死曾经让他痛不欲生，但是过去这些年的眼泪、酒精以及内心的彷徨已经使得这种悲伤渐渐消失。时光流逝，再加上忙于在布里斯托尔寻找工作，他渐渐淡忘了佩格，取而代之的是十七年前他刚刚娶到家的那个佩格。他需要抱着她，需要在夜晚同她轻声地交谈，需要寻找真

正能使他满足的性的愉悦——不仅有激情，还包含着同样的爱和友谊。现在没有人同他说话了，尽管父亲坚定地站在他这边，但是狄克总是瞧不起他，认为他太软弱，是个挺不起脊梁骨的可怜虫。而妈妈就是妈妈——厨师和洗碗女工的混合体。再过几年，威廉·亨利就能和他平等地交流了，那时他所缺少的就只有性的愉悦了。而对于这事儿，理查德暗下决心，直到威廉·亨利完全长大成人之前，先放到一边。因为他不想使自己惟一钟爱的孩子受继母的折磨。至于妓女，无论被最简单的生理需求如何折磨，他都不会去碰。

星期一，是六月的最后一天。天刚破晓，理查德就出去了。夏至前后，这个时间还相当早。他沿着迎客来酒馆和基恩夏姆之间八英里长的山路走着。基恩夏姆是艾冯河畔一个小村庄。因为制铜匠威廉·夏皮恩的缘故变得规模更大，也更加肮脏。夏皮恩拥有一项秘密工艺，能够从菱锌矿和矿渣中提炼锌。理查德听说他在寻找一个能够处理锌的好工匠。为什么不试一下呢？大不了被拒绝。

威廉·亨利同往常一样，差一刻七点离开家上学。他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因为六月的最后一天是礼拜一，所以校长坚持大家今天还要上学。奶奶的反应自然是好言相劝，在他耳边嘱咐来嘱咐去。威廉·亨利带着那些叮嘱出发了。对于那些身穿蓝外套以及缴纳额外费用走读的小学生来说，明天就是两个月假期的开始。有家和父母的孩子将脱掉蓝外套，离开科尔斯顿，直到九月初。而像约翰尼·莫克顿那样既没有父母也没有家的孩子只能在科尔斯顿度过假期。因为纪律不再那么严格，他们可以放松一下。

爸爸已经解释过为什么接下来的两个月不能陪威廉·亨利。威廉·亨利对此完全理解。他深知爸爸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这就无形之中将一副重担压在他稚嫩的肩膀上。如果他非常努力地做功课——他的确是这么做的——就会使爸爸高兴。爸爸对于教育的重视远远超出一个九岁孩子的承受能力。

在科尔斯顿学校门口，他停下脚步。他很吃惊地发现门上扎

着黑丝带和花圈！赫伯森先生，一位年轻的老师就等在里面，他轻轻抓住威廉·亨利的胳膊。

“回家吧，小伙子，”他边说边让威廉·亨利转过身去。

“回家？赫伯森先生。”

“是的。昨天夜里，校长在睡梦中去世了，所以今天不上学了。我们会通知你爸爸参加葬礼的，摩根老三。现在你回去吧。”

“我可以去看看小莫克顿吗，先生？”

“今天不行。再见，”赫伯森先生坚决地说，在威廉·亨利的肩膀上轻轻推了一下。

威廉·亨利在石头桥上停下了脚步，皱着眉头。真扫兴！爸爸去基恩夏姆了，爷爷和奶奶忙着做星期一的家务事。没有约翰尼，这一整天可怎么过呢？

这是威廉·亨利平生第一次面临的机会——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想做什么都可以。迎客来以为他在科尔斯顿，而科尔斯顿又让他回家。这使他产生了出外游玩一天的想法。主意已定，威廉·亨利一路小跑离开石头桥，但不是朝家的方向，而是朝克莱夫顿的方向。

他的第一站是陡峭的布兰顿山。他一路爬到山顶，把自己想象成克伦威尔① 部队里的圆颅党② 士兵。现在包围了布里斯托尔。他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远处石灰窑的烟囱和沼泽地，然后又跑到圣迈克尔山保皇党要塞的遗址。玩儿完了，他从一座岩架跳到另一座岩架，然后沿着那条山路，蹦蹦跳跳跑下山来，径直来到雅各布水井。那儿曾经是克莱夫顿惟一的水源。现在四周有了一些房子，但是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这些房子没有什么吸引力。他又连跑带跳地经过了圣安德鲁教堂，在克莱夫顿大草坪上翻了几个筋斗，然后决定走到马尼拉公馆，那是山顶上一幢幢公馆中最后

①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军人、政治家、独立派领袖，内战时率领国会军战胜王党军队，处死国王查理一世，成立共和国，任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护国公。

②圆颅党：英国内战（1642—1652）期间的议会派成员，因剪发故名。

一幢。

“你好，小细腿儿！”从与博伊斯公馆相连的院子里传来了一个友好的声音。

“你好,先生。”

“今天不上学吗？”

“校长死了，”威廉·亨利直截了当地解释道，靠门柱坐下。“你是谁？”

“我叫理查德，是这儿的马夫。”

“我爸爸也叫理查德。我是威廉·亨利。”

一只粗糙的大手伸了过来。“很高兴见到你。”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跟在马夫理查德身后转来转去，拍拍那几匹马，朝几乎空空荡荡的马棚张望着，帮忙把水桶从井里拽出来，抱了儿捆十草，两个人还愉快地交谈着。最后，马夫理查德给了他一大杯淡啤酒、一块面包和一些奶酪，都非常新鲜。威廉·亨利高兴地向他挥手道别，回到路上继续向前走去。

马尼拉公馆和弗里曼陀公馆、邓肯公馆、莫迪默尔公馆一样，见不着什么人——现在该去哪儿呢？

就在他站在那儿，犹犹豫豫地选择下一站的时候，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他转过身，发现骑马人那张熟悉、可亲的面孔。“帕弗雷先生！”他叫道。

“哦,天哪！”乔治·帕弗雷说道。“你在这儿干什么，摩根老三？”

威廉·亨利满脸通红。“先生,我在走路，”他喃喃着说。“今天不上学，爸爸去基恩夏姆了。”

“那你怎么会在这儿，摩根老三？”

“先生，我的名字叫威廉·亨利。”

帕弗雷先生皱了皱眉头，然后耸了耸肩，伸出手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威廉·亨利。好了，这么办吧。跳上来坐到马背上，跟我骑一会儿马，然后送你回家。”

太棒了！长这么大，他还没骑过马呢！现在他坐在马背上了，坐在帕弗雷先生前面的马鞍上，离地面那么高，向下看的时候简直

有点眩晕。全新的世界，就像骑在一棵会跑的树上！马走起来多么平稳而有节奏啊！同这样一位几乎像爸爸一样好的朋友一起探险多么奇妙啊！威廉·亨利完全沉浸在内心的喜悦之中。

他们慢慢地跑上邓德海姆有草丘陵地，驱散了几群绵羊，不管看到什么，都会哈哈大笑。威廉·亨利容他说话的时候，帕弗雷先生便显示出，除了拉丁语还知道许多其他事情。他们沿着埃文峡谷边的矮墙走过，帕弗雷先生指着岩石上的颜色，向这个渴望知识的孩子解释铁是如何把灰色和白色的石灰石染成粉红色和深紫色的。他指着夏季草地上那些开花的植物，说出它们的名字，几分钟之后，又开玩笑似地考威廉·亨利，让他辨别那些花草。

最后，谷顶那条不通车辆的马道把他们引领到温泉酒馆。酒馆就坐落在俯瞰艾冯河的巨石之上。

“我们可以在这儿吃点儿东西，”帕弗雷先生说，下马之前先让男孩儿从马背上慢慢滑到地面。“饿了吗？”

“饿了,先生!”

“如果我离开科尔斯顿大门口就可以叫你威廉·亨利的话，我想你就必须叫我乔治叔叔。”

水泵房里面有几个人在打水——几个患肺结核、糖尿病、痛风的人，还有一个很老的老太太和两个比她年轻的瘸女人。酒馆也有过黄金时代，只是现在风光不再。镀金的颜色已经黯淡，墙纸剥落，窗帘破损，落了一层又一层显而易见的灰尘，细长的椅子需要装新垫子，但是那个脾气很坏的承包人——为了酒和水的价格，他现在还和布里斯托尔人闹得不可开交——提供不怎么可口的饭菜。威廉·亨利在迎客来吃的饭远比这儿好，可他现在觉得简直是在享用琼浆玉液，珍馐美味。而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仅仅因为和他每天吃的饭菜不同——也因为他是和一个迷人的伙伴共同吃饭。吃完饭之后，这位伙伴建议，骑马回城之前，到外面走一走。离开酒馆的时候，那个老女人和两个瘸女人满怀柔情对威廉·亨利说着什么。她们拍着他的肩膀，赞不绝口。威廉·亨利以对死去的妈妈的耐心，忍受着她们的爱抚。而让乔治·帕弗雷迷恋的也正是他性格的这一方面。

就乔治·帕弗雷而言，他也找到一个迷人的伙伴。事实上，这真是奇妙的一天。天刚亮，就传来校长在睡梦中过世的消息。普里查德牧师阴沉着脸，把内心的喜悦遮掩得严严实实（他希望自己成为新校长）。他心事重重，把情况通报给老师们之后，就没再留意他们。除了给哈里·赫伯森分派了任务，让他把到校的走读生打发回家之外，没有给任何人下达命令。

很好，帕弗雷先生对自己说，我给自己宣布放假。如果呆在学校，普里查德或者别的什么人就会想着分派些事情让我干。如果没人看见我这张脸，就不会想起我的存在。

他的一项可以称之为奢侈的消费就是骑马。不是自己拥有一匹马——他收入微薄，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在某个星期天，从圣迈克尔山绞刑台附近的马厩里租上一匹。星期一，他带着水彩盒和写生簿来到马厩的时候，发现可供选择的马匹很多。他喜欢的一匹漂亮的阉割过的黑马正在安静地咀嚼草料，毫无疑问，紧张忙碌的星期日过后，它盼望能休息一天。现在，显然办不到了。十分钟以后，帕弗雷先生骑在马鞍上慢慢跑过金士敦，朝奥斯特路的方向跑去。他是一个很好的骑手，轻轻地驾驭着黑色阉马，让它把心中的不快扔到脑后，尽情享受他最喜爱的消遣。

尽管有那么一刻，长久以来的抑郁又袭上心头，但是这一天太美丽了，不能辜负这良辰美景，所以他克制着孤独之感以及因为意识到一大把年纪而生出的凄苦，把注意力集中在周围的景物上。就在这时——走上克莱夫顿山，来到邓德海姆有草丘陵地的时候，他看到摩根老三就在前面。一个好伙伴！看来这个小淘气也丢开自己的责任，把这天当成假日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两个人一起“淘气”呢？他还找理由安慰自己，他是为这个孩子的安全着想，帮他的忙。

威廉·亨利。这个双名很适合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看到，他取这个名字是聪明的选择。所有老师都看出摩根老三具有很好的潜质，尽管漂亮的外表影响了一些人的判断。帕弗雷最初的判断就不准确，直到上拉丁文课和摩根老三有所接触的时候，帕弗雷才看出，漂亮的外表只是他心灵的反射，就如雾蒙蒙的镜子反

射阳光一样。直到今天，他才发现他还是个淘气的小家伙，而在课堂上,威廉·亨利是一个天使。因为，他们骑着马一路小跑穿过邓德海姆有草丘陵地的时候，这个孩子很认真地解释道，他既不想挨笞杖也不想被人注意到。

如何告诉他，他总是被人注意呢？说来有趣，他父亲的脸盘儿很像他，但是缺少儿子那种蓬勃的活力。理查德·摩根走在大街上，从来没有什么“回头率”，更不会让整个世界都停止运转注视他。而威廉·亨利·摩根已经做到第一点——从打出生，每一天都引起人们的关注。有朝一日，也一定会做到第二点。他谈起话来和他那个年龄的孩子们没有两样，尽管看得出他在悉心照料下长大。但是，倘若话题转到酒馆，就显示出人类卑劣的行径他很少没有见识过——从拔刀相向，到打情骂俏，从撒酒疯到耍无赖。所幸他没有受到污染，从他身上散发不出一丝一毫堕落的气息。

他们一起走出温泉酒馆之后，非常自然地把脚步转向威廉·亨利和父亲野餐的那个地方。那一天，乔治·帕弗雷曾经从山上俯瞰过他们。这个地方不大，和艾冯河布里斯托尔温泉酒馆这侧狭长的河岸也不相邻。只不过是圣文森特岩石和另外一座比较低的岩石裸露的山崖之间二十英尺大小的草地。如果是在森林中，这里将是一处幽谷。

自从上次摩根父子在这里野餐，九个月过去了，奇怪的是景色依旧，艾冯河恰好还是那个水位，汹涌的河水上下翻滚，草地依然是那种绿色，悬崖反射着同样强度的光线。时光仿佛错乱了一般。你碰巧一只脚踩在未来，另一只脚踩在过去，而今天不复存在。一种时间的错位。

乔治·帕弗雷拿出写生簿和一支炭笔，威廉·亨利坐了下来。

“我可以看你画画吗，乔治叔叔？”

“不，因为我要给你画像。也就是说，你必须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忘记我在看你。数数那些雏菊。我画完之后，你就可以看你自己了。”

于是,威廉·亨利就坐在那儿，乔治·帕弗雷望着他。

起初，炭笔的移动还快捷而准确，但是几分钟之后，运笔就越

来越涩，落在纸面上的时候越来越少，最后终于停下。帕弗雷只是定定地在那里凝视，不只是凝视如此的美丽，而且是凝视他命运的幻象。

时间的错位——完全的错误！我深深地爱上了一个比我小上三十五岁的全然无知的小家伙。而当我能够唤起他的爱的时候，他却将发现在我的身上没有任何可爱的东西。哦，比尔·莎士比亚，这可是值得一写的悲剧题材。如果他是哈姆雷特，我将是李尔王。

发带早已飘落，浓密的鬈发垂在脸颊，宛如炭火中升起的浓烟在疾风中缭绕。皮肤像缎子一样光滑——桃红色——象牙色——鼻子有些弯曲，细细的边缘和颧骨显示出贵族的特征。嘴唇丰润充满美感，嘴角仿佛永远含着时隐时现的神秘的微笑。但是同那双眼睛相比，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

好像察觉到了帕弗雷情绪的变化，威廉·亨利抬起头直视着他，那谜一样的微笑仿佛突然之间向已经倾倒于他的帕弗雷发出某种邀请，而这种神秘的邀请却是威廉·亨利自己未曾意识到的。阳光掠过被河水冲刷得十分光滑的石头，照耀着他们。他的眼睛熠熠闪光，深色的雀斑在一片金辉中跳跃。

他情不自禁。甚至来不及扑灭心中游移不定的念头，一切都已经发生了。乔治·帕弗雷跨过他和他“无法抗拒的对手”之间的距离，吻了吻威廉·亨利的嘴。然后，他不得不抱住那个男孩——不能忍受他的离去——不得不用唇“品尝”他的额头、面颊和脖子的肌肤——爱抚着那个像受惊的小猫一样颤抖的男孩。

“太美了！太美了！”他低声说道。“太美了！”

男孩发了疯似的从他怀里挣开，跳起来，踌躇着，眼里充满了震惊，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跑。此刻他的心中最重要的还不是恐惧，而是本能地想夺路而逃。

威廉·亨利发狂的样子使得帕弗雷站起身来，伸出一条胳膊，全然不知自己已经挡住了威廉·亨利能看到的惟一一条逃路。

“威廉·亨利，对不起！我不是故意伤害你的，我再也不会伤害你了！对不起！”帕弗雷喘着粗气，张开两条手臂，一副请求宽恕的样子。

一阵恐惧袭来。威廉·亨利看见的是一双向他伸过来的手，而不是一种恳求原谅的表示。他转身向另一个方向逃去。艾冯河横在面前，闪烁着钢铁一样的蓝色。急流冲出山谷，形成一个个漩涡。帕弗雷先生离得更近了，他伸出两只手想抓住他，紧紧抱在怀里。他嘴角的微笑看上去并不是微笑。迎客来已经让威廉·亨利懂得，这种微笑意味着悄声的邀请。因为避开爸爸和爷爷的目光，有的人就对他这样地微笑。威廉·亨利知道那是一种假笑，但是他误解了这假笑的原因。

他仰起头来，直盯盯地看着刺眼的太阳。

“爸爸！——”他叫喊着，跳进河里。

艾冯河的这一段无法游泳，而且即使能游，帕弗雷也不会。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这一段不长的、岩石遍布的河岸上发疯似地跑来跑去，在滔滔滚滚的河水中寻找任何看得见的东西。如果他瞥见水中出现一只手、一条胳膊——任何东西！——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跳进水中。但是什么也没有出现。没有树叶，没有树杈，没有树枝，更不要说威廉·亨利。他像石头一样沉到水底，没有挣扎。

那一刹，这个孩子想什么呢？站在河边，他看到的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他如此惊恐？他偏爱这条河吗？他跳下去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或者那一刻根本没有思考的能力？他喊他的爸爸，就这些。然后就跳下去了。不是被绊倒，不是跌倒。而是跳了下去。

半个小时之后，帕弗雷只得罢休。威廉·亨利·摩根再也不会浮出水面了。他死了。

死了。我杀了他。我想着自己，只想自己。我希望得到邀请，结果鬼迷心窍错以为他向我发出这样的邀请。但是他只有九岁。九岁！我完了。我成了一个令人憎恶的人。我谋杀了一个孩子。

他找到自己的马，有气无力地跨上去，向布里斯托尔走去，全然没有注意一个老女人和两个瘸女人的凝视。真奇怪！怎么只有这个男人，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儿上哪儿去了？

在科尔斯顿大门外面，他翻身下马，走进充满哀伤的学校。他

连一个人也没有看见，但是有人看见了他，而且看见他的时候都显得十分惊讶。回到小小的卧室，他把写生簿放到桌子上，但是无论从哪个角落都能看到威廉·亨利那张脸。然后，他从表袋中取出一把小钥匙，打开一个木头盒子，盒子里面装的都是他不想让“包打听”普里查德牧师之流看到的、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一两束头发，一块磨光了的玛瑙石，一本破旧的书，一个涂上颜色的小画像。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小盒子。盒子里面放着一把小手枪和确保枪处于可用状态的配件。这是一把女士用的手枪。

准备好了。他走到桌子旁边，在一张窄窄的椅子上坐下，捏着羽毛笔在墨水池里蘸了蘸，把沾在羽毛管端多余的墨水机械地擦掉，在那幅素描的底部写道：

“我造成了威廉·亨利·摩根的死。”

他签上自己的名字，对着太阳穴开了一枪。

从两点一刻开始，迎客来酒馆便充满惊慌失措的气氛——往常这个时间，威廉·亨利早该放学回家了。校长的死讯以阳光掠过水面般的速度在城里迅速传播开来。学校关门了，而威廉·亨利还没有回到家里。三点钟，理查德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地走进家门，等待他的是焦躁不安的爷爷和奶奶以及儿子失踪的消息。

他的嘴和下巴一点点地麻木，但是浑身的疲惫却立即消失。他试着说话，张开嘴——闭上——张开——闭上，最后才咕哝了一句他要出去寻找威廉·亨利。

“你沿着到科尔斯顿的那条路找，”狄克说着解下围裙。“我去红崖。玛格，把店关了。”

理查德的语气稍微轻松了一点。“爸爸，他可能去了克莱夫顿，我翻过布兰顿山找，你沿着制绳大道找，我们在温泉酒馆汇合。”

他的心跳得比平常快两倍，嘴干得没法咽唾沫，但是理查德尽可能地抓紧时间，停下来问了所有能问的人。当他到达布兰顿山上的小路的时候，能问的人基本都问到了。他在雅各布水井附近停下来，敲开一幢幢公寓房的房门——没有，没有人看到一个到处

游荡的小男孩儿。

在博伊斯公馆，他得到第一个令他宽慰的消息，马夫理查德还在马厩旁边慢条斯理地干活儿。

“是的，先生，今天一早我就看见他了——小家伙非常聪明！还帮我给马喂草饮水，我给了他一点儿吃的和喝的。然后他上了克莱夫顿山,自由自在,像只小鸟。”

理查德从他的脸上和眼里找不到任何让人怀疑他在说谎的蛛丝马迹。马夫理查德正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是个友好的、喜欢让四处游荡的小孩儿陪伴自己的家伙。他从来也没有停下来想一想，他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给他一记小耳光，或者踢一下威廉·亨利的小屁股，让他赶快回家。

咕哝了一句谢谢，理查德加快脚步朝克莱夫顿山走去，一直走到能看出几英里远的高处。但是除了丘陵地啃食青草的羊群，目光所及，只是一片旷野。他仔细搜寻着每一棵树，还是不见威廉·亨利的身影。

理查德六点钟走到温泉酒馆的时候，狄克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了，还带来特大的消息。

“理查德，他在这儿吃过饭！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骑着马来的。按照哈里斯夫人的说法，那个人长得不错——哈里斯夫人是当时在场的一个老太太。他们谈笑风生，开着玩笑，好像彼此很熟。他们后来离开这里向圣文森特岩石方向走去了。大约半个小时后，哈里斯夫人和另外两个女人看到那个人独自骑马离去，看上去不太对劲儿。威廉·亨利没有和他在一起。”

酒馆承包人在旁边站着，事态的发展让他非常惊讶。此时此刻他只希望听到一则可资传播的流言。他把一杯免费的矿泉水塞到理查德手里，退到一边看着他们父子。

理查德大口大口地喝着，没有尝出水是苦的，也没有闻出来那水有股臭鸡蛋的味道。他浑身发抖，汗水湿透了衣服，一双眼睛看着父亲，充满了恐惧。“走吧，”他简短地说了一句，离开酒馆。

理查德在山崖上找到威廉·亨利和他的同伴来过的证据：草被踩过，雏菊也被摘过，蔫蔫地堆在一起。他们喊啊，喊啊，没人回

答，然后他们爬上岩石，在每一条岩缝、每一座石壁、每一个山洞搜寻，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艾冯河退潮了，河水退到了峡谷中。

直到黎明的曙光升起，狄克才劝说理查德停止搜寻。他把一只手放在儿子的胳膊上轻轻摇晃着。“该回迎客来了，”他说。“等到早晨，我们再带一伙人出来找找看。”

“父亲，他就在这儿，他没有离开过这里！”理查德抽泣着说。

不能提这条河，不能让这个可怜人想到这条河！“如果他在这里，清晨我们会找到他的。现在，回家吧，理查德，回家。”

他们迈着沉重的步子向布里斯托尔走去，谁也不说话——理查德在火海中煎熬，狄克冷彻骨髓。

尽管迎客来挂着关门的牌子，还是有三个男人围坐在柜台附近的桌子旁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直到门被推开。他们是牧师詹姆斯堂兄、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和神父普里查德。他们之间的桌子上反扣着一个写生簿。

“威廉·亨利！”理查德哭喊着。“威廉·亨利在哪儿啊？”

“坐下，理查德，”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说。他在这个家族里资格最老，一贯担负宣布坏消息的任务。牧师詹姆斯堂兄则是他的助手，坏消息一经宣布，他就负责处理接下来的事情。

“告诉我！”理查德咬着牙说。

“威廉·亨利的拉丁文教师是个名叫乔治·帕弗雷的人，”药剂师詹姆斯堂兄用平淡的语调说，尽量直视理查德那双半疯的眼睛。“今天下午帕弗雷开枪自杀了。他留下了这个。”他把写生簿翻了过来。

即使被鲜血溅污，上面的字依然清晰可见。“我造成了威廉·亨利·摩根的死。”

理查德两腿一软，倒在地上，脸色像纸一样白。“不可能，”他说。“不可能！”

“可这是真的，理查德。那个人开枪自杀了。”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蹲在理查德身边，梳理着他纠缠在一起的头发。

“是他想象出来的！也许威廉·亨利跑掉了。”

“恐怕不是这样。帕弗雷的遗言说明是他……他杀了威廉·亨

利。如果你还没找到这个孩子，一定是被他扔进艾冯河里了。”

“不，不，不！”理查德双手掩面，痛苦地来回摇晃着身子。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狄克问普里查德先生，目光咄咄逼人。

普里查德舔了舔嘴唇，阴沉着脸说道：“我们听见一声枪响，然后就发现帕弗雷已经脑浆四溅。写生簿就在他旁边。我赶快去找摩根神父，”——他是指牧师詹姆斯堂兄——“找到之后就一起来这儿了。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哦，摩根先生，但愿你明白我的悲痛和遗憾！帕弗雷已经在科尔斯顿工作了十年，他看起来是个体面人，学生们也都认为他很优秀。到底怎么回事儿，真是个谜。我真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理查德依然跪在地上，仿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忽高忽低的声音。狄克正在叙述到克莱夫顿找人的经过，温泉酒馆发生的事情，被踩踏过的草地以及艾冯河畔被人摘掉的雏菊。

“威廉·亨利肯定是掉进河里淹死了，”普里查德先生说。“我在想，从帕弗雷说话的口吻看——他好像是见证了孩子的死，而不是参与了谋杀。”

“但是他造成了他的死亡，”牧师詹姆斯堂兄说，他用比政府大臣们还坚定的语气说。“真希望他烂掉。”

声音忽远忽近，还伴随着墙角玛格的抽泣声。她用围裙蒙着脑袋，像赫卡柏①一样悲痛。

“他没有死，”理查德说，仿佛过了好几个小时。“我知道，威廉·亨利没有死。”

“明天我们会把布里斯托尔搜寻个遍，理查德，我保证，”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说。他没说出口的是，搜索多半应当沿艾冯河畔以及弗鲁姆河口进行，尤其是落潮的时候。那时，尸体会被冲上来——主要是猫、狗、马、羊和牛的尸体，但是偶尔也会在淤泥中发现淹死的男人、女人或者小孩儿。还有河水翻上来的沉船残骸。

①赫卡柏：据荷马所著《伊利亚特》，她是普里阿摩斯的妻子，赫克托耳、帕里斯和卡桑德拉的母亲。普里阿摩斯是特洛伊的国王，在特洛里城被希腊人攻陷时被杀。

他们把理查德送上楼，安顿他在床上躺下，帮他脱了衣服。从黎明到黄昏，他走了大约三十英里路，连鞋底都磨出了洞。药剂师詹姆斯堂兄想让他服下一剂鸦片酊，他推开杯子。

不，威廉·亨利没有死。他绝对不会走得离河那么近，以至于落水淹死。他给儿子讲过这事儿，告诉他艾冯河是饥饿的，威廉·亨利不但认真听，而且明白了其中的危险。理查德、狄克以及两位詹姆斯堂兄和普里查德先生其实都明白那个男人和孩子之间的事情：帕弗雷向威廉·亨利表示爱意，威廉·亨利夺路而逃。但不是往河那边逃。像威廉·亨利这样敏捷、聪明的孩子会那么傻？不，他会爬上岩石，穿过荒野逃跑。此刻，他也许正蜷缩在邓德海姆丘陵地草木隐蔽的河岸睡觉，准备明天走过漫漫长路回家。他肯定会惊惶失措，但是还活着。

理查德就这样安慰自己，不愿意承认旁观者都很清楚的事实。有一件事让他庆幸：佩格没有活着经历这一切。上帝真是仁慈，就像一道闪电从空中划过，带走了佩格。她的眼睛还没来得及见识什么是绝望，就合上了。

几千人在市长的允许下前来帮助寻找威廉·亨利。每一位值班的水手都密切注意、仔细搜索船只附近的泥浆，时不时跳到船外检查四条腿的走兽残骸中蜷作一团的、灰乎乎、油腻腻的什么东西。人们在五万人产生的垃圾中寻找着。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有马骑的人一直跑到诸如皮尔、布莱兹城堡和金伍德那么远的地方寻找。克莱夫顿和邓德海姆丘陵地方圆几英里范围之内所有村庄的人们，在河岸边任何可能隐藏尸体的漂浮物之间搜寻着，可是没有一个人发现威廉·亨利。

“已经一个星期了，”狄克粗声粗气地说，“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市长说，必须停止。”

“是的，我知道，父亲，”理查德说，“但是我永远也不会放弃，永远不会！”

“接受这个事实吧！想想看，你这副样子会对你妈妈造成什么影响。”

“我不能也决不接受！”

这种对死亡的盲目拒绝，会比小玛丽死时眼泪流成河好受一些吗？流泪至少是一种发泄，而眼下的情况太糟糕了，远比佩格和小玛丽的死更让他痛苦。

“如果理查德对找到威廉·亨利不再抱希望，”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边喝朗姆酒边说，“他活着可就没有意义了。他的全家都没了，狄克！现在这样，他至少还有一线希望。我祈祷，詹姆斯牧师也祈祷，永远不要找到尸体。只要没有尸体，理查德就能活下去。”

“这不是活下去，”狄克说。“这是活在地狱里。”

“对你和玛格来说是，但对理查德来说，这是希望的延续，也是生命的延续。不要逼他。”

理查德还没有找到工作，不过有父亲的酒馆支撑着，这件事还不显得那么急迫。狄克拿到酒馆的营业执照已经十年，迎客来比布里斯托尔市中心大多数经营不善的酒馆存在的时间长多了。尽管从来没指望“盘石社”或者工会俱乐部之类的组织光顾，尽管那几年经济大萧条，迎客来仍然拥有自己的顾客。老顾客一旦恢复了原来的工作，或者找到新的工作，都会领着老婆、孩子到这个老酒馆儿撮上一顿。一七八四年夏天，迎客来经营状况很好，尽管不像一七七四年那么食客盈门，但也足够狄克、玛格、理查德忙乎了。而且现在也不用再为威廉·亨利积攒学费了。

两个月过去了。九月，科尔斯顿重新开门迎接那些缴纳额外学费的走读生——然而普里查德先生还不是新校长。威廉·亨利·摩根的失踪以及拉丁文教师帕弗雷的自杀彻底摧毁了他八月继任校长一职的机会。老校长已经撒手人寰，不必为这场噩梦承担责任，只留下牧师普里查德先生承担这件事情所遗留下来的所有不满及憎恨。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就向他提出过严厉的质询。

大约在科尔斯顿开学的同时，理查德收到税务官本杰明·费舍尔先生的一封信，让他立即去见面。

“你也许纳闷，”理查德通名报姓走进办公室之后，费舍尔先生

说道，“为什么我们还没有逮捕威廉 ·瑟恩。这是我们最后要做的事情——我们一直把精力放在托马斯·凯夫先生身上。他希望我们不要起诉，罚款一千六百英镑了事儿。但是，”他露出得意的微笑，接着说，“新证据给案情带来了新进展。坐吧，摩根先生，”他清了清嗓子。“我听说了关于你儿子的事儿，我感到非常遗憾。”

“谢谢，”理查德木讷地说，坐了下来。

“你认识威廉 ·英瑟和罗伯特 ·琼斯这两个人吗，摩根先生？”

“不认识，先生，”理查德说。

“很遗憾。这两个人和你在凯夫酿酒厂一起干过活儿。”

“酿酒工人？”

“是的。”

理查德皱着眉头，极力回想他在昏暗的作坊里见过的那八九张面孔。平常，只要瑟恩不在跟前，这几个工人就聚在一起干他们想干的事情。理查德敬而远之，不愿意和他们为伍，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他根本不知道谁是英瑟，谁是琼斯。“对不起，我真的不记得他们了。”

“没关系，英瑟昨天来过我这儿，他承认自己隐瞒了一些事情，看上去好像是怕瑟恩报复。就在你发现管子和酒桶前后，英瑟无意中听到瑟恩、凯夫和西莱 ·特里维林先生之间的谈话。他们毫不避讳地谈论非法朗姆酒的事情。尽管英瑟在干活儿的时候没有怀疑过他们这种诈骗行为，但是这次谈话已经清楚地表明这三个人勾结在一起欺骗税务部门。所以我准备起诉凯夫、特里维林和瑟恩，税务所将扣押凯夫的财产。”

仿佛一支小小的箭穿透理查德麻木的神经，他往后靠了靠，看上去感到一点欣慰。“先生，这真是个好消息。”

“摩根先生，案子审理之前，你什么也不用做。我们会做进一步的调查，然后逮捕这三个人。请放心，我们一定将他们绳之以法。”

放在两个月前，这个消息一定会让理查德兴奋得一路欢呼跑回迎客来，可是今天，他早已没有这种兴致。

“我不记得英瑟或者琼斯，”他对父亲说，“但是我的证据得到

了进一步的证实。”

“你瞧，”狄克说，朝墙角指了指。“他就是威廉·英瑟。你走了以后他就来了。他想见你。”

看了一眼英瑟那张脸，理查德就想起来了。他是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性情好，工作也很努力。不幸的是，他成了瑟恩的出气筒，曾经被那个坏蛋用鞭子抽打过两次，而两次他都没有还手。这倒也不奇怪，反抗就意味着丢掉工作。时世艰难，工作太宝贵了，谁也丢不起。理查德可受不了皮鞭抽打的威胁，不过话说回来，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落到那步田地。和威廉·亨利一样，他懂得不需要卑躬屈膝就能避免皮肉之苦的诀窍。他还是个合格的工匠，不只是个卖苦力的工人。英瑟是个不折不扣的牺牲品，可怜的家伙。这不是他的错，命该如此。

理查德拿着两杯半品托的朗姆酒，走到墙角那张桌子跟前坐下。这是一个大家都不想评论的变化：理查德这些日子开始喝朗姆酒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喝得多。

“你好吗，威利？”他问道，把一杯朗姆酒推到面色苍白的英瑟先生面前。

“我不得不来这儿！”英瑟气喘吁吁地说。

“怎么了？”理查德问道，等待燃烧的液体麻木他的痛苦。

“瑟恩！他发现我去过税务所了！”

“我可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谁让你逢人就说这事儿。好了，冷静冷静，喝点儿朗姆酒。”

英瑟把酒大口大口地灌下肚。狄克最好的、没有掺水的朗姆酒把他弄得有点儿恶心，但终于不再哆嗦。理查德喝完自己那半品托之后，又去拿了两杯。

“我把工作丢了，”英瑟说。

“既然这样，瑟恩还有什么让你害怕的？”

“他可是个杀人犯！他会找到我，把我杀死。”

理查德心中暗想，必要时，恐怕要杀人的是西莱·特里维林，但他不想争辩。“你住在哪儿，威利？”

“克莱夫顿，雅各布水井附近。”

“罗伯特·琼斯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我对他说过我无意间听到的谈话。税务所的费舍尔先生对这事儿很感兴趣，但他觉得我更重要。”

“那当然。瑟恩知道你住在雅各布水井吗？”

“我想,他不知道。”

“琼斯知道吗？”理查德忽然想起罗伯特·琼斯是何许人也。他是个走狗，总在阿谀奉承瑟恩。毫无疑问，就是他向瑟恩出卖了英瑟。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

“那就放心吧，威利。如果你没事儿可干的话，可以在这儿待着。瑟恩不会到迎客来找你。不过，你要是想喝朗姆酒的话，就得付钱。”

英瑟慌了，连忙把第二杯朗姆酒推开。“这杯酒我得付钱吗？”

“这两杯我请客。威利，高兴点儿。以我的经验，无赖们都不聪明。你会很安全的。”

白天越来越短，理查德能够用来寻找威廉·亨利的时间也受到了限制。他每次都是从艾冯河附近的山谷开始，爬上陡峭的山崖，呼唤着威廉·亨利的名字。从谷顶穿过邓德海姆有草丘陵地，最后到达克莱夫顿草地。回家的路上，正好经过威廉·英瑟住的地方，但他通常都是在布兰顿的山路上碰到英瑟。太阳落山之前，他从来不急着回迎客来，所以总是天黑之后才急急忙忙踏上回家的路。

理查德又磨破两双鞋，但摩根家族的成员们谁也没说什么。因为他出去的时间越多，待在家里喝酒的时间就越少。弟弟威廉突然要哥哥帮他锉那些锯，而且锉的次数比以往多得多（理由是要锯一种新进口的西印度木料），这便让理查德除了克莱夫顿之外，又多了一个去处。谁知道呢！小家伙没准儿一路瞎走，一直走到卡科德的皮尔镇。这样一来，理查德去威廉的锯木场也不全是浪费时间。要把锯齿锉得锋利，就需要眼睛来瞄准，这个时候他是不能喝朗姆酒的。

他没有哭，也哭不出来。朗姆酒麻木了他的痛苦。那是满怀

希望的痛苦——希望有朝一日，威廉·亨利能够走进家门。

“我从来没想过，能从我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话，”九月中旬的一天，理查德对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说，“但我真的开始希望能够找到威廉·亨利的尸体。这样我就没有希望了。否则，我总想着威廉·亨利还活着，在什么地方活着，这本身就是个折磨——他不能回家，在外面怎样活下去呢？”

堂兄目光悲伤地看着他。理查德比以前更瘦了，但更结实了——这些日子，走路、攀岩已经把他的身体锻炼得很好。现在，他也许举得起铁砧，也能抵御任何疾病的侵袭。他现在多大年纪了？刚过完生日，三十六了。摩根家族的人都长寿，如果理查德不让朗姆酒毁了肝脏的话，看起来他能活到九十多岁。但那又能怎样呢？哦，祈祷吧，但愿他把这些可怕的事情抛到脑后，再找个妻子，组建新的家庭吧！

“两个半月了，詹姆斯堂兄！没有发现他留下的任何痕迹！也许……”他打了个冷战，“那个可恨的畜生把他的尸体给藏起来了。”

“亲爱的，请不要再想这些事儿了。”

“我不能不想。”

第二天，威廉·英瑟没来迎客来酒馆，理查德很高兴能比平常早点儿出门去克莱夫顿，他戴上帽子，向门口走去。

“这么早就走？”狄克惊讶地问。

“英瑟还没来呢,父亲。”

狄克咕哝着说：“没来也罢。他坐在墙角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真能把人烦死。因为他的缘故，顾客都不爱来了。”

“你说得没错儿，”理查德勉强微笑着说，“可他不来又让人担心。我得亲自去看看他为什么没来。”

布兰顿山上那条小路，他已经熟得闭着眼睛也能找到。离开家十五分钟之后，理查德就来到威廉·英瑟的家门口。

一个姑娘弯着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理查德几乎没注意到她，从她身边绕开，走上台阶。她伸出一只脚。

“早安，”她说。

理查德吓了一跳，低下头，看见一张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最迷人的女人的脸庞。傲慢而端庄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粉红色的脸颊，一边一个酒窝，诱人的朱唇，光洁的皮肤，一头乌黑发亮的鬈发瀑布般披散在肩头。哦，她真是美丽！看上去那么清纯！

“你好吗？”他问道，摘下帽子鞠了一躬。

“很好，先生，”她说一口带法国口音的英文。“但我不敢说可怜的威利也很好。”

“小姐，您是指英瑟？”

“是的，”她站起身来，亭亭玉立，身材和面庞一样优雅美丽，身上的粉色丝绸让她显得更加迷人、高贵。“是的，威利，”她说，威利这个名字从她口中说出，听起来那么悦耳，理查德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说：“噢，先生，你真英俊。”

理查德通常在陌生人面前很腼腆，但他发现在这个姑娘面前一点儿也不拘束，尽管她有点鲁莽。理查德察觉到自己面颊飞红，便想将目光移开，但是难以如愿。她的美丽真是让人惊讶，凝脂软玉般的乳房半遮半掩，比她脸上的表情更加诱人。

“我叫理查德·摩根。”他说。

“我叫安玛丽·拉托尔，是巴顿夫人的女仆，我就住在这儿，”她笑着说。“你该知道，当然不是和威利住一起了！”

“你刚才说他病了？”

“你自己进去看吧。”她在他前面走着，爬上狭窄的楼梯。饰褶边儿的衬裙下面，刚好露出两个漂亮的、轻盈挪动的脚踝。“威利！威利！有客人来看你！”走到楼上时她喊道。

理查德走进英瑟的房间，发现他躺在床上，脸色难看。“怎么了，威利？”

“吃了一些变质的牡蛎，”英瑟咕哝着。

安玛丽跟着进来了，饶有兴趣但毫无同情地望着威利。“他吃了巴顿夫人给我的牡蛎。我告诉过他，那个老东西不会给我新鲜牡蛎的。但是威利闻了闻说，没问题，就全都吃了。这下子可好

了，瞧瞧他现在这副模样！”她不无夸张地说。

“那可真是活该，威廉。你去看过医生了吗？需不需要什么东西？’

“只需要休息，”饱受折磨的威利呻吟着。“我已经吐好多次了，医生说我肚子里不会再有什么牡蛎了。我觉得真的很难受。”

“不过，死不了。这可是件好事儿。没你为我的指控作证，税务所费舍尔先生的案子可就没法儿办了。我明天还会再来看望你的。”

理查德下楼的时候，意识到安玛丽紧紧跟在身后。他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布里斯托尔最好的香皂的香味儿。不是香水，是香皂。薰衣草香型的香皂。像她这样的姑娘一个人住在克莱夫顿寄宿舍，以什么为生呢？女仆通常住在这样的地方。可是，理查德从来没有见过身穿绫罗绸缎的女仆。也可能是巴顿夫人不要的衣服？倘若那样，被安玛丽称之为“老东西”的巴顿夫人一定也是杨柳细腰，亭亭玉立。

“日安，理查德先生，”拉托尔小姐站在台阶上说。“明天我准能见到你吗？”

“能，’理查德说，将帽子戴在头上，走上山坡，向克莱夫顿草地的方向走去。

两种思想在他的脑海中激烈地斗争：必须去寻找威廉·亨利；然而，安玛丽·拉托尔却像一条虫子咬噬着他的心。看到她，本能毫无偏差地显现出来，因为背叛灵的肉在不停地抽搐、躁动。这辈子成天围着酒馆儿转，他看到无数事例——哪怕只听见女人裙子轻微的响动，男人的理智和正确的判断力就会抛到九霄云外。

可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呢？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女人呢？佩格去世九个月了，按习俗讲，他现在还在服丧期，根本不是考虑生理需求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个被生理需求所左右的男人。妻子是他惟一的爱人，他从来没有被其他女性真正吸引过。

那时，他已经快磨烂第四双鞋了。他心里想，天时、地利都不具备。然而，就是她，安玛丽·拉托尔！不论什么时候同她相遇，不管当时处境如何，佩格活着还是已经死了，理查德都觉得欲火会被

她点燃。感谢上帝，佩格已经走了。这个女孩儿身上散发着一种看不见的诱惑。她是一个妖妇，最大的快乐就是诱惑男人。我不是被绑在桅杆上的尤利西斯①，我的耳朵也没被蜡封住。我只是一个出生卑贱的普通人。我并不爱她，可是上帝啊，我需要她！

然后，他就开始生出负罪之感。佩格死了，他还在服丧期。威廉·亨利失踪还不到三个月。自己脑子里这些想法真是大逆不道，令人作呕，违背常规。他跑了起来，迎着克莱夫顿山冷漠的风，叫喊儿子的名字。威廉·亨利，威廉·亨利，救救我吧！

但是，第二天早晨八点，他又鬼使神差来到威廉·英瑟的门口，帽子拿在手里，转来转去。他想找安玛丽·拉托尔，可是没有找着。门厅没有人，里面也没有人。他轻轻地敲了敲，推开英瑟的房门，看见他在床上睡着，胸脯有规律地一起一伏。他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

“早安，理查德先生。”

她在这儿！在通往顶楼的楼梯上。

“他还睡觉呢，”理查德吞吞吐吐地说。

“我知道。我给他服用了鸦片酊。”

也许是刚刚起床，她比昨天穿得还少：一件粉红色的镶着花边的蕾丝长袍，长袍下隐约可见另一件淡粉色宽松的筒裙。秀发像瀑布一样披散在肩头。

“对不起，我把你吵醒了吗？”

“没有，”她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说。“嘘！跟我来。”

哦，一看见她，他就已经身不由己，走了上来。他跟在她的后面，一直走进她住的小屋，帽子放在腹股沟前，规规矩矩地站着，像个乡巴佬，好奇地四处张望。理查德的表姐安有很多好家具，但是眼前的安玛丽小姐品位更高雅，房间很整洁，散发着薰衣草的清香，没有衣服的汗味儿。而且一色纯白，布置得很别致。

“理查德？我能叫你理查德吗？”她问道，夺过他的帽子，圆圆

①尤利西斯：罗马神话中的人物，即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曾参加围攻特洛伊城，智勇双全，亦为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

的眼睛凝视着他。“噢——啦啦！”她大声叫着，帮他脱下外套。

他早已习惯了身穿睡衣的庄重感，也习惯了黑暗，但这两样安玛丽哪样也不喜欢。他极力想保留身上的衬衫，她不肯，硬从他头上扯下，让他一丝不挂、毫无防备地站在地上。

“你很英俊，”她用一种惊讶的语调说，镶着花边的蕾丝长袍慢慢从肩头滑落，她绕着他走了一圈儿，然后粉色丝绸筒裙也滑落在地。“我也很美丽，不是吗？”

他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根本用不着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切尽在她的掌握之中，看上去她也喜欢这种方式。一个不那么顺从的男人，也许早就动摇了她的“权威”，但是理查德知道自己在这方面还是新手，而且他拥有一个谦和男人应有的自尊。让她采取主动吧，这样他就不会做出什么令她不满或者让她嘲笑的事情了。

在布里斯托尔一些比较好的社区，也出没着不少美丽的女郎，但是在她们宽松的裙子下面，可能隐藏着长长的麻秆儿腿或者是胖胖的“肥羊腿”。她们的乳房被紧紧地箍起来，一不留神就会垂到水桶一样粗的腰上。肚子则像布丁，不停地颤动。安玛丽小姐可不是这样！正如她自己得意洋洋地宣称的那样，她非常美丽，乳房像佩格当年一样高耸而丰满，不过她的腰更细，臀部和大腿浑圆，两条小腿十分匀称，小腹扁平，黑色的“山丘”“丛林”茂密，充满爱液。

她又在他周围游走着，然后身体紧紧贴着他的后背摩擦，发出阵阵呻吟和呢喃之声，他能感觉得到“山丘”上柔软的毛紧贴着他的双腿。后来，她纵身一跳，修剪得十分好看的指甲掐着理查德的肩头，趴在他的脊背上，直到“丛林”滑过臀部，勾起如火的情欲。他咬紧牙关，害怕就在那一刻控制不住自己。他强迫自己一动不动地站着，任她一边抚摩揉搓，一边柔情低语。然后，她跪在他面前，肩膀后挺，乳房高耸，宛如圆圆的、红顶宝塔。她把挡在脸前的头发甩开，高兴地笑了。

“我想，”她说，那声音仿佛从喉咙深处发出，“我要吹这支没有声音的笛子了。”

“吹吧,小姐,”他大口喘着粗气;“眨眼之间,笛子的曲调就会被淹没。”

她将他的睾丸捧在手里笑着说：“没关系，亲爱的理查德，这支漂亮的笛子能吹出好多调调来。”

那种感觉十分美好。理查德闭上眼睛，只要血肉能够承受得住，就让身体的每一束纤维都去汲取令人吃惊的快乐。理查德想把那不断变化、千差万别的感觉尽可能多地记在心间。但是，他终于被击败，生命之泉在炫目的色彩、剧烈的抽搐和黑丝绒般的柔软中迸射。他的一双手抓住她的头发，任凭她把他大口大口地吞咽下去。

她说的没错。这一轮战栗刚刚过去，脐下的“暴君”又挺立起来，显然是想要更多。

“现在该我了，”她说，好像还穿着高跟鞋的样子，神气十足地走到床边，伸展开四肢躺下，粉红的阴唇充满诱惑。“首先用舌头拉一拉一拉，然后用长笛奏响进行曲，接下来——塔兰台拉舞①！最后，嘣，嘣，嘣,用鼓槌敲鼓!”

那就是她想要的，也是她最终所得到的。先前的顾忌早已丢到脑后，如果女士需要一场完整的表演，那就让它变成一场交响乐吧。

“你是个音乐荡妇，”他说。折腾了几个小时后，他已经精疲力竭。“不，你别想再来了，笛子已经没声音了。”

“亲爱的，你可真让人吃惊啊，”她说，还在那儿哼哼唧唧。

“你也是。尽管我怀疑你的那些花样都是从像我这种可怜的独身‘鼓槌’身上学到的。你肯定还学过长笛，黑管，双簧管。”

“理查德，你是在什么地方接受的教育。”

“我想，在科尔斯顿呆的五年也算是一种教育吧。但是绝大多数知识是通过造枪得到的。”

“造枪?”

①塔兰台拉舞：意大利南部民间舞蹈 6/8拍子，因为速度极快早先用来医治毒蜘蛛舞蹈症。

“是的，是从一位犹太绅士那儿学来的，他是葡萄牙移民。我的造枪师傅……”理查德说道，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是意识到“音乐会”之后她喜欢聊天。“他会拉小提琴，他的妻子会弹古钢琴，三个女儿会竖琴、大提琴、长笛。我在他们家住了七年，以前经常唱歌，因为他们喜欢我的声音。我的血管中可能流淌着威尔士人的血液，威尔士人非常喜欢唱歌。”

“你还很幽默，”她说，头发蹭着他的脸。“作为一个布里斯托尔人，可真难得。威尔士人也很幽默吗？”

他从床上下来，穿上内衣，然后坐在床边穿长袜。“有一点我不明白，安玛丽，为什么你是一位太太的侍女？你应当是有钱人的情妇啊。”

她在空中打了一个榧子。“这话我爱听。”

“还有这丝绸长袍,这……这间‘贞洁屋’?”

“巴顿夫人,”她的语气中透着不屑,“是个愚蠢的老婊子!”

“不要说这种脏话！”他生气地说。

“婊子！婊子——婊子——婊子！我就要说！我把你吓着了吧，亲爱的理查德。”她坐起来，盘着两条腿，像个裁缝。“理查德，我欺骗巴顿夫人，我骗她。她自以为很聪明，让我住在这儿，远离她那个傻老爷们儿。”她噘起了嘴唇。“她自己带着我来往于克莱夫顿的豪宅之间，炫耀她有一个真正的法国侍女。呸！”

理查德穿好衣服，不无嘲讽地看着她。“你还想见我吗？”他问道。

“噢,当然,理查德,非常想。”

“什么时候?”

“明天这个时间。巴顿夫人很晚才起床。”

“你不能总给威利服鸦片酊啊。”

“压根儿就没必要。现在我有你了——还会在乎威利吗？”

“好吧。那么,明天见。”

那一天，即使威廉·亨利没有被父亲忘记，肯定也被他深深埋在心底。理查德回到迎客来，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上了楼。他和衣而睡，一觉睡到天亮。没有喝朗姆酒。

“你的鱼，”安玛丽·拉托尔对约翰·特里维林·西莱·特里维林说，“已经下锅了。”

“我真希望你能抛开那种法国式的激情，”特里维林叹了口气说。“我的小可怜儿，是不是很糟糕啊？”

“恰恰相反，亲爱的西莱。他的衣服干净，人也干净。没有虮子，没有虱子，没有脏病，”她特别强调着，“洗得干干净净。”她的嘴角露出了毫不留情的耻笑。“他的身体很健美，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男人味儿的人。”

这一番嘲讽触到他的痛处，怒火在心中闷燃。但他还算聪明，知道现在不是发作的时候，拍了拍她的屁股，给了她二十个金畿尼，把她打发走了。凯夫先生和瑟恩先生来了，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和他们见过面。他和宠爱自己的妈妈一起住在公园街，如果经常会见身份卑微的客人，被人看到可不是一件好事。

威廉·瑟恩和凯夫刚进门，就说：“最明智的办法是把英瑟抓起来，弄到贩奴船上当水手。”

“你想让我们就像生活在铸造厂烟囱冒出的黑烟里那样，生活在谋杀嫌疑犯的阴影之下吗？”西莱问道。“哦，不。”

“我会确保他的名字在征召船员的名单上出现。”

“我想让理查德·摩根也完蛋，”特里维林说道。

“没这个必要！”托马斯·凯夫说。“理查德有很多关系，另外那个家伙只是个无名小卒。就让比尔把英瑟弄到贩奴船上吧，然后，请允许我到税务所去。我不是想让你付罚款，西莱，但是没有交纳罚款之前，被审判的威胁将一直悬在我们头顶。现在就有人监视我们。”

“听着，”西莱·特里维林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我出生在富贵人家，原本用不着出去赚钱维持生活，可我那死去的父亲不知中了什么邪，居然剥夺了我的继承权。我清楚，必须靠自己的头脑来养活自己，所以变得更加聪明。我母亲尽她所能帮助我，给我提供住处，背着哥哥给我金子，但是我也需要生意上赚的钱，如果这笔钱被别人剥夺，我是不会高兴的。失去自由，掉脑袋，我更不会快

乐。摩根和英瑟断了我的财路，我也要断了他们的活路。”他的脸扭曲着。“英瑟什么也不是，这我同意。送我们上绝路的是摩根。还有，我需要毁了这个理查德·摩根。”

理查德醒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威廉·亨利的小屋。床空着。眼泪刺痛着眼睛。这是威廉·亨利失踪之后，他的眼里第一次满含泪水，但并没有流出来。经过长时间的睡眠，他浑身的疼痛已经消失，尽管阴茎还有点酸疼。此外，他还能感觉到她的啃咬和抓挠留下的点点伤痕。一个令人震惊的词——婊子，但是安玛丽才是一流的婊子。

从理查德记事开始，这一家人每天清晨的起居习惯就一直是这样：狄克总是到厨房里将一壶热水和一桶凉水提到一个马口铁浴盆旁边，供玛格洗浴之用。佩格活着的时候，两个女人合着用。她们用完了女仆用。她们在楼上洗浴的同时，狄克和理查德在楼下洗。

狄克给玛格送水壶、水桶时，经过理查德的卧室。从玛格的房间出来时，朝理查德那边看了一眼，确定他终于醒了过来。理查德将昨天晚上睡觉时没脱的衣服脱下来，留给女仆处理，又从柜子里找出几件衣服，便光着身子跑到楼下，和父亲一起洗浴。狄克已经刮完胡子，站在浴盆里，手里拿着一个小铁桶把水浇到身上，然后打上肥皂。

狄克看着理查德的后背，惊叫道：“天哪，你上哪儿去了？”

“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理查德说，准备刮胡子。

“也该着了。”小铁桶里的水冲干净了狄克身上的肥皂。“是个妓女？理查德。”

理查德咧嘴一笑。“如果是，父亲，也是那种难得一见的妓女。我的意思是，从来没见过她那样的女人。”

“酒馆老板的严正声明，”狄克边说边跨出硕大的浴盆，用一块旧亚麻布使劲儿擦着身子。理查德跨入父亲用过的水里。

“洗完没有？”玛格的声音从楼上传来。

“还没呢！”狄克喊道。他一边擦干自己，一边把理查德拉到挂

着金丝窗帘的窗口，就着暗淡的晨光，严肃地看着儿子。“但愿你不要染上花柳病或者梅毒。”

“保证没有。那个女人很特别。”

“到底怎么回事儿？”

“我是在英瑟那儿认识她的。”

“她是英瑟不要的女人？”

“不是！如果是英瑟的女人，她早就自己抹脖子，上吊了。她总是那么一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他皱着眉头，摇了摇头。“说实话，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对我着迷。我跟英瑟之间交往并不多。”

“你跟英瑟可是天壤之别。”

“今天早晨八点，我还和她见面。”

狄克吹了声口哨，说：“很热乎啊，是吗？”

“就像一团火。”理查德穿上短袜，梳理着还湿漉漉的头发。“问题是，父亲，我对她其实很反感，可又离不开。我该去吗？还是永远不要再见到她？”

“去，理查德，去啊！如果前面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惟一的办法就是穿越它，走到另一边。”

“如果引火烧身呢？”

“我将为你祈祷，让上帝保佑你平安无事。”

差一刻八点钟的时候，理查德把迎客来的门关在身后，心里想，至少我有父亲的批准。我原本从未指望过他能理解。那么谁又是他的‘熊熊烈火’呢？

他还是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去，这其中的原因是像“性强迫症”那样复杂，还是像“性饥渴”那样简单？不得而知。在布里斯托尔，人们很忌讳诸如‘性交’和‘性’这些词——在这个敬畏上帝、许多事情都无须拐弯抹角表述的小城里，这些词太赤裸裸了。“性交”将爱情和道德剥离开来，“性交”是动物行为。由此可见，他去雅各布水井，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这种“动物行为”——再和安玛丽‘性交’。

他脑子里想的依然是威廉·亨利，想着他生活在别人的世界

里，回不了家。这就意味着，他也许被拉去做了远洋帆船上的娈童。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尤其发生在那些漂亮男孩儿的身上。哦，亲爱的上帝！不要让我的孩子过那样的生活！求求你，亲爱的上帝，倘若那样，真是生不如死，那就让他死吧！有一次，我在布里斯托尔集市上，看到一条眼镜蛇膨胀着颈部的皮褶吞噬一只老鼠，而此刻，我是去和一个用同样的方式吞噬我的法国婊子交媾……

在接下去的一个星期里，理查德每天都要见她，越见，欲火燃烧得越旺。然而，欲望之火带来的痛苦，因为放弃寻找威廉·亨利、把他想象成远洋帆船上的娈童而带来的痛苦，又把他推向朗姆酒。他的日子过得浑浑噩噩，脑海里充斥着安玛丽、父亲焦急的面孔、威廉·亨利从远方无边无际的大海传来的哭喊声、性交和音乐、眼镜蛇和朗姆酒。每一次，丑态百出之后，朗姆酒让他暂且忘掉那一切。他恨她，那个法国婊子，但是总也受用不够。更糟糕的是，他恨他自己。

后来，出乎意料，安玛丽打发威利·英瑟给他送来个条子，说在一段时间内，不能与他相见，但是没有说明原因。英瑟也被这件事情搞得晕头转向，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说，顶楼她那个房间的门环已经取掉，估计她现在在巴顿夫人那儿。同时失去他们两个，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理查德在四处寻找他们的时候这样想。她给我的感觉就像贱金属——一块沉甸甸、黑糊糊的铅。既然如此，失去她还有什么好悲伤的呢？也许因为烈火还在焚烧着我。

他彻底放弃，不再寻找，整天呆在迎客来酒馆喝朗姆酒，和谁也不说话。他想给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写封信，但是羽毛上的墨水早就干了，信纸还是一片空白。

“吉姆，告诉我该怎么办，”狄克恳求药剂师詹姆斯堂兄。

“我只是个药剂师，不是拯救灵魂的医生。而可怜的理查德是灵魂生病了。不，我并不把这一切归罪于那个女人。她仅仅是他的疾病的症状之一，这病自打威廉·亨利淹死就得上了。”

“你真的认为他淹死了吗？”

药剂师詹姆斯堂兄使劲点了点头。“毫不怀疑，”他叹了口气

说。“起初我认为，让理查德心存一些希望可能会好些，但是自从他喝上朗姆酒，我的想法就改变了。他的灵魂需要医生拯救，朗姆酒是治不好的。”

“那也难说，”狄克表示反对，“神父詹姆斯是那么一个……个喜欢大惊小怪的牧师。他和你不一样。你的感觉很对，看问题也很全面。你可以想象一下，倘若我们把这位法国妓女的事情告诉他，他一定会一只手拿着祈祷书，另一只手拿着罗马十字架，发了疯似地和这个撒旦的小鬼搏斗！他肯定是这么看待这个女人的。可我认为她只是个爱管闲事的人，而且被理查德深深地吸引。他怎么就不能觉得女人喜欢他呢？她们喜欢，吉姆！你自己也有亲身体验。”

药剂师詹姆斯堂兄知道自己那两个脸像方括号似的老处女女儿曾经暗恋她们的表哥理查德好多年，所以毫不迟疑地用力点了点头。这是他这天第二次这样点头。

到了九月二十七日，理查德已经从里到外被朗姆酒浸透了。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来自安玛丽·拉托尔的一个便条，说她已经回到住处，非常想见他。理查德挣扎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她的住处跑去。

“理查德！哦，见到你可真好！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她把他拉进屋,亲吻着他的脸颊,摘下帽子,脱下外套,呜咽着,呻吟着,咕哝着。

“为什么？”他从她的怀里挣脱，决心这次尽显自己的男人本色。“为什么整整一个星期我都见不到你？”

“因为巴顿夫人病了，我一直和她在一起。威利应当告诉你的啊。我嘱咐过他，让他转告你。”

“到现在为止，你连一个字母都没给我写过，”他说。

“因为我一直都和巴顿夫人在一起，她……我……哦，我真恨我的英文讲得乱七八糟。我不得不伺候她，”安玛丽说，看起来一副受委屈的样子。

理查德一屁股坐到床上，又感觉到朗姆酒的酒劲儿。“咳，乱

七八糟不乱七八糟有什么关系！姑娘，我想死你了，你回来我很高兴。亲我一下。”

于是他们开始用嘴唇、舌头、手，玩性的把戏，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颠鸾倒凤，全无羞耻之心。她的想像力非常丰富，而他按照她的指点消耗着自己。

“你真让人吃惊啊，”最后她说道。

他的眼睛本来闭着，听了她的话，强打精神睁开。“此话怎讲？”

“你浑身散发着朗姆酒的味道，可还能操——这可是个好词儿——就像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儿。”

“亲爱的，你会知道的。”他咧嘴笑着，合上眼睛。“要想让我不灵，还得再来几品脱朗姆酒，”他说道。“我比街上吊着的约翰·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坚持的时间长得多。”

“什么？”

理查德没有回答。安玛丽背靠那一堆松软的枕头，望着天花板，心里想，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自己会作何感想。当西莱劝说她——辅之以几卷包好的金畿尼——去引诱理查德·摩根的时候，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拿了人家的钱，只能做好连续几个星期过令人厌倦的生活的准备。可是事实证明，她根本没有厌倦。首先，因为理查德是个绅士。比那个虚伪圆滑、心口不一、自称绅士却根本不知道绅士为何物的魔鬼西莱强得多。

她不曾想到的是这位牺牲者的吸引力（她把这种吸引力称为美丽）。表面上看，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布里斯托尔男人，一点也不时髦，走在路上也不会有什么“回头率”。然而，当他第一次朝她微笑的时候，就好像掀起了头上的面纱，显露出迷人的英俊面庞。他穿着这个季节的衣服，通常穿这种衣服的男人都显得大腹便便，溜肩膀，脊柱前突。可是，那衣服之下的理查德，却像古代雅典雕像般健美。她搜肠刮肚地去想自己知道的那点儿英语成语，对了，理查德“不露锋芒”。只有真正有眼光的人才能认识到他的价值。他从来不看重自己，更不愿意表现自己，这是多么大的遗憾啊。他是个完美的、出色的情人。啊，是的，出色的情人！

那么，当所有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她的感觉又会怎样呢？这一天不会太远，究竟多远，全凭理查德的造化——西莱希望早点下手，朗姆酒能帮上大忙。她觉得自己在这场阴谋里扮演的只是一个小角色。她永远也不会知道结果。但是参与这场阴谋，就意味着和西莱说再见，和英格兰说再见。她看上去还处于最美丽的年华，不过二十出头，实际上她已经三十岁了。在过去的四年中，西莱已经付给她一些钱，再加上将要付给她的钱，足可以使她远离这个国家那些猪狗不如的家伙，回到她热爱的吉伦①。在那里，她将活得像个淑女。

她打了一个小时的盹儿，然后把理查德摇醒。“理查德！理查德！我有个主意！”

理查德头昏脑涨，嘴唇滚烫。他下床走到安玛丽盛淡啤酒的白罐子旁边，喝了一大杯之后，感觉才好了一点。他知道，还得好几天才能把朗姆酒彻底从体内清除出去。前提当然是不再喝酒。可是，他能不喝吗？

“什么主意？”他坐在床上，两手抱头问道。

“我们为什么不住在一起呢？楼下的黑尔夫人要搬走了，两层楼的租金只有每周十二便士——我们可以把卧室搬到楼下，这样就不用爬上爬下了。让威利搬到上面，或者让他住地下室。他的租金也会有点儿用的——他付一个先令。哦，要是真能这样该有多好啊——答应吧，理查德，求你了！”

“眼下我还没有工作呢，亲爱的，”他捂着脸说。

“可我有工作，我伺候巴顿夫人。你也很快就能找到工作，”她安慰他。“理查德，求你了！要是有什么可怕的人搬进来怎么办？我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他拿开两只手，抬起头看着她。

“我就说我们结婚了，这样别人就会尊重我们。”

“结婚？”

“只是为了满足邻居们的好奇心嘛，亲爱的理查德，求你了！”

①吉伦：法国西南的一个港湾，由加龙河与多尔多涅河形成，通往比斯开湾

淡啤酒把他弄得晕晕乎乎，动脑筋想事情很难。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在心里琢磨这个建议。这也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但现在的情况是，他已经对在迎客来的生活感到了厌倦，或者说是迎客来已经不再欢迎他。“很好，”他说。

她高兴得满脸放光，在床上跳来跳去。“明天！威利今天就在帮黑尔夫人搬家，然后他就可以帮我了。明天！”

理查德打算搬出去的消息让父母颇为震惊。两个老人对视了一眼，决定不持任何反对意见。理查德每天从回到家到上床睡觉这段时间喝的朗姆酒比以前更多了。如果搬到克莱夫顿，他喝的酒里至少有一部分要自己掏钱。

“自己的亲生儿子落到这步田地，我总不能再不顺着他的意思，”狄克说。

“你说得对，就由他去吧，”玛格表示同意。

于是，他们把运锯末和粮食的手推车借给他，眼巴巴看着满脸严肃的理查德将两个箱子放到上面。“你的工具怎么办？”

“就留在家里吧，”理查德口气干脆地说道。“我估计在克莱夫顿用不上那些玩意儿。”

距离雅各布水井不远的克莱夫顿芳草巷有三栋联体房子。女仆拉托尔和威利·英瑟住的房子就是中间的一座。它本来是一幢独立的大房子，房东为了多收租金，将楼梯变窄，房间变小，隔成三个部分。隔板一直通到楼顶，但是安装得非常粗糙，到处都是裂纹和缝隙。而且隔板很薄，隔壁女人的说话声听得一清二楚。顶楼上只有安玛丽住的一个房间，就像一条高高挑起的眉毛。相对而言，她就拥有更多的隐私。现在，安玛丽那张漂亮的大床搬到楼下之后，理查德发现了一个问题。

“以后我们做爱可就没什么隐私可言了，”他悻悻地说。

法国式的耸肩。“全世界的人都做爱，亲爱的理查德。”突然，她倒吸一口凉气，把手伸进手提袋里，说：“啊，差点儿忘了，有你的一封信。”

他抽出折叠着的信纸，又好奇地看了看信封。他不认识寄信

人。但是，收信人确确实实是理查德·摩根。字迹工整，一看就是经常写文书的人所为。信中说：

“先生，我是通过哈勃特·巴顿夫人的热情帮助才得知您的大名。我知道您是一位枪炮匠。如果情况属实，有合适的人推荐，您又能够给我演示一下相关技能的话，我可以给您提供工作机会。请于九月三十日上午九时来我的公司。地址是：巴思，西门楼十号。”

签名——“霍雷肖·麦德尔”，歪歪扭扭，一望而知此人没什么文化。这位霍雷肖·麦德尔是谁呢？理查德自认为从里丁到魏茂斯，每一个枪炮匠他都知道，但是霍雷肖·麦德尔这个名字还真是陌生。

“怎么回事儿？谁来的信？”安玛丽一边问，一边把脑袋探过去看那张纸。

“是一位名叫霍雷肖·麦德尔的枪炮匠从巴思写来的信。他给我提供一个工作机会，”理查德眨着眼睛说。“想在三十号早晨九点钟见我。也就是说，明天早上我就得离开这儿。”

“噢，是巴顿夫人的朋友！”安玛丽高兴得拍手打掌。她低下头，直到长长的睫毛在面颊上留下影子。“我向她提起过你，亲爱的理查德。你不会介意吧？”

“如果这意味着一份工作的话，”理查德说，把她抱起来抛向空中，“就算你向撒旦提起我的名字，我都不会介意！”

“哦，真倒霉，”她噘着嘴说。“你明天就得走。可我已经告诉这几幢房子里的邻居，说我们结婚了，你已经搬到这儿住了，他们都邀请我们去做客呢！”她的嘴噘得更高了。“也许你星期五晚上也得呆在巴思。我得熬到星期六才能见到你。”

“如果真能找到这份儿工作的话，这有什么关系，”理查德说。他把自己的一个箱子放在安玛丽不打算放东西的地方。“我还是有点儿后悔，不该把你的床搬到楼下，”他又暗示道。“既然威利愿意去地下室住，真就没必要搬了。”

“理查德，如果你在巴思找到工作，也就无所谓了，”她用不容争辩的口吻说道。“我们迟早还得再搬家。”

“那倒是。”

“有一间能放张写字台的屋子难道不好吗？”她问道。“我喜欢坐在桌子旁边写信，而楼上太狭窄了。”

他走到卧室后边那个房间，看到一张桌子。那张桌子显得孤零零的。“我们得买几件家具来配这张桌子。真有意思！我这辈子从来没买过家具把什么地方布置布置。佩格和我住在坦普街的时候也没有。”

“佩格？”

“我的妻子。她去世了，”理查德简单地说了一句，突然觉得想喝一杯。“你写信吧，我要出去走一走。”

可她一直跟着他走到楼下。楼下是起居室和厨房。厨房里有四把木椅、一张餐桌和一个餐具柜。起居室有一张柜台式长桌和一个粗糙的壁炉。安玛丽会做饭吗？如果她把下午和晚上的时间都花在起得很晚的巴顿夫人身上，还有时间做饭吗？

在门口的台阶上，她踮起脚尖吻他。

“哎哟！”耳边响起一个矫揉造作的声音。“这不是摩根先生吗？”

理查德一把推开正在吻他的安玛丽，转过身看见约翰·特里维林·西莱·特里维林在不到三英尺的地方站着，身穿艳丽的仙客来红天鹅绒外套，上面用黑白两色丝线绣着图案。理查德毛发倒竖，第一反应就是转身径自离去，但是意识到安玛丽在场，没有那么做。

“特里维林先生，是我。我这不是还好好地活着吗，”他说道。

“这就是我早已听说的您那位妻子吧？”这个花花公子撇着涂了口红的嘴唇，吹了一声口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有好一阵子，理查德站着不出声，努力让自己不露声色。他被朗姆酒搞得昏昏沉沉，此刻正在努力思考，这场令人不快、不合时宜的邂逅会带来什么后果。特里维林先生身旁和身后站着一小群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男男女女，但是他们穿着只有在家里才穿的衣

服，让人觉得就是住在安玛丽两侧公寓里的邻居。理查德该怎么办呢？他该怎么回答呢？“给我介绍一下吧！”西莱又说。

理查德虽然和绝大多数英国人一样，只懂得一点点法律，但是他知道，一旦声明一个女人是他的妻子，那么实际上，她就成了法律上认定的合法的妻子。当初安玛丽提议把她和理查德所谓已经结婚的事情告诉朋友、邻居，理查德就有所保留。即使因为喝酒头脑不清醒，他也非常清楚，安玛丽尽可以在那里胡言乱语，说已经嫁他为妻，他自己绝不能对她的话表示认可。

现在，他站在这里，面对着对他充满敌意的西莱·特里维林和围在旁边看热闹的安玛丽的邻居，进退两难。如果他介绍说安玛丽是他的妻子，那么只要他和她同居在一起，她就成了他法律意义上的妻子；如果当场否认，安玛丽将被她的邻居视为婊子，从此永无宁日。

他从内心深处感到一种无奈。没办法，只能这样。只要和她住在一起，安玛丽在名义上就得是他的妻子。尽管他讨厌她用音乐比喻性事的低级趣味，也痛恨自己沉湎于声色口腹之乐不能自拔。但是他不能将她从令人尊敬的女仆的地位推向娼妓。他们两个人，在雅各布井及其居民中，她的“影响”更重要。

“安玛丽，”他淡淡地说，然后问道：“你在这里干什么？”

“亲爱的老伙计，我来看我的理发师——喏，乔依斯先生。”西莱指了指身边一个正在傻笑的男人。“他住在隔壁。我就是从他那儿听说你们二位结婚的消息，还听说你已经搬到这里。”他掏出一块镶花边的手帕，颇为优雅地擦了擦额头，说道：“都已经九月末了，今天还是个大热天儿，不是吗？”

“哦，先生，请进吧，”安玛丽说，提着裙子有点慌乱地行了个屈膝礼。“到我们凉快的起居室待上一会儿，马上就不热了。”她把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领进家，让他坐在一张椅子上，撩起围裙边儿给他扇风。“理查德，亲爱的，有什么可以招待客人的吗？”她用悦耳的声音问。显然，西莱·特里维林时髦的穿着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非我去黑马酒馆买些啤酒和朗姆酒，现在什么也没有，”他

很不礼貌地说。

“那我去给你找罐子,一个装啤酒,一个装淡啤酒,”她说,抖动着裙子，匆匆忙忙向厨房走去，确信西莱完全看到了她那副一步三晃、扭怩作态的样子。

“我不欠你的情,摩根,”只剩下他们俩的时候,西莱说道。“我已经同税务官进行了好几次很不愉快的谈话，而这都是因为你捏造的那些关于我的坏话。我实在不明白，你给凯夫先生修理设备的时候，我是怎么得罪你了。而且即使我冒犯了你，也不至于让你向税务官撒一连串的谎吧？”

“我没有撒谎，”理查德平静地说。“那天晚上月朗星稀，我亲眼看到你在工厂干那勾当，还听到了你的名字。”他笑了。“你很不谨慎。你和凯夫先生，还有瑟恩先生旁若无人地交谈，没想到隔墙有耳，结果暴露了你坏蛋的真面目，西莱·特里维林。”

安玛丽进来了，两手各拿一个白色的罐子。“先生，啤酒可以吗？”她问客人。

“这个时间,当然可以,”西莱·特里维林说。

摩根一手提着一个罐子，去布兰登山脚下的黑马酒馆买酒去了。安玛丽则坐在另外一张椅子上和这位“气度非凡”的绅士聊着。

理查德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纯粹白跑一趟。特里维林先生正弯着腰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忙不迭地吻安玛丽的手。

“先生，希望能再次见到您，”安玛丽故作淑女状地说道。

“噢，我可不能保证！”他捏着嗓子说。“不过别忘了我的理发师就住在隔壁。”

安玛丽忽然气喘吁吁地说：“哦，巴顿夫人！我怎么把她给忘了？我要迟到了。”

特里维林先生伸出胳臂，说道：“摩根夫人，我和巴顿夫人很熟,请允许我带您到她那儿去吧。”

他们走了，头挨着头。他不停地说着什么废话，她咯咯地笑着。前面是一幢幢还没有盖完的房子，房子附近有一条小巷。两人在巷口拐了个弯就不见了。理查德望着他们的背影，生气地骂

了一句，然后去取父亲的手推车。该还回去了。这个愚蠢的法国婊子！对西莱·特里维林这种人满脸堆笑，卑躬屈膝，就因为他穿一件仙客来红天鹅绒外套。那上面的图案都是他们逼迫济贫所里那些一分钱不赚的穷孩子绣上去的。

每天去巴思的公共马车中午从绵羊旅馆出发，全程四个小时，车厢里面的座位票价四先令，坐在车厢上面，每位两先令。他给托马斯·凯夫先生干了六个月的活儿，节衣缩食攒了几个钱，但是所剩无几。去巴思这一趟，最少要花十先令，他真有点掏不起。他和安玛丽还没有就“家庭”内部开支做什么安排。昨天在黑马酒馆吃了两顿饭。那里的饭菜比迎客来贵得多。她没有主动提出付钱，也没有对他喝那么多朗姆酒明显表示不满。她平常只喝波尔图葡萄酒。

就这样，理查德早早动身，步行到布里斯托尔城那边，好买一张两先令的车票。这种车厢上面的座位无遮无拦，不过这天看起来不会下雨。

驿站是个人来人往、忙忙碌碌的地方。旅馆后面有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马夫和拖着挽具的马焦急不安地走来走去。负责照料骡马的人端着草料四处乱串。仆人们端着摆满小吃、饮料的托盘，向候车的旅客兜售。理查德发现那六匹马还没被套到他要乘坐的马车上面，于是花两先令买了个车厢上面的座位，然后走到休息厅，靠墙站着，等有人吆喝去往巴思的旅客上车。

理查德还懒洋洋地靠墙站着，突然看见威利·英瑟从门口跑进来，气喘吁吁地停下来四处张望。

“威利！”

英瑟闻声赶紧过来。“噢，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我还担心你已经走了呢。”

“怎么了？是安玛丽出什么事儿了吗？她病了？”

“没病，不是，”英瑟瞪着一双颜色很浅的眼睛说。“比病更糟糕！”

“更糟糕？”理查德抓住他的胳膊问。“她死了吗？”

“不是，不是！她已经和西莱·特里维林约好时间——要私通！”

理查德怎么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呢？他说：“说下去。”

“他先到隔壁看望理发师——他是这么说的——过了一会儿，就敲我们的门。我还没来得及从地下室的台阶爬上来，安玛丽就给他打开了门。”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用恳求的目光看着理查德。“我渴死了,跑了一路。”

理查德花一便士，给英瑟买了一大杯淡啤酒，英瑟一口气喝了下去。“噢,好多了！”

“威利,快告诉我,这车随时都会开的。”

“他们根本不避讳——好像压根儿忘了我就在旁边。她问他想不想和她做笔生意，他说想。可是，她又扭动着身子，挤眉弄眼儿地说，时间不合适。你有可能半路返回。她让他今晚六点再来，可以在那儿过夜。两个人约定好之后，西莱·特里维林就到隔壁理发师乔依斯那儿去了——我能听到墙壁那边他像马叫似的声音。我等安玛丽上楼之后，就一路跑来找你。”他那张焦急的脸上，一双卑怯的眼睛直盯盯地望着理查德，乞求他的表扬。

“巴思!巴思！”有人喊道。

该怎么办呢？真他妈的，他需要这份工作！可是安玛丽居然更喜欢西莱·特里维林那个人渣！想到这儿，他觉得自己的感情受到极大的伤害。这种玷污让人无法容忍。他挺了挺腰杆儿。“不要巴思的工作了，”他懊恼地说。“走，到我父亲那儿等着。六点钟，再让拉托尔小姐和西莱·特里维林先生看一场好戏。也许他永远不会因为偷税漏税的欺诈行为被当局送上法庭，但是他将记住今晚发生的一切，我发誓。”

出什么事儿了？狄克百思不得其解。他预感到可怕的灾难正在酝酿之中，但是又说不清楚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尽管他是我的儿子，可我能向一个三十六岁的男人追问事情的真相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不告诉我？那个生性猥琐的家伙英瑟满脸奉承坐在那儿供他差遣——他倒不会伤害理查德，但也绝不是他的好朋友。理查德，理查德，你就少喝点朗姆酒吧！

快到六点钟了，酒馆里坐满兴致勃勃的人们。玛格正准备端上晚餐，理查德和英瑟站了起来。喝了很多朗姆酒的他依然站得很稳，走向门口的时候，步伐笔直，像一条线，跟在后面的英瑟反而有些摇摇晃晃，狄克真有点吃惊。我儿子喝醉了，现在，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却把我当成一个局外人。

天气晴朗，夕照犹存，晚霞还没有完全褪尽。理查德走得很快，英瑟都有些跟不上了。他每迈出一步，心中的愤怒就增加一分 。

前门没锁，理查德闪身进去。“你就呆在这儿，等我叫你，”他压低嗓门儿对威利说。“她和西莱在一起！西莱！这个婊子！”他咬牙切齿，双拳紧握，走上楼梯。

卧室中是一幅赤裸裸的春宫画。他那位淫荡的情妇两腿分开躺在床上，西莱穿着花边衬衫趴在她的身上。两个人正以传统姿势上下运动，安玛丽发出快乐的呻吟，西莱也哼哼着。

理查德本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愤怒还是让他丧失了理智。屋子那面是壁炉，旁边有一桶煤和一把砸煤的锤子。床上那对儿还来不及眨眼，他已经穿过房间，拿起锤子站到他们面前 。

“威利，快来！”理查德咆哮着。“不，不许动!我要让我的证人清清楚楚地看到你们俩现在的样子。”

英瑟走进来站在那儿，目瞪口呆地看着安玛丽的两只乳房。

“英瑟先生，你准备作证吗？你看到我的妻子和西莱·特里维林先生在床上的勾当了吗？”

“看到了！”英瑟先生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吓得浑身发抖。

安玛丽对特里维林说过，理查德酒喝得很凶，但是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此时此刻一个狂怒的壮汉会对他做些什么。这个冷酷、镇定的税务诈骗犯觉得血液从他的脸上一点一点退去。天哪！摩根要杀人了。

“该死的婊子！”理查德叫喊着，转过脸盯着安玛丽。她和特里维林一样，吓得浑身发抖，从床上爬起来，往墙那边退着。“你这个婊子！你这个荡妇！想想吧，为了挽回你的名声，我公开承认你是

我的妻子！我从没有把你当成一个荡妇，夫人，但我错了！”他那狂怒的双眼从安玛丽身上移到窗台上，那里放着特里维林的手表，钱包和表袋。“你的蜡烛呢，夫人？”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婊子把蜡烛放在窗台上来招揽生意，可我怎么没看到蜡烛呢！”他打了个趔趄，蹒跚着走过去，一屁股坐到床边，将锤子放在特里维林的脑门上。“你，西莱，是你逼我把这个贱货叫成老婆，那你就自食其果吧。我会以奸淫别人妻子的罪名把你送上法庭！”

特里维林想溜走，理查德的手像铁钳一样抓住他的肩膀，用锤子轻轻地敲着他冒汗的额头。“别，西莱，别动。否则你的血会溅满这漂亮的白床单。”

“你想怎么样？”安玛丽低声说着，听起来她很害怕。“理查德，你喝多了！求求你，不要杀人！”她突然提高嗓门，声音很刺耳。“把锤子放下，理查德！放下锤子！不要杀人！把它放下！”

理查德轻蔑地啐了一口，放下锤子，但是放在离特里维林的手比较远，离他自己很近的地方。

快想办法啊，西莱·特里维林，快想啊！理查德想杀人，可是他本性并非杀人之人。快把他安抚住，让他平静下来，让这件事情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

理查德在安玛丽惊恐的叫声中，拿起锤子，用锤子头钩住特里维林的衬衫，翻到肚皮上，然后故作惊讶地看着安玛丽。“这就是你想要的？天那，你可真是想金子想疯了！”他不知道这一对可恶的家伙中他更恨谁——是恨安玛丽出卖色相呢？还是恨西莱·特里维林逼他承认安玛丽是他妻子，从而让他戴上绿帽子呢？在朗姆酒的作用下，他脑海里突然想出一个主意，这个主意能让这对狗男女都为他们的苟且之事付出代价。至少在这个难以忘记的夜晚，在自己的愤怒平息以前，要让他们为此而付出代价。不是为了把他们送上法庭，也不是为了获取什么利益。但如果他豁出命去，他们会害怕的，害怕他们的所作所为产生的后果。

理查德身手敏捷，不等特里维林看清楚，就伸出手抓住他的喉咙，把他提起来，让他跪在床中间。“我有证人做证，看见你与我妻子通奸，先生。我要控告你，让你赔偿……”他犹豫了一下，随口说

出一个数字，“损失费一千英镑。我是个受人尊敬的技师，怎么能让人戴绿帽子呢？尤其给我戴绿帽子的是你这种卑鄙小人——西莱·特里维林。你愿意为我妻子提供的服务付费。那么，好了，现在费用提高了。”

想想吧，西莱，好好想想吧！现在没有他的帮助，事态也正按我的想象发展。他话多了，也不像刚才那么凶狠了，朗姆酒的酒劲儿正在消散，他终于平静下来了。

特里维林舔了舔嘴唇，想起他早已编排好的话。“摩根，我知道你有权诉诸法律，我也承认你受了一些损失。但我们还是不要把这事儿弄上法庭吧，求你了！我母亲和兄弟！……你也为你妻子想想，想想她的名声！如果她的名字在法庭上被人呼来唤去，她就会失掉工作，就会被人抛弃。”

是的，怒气正在平息。摩根突然间看上去显得困惑不解，像是大病一场，有点不知所措。特里维林继续说：“我承认我有罪，但是让我们在法庭之外解决这件事情吧——现在，就在这里。摩根，现在，就在这里解决！你虽然拿不到一千英镑，但能得到五百英镑，摩根，求你了！这样，我们就两不相欠了。”

这种怯懦的投降反而使理查德的心理失去平衡。他坐在床沿上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原以为特里维林会奋起反抗，和他搏斗，迫使他做出最极端的事情。为什么他会产生这种想法呢？因为皎洁的月光下，他曾看见过这个偷税漏税的骗子剥去伪装后身手那么敏捷？他现在意识到，那是因为那个时候，特里维林完全控制着局面。这家伙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本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个假货。

“这个价格很公平，理查德，”威利·英瑟怯生生地说。

“很好，”理查德说，从床边站起来。“穿上衣服，西莱，你这副样子看上去滑稽可笑。”

特里维林胡乱抓起他那件镶着孔雀蓝花边的翡翠绿丝绒外套，跟在理查德身后，走进里屋，坐在安玛丽的桌子前面。威利·英瑟想沾光分点儿钱，也跟了进来。他完全没有想到，理查德根本就

不打算拿期票① 去兑换现金。他只想让这家伙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为有可能失去五百英镑而坐立不安。

五百英镑的期票上写的收款人为克莱夫顿的理查德·摩根，落款签名是“约·特里维林”。

理查德看了看那张期票，然后将它撕掉。“重写，西莱，”他说。“签你那肮脏的全名，不能只签一半。”

理查德站在楼梯口，眼前的这种诱惑实在太大了，他用鞋尖儿朝特里维林瘦小的屁股踹了一下，特里维林翻了个跟头，滚下楼梯。他的身体撞击在薄薄的隔板上，发出雷鸣般的回声。滚到门厅一方空地的时候，特里维林才扯开嗓门儿嚎哭起来。现在，他可不是那个沉着冷静的骗税犯了！他吃力地爬出大门，跌倒在小巷里，连哭带嚎，等邻居来救他。

理查德把门闩好，上楼去找安玛丽。这次，威利·英瑟没有跟着，他早就一溜烟儿跑到自己的地下室里了。

她没动地方，眼睛盯着理查德，看他径直朝床边走来，又将锤子拿到手中。

“我应当杀了你，”他说，已经筋疲力尽。

她耸了耸肩膀。“你不会杀我，理查德。就是喝了朗姆酒，你也不是杀人的料。”她嘴上现出一丝微笑。“嗯，但是西莱有那么一阵儿相信你会杀人。真没想到，他是那么一个自信、自负而又足智多谋的人。”

安玛丽的话暴露出，她和特里维林的关系远比一次床上的交合更深刻。理查德刚想问个究竟，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又怎么了？”他问道，走下楼梯。“谁啊？”他喊道。

“特里维林先生想要回他的手表，”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告诉特里维林先生，等我一切都满意了，他的手表就物归原主了！”理查德朝闩着的门大声叫喊。“他想要回手表，”理查德走进卧室时说。

①期票：由出票人书面承诺即期或在将来某一日期向持票人付款的一种信用票据。

那块手表还躺在窗台上，但是表袋和钱包不见了。

“还给他吧，”安玛丽突然说。“求你从窗户扔给他吧。”

“如果还给他我就不是人！这表我会给他的，但是得等我高兴的时候。”他拿起那表端详着。“这玩意儿真精巧！钢的，非常时髦。小巧玲珑。”他把表和期票一起装进大衣口袋。

“我要离开这儿了，”他说，感到非常恶心。

她跳下床，套上一条裙子，光着脚穿上鞋。“理查德，等等！威利，威利，快来帮帮我！”她喊道。

他们走到楼梯下面的时候，威利一脸惊慌地出现了。“听我说，理查德，你要干什么？放过他们吧！”

“如果你是为西莱担心的话，那就不必了，”理查德说。他走进那条小巷，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他已经不在这儿了，表演两分钟以前就结束了。”

他向布兰顿山走去，安玛丽走在一边，威利走在另一边。路灯还没亮，三个模糊的身影在一片漆黑中移动着。

“理查德，如果你走了，我该怎么办呢？”安玛丽问道。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夫人。我给足了你面子，当着西莱和那么多人的面，宣布你是我的妻子，但是我可不想把你这种人当成妻子，这是真话。你会怎么样？你还会继续被雇佣，除了西莱和我，别人仍然认为你很清白。”他冷冷地笑了。“清白？夫人，你是个黑心的婊子。”

“我呢？”威利问，还想着那五百英镑。

“我还住在迎客来。骗税案开庭之前，我们俩必须团结一致。”

“我们把你送到山那边吧，”威利提议。

“不，你把夫人送回她家。这里不太安全。”

就这样，他们在这个夜晚各奔东西。那一男一女回克莱夫顿芳草巷，另一个男人走在布兰顿山狭窄的小路上，全然不顾可能发生的危险。玛丽·莫蕾迪丝太太在前门外面停下脚步，很高兴已经回到家门口，但是对那个独行人的无所畏惧感到奇怪，他的同伴们已经离他而去。他们一直在一起低声说话，看上去关系不错，但是到底是些什么人，她心里没谱。九月下旬的这个夜晚，天已经很

黑，根本看不清他们的脸。

理查德跌跌撞撞回到家里。刚才面对面交锋时不觉得多么难受，现在，朗姆酒的后劲儿却让他一阵阵恶心。这叫什么事儿呀！他该怎么和父亲交待？

“但是至少我可以说，我心中的怒火已经平息，”第二天，他给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写了一封信，那天是一七八四年九月的最后一天。“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只知道我不喜欢内心深处那个自我——痛苦，想报复，而且很残忍。不仅如此，我还发现自己手里保留着两样东西，而这两样东西恰恰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要的——一块表和一张五百英镑的期票。第一样东西——那块表，等我能忍受西莱·特里维林丑恶的嘴脸，想要见他的时候，马上就还给他。第二样东西——那张五百英镑的期票，我决不会到银行去兑换。归还手表的时候，我会当着他的面把期票撕掉。我还诅咒朗姆酒。

“父亲派人到克莱夫顿取回我的东西，所以我没有再见到安玛丽，也不会再去见她。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我不想再说了。真是个傻瓜啊！我已经三十六岁了。父亲说我应该在二十一岁的时候经历类似安玛丽这样的事情。越晚犯傻，就傻得越厉害。他还是以平常那种‘优雅’对我说这番话的。他当然是个非常出色的人。

“这件事情，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自己。让我倍感耻辱的是，我背叛了我的小儿子——从见到安玛丽那天起，直到今天终于觉醒，并且发现已经从她的‘符咒’中解脱为止，我一点儿也没想过他，没想过他的命运。也许男人总要尽情放纵一次，但我究竟怎么冒犯了上帝，偏偏在我失去亲人、痛不欲生的时候，以这样一种可怕的方式来考验我？

“请给我回信吧，詹姆。刚刚听到威廉·亨利的噩耗之后，你难以下笔，对此我能够理解，但是我们都盼望收到你的信，都因你保持沉默而深感忧虑。除此而外，我需要你那些智能的文字。事实上,我非常需要。”

然而，即使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准备回信，那信也没有在十月八日到达迎客来。这一天，两个身穿土褐色制服、满脸严肃的男人走进酒馆。

“理查德·摩根？”走在前面的人喊道。

“在这儿呢，”理查德说，从柜台后面走了过来。

那人走到理查德面前，右手抓住他的左肩。“理查德·摩根，我以乔治·莱克斯国王陛下的名义逮捕你。因为约翰·特里维林·西莱·特里维林先生控告了你。”

“威廉·英瑟？”那个男人又喊了一声。

“啊！啊！”威利尖叫着退到墙角。

他同样把手放在英瑟的肩膀上。“威廉·英瑟，我以乔治·莱克斯国王陛下的名义逮捕你，因为约翰·特里维林·西莱·特里维林先生控告了你。请跟我们走，不要找麻烦。门外还有我们六个人呢。”

理查德站在那儿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他向父亲伸出一只手，张开嘴想说话，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法警搭在理查德肩膀上的手猛地推了一下他的后背。“不许说话，摩根，什么也不许说。”他朝酒馆里鸦雀无声的人们环视一周。“如果你们想见摩根和英瑟，可以在布里斯托尔纽盖特监狱找到他们。”

第　二　部

一七八四年十月至一七八六年一月

布里斯托尔纽盖特监狱是内罗韦恩街威斯波罗铸铜厂那边的两幢建筑。八位法警把理查德和威利·英瑟夹在中间，抄近路从一道结实的、有点儿像城堡吊闸的栅栏门走进监狱。一条狭窄的信道，两边各有一个小门，这就是理查德对纽盖特监狱“内部设施”的第一印象。虽然一直没有停下脚步，法警小头目还是大声吆喝着催他们赶快从左边那个入口进去。他手下两个喽 啰从门外使劲推了一把。

“犯人摩根和英瑟！”他叫喊着“签字。”

桌子后面的一张椅子上懒洋洋地坐着一个人。那人接过法警递过来的两张纸，问道：“你想让我把他们关在哪儿？”边说边在每张纸上签了一个大大的 X。

“这是你的事儿，沃特，我管不了那么多，”法警自以为是地说道。“他们有人身保护令①，”他补充道，转身走出门外。

威利一直在哭，理查德站在那儿十分镇定，眼里没有一滴泪水。最初的震惊慢慢消失，他又可以重新思考，而且对眼下的处境并不惊讶。为什么控告他？什么时候才能查明事实真相？是的，西莱的手表和那张期票确实在他手里，但是他那天已经告诉门外那个男人，他会把手表还给西莱的，而且他也没有拿那张期票去西

①人身保护令：指传讯诉讼当事人出庭的令状，当事人得据以请求法庭裁决其受拘禁是否符合法律程序。

莱开户的银行里兑换现金。为什么他没有想过这些呢？

监狱里人满为患也许会帮助他早一点洗清罪名。布里斯托尔法院的有识之士们最近几天正在讨论如何同犯人达成某种协议，只要他们能够赔偿损失，并且缴纳额外的罚金，就可以回家。尽管理查德的后半辈子将因此而背上沉重的债务，只有再来一次战争，需要更多的枪炮才有可能偿还，但是他知道，家人不会丢下他不管。

“每天的面包钱是一个便士，”一个名叫沃尔特的法警说，“直到你们被审判为止。如果被判有罪，价格会涨到两便士。”

“那还不得饿死，”理查德不由自主地说。

法警从桌子里边绕出来，一拳打在理查德的嘴上，力气用得很大，一下子打破了他的嘴唇。“别他妈的在这儿自作聪明说这说那，摩根！你在这里是死是活我说了算。”他抬起头，大声叫喊着：“来人,你们这些混蛋!”

两个人手提大头棒跑了进来。

“把他们给我锁上，”沃尔特搓着手说。

理查德用袖口擦了擦嘴角的血迹，和哭哭啼啼的威利·英瑟一起穿过走廊，走进右手一间屋子。这间屋子看上去有点儿像卖马具的店铺，不同之处在于挂在四壁的大多数对象都是铁链，而不是皮带。

在布里斯托尔纽盖特监狱，戴上脚镣就已经足够了。理查德站在那儿，一个哭丧着脸的家伙负责管理这间“库房”，他走过来给理查德戴脚镣——先把一个两英寸宽的铁环套在左脚踝上，用锁锁住，而不是用铆钉铆上，再用一条两英尺长的铁链将它同右脚踝上同样的铁环连在一起。这样，他只能慢慢地拖着脚走，既不能加快脚步，更不能跑。惊慌失措的威利试图反抗，马上被手持大头棒的人打倒在地。理查德被打破的嘴唇还在流着血，他什么也没说，也没做出任何反应。他发誓，再也不在狱卒沃尔特面前随便开口说话。他明白，在这个地方说三道四只能招致虐待。于是，他好像又回到在科尔斯顿度过的日子——安静地坐着，安静地站着，安静地做被允许做的事，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走廊尽头是另一个木栅栏门，一个看守用一把很大的钥匙将门打开,两个新犯人——理查德和英瑟被推入“地狱”之中。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石头墙长年累月、无声无息地泛着潮气，墙面许多地方都长出长长的石灰柱。从弗鲁姆河吹来的煤烟、煤灰又把那石灰柱变成黑色。屋子里没有任何设施。石板地面上到处都是日久年深留下的污垢和散发出阵阵恶臭的粪便。屋子里面挤满了戴着脚镣的囚犯，都是男人。他们大都两腿前伸坐在地上。有几个人茫无目的地走动，生命的力量几乎耗尽，以至于在跨过同样不幸的难友的双腿时，无力抬起铁镣锁住的双脚。而那些坐着的人继续坐着，即使难友脚上的铁镣碰到他们身上，也全然没有感觉。对于习惯于布里斯托尔烂泥汤的人来说，这里的臭味儿并不陌生。那是什么东西腐烂的臭味、垃圾散发出的恶臭、粪便的味道。只是由于通风不好，臭味儿更重了。

惟一有目的的活动正在大屋子尽头一扇拱门那边进行。尽管从未到过布里斯托尔纽盖特监狱，理查德从门上的缝隙望过去，断定那是监狱的酒吧。谁能凑出足够的零钱，谁就能在那儿喝上朗姆酒、杜松子酒或者啤酒。理查德曾经听狄克和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谈论过关于纽盖特监狱的一些事情，当时给他的印象是，那里的人们整天因为钱、酒、面包和财物而打架。但是现在他明白了，精明法警绝对不会让此类事情发生。再说，这里没有谁还有力气打架。他们都非常饥饿，相当一部分人空着肚子喝酒，说着胡话，不成调儿地哼哼着，两腿伸开坐在那里，根本顾不上身边发生的事情。

威利寸步不离，像个跟屁虫似地跟着他。不管理查德往哪个方向走，他都拖着脚跟在身后，抽泣声不绝于耳。啊，这样下去我会发疯！我可受不了了！但是，不管怎样，我也不会再靠朗姆酒浇愁。更不会贪图便宜去喝杜松子酒。毕竟几个月后，这可怕的折磨就会过去——不管要等多久，总会轮到我们。法庭会审理我们的案子。我的和威利的。他为什么这样哭哭啼啼呢？这对他能有什么好处？

在这里刚刚呆了一个小时，他就觉得精疲力竭，脚踝上的铁圈

磨得生疼。他找了一块足够容纳他和他的“影子”威利的空地，弯着腰坐下去，两腿伸向前面，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立刻明白为什么囚犯都喜欢这种姿势。因为这样坐着，脚踝就不会承受重压，后背还能靠墙休息一会儿。只走动了一个小时，他那厚厚的长袜就已经显示出破损的迹象。这又是犯人们为什么不愿意四处走动的一个原因。

他口渴。一根管子穿过与弗鲁姆河相邻的墙壁，一股细流不停地流到马槽里。一条铁链拴着一个锡桶当水舀子用。一个可怜的家伙就在他的注视之下，走到马槽旁边撒尿。理查德还注意到，马槽边上有四个简陋的茅坑，看上去足够二百个犯人使用。他心想，如果药剂师詹姆斯堂兄的话没错，喝了这水就会死掉。这间屋子里关满了生病的人。

好像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一种创造奇迹的力量。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出现在栅栏外面的信道上。狄克和他在一起，跟在后面。

“爸爸！詹姆斯堂兄！”他喊道。

他们睁大眼睛，吃惊地张望着，然后朝他这边走来。

狄克跪在地上，完全崩溃。在所有人的记忆中，这还是第一次。理查德坐在地上，轻轻拍着父亲不停起伏的肩膀，目光掠过他的肩头望着药剂师。

“我们给你带来一壶淡啤酒，”药剂师詹姆斯堂兄一边说，一边从袋子里掏出酒壶。“还有吃的东西。”

一直在哭的威利累得睡着了。理查德把他摇醒。似乎从来没有比淡啤酒更爽口的东西！他把拔掉塞子的酒壶递给威利，手伸到袋子里，发现有面包、奶酪和一打新鲜苹果。起初他还有点儿担心，没准儿那群貌似无动于衷的人看到这些美味，会张牙舞爪，发疯似地扑过来，但是没有。这些人真的都已经彻底麻木了。

狄克慢慢恢复了平静。他用衬衫擦着眼睛和鼻子，说道：“真是糟糕啊！太糟糕了！”

“爸爸,不会永远这样,”理查德说,没有笑出来,因为不想让狄克看到他那被人打破的嘴唇而更加担心。“到时候他们就会审我的案子,那时我就自由了。”他犹豫了一下,问道:“我能被保释出去

吗？”

“还不知道，”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说，“但是明天早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律师堂兄亨利。检察官在法庭上会像狮子一样咄咄逼人，但是我们要勇敢地面对。振作起来，理查德。摩根家族在布里斯托尔也是有些名气的，而且你也是名声很好的自由民。我知道控告你的那个花花公子——经常在托尔奇市场附近招摇过市，像一头蠢驴。”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消息传得这么远，这么快，”狄克说，“就在我们来找你之前，森赫·汉贝特斯到咱们家来过。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埃尔顿家族，亚伯拉罕·艾萨克·埃尔顿爵士是他的好朋友。他说也许艾萨克·埃尔顿爵士将主审你的案子。他或许会怒斥你受莉莉斯① 的诱惑作出头脑发热之举，但是这样一来，对你的指控就站不住脚了。一切都取决于法官给陪审团的建议。没有人看得起这个西莱·特里维林——陪审团所有成员都会马上认出他，并且看着他那副蠢相笑破肚子。”

两位摩根呆的时间不长。理查德暗自庆幸他们没有多呆。因为狄克和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刚走不一会儿，淡啤酒就开始在肚子里“翻江倒海”。大庭广众之下，他不得不坐在肮脏的便桶上，任凭裤子和内裤耷拉在膝盖上。其实，除了他自己，谁也没注意他在拉屎。连块擦屁股的破布也没有，他只能沾一些洗衣桶里的肥皂水洗洗，然后撅着湿淋淋的屁股提起裤子和内裤。他两眼紧闭，忍受着这种从未经历过的羞耻。从那一刻起，他对自己的体味比对周围熏死人的气味更加敏感了。

夜幕降临，他们从公共休息室爬上一段台阶，来到男犯牢房。那是另一间很大的屋子，没有几张简陋的小床或者草垫供那么多人睡觉。有几个人已经躺在那里，显然由于发烧，浑身疼痛，已经躺了一整天。有一两个永远不会再动了。他和威利刚来，行动也还算敏捷，找到一对空着的担架，马上据为己有。没有床垫，没有床单，没有枕头，也没有毯子。只有残留在担架上已经干了的排泄

①莉莉斯：中世纪西方人传说中好色的女妖。

物和呕吐物。

理查德一时半会儿睡不着。整个屋子又冷又湿，惟一可以盖在身上的就是他的外套。威利一直哭哭啼啼，可是此刻已经进入梦乡。看来，对布里斯托尔纽盖特监狱的恐惧还不足以让他难以成眠。理查德深深感谢无情的上帝总算动了恻隐之心，让威利安静下来。他躺在那儿，听四周的呻吟声，呼噜声，间或几声干咳以及有人想要呕吐的声音，还有一个小男孩儿令人心碎的哭泣声。监狱里并不全都是成年人。从这一群人中，他已经数出二十个年龄大约七到十三岁的孩子，他们看上去没有一个人是已经堕落、误入迷途的坏孩子，但是这些小东西至少有一半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愤怒的受害者控告他们的原因往往是因为他们偷了一杯杜松子酒或是一块手帕。这种事情是不会在迎客来酒馆发生的，因为狄克不允许。如果有衣衫褴褛的孩子混进来，趁人不注意偷喝了客人一杯朗姆酒的话，狄克总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把他们撵到门外，并且让受害的客人再免费喝上一杯。这种事情一年最多也就发生一两次。除了偷钱包或者涉及到名誉之类的事情，布罗德大街很少有罪案发生。

狄克和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带来的消息无疑是令人振奋的。森赫·汉贝特斯能够出手相助有些出人意外。看起来他仍然为自己把理查德介绍给托马斯·拉蒂摩尔而感到内疚。这怎么能怪他呢？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理查德昏昏沉沉地想着，闭上眼睛，立刻陷入无梦的黑暗之中。

第二天傍晚，狄克独自一人来了，肩上扛着一袋食物和淡啤酒。

“詹姆斯堂兄还在亨利堂兄的办公室，”他盘腿坐下，以便离理查德足够近，免得旁人听见，但还是躲不过威利伸长的耳朵。

“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查德平静地说。

“是的，”狄克紧握双手，咬着牙说，“理查德，他们不会在布里斯托尔审判你。西莱·特里维林向法庭提议，案子应该在格洛塞斯特审理，因为事情是在克莱夫顿发生的，在布里斯托尔管辖之外。

现在，你只是暂时拘留在纽盖特监狱，等到官方文件下来，证人的证词开始受理，你就得——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使劲摆着两只手。“我满脑子都是那些莫名其妙的法律术语！我根本想不明白——我永远都不明白——我也不想明白！”

理查德将头靠在发黑的墙上，目光掠过父亲弓着的身子，盯着撒尿的马槽和四个令人作呕的便桶。“哦，”他终于说，喉咙阵阵发紧，“顺其自然吧，爸爸，我急需一些东西。”他指着双脚比划着。“首先，我必须要一些布来垫着这两个铁环。刚一天的工夫，长袜已经磨穿。明天就该磨我的皮，后天就该磨我的肉了。要想熬过这次灾难的话——我发誓一定要！——我就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只要能喝上淡啤酒，吃上面包、奶酪、肉还有水果或者蔬菜的话,我就不会遭罪。”

“他们会把你弄到格洛塞斯特城堡，”狄克颤抖着嘴唇说。“格洛塞斯特我可一个人也不认识。”

“我估计摩根家族其他人在那儿也没有熟人。这个西莱·特里维林真精明！他一心想置我于死地。不知道因为我举报他偷税，他可能因此被绞死，还是因为我嘲笑他不是个男人？”他摇了摇头，笑着说。“也许，兼而有之。”

“我听到一些流言，”狄克含含糊糊地说。

“告诉我，父亲。我早就不会哭天抹泪了，你不必担心我会让你难为情，”理查德温和地说。

父亲涨红了脸。“好吧，我是从戴维·埃文斯那儿听说的。我现在从他那儿进朗姆酒。他的酒棒极了，理查德！他对我说，酿酒业的人们传说，凯夫和瑟恩一听说你在克莱夫顿出了事儿，马上跑到特里维林那儿，要他控告你和威利。你我都知道特里维林实际上卷入了那场偷税漏税的官司，但是业内人士对此一无所知，便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戴维·埃文斯说，凯夫和瑟恩希望税务案开庭审理之前，你和威利被判成重罪犯。这样一来，他们的官司就不了了之了，因为重罪犯不能出庭作证。除此而外，凯夫见过了税务总长——你那位本杰明·费舍尔的哥哥。又是裙带关系，哪儿都一样。凯夫表示，愿意补交一千六百镑税款。费舍

尔兄弟俩当然知道你和威利被捕的事情，对特里维利在此中的干系也心知肚明，但问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威利又像个丧家犬似地大声嚎哭起来，理查德闪电般转过身，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威利忍不住尖叫起来。

“闭嘴！威利！闭嘴！你敢再哭一声，我就把你踢到屋子那边去——把你留在这里，让你发烧烧死！”

狄克目瞪口呆。威利闭上嘴巴。

狄克不知如何是好，幸亏药剂师詹姆斯堂兄拖着一个小箱子大小的木头盒子出现了。要不然，他该跟这个陌生家伙说什么呢？

“我给你带来些东西，理查德，不过一会儿再说，”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说。他把盒子放在地上，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情况越来越不妙了。”

“詹姆斯堂兄，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法律这玩意儿真是太古怪了，理查德！我承认，关于法律我只懂得一些皮毛，除了和自己业务有关的那一小部分，一窍不通。我想别人，特别是穷人都这样。”他向理查德伸出一只手。理查德抓住这只手，发现堂兄在颤抖。“你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尤其是离开布里斯托尔所辖区域之后。堂兄亨利竭尽全力，神父詹姆斯和我也都挨个拜见了我们认识的每一位大人物，但是法律规定我们既无权查看西莱起誓过的诉状，也无法得知他的证人的名字。真是让人感到震惊，震惊啊！我想缴纳保释金，但是保释金不适用于重罪犯，你被以——’他咽了口吐沫，接着说——“严重盗窃罪和勒索罪起诉！这两种罪都是重罪——理查德，你可能被绞死！”

“唉，”理查德有气无力地说，“我是自作自受。我倒是很想知道，西莱是怎么告我勒索罪的。他主动提出给我一张自己签名的期票，作为庭外和解的条件。难道他现在说，那个女人压根儿就不是我的妻子，我是冒充丈夫进行敲诈？可是按照法律，只要我在大庭广众之下称她为妻，我就是她的丈夫，除非我已经有了一个妻子，但我没有。这点儿法律我还是懂的。”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如何告你的，”狄克用沉闷的声音说。

“我们首先要做好安玛丽·拉托尔的工作。这样一来，我在法

庭讲事情经过的时候，她可以证明我说的都是事实。”

“理查德，你不能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药剂师詹姆斯堂兄静静地说。“被告必须保持沉默，法庭不允许他阐述事情经过。被告只能寻找证人，为自己辩护。还有——如果他能负担得起的话——被告辩护律师可以同原告证人当堂对质。被告方辩护律师不得询问被告问题，也不能提供任何新证据。至于那个女人——她已经失踪了。按照法律，应当以同样的罪名把她关在纽盖特的女牢里，可是她没有被关起来。她在克莱夫顿的住所已经搬空，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

“英格兰是个什么地方啊？如果事情不落到自己头上，做梦也想不到会是这个样子，”理查德说。“难道连我的律师向陪审团宣读我的答辩状也不行吗？”

“不行。你只能回答法官向你提出的问题，回答的内容必须限制与问题有直接关系的范围之内。”

“能不能通过赫伯特·巴顿夫人找到安玛丽呢？”

“根本没有赫伯特·巴顿夫人这个人。”

威利·英瑟听了这话，又大放悲声。

“别哭，威利，”理查德温和地说。“请——不要——哭。”

“简直是群恶魔！”狄克借用新教徒常说的话，大声喊道。

“总而言之，眼下的情况是，我们既不知道西莱会如何控告我，也不知道他的证人会是谁，更不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理查德语调平静地说道。“而所有这一切都将发生在四十英里之外的格洛塞斯特。”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说。

理查德坐在地上，沉默了大约一分钟。他咬着下嘴唇，在心里想事儿，而不是焦虑不安，然后耸了耸肩。“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儿了，”他说。“眼下我急需一些东西。包脚镣的布，洗脸毛巾，擦屁股用的布。”他做了个鬼脸。“擦完屁股，我会用水管子里的水把布洗干净，如果不干，也只能将就了。这些可怜的家伙像耗干的油灯，根本没有力气偷东西，可是如果我把布挂起来晾干的话，没准儿就得丢光。我还得付钱给法警，让他给我理发。我需要肥皂，需

要隔几天就得换洗一次的衣服——衬衫、长袜、内衣。还有干净的布，我手头必须经常有干净的布。要有足够的钱买淡啤酒。那边的水来自帕戈斯雷水井，那水肯定不能喝。监狱里，很多人都病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知道这意味着又要花你们的钱，但是我发誓，一获得自由，我马上就开始偿还。”

作为回答，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就像摆地摊儿变魔术的魔术师一样，打开那个木头箱子。“我已经想到应该带些布来，”他一边说，一边在里面摸索着。“如果这里允许你带这个箱子的话，你就把它留下。平常就坐在上面，或者像狄克那样把它绑在脚趾上。我进来的时候，法警已经检查过了。”他吃吃地笑着。“不许带锉刀和锯，他们关心的就这两样。你们可以有剃刀和剪子，真是怪事儿。可能这些法警并不关心你们是不是彼此割脖子吧。还有一条皮带和一块磨刀石。”他拿起剪子，递给狄克。“剪吧，堂弟。”

“给理查德剪头发？我可不行！”狄克大声说，有些惊慌。

“必须剪。长头发会生各种寄生虫。把头发剪短虽说不会把它们赶尽杀绝，至少会少很多。我还拿了一个梳齿细密的梳子，理查德。你身上的体毛也得剪短，或者干脆拔掉。”

“我的体毛很少，剪一剪就行了。”

詹姆斯堂兄还在箱子里面搜寻着，似乎要把一样很重、很笨的东西拿出来。他终于把它拿了出来，神气十足地放在地板上。“看上去很稀奇，是不是？”他问道。

理查德、狄克，还有威利都呆呆地看着那个东西。

“詹姆斯堂兄，我相信它一定很神奇，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理查德问道。

“一块滤水石，”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自豪地说。“石头做的这部分，你也看得出，底部呈圆锥形，能装大约三品脱水。水透过石头，从底部滴到下面那个黄铜容器里。我也不明白水经过石头发生了什么神奇的变化，反正下面容器里收集到的水甘甜清爽，就像最好的泉水。那水，”他充满了对科学的热情，解释道，“很纯，很清，因为在多孔的石头中走了一趟！我早就听说意大利人——他们都是聪明人！——在使用这种滤水石，但就是弄不到手。大约一年前，

我的朋友约翰·斯提恩斯船长从巴西回来，给约瑟夫·福莱运回来一船可可豆，同时也给我带了一些洋红。他的船经过特内里费的时候靠港加水，那座小岛水源丰富。岛上有人给他看了这个东西，希望他能感兴趣，帮助他们开辟英国市场——现在这种石头已经出口到西班牙一些水质极其糟糕的地方。福莱整天想的就是巧克力，对别的都不感兴趣，于是他就把这玩意儿给了我。我用帕戈斯雷的井水做了实验。你说得很对，理查德，那水根本就不能喝。水管是木头做的，经过四块墓地，水质恶劣就一点儿也不奇怪。”

“吉姆，你是怎么试的？”狄克扭歪着脸，战战兢兢地剪掉理查德厚厚的鬈发。

“当然是喝我自己用滤水石过滤出来的水。”

“我知道你就会这么做。”

“我已经开始从特内里费进口滤水石了，并且马上想起了你，”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说，把那块滤水石放回到箱子里。“理查德，这块石头使用起来很方便，但是我要告诉你，它也有一定的寿命。我试验的第一块石头九个月后就发出异味儿，过滤出来的水也变得混浊，但是你很容易就能看出什么时候石头开始腐坏，因为石头碗内部会长一层黏糊糊的棕色物质。不过，”他继续说，“我第一批运来的滤水石说明书说，变脏了的滤水石可以放在干净的海水里浸泡一到两个星期，然后在太阳下曝晒一到两个星期，就会重新变得干净。”他叹了口气，接着说：“但在英格兰这是不可能的，唉。”

“詹姆斯堂兄，”理查德微笑着说，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激，“非常感谢。”

“理查德，不用这么客气。”他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心情变得沉重起来。“我之所以今天就把箱子带来，”他小心翼翼地说，“是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时候会把你转到格洛塞斯特。下一次巡回审判要等到四月份大斋节①。所以，转送格洛塞斯特的事儿也许不会太快，但也许会是明天。牧师詹姆斯堂兄让我告诉你，他

①大斋节：封斋期从圣灰星期三（大斋节的第一天）到复活节的四十天，基督徒视之为禁食和为复活节作准备而忏悔的季节。

会来看你的。”

“见到他肯定是件高兴事儿，”理查德说。剪掉头发，他觉得脑袋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狄克蹲在地上，将剪下来的头发收到一起。理查德站起身来说：“爸爸，你回家以后一定要用醋和焦油好好洗手，没洗之前千万不要摸脸。求求你，给我送来些干净的内衣和肥皂！”

第二天，他们并没有被转到其他地方。理查德和威利在布里斯托尔纽盖特监狱一直呆到一七八五年的新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喜事——家人能够即时了解到他需要什么；但同时也可以说是灾祸——大家见证了他悲惨的处境。

玛格思量再三，决定亲自去看望理查德。那天，她惊恐万状，刚刚从那群孤魂野鬼般的犯人中找到理查德，只看了一眼，就吓得毛骨悚然，随即昏死过去。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圣诞节过后，药剂师詹姆斯堂兄独自一人来了。“理查德，你父亲中风了。”

理查德转过脸望着堂兄，他的眼神已经变得让人认不出来。即使经历了威廉·亨利的惨剧，目光中的从容和幽默的火花也不曾消失，可是现在已经荡然无存。生命的力量并未消失，但是那双眼睛只能观察，却做不出什么反应。“詹姆斯堂兄，他会死吗？”

“不会，这次不会。我已经严格控制他的饮食，希望能确保他不至于第二次、第三次中风。他的左臂和左腿都受影响了，但是还可以说话，大脑的思维也还正常。他让我问候你。我们觉得，不该再让他来纽盖特探望你，那样做很不明智。”

“噢，迎客来酒馆！离开那儿会要了他的命。”

“他没必要离开那儿。你哥哥威廉已经把他的大儿子送到迎客来，在那儿他将被训练成酒馆老板。他是个好小伙儿，不像威廉，爱钱如命。此外，我猜想，他也希望离开家门到外面闯闯。威廉的老婆是个厉害主儿，对儿子一直盯得很紧。唉，我真没必要跟你说这些。”

“我敢说，肯定是她拦着威廉，不让他到监狱探望我。威廉失

去了他的最出色的锉锯匠，他一定为此而悲伤呢，”理查德毫无怨恨地说。“我妈妈呢？”

“玛格就是玛格。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她的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干活儿。”

理查德没有说话，只是坐在石板上，两腿伸向前方。“影子”威利坐在远处。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忍住眼泪，像打量一个陌生人似地端详着他——经过这些日子，他看起来确实像个陌生人。他怎么会变得比以前更英俊呢？还是以前英俊的外表从未被人注意到？长短不齐的鬈发不到半英寸长，露出头颅骨好看的形状，凸起的颧骨和鹰钩鼻子在光滑的、没有皱纹的脸上，显得很挺拔。如果这张脸有所变化的话，变化就是在嘴上，好看的下嘴唇还和从前一样，然而整个嘴形变得更加坚毅、棱角分明，不再像以前那样轮廓平和而柔软。他那细细的、末端尖尖的眉毛以前总是距离眼睛很近，而现在看起来好像被重新刻画过一样，更加突出、鲜明。

他三十六岁了。上帝像考验约伯①那样考验着他。但是在这场较量中，他既没有欺骗也没有亵渎上帝，就占了上风。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失去了妻子和惟一的孩子——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名誉——和他那自私的哥哥一样失去了家人。然而他还没有失去他自己。尽管我们会花上一生的时间去了解一个人，并且自认为对他很了解，但是到头来，往往发现知之甚少。

理查德忽然爽朗地笑了，眼睛闪着光。“詹姆斯堂兄，不用为我担心。监狱还没有摧毁我的力量。监狱只是我人生中不得不经历的一段路程。”

也许因为没有几名重罪犯要被从布里斯托尔转到格洛塞斯特，理查德和威利提前两天才接到通知。这时，一月份刚刚过了一个星期。

“你们想带什么都可以，只要拿得动，”他们被带去见沃尔特时，这位监狱长说。“拿不了的就一点儿也不要多拿。路上不允许

①约伯：《旧约》中一个诚实正直的人物，备历危险，仍坚信上帝。

使用平板车和手推车。”

他没有说从哪儿开始他们的旅程，也没有说怎么个去法，理查德没有问。威利非常想问，理查德踩了一下他的脚。威利疼得龇牙咧嘴，只好忍住没问。

事实上，沃尔特对理查德的离开非常遗憾。过去的三个月里，理查德给他带来不少好处。他的亲戚们总是给他和英瑟两个人带来食物，这就意味着沃尔特每天能拿到额外的两便士。理查德的父亲每周给他往办公室送一加仑上好的朗姆酒。他那位衣着讲究的药剂师堂兄也会定期在他捧起的双手中放入二十五便士硬币。要不是这些好处，他早就把理查德当成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疯子，把他送进圣彼德医院锁起来，直到格洛塞斯特传讯他。他真是个疯子！

每天他都用肥皂和从水管子里流出的冰冷的水清洗全身——他用一块布擦屁股，擦完之后还要把布洗干净——他蹲在而不是坐在马桶上拉屎——他修剪头发——从来不去酒吧——他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读他的堂兄圣詹姆斯教堂那位牧师给他带来的书——还有，最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每天他都要往一个厚重的石头盆里装满从水管子里接的水，然后再喝滴到下面铜盘里的水。沃尔特逼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他回答道，他正把水变成婚宴上的美酒。疯了！三月份发情的野兔也不会这样！

提前两天接到通知，意味着理查德能有机会做好充分准备，从而在格洛塞斯特监狱呆得更舒服一些。

牧师詹姆斯堂兄给他带来一件新外套。“你看，你嫂子伊丽莎白，”——也就是他的妻子——“在大衣里絮了一层厚厚的羊毛，理查德。还有，手套也是两样。这副皮手套没有分指，毛线织的有手指。大衣兜里我也装了东西。”

难怪那么沉，两个口袋里装满了书。

“我通过森德尔公司从伦敦订购了这些书，”牧师詹姆斯堂兄解释道。“这些书用的都是最薄的纸。我尽量没有带太多宗教方面的书来看你。只带了一本《圣经》和一本《祈祷书》①。”他顿了一

①《祈祷书》：教徒进行礼拜时所用的书，一五四九年在英国出版。

下。“班扬[①]是个浸礼会教徒，《天路历程》[②]是一本好书——如果这本书也能被称作宗教书籍的话——所以我把它也放了进去。还有弥尔顿[③]的书。”

此外还有一卷莎士比亚的悲剧，一本喜剧，以及约翰·唐翻译的普卢塔克[④]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

理查德握住牧师堂兄詹姆斯的手，紧紧贴在自己的脸上，双眼紧闭。七本书，每一本都用最薄的纸印刷而成，因而体积不大，布制的封面易于存放。“你带给我大衣、手套、《圣经》、班扬、莎士比亚和普卢塔克。你不仅关照了我的身体，还关照了我的灵魂和思想。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则更关心理查德的身体。“这块新石头你可以用来过滤水，但是一定要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再换——它看起来跟别的石头没什么两样，但是比浮石[⑤]还轻，对吧？这是焦油，还有一些新的、特别耐用的肥皂——你的肥皂用得太快了，理查德，太快了！我这里还有些特制的沥青药膏——从溃疡到牛皮癣全都治。墨水和纸——我已经用软木塞塞好了瓶口，墨水肯定不会渗漏出来。再看看这些，理查德！”他嘟嘟囔囔地说，就像平常一样，只有谈到什么新鲜玩意儿，他就能在极度的沮丧中露出一丝喜色。“他们管这玩意儿叫‘钢笔’，因为它的功能和鹅毛笔一样。瞧，木杆儿上装个钢尖儿，用它蘸墨水。我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实际上，这玩意儿是阿拉伯半岛生产的——那里大概鹅很少。再带上一把剃须刀。万一那把坏了，还能替换一下。一大罐麦芽，要是没有水果或者蔬菜，你就吃点这玩意儿，它能防止坏血病。还有布

① 班扬(1628—1688)：英国散文作家，清教徒牧师，反对王政复辟，因传教违反国教规定，曾被囚禁十二年，代表作为《天路历程》。

② 《天路历程》：描述基督徒从毁灭城到天堂城路途的讽刺性寓言故事。

③ 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

④ 普卢塔克(46？—120?)：古希腊传记作家和哲学家，一生写有大量作品，最著名的是《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

⑤ 浮石：用于去垢、磨光等的石头。

片，布片，布片。都是我妻子和你妈妈把床单撕开弄的。一卷绷带和止血药。一瓶我发明的补药。我在里面加了一德拉克姆[1] 金粉，这样你就不用害怕生疖子了。如果你身上起了疖子或者红疹，而这瓶药已经用完的话，可以在嘴里含一粒铅丸，连续含几天就可见效。箱子里只要有一点点空都塞满了布片，要么就是衣服。”他忙着装箱子，忽然皱着眉头说：“理查德，我看你得往大衣口袋里装些东西了。”

“口袋已经满了，”理查德语气坚定地说。“神父詹姆斯给我带来几本书，这是我的必备之物。如果我在精神上垮了，詹姆斯堂兄，身体健康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之所以还能神志正常，就是因为有书可读。监狱里最可怕的就是百无聊赖，无事可做。在班扬那个时代——谢天谢地，我有他写的《天路历程》——一个人坐了监狱，还可以干点有意义的工作，甚至把自己生产的东西拿出去卖点钱，养活妻子儿女。班扬就这样度过十二年的监狱生活。可是，在这儿，狱卒甚至连我们走动也不让。如果没有书可读，我真的会发疯。所以我必须留着这些书。”

“我理解。”

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放进去，放进去，再拿出来，折腾了好半天，总算把所有宝贝都塞了进去。最后不得不让威利坐在箱子盖上使劲压着，才把两个结实的锁头扣上锁好。他们用一根细皮带拴好钥匙，挂到理查德的脖子上。他提起箱子掂量了一下，至少有五十磅重。

詹姆斯堂兄给威利也弄了个箱子，小一些也轻一些。

“真不知道用怎样的言语才能表达我心中的感激之情，”理查德说，眼睛里闪烁着最纯洁的爱。

“我也谢谢你们，”威利说，眼里噙满泪水。

然后他们分手了，要等到格洛塞斯特大斋节巡回审判的时候才能再见面。

①德拉克姆：古希腊重量单位。

一月六日凌晨，理查德和威利带着箱子，步履蹒跚地走出栅栏门，来到那条信道，沃尔特和一个手持大棒的陌生人等在那里。他们被推进当初给他们上脚镣的屋子。理查德以为上路之前要除去铁链，不由得舒了一口气。即使没有脚镣，那箱子也已经够沉的了。如果能取掉，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他想错了。那个总是哭丧着脸的家伙——他是这间阴森恐怖的屋子的总管——将一个两英寸宽的铁圈锁在理查德的腰部，再把他的手腕铐住。手铐上两英尺长的铁链一直连到肚子前面的锁头上。然后，那人卸下他们脚镣上的锁链，换成两条比较长的链子，一条将左脚踝上的铁环连到腰间的铁圈上，另外一条将右脚踝上的铁环连到腰间的铁圈上。这样一来，尽管还可以按正常步伐走路，但是绝无逃跑的可能。最后，这四条链子都被锁在肚脐前面的锁头上。

理查德设法把箱子抱起来，突然欣喜地发现，腰间那两条铁链正好能兜住箱子，使得重量由胳膊和躯干分担。

“你也这样拿你的箱子,威利,”他对自己的‘影子’说,“这样好受些。”

“闭嘴!”沃尔特喊着。

外面凛冽的空气闻起来、感觉上去就像天堂里的佳酿。理查德张大鼻孔、睁大眼睛贪婪地吸着、看着。他走在一位警卫前面，这个人到现在为止一句话也没说过。他是布里斯托尔的法警吗？

终于离开那座臭气熏天的地牢真是妙不可言！理查德知道格洛塞斯特是个小镇子，因此，比起布里斯托尔的纽盖特监狱，那里的监狱应该容易忍受一点。对于农村地区的犯罪情况人们并非一无所知，但是所有报纸都说，大城市的犯罪率高得多。他还安慰自己，接下来坐监狱的日子要比之前关在纽盖特的日子长。大斋节巡回审判要等到三月下旬才能进行。

哦，这空气！天低云暗，预示着要下大雪。他惟一感觉冷的地方是耳朵。剪掉长发，两只耳朵无遮无掩。帽子只能为头皮筑一道“屏障”，三角帽檐高高卷起，对耳朵不起任何保护作用。谁还在乎这些？理查德两眼闪闪发光，迈开步子，在锁链的叮当声中，沿内罗韦恩街向前走去。

尽管天色尚早，但布里斯托尔是一座早起的城市，人们很早就得开始工作——冬天干八个小时，春天和秋天十个小时，夏天十二个小时。因此，不少人看见了这三个男人，前面两个是重罪犯。行人面露惊恐，纷纷躲到街道两侧，没人想被重罪犯挨上。

威斯波罗铸铜厂的大门敞开着，里面像地狱一样火焰燃烧，机器轰鸣。显然，皇家海军正给新式舱底抽水机安装环环相扣的铜链子。自从那笔投资被卷走，理查德再也没来过这里。

"海豚街，"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法警十分简洁地说了三个字。那不是去往迎客来的方向，而是穿过弗鲁姆向北。对，就应该朝这边走。因为通往格洛塞斯特的收费公路在北面。

理查德由此想到一个新问题：谁来负担费用呢？他和威利被从一个郡引渡到另一个郡，接受他们的那个郡是要付钱的。他和威利对于格洛塞斯特真的就那么重要？值得他们负担四十英里路程所花费的几英镑以及押送他们的法警所需的开支吗？也许这笔费用要由西莱负担？对，当然是西莱负担。这个混蛋肯定很乐于支付这笔钱，理查德心中暗想。

从海豚街左转就到了布罗德米德大街。迈克尔·亨斯豪的客运马车停车场就坐落在那里，他所经营的线路包括格洛塞斯特、孟茅斯和威尔士、牛津、伯明翰，甚至利物浦。一到那里，他们就被推进一间到处都是马粪的小屋。法警允许他们把箱子放到地上，威利痛苦地喘着粗气。

理查德心想，三个月没有任何活动的关押至少还没有让我丧失全部力气。而可怜的威利本来就不是个强壮之人，现在就更完了。但是，再关三个月，我也会像威利那样变得像根枯柴棒，除非格洛塞斯特监狱给我干活儿的机会，能让我吃饱。话说回来，如果我不得不干活儿，谁来照看我的箱子以防小偷光顾呢？焦油和滤水石倒不会丢失，但布片和衣服转眼之间就会不见，也许有人还会发现箱子里面藏金畿尼的夹层。我的书也可能被偷走！我肯定不是英格兰监狱里惟一的读书人。

威利和理查德爬进一辆很大的马车，马车上方的铁架子上紧紧地绷着帆布篷。这样一来，不管气候多么恶劣，包括看起来即将

来临的暴风雪——离开烟囱林立"热浪滚滚"的布里斯托尔，那暴风雪一定更显严寒——车内的乘客都不会受到风吹雨淋。由八匹高头大马组成的马队被套在车上，看起来这些马具备同格洛塞斯特收费公路的泥泞与沼泽进行"斗争"的本钱。车厢里面堆满了桶和箱子，连下脚的地方也没有。马车夫坚持让他们丢掉箱子。

"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财物，老兄，这是法律的规定，"法警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他爬进车厢，打开他们脚踝和腰部之间的铁链，然后把链子锁在头顶支撑帆布篷的铁架子上。理查德和威利只能把腿伸出去，搭在车厢内的货物上面。法警跳了下去。有一会儿，理查德纳闷，是不是只有他和威利两个人上路。马车晃了一下，出发了。这时，他才看见法警和车夫并排坐在车夫的位子上，头顶也有一个足够的遮风挡雨的装备。

"威利，你挪一下身子，"理查德对他的同伴说，威利显然马上就要失声痛哭。"帮我把箱子移到后面，靠着麻袋，然后我再帮你也弄成这样。我们得靠着点儿什么东西。不许哭！再哭，你就死定了。"

没有铺过砖石的路面一片泥泞，速度慢得让人难以忍受。大车不时陷入泥沼，泥浆没过车轴。这时，法警就会打开理查德和威利身上的铁链，让他们下车把轮子挖出来，再帮忙推车。那位一脸怨气的法警也和他们一起推车，理查德看了觉得挺好玩儿。雪下得很大，但是气温还没有低到让地面结冰的程度。天快黑了，整整一天他们没吃没喝，只靠几口雪充饥。这一天，他们走完四十英里路程中的八英里。

车夫显然很高兴，把马车赶到埃尔蒙斯伯里"星与犁"前面。

"我真该给你们弄张床和几条毯子，"他对两个犯人说道，态度比在布里斯托尔的时候好得多。"多亏你们帮忙，我们才能前后六次从泥沼里爬出来。还有你，汤姆，应该给你弄一夸脱啤酒——这儿的酒很好，都是房东们自己酿造的。"

车夫和法警汤姆不见了踪影，只有理查德和威利留在车里，纳闷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过了一会儿，法警汤姆爬进车厢，打开铁环上的锁，然后手提大棒，把他们领进一座石头谷仓。谷仓里铺

着稻草。他发现距离地面不太高处有一根钉着铁钉的大梁，把他们锁到大梁上之后，便扬长而去。

“真饿啊！”威利哀声说道。

“你可以祈祷，威利，但是不要哭。”

谷仓闻起来很干净，稻草也很干燥，这是三个月以来理查德遇到的最好的“窝”。他一边想，一边在铺垫着稻草。这时候，房东和一个肌肉发达的庄稼汉走了进来。房东手里托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两大杯啤酒、面包和黄油，还有两碗热气腾腾的汤。庄稼汉走进一个空畜栏，再出来的时候拿着盖马用的毯子。

“约翰说你们帮了大忙，”房东一边说，一边把托盘放在他们两人够得着的地方，然后马上后退了两步。“法警将替你们俩每人交一便士，你们有没有钱把账结清？要是没有，我就只好自己掏腰包，过后再和约翰的商行收钱。因为他说过，你们今天出了力，赚到了工钱。”

“多少钱？”理查德问。

“每人三便士，包括啤酒。”

理查德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六便士。

清晨，他们花三便士买了面包和淡啤酒，然后回到马车上开始了第二天八英里路的行程。一路上，他们不时停下来，在泥水中又是挖，又是推，又是拉。夜里在稻草和毯子中美美地睡了一觉，又吃了一顿营养丰富、热气腾腾的饭菜，理查德觉得自己的体力在奇迹般地恢复，尽管因为干了重活儿浑身酸痛。就连威利也变得快活起来，干起活儿来也更用心了。雪停了，天气更冷了，但是依然没有冷到让地面结冰的程度。一天八英里路已经是他们的极限，这个速度已经让车夫约翰非常满意——这样他就有可能在每天晚上都按计划到达通常休息的站点。

理查德以为第五天晚上就能到达格洛塞斯特监狱。然而，到达格洛塞斯特郊外哈韦斯特摩恩的时候，马车的车轮停止了转动。

“我不想半夜三更把你们送到那个肮脏的地方，”车夫约翰解释道。“一路上你们就像绅士一样，将该付的钱都付了。哦，我真为你们遗憾，非常遗憾。今天晚上，是你们能吃好睡好的最后一

晚。只有天知道，多久以后才能再有这样的待遇。真的很难把你们当作重罪犯，祝你们俩好运。”

第二天清晨，马车穿过塞温河上的吊桥，由西门进入格洛塞斯特。格洛塞斯特许多地方还是中世纪的样子，保留了大部分当年的墙壁、壕沟、吊桥、修道院以及砖木结构的房子。马车后面没有东西遮挡，虽然视野有限，但是理查德足以看清这个镇子和布里斯托尔相比，真是蝌蚪见了鲸鱼。

眼前出现一道古老的、很厚的围墙，马车在一扇门前停下。理查德和威利下车之后，和法警汤姆一起，被门卫领了进去。里面是一片很大的空地，空地上长着些早已枯萎的花草，只有到了春天，才能看出点名堂。伫立在他们面前的就是格洛塞斯特城堡，也是格洛塞斯特监狱。城堡上有好几个石头砌成的角塔和塔楼，塔楼外墙的窗户上都装着铁栏杆。在克伦威尔① 年代，这里曾经是抵御敌人的要塞，但如今已经破烂不堪。他们没有进城堡，而是走进一座很大的石头房子，房子紧靠监狱外墙以及环绕四周的壕沟。监狱长就住在这里。

理查德现在才明白，布里斯托尔纽盖特监狱之所以专门派人把他们押送到这里，主要是想把他们戴的那两副锁链再带回去，至于犯人会不会中途逃跑，他们并不关心。法警汤姆卸下理查德和威利身上的锁链、镣铐，小心翼翼归拢到一起，那神情就像女人侍弄刚生下的孩子。他把镣铐清点完毕，签上名字，装到一个口袋里，搭乘便宜的马车回家。理查德和威利又戴上那种熟悉的、中间连着两英尺长铁链的脚镣。做完这一切之后，一个狱卒——他们一直也没见到监狱长——把他们带进城堡，两人手里都抱着宝贝箱子。

①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军人、政治家和宗教领袖，他在英国内战时率领国会军队取得了胜利并要求处死查理一世。作为英格兰的护国公，他实际上实行独裁统治。他的儿子理查德在他之后继任护国公，但不久以后就因查理二世的王政复辟而下台。

牢房小得可怜。犯人坐下之后，绝无伸开两腿的可能。这些可怜的家伙只能蜷起两条腿，膝盖顶着下巴。牢房正好十二平方英尺，关了大约三十个男人、十个女人。押送他们的狱卒吆五喝六，发布命令，可是究竟说了些什么，谁也没听明白。那些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坐下的人，不得不再站起身来。他们排着队走到外面，理查德和哭哭啼啼的威利夹在其中，手里还抱着箱子。在寒风凛冽的空场，犯人们停下脚步，那里已经站着二十多个男男女女。

今天是星期天，格洛塞斯特监狱的犯人们要在这里聆听神父伊文斯先生传达上帝的旨意。他年事已高，尖细的声音在寒风中飘荡，在长方形空场上空萦绕盘亘。他的那些表示忏悔、希望和虔诚的话语—— 如果是这样一些话语的话 ——听起来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幸运的是，他认为，十分钟礼拜，再加上二十分钟布道，这样的工作量对于一位年薪四十英镑的监狱牧师来说已经足够了，尤其是星期三和星期五他还要做同样的事情。

随后，他们被赶回到重罪犯公共休息室。这个房间比普通犯人的公共休息室小得多，而且普通犯人的人数只有重罪犯的一半。

理查德推开挡在前面那个人，把箱子放在地上，坐了上去。这时候，耳边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日子都会比今天好过点儿。哦，你是个多么可爱的男人啊！”

她毫不客气地用胳膊肘推开两边的人，在理查德脚边蹲下。她三十上下，虽然瘦，但是看起来很结实。身上穿的衣服打了许多补丁，但还算干净—— 黑短裙，红衬裙，红上衣外面又套了一件黑色短上衣，头上戴着一顶样式古怪的黑帽子，宽宽的帽檐朝一边歪着，上面插了一根染成猩红色的鹅毛。

“这儿没有牧师布道的礼拜堂吗？”理查德面带一丝微笑问道。这个女人身上有点儿可爱之处，和她说话意味着不必再听威利没完没了的抽泣声。

“噢，有，但是太小了，装不下所有人。我们现在真是人满为患，需要好好地传播一次斑疹伤寒。只有这样，监狱里的人数才能减少一些。我叫利兹·洛克。”她伸出手。

他握了握她的手。“我是理查德·摩根。这位是威利·英瑟，他

是我命中的灾星，也是我的影子。”

“你好吗？威利。”

威利的回答是又一次涕泪迸流。

“他是个喷泉，”理查德厌倦地说道，“总有一天我会掐死他。”他环顾四周。“为什么女人和男人都关在一起？”

“没有男女分开的监狱呗，理查德，亲爱的。普通犯人也没有被分开。这就是为什么大约五年前，约翰·霍华德在他那份关于英格兰监狱的报告里提到我们这些人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正在建造一座新监狱的原因。还是为什么从周一到周六我们这里不太拥挤的原因。那几天，男人们都盖监狱去了。”她喋喋不休地说着。

理查德从她的“喋喋不休”中挑出一件事儿，问道：“谁是约翰·霍华德？”

“就是写关于监狱情况那份报告的家伙，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利兹·洛克说道。“不要再问我，我也只知道这么多。要不是这份报告当时在格洛塞斯特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我也不会知道。那时候，主教和他那些位高权重的同事，一再呼吁，国会才批准建造一座新的监狱。估计再有三年就该完工了，可惜我是看不见了。”

“你快出去了？”理查德问道，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他喜欢这个女人，尽管她一点儿也不吸引他。他喜欢她那亮晶晶的黑眼珠，从那双眼睛里可以看出，她对生活还没有放弃希望。

“上帝保佑你，不是的！”她兴致勃勃地说。“我被判处萨斯珀科尔①。那是两年前的事儿。”

“什么？”

“绞刑吏手里的绳子，理查德，亲爱的。萨斯珀科尔。把你吊上去的那位绅士，让你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等到你不再蹬腿儿，就把这几个字记在他的本子上。在伦敦这叫绞刑。”

“可我眼见着你活得好好的啊。”

“去年圣诞节我被减刑，流放七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流

①萨斯珀科尔（sus. per coll）拉丁文，上绞刑的。

放，但这是迟早的事儿。”

“就我所知，利兹，现在没有可以流放你的地方。尽管在布里斯托尔，人们都在谈论有可能把犯人流放到非洲。”

“你是布里斯托尔人！我猜也是。你说话带鼻音，没有喉音。”

“威利和我都是布里斯托尔人，我们今天坐马车到这里来的。”

“你是位绅士，”她用充满惊奇的语调说道。

“有一点点，利兹。”

她用手指捅了捅那个木箱子。“里面是什么？”

“我的日常用品，不过能用多长时间就很难说了。我发现这里面有些人有病，但是大多数人的身体状况看起来都比布里斯托尔纽盖特监狱里的犯人强。”

“那是因为有那座正在建造的新监狱，另外多亏老妈妈哈伯德种的蔬菜。盖新监狱的人伙食还不错。使用囚犯比雇用格洛塞斯特的工人便宜得多——这也是国会立法，让囚犯干活儿的原因之一。我们女人也有工作，大部分是在园子里干活儿。”

“老妈妈哈伯德？”

“老妈妈哈伯德是这儿的监狱长。记住，最重要的事情是千万不要生病。一旦生病，就只能得到四分之一份额的食物。斑疹伤寒是监狱里最常见的传染病。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这儿还有八十三个人，但是一场天花就夺去八个人的性命。”她拍了拍木箱子。“用不着担心着箱子，理查德，亲爱的。我会照看好它的。不过可是有偿服务啊。”

“怎么个有偿法儿？”他小心翼翼地问。

“保护。我给别人缝缝补补，除了能拿到全部份额的食物，还能赚上几个便士的零花钱。你也许会说，我提供的这些服务，就连教区牧师也不会不同意啊。但问题是男人们老欺负我，特别是那个依萨克·罗杰斯。”她指着一个高大、结实的家伙，一望而知是个真正的恶棍。“一个坏蛋，就是那个家伙！”

“他犯的是什么事儿？”

“拦路抢劫，抢劫白兰地和茶叶。”

“你犯了什么事儿？”

她咯咯咯地笑着，弹了一下头上的帽子。“我偷了最美妙的丝绸帽子！我控制不住自己，理查德——我喜欢帽子！”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判你死刑就因为你偷了一顶帽子？”

她低下头，黑溜溜的眼睛闪闪发光。“这不是我第一次犯案，”她说。“我告诉你了，我喜欢帽子。”

“你偷了那么多帽子，足够被他们判死罪，利兹？”

“哦，我偷帽子的时候可没想这些。我那会儿想过这些吗？”

他再次向利兹伸出手。“成交了，我的姑娘。我会做你的保护伞，作为回报，我希望你能用自己的性命来保护我的箱子。别想打开上边的锁，利兹·洛克！我发誓里边没有帽子。”他把身旁的人推开，站起身来。“如果我能在人群中走动一下的话，我打算探索一下这块新领地。注意我的箱子。”

十五分钟已经足够在“新领地”走上一圈。他看到有几个小隔间和‘公共休息室’相连，里面没有灯，不通风，也没有人，尽管其中有两间带厕所。破烂不堪的楼梯通到楼上，中间隔着一扇门。普通犯人的“公共休息室”也由一扇栅栏门同重罪犯隔开。那间房十英尺宽，二十英尺长，和那几个小隔间一样，也没有窗户或者通风孔。要不是坐监狱的犯人在靠近顶棚的墙壁上凿了一个洞，通通风，进点阳光，整个屋子将像地狱一样黑暗。普通犯人“公共休息室”那面就是那片空场。尽管他们的地方要宽敞一些，但是他们的遭际比重罪犯还糟。因为普通犯人不干活儿，所以只能得到四分之一的食物。就像布里斯托尔纽盖特监狱里的犯人一样，他们都很瘦，衣衫褴褛，表情麻木。

理查德回到重罪犯“公共休息室”的时候，刚好看到洛克正和拦路抢劫犯依萨克·罗杰斯撕扯着，奋力保护他的箱子。

“离她和箱子远点儿，”理查德直截了当地说。

“你过来动手试试啊！”罗杰斯张牙舞爪地咆哮着。

“噢，滚蛋！你就像一桶猪油，我一口气就能吃个精光，”理查德说，他的语气略带厌倦，似乎都懒得威胁罗杰斯。“赶紧走开！我叫理查德·摩根，是个不愿意惹事儿的人，这位女士在我的保护之下。”洛克高兴地偎依着他，理查德搂住她的腰。“这儿还有别

女人。骚扰她们去吧。”

罗杰斯仔细打量着他，决定走为上策。如果摩根露出哪怕一点点害怕的神色，事情的结果就完全不同。但是罗杰斯发现这个新来的家伙根本就不害怕。他沉着镇定，从容不迫。这样的人动起手来就像猫，牙齿、指甲和靴子都会用上，而且身手十分敏捷。于是，他耸了耸肩，懒洋洋地走开了。理查德在箱子上坐下，利兹伏在他的膝盖上。

“他们什么时候给我们开饭啊？”他问道。这是个多么聪明的女人啊！完全不用担心她会曲解他的勇敢。对于洛克来说，找一个对她没有欲望的保护人再好不过了。

“很快就要开饭了，”她回答道。“今天是星期天，我们能吃到新面包、肉，还有一大块奶酪、萝卜和白菜。没有黄油或果酱，但是足够你吃的。重罪犯有自己的厨房，就是从那儿穿过去，”——她向房间尽头指了指。“厨师会给你一个木盘子和一个马口铁杯子。晚餐还是面包，还有淡啤酒和白菜汤。”

“有酒吧吗？”

“什么，在这儿？你喜欢喝酒，是不是？理查德，亲爱的。”

“不。我只喝淡啤酒或者水。只是好奇而已。”

“西蒙斯——外号叫乐天儿，是个小狱卒——只要多付一便士，他就能给你把酒弄来。不过，那时你就得提防那边的依萨克了。一见到酒，他就不要命了。人们都管他叫艾克。”

“喝醉酒的人都很笨。我同他们打了一辈子交道。”

到了二月底，理查德对格洛塞斯特监狱，包括关在里面的所有重罪犯已经无所不知了。近距离的相处使得他们的关系更为亲密，而不仅仅是熟悉。他们当中有十四个人在等候大斋节巡回审判，其他人已经结案被判了刑，大部分人都要被流放。那十四个人中，有三个女人：玛丽（又被称为梅齐）·哈丁，因为窝赃罪被捕；贝蒂·梅森，因为从亨伯里的一所房子里偷走一个装着十五个畿尼的钱包而被捕；还有贝丝·帕克在北内波利入室行窃，偷走两件亚麻外衣而获罪。贝丝·帕克和一位一七八三年入狱的重罪犯内德·帕

弗关系密切，而贝蒂·梅森引诱了一位名叫约翰尼德小狱卒。她们两人随时都会临产。

我们这个小世界多么“美妙”啊！理查德带着一丝苦涩，无可奈何地想。“公共休息室”拥挤不堪，想站起来都相当困难。而看守打开楼梯上的栅栏门之后，等待他们的又是让人恶心的男犯宿舍。理查德现在已经变得麻木，他会对身边的女人视而不见，脱得精光，在一个空气不流通的黑暗的小隔间里面洗澡，那里有一眼抽水井。他还会在水龙头下镇定自若地洗用来擦屁股的布片，也会在四十几双疑惑不解的眼睛的注视之下，喝自己用滤水石过滤出来的水。某种程度的自私已经潜入他的心田。他从不和洛克或者威利分享过滤出来的水。滤水石使用起来很耗费时间，要花上一个小时才能过滤出两品脱净水。他也从不跟别人分享他的肥皂或者布片。从自己的积蓄中惟一支付的几个便士都给了洗衣女工梅齐，她为理查德洗内衣、衬衫和长袜。至于裤子和外套，虽然散发着一股汗臭，也只能随它去了。

梅齐是惟一没有保护人，而且完全无偿地同别人交欢的女人。另外还有两个同样没有保护人的女人，但是事后也许能得到一杯杜松子酒。一对男女欲火中烧的时候，就在地板上随便找个地方做爱。实在找不到的话，干脆靠墙站着干。那场面谈不上色情，因为两人都穿着衣服。即使被好奇心驱使的人瞥上一眼，最多也只能隐隐约约看见一根肉棒或者一块毛乎乎的隆起。而且经常连这也看不到。理查德觉得有趣的是，没有一次苟合在旁边的小隔间里面进行，大家似乎都害怕黑暗。

三月初，贝丝·帕克和贝蒂·梅森在重罪犯“公共休息室”的地板上破了羊水，然后被送到女犯牢房，在那个肮脏的地方完成了生产。另有两个妇女正给出生在格洛塞斯特监狱的孩子喂奶。梅森还有一个入狱时带进来的小孩儿。大部分婴儿都在生产的时候或者之后不久就死掉了。能长到会走路那么大就算是奇迹了。

谢天谢地，这里要干的活儿很多。理查德被派去把石灰石块从城堡的码头搬到新监狱。这使得他既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又有机会观察四周的环境。格洛塞斯特那处极小的港口位于城堡北

面，都在塞温河这一侧，港口中可以通行双桅商船或者驳船。城里有两个铸造厂，其中一个铸造教堂用的钟，另外一个主要制造一些在周边地区容易销售的小型铁器。两个工厂都排出烟雾，但还不足以对空气造成污染，理查德发现这里的空气甜甜的，很清爽。塞温河看上去也不脏，尽管监狱里流行的斑疹伤寒表明水源已经被污染。疾病也可能是跳蚤和虱子传播的。理查德定期用焦油清洗肮脏的垫子，并且经常仔细检查身体和衣服。哦，上帝，要保持干净！要干干净净地活着！还有要保留一点隐私！

斑疹伤寒在理查德和威利到来之后不久爆发了。“公共休息室”的人数由四十人降至二十人，只是因为一些新面孔的出现，才使得等待审判的犯人保持十四人。

流逝的时光和共同的劳动，让理查德认识了所有的人。其中几个他还算喜欢，可以称之为朋友。他们是：威廉·怀廷，詹姆斯·普莱斯和约瑟夫·朗。和他一样，他们都在等待大斋节巡回审判。

怀廷的罪名是在埃尔蒙斯伯里偷了一只被阉过的公羊。那儿恰巧是理查德和威利到“星与犁”之后住过的地方。那天夜里，他们在铺满稻草的仓房美美地睡了一觉。

“纯粹是胡说八道！”怀廷说。他是个爱说笑打趣的人，谁都不敢肯定他说的话是真是假。“我为什么要偷羊呢？我只是想操它罢了。第二天早晨就把它送回羊圈。没有人能想出比这更妙的主意。只是那天晚上羊倌没有睡觉，被他逮了个正着。”

“比尔，你是实在忍不住了吗？”理查德问，一点儿都没笑。

“也不是什么忍不住了，我就是爱操，操羊屁股跟操女人那玩意儿的感觉很像，”怀廷兴致勃勃地说。“不管怎么说，闻起来的味儿挺像，而且比女人那玩意儿还紧。除此而外，羊不会顶嘴。你看，抓住羊的两条后腿，往靴子里面一插，干就是了。”

“不管操羊还是偷羊，比尔，你都要被处以绞刑。可你为什么在埃尔蒙斯伯里干这事儿呢？再走八英里，到了布里斯托尔，你就能找到上千个妓女，还有男妓——他们也不会顶嘴。”

“等不及了，就是等不及了。那张最可爱的脸让我想起从前认

识的一位牧师。”

理查德无话可说。

吉米·普莱斯是萨默塞特郡一位庄稼汉，喝不了朗姆酒，一喝就醉。他和同伙在西伯里和特里姆一带抢劫了三户人家，偷了不少牛肉、猪肉和羊肉。还有三顶帽子，两件上衣，一件刺绣马甲，一双马靴，一支步枪和两把绿绸伞。同伙彼德染上斑疹伤寒，已经死了。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点儿都不后悔，认为自己根本就没做什么错事。“压根儿就没想偷东西，也不记得偷了那些东西，”他解释说。“我要两把绿绸伞干吗啊？在西伯里不是也卖不出去吗？我也不饿。对于我和彼德来说，那些衣服一件也不合身。另外我们从来没有碰过火药，更没有打过枪，偷一支毛瑟枪干吗？”

这三个人里，理查德觉得最可怜、最可悲的是乔依·朗。此人头脑愚笨，意志薄弱。他在斯利姆布里奇偷了一块银表。“我喝醉了，”他说，“那块表实在是太美了。”

当然理查德也回答了同样的问题。重罪犯的“公共休息室”有点像“江洋大盗俱乐部”。他的解释总是轻描淡写：“敲诈和严重的盗窃罪。一张签过字的五百英镑期票和一块不锈钢表。”这种回答为他赢得了很多尊重，即便是依萨克·罗杰斯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严重盗窃罪——这个词儿可挺有用，放在谁头上也行，”搬运石灰石块的时候，他对比尔·怀廷说。怀廷有点文化，人也很聪明。“对于我来说，是一块不锈钢手表；对于可怜的贝丝·帕克来说，是价值六便士的两条亚麻布无袖衬衣。对于罗杰斯，是四加仑白兰地，外加四十五英担[1]一磅一包、准备零售的熙春茶。然而我们都被定为严重盗窃罪。真是无稽之谈。”

“罗杰斯会被判处绞刑，”这是怀廷的评论。

“利兹因为偷了三顶帽子就被判了绞刑。”

“因为她是惯犯，理查德，”怀廷笑着说。“她本应该换个花样，干点儿别的。问题就出在我们大多数人作案的时候，都已经喝得

①英担：重量单位，在英国等于112磅或50.80公斤。

烂醉。所以罪魁祸首应该是酗酒。”

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两位詹姆斯堂兄雇了一辆邮递马车来到格洛塞斯特。在城里找不到像样的住处，他们只好也在哈韦斯特摩恩住了一晚，而且住的正是理查德和威利进格洛塞斯特监狱前那个夜晚住过的仓房。

和理查德一样，他们都认为这座监狱的条件一定比先前坐过的那个监狱好一些。除此而外，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比布里斯托尔纽盖特监狱更糟糕的地方。

“现在还算不错了，二位詹姆斯堂兄，”理查德说。他领他们走进重罪犯“公共休息室”的时候，看见二位堂兄面露恐惧，不由得有点惊讶。“斑疹伤寒‘清理’走不少人。”他在每个堂兄的嘴上吻了一下，但是没有让他们拥抱自己。“我身上很难闻，”他说。

星期天，做完礼拜之后，“公共休息室”突然搬来一张桌子、几把长椅。据说，国会对约翰·霍华德关于监狱人满为患的报告非常重视，埃尔男爵可能来实地考察，监狱长被告知尽其所能提前做好准备。

“爸爸怎么样？”这是理查德的第一个问题。

“他的身体还不适合长途跋涉，不过比以前强多了。他让我们向你转达他的爱，”药剂师詹姆斯说，“和祝福。”

“妈妈呢？”

“她？她也转达对你的爱和祝福。”

两位詹姆斯堂兄惊讶地发现理查德气色不错。他的外套、马甲和裤子有股臭味儿，而且破烂不堪，但是衬衫和袜子很干净，脚踝上裹着的布也很干净，头发和在纽盖特时一样，剪得很短，一根白发也没有。指甲干干净净，修剪得整整齐齐，脸刚刮过，没有一点皱纹。目光深邃而坚定，甚至有一种威慑力。

“有没有威廉·亨利的消息？”

“没有，理查德，一点儿消息也没有。”

“倘若那样，什么都无所谓了。”

“当然有所谓！”牧师詹姆斯堂兄语气坚定地说。“我们已经为

你请好了辩护律师——不是布里斯托尔律师，唉。这个郡的巡回法庭不欢迎外地的律师。律师堂兄亨利已经帮助我们打听清这次巡回法庭的法官。共有两位法官，一位是皇家理法院的詹姆斯·埃尔男爵，另一位是习惯法最高法庭的乔治·耐尔斯男爵。”

“你们见到西莱·特里维林了吗？”

“没有，”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说。“但是有人告诉我，他现在住在城里最好的旅馆。对于格洛塞斯特来说，巡回审判是件大事儿。听说，至少明天，要举行盛大的仪式。所有的人都会穿过小城，涌到市政厅。那儿也是法院。两位法官被特别安排，住在附近的官邸，但是大多数高级律师、辩护律师和办事员都住在旅馆。明天大陪审团就成立，不过只是走走过场罢了。你的律师说，你们都会被带上法庭。”

“谁是我的律师？”

“詹姆斯·海德先生，伦敦大法官法庭的律师。他和埃尔男爵、耐尔斯男爵一样，都是牛津郡巡回审判法庭的辩护律师。”

“他什么时候来见我？”

“他不会来的，理查德。他的任务是在法庭上为你辩护。不要忘记，他不能站在你这方面陈述整个事件。他得听取控方证人的证词，然后努力在他们的证词里找出破绽，进行质询。他既不知道证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因此，见你也没用。我们已经向他详细介绍了案子的情况。他平易近人，很有能力。”

“他做这么多工作要收多少钱？”

“二十畿尼。”

“你们已经付给他了？”

“是的。”

真是对法律的嘲弄，理查德心里想，脸上露出温暖的微笑，紧紧抓住两位堂兄的胳膊。“你们对我真是太好了。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

“我们是一家人，理查德，”牧师詹姆斯堂兄说，理查德的话似乎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我给你带来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新鞋，”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说。

“还有假发。你不能就这么光着脑袋上法庭。女眷们——你妈妈、安和伊丽莎白——给你准备了一整箱子内衣、衬衫、长袜和布片。”

理查德什么话也没说。看起来，他的家人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而不是指望最好的结果。如果明天就能看到他被释放，还有什么必要准备这么一大箱子新衣服呢？

第二天，理查德正在搬运石块，耳边响起格洛塞斯特庆祝巡回审判开始的号角声，欢呼声。紧接着，鼓乐齐鸣，有人用流利的拉丁语讲演，声音洪亮，声调平板。格洛塞斯特一派节日的气氛。

监狱内部的气氛相当沉重。理查德看着十六个即将出庭受审的同伴（人数又有所增加），意识到，谁也不敢指望从法官嘴里说出“无罪”这两个字。除了他，还有两个人请得起辩护律师。他们是比尔·怀廷和依萨克·罗杰斯。这两位难友的辩护律师也是詹姆斯·海德先生。理查德由此想到，詹姆斯·海德先生是这次巡回审判惟一的辩护律师。

“我们这些人，谁也没有希望出去吗？”理查德问利兹。

利兹已经是经历过三次这种巡回审判的“老兵”了，听了理查德的话，面无表情。“理查德，甭指望了，”她淡淡地说。“怎么可能出去呢？原告和证人都拿出一大堆证据，陪审团只相信他们说的话。我们大家几乎都有罪，尽管我知道有几个人是谎言的牺牲品。喝醉酒不是借口。如果我们上面有朋友的话，当初也不会被他们送进格洛塞斯特监狱。”

“从来没有人被宣告无罪吗？”

“如果巡回法庭的规模足够大的话，也可能会碰上一个。”她坐在理查德的腿上，梳理着他的头发，就像在给一个孩子梳理。“不要抱什么希望，理查德，亲爱的。该死的陪审团的任务就是让你坐在被告席接受审判。把假发戴上，求求你。”

三月二十三日清晨，理查德拖着沉重的脚步向法庭走去。他戴着手铐，铁链锁在腰间的铁圈上。他穿上了那套新衣服——非常朴素的黑外套，黑马甲，黑裤子，脚上穿着黑色新皮鞋，手腕和脚踝都裹着干净的垫布。他没有戴假发，戴着那玩意儿的感觉简直太糟了。同他一起的还有另外七个人：威利·英瑟、贝蒂·梅森、贝

丝·帕克、吉米·普莱斯、乔依·朗、比尔·怀廷和山姆·戴。山姆来自杜尔斯利，今年十七岁，罪名是从织布工那里偷了两磅毛线。

他们被法警由后门领进市政厅。一进大门，立刻就被推到地下室，根本来不及看一眼即将审判他们的“竞技场”。虽然在那里交锋的只是唇枪舌剑，但是同样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得多长时间啊？”贝丝·帕克小声问理查德。她的两只眼睛睁得老大，充满忧虑。孩子出生两天之后就死于斑疹伤寒，她难过得要命。

“我猜，不会太长。法官不会一天坐六个多小时。我们总共是八个人等待审判，肯定就像屠夫做香肠似的一个紧接着一个。”

“噢，我真害怕啊！”贝蒂·梅森说，她的女儿一出生就死了。她也极为伤心。

吉米·普莱斯第一个被带走，但是轮到贝丝·帕克出庭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直到贝蒂·梅森也被带走，屋子里剩下的犯人才意识到，一旦审判结束，被审判的人直接就被送回监狱。

山姆·戴被带走了，只剩下理查德、威利、乔依·朗和比尔·怀廷还被关在屋子里。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那些大人物们吃晚饭的时间，”怀廷忍不住舔着自己的嘴唇说道。“烤鹅，烤牛肉，烤羊肉，麦片粥，果馅饼，奶油蛋羹，糕饼和布丁，还有馅饼。理查德，这对我们大有好处！这些大人物吃得心满意足，红葡萄酒和波尔图葡萄酒把他们灌得头昏脑涨。”

“我却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兆头，”理查德说，没有心情开玩笑。“痛风让他们心烦，肠胃也会让他们恼火。”

“你可真是约伯的橡皮奶头！”

他和威利最后出庭受审。法庭墙上的时钟指到三点半的时候，他们被押上楼梯。大厅深处，律师席刚好对着被告席，他和威利站在那儿（没有椅子），亮光下不停地眨着眼睛。一个手持长矛的人站在旁边。他身穿中世纪样式的服装，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这个大厅尽管不是很大，但是高处设有旁听席，坐在下面的人显然都在这场“戏”里扮演一个角色。两位法官在高台上正襟危坐，他们身穿镶毛边儿的猩红色长袍，头戴垂过肩膀的假发，显得十分威

严。其余司法官员都在他们下方围成一圈坐着，剩下的人则走来走去。哪位是他的辩护律师詹姆斯·海德先生呢？理查德心中无数。由十二个人组成的陪审团站在看上去像羊圈的围栏里面，不停地挪动着显然已经站酸了的脚。理查德意识到他们的处境其实挺难，对自己的职责心存怨气也可以理解。因为从特威德河[①]到英吉利海峡，一个自由民倘若当了陪审员，开庭期间，都没有位子可坐，只能直挺挺地站着，整整一天赚不了钱也得不到补偿。这样一来，他们巴不得审判赶快结束，早点儿听到法官宣判“绞刑！”

约翰·特里维林·西莱·特里维林先生和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人坐在一起。那人的穿着打扮好像舞台上的人物——长袍上面别着扣子似的饰物和徽章，假发束在脑后。西莱那副打扮理查德也从未见过。他从头到脚焕然一新，身穿非常考究、庄重的黑礼服，头戴样式保守的假发，手上戴了一双黑色小羊皮手套，一副温和而又傻乎乎的样子。平日里的装腔作势，偷税漏税时的身手敏捷，遮掩得不露半点痕迹。坐在格洛塞斯特市政厅的西莱似乎是一个典型的、极易受骗上当的人。理查德一走到被告席，他就吓得发出一声尖叫，往后缩着，靠在旁边那个人身上。从那之后，他的目光再也没有落在被告席上。根据法律，西莱是原告，理应由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但是律师替他做了这件事情。他向陪审团陈述了站在被告席上的两名重罪犯犯下的滔天罪行。理查德把戴着手铐的双手放在栏杆上，稳稳当当地站在市政厅历史久远的木头地板上，听原告律师赞美可怜而无害的特里维林先生身上的种种美德，特别介绍了他的弱智和低能。理查德心中暗想，今天在格洛塞斯特不会有奇迹发生。

西莱叙述他的遭遇时声泪俱下，时而嘤嘤啜泣，时而呼呼喘气，要么半晌说不出话来，仰面朝天骨碌骨碌转着眼睛，寻找合适的词儿。他还摘下手套，双手掩面，情绪激动、浑身颤抖、嘴角抽搐，活脱脱一个白痴、傻瓜，给陪审团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花花公

①特威德河：苏格兰东南部的一条河，流程约156公里(97英里)，形成苏格兰与英格兰边界的一个部分。它向东流入北海，富产大马哈鱼。

子脑子有水，口袋有钱，显然是那个淫荡的女人和她发怒的丈夫的牺牲品。但是这并不足以证明被告是故意犯罪，也不足以证明那五百英镑的期票是真正的敲诈，尽管那张期票的确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之下开具的。

于是，证明犯人有罪的任务就落在两名目击者身上。这两个人，一个是乔依丝，理发匠的妻子，透过她家的墙壁，听得见理查德屋子里的声音；另一位是住在隔壁的丹格费尔德先生，从他家墙上的裂缝，看得到理查德屋子里发生的事情。乔依丝太太似乎长着顺风耳，听力超常；丹格费尔德先生则能够从四分之一英寸宽的裂缝看到隔壁三百六十度之内的景象。他们俩，一个听到"狗娘养的婊子!你的蜡烛呢?"和"我要把你的脑浆砸出来,你这混蛋!"的恐吓；另一位亲眼看见摩根和英瑟用锤子威胁西莱，强迫他在桌子上开期票。

为理查德辩护的詹姆斯·海德先生又高又瘦，像只大乌鸦。他的质询很出色。看起来，他要向陪审团证明，雅各布水井附近那三幢房子里住的都是些搬弄是非的人。那些散布流言蜚语的家伙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听到或者看到理查德屋子里发生的事情。他们的故事都是事后在西莱的授意下编造的。西莱跑到丹格费尔德家哭诉，而当时乔依丝太太也在场。

有一点西莱无法否认：两个证人都说理查德朝门外喊过，等他满意了就把手表还给特里维林先生。这话听起来合情合理，就连陪审团也觉得，很像一个蒙冤受屈的丈夫在那种情况之下做出的反应。

真是可笑至极！法庭举证过程中理查德心里想。他去黑马酒馆买啤酒的事情被这两个证人挪到了第二天。如果威利和我能为自己辩护的话，轻而易举就能证明那时我们俩都在绵羊旅馆的马车停车场。去巴思每天只有一班马车，中午发车。我那天本来就要去巴思，甚至西莱也是这样说的。而两位证人却说我在克莱夫顿！

乔依丝太太作证时说，她听到理查德和安玛丽设下陷阱，让安玛丽和西莱在他们家幽会。理查德听了心中暗想，就像人们犯罪

之前都要选择一个同隔壁只有一块薄板相隔的房间，把自己的阴谋和盘托出！但是，法官和陪审团听了“设下陷阱”这几个字之后，都板起了面孔。

玛丽·麦蕾蒂丝太太也出庭作证。她说，那天晚上八点钟回家的时候，她在雅各布水井附近看到过被告席上这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谈话。她说，他们正在谈论表的事儿，好像说，西莱要想把表要回来，就得上法庭。真是无稽之谈！九月末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即使距离只有一码，也看不清对方的面孔。海德先生提醒麦蕾蒂丝太太注意这一点的时候，她显得狼狈不堪。

一线希望之光穿透笼罩理查德心头的阴云。无论控方如何努力，陪审团还是无法确定这起事件究竟是预先安排好的陷阱，还是一个被戴了绿帽子的男人盛怒之下做出的反应。

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和牧师詹姆斯堂兄被传唤出庭，为理查德的品行作证。尽管控方质疑证人和被告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毫无疑问，他们二人的诚实、正直给陪审团留下良好的印象。麻烦是，由于辩护律师的努力，案子审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一个小时，陪审团成员都想赶紧完事回家。谁都不愿意在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个缠手的案子，包括法官也是如此。

詹姆斯·海德先生传唤罗伯特·琼斯作为品行证人出庭。

理查德吓了一跳。罗伯特·琼斯为他作证？就是那个对威廉·瑟恩阿谀奉承、并且将威利去过税务所的事情告诉瑟恩的家伙？

“你认识被告吗？琼斯先生，”海德先生问道。

“哦，是的，两个都认识。”

“他们是正直而守法的人吗？琼斯先生。”

“哦，是的，非常正直。”

“就你所知，他们有没有做过触犯法律的事情？”

“哦，没有，从来没有。”

“关于去年九月三十日在雅各布水井附近发生的那起事件，除了街坊中流传的那些人所共知的流言蜚语以外，你还知道任何其他情况吗？”

“哦，是的，我知道，先生。”

“请陈述。”

“什么？”

“你知道什么情况，琼斯先生？”

“好吧，首先，乔依丝太太不是别人的妻子。她只是跟乔依丝先生住在一起的婊子。”

“乔依丝太太不是本次审讯的对象，琼斯先生。请围绕案情作证。”

“我和她，还有丹格费尔德先生，谈过这件事情。丹格费尔德先生把我带到他那幢房子楼上能看到隔壁的地方，但是他说，从那儿什么也听不到，而且看到的范围也有限。乔依丝太太干脆说，她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看到。”

原告律师皱了皱眉头。特里维林先生，真正的原告，依旧傻呵呵地坐在那儿，好像他那可怜的、有限的理解能力无法明白当前的形势。

原告律师决定对证人质询。

“你同乔依丝太太和丹格费尔德先生之间的谈话发生在什么时间，琼斯先生？请说得具体些。”

“什么？”

“请说得更清楚一点。”

“哦，好的。发生在第二天。那天，我去雅各布水井看威利，也就是被告英瑟先生。从他那儿听说这件事之后，我又去问邻居，想知道他们都看到些什么，听到些什么。乔依丝太太——她根本不是人家的老婆！——说她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丹格费尔德先生把我带到他能看到隔壁的地方，但是我从那儿望过去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

乔依丝太太被重新传唤。她解释道，她当然要否认看见或者听见隔壁发生的事情——她不喜欢给窥探别人家私事的人提供子弹！

丹格费尔德先生也被重新传唤，他再次声明，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听到了什么，他只是看到了什么。

“传詹姆斯·海德先生！”原告律师大声说道。理查德的律师吓

了一跳。“不是您，我的学识渊博的同事。我传唤的这位詹姆斯·海德先生，是特里维林先生母亲的仆人，和您同名。”

詹姆斯·海德小个子，浅棕色头发，五十开外，一望而知是那种谦恭、顺从的高级管家。他说，十月一日丹格费尔德先生来找他，说有一个名叫罗伯特·琼斯的人对他说，只要出五畿尼，他就能证明摩根和他的太太设下圈套敲诈特里维林先生。

陪审团一片骚动，人们窃窃私语。法官詹姆斯·埃尔爵士坐得更直了。

“设下圈套？海德先生。”

“是的，先生，设下圈套。”

“英瑟先生和这事儿有关吗？”

“丹格费尔德先生没有提到英瑟先生。只是摩根先生和摩根太太。”

再次传唤之后，丹格费尔德先生承认他去过莫里斯·特里维林太太的府第，见过自己的朋友詹姆斯·海德先生，并且把罗伯特·琼斯提出的条件告诉了海德。

在接下来的重新对质中，罗伯特·琼斯先生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他知道丹格费尔德先生是特里维林管家的好朋友，而他手头又缺钱，所以……

“摩根和他妻子设圈套敲诈特里维林先生是怎么回事儿？有这样的阴谋吗？”原告律师问道。

“哦，有呀，”罗伯特·琼斯乐呵呵地说。“不过和威利没有关系，我发誓。”

“你已经发过誓了，琼斯先生。”

“哦，是的，我是发过誓了！”

“你是如何知道这起阴谋的？”

“摩根太太告诉我的。”

陪审团和法官席又一片哗然。

“什么时间？”

“在……哦，事发当天中午之后不久，我去看威利的时候。我没有见着他，却撞见了摩根太太。她说，她正在等特里维林先生

呢！不过，特里维林先生得晚一点再来，得等到摩根去巴思之后，他才能来。她真的非常高兴。她说特里维林先生来了之后，摩根会因为他和她调情大打出手。你们当然知道，丈夫发现自己被戴了绿帽子之后，都会做出这种事情。她还说，丈夫认为他们能从那个白痴身上弄到五百英镑。那家伙头脑太简单了。”

詹姆斯·埃尔爵士把目光转向被告席。“摩根，关于和你妻子设圈套的事，你有什么话要说？”

“没有什么圈套，法官大人。我是无辜的，”理查德坚定地说。“没有阴谋。”

法官大人撇了撇嘴。“摩根太太在哪儿？”他似乎是向法庭内的所有人发问。“她应该同她的丈夫一起站在被告席上，这再清楚不过了。”他目光严厉地盯着理查德。“你的妻子在哪儿，摩根？”

“我不知道，法官大人。自从事发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理查德平静地说道。

原告律师大费口舌描述这场阴谋，却很少提及缺席的同谋——摩根太太。而当詹姆斯·埃尔爵士询问陪审团的意见时，他本人也相信这是事先设下的圈套。

十二个陪审员彼此看了一眼，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再有不到一分钟，他们就可以回家了。这是漫长而又难熬的一天。格洛塞斯特的自由民根本没有能力为每一个被告组建一个陪审团，更没有从容商议的机会。他们确认，理查德·摩根偷窃手表的罪名不能成立，但是敲诈勒索的重罪罪名成立。威廉·英瑟无罪。

詹姆斯·埃尔爵士朝被告席看了一眼，威利早已瘫倒在地，不停地哭泣，而那个头发剪得很短的理查德·摩根——十足的恶棍！——依然稳稳当当地站在那儿，仿佛凝视着比格洛塞斯特市政厅远得多的地方。

“理查德·摩根，我在此宣判，判处你流放非洲七年。威廉·英瑟，你自由了。”他敲了一下木槌，惊醒身边的乔治·奈尔斯爵士。“法庭将于明天上午十点再次开庭。上帝拯救国王。”

“上帝拯救国王，”人们例行公事，齐声应答。

手持长矛的卫士捅了一下两个囚犯。理查德回转身径直走下

被告席，连一眼都懒得向约翰·特里维林·西莱·特里维林那边瞥。西莱已经成为过去，就像生活中已经过去的那些事情一样。西莱对于他已经无所谓了。

走到离格洛塞斯特监狱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理查德忽然发现自己真的很开心，他刚刚意识到，很快就能永远甩掉哭哭啼啼的威利了。

太阳已经落到西边的地平线上，理查德和威利——他依然在哭，也许是喜极而泣——在两名狱卒的押送之下，走进城堡的大门。理查德被留下，而威利被带到里面。一个等待宣判的人和一个要被流放的重罪犯之间的区别是不是就此“拉开序幕”？狱卒指了指监狱长的房子，理查德顺从地向那边走去。在狱吏的眼皮子底下，他一贯表现得规规矩矩。坐了三个月监狱之后，他认识了所有狱卒——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但是他避免同任何人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系，并且从不直呼其名。

他被领到一间看上去很舒适的屋子里，这里是举行社交活动的地方。屋里坐着三个人：律师詹姆斯·海德先生和两位詹姆斯堂兄。两位堂兄都泪水涟涟，海德先生看上去也很难过。卫兵在他身后把房门关上，站在远处一个角落。理查德心想，他们看上去比我还伤心。不过，没有什么好惊讶的，我从骨子里就知道这个结果不可避免。手持天平和利剑的正义女神已经瞎了，法律并不像他们在科尔斯顿教的那样罗曼蒂克。它无视作为个体的人，无视人们的动机。掌管司法的人只相信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对于阴谋诡计、狡猾奸诈缺乏分辨能力。雅各布井那些人做的证词都源于流言,西莱仅仅是‘流言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为这个‘链条’贡献了一笔不多不少的钱。他肯定买通了罗伯特·琼斯——当然，也买通了所有人。但是除了对琼斯要付现金之外，对别的那些认识他、他的家人、乃至仆人的人都以其他形式的小恩小惠变相收买。啊，他们当然明白其中的奥妙！但是如果有人问起，都会对天发誓，矢口否认。他收买了琼斯。要么就是安玛丽把西莱和她设下的圈套原原本本告诉了琼斯。在这个案子里，她从身体到灵魂都属于西莱。

她从一开始就卷入其中，扮演西莱同谋的角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她一直在等我上钩，她所说的一切都是绝妙的谎言。我被判刑，依据的居然是一个不曾出现的证人——安玛丽·拉托尔的“证词”。那位法官问完她在哪儿之后，就不再顺藤摸瓜，深追下去了。

理查德进屋之后的沉默使得两位詹姆斯堂兄能够从从容容擦干眼泪，镇定下来。詹姆斯·海德先生则利用这段时间在比法庭更近的距离打量理查德。在他看来，理查德是个引人注目的汉子，高大而强壮。可惜他没有戴假发。如果戴了假发，一定会改变他的形象。这个案子如何判，完全取决于被告是不是一个正直的人。如果他品行良好，仅仅因为看到妻子同别的男人苟且，头脑发热，做出傻事，就该从轻发落；如果，比方说，他试图利用妻子的不忠为自己谋利，那自然另当别论。他当然已经从两位詹姆斯堂兄那儿得知，那个女人根本不是他的当事人的妻子，但是不能把这点挑明。因为如果人们知道她只是个婊子的话，这个案子只能变得更加复杂。将理查德·摩根逼到绝境的是，有人揭发他事先设了圈套。众所周知，法官对事先进行冷血预谋、然后实施犯罪的重罪犯怀有极大的偏见。至于陪审团只是顺着法官的意愿鹦鹉学舌罢了。

药剂师詹姆斯堂兄收起手帕，打破长时间的沉默。“我们已经花钱包了这间屋子，想和你在一起呆多长时间都可以，”他说。“理查德，真抱歉！全是伪证。那些人，无论地位多么卑贱，都和西莱一伙儿。”

“我想知道的是，”理查德坐下之后说，“为什么税务官本杰明·费舍尔没有出庭证明我的品行？如果他能说几句公道话，事情的结果将完全不同。”

牧师詹姆斯堂兄的嘴抿成一条缝。“他说他太忙了，没有时间赶八十英里的路。其实他是忙于完成同托马斯·凯夫的交易，根本不在乎他的最主要的证人的命运。”

“然而，”海德先生说，脱下律师那身行头之后，他看起来远不像在法庭上那么威严，“有一点你可以确信，摩根先生，那就是我你向国务大臣西德尼大人写申诉信的时候，将附上一封费舍尔先

生的信件，但不是本杰明 ·费舍尔，而是他的哥哥约翰 ·费舍尔，此人是税务总长。”

“ 我不能在法庭上当面申诉吗？” 理查德问道。

“ 不能。你必须以书面形式恳求国王恩典。我一回伦敦马上就起草申诉信。”

“ 喝点波尔图葡萄酒，理查德，” 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说道。

“ 我一整天什么东西也没吃,不敢喝酒。”

门开了，一个女人端着托盘走了进来，托盘上有面包、黄油、烤香肠、萝卜、白菜和一大杯啤酒。她面无表情，把托盘放在桌子上，向绅士们行了个屈膝礼，然后退了出去。

“ 吃吧，理查德。监狱长告诉我，监狱里的晚餐时间已经过了，所以我要了这些吃的。 ”

“ 谢谢你,詹姆斯堂兄,真的谢谢你,’理查德一边动情地说,一边拿起刀叉。但是他切下的第一块香肠并没有马上送到嘴里，而是用鼻子闻了很长时间，才放在嘴里咀嚼着，接着又迫不及待地切了第二块。“ 他们给重罪犯吃的香肠,’他说,嘴里塞得满满的,“ 通常都是用已经腐烂变质的肉做的。 ”

吃完饭，他呷了一口波尔图葡萄酒，做了个鬼脸。“ 我太长时间没有吃到这样的美味了，简直已经失去了对它们的味觉。我们吃的面包上根本没有黄油，更别说果酱了。 ”

“ 噢，理查德！” 两位詹姆斯堂兄一阵心痛，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 不要为我难过。我的生活还没有结束。接下来的七年里，我还必须在某种形式的囚禁中活下去，” 理查德边说边站起身来。“ 我现在三十六岁，服刑期满的时候差六个月四十四岁。我们家族的人都长寿，我将保持健康的体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税务所都得付给我五百镑赏金。我将给那位懒骨头本杰明·费舍尔先生写一封信，让他直接把钱给你，药剂师詹姆斯堂兄。你要从中扣除为我花掉的钱，剩下的给我买一些滤水石、布片、衣服和鞋。再给牧师詹姆斯堂兄一些钱为我买书，先前买书花掉的钱也要从中扣掉。我在这儿也不闲着。我干体力活儿，这就意味着有饭吃。星期天

我可以读书，这自然是一件天大的乐事。”

“记住，理查德，我们真心爱你，”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说，紧紧拥抱着理查德，亲吻着。

“我们都会为你祈祷，”牧师詹姆斯堂兄说道。

一七八五年三月在格洛塞斯特举行的那场巡回审判大会上，威廉·英瑟是惟一被判无罪释放的人。有六个人被判处绞刑：梅齐·哈丁因为窝赃；贝蒂·梅森因为偷了十五畿尼；山姆·戴因为偷了两磅毛线；比尔·怀廷因为偷了一只羊；依萨克·罗杰斯因为公路抢劫；乔依·朗因为偷了一块银表。其余的人——总共十个——被判处流放非洲七年，尽管英国国王陛下在那里没有正式的殖民地。理查德很清楚，如果没有两位詹姆斯堂兄竭尽全力为他的人品作证，他也会被判绞刑。布里斯托尔虽然离这里很远，但是来自那里的两位颇有影响的市民也不能被完全忽视。

更重要的是，那么狭小的地方怎样才能挤下这么多犯人呢？不到一个星期，答案不言自明：监狱里九个囚犯死于恶性扁桃体炎，拘留所里十名普通犯人和勉强活下来的孩子们也都死于同样疾病。

英格兰监狱的状况已经让人彻底绝望，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阻止格洛塞斯特法官们严厉的宣判。

一七八二年到一七八四年期间，英国政府曾经三次尝试把囚犯运送到美国。雨燕号第一次出航就被拒绝停靠，不过船上的一些流放犯在美国人的帮助之下逃之夭夭。一七八三年八月，雨燕号第二次远航，装载了一百四十三名囚犯，从泰晤士河出发，前往新斯科舍①。但是只航行到苏塞克斯②，船上就发生暴乱，不得不停在拉伊河附近。之后，船上的犯人作鸟兽散，只有三十九个倒霉蛋儿被重新逮捕，其中六个人被绞死，其余的人被判终身流放美

① 新斯科舍：现在加拿大东部一个省份。

② 苏塞克斯：英格兰南部濒临英吉利海峡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建立于公元五世纪。

国。就像将犯人流放到美国仍然不失为很好的选择。政府机器运转得极为缓慢，更不要说司法机构那盘沉重的“石磨”。

一七八四年三月间，英国政府第三次尝试将犯人流放到美国。这次远航的船是水星号，目的地是乔治亚（这个州连同其他新成立的十二个州一起，向英格兰郑重宣布绝不再接受任何被流放的囚犯）。水星号满载着一百七十九名男女囚犯和小孩儿，由伦敦出发。船到德文郡海岸时发生暴乱，水星号被迫在陶贝①附近停泊。有些人第二次被逮捕的时候还在船上，但是大部分人都逃走了。据说，后来总共逮捕了一百零八名逃犯，有的人一直逃到布里斯托尔，但还是落入法网。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人被判处绞刑，但只有两个人真正被处死。政治气候正在发生变化。

政府为解决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乱无头绪的措施。一七八五年一月，复活号的航行就是他们所做的最后一次尝试。复活号把一船犯人运到位于非洲赤道的沼泽地，便像倒垃圾一样，把他们“倾到”到那里。没有看守，没有人管理，更没有能让他们生存下去的任何办法。那些人死得很惨。就这样，往非洲流放犯人的实验再也没有进行。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谨慎从事，以免制造出公众反感的丑闻。约翰·霍华德和杰里米·边沁②都主张对监狱进行改革。他们俩都是极力反对贩卖奴隶和对非洲进行扩张的贵格会教徒。而另外两个人，托马斯·克拉克森和威廉·威尔伯福斯③，是政坛上冉冉升起的新星。小威廉·皮特先生领导的羽翼未丰的新政府夹在这两股势力中间，尤其考虑到边沁和威尔伯福斯在辉格党控制的威斯敏斯特是非常重要的人物，非常明智地选择了不为任何形式的社会改革提供“弹药”的方针。发展经济的需要使得征收额外税款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而这种做法自然引起人们的憎恨。小威廉·皮特先生和重罪犯理查德·摩根有一

① 陶贝：英格兰南部港市。

② 杰里米·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功利主义论理学的代表，主要著作有《道德及立法原理》、《义务论或道德科学》等。

③ 威廉·威尔伯福斯（1759—1833）：英国下院议员，慈善家，支持议会改革，致力于废除奴隶贸易和英国海外属地的奴隶制，创建反奴隶制协会。

点颇为相似：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他也要努力生存下去。与此同时,杰里米·边沁被允许修补新格洛塞斯特监狱的方案，而内政大臣西德尼大人则在寻找别的什么地方—— 任何地方——“倾倒”英格兰过剩的犯人。

格洛塞斯特监狱还是老样子，疾病肆虐，肉欲横流。

哭哭啼啼的威利·英瑟依然在哭泣。四月五日，他终于获释，成了自由民。同一天，律师詹姆斯·海德先生将理查德·摩根的申诉书寄给西德尼大人，一同寄出的还有布里斯托尔税务长官约翰·费舍尔先生的一封信。四月十五日，西德尼大人那位雷厉风行、办事高效的秘书伊万·尼皮恩先生，把信转给贝德福德大街詹姆斯·埃尔爵士的办公室。詹姆斯·埃尔爵士是处理摩根案子的首席法官，他将重新审查这个案子，再向西德尼大人建议国王的仁慈是否应该惠及理查德·摩根。鉴于该案三月二十三日刚刚审讯完毕，应该说申诉书转达得非常迅速。但是，这封决定理查德命运的信件却在贝德福德劳泥牛入海。詹姆斯·埃尔男爵先生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处理任何申诉、请愿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

理查德在七月下旬收到詹姆·塞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寄来的一封信。詹姆·塞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几乎在威廉·亨利失踪的同时，也突然消失。从那以后，没有人在他的住所甚至整个伦敦见过他。理查德从“老妈妈”哈伯德手里接过信的时候，心里不由得一沉。现在，他将不得不揭开那块伤疤。自从进入布里斯托尔纽盖特监狱，这块伤疤就一直埋在心灵的深处。尽管他没有意识到，暂且把威廉·亨利遮蔽起来实际上是他决心活下去的动力，激励他完成为自己创建的那一套“仪式”。这一套“洁净礼”把他和身边的伙伴区别开来。在别人眼里，他是介乎于“难以接近”和疯子之间的一个人。为什么要活下去呢？他要保持健康的体魄，熬过七年牢狱生活,继续寻找威廉·亨利。这个想法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底。

“理查德，我刚刚收到你父亲的来信，那可怕的消息让我全然

不知所措。喝掉酒桶里最后几加仑朗姆酒之后，我才想起我曾经给你写过信，想告诉你我这次‘蓄谋已久’的远行。可是那封信要么没有写完，要么就丢了。从去年六月起我就一直身在海外——意大利召唤我，我投进了她那迷人的怀抱。多亏你我二人的好运碰到了一起，我一个星期以前回来，又能住进以前的寓所，才收到你爸爸的信。

“我一直认为你的生活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你还记得吗？你说过，‘我生在布里斯托尔，也要死在布里斯托尔。’说这话的时候，威廉·亨利还坐在你的膝盖上。我那时就知道，事情不会这样。我为你担心。我这个人虽然不善于表达心中的爱意，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爱着你。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能看清你身上一些你尚未意识到的东西。

“至于威廉·亨利，我要说的只是你永远也不会找到他。这个世界对于他已经没有意义，他生活的意义存在于他现在所处的另外一个世界。理查德，他很幸福，平静安宁。你我身边没有真正的极乐世界，纯粹的快乐不是我们现在所能体验得到的。就连我这样的无神论者也相信，有时候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未来比现在还要糟糕。为威廉·亨利而高兴吧。”

理查德放下信，泪水迷住眼睛。他还从来没有为威廉·亨利流过泪。“公共休息室”里其他重罪犯，包括利兹·洛克，谁也没敢靠近他。他就这样坐在箱子上啜泣。多么奇怪啊，竟然是詹姆·塞斯特莱斯维特让他心灵的大坝决口，悲伤的洪流终于奔涌而出。但是他说得不对。威廉·亨利总有一天会回来，他不会永远从这个世界消失。

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又拿起那封信。这之前他没有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也没有任何人同他说过一句话。

“现在辉格党的新一代由皮特那样的年轻领导人领导着，我已经在其中谋得了一份小差事。尽管政治寡头们还将继续统治上院，但是他们已经退出了下院。有思想的人很多，只要能为政府弄

到钱，皮特对他们会很纵容。

“现在还是说说你的情况吧。流放的前景并不存在。非洲的实验完全是一场灾难，威斯敏斯特没有一个政客还有勇气，或者说还有愚蠢的想法，期待奇迹的出现——打算以任何形式恢复这样的实验。有人建议考虑印度，但是就像甩掉缠身的毒蛇一样，这个提议马上被否决。我们的前哨充满危险，并且受到种种约束。尽管这些并非决策者背后真正的原因。最主要的反对力量还是来自于东印度公司，他们不希望囚犯的到来破坏他们在孟加拉和中国的生意。而西印度只需要签卖身契的黑人和奴隶。在诸如新斯科舍和纽芬兰等地，英国的统治还不足以向那儿流放犯人。法国人对那里虎视眈眈。南面的西班牙人也垂涎已久。

“所以看起来你将在格洛塞斯特服满刑期。不过，一旦听到任何消息，我就会转告给你。狄克说，按照药剂师詹姆斯堂兄的说法，你已经把自己修炼得处于一种‘冷静的激情’的状态。”

一直等到星期天，理查德才有机会，趴在桌子一头写回信。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巡回审判之前，“老妈妈”哈伯德在重罪犯“公共休息室”放置了一张桌子，审判结束之后没有撤走。目的是过度拥挤的时候，犯人们能多一个容身之地。就好像它知道什么时候人满为患。

突然之间，访问者络绎不绝。他们都是皮特先生的朋友杰里米·边沁的代表。眼下，边沁正在俄罗斯为凯瑟琳女王撰写一部法典。他也是一本关于罪犯参与市政工程建设、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利与弊的专著的作者。他还鼓吹新型监狱应该建造成圆形。他的代表在监狱里窜来窜去，进进出出，仔细检查，阴沉着脸摇着头。犯人们正在垒扩建部分的墙。他们一边打量，一边喃喃地说，应该推倒重来。正方形！圆形多好！连一个角也没有。人们脑袋里怎么只有正方形呢？

“我宁愿在意大利也不愿意在格洛塞斯特监狱，詹姆，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至于西莱·特里维林和酿酒厂那件事我不想再说什么，惟一想说的就是遇到这样一个对手是我最大的不幸。他出身豪门又十分聪明，可惜除了耍阴谋放暗箭、伪造篡改之外，他的天分没有得以施展。他属于舞台，在舞台上他的演技简直比最好的演员还要出色，他是西登斯太太① 和加利克先生② 的混合体。惟一聊以自慰的是当西莱和瑟恩把罚金缴纳给税务所的时候，税务所将支付我那份赏金，这样就可以还清欠债，而且确保二位詹姆斯堂兄在为我购买更多物品的时候不至于囊中空空。我从来不缺新书，尽管有些书读起来是件相当痛苦的事情。因为克莱夫顿和豪特维尔斯不时浮现在眼前。这两个伤心之地都是我不愿回忆的，即使一位艾芙琳娜③ 或者亨佛利·克林克④ 也无法让我想起往事。不是威廉·亨利或者西莱让我思绪万千，而是因为安玛丽·拉托尔。在这个女人身上我彻底堕落。写到这里，我仿佛看见你那张丑脸上露出恼怒的神情，指责我假正经。那是因为你不在场，倘若亲眼所见，你决不会爱那个同她一起的理查德。享乐意味着太多的东西。你能理解吗？如果你不能理解，我又怎能与你沟通呢？我那时是一头公牛，一匹种马。我在发情，而不是在做爱。我讨厌自己动物的本性，那时，我纯粹是一个动物。

“在格洛塞斯特监狱，犯人们都住在一起，男人、女人——还有孩子。尽管这是一个男女交欢比母亲哺乳更多的地方。婴儿通常都会死去，可怜的小东西。而他们可怜的妈妈还在不断地怀孕和生产，尽管到头来一无所获。起初，这些同室而居的女人让我非常惊骇，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意识到，正是她们的存在使得格洛塞斯特监狱变得尚可忍受。如果没有她们，男人将堕落成一

① 西登斯(1755—1831)：英国悲剧女演员，因其扮演的莎士比亚剧作人物而闻名，尤以扮演《麦克佩斯》中的麦克佩斯夫人而名噪一时。

② 加利克(1717—1779) 英国演员，戏剧家，以演莎剧《理查三世》成名，革新演出方法和舞台技术，表演清新自然，着重阐释人物性格，著有二十余部剧本。

③ 艾芙琳娜：一七七八年由弗朗西斯·巴内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④ 亨佛利·克林克：一七七一年由托拜斯·乔治·斯摩莱特所著《亨佛利·克林克历险记》中的主人公。

群走兽。

“我的女人叫利兹·洛克，因为偷帽子从一七八三年起就被关在这里。她有个毛病，一看到自己喜欢的帽子，就想偷。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友谊，我们既没有做爱也不会‘发情’。我保护她不受别的男人欺负，她在我外出干活儿的时候，保护我的箱子。詹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能否为利兹买一顶漂亮的帽子？红色，或者红黑相间，最好能装饰着羽毛。她一定会高兴得发疯。

“我必须就此搁笔。即使我在这儿已经‘高人一等’，但并不足以保证自己能够整个星期天下午占着这张桌子。詹姆，说来也怪。由于某种原因（也许人们认为我是疯子），我注意到，如果说得好听一点的话，人们对我很尊重。有时间的话给我写信，求你了。”

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八月份又来看望理查德。他带来一块新滤水石，不少布片，好几件衣服，还有药和书。

“但是你要继续使用现在的滤水石，理查德，我看它还没被污染。你手头留着的滤水石越多越好，我还给你带来一袋子备用的零件。格洛塞斯特的水远比布里斯托尔的水质好，甚至比从雅各布水井提上来的水还好。”他看起来局促不安，没话找话，总是尽力回避理查德的目光。

“大热天你没有理由这么远跑一趟，詹姆斯堂兄，”理查德温和地说。“把坏消息告诉我吧。”

“海德先生终于从大法官官署那儿听到了消息。詹姆斯·埃尔爵士上个月九号否决了你请求国王宽恕的申诉书，或者至少是九号他给西德尼大人写的信。他拒绝给你宽恕，理查德，而且是断然拒绝。毫无疑问，他坚信你和那个女人设下圈套敲诈西莱·特里维林。尽管人们再也没有看到她的踪影。”

“那个该死的证人压根儿没有到庭，”理查德压低嗓门儿说。“她人都不在，却相信她的证词。”

“就是这样，可怜的兄弟。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但是不用担心那笔赏金。因为那笔钱和你被判刑的罪名无关，所以不会被政

府没收。我知道你还有一些畿尼，不过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要给你带来一个新箱子，箱子侧面中间是空的——有人对我说，一般情况下箱子盖和箱子底比侧面更容易被检查。我用软麻布把金币包起来再塞进去，这样一来，不管怎么晃怎么拍，都听不到里面的声音。而且塞了麻布，箱子听起来就像实心的了。”

理查德抓住他的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知道我总是在说感谢的话，可是无论怎么谢，也谢不够，詹姆斯堂兄。没有你，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场面可真恶心，理查德，亲爱的，”药剂师詹姆斯堂兄离开之后，利兹·洛克说道。“这个药剂师不仅给你带来滤水石、肥皂、焦油，还带来所有那些天主教礼仪用的玩意儿。你让我想起一位做弥撒的牧师。”

“可不是嘛，他是个花里胡哨的兽奸者，”比尔·怀廷笑着说。“理查德，亲爱的，你没有必要再盯着我们剩下的这些人了。”

“说到兽奸，比尔，那天我看见你偷偷摸摸地围着我的羊群转，”贝蒂·梅森说。她为“老妈妈”哈伯德照看羊群。“你最好离它们远点儿。”

“除了吉米和亲爱的理查德，我哪有机会和别人干那事儿呢？再说，那些家伙怎么能和我们相比。哦，对了，咱们垒的那些石头墙都白费了——‘老妈妈’哈伯德听人说，新监狱可能要采用新的风格。”

“我也听说了，”理查德一边说，一边用不新鲜的面包蘸着最后一口汤咽了下去。

吉米·普莱斯叹了一口气。“我们就是那些白费力气的人，不停地把石头往山上滚，又任凭它滚下来。耶稣基督，要是能干些有意义的事情该多好啊。”他瞥了一眼弓着腰趴在桌子另一端的艾克·罗杰斯。老资格的囚犯一直不让任何一位大胆、放肆的新人占用这张桌子。“艾克，你必须吃东西。否则我亲爱的理查德会把你的那份汤也喝掉的，他现在是一个饿死鬼。另外五个判了绞刑的人也没像你这样不吃不喝，愁眉苦脸。吃饭，艾克，吃饭！你不会被吊死的，我发誓。”

艾克没有回答，他不再是那个横行霸道、恃强凌弱的家伙了。拦路抢劫犯在罪犯中属于“贵族”，但是艾克无法像另外五个跟他处境相同的人一样听天由命，或者视死如归。

理查德走过去，挨着他在长凳上坐下，伸出一条胳膊搂住他的肩膀。“吃饭，艾克，”他乐呵呵地说。

“我不饿。”

“吉米说的没错儿。你不会被吊死。格洛塞斯特已经两年没有真正吊死过谁了，但是这期间判处绞刑的犯人却很多。‘老妈妈’哈伯德需要我们干活儿。这样一来，他每个星期能从我们每个人身上赚到三十便士。如果你不干活儿的话，他只能得到十四便士。”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你不会死的，艾克。现在，把汤喝了。”

“艾克真是个令人沮丧的家伙，他总是穿着马靴忸忸怩怩走着，就像穿了一双高跟鞋。天哪，他的脚肯定臭死了！就连上床睡觉的时候他还穿着靴子，理查德，亲爱的，”第二天他们在一起拉石头的时候，比尔·怀廷说。“如果他被吊死，我也会被吊死。这可不公平，是不是？他抢的那些东西价值五千英镑，而我那只羊只值十先令。”他一直是一副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样子，但是突然之间浑身颤抖起来。“鹅走过了我的坟墓①，”他大笑道。

“我们的鹅不仅走过坟墓，比尔。它们还将土里刨食，找你身上生出的蛆虫吃。”

犯人中有八个人是“铁杆儿好朋友”：四个女人，加上比尔、理查德、吉米和让人可怜的乔依·朗。乔依是他们的“孩子”。理查德也不由得打了个寒颤：一七八六年来临的时候，七个朋友中也许有四个已经不在人世。

圣诞节后三天，所有六名被判死刑的人都获减刑。他们被判处流放非洲十四年。除了非洲，还有什么地方可流放呢？犯人们一片欢腾，而艾克·罗杰斯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吹牛说大话了。

①鹅走过了我的坟墓：西方人相信那是不祥之兆。

从一七八五年元旦到年底整整一年的时间，理查德都在坐监狱。这年的最后一天，他收到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专程送来的一封信。

“威斯敏斯特眼下出现一个新动向，理查德。各种流言满天飞。和你关系最密切的传言是：目前关押在伦敦城外所有监狱里被判处流放非洲的囚犯，都将被送到泰晤士河上的船只，准备运往国外。但不是穿过‘国王的池塘①’，也就是‘西洋’——地图上称之为大西洋。因为那里不再是国王陛下的私家鱼塘。我听到的流言(越来越像真的)都是说‘东洋’——在那少得可怜的地图上称之为太平洋。

“不到十年之前，皇家学会和同它有联系的强大的皇家海军把詹姆斯·库克船长派往塔西提岛②，在那里观察金星凌日现象。这位库克船长不断地发现肥沃富饶的岛屿，我想这全赖于他那种喜欢打听的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的结果是他本人最终被桑威奇侯爵群岛③上的印第安人杀死。现在和我们有了关系的这些富饶的岛屿让库克船长想起南威尔士海岸，他便张开想像力的翅膀，将那地方命名为新南威尔士。在地图上那个地方被标注为‘特拉英科格尼亚’或者‘特拉澳大利亚’。从东到西这块土地有多远，人们只能猜测，但是从南到北足有两千英里。

“库克还发现了一个被他命名为‘植物湾’的地方。这个地方和美国新成立的乔治亚洲处在同一纬度。只不过一个在南，一个在北。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因为那个令人讨厌、总是指手画脚的学者，皇家学会会长约瑟夫·班克斯爵士④带领林奈⑤的学生

① 国王的池塘：玩笑话中对海洋的称呼，尤指北大西洋。

② 塔西提岛：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屿。

③ 桑威奇侯爵群岛：美国夏威夷群岛旧称，系詹姆斯·库克命名。

④ 班克斯(1743—1820)：英国博物学家和探险家，曾随库克船长作环球旅行，当过伦敦皇家学会会长。

⑤ 林奈（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创立双名法，最早阐明动植物种、属定义的原则，为近代分类学奠定基础，重要著作有《自然系统》、《植物属志》等。

索兰德博士①，在那里的海滩上四处收集植物标本。

“现在说一说那位科西嘉血统的绅士詹姆斯·玛利亚·马特拉先生。他是第一个把这种想法灌输到官员们脑子里面的人。他向约瑟夫·班克斯爵士进行过无数次的咨询与请教，而后者正是当今英国无所不知的大学问家，上至那稣生日，下至天体音乐，他都是公认的权威。其结果是皮特先生和西德尼大人被说服。他们认为已经找到办法，改变眼下让人进退两难的处境：如何处理像你这样的人。也就是说，要把你们送到植物湾。准确地说，不是把你们遗弃在那里的海岸上——以前在非洲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是把英国男人和女人送到那块法国、荷兰和西班牙尚未染指的富饶土地。我还从未听说过让囚犯在什么地方定居，但是看起来国王陛下的政府意欲让流放犯在植物湾落地生根。不过，我不敢肯定‘定居’这个动词用在这儿是否合适，似乎更应该使用皮特先生喜欢的那个词——‘倾倒’。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我们的‘社会渣滓’将一代一代在植物湾生活下去。这可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首先——显然最为重要——把英国重罪犯送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就等于解决了一个令人头疼或者讨厌的问题；第二，国王陛下将拥有一处新的、飘扬着联合王国国旗的殖民地，从而中止人们对我们这些‘行善者’是否还有能力不断扩张的怀疑。那将是一个居住着重罪犯和狱卒的殖民地。毫无疑问，到那时，它将被命名为‘费罗尼亚②’。

“这当然是一语双关了。做好准备，理查德，准备从格洛塞斯特转移。我已经给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写了一封信，一七八六年元旦后不久，他就会用人类赖以生存的工具武装自己，对你来个‘突然袭击’。你就准备大吃一惊吧。一旦登上停泊在皇家兵工厂附近的船只，伦敦便与你邂逅相逢。那儿有三座囚犯服劳役的‘豪宅’。审查号和扎斯提亚号已经停泊了十多年，早已引起约翰·霍华德先生的注意，他曾多次到那里造访。第三艘船，刻瑞斯号，刚

①索兰德：十八世纪瑞典植物学家。

② 费罗尼亚：英语中有“重罪犯聚居之地”的意思。

刚开始出航。伦敦一位名叫邓肯·坎贝尔的投机商按照和政府签订的合同执行任务。他当然是个狡猾的苏格兰人。

“我非常抱歉，但还是不得不告诉你，泰晤士河上的囚船只接受男性囚犯。你们将无法继续享受温柔女性的服侍，也将无法继续感受她们身上那种让人心气平和的影响力。囚船是流动的地狱，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我知道，我是在安慰约伯。是的，你是约伯，理查德。约伯如果知道他面临怎样的处境，就会做得更好。自己多多保重。”

“我有个消息，”理查德放下信说。

“哦？”利兹问道，她正缝补什么，显得殷勤、谦恭。肯定不是坏消息，因为他的脸色很平静。

手指间的针不动了，充满爱慕的目光落在“理查德，我亲爱的”（这已经成为他的昵称）的身上。她对他一无所知，因为除了他的罪名，理查德从来没有主动向她提及任何关于自己的事情。她当然爱着他，但是尽管如此，她也不会跟他上床。因为“上床”将给她带来无法忍受的痛苦——生下孩子马上就死掉。

那顶精工制作的新帽子戴在头上，很不和谐。帽子由黑丝绸制成，上面装饰着猩红色的鸵鸟羽毛，看得人眼花缭乱。过圣诞节的时候，理查德把这顶帽子送给了她，还仔细地向她解释不是他送的，而是他认识的一位名叫詹姆斯·塞斯特莱斯维特的先生送的礼物。这位先生是伦敦一位讽刺作家，在他的笔下，那些令人讨厌的政客、高级教士① 和官员们看上去十分渺小和滑稽。她当然相信理查德说的这些事情，因为她既不会读也不会写，那些靠写文章养活自己的人，在她的眼里简直就是同上帝比肩而立的人。

她正飞针走线，不无谦恭地缝补着“老妈妈”哈伯德长袜上的一个洞，对理查德的消息没有多大兴趣，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哦？”

“我那位伦敦讽刺作家朋友说，被判流放非洲的囚犯将从郡县

①高级教士：指主教、大主教等。

监狱转移到泰晤士河上的囚船。只有男囚犯。他没有说女囚犯如何处理。”

现在，监狱正处于减员的阶段。因此，今年的米迦勒节① 巡回审判没有进行。猩红热夺走太多囚犯的性命，米迦勒节巡回审判无法如期举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七八六年一月举行显现节②巡回审判——如果有足够多的犯人需要审判而使得这次审判有必要举行的话。

大约有二十个人听到理查德的新闻，他们都坐在那儿默不作声，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未决犯”首先骚动起来，“老资格”们非常缓慢地回过神来，睁大眼睛，转过头，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锁定在“理查德，我亲爱的”身上。

“为什么？”比尔·怀廷问道。

“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我不知道具体在哪儿——有一个地方叫植物湾。我们将被流放到那儿。我估计我们将从伦敦起航，这正是他们把我们转移到泰晤士河，而不是朴茨茅斯或者朴利茅斯的原因。只有男囚犯。但是看起来女囚犯也将被流放到植物湾。”

贝丝·帕克蜷缩在脸色苍白的内德·帕夫怀里，哭了起来。“内德！他们会把我们拆散！我们该怎么办呢？”

没有人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安慰她。对于她的问题，最好的回答就是不予理睬。“植物湾在非洲吗？”吉米·普莱斯打破沉默问道。

“好像不是，”理查德说。“比非洲或者美洲远。在东边大洋上的某个地方。”

“是东印度，”艾克·罗杰斯扮了个鬼脸儿说道。“异教徒。”

“不，不是东印度，尽管距离那儿不算太远。它在南边，很南很南的南边，最近才被一位名叫库克的船长发现。詹姆说那片土地

①米迦勒节：纪念天使长米迦勒的节日（九月二十九日）。

②显现节：亦称主现节，基督教纪念耶稣向世人显现的节日。天主教、新教在一月六日，东正教在一月十八日或十九日。

非常肥沃。所以，我估计情况将不至于太糟糕。”他搜肠刮肚，在脑子里搜寻地理知识。“那个地方一定在去往塔希提岛的路上，或者离开塔希提岛，再往前走的路上。因为当年库克的目的地是塔希提岛。”

“塔希提岛在哪儿？”贝蒂·梅森问道，和贝丝一样，她也被这个消息彻底击垮了，狱卒约翰尼将无法前往植物湾。

“我不知道，”理查德承认自己对那个地方一无所知。

第二天——一七八六年元旦——男、女重罪犯都被召集到监狱礼拜堂。他们发现“老妈妈”哈伯德、帕斯内普和另外三个人正在那里等着。犯人们认识这三个人仅仅因为他们有时候陪同那些来自伦敦的神秘客人到监狱工地视察。约翰·尼贝特是格洛塞斯特的名誉郡长，另外两位也享有名誉郡长的称号。他们的名字是约翰。杰弗里斯和查尔斯·科尔。

尼贝特被指定为发言人。“格洛塞斯特郡格洛塞斯特城得到内政部及其部长西德尼大人的通知，被判处流放非洲的在押犯人将被流放到非洲以外的其他地方！”他大声宣布。

“他说话连气儿都不喘，”怀廷嘀咕着。

“别找不自在，比尔，”吉米小声说道。

尼贝特继续大声宣布，他显然的确不需要喘气。“除此之外，格洛塞斯特郡格洛塞斯特城已经得到内政部的通知，将代为集中由布里斯托尔、孟茅斯郡和威尔特郡转来的男性流放犯人。犯人全部集中到这里之后，下列已经在格洛塞斯特监狱服刑的犯人：约瑟夫·朗、理查德·摩根、詹姆斯·普莱斯、爱德华·帕夫、依萨克·罗杰斯和威廉·怀特明，将和他们一起被押往伦敦和沃尔沃奇，并在那里等候国王的旨意。”

一声嚎叫终止了名誉郡长的宣布，贝丝·帕克戴着脚镣跌跌撞撞向前冲去，扑倒在尼贝特的脚下。她绞着一双手，发了疯似地哭喊：“先生，先生，尊敬的先生，请您，先生……我求您了！内德·帕夫是我的男人！看见我的肚子了吗？我马上就要生下他的孩子，先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求您了，先生，别把他从我身边带走！”

“不要像猫叫春一样尖叫，你这个臭娘们儿！”尼贝特厌恶地皱起眉头，转过脸看着“老妈妈”哈伯德。“囚犯帕夫和这个号丧的女人有永久性的关系吗？”他问道。

“是的，尼贝特先生，已经好多年了。他们以前生过一个孩子，但是死了。”

“尼皮恩副部长对我特别指示，只有妻子或者‘事实婚姻’上的妻子不和他们关在一起的男犯才被送往沃尔沃奇。所以，爱德华·帕夫将同这个女流放犯一起留在格洛塞斯特监狱，”他宣布道。

“还他妈挺体谅人，”名誉郡长查尔斯·科尔说道，“但我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

“老妈妈”哈伯德跟尼贝特耳语了几句什么。

“犯人摩根，你是否同一位名叫伊丽莎白·洛克的女人有永久性的关系？”郡长喝问道。

理查德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希望自己能说出和她有这种关系，但是他的案卷会被查看，看案卷的人会禀报这几个人，他是有妇之夫。安玛丽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仍将阴魂不散。“我和伊丽莎白·洛克确实有永久性的关系，先生，但是她连我‘事实婚姻’上的妻子也不是。我已经结过婚了，”他说。

利兹·洛克呜呜咽咽哭了起来。

“那么，你将被押往沃尔维奇。”

牧师伊文思先生为他们的灵魂祈祷，然后会议结束。狱卒约翰尼把犯人们押回到重罪犯“公共休息室”。他显然很高兴。利兹迫不及待地把理查德拽到一个还算隐秘的角落。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结过婚？”她质问道，帽子上的羽毛在头顶不断地抖动着。

“因为我没有结过婚。”

“那你为什么对郡长说你结过婚？”

“因为我的案卷上是这样写的。”

“这怎么可能？”

“事实上就是这样。”

她抓住他的肩膀用力摇晃。“啊，你这个该死的，理查德，你真

该死！为什么你从来不告诉我关于你的任何事情？你为什么总是守口如瓶？'

“我并不是有意守口如瓶,利兹。”

“是的，你是！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的任何事情！”

“可你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呀，”他故作惊讶地说。

她又使劲摇晃着他。“那么我现在就问你！告诉我你的情况，理查德·摩根。告诉我所有事情。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一会儿说你结过婚，一会儿又说没结过婚，你这该死的！”

“那么,我就全告诉你。”

他们在桌子旁边坐下，利兹·洛克听到的是一个早已剪辑好的故事。这个故事只有安玛丽·拉托尔、西莱·特里维林和酿酒厂。至于佩格、小玛丽、威廉·亨利和其他家人，他一概不提，因为他无法承受这个话题带来的巨大痛苦。

“那个哭哭啼啼的威利讲的比这还多，”利兹不高兴地说。

“我想说的就这么多,'理查德显得很不耐烦,话锋一转;“看来我们很快就要被转移，但愿詹姆斯堂兄能及时赶到这里。”

到一月四日，格洛塞斯特监狱男性重罪犯的数量猛增。从布里斯托尔转来四名犯人，还有两名从威尔特郡转来。四个布里斯托尔人中有两个还很年轻，另外两个三十多岁，从孩提时代起就是很亲密的朋友。

“那天晚上，奈迪和我在坦普大街天鹅酒馆喝醉了酒，”威廉·康纳利说，很友善地拍了拍爱德华·佩罗特的肩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也说不清楚，反正等明白过来，已经被关进布里斯托尔的纽盖特监狱，去年二月被判处流放非洲七年。我们俩好像偷了谁的衣服。”

“你们虽然在那儿关了一年，但是看上去气色还不错。我来这儿之前在纽盖特呆了三个月，”理查德说。

“你是布里斯托尔人？”

“是的，但是在这儿受审。我是在克莱夫顿犯的事儿。”

威廉·康纳利显然是爱尔兰后裔，浓密的红褐色头发，短鼻子，一双蓝眼睛显得很放肆。爱德华·佩罗特则沉默寡言，高高隆起的

大鼻子，突出的下巴，灰褐色的头发，白皮肤，一个地地道道的英格兰人。

那两个威尔特郡人，威廉·厄尔和约翰·克劳斯，最多二十岁，他们已经同来自布里斯托尔的两位年轻人建立了友谊。那两个人是约伯·霍里斯特和威廉·威尔顿。乔依·朗头脑简单，从这几个戴着脚镣的年轻人叮叮当当走进“公共休息室”那一刻起，就自然而然被他们吸引过去。依萨克·罗杰斯也选择加入了这五个人的行列。理查德起初感到奇怪。几个小时的观察让他改变了想法。依萨克做出这种选择一点儿也不奇怪。和这几个年轻小伙子在一起，这位“劫路好汉”会有一种老大哥的感觉，从而有可能找回一点尊严。被判处绞刑之后的表现让他在格洛塞斯特难友们的眼里丢尽面子。

后来，那个孟茅斯郡的人也来了，他告诉大家自己名叫威廉·爱德蒙斯。他是第十二个前往沃尔维奇的犯人。

“天哪！”比尔·怀廷喊道。“要到沃尔维奇的总共十二个人，其中五个都他妈的叫威廉！人们一直管我叫比尔，我的名字就这么定了，比尔。威尔顿来自于布里斯托尔，让我想起那个哭哭啼啼的威利·英瑟，以后就管你叫威利。康纳利也从布里斯托尔来，就叫你威尔。厄尔从威尔特郡来，就管你叫比利。可是，怎么他妈的才能给第五个威廉起个名字呢？你是犯了什么事儿才到这儿来的，爱德蒙斯？”

“在皮特斯顿偷了一头小母牛，”爱德蒙斯用威尔士人的腔调说道。

怀廷爆发出一阵大笑，在这个威尔士人的嘴唇上结结实实亲了一口，使他倍感屈辱。“哦，上帝！又一个鸡奸犯！我那天晚上借了一头羊——只是想操它。可我从来没有想过一头小母牛！”

“别跟我来这套！”爱德蒙斯使劲擦着自己的嘴巴。“你想操什么都可以，但是你不能操我！”

“他是威尔士人，还是个贼，”理查德咧嘴笑道。“我们当然应该叫他泰菲。”

“你也被判过绞刑吗？”比尔·怀廷问泰菲。

“被判了两次。”

“就因为一头小母牛？”

“不是。第二次是因为逃跑。但是威尔士那时候动荡不安，不想看到威尔士人哪怕是在孟茅斯被吊死，所以他们再次给我减刑，准备把我发配到远方，”泰菲解释道。

理查德发现自己和泰菲很合得来，和比尔·怀廷、威尔·康纳利在一起没有两样。他身上那种威尔士人的气质就像灌木丛生的紫色的山坡上，白云追逐着太阳。当然，理查德自己的根也扎在威尔士的原野之上。

一月五日，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及时赶到格洛塞斯特，带着装得满满的袋子和几个木头箱子。

“税务所在十二月底支付了你的五百镑赏金，”他边说边从箱子里面往外掏东西。“我有六块新滤水石，其中五块带铜架和接水用的盘子。因为我觉得你必须让身边的五个朋友保持安全和健康。”

“为什么是五个朋友，詹姆斯堂兄？”理查德问，堂兄的话激起他的好奇心。

“詹姆·塞斯特莱斯维特在给我的信中提到，被送往泰晤士河囚船上的犯人将被分成六个人一组。”其实詹姆在信中还向他描述了其他关于囚船的事情，但是他强忍着没有告诉理查德。那都是他不忍心提及的事情。“这也是我为什么带来五个箱子的原因。每个箱子里面装的东西和我给你准备的东西都一样，只是数量不同。我还给你带来一个工具箱。”

理查德蹲在地上，想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说：“不，詹姆斯堂兄，现在还不能留下这个工具箱。我得把工具带到那个被叫做植物湾的地方。但是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如果现在工具箱就在我身边，很难把它们带到那儿。你先留着这个箱子，等弄清我在哪艘船上之后，再把工具送给我。”

“牧师詹姆斯堂兄又给你带来一些书。这一次，他收集的都是关于世界、地理、航海方面的书。比以前那些书沉，因为绝大多数

是用普通纸印刷而成，而且书皮是皮革做的，但是他认为这些书对你会有所帮助，希望你把它们和先前送你的书都带到植物湾。”

说完这番话，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就再也想不起来还有什么需要嘱咐的具体事情。他站起身，说：“植物湾在世界那头，理查德。如果你能飞，直线距离是一万英里；如果在大海上航行，需要走一万六千英里。恐怕我们这些亲戚，再也没有人能看到你了。这真让人悲伤。而且加在你头上的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哦，天哪！哦，天哪！记住，只要我还活着，我每天都会为你祈祷。你的父亲、母亲，还有詹姆斯牧师也会。这么多人为你祈祷，上帝肯定不会视而不见。他一定会保护你。哦，天哪！哦，天哪！”

理查德走到他身边，紧紧地抱着他，吻他的面颊。詹姆斯堂兄转过身，低着头快步离去，再也没有回头望一眼。

但是理查德一直看着他，目送他穿过菜地中间的小路，走出城堡的大门，转过墙角，直到消失不见。我也会为你祈祷的，詹姆斯堂兄，因为我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父亲。

利兹·洛克搂着他的肩膀。他把他那伙人叫到重罪犯“公共休息室”的桌子旁边。

“我并不想当头儿，”他对自己挑选出来的五个伙伴——比尔·怀廷、威尔·康纳利、奈迪·帕罗特、吉米·普莱斯和泰菲·爱德蒙斯——说道。“我今年三十七岁，在我们这几个人当中年龄最大，但我不是当头儿的料，这一点，你们都应该明白。我们大家都必须依靠自己寻找力量和方向，都必须保持健康的体魄。不过，我的确还有点知识，而且在伦敦政坛有一些消息来源，在布里斯托尔有个非常聪明的当药剂师的堂兄。”

“我认识他，”威尔·康纳利一边点头一边说。“科恩街的詹姆斯·摩根。他一进门，我就认出来了。哦，想想看！你理查德·摩根的交际还挺广。”

“是挺广。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囚船上，犯人们每六个人分成一组，这六个人一起生活、一起干活儿。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六个人现在就可以组成一组，不必等到囚船上的狱卒来为我们划分。大家都同意吗？”

五个人都严肃地点了点头。

“我们很幸运，从这儿去伦敦的共有十二个人。另外六个人，除了艾克都很年轻，而艾克看起来更愿意跟那几个人而不是跟我们呆在一起。我打算让艾克跟那五个人也打个招呼，组成一组。这样一来，在囚船上我们就会有十二个人彼此照应。”

“你是不是预料到我们会遇到麻烦，理查德？”康纳利皱着眉头问道。

“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威尔。如果我预料到什么的话，恐怕恰恰因为向我提供消息的人没有讲这方面的事情。我们都是从西部来的。上了囚船可就不一样了，哪儿的人都有。”

“我明白，”比尔·怀廷说，总算严肃了一次。“最好现在就决定做什么，再晚恐怕就来不及。”

“你们几个谁能读书、写字？”理查德问道。

康纳利、佩罗特和怀廷举起了手。

“加上我，四个人，很好。”他指了指身边地板上放着的五个箱子。“这里面装的东西虽然各有特点，但是都将确保我们身体健康，比如滤水石。”

“啊，理查德！”吉米·普莱斯生气地喊了起来。“你简直是用你那块破滤水石搞他妈的邪教！利兹说得没错儿，你就像一个做弥撒的牧师。”

“没错儿，我已经把保持健康的体魄当作宗教。”理查德严厉地看着这几个人。“威尔，奈迪，你们在布里斯托尔纽盖特监狱里呆了一年。这一年里，你们是如何保持健康的？”

“喝啤酒或者淡啤酒，”康纳利说。“家里人给我们钱，所以我们吃的不错，也能喝到卫生的饮料。”

“可我在那儿的时候，喝的就是水，”理查德说道。

“不可能！”奈迪·帕罗特倒吸一口凉气，惊讶地说。

“没有什么不可能。我用滤水石把水过滤之后才喝。它的作用就是把污水变成可以饮用的净水，这也正是我的詹姆斯堂兄从特内里费进口滤水石的原因。如果你认为泰晤士河水比艾冯河水更适合于饮用的话，不出一个星期你就会死。”理查德耸了耸肩膀。

“你们自己决定吧。如果你负担得起喝淡啤酒的钱，再好不过。但是，到了伦敦可没有家人再伸出手来帮助我们。我们那点儿金子也要省下来用于打通各种关节，而不是花在淡啤酒上。”

“你是对的，’威尔·康纳利说道，他怀着一种虔敬，触摸着桌子上的滤水石。“如果喝不起淡啤酒，我就要用滤水石过滤水喝。这是常识。”

最后，大家都同意过滤他们的饮用水，包括吉米·普莱斯。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理查德说，然后去找艾克·罗杰斯。他很遗憾自己没有十二块滤水石，但是还没有遗憾到让另外六个人和他们一起分享滤水石。艾克那组人也要尽其所能保持身体健康，至少艾克看起来总是一副很有钱的样子。

如果我们十二个人分成两组，团结一心，就有可能活下去。

第 三 部

一七八六年一月至一七八七年一月

第二天，也就是一月六日拂晓时分，去往伦敦和伍尔维奇的四轮马车来到格洛塞斯特监狱。理查德意识到，自从上次坐四轮马车旅行，恰巧过了一年。但是这一次是一场监狱里的生离死别。女人们可怜巴巴地哭泣着。

“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呀？”利兹·洛克一边跟着理查德走进“老妈妈”哈伯德的房子，一边说。

“再找个人吧，”理查德满怀同情地说道。“处于你这种情况，必须有个保护人。尽管再找一个像我这样不谈性的男人很难。”

“我知道,我知道,理查德,我会想念你的！”

“我也会想念你的，小利兹。没有你，谁给我补袜子呢？”

她脸上挂着泪珠，咧开嘴笑了，推了理查德一把，说：“得了吧，你！我已经教过你怎样用针线了，我看你缝得挺好。”

两个狱卒走进来，把女人们带回监狱，她们挥着手，哭嚎着，挣扎着。

铁圈重又套在腰上，四条铁链在前面锁在一起。

从外面看，这辆四轮马车和从布里斯托尔到格洛塞斯特的那辆车一样——八匹高头大马拉着，上面罩着半圆形帆布车篷。里面却大不一样，两边各有一条长凳，每条长凳足可以坐六个人，中间还有空地。理查德的经验告诉他，行李肯定会被堆放在两腿之

间的地板上。马车每颠簸一次，行李就会晃来晃去。这个季节，哪里有平坦的路可走？不但是隆冬时节，偏偏又是一个多雨的冬天。

两个狱卒负责押送，但不和犯人一起坐在车篷里面，而是和赶车人一起坐在前面另外一个很好的车篷下面。他们不必担心坐在后面的囚犯逃跑。因为犯人一旦坐下，一条长长的锁链便穿过他们左面脚镣上的一个小环，锁到两边的车底板上。一个人动，另外五个同伴都得跟着动。

犯人们“座次”已定。理查德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裹在暖和的大衣里，坐在一侧靠车尾的位置。艾克·罗杰斯——“少年帮”的头儿——坐在对面儿。

“得走多长时间？”艾克·罗杰斯问道。

“如果每天能走六英里，就谢天谢地了，”理查德脸上挂着微笑回答道。“你以前没走过这条路。我是说，坐着马车，艾克。我不知道有多远，这得看走哪条路。”

“经过切尔滕纳姆① 和牛津②，”公路抢劫犯’说。现在他已经不在乎别人拿他开玩笑了。“不过，伍尔维奇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我去过牛津，但从没去过伦敦。”

理查德已经熟读了他的第一本地理书，其中就有关于伦敦的介绍。“伍尔维奇在伦敦东面，泰晤士河南岸。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要我们过河。不管怎么说，我们迟早都得上停泊在河里的囚船。如果走切尔滕纳姆和牛津这条路的话，大约还有一百二十英里到伍尔维奇。”他在脑子里算了一下。“一天走六英里，到那儿差不多要二十天。”

“我们得在这里面坐上三个星期？”比尔·怀廷沮丧地问。

那些已经坐马车走过这条路的人都笑了起来。

“别担心会让你闲坐着，比尔，”泰菲说道。“每天我们怎么也得下去挖六、七次车轮。”

事实的确如此。一路上的食宿比起那次马车夫约翰为理查德

①切尔滕纳姆：英格兰中西部自治城市，位于伯明翰市南部。

② 牛津：英格兰中南部的一个区，位于泰晤士河之滨，伦敦西北偏西。

和威利安排的吃住差远了。没有谷仓可住，没有给马盖在身上取暖的毯子，除了面包没有别的东西可吃，除了淡啤酒没有别的饮料可喝。每天晚上，他们必须把行李推到长凳底下，腾出中间的车底板勉强伸展开身子睡上一觉。大衣当被子，帽子当枕头。外边，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帆布篷滴滴答答漏水，所幸气温在零度以上，老天爷对这些在潮湿的车厢里瑟瑟发抖的囚犯们发了一点小小的慈悲。只有艾克穿着皮靴，其他人只穿着鞋子，没多久，被脚镣铐着的脚脖子上面就沾满了泥巴。

他们没有看到切尔滕纳姆和牛津，车夫宁愿赶着这辆满载重罪犯的马车绕城而行。海维康姆只是山脚下的几排房子。满是泥泞的路非常滑，几匹马的挽具纠缠在一起，差点儿把马车掀翻。尽管被车厢里颠来倒去的木头箱子碰得青一块紫一块，犯人们还得下车把摇摇欲坠的马车扶正。艾克·罗杰斯对马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他便负责让那几匹马安静下来，然后整理好挽具。

马车到达伦敦，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狱卒在车厢后面的窗户上插了一块护板，将外面的景色完全隔断。很快，马车不再颠簸，而是平稳地向前滚动，显然已经驶上铺过路面的大街。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必再下车从泥泞之中往外挖车轮了。嘈杂声传进车厢 吆喝，马嘶，驴叫，时断时续的歌声，突然传来的、模糊不清的说话声——也许他们正经过一家客栈敞开的大门——机器的撞击声，还传来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

夜幕降临，狱卒打开后窗户上的护板，把面包和淡啤酒推进来，让他们自己分配。有人要大小便的话就在一个桶里解决。早饭的面包和淡啤酒比以前多了一些，吃过之后，嘈杂声便不绝于耳。现在，又多了小贩的叫卖声和刺鼻的恶臭——烂鱼、烂肉、烂蔬菜散发的气味。几个布里斯托尔人相互看了一眼，露出得意的微笑，别人都愁眉苦脸，一副恶心反胃的样子。

他们在与这座大都市近在咫尺的地方过了两夜，第三天下午——离开格洛塞斯特的第二十一天——有人取掉后窗户上的护板，让伦敦的阳光照射进来。横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大河，灰色的、光滑的水面上垃圾漂来漂去。灰蒙蒙的天空正中，太阳射出惨

淡的白光。从太阳的位置判断，他们已经过河，现在身处河的南岸。理查德心中暗想，这一定是伍尔维奇。马车在码头边停下。紧靠码头停泊着一条破船。船上有块铜牌，勉强看得出上面的字：接待处。一条破船当“接待处”倒也相宜。

狱卒打开那条把他们锁在一起的铁链，让理查德和艾克先出来。他们双腿颤抖着跳下车，同伴们也都紧跟着跳了下来。

“记住,两组,每组六个人,”理查德轻声对艾克说。

他们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条河的模样以及河上漂浮着的船只，就被押上木头跳板登上那条破船。一进“接待处”，他们就被除去铁链、手铐、腰上的铁圈和脚镣，交给格洛塞斯特的狱卒。

箱子、袋子和行李卷儿乱扔在四周，他们站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有几个卫兵把守着这个破烂不堪的军官公共生活室① ——或者曾经是军官公共生活室。逃跑是不可能的，除非十二个人一齐冲出去。可是，那以后呢？

一个人走了进来。“塌掉库几！”他喊道。

他们听不懂他的话，都傻呵呵地看着他。

“把库几塌掉!”

还是没人动弹，他气得朝天花板翻了翻白眼，冲向站得最近的理查德，一把扇掉他的帽子，然后又揪扯他的大衣和穿在里面的上衣。

“我想，他是想让我们脱掉帽子和外套。”

大家都忙碌起来。

“伯上呀初上，塌掉库几！”

大伙儿看着他，茫然不知所措。

他咬了咬牙，闭上眼睛，用一种非常奇怪的口音说道：“脱下裤子,把衬衣穿上。”

十二个人立刻从命。

“准备好了,先生,”他喊道。

另外一个人慢悠悠地走了进来。“你们这帮家伙是从哪儿来

①军官公共生活室：军舰上除舰长外的军官进餐和休息等用的房间。

的？”他问道。

“格洛塞斯特监狱，”艾克说道。

“啊，西边来的。你必须跟他们说国王说的那种英语，马蒂，”他对先前那个人说，然后转向囚犯，“我是医生，有人生病了吗？”

囚犯们小声嘟哝着什么，医生显然认为是表示否定的回答，他点了点头，叹了口气。“把上衣掀起来，让我们看看有没有麻疹。”然后又检查他们的阴茎上有没有梅毒溃疡，结果什么也没发现。他又叹了口气。“谢天谢地，”他对马蒂说，然后转过脸，对犯人们说：“你们这帮人很健康，但是事情是会变化的。”离开房间的时候，他又说：“穿好衣服，在这儿等着，保持安静。”

他们穿好衣服，等待着。

足足等了五分钟，不见动静，十二个人中最闲不住嘴的比尔·怀廷又厚着脸皮开始发表演讲。“你们谁能听懂马蒂说的话吗？”他问道。

“一个字也听不懂，”年轻的约伯·霍利斯特说。

“他也许来自苏格兰，”康纳利说，他想起在布里斯托尔，谁也听不懂一个名叫杰克的画匠说的话。

“他也许就是伍尔维奇人，”奈迪·佩罗特说道。

这句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不语。

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们都背靠墙壁坐在地上，被锚链系着的船在双腿下面轻轻晃动。没有方向舵，理查德心想。我们也像这只曾经是一条军舰的破船一样，没有自己可以掌握的舵。我们这几个人，谁也不曾离家这么远，而且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年纪轻一点儿的都被吓傻了，就连艾克·罗杰斯也没了主意。我的心里也充满恐惧。

突然，耳边传来几双大脚踩在木板上发出的咚咚咚的响声，还有铁链子发出的熟悉的沉闷的叮当声。十二个人忐忑不安，彼此看了一眼，疲惫不堪地站了起来。

第一个人站在门口说：“脚镣，你们这帮乡巴佬！坐下，谁也不许动。”

这里的铁链比布里斯托尔和格洛塞斯特的铁链长六英寸，链

子已经焊到铁环上。铁环更轻，也软，肌肉发达的铁匠把铁环套在犯人的脚腕上，用力一压，铁环两边的孔便重叠在一起。然后把一个平头螺栓穿过脚腕一侧的两个孔，抓住犯人的腿，再将一个前边很尖的铁砧塞到铁环和脚脖子之间，用锤子猛击两下，螺栓头便被砸平，将铁环永远固定到脚脖子上。

在今后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将戴着这个脚镣，理查德一边想，一边搓揉疼痛的踝骨。他们不仅要让我戴六个月或者更长一点时间的脚镣。这就意味着，即使到了植物湾，我也得戴着脚镣直到服满刑期。

好像和这个铁匠竞赛一样，另外一个铁匠也很快为其他六个来自格洛塞斯特的犯人钉好脚镣。他们俩只用半个小时就把活儿干完，然后督促助手收拾好工具，便扬长而去了。两个卫兵留了下来。马蒂一定是医生的人，但是他已经告诉卫兵，如何说话犯人才能听懂。因为当卫兵中的一位开口说话的时候，使用的是一种语调非常奇怪的英语。这个时候，犯人们还不知道那是一种“时髦而又难懂的语言”——伦敦纽盖特监狱① 以及和这所监狱打交道的人都这样说话。

“你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睡，”他一边简短地说，一边用大头棒的圆头敲打着另一只手的掌心。“你们可以说话，可以走动。这儿有一个马桶。”说完之后，便和他的同伴一起走出去，锁上房门。

那两个来自威尔特郡的小伙子擦着眼泪，别人都没哭。大家心情不好，无心说话，直到威尔·康纳利站起身，四处走了走。

“腿上感觉舒服多了，”他说，抬起一只脚。“铁链足有三十英寸长，走路更方便了。”

理查德用手指摸了一圈，发现铁环的内沿儿是圆的。“对，不会把脚腕磨得太厉害。也用不着垫那么多布片了。”

“很适合干活儿的铁链子，”比尔·怀廷说。“也不知道他们让我们干什么活儿？”

①纽盖特监狱：伦敦旧城的一座著名监狱，一九〇二年被拆毁，其前身是老贝利监狱（Old Bailey）。

天黑之前，有人给他们送来淡啤酒和不新鲜的、深褐色的面包，还有白菜煮青蒜。

“我不吃这玩意儿，”艾克一边说着一边把盛着白菜的锅推到一边。

“吃下去,艾克,’理查德命令道“詹姆斯堂兄说,我们必须吃掉一切能够获得的蔬菜，否则会得坏血病。”

艾克不以为然，“那堆垃圾连伤风流鼻涕都治不了。”

“我同意,’理查德说,尝了一口“可是,毕竟除了面包还换了个花样。反正我自己是要吃的。”

没有窗户，没有女人，没有欢笑。吃过饭，大家都躺在地板上，裹着大衣，枕着帽子，伴着河水轻柔的晃动，进入梦乡。

第二天一早，在阴郁的牛毛细雨中，他们被从“接待处”带到一艘停泊在岸边的敞篷驳船旁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骇人的虐待落到他们头上。那些警卫非常暴戾凶残，但只要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他们就不会朝你挥舞手中的大头棒。人们显然对那几个木头箱子很感兴趣，可是怎么一直没人检查呢？在码头上他们找到了答案。一个身材矮小而肥硕的绅士从船尾的破楼上急匆匆地走下来，他头戴旧式假发，身穿一身古板的套装，张开双臂，显得喜气洋洋。

“啊，从格洛塞斯特来的十二个人！”他兴致勃勃地说。后来，囚犯们才知道，他说话带苏格兰口音。

“麦多医生说你们都是模范，我看他说的没错儿。我是坎贝尔先生，这是我想出来的主意。”他伸出手，颇为优雅地擦去细小的雨珠。“‘漂浮的监狱’！就犯人的健康而言，比纽盖特监狱、比任何监狱都强得多。你随身带了行李，对不对。很好，很好。如果谁不尊重犯人的私人财物，他就是一个有污点的人。尼尔！尼尔，你在哪儿？”

一个看起来和他长得如同孪生兄弟的人从“接待处”的船头跑上码头,停下脚步,气喘吁吁地说道“我在这儿,邓肯。”

“哦，很好！我不想让你错过认识这几位杰出人物的机会。我

的兄弟是我的助手，”他解释道，似乎真的把囚犯当成正常人一样看待。“但是，他现在负责扎斯提亚号和审查号——我呢，为我的刻瑞斯号忙得不可开交——它太棒了！全新的！你们当然会被带到亲爱的刻瑞斯号上去——太巧了，你们正好是十二个人，而且身体状态如此良好。分成两组，负责两条挖泥船。”他高兴得简直蹦蹦跳跳。“妙极了，妙极了！”他话音未落就匆匆离去，他的兄弟跟在屁股后面像只迷路的羊羔可怜巴巴地叫着。

“天哪 真是个怪物!”比尔·怀廷说道。

“住嘴！”一直站在旁边虎视眈眈的警卫吼道，大头棒重重地打在怀廷的胳膊上。“走!”

他们听明白了这个命令。艾克·罗杰斯不引人注意地搀扶着半昏迷的怀廷，十二个人拿着行李，慢慢地走下一截滑溜溜的台阶，向等着他们的驳船走去。

一片片低洼、泥泞的河岸，几条过往船只，在灰蒙蒙的雨雾中若隐若现。犯人们把领子立起来，调整帽子的方向，让雨水流到肩膀上而不是脖子里。他们坐在箱子、袋子和行李卷儿中间。十二个划桨手，每边六个，一声不响地把驳船推离河岸，然后掉转船头，向大河中间宽阔的水域划去。驳船平稳地行驶着，几乎没有搅动平静的河面。

四艘大船漂浮在离南岸，或者说离属于肯特郡的河岸，大约三百码的河面上，好像四头首尾相接的母牛。理查德从来没有见过一条船会被锚索系得这样牢固，即使在塞汶河① 口国王路也没有见过。理查德想，要把这么大的船固定住，不让它来回摇摆，他们肯定用了好几条铁链，而不是普通的绳索。最小的船在靠近伦敦方向的上游，最大的船殿后，四艘船排成一列，每艘之间大约有一百码的距离。

“医船守卫号，然后是审查号、扎斯提亚号和刻瑞斯号，”一个卫兵指着那几条船说。

驳船向码头对面的审查号驶去，然后掉转船头顺流而下。划

①塞汶河：英国西南部注入布里斯托尔的河流。

桨手利用落潮的水流，省了好多力气。这样一来，新来的犯人就有机会打量一下这三艘囚船。这几条船都破烂不堪，后桅早已不见踪影，主桅从大约四十英尺高的地方折断，顶端只留下犬牙交错般的残片。前桅好歹还算完整，但是还得靠左右支索支撑。前桅和主桅之间拉着绳子，上面挂满湿淋淋的衣服，船首斜桅之间也拉着绳子晾晒衣服。甲板上到处是破破烂烂的木头房子和窝棚，房顶上歪歪斜斜地竖着铁皮烟囱，活像一片丛林。这些房子大多建造在上层后甲板区、艏楼甲板和艉楼甲板。审查号和扎斯提亚号看起来那么破旧，一定参加过伊丽莎白女王的舰队同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海战——油漆全部剥落，铜钉长满绿锈，所有列板①都裂着口子。

比较起来，刻瑞斯号的船龄看上去只有一百年。海军蓝和黄色相间的油漆还清晰可见，船首斜桁下的艏饰像也依稀可辨。那艏饰像是一个皮肤淡黄、双乳裸露的女人，哪个爱恶作剧的家伙用画龙点睛之笔，画了两个鲜红的乳头。审查号和扎斯提亚号的射击孔已经被封死，刻瑞斯号的射击孔则被彻底改造，安装了很粗的铁栏杆。对造船业颇有经验的布里斯托尔人，一望而知，上层甲板和主甲板下面还有两层甲板——下层甲板和底层甲板。那时候，即使这种二流战船也安装着九十门大炮，而货船或者贩奴船却没有这么多射击孔。

理查德正在琢磨怎样才能带着行李爬上绳梯。像这样身披锁链，肯定不行。不过兴致勃勃的邓肯·坎贝尔先生已经把一架木头梯子搭在上下起伏的平台上，骄傲、快活，溢于言表。理查德用胳膊夹着箱子，两个袋子搭在肩膀上，跟在手拿大头棒的卫兵后面，第一个爬上驳船，然后顺着那架梯子爬到栏杆上的一个缺口。这里距离水面十六英尺。刻瑞斯号在二流船中算是比较大的。

“吉格–达勃②!”卫兵吼道。

一个看起来像大人物，但却不修边幅的家伙一边剔牙，一边从

①列板：船侧船外壳从船头延伸至船尾的连续的一列木板或金属板。

②吉格–达勃：掌管门钥匙的人，有权力开门的人。

两幢小木屋之间走了过来。理查德隐隐约约看到一条裙子在他身后闪动，还听到女人说话的声音。他意识到大部分卫兵一定住在这些东倒西歪、摇摇欲坠的房子里。

“什么事儿？”那个看起来像是大人物的家伙问道。

“十二个从格洛塞斯特监狱押来的犯人，汉克斯先生。不懂本地话。坎贝尔先生说把他们编成两个小组，负责两条挖泥船。他们身上没毛病，医生说的。”

“又是些乡巴佬！”汉克斯先生厌恶地说。“现在，这船上有一半都是乡巴佬，希克斯先生。”他转过脸对囚犯们说：“我的名字叫厄尔伯特·汉克斯，我是吉格-达勃——看管你们的监狱长。把他们带到底舱去，希克斯先生。你们不是囚犯，你们是流放犯，听明白了吗？”

他们默默地点了点头，试图从这些人讲的英语中摸出一些规律，比如把 th’s 发成 v’s，把 f’s 发成 th’s，等等，等等。

“囚犯们，”汉克斯先生谈兴正浓，继续说道，“利用这个机会，我想让你们明白一些事情。流放犯就是流放犯，要长期关押。下面我要讲一些规矩，都竖起耳朵给我听清楚了，因为我不会重复第二遍。每个星期天牧师做完礼拜之后允许亲友探访。礼拜必须去做。不允许任何歪门邪道和异教徒的勾当。这里只有国王的教堂。来访的客人要被搜查，现金存放在我这儿。带来的任何食物都要没收。为什么？因为有些家伙把锉刀藏在烤饼和布丁里面带到船上。”

他停顿了一下，用一种既兴奋又威严的奇怪的眼神扫视着他的听众，显然很以此为乐。“上船之后，底舱就是你们的住处，我是惟一有权开门的人——我不会经常把门打开的。上来就干活儿，下去就睡觉，星期一至星期六。只要天气允许，你们就得干活儿，干活儿！听懂了吗？今天，比如说，就干不成活儿了，因为雨下得太他妈的大了。我给你们吃什么东西，你们就得吃什么东西；我给你们喝什么东西，你们就得喝什么东西。蓝带——杜松子酒，来之不易。我是惟一能够提供这些好东西的承包商。半品脱——六个便士。”

他又停顿了一下。这次，汉克斯先生清了清嗓子，把痰吐到犯人们的脚上。“你们每组六个人，从事务长那儿领吃的。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六给你们每六个人发放以下东西：一个牛颊骨或者牛胫骨，三品脱豌豆，三品脱蔬菜，六磅面包，六夸脱淡啤酒。星期二和星期五喝燕麦粥——能喝多少管够，外加三品脱麦片，六磅奶酪和六磅面包。你们能得到的就是这些。如果晚饭时候一气儿吃光，第二天早晨就会又渴又饿，明白了吗？坎贝尔先生说，你们每天都要洗得干干净净。星期日，牧师上船之前，要刮胡子。到上面干活儿或者做礼拜的时候，带上夜里用过的马桶，把屎尿倒到外面。每组一只马桶。你们被锁在底舱，在里面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坎贝尔先生更关心这些事情。”

他更加兴趣盎然。“但是，首先，”他一边说，一边蹲了下来，希克斯先生和那几个喽啰依然站在他身后，“我要看看你们的箱子和袋子。现在就达勃！”

这一顿训斥已经让犯人们明白，“达勃”是“打开”的意思。他们连忙打开锁头，亮出箱子和袋子里的东西。

厄尔伯特·汉克斯先生搜查得很彻底。他先从艾克和他那组人搜起，他们的箱子比较小而且大小不等，至于那两个威尔特郡的小伙子更是连一件行李也没有。布片和衣服他都不屑一顾，随手递给希克斯先生。希克斯先生把衣服和布片在两手之间过一遍，看到隆起的地方，就格外仔细地捏一捏。他们一无所获，其他对象显然更没有吸引力的。

“你们的钱在哪儿放着？”他厉声呵斥道。

艾克似乎吃了一惊，但还是毕恭毕敬地回答道：“先生，我们没有钱。我们在格洛塞斯特被关了一年，钱早就花光了。”

“嗬！”汉克斯先生转向理查德那组，一双眼睛闪闪发光。“卖朗姆酒的老板，是吧？很有钱啊。”他们从理查德的箱子和袋子中翻出几件衣服，瓶子，罐子，安装好架子的滤水石和另外几块备用的滤水石，还有用来包东西的布，书，不少纸，几支笔——真是些稀罕玩意儿！还有两双鞋子。他把鞋子拿起来端详了一会儿，显得很失望，对同样失望的希克斯先生耸了耸肩。“看来管你们叫乡巴

佬并不是没有道理。这儿没有人穿这么大号的鞋子，傻瓜，就连朗·乔依斯也穿不了。这又是什么？”他指着一个瓶子问道。

“焦油,汉克斯先生。”

“这玩意儿呢？”

“滤水石，先生。我用它过滤我喝的水。”

“这儿的水已经过滤过了。每个水泵都安了一个很大的过滤器。你叫什么名字，大脚？”

“理查德·摩根。”

他从站在希克斯先生身后的一个喽啰手里一把拿过一张名单，眯起眼睛看着——他认字，但是看起来很吃力。“你以后用不着叫这个名字了。从现在起，摩根，你的犯人编号是二百零三号。”

“是,先生。”

“我看你还是个书虫啊，”汉克斯先生一边说，一边翻着手中的几本书，寻找淫秽插图或者有色情描写的段落，然后不无沮丧地把书一本一本啪啪啪地扔到地上。“这是什么？”

“一种补药,可以治疖子。”

“这个呢?”

“药膏,先生,治外伤和溃疡。”

“狗屁！你简直是开药铺呢！你带这些破玩意儿干什么？”他拔出那个装补药的瓶子上的软木塞，疑惑地闻着。“啊，啊——”他把瓶子扔到甲板上，软木塞骨碌骨碌滚到一边。“难闻死了，就像河里臭烘烘的淤泥。”

理查德站在那儿，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这时监狱长拿起空箱子，一边使劲摇晃，一边听有没有东西在夹层里滚动，又拍了拍箱子四面、箱盖和箱底。搜查完箱子之后，又仔仔细细搜查了一遍袋子。结果也是一无所获。他把理查德那把比较好的剃刀、磨剃刀的皮带和磨刀石，还有理查德最好的一双袜子据为己有。然后向威尔·康纳利的箱子和袋子走去。理查德不动声色、不引人注意地跪在地上，把药膏收回到瓶子里，塞好软木塞，把它放在一边。他瞥了希克斯先生一眼，意识到他们也许希望犯人自己把东西收拾起来，便向一动不动站在那儿的罗杰斯点了点头，开始往箱子里

装东西。罗杰斯和那几个小伙子也学他的样子收拾起来。

搜查完十二个人的东西，汉克斯先生心满意足。“好了，现在告诉我‘马车轮’① 藏在哪儿？你们的钱藏在哪儿？你们这些傻瓜！”

“先生，我们没有，”奈迪·佩罗特说道。“我们在监狱里关了一年，那儿有女人……”他抱歉地说着，声音越来越小。

“把口袋都给我翻出来！”

除了理查德、比尔、奈迪和威尔的口袋里装满书以外，大伙儿的口袋都空空如也。

“塌掉库几——把衣服都脱掉！”汉克斯先生呵斥道。

他们只好脱下外套和上衣。希克斯先生把他们脱下的衣服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一英寸也不放过。“没有，”他说，咧开嘴笑了笑。

“搜查他们，希克斯先生。”

犯人们意识到，这个命令的意思是搜查他们的身体。希克斯先生开始在他们身上摸来摸去，触摸到生殖器和屁股的时候，他显然很受用。“没有，”他说，和汉克斯先生对视了一眼，目光中充满期待。

“趴下，把屁股撅起来。”汉克斯先生用不容分说但又微微颤抖的声音说道。“我警告你们！如果希克斯先生从你们屁眼儿里搜出一个马车轮，我就用你们的血来洗它！”

希克斯先生非常残忍，手指伸进肛门，迟迟不肯抽出。四个年轻小伙子和乔依·朗受不了疼痛和屈辱，哭泣着。其他人强忍着没有叫喊，也没有明显地表现出不舒服的样子。“没有，”希克斯先生说。“什么他妈的也没有，汉克斯先生。”

“我们从格洛塞斯特来，”理查德一边提裤子，一边说，“那里可是英格兰的穷地方。”

“我也领教了你们的手段。让我们既损失钱财又受屈辱。上帝诅咒你们烂掉。”

①马车轮：十八世纪英国俚语，一种相当于五先令的钱币。

“把他们带下去,希克斯先生,”吉格–达勃”说，失望地走进拥挤不堪的破木屋。

从一七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起，二百一十三名流放犯开始在刻瑞斯号上干活儿，来自格洛塞斯特的十二个人的号码从二百零一号到二百一十三号，理查德是二百零三号。但是，惟一叫他们编号的狱卒是来自伍尔维奇的厄尔伯特·汉克斯先生，他家住离沃伦不远的普拉姆斯蒂德路。

汉克斯先生还是比较明智的——也许是为了安抚那些来自伦敦纽盖特监狱、不愿意和乡巴佬搅和在一起的罪犯，把他们同乡下人安排在不同的甲板住宿。伦敦纽盖特监狱的犯人在下层甲板，乡下人在最下层甲板。也许这点儿明智是吸取审查号和扎斯提亚号的教训的结果。那两艘船上，伦敦人同非伦敦人之间进行着永无休止的争斗，而且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即使邓肯·坎贝尔先生也无法解开这团乱麻。在朴利茅斯的敦刻尔克号，他做得比在刻瑞斯号还绝，干脆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把囚犯分成七类，每一类占据一个空间。

英格兰人之间的区别是深刻的。伦敦纽盖特方言在别人听起来简直就是一种外语。其实说这种话的人如果注意一下自己的发音，即使口音古怪，至少也能让别人听出那是英语。问题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特立独行，更愿意说自己的方言。那些来自约克郡和兰开夏郡以北的犯人彼此之间还能听懂，但是，再往南一些地区的人说的话，不管你多么识文断字，也听得你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利物浦人说一种叫做思格斯的方言，也与“外语”无异。情况因此而更加复杂。中部地区的人和西部地区的人沟通得很好。这两拨儿人也都能听懂来自苏塞克斯、肯特郡的海峡地区、萨里郡和汉普郡的犯人说的话。但是肯特郡泰晤士河流域的人讲的也是一种方言，跟埃塞克斯郡距离伦敦最近的那个地区的人的口音没什么两样。至于那些从埃塞克斯郡北部地区、剑桥郡、萨福克郡、诺福克郡和林肯郡来的人，口音也是千奇百怪。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简直就是英语方言的大杂烩。审查号上有两个犯人都来自伯明翰，但

彼此竟然听不懂对方说的话。他们俩一个住在斯麦斯威克村，另一个住在四橡树村，在犯事儿落入法网之前，两个人谁也不曾去过离家一英里远的地方。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这个组的六个人能听懂另一个组六个人说的话，两个组就会或多或少地搅和在一起。如果彼此的方言或者口音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这两拨儿人连照面也不会打。格洛塞斯特人于是进入一个分裂的阵营，并且因为对住在他们头顶之上的伦敦纽盖特监狱来的人普遍的仇恨，团结到另外一个群体周围。据说，纽盖特监狱来的犯人无论食物还是价格便宜的杜松子酒，都能得到更大的份额，因为他们跟狱卒说同样的方言，所以串通一气剥削其他非伦敦人应得的份额。

关于杜松子酒的传言应该是真的，因为伦敦纽盖特监狱的犯人现在是在自己人的辖区，弄钱的渠道更多。但是关于他们能得到更多更好的食物的说法显然不是真的。

那个总是兴致勃勃的小个子邓肯·坎贝尔先生变得异乎寻常地节省。他每“收留”一个犯人，国王陛下的政府每年就为这个犯人支付他二十六英镑，犯人的伙食则由他负责。每人每周花费十个先令，这就意味着，仅一月份，泰晤士河这几条破船每周的毛收入就是三百六十英镑。像他这样精明的承包商总会尽量地减少开销，让毛收入和净收入尽可能地接近。比方说他自己种蔬菜，自己酿制淡啤酒。他甚至想到一种最简便的办法：虚报人数或者让坏血病肆虐，死上一批。唉，可惜这种想法不太现实，爱管闲事的官员太多了。他从驻守伦敦塔的兵营购买面包和牛肉——只买牛头和牛胫骨和硬面包。起初他根本不关心诸如犯人健康之类的琐事。后来，约翰·霍华德先生来了，面包和牛肉的质量改善了一些。尽管有那么多令人讨厌的限制，使得他不能放开手脚克扣犯人，同时还要支付一百个给他打工的各色人等的工钱，坎贝尔先生每星期还是能从他在泰晤士河上的几艘破船身上净赚一百五十英镑。他在朴利茅斯还有一条挖泥船——敦刻尔克号，外加朴茨茅斯的两艘——财富号和坚固号，每星期总共能赚取三百英镑的利润。除此而外，他还在做另外一桩生意，竞标人们风传的远征植物湾的

合同，希望能够为远征舰队运送补给。

刻瑞斯号底下两层甲板之间的距离是六英尺，也就是说理查德站在那儿，头顶离破烂的天花板只差半英寸，而艾克·罗杰斯根本直不起腰。此外，每隔六英尺就有一根比天花板还要低一英尺的大梁。所以人们就会看到颇为滑稽的景象：人们就像修道院的僧侣列队行进一样，每走两步就要十分虔诚地低一下头。

对于布里斯托尔人，这里的气味还可以忍受，寒风呼啸着从铁栅栏吹到冰冷的、喷着红漆的船舱，从斜穿前桅的舱壁一直吹到船尾入口处的舱壁。有人告诉他们，这艘船长一百英尺，宽四十英尺。沿船两边的外缘——也就是船体——是木质平台，大约桌子那么高，因此看起来很像桌子，有的人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但同时也可以把它当成床来用，平台上的一些地方躺着一些人，有的休息，有的是因为病了发着高烧。平台刚好六英尺宽也说明可以拿它当床来使用。另外一个六英尺宽的、像桌子一样的平台安放在船舱中央。大约八十个人住在这间红的耀眼的舱房里。当这十二个新伙计走进来的时候，所有的交谈都戛然而止，大多数人都转过头看着他们。

“从哪儿来的啊？”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旁边的人问道。

“格洛塞斯特监狱，我们十二个人全是，”威尔·康纳利说道。

那个人站起身，用不着低头便从大梁下面走了过来。他身材矮小，但更像一位职业赛马骑师，不像普通的矮人儿。从他那饱经风霜、布满皱纹、有点儿像马一样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一生中大多数时间是同马一起度过的。至于年龄，说他四十岁也可以，说他六十岁也行。

“你们好，”他说，只是随便寒暄一句，并不真的想问什么。他向他们走过来，伸出极小的手。“从西恩德来的威廉·斯坦利。那地方在萨默塞特，离戴维奇斯很近。不过我是在威尔特郡犯的事儿。”

“我们差不多都知道西恩德，”康纳利报以一笑，然后将众人介绍了一番。他把箱子放下，舒一口气。“现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

儿的情况，从西恩德来的威廉·斯坦利？”

“你们都进来吧。希克斯一定弄你们的屁眼儿了。他绝对是个‘莫莉小姐’。你们也许会说，这是他从里面了解流放犯的方式。你们没钱，对不对？还是他找到钱了？”

“我们没有钱，”康纳利说。他在长凳上坐下，不由得皱眉蹙眼。“希克斯先生那关过去了——那可真不是好玩儿的，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儿的情况？”

“这边坐着的都是来自中部、西南部、海峡地区、丘陵地带和威尔德地区① 的家伙们，”斯坦利边说边拿出一个没有点燃的烟斗，朝周围指指点点，不指点的时候，就叼在嘴里吸着。“中间的小伙子们来自德比、柴郡、斯塔福德、林肯和希罗普郡。再远一点儿——靠近船头那边——是来自达翰姆、约克郡、诺林伯利亚和兰开夏的犯人。中间那张桌子那边是从利物浦来的人，多半是爱尔兰人，只有一个利物浦人。本来有四个黑鬼，但他们现在住在楼上，同伦敦人在一起。对不起，泰菲，没有威尔士人。”他用眼睛扫视了一下他们的箱子和袋子。“如果你们有值钱的东西，恐怕会丢掉。除非，”他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我们做一笔交易。”

“嗯，我想有这可能性，”康纳利彬彬有礼地说。“我觉得，你说的交易就是让我们把床上铺的换成碗里吃的，对吗？”

“没错儿。把行李放到中间那张桌子上，这边足够你们十二个人睡。睡觉用的席子都在桌子底下卷着，东西也可以放在下面。两个人合用一条脏兮兮的破毯子。”他嘿嘿嘿笑着。“我们过的是美国佬的生活，和情人和衣同睡一床。② 如果你想手淫的话可不太容易隐蔽。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这儿的人都手淫——尝过希克斯先生的滋味儿之后，操屁股的事儿在这儿可流行不起来了。每个星期天楼上会来女人——你就当她们是楼上那些家伙的姨妈、姐姐或表妹就行了。楼下没这好事儿，因为我们离家太远，剩下点儿钱全都花在汉克斯六便士一杯的杜松子酒上头了。那个强盗！”

①威尔德地区：英格兰东南部的一片地区，以前森林密布，现为农业区

②新英格兰旧时一种风俗，尤指求婚时与情人和衣同睡一床。

“那你怎么能帮我们把东西保管好呢，威廉？”比尔·怀廷问道，他正在遭受着双重痛苦的折磨：一是挨了卫兵的大头棒，二是希克斯先生的手指抠了他的屁眼儿。

“我不能干活儿，你看。他们曾经试着让我去种菜，但是我的八个手指和两个大拇指都残缺不全——连萝卜也提不起来。他们只好罢休，全当我太老、发育不全，连手铐都戴不住。”他抬起一只小脚，一点一点地往脚铐外面扭动，不一会儿，脚铐就退到脚背上。“你们也许以为我是照看这条船的人。我的任务是用拖把清理桌子周围的地面、倒马桶、卷席子、迭毯子，还得防着那两个爱尔兰疯子。尽管我们这儿的爱尔兰人——就是那些利物浦人——还都不坏。但是扎斯提亚号上有两个只会说克尔特语① 的爱尔兰人。他们从都柏林开来的那条船上跳下来之后，被抓回去一顿暴打。结果就疯了。这也不足为奇。这边的爱尔兰海总是狂暴汹涌，他们却都是软蛋。别人略施小计他们就上当受骗，一小杯酒就能让他们酩酊大醉。”他咮咮地笑了几声，叹了一口气。“哎！能够补充一些来自西南地区的新鲜血液真好！米奇！到这儿来，米奇！”

一个深色头发、深色眼睛的小伙子懒洋洋地站起身，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这些来自西部区的犯人觉得这小子应该是康沃尔郡的走私犯。“不，我不是从康沃尔郡来的。”他好像看透了他们的心思。“多塞特。普尔。在海关服役的水手。名字：丹尼森。”

“米奇帮我照看这个地方——光我自己忙不过来。他和我都是多余下来的人，六个人一组，总得剩那么一两个。米奇发起脾气，可是谁也比不了！咬牙齿，嚼舌头，脸憋得像个紫茄子，连‘莫莉小姐’希克斯那小子也被他吓得屁滚尿流。”斯坦利机灵地看着新来的这些人。“你们正好每组六个人，对不对？”

“对，那边一直不说话的那位是我们的头儿，”康纳利指着理查德说。“他只是不愿承认是头儿罢了。跟人说话都是比尔·怀廷和我的事儿，他就会在后边听着，然后作出决定。非常安静，非常聪明。我认识他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如果我在认识理查德之前碰上

①克尔特语：爱尔兰人使用的语言，也叫爱尔兰盖尔语。

希克斯对我们干那事儿，我肯定会朝他扑过去。可是，话说回来，扑上去又能怎么样呢？最后还不是屁眼儿疼，脑袋也疼，再遭一顿鞭打,是不是？”

“一顿棒打，威尔。坎贝尔先生并不同意这家伙的做法。他说，被打得干不成活儿的人太多了，”来自西恩德的威廉·斯坦利半闭着眼睛说。“这么说，我应该跟你来谈这事儿，理查德——你姓什么？”

“摩根。”

“威尔士人。”

“好几代土生土长的布里斯托尔人。康纳利也有一个爱尔兰姓，但他也是布里斯托尔人。由此可见，姓什么并不说明太多问题。”

“这地方，”艾克·罗杰斯观察了半天，突然问道，“为什么涂成红色？”

“这是一条二等船的底舱，”来自普尔的走私犯米奇·丹尼森说。“这里以前安装着可以发射三十二磅炮弹的大炮，还被用作外科手术医院。涂成红色就看不出血了。看见血会影响炮手们的士气。”

西恩德来的威廉·斯坦利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只硕大的怀表看了一下时间。“离开饭还有一个钟头，”他说。“那个狗娘养的事务长待会儿就会往你的盘子和杯子里倒吃的喝的。今天是星期五，只有燕麦粥。没有肉，只有面包和奶酪。听见上面闹哄哄的吗？”他用烟斗戳着天花板。“我们现在是在伦敦地界儿上。他们吃剩下的才轮到我们。他们分到的总是比我们多。”

“如果汉克斯先生安排几个伦敦人到这儿，会怎么样呢？”理查德好奇地问道。

小个子威廉·斯坦利哧哧地笑了起来。“他绝不敢那么做！即使爱尔兰人不趁黑——他们的方言，夜晚的意思——割断伦敦人的喉咙，北方人也会那么做的。谁喜欢伦敦和伦敦人啊？一次循道宗信徒的会议决定，在全英格兰征收重税。收来的钱却全都花在伦敦和朴茨茅斯。伦敦有议会，军队和东印度公司，朴茨茅斯有

海军。”

“燕麦粥。如果我没有记错希克斯先生说过的话，这意味着我们要喝的是泰晤士河浅绿色的河水，”理查德说，带着灿烂的微笑站起身来。“带滤水石的朋友们，我想，我们应该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既然你说我是头儿，威尔，那你就听我的领导。”他把箱子放在桌子上，用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打开锁，从箱子里面拽出一块布。他把布包在头发剪得很短的脑袋上，哼唱起来。这歌儿只有韩德尔① 先生听得懂，刻瑞斯号底舱内没有一个人能听明白。比尔·怀廷忘记伤痛，用布缠住脑袋，威尔、奈迪、泰菲和吉米也学他们的样子缠了起来，尽管只有理查德自己在那儿哼唱。理查德拿出滤水石，歌声变成长长的、时起时伏的啊啊声。他手抱滤水石，弯下腰用额头碰了碰，然后举着它，昂首阔步地走向抽水机。五个“随从”也装模作样地跟在后面。泰菲提高八度同理查德的男中音一唱一和，虽然只有曲调没有歌词。这时，除了那几个正在受着高烧折磨的囚犯顾不上往这边看，所有的人全都看呆了。威廉·斯坦利更是瞪大了一双眼睛。

所幸从抽水机抽上来的水是涓涓细流，而不是迸涌而出的水柱。水流到一个铜壶里，有人在铜壶底部扎了几个小眼儿。这就是坎贝尔先生的过滤系统。这个系统除了能挡住一团偶然抽上来污物，或者一条误入歧途的小鱼，别无用途。水从那里流下，经过地板上的一个洞，从舱底流走。

理查德作了一个颇为优雅的手势，示意吉米·普莱斯压抽水机的把手，他自己拿起滤水石接了三品脱水。其他人也跟着接水，比尔·怀廷接水之前，向吉米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时理查德悦耳的歌声变成一连串大声呼喊的“哈里路亚”。然后他们回到桌子旁边，六块滤水石伴随着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手势、动作，放在桌子正中。理查德让他的“随从”在身后两步远的地方站定，张开双臂，颤动十指。

① 韩德尔（1685—1789）：英籍德国作曲家，一生创作歌剧、清唱剧七十余部。代表作有清唱剧《弥赛亚》、管弦乐曲《水上音乐》等。

“王中之王！主中之主！哈里路亚！哈里路亚！”他唱道。“和撒那①！哦，希波克拉底②，请接受我们的祈祷！”毕恭毕敬地鞠完最后一躬之后，他解开头上的布，叠起来，亲吻一下，然后正襟危坐。“希波克拉底！”他突然大喊一声，大伙儿都吓了一跳。

“天哪！这是什么名堂？”斯坦利问道。

“净化仪式，”理查德庄严地说。

那个长得像马一样的小男人突然警觉起来。“你不是开玩笑吧？你是不是在捉弄我？”

“相信我，西恩德来的威廉·斯坦利，我们六个人不是开玩笑。我们祈求伟大的希波克拉底神来安抚泰晤士老人。”

“你们每次喝水都这样吗？”

“噢，不！”比尔·怀廷喊道，对于理查德的良苦用心，他已经心领神会。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把他们这几个人和其他人区别开来，赋予他们特殊的气质，这样有助于保护他们自己和财物。理查德的反应多么灵敏！正如吉米和利兹所说，他把过滤水这件事情变成了宗教仪式。“莫莉小姐”希克斯肯定会听说这件事儿——西恩德来的威廉·斯坦利就是散布流言的人，用不了一天，消息就会在整个刻瑞斯号不胫而走。“不，”他一本正经地继续说，“我们只有在特殊场合才举行净化仪式，比如到了新的住处。这样就会通知希波克拉底。”

“请注意，”威尔·康纳利补充道，“我们每次喝水都要用这石头，但不是每次喝水都要举行仪式。仪式仅在每个月的第一天举行，当然还有到了新住处的时候。”

“这是巫术吗？”米奇·丹尼森疑惑地问道。

“你闻见硫磺味儿了吗？这水变成血了还是变成烟灰了？”理查德的口气咄咄逼人。“巫术是骗人的把戏，我们是认真的。”

“噢，噢！”斯坦利眉头舒展开来，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我忘了！你们差不多都是从布里斯托尔来的，那儿是不信奉国教的新

①和撒那：赞美上帝的呼喊声。

②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公元前377？）古希腊医师，被称为“医学之父”。

教徒的家乡。”

“艾克，”理查德站起来说道，“我有话对你说。”他们走开几步，但是人们依然直盯盯地看着他们。“别说穿这事儿，下次我们再表演时，跟我们一起合唱。如果你支持我们，就能保住大家的东西——还有钱。你的钱藏在哪儿？”

罗杰斯咧嘴一笑。“马靴后跟里面。从外面看很低，但是我把里面垫高了。你们的呢？”

“每个箱子有一面中间是夹层。谁带了钱都可以藏在那里面。他们即使使劲摇晃也听不到声音，因为里面填着软麻布。威尔、奈迪和比尔带了一些钱，我比他们多点儿。其他箱子的夹层都是空的，如果我们之中有谁又弄到了钱，不愁没有地方藏。我看可以收买威廉·斯坦利，但问题是，他会不会告诉希克斯？”

“拦路抢劫犯”仔细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我觉得靠不住，理查德。如果他走漏了风声，‘莫莉小姐’就会把我们的钱统统抢走。我们应该做的只是设法让骑师相信我们只有这些东西。哦！耶稣基督，我真希望能有人定期从伦敦来看望我们！如果那样，我们就可以解释钱的来源。关于水的事儿你是对的——那水太臭了。赶上吃麦片粥的日子，我和我的伙计们就只能喝淡啤酒了，我敢保证西恩德来的威廉·斯坦利有办法给我们弄到淡啤酒。”

理查德突然用手拍了一下脑袋。“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他喊道。“我想，我可以安排一个人来看望我们，艾克。你觉得斯坦利能替我们传递消息吗？”

“我觉得他几乎可以把任何事情办好。”

第二天早晨，理查德和他那组人被带上甲板之后，他们才明白为什么把犯人从最底层的船舱带到甲板上如此缓慢。有好几条驳船供刻瑞斯号使用，但即使每条船都挤满了被摆渡到干活儿地点的囚犯，驳船还是不够用。幸亏这些地点距离刻瑞斯号都不超过五百码，但那是水上的五百码。船夫把空船连接在一起，因为他们发现这是运送犯人最好的办法。来自审查号的囚犯被铁链子锁在船舷上缘。理查德纳闷，为什么他们不跑到河岸，然后逃走呢？

来才听说，逃跑的人不出几天就被抓回来，有的人还被吊死。

“坎贝尔学院”(破船上的“居民”这样称呼它)最突出的优点在于它漂浮在河水之上。英国人很少会游泳。这样一来，船只要不在岸边，就用不着太多的船员看管囚犯。理查德不会游泳，他的十一个朋友中也没人会游泳。他们对深深的河水都充满了恐惧。

理查德腹中空空，尽管头天晚上省下半个面包和奶酪，天亮时才吃了下去。半品脱散发着被称之为草药的苦味的燕麦片稀粥一发到手里，他就喝了个精光。那时候，粥就已经冰凉，十二个小时以后，肯定更糟。“老妈妈”哈伯德至少还知道让犯人们吃饱才有劲干重体力活儿，但是在刻瑞斯号上呆了不到一天，理查德就看明白,和“老妈妈”哈伯德相比,邓肯·坎贝尔先生“山高皇帝远”,根本不在乎干活儿的质量。

理查德乘坐的那条驳船满载着四支挖泥队离开刻瑞斯号，朝下游的方向行驶一段路程，在离河岸比较近的地方停下。这时候，到岸上干活儿的犯人已经走了。他干活儿的那条挖泥船是四条船中的第一条，前后左右都用锚固定着。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平底船。平底，长方形，船体（没有船头和船尾之分）呈弧线没入水中，很方便在水中行进，装船卸船时人们爬上爬下也很容易。船很新，里面空空荡荡，油漆也都是崭新的。

他们跨过驳船的船舷，走过一条五英尺宽的跳板，来到挖泥船上。走在最后面的吉米·普莱斯刚刚上船，驳船马上就向五十码外的下一条挖泥船驶去。向艾克和他的小伙子们招了招手，他们便转过脸打量这条船。船的一头只有一个简单的棚子，而不远处那条船不但甲板宽敞，还有一个带铁皮烟囱的小木屋。看守感觉到有人上船之后，手里提着一根大头棒，慢慢悠悠地从那个棚子里晃出来，嘴里叼着烟斗，不停地喷云吐雾。

“我们不会……”理查德连忙毕恭毕敬地说，“讲本地方言，先生。我们是从西部区来的。”

“无所谓,伙计,我不在乎。”他打量着他们。“你们是刚到刻瑞斯号上的吧？”因为没人自告奋勇对他的问题做出回答，他便继续自顾自地说下去。“你们不是很年轻，但是看起来很强壮。也许在

你们变得体弱力衰之前，每天还能挖上几吨泥沙。有人干过挖泥的活儿吗？’

“没有，先生。’理查德说。

“我猜也没有。谁会游泳？”

“没人会，先生。”

“最好别对我撒谎，伙计。”

“我们不会撒谎，先生。我们那儿的人都不会游泳。”

“我从你们中间挑出一个扔下去看看是不是撒谎，怎么样？”他突然冲到吉米面前，吓得吉米尖叫起来，然后轮番看着每个人的眼睛。“我相信你了，’他说，回到他的小棚子，过了一会儿，手里拿着一把椅子，走了出来。他坐在椅子上，跷起二郎腿，心满意足的吸着烟斗。“我叫扎查里亚·帕特雷奇，你们要叫我帕特雷奇先生。我是循道宗信徒，所以会叫这个名字。我从年轻时起就在瓦士湾的斯凯哥尼斯挖泥，这也正是我为什么不在意你们会不会讲方言的原因。事实上，我还特意关照坎贝尔先生给我派几个不是来自伦敦的人。最好是来自林肯郡的，不过西部区的也凑合。你们当中谁是布里斯托尔人或者朴茨茅斯人呀？”

“有三个布里斯托尔人，帕特雷奇先生。我是，名叫理查德·摩根，另外两个是威尔·康纳利和奈迪·佩罗特，”理查德指着他们说。“泰菲·埃德蒙斯来自威尔士沿海地区，比尔·怀廷和吉米·普莱斯是从格洛塞斯特来的。”

“这么说，你们对大海还有点儿了解，”他一边说，一边在椅子上向后仰了仰身子。“挖泥船的目的就是把河床的淤泥挖出来，使河道变深。用这玩意儿……”他一挥手，指向一个硕大的、宛如张着大嘴打哈欠的皮包一样的大桶——“吊桶上拴着铁链，铁链现在在你们脚边，但是吊桶一下水，链子就要拉到腰那么高。链子可长可短，根据水的深浅而定。现在的长度是我按照这个地点的情况亲自设定的。”

他显然从自己的演说中找到了乐趣（他本人也不像有恶意的样子），帕特雷奇先生继续说：“你们也许会奇怪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点？因为，伙计——这个词儿是我从本地方言中挑出来专门称

呼你们的——皇家军火库要为整个军队提供军火，但是运送军火的船只使用的码头不足需求的十分之一。你们那些在岸上干活儿的难友，正在填沃沦周围的沼泽地，修建新码头。我们这里的挖泥船为他们提供淤泥。当然还得掺和石子儿、沙砾和石灰，要不然，早晚会被冲回到河里。”

“多谢您为我们解释这些事情，帕特雷奇先生，”理查德说。

“大多数人都没干过这活儿，他们干过吗？”他又朝大吊桶指了指。“吊桶从我这边下水，从船那头吊柱那儿出水。如果你们操作正确的话，桶里能装五十磅淤泥和别的乱七八糟的垃圾——想起来就恶心！这条船能装二十七吨泥沙。按照我们挖泥沙这个行业的标准计算，你们必须提上来一千一百桶才能装满这条船。现在是冬季，你们工作六个小时——他们得花两个小时把你们运过来再运回去。如果理想的话，你们一天能挖二十桶，也就是半吨。减去……”理查德心里想，这个人不但识字，而且会算术。“……星期天，再考虑到天气的原因，每星期有一天干不成活儿，特别是每年的这个季节，你们大概要花上十个星期才能把这条船装满。船一旦装满就会被拖到沃沦，在那里你们要把船卸空，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工作。”

他喜欢运用数字和指标说明问题，他是约翰·卫斯理[①] 的信徒，他并非来自伦敦，并且喜欢自己的工作——特别是因为自己连手指头都不动就能赚钱。我们如何表现才能讨他的欢心，让他满意呢？他想让我们达到的劳动量合理吗？如果达不到他的要求，我们会不会受到“卫斯理式”的虐待呢？他看起来不像那种特别残暴的人。

“您允许我们跟您说话吗？帕特雷奇先生。比方说，我们可以问您问题吗？”

“只要把我想要的东西给我，摩根，在我这里你们不会有任何麻烦。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会放纵你们。只要我愿意，我会用棒子打断你的胳膊。但是，我不想那样做。理由很充分。我的目标是，

① 约翰·卫斯理(1703—1791)：英国宗教领袖。他创建了卫理公会。

得到坎贝尔先生的好评。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尽可能多地挖泥。坎贝尔先生让我负责这套全新的设备，正是因为我的产量总是最高的。你们帮了我的忙，我也会帮你们的忙，”帕特雷奇先生站起身来说道。“伙计们，我现在就开始告诉你们干什么，怎样干。”

吊桶实际上是用很厚的皮革做成的口袋，大约三英尺长，上面是直径超过两英尺的铁圈做成的袋口。铁圈下沿焊着一块钢板，形状像一把椭圆形的勺子，“勺子”很浅，边缘十分锋利。铁圈两边分别拴着一根铁链，两根铁链并到一起，形状像字母 Y，然后向上与一条滑轨相连。滑轨从船的一端通到另一端。链子缠绕在一个绞盘上。吊桶从帕特雷奇先生站的那一侧投入河中，其自身的重量会使它沉到河底。船上的人用一根拴在皮口袋底部的绳子控制吊桶在水下的角度和位置。安装在船另一端的带转盘的滑车拉动吊桶。吊桶在河底被拉动的时候，铁圈和钢铲就会铲起河底的淤泥。拉到尽头之后，再用滑车把吊桶垂直提出水面，把桶里的水沥干，滑到盛满泥沙的船舱上方，然后拉桶底的绳子，让它底朝天把淤泥倒出来。最后放下桶，清空，用绞盘收到另一侧，再下水饱餐泰晤士河底的淤泥。

犯人们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才适应了这项工作。在此期间，帕特雷奇先生没有看到他所期望的每天半吨的产量。他先前是按照每二十分钟一桶的速度计算的，但是这帮新手一个小时才能装满一桶。但是帕特雷奇先生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只是坐在椅子上吸他的烟斗，脚边放着一杯朗姆酒。他时而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帮拼命千活儿的人，时而全神贯注地眺望泰晤士河上人们的种种活动。这条平底船后面用系缆系着一条小舢板。这也许意味着晚上他会划着舢板回到岸上，但是看起来他已经在船上至少住了几个晚上。他买来了烧炉子用的木炭，还从两条小贩船上买了食物。朗姆酒和淡啤酒是从第三条船上买的。

这个活计还是要讲究一些窍门儿和技巧的，帕特雷奇先生这支队伍终于摸索出一套经验。吊桶提离河底的时候口向上，但是沉入水中的时候必须拿一根竿子顶住开口处的铁圈向下压，而铁

圈只有三英寸宽，找到最佳位置并非易事。河中泛起的污泥使得船上的人根本看不见吊桶，只能凭感觉操纵。四个人操作吊柱和绳子，一个人负责绞盘，另外一个人用竿子把吊桶顶到河底。操作吊柱需要的几乎就是蛮劲儿，但是放吊桶的人必须既强壮又有技巧。帕特雷奇先生不声不响，任凭理查德调遣这几个人。吉米·普莱斯负责最不费力的绞盘，比尔、威尔和奈迪操作吊柱，泰菲专管绳索，理查德亲自挥舞着竿子对付吊桶。

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他们的速度在增加，吊桶挖上来的泥沙也在增加。一个星期之后，他们终于能够在六小时内挖二十桶淤泥了。帕特雷奇先生和颜悦色，打开六大桶淡啤酒，一块黄油和六个一磅重的新鲜的发酵面包。

“我第一眼就看出你们是好样的。放手让他们去做，他们会找到办法的，我经常对自己这样说。每向沃伦运送一船淤泥，我就能得到五英镑的奖金——你们让我舒服了我也会让你们过好日子。如果每天给我挖的淤泥超过二十桶，我就会提供午餐——一夸脱淡啤酒外加每人一磅上好的面包。你们比一个星期之前刚来的时候都瘦了，这样下去可不行。我这个人名声不错，大家都知道我挺会照顾人，”他摸了摸鼻子说道。“不过要记住，我可不能每天都给你们提供午餐。”

“我们也许能为你做点儿贡献，”理查德说。“我是布里斯托尔人，闻得出那种烟草的气味儿——里奇特烟草。这种烟草在伍尔维奇一定非常贵，估计在伦敦也不便宜。可是，如果您能给我地址，我或许能给您弄一些上等的里奇特烟草，帕特雷奇先生。我是担心，倘若送到刻瑞斯号上，会落到希克斯先生手里。”

“好，很好！”帕特雷奇先生看上去很开心。“每天给我弄一先令的烟草，我就会为你们提供午餐。让人把烟草送到普拉姆斯提德‘公鸭和母鸭酒馆’。”

起初艾克·罗杰斯和他那个小组干得很不顺利，但是和理查德以及他的伙伴们交流过几次之后，挖淤泥的速度也大大加快，而且和看管他们的那位来自格莱弗森德的肯特郡人做出类似的安排。

这活儿最大的问题就是非常脏。从头到脚都沾满黑糊糊、臭烘烘的污泥。吊桶沿着平台在齐腰高的链子上滑行，污泥一路流淌。把吊桶倒空的时候，泥水溅得到处都是。第一个星期结束的时候，一条全新的挖泥船看起来同那些旧船已经没什么两样。

每天都有两个人吊着身子放到装满淤泥的船舱里，把黏糊糊的污泥连同裹在里面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一起从吊桶底部铲出来。理查德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做出一个决定。

“有没有谁脚疼？裂了口子、擦破了皮或者磨起了血泡什么的？”

“有呀，”泰菲说，“我脚上的鸡眼看上去好吓人。”

“那好，今天晚上洗完脚之后，我给你抹些药膏，但是脚上的伤好转之前你不能挖泥了。我也不想再穿那双黏糊糊的、灌满淤泥的鞋了。只要天气暖和一点，我就去问帕特雷奇先生，”——众人迫不及待地听着——“是否允许我们把鞋子放在甲板上，光着脚干活儿。与此同时，我们要轮流光脚铲吊桶底下的污泥。”

他们至少能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每天晚上被带回到刻瑞斯号底舱的时候，大家都能冲洗一番。那些不是从布里斯托尔来的犯人，看到从泰晤士河带上来的污秽之物都十分厌恶。他们急于效仿理查德——脱光衣服，在抽水机下面打上肥皂，从头到脚洗得干干净净，还把沾满污泥的铁链和脚镣也清洗干净。他们和西恩德来的威廉·斯坦利做了很好的安排——斯坦利让米奇白天给他们洗衣服。把他们都洗干净，感谢那位精明的苏格兰承包商邓肯·坎贝尔下了这道命令。

因为就在格洛塞斯特的流放犯到达后的第四天，这个“杰出人物”给“学院”里的“居民”发了新衣服——大约每年发一次——包括两条粗糙的、沉甸甸的亚麻布裤子，两件同样沉甸甸的亚麻布方格衬衫，一件没有里子的夹克衫。格洛塞斯特人高兴地发现，尽管裤子的缝边儿像锯齿一样磨得皮肤难受，但是裤腿长及脚踝，像布片一样垫在镣铐中间，少了许多痛苦。可惜对于理查德和艾克来说，还是有点儿短。艾克比先前矮了几英寸，不过在刻瑞斯号，他新来乍到，除了格洛塞斯特同来的难友之外，没有人注意到这一

点。他把靴子换成鞋子的时候，秘而不宣，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穿上这种裤子之后，一般人既不必在脚镣下面垫布片，也不用穿长筒袜抵御泰晤士河凛冽的寒风。感谢利兹·洛克，把理查德教导成一名缝纫能手。他把吉米剪下来的裤脚缝在自己的裤子上。艾克用一杯杜松子酒换来“小矮人”斯坦利剪下的裤脚，求理查德缝到他的裤子上。这种裤子真是神奇的发明！铁锈色，经磨耐洗，特别结实。从屁股到膝盖具有多种“功能”。屁股上方用几个纽扣将一块能盖住腰的布系在腰带上，裤子正面从裤裆到腰部开了一个口，用几个扣子系住，撒尿很方便。

在允许亲友探视后的第二个星期天，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来到船上。他出现在门口，同希克斯先生亲切握手，然后跨过门槛，打量深红色的牢房，脸上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詹姆!詹姆！”

他们忘情地拥抱在一起，然后分开一点儿距离，端详对方。自从上次见面，他们俩已经差不多有十年未曾见面。这十年间发生的事情让他们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理查德看来，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飞黄腾达。他身穿酒红色套装，布料非常高级，上面钉着马海毛扣子。他头戴假发,帽子上镶着金边,金怀表,金表链,黑色‘下翻式’高统靴擦得锃亮。他变得大腹便便，一张胖脸和以前相比少了许多皱纹。紫红色的酒糟鼻子就像大蒜头“完美”得无懈可击。浓眉下，他那泪水迷离、布满血丝的眼睛中是浓浓的爱意。

在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看来，理查德就像两个在对方体内游动的人，一个突然之间漂浮到表面，另一个在同样短的时间内代替了他的位置。“旧理查德”和“新理查德”纠缠在一起，相互无法摆脱。上帝啊，他依然那么漂亮！他是怎样保持了这份英俊？短发比从前深棕色的头发更黑了，皮肤虽然饱经风霜，但还是犹如象牙，光洁无瑕。他刚刮过脸，非常干净。星期天才穿的衬衫敞着领口，露出结实的、高高隆起的胸肌。他不觉得冷吗？这个血红色的屋子像个冰窖，他没穿大衣，却显得很舒服。他的靴子和长袜很

干净。哦，脚镣！铁链锁住了理查德·摩根，但他心平气静，不以为意。最显著的变化还是他那双灰蓝色的、摩根家族的眼睛。以前，那双眼睛好像总在梦中，严肃的神情中荡漾着一点笑意。表情总是那么温和。现在，这双眼睛却目光犀利，凝视着他眼前的万事万物，没有梦想，没有微笑，更没有一丝柔和。

“理查德，你可真的长大了！你会发生什么变化，我都想到了，但就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捏着鼻梁，眨着眼睛，忍住泪水。

“西恩德来的威廉·斯坦利，这位是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理查德对一直在旁边走来走去的那个枯瘦、干扁的小个子说。“现在，给我们一臂之地，好吗？诸位不要打搅我们，听见了吗？过一会儿，我会介绍大家认识的。幽然独处，”他对詹姆说，“是刻瑞斯号上最缺的玩意儿，不过，还是能够得到的。坐下！”

“你是这里的老大！”詹姆惊讶地说。

“不，我不是。我才不做什么老大呢！只是有时候不得不表现得强硬一点儿罢了。不过话说回来，谁被惹恼了都一样。当头儿的人给人的印象都是大声嚷嚷，怒气冲冲，但我依然和在布里斯托尔时一样，不爱说话。而且我只愿意领导自己，不想领导别人。我只做我必须做的事情，詹姆，就是这样。他们有时候像绵羊一样，我不想让他们任人宰割。这儿还有一个从科尔斯顿来的布里斯托尔人，名叫威尔·康纳利。除了他还算有头脑之外，别人根本不会开动脑筋保护自己。我和威尔·康纳利真正的区别在于，我有一个药剂师詹姆斯堂兄。如果我不认识药剂师詹姆斯堂兄，或者他对我没那么好，你就不会看到现在站在你面前的理查德·摩根。我就会和那些可怜的利物浦爱尔兰人一样，成了离开水的鱼。”他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俯身握住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的手。“现在，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你看上去很阔。”

“‘看上去很阔’,我还是能做到的,理查德。”

“你是不是也像那些真正的布里斯托尔人一样，娶了个阔太太？”

“不是。但我的确是从女人身上赚钱。你面前站着的是个专

门为女人开心而写女性小说的作家。当然，用的都是笔名。你知道吗，读小说是当代女性的时尚——读书的目的只为消遣，而不是教给她们做什么事情。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写小说要比写讽刺作品成功的多。我的作品在各个书店、连载的杂志、图书馆到处可见。各个郡县里，教区牧师管辖区、牧师寓所、庄园、旅馆，到处都是温文尔雅的读小说的妇女。所以，不列颠有多大，我的读者群就有多大，还有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读者。不仅如此，在美国也有人读我的小说。”他做了个鬼脸儿。“但是我不再喝凯夫的朗姆酒了。事实上，我已经和朗姆酒一刀两断了。现在我只喝最好的法国白兰地。”

“这些年你结婚没有？”

“没再结婚。我有两个情妇，别人的老婆，丈夫都是窝囊废。我的事儿说得够多的了，我想听听你的情况，理查德。”

理查德耸了耸肩。“没什么好说的，詹姆。在布里斯托尔的纽盖特监狱我被关了三个月，在格洛塞斯特监狱呆了整整一年。现在，已经在刻瑞斯号上呆了两个星期，不知道还要呆多久。在布里斯托尔，我坐着看书；在格洛塞斯特，搬石头；在刻瑞斯号，从泰晤士河底挖淤泥。那淤泥和布里斯托尔河退潮时留下的泥沙一样。只不过偶尔能捞上一具死孩子的尸体，那时候大家心里都非常难受。”

然后，他们开始讨论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安全地把金币藏好。

“希克斯不会有任何麻烦，”詹姆说。“我给他塞了一个畿尼，他马上对我点头哈腰，就跟其他卑鄙小人一样。打起精神来。我会安排希克斯先生购买你需要的任何吃喝。也包括你那些朋友。你看上去精干得像一艘单桅帆船，但就是太瘦了。”

理查德摇了摇头。“不需要食物，詹姆，有淡啤酒就行。即使时不时死上几个人，这儿差不多也总有一百号人。每个人都像老鹰一样盯着事务长给别人的盘子里盛了多少食物。最重要的是设法保住现有的钱，如果需要的话，也许还得求你再给我一点儿。我们非常幸运，负责看管这条船的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挖泥工，而泰晤

士河上，卖东西的小船又随处可见。所以，我们每天中午都能在挖泥船上吃顿很好的午饭，每人只需要两便士，有咸鱼、新鲜蔬菜和水果。艾克·罗杰斯和他的小伙子们跟负责看管他们的挖泥工关系也很好。”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詹姆慢腾腾地说。“你现在的生活不但很有目的，而且能从中得到乐趣。这是负责任的表现。”

“对上帝的信仰支撑着我。我依然充满信心，詹姆。作为一个囚犯，我实在太幸运了。在格洛塞斯特的时候，一个名叫利兹·洛克的女人看管我的东西，还教会我做针线活儿。她在我的帽子里缝了一枚‘马车轮’。顺便说一句，你对我也恩重如山，恐怕此生难以回报。我们非常想念那些女人，记得在给你的信中，我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我一直保持身体健康，而且头脑越来越敏锐。在这个因为没有女人，大家都变得像畜生一样的群体里，我们已经雕琢一个属于自己的神龛。感谢那个贪得无厌的赛马骑师和那位雄心勃勃的挖泥工，他们把循道宗教和朗姆酒、烟草、懒惰结合在一起。同性恋们睡在一起，不过，我知道还有更稀奇的事儿呢。”

滤水石就放在桌子上面靠近他的地方。他看似无心，伸出手抚摸那块石头。深红色的屋子里响起好奇的喃喃之声。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的来访引起犯人们极大的兴趣。他们不无嫉妒地望着他俩，就像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啃骨头的狗一样。而这些人对理查德这种无心之举的反应恰恰是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那敏感的鼻子想要探寻的奥秘。

“如果没有什么钱，贪婪就是囚犯惟一的朋友，”理查德继续说道，把手放回到另外一只手的手背上。“在这儿，一条命远不如三十件银餐具值钱。那些从诺森伯兰郡和利物浦来的人，让人看了就难过。他们身无分文，大多数人都因为疾病或者绝望死去。有的人幸存下来——也许因为上帝留着他们另有用场。楼上的伦敦人厚颜得让人吃惊，狡猾得像饥饿的老鼠。他们按照另一种信条生活，我想——在他们的心目中，大城市就是整个国家。他们以自己的眼光，而不是我们的眼光看待生活。但是对于刻瑞斯号底舱这些人谈论的关于伦敦人的那些事情，我也不大相信。刻瑞斯号

底舱住的都是英格兰其他地方的人。这里的狱卒都是些贪赃枉法、心理变态的家伙。你必须和西恩德来的威廉·斯坦利那种人混到一起才能生存下去。他早已把这里的门道搞得一清二楚，比挤奶女工对奶牛的了解还要彻底。这里所有的人，从汉克斯、希克斯，到朗姆酒贩子、小偷、笨蛋、乡巴佬、酒鬼，再到那边台子上躺着等死的可怜虫，都是在燃烧着烈焰的深渊上走钢丝。迈错一小步，就会葬身其中。”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惊讶自己突然口若悬河，而且说出来的话雄辩有力。“尽管谁也不真的认为我们是在玩一场游戏，但它的确和游戏有许多共同之处。许多时候需要智能，但也需要运气。看起来，上帝给了我好运气。”

听了他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说”，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突然对这位过去经常作弄他、拿他开心的理查德·摩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布里斯托尔生活的岁月里，理查德就像一条随波逐流的小船，总是被别人的意志，有时候甚至是别人的一时冲动左右。不管遭受什么样的痛苦和灾难，他还是那只茫无目标、四处飘荡的小船。即使威廉·亨利的死也没能给他前进的舵轮。是西莱·特里维林把他投入足以让那条小船粉身碎骨的汪洋大海。而恰恰在这大海之中，理查德发现他的兄弟们都无力漂流，于是，用自己的肩膀担负起引领他们的重任。监狱像一颗星，为他指明前进的方向，他自己的意志鼓起了生命的风帆。而以前，他甚至不知道这风帆的存在。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爱别人胜过爱自己。他已经承担起拯救他们——那些他从格洛塞斯特监狱带到这个陌生的、风狂雨暴、波浪滔天的大海的人们。

相互介绍之后，十四个流放犯（他们不得不把西恩德来的威廉·斯坦利和米奇·丹尼森也包括进来）坐下来，听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讲述接下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将是什么。

“最初，”这位为英国大多数有文化的妇女提供读书乐趣的小说家说道，“刻瑞斯号上的犯人计划被发配到一个叫雷缅恩的地方。据我所知，那是非洲某条大河中间的一座小岛，面积和纽约的曼哈顿岛一样大。如果你们真的被发配到那儿的话，毫无疑问，一

年之内就得死于某种瘟疫。你们得感谢埃德蒙·伯克①。是他把雷缅恩和所有位于非洲的流放地从流放囚犯的备选目的地清单上一笔勾销。

"在伯尚普侯爵的帮助和煽动下，去年三、四月间，伯克对皮特先生把重罪犯从英格兰清除出去的计划发起攻击。伯克先生大声疾呼，与其把你们流放到某个地方，受尽折磨慢慢死去，还不如索性吊死来的痛快。随后，议会不可避免地举行听证会，皮特先生被迫放弃把非洲作为流放地，也许将永远放弃。大家的注意力随之转向詹姆斯·马特拉先生的建议——新南威尔士的植物湾也许是个不错的地方。伯尚普侯爵当初抨击雷缅恩岛方案的主要理由是，那地方在英国所辖范围以外，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经常到那里掠夺奴隶。而植物湾，尽管不属于英国，但是也不属于其他任何国家。那么，为什么不来个一石二鸟，乌鸦、鹌鹑二者得兼呢？乌鸦—— 个头大得多、羽毛难看、倒人胃口的坏家伙——就是你们这些人。如果把你们留在英格兰，除了耗费巨大的开支以外，根本没有什么收益和回报。而鹌鹑——娴静庄重、美味可口的'小情人儿'——就是植物湾。也许几年之后，它会为英格兰带来滚滚财源。"

理查德拿出一本书，把植物湾在库克船长② 绘制的那张地图上的位置指给大家看，但是只有那几个有点文化的人脸上露出看明白了的表情。

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试图向他们解释。"从伦敦，比如说到牛津,有多远？"他问道。

"很远，"威尔·威尔顿回答。

"差不多有五十英里，"艾克·罗杰斯说。

① 埃德蒙·伯克(1729—1797)：爱尔兰裔的英国政治家和作家。以其演讲而著名，他为国会中的美国殖民者辩护，并且发展了"政党责任"这一名词的解释，在国会中与皇室对立。

② 詹姆斯·库克(1728—1779)：英国航海家和探险家，曾三次率领地理发现大航行，并为太平洋中许多岛屿绘图并命名，他还曾沿北美洲海岸向北航行直至白令海峡。

“那么到植物湾的距离就是从伦敦到牛津的二百倍。如果坐四轮马车从伦敦到牛津要用一个星期的话，那么坐四轮马车从牛津到植物湾就要二百个星期。”

“但是四轮马车不能在水上走啊，”比利·厄尔说。

“当然不能，”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耐心地解释道，“但是可以坐船，并且比四轮马车快得多。至少快上四倍。这就是说，乘船从伦敦到植物湾要用上一年。”

“你算得太多了，”理查德皱着眉头说。“你在布里斯托尔呆过，应该知道的，詹姆。如果顺风，船一天能航行将近二百海里。如果把在停靠港停留的时间和抢风航行花费的时间计算进去的话，有六个月也就足够了。”

“你太吹毛求疵了，理查德。只要六个月也好，花上整整十二个月也罢，反正植物湾不仅在万里之外，而且在地球下面那一端。哦，我受够了，我走了。”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好像突然筋疲力尽，站起身来。

理查德纵然耐心无限，这些家伙也是沉重的负担！他们要是我的人，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一边用力敲门，让看守放他出去，一边想，我会支持埃德蒙·伯克，把他们统统绞死。我实在看不出在植物湾进行的实验有什么意义。无非让犯人们彻底绝望罢了。

“再见，再见！”当班的看守开门时，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大声喊道。“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詹姆前脚走，比尔·怀廷就紧挨理查德一屁股坐在客人刚才坐的地方。“他是不是你在伦敦的耳目，‘理查德我亲爱的’?”

从前的绰号刺痛了理查德。“别这么叫我，比尔，”他有些伤感地说。“这让我想起格洛塞斯特监狱里的女人。”

“没错儿，是让我们想起那些女人。对不起。”经过这些日子的“历练”，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厚脸皮的比尔。刻瑞斯号没有开玩笑的“土壤”。他似乎又想起什么事情。“起初，我以为西恩德来的威廉·斯坦利会跟我们一伙，后来才看出，他只是有好处的时候才跟我们凑合到一块儿。

“你指望什么呢，比尔？你和泰菲都是偷人家的活牛活马，西恩德来的威廉·斯坦利被抓住的时候，却正剥一只死羊的皮。他总是敲诈、欺负那些没有还手之力的人。”

“哦，我不知道，”比尔说。他脸上的表情如在梦中，和平常神气活现的样子截然不同。“即使你和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都只说对一半儿，从这儿到植物湾的路也很远很远。一根原木或许会正好砸在斯坦利的脑袋上。如果我们走之前，希克斯先生碰巧遇上这样一场事故，会不会是我们最想看到的事情呢？”

理查德一把抓住他的肩膀，使劲摇晃着。“这种事儿想都不能想，比尔，更不要说把它说出来了！要想结束我们的苦难，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忍耐，不要引起那些有权加重我们苦难的人的注意。你可以恨他们，但你要忍受他们。什么事情都会结束，刻瑞斯号也一样。植物湾的苦日子迟早也会结束。我们不再年轻，但也不老。你明白吗？活下去，就是胜利！这是我们惟一要考虑的事情。”

吊桶不停地投入河底、提出水面，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到处都是臭烘烘的污泥。刻瑞斯号底舱更是臭气熏天。每周都有几具发臭的尸体被匆匆运到临近伍尔维奇的垃圾场掩埋。那是邓肯·坎贝尔先生为了这个目的特地获准使用的。新的面孔不断到来，他们中的一些也被送往垃圾场。老面孔也一样。只有理查德和艾克·罗杰斯的人尚未遭此厄运。

共同经历的苦难使得生活在刻瑞斯号底舱的人们渐渐产生了兄弟般的情谊，即使组与组之间最没有瓜葛、几乎没有交流机会的囚犯。到第七个月的时候，活下来的囚犯彼此都认识，见面时点点头，相互传播新闻和流言，有时候开开玩笑。当然也有打架斗殴发生，有时还很激烈。有些犯人对另外一些犯人怀有敌意，甚至仇结得很深。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有几个类似威廉·斯坦利那样的告密者和溜须拍马之徒。偶尔也会有人被活活打死。

就像任何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扇车里沉甸甸的谷粒和不饱满的秕粒乃至轻飘飘的谷糠一起旋转，直到终于因重量不同，各归其位。尽管每月一次神秘的韩德尔风格的吟唱和希波克拉底式的

仪式使得其他团伙不敢轻举妄动，入侵他们的“领地”，理查德小组和艾克小组还是形成一个紧密团结、一致对外的整体。他们不是暴徒，不是无赖，也不是掠夺者，但也不是暴徒、无赖和掠夺者欺侮的对象。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这是一条金科玉律。

对手下这些挖泥的囚犯，扎查里亚·帕特雷奇先生发现，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自己对他们的看法。白天越来越长，干活儿的时间在增加，他拿到的每船淤泥五英镑奖金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多。这些家伙已经习惯于干好活，吃好饭，保持健康的体魄。

他和这条“人口密集”的大河上的每一个人——无论小贩船上的居民还是破烂不堪的大船上的囚犯——一样，意识到植物湾已经日益逼近。这使得他对手下的犯人格外慷慨。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些人被挑走扬帆远航的话，再找到有他们一半水平的挖泥工的机会都微乎其微。里奇特烟叶已经送来，外加一小桶美味的朗姆酒。因此，当理查德和他组里的人要求从小贩船买东西的时候，只要能保证完成规定的数量，他都欣然同意。他着了迷似地看他们积攒东西 粗布衣服、肥皂、鞋子、剪刀、剃刀、皮带、磨石、密实的梳子、焦油、麦芽榨汁、衬裤、厚长袜、药用的搽剂、绳子、结实的口袋、螺丝刀和各种工具。

“你们是不是精神错乱了？”他忍不住问。“你们是要登上诺亚方舟吗？”

“是，”理查德郑重其事地说。“这个比喻很恰当，我怀疑在植物湾会不会有卖东西的小船。”

詹姆·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一有消息，马上就传递过来。八月下旬，他告诉他们，西德尼大人已经向财政部委员会的委员们正式提交书面报告，通知他们，将有七百五十名囚犯流放到新南威尔士新开辟的殖民地，很可能就在植物湾。他们将由皇家海军陆战队三个连的士兵负责押送，这些士兵从到达新南威尔士之日起，服役三年。

“他们不会把你们扔到岸上不管，”他说。“这一点可以肯定。现在内政部清单泛滥成灾，从囚犯到朗姆酒，应有尽有。除此而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招标文件、承包合同。但是，”他咧嘴笑了一下，“这次探险

只由男性囚犯完成。他们计划从附近的海岛上为你们提供女人，就像当年罗马人掠夺奎里纳尔山的萨宾[1] 女人一样，这倒让我想起也许应该送你们一本吉布[2] 写的《罗马帝国的兴衰史》。”

“天哪！”比尔·怀廷惊叫一声。“印第安老婆！但是到底是哪种印第安呢？她们可是有黑有红有黄，好看的像维纳斯，难看的就像美杜莎[3]。”

但是到了十月份，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又告诉他们，没有印第安妻子那回事儿了。“国会从当年强奸萨宾女人的事件中汲取了教训，并没有把这事当成儿戏。大家都看明白了，印第安人不会拿他们的女人当礼物送，恐怕给钱都不卖。空想社会改良家大声呼吁要做善事，所以女性囚犯也会被流放。至于有多少，我不知道。因为有四十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携带家眷，所以，如果夫妻二人都是囚犯的话，允许他们一起被流放。这种情况显然有。”

“格洛塞斯特就有这么一对儿，”理查德说。“贝丝·帕克和内德·帕夫。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事而谁又能说清楚呢？如果他们两个都还活着，也许会被选上……可是，如果把内德·帕夫这样的男人和利兹·洛克这样的女人也流放的话，那可是缺了大德了——明年他们就会服满七年刑期中的五年。”

“别指望利兹·洛克了，理查德。我听说女犯要从伦敦纽盖特监狱挑选。”

“呸！”这是大家一致的反应。

一周之后，他们的“消息来源”又来了。

“新南威尔士的总督和副总督已经被任命。一位叫阿瑟·菲利普的皇家海军上校被委任为总督，海军陆战队的罗伯特·罗斯少校被任命为副总督。你们在海军的手心里攥着，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把你们介绍给猫。没有任何一个海军士兵，甚至陆战队的士兵，能

[1] 萨宾 古代意大利中部一民族，公元前三世纪被罗马征服。

[2] 爱德华·吉布（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教科书《罗马帝国的兴衰史》。

[3] 美杜莎：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怪之一，原是凡俗女子，因触犯 Athena，头发变成毒蛇，面貌也极为丑陋。

够离得开猫，我说的不是那种喵喵叫的四条腿的猫。”他打了个寒战，决定避开这个可怕的话题。“还有几项任命。这个殖民地置于海军法管辖之下——没有所谓的选举政府。军法官由海军陆战队的官员担任。有一名外科主治医生和几名助理。当然，你们怎么能离得开一位善良、勇敢、会说英语的上帝——牧师呢？不过，眼下，一切还都是暗中进行的。没有任何公开宣布的消息。”

“总督菲利普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理查德问。

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哈哈大笑。“无名之辈，理查德。海军里一个真正的无名之辈。海军上将豪勋爵对这项任命嗤之以鼻。不过我想，他原本打算安排几个侄子、外甥什么的，抓住这个一年能赚几千英镑的肥差。我的消息来源是一位老朋友——皇家海军财政大臣乔治·罗斯爵士。他告诉我，西德尼大人是在同皮特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委任这位菲利普的。皮特先生下定决心把这次实验搞成功。因为如果连这件事也搞不成的话，他的政府将在诸如监狱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面临更大的失败。重罪犯无处可去，而且人数不断增长。问题是，在那些满怀热情、倡导改革的空想社会改良家的头脑里，流放总是和贩卖奴隶之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所以，一旦一位空想社会改良家支持某项政策，通常也会支持其他类似的政策。”

“是有些相似之处，”理查德冷冷地说。“再说点儿关于这位菲利普总督的事儿，我们的命运将掌握在他的手里。”

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舔了舔嘴唇，真希望能喝上一杯白兰地。“我刚才说过，他是个不为人知的海军军官。他的父亲是个德国人，在伦敦教授语言。母亲曾经是一位海军上校的寡妇，帕姆布洛克勋爵的远房亲戚。他在科尔斯顿参加了一支由海军改编的部队，当时很穷。七年战争①之后，他拿半薪②退休，到葡萄牙海军

① 七年战争：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英法两国为争夺欧洲霸权和殖民霸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数十年的较量中，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年的七年战争是最后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

② 半薪：对退役或非现役军官等支付的折扣薪饷。

供职。正是在这几年间他弄出了一些名堂。但是，他在海军最大的官衔也就是个四等芝麻官儿，而且看不到晋升的希望。为了眼下这项任命，他第二次退休。他不年轻，但也不算老。”

威尔·康纳利皱着眉头。“听起来怎么怪怪的，詹姆，”他说，叹了一口气。“事实上，听起来我们好像还是被扔到植物湾就没人管了。否则总督应该是——哦，我不知道——至少应该是一位勋爵或者海军大臣吧。”

“如果你能说出一位为了一年区区几千英镑而愿意跑到地球另一端的勋爵或者海军大臣的名字，威尔，我就把英格兰的王冠和权杖授予你。”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一脸坏笑，又显露出他那讽刺文作家的本性。“让他们做一次轻松愉快的西印度旅行，也许可以。但是这次航行，很可能是一次死亡之旅。谁也不知道植物湾到底怎么回事儿，尽管大家都说那里十分富饶。没有什么理由，只是这样想很便当罢了。只有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才愿意到那儿担任总督。”

“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无名之辈，”艾克说。

“乔治·罗斯爵士最初举荐他是因为他办事高效而且富于同情心。这当然是他的说法。但是，菲利普同时也是皇家海军中罕见的、能够流利地说多种外语的天才。他的德国父亲是语言教师，他也许在吸吮母亲乳汁的同时，继承了父亲语言的天赋。他会说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

“但是这些语言到了植物湾有什么用处呢？那里的印第安人也不说这些语言啊，”奈迪·佩罗特问道。

“当然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但是在去那儿的路上，这些语言将派大用场，”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努力使自己更耐心一些，心里想，理查德怎么能忍受这些家伙？“有好几个港口需要停靠，没一个港口是说英语的。特内里费——西班牙语。佛得角——葡萄牙语。里约热内卢——葡萄牙语。好望角——荷兰语。这活儿可不是好干的，奈迪。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十艘全副武装的英国舰艇，不打招呼就停泊在那些本来对我们就有敌意的国家的港口，或者靠近人家的殖民地。那意味着什么？皮特先生认为同这些港口的总督

搞好关系至关重要。靠什么？英语？没人能听懂你说的一个词，一个词也听不懂。”

“为什么不派翻译呢？”理查德问。

“通过一个没有地位的‘中间人’彼此沟通？以这种方式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打交道？他们可是世界上最拘谨、最看重外交礼仪的民族。还有荷兰人。这些家伙只要有利可图，连魔鬼都敢欺骗。不可能。皮特先生坚持认为从英格兰到植物湾这一路上，总督自己必须能够同各地的总督直接交流。阿瑟·菲利普上校就成了惟一的人选。”他发出一阵怪笑。“呵—呵—呵！就是这么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理查德，扭转了整个大局。因为根本就不是小事，可是最初考虑人选的时候，有谁考虑到语言能力的问题呢？我们以为会是沃尔特·罗利[①]爵士那样的人——自高自大的人、劫掠者，伊丽莎白女王的密友。动不动挥一下镶着蕾丝边的手帕，闻一闻香盒，所有的人都拜倒在他的脚下。但是，坦率地讲，我们不再生活在那个年代了。当代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一点谁又知道呢？也许就是这个无名之辈，阿瑟·菲利普上校，恰恰具备这次任务所需要的特别的素质。乔治·罗斯爵士这样认为。皮特先生和西德尼大人也同意他的观点。海军大臣豪勋爵持反对意见也无所谓。他可以是海军大臣，但是皇家海军不是整个英格兰的统治者。”

白天越来越短，扎查里亚·帕特雷奇先生拿五英镑奖金的间隔越来越长。这种局面倒不是十一月底连续两个星期的大雨造成的。囚犯们都被关在底舱，流言不胫而走。大家都烦躁不安，特别是那些同岸上的监工或者挖泥船上的监工达成某种协议，从而能够在干活儿的时候多吃一些东西的犯人，回到刻瑞斯号以后，发现那里的伙食让人无法忍受，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没有任何改善。因为流放犯又人满为患，希克斯先生巡查同一个地方时，不得不带

① 罗利（1554？—1618）：英国探险家、作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早期美洲殖民者，著有《世界史》、散文、诗歌等。

上三倍的卫兵。关在底舱的囚犯听得见楼上伦敦人闹哄哄的嘈杂声。

他们总有办法消磨时间。没有杜松子酒和朗姆酒的时候，最主要的办法是赌博。每个组至少有一副牌、两个色子（赌注从食物到代替干杂活儿不等），但并不是每一个输了的人都豪侠仗义。有文化的人形成另一个圈子。大约百分之十的人相互交换书看，要是自己没有书，只好开口求人，借本书看看，尽管有书的人不会轻易把书借出去。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洗了邓肯·坎贝尔先生发放的亚麻布衣服。他们在横梁间拉上绳子晾晒，使得那些靠走路来锻炼身体的人愈发困难。尽管底舱还没到人满为患的地步，但是任何时候，只要有五十个人低头弯腰，拖着脚走来走去，剩下的空间就不多了。不走路的人要么坐在长凳上，要么躺在平台上。从六月份到十二月底的六个月间，刻瑞斯号总共病死八十人——超过囚犯总数的四分之一，两层船舱里死的人数差不多。

十二月下旬，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消息。到现在，他的听众已经增加了许多，囊括了所有能听得懂他的话的犯人。由于大家都是“近邻”，这个数字也已经有所增加。关在底舱的难友，只有那些头脑最愚钝的乡下人还听不大懂近乎书面语言的表达方式，至于时髦的伦敦口音，如果说话人的语速比较慢，基本上还能听懂。

“招标工作已经结束。”他对听众们宣布。“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邓肯·坎贝尔先生认为自己盘子里的东西已经足够了，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参加竞标。报价最便宜的是坦布尔·麦考雷先生和特·格里高利先生：不论男女，每人每天七又三分之一便士，但是他们没有中标。另外几个奴隶贩子，卡姆丁先生、凯尔沃和金先生，也没有中标——西德尼大人认为让贩卖奴隶的公司来完成这次探险不很明智。最终中标的人是坎贝尔先生的朋友，名叫小威廉·理查德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一名航运中介人，但是兴趣远不止于此。此人自然有很多生意伙伴。我认为他和坎贝尔先生也在密切合作。我还要告诉你们的是，那些和你们一同前往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也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他们的费用也在标书里面，和你们一

样，只不过每天可以得到一份朗姆酒和面粉。”

“我们之中要走多少人？”一个兰开斯特人问道。

“将有五艘运输船运送大约五百八十名男囚犯和差不多二百名女囚犯，另外还有大约二百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和他们的家眷：四十位妻子和年龄不等的孩子。三艘军需船已经编入现役，一艘供应船和一艘全副武装的战舰代表皇家海军。这艘战舰是整个舰队的旗舰。”

“他们说的‘运输船’是什么玩意儿？”一个名叫威廉·德灵的约克郡人问道。“我是赫尔① 人，但我不知道‘运输船’是什么样子。”

“运输船是用来运人的船，”理查德注视着德灵的眼睛，不动声色地说。“主要是用来向海外目的地运送部队。我相信，有几艘船——尽管现在已经很老了——在美洲战争期间运送过部队。这几艘船实际上就是七年战争期间用过的运输船。还有一种沿岸运输船，用来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之间轮渡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和其他士兵。这种船的体积要小得多。詹姆，标书中对运输船的尺寸有特别规定吗？”

“只是规定必须状态良好，并且能够在海图上未标明的海域进行长距离航行。我认为他们已经派海军对这些运输船进行了检查，但是检查得有多详细，我就不知道了。”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决定对他们实话实说。何必让这些不幸的人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呢？“事实是，当然了，人们对提供运输船没有多大热情。西德尼大人原本指望东印度公司出船。他们的船最好。他甚至放出风，回程时，他们可以从植物湾直接驶往中国的黄埔装运茶叶，但是东印度公司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更倾向于先到孟加拉再到黄埔，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所以，西德尼大人尚未筹措到可以供他调遣的适合远航的船只。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由海军自己从那些破船里面尽量挑几条好一点的。”他朝四周看了一眼，发现大家都神情沮丧，很为自己的坦率而后悔。“我的朋友们，

①赫尔：英格兰中部东北的自治城市，位于寺尔河哈姆伯三角洲的北岸。

别以为会让你们坐在木盆子里面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沉浮。没有哪个船主敢冒让自己的财产沉入海底的危险，即使给他们提供保险的人允许他们尝试一下。不，这不是我想告诉你们的。”

理查德说话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詹姆。我们的运输船其实就是贩奴船。为什么不是呢？自从佐治亚、卡罗来纳——更不用说弗吉尼亚——拒绝这些船只登岸以来，贩卖奴隶的生意一落千丈。肯定有很多贩奴船在找活儿干。造这些船的本意就是用来运人的。在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大批贩奴船停靠在码头，有的船足可以装载几百个奴隶。”

“对，就是这样，”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叹了口气说。“你们是乘坐贩奴船，被选中的都要坐贩奴船走。”

“有没有关于什么时候出发的说法呢？”赫尔来的乔·罗宾森问。

“没有。”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扫视着周围一张张面孔，咧开嘴笑了笑。“尽管如此，现在毕竟是圣诞节节期，我已经安排好了，刻瑞斯号底舱每人半品托朗姆酒。等你们上路了，就不会再有任何机会喝到朗姆酒了，所以不要一饮而尽，让酒在舌头上多呆上一会儿,好好品品味儿。”

他把理查德拉到一边。“我把药剂师詹姆斯堂兄给你准备的滤水石带来了——希克斯会交给你的，别担心。”他伸出双臂紧紧地拥抱着理查德，谁也没看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畿尼塞进理查德的上衣口袋。“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些了，亲爱的朋友。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机会，一定给我写信。”

“我的大拇指像针扎一样疼，”乔依·朗打着冷战说。那是一七八七年一月五日，吃晚饭的时候。

大伙儿都转过脸，神情严肃地看着他。这个家伙虽然头脑简单，但是身上总会发生一些神奇的预兆，而且屡试不爽。

“你知道为什么吗?”艾克·罗杰斯问道。

乔依摇着头。“不知道。但就是像针扎一样疼。

但是理查德知道。明天是一月六日，过去两年，每到一月六日

他就被转移到新的充满痛苦的地方。“乔依预感到变化马上就要来临，”他说。“今天晚上，大家把所有的东西都归拢到一起。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剪短头发，露出头皮，彼此梳头抓虱子。必须确认每一件衣服、包裹、袋子和箱子都做好了标记。明天一早它们就会转移我们。”

约伯·霍里斯特的嘴唇颤抖着：“他们也许不会挑中我们。”

“也许不会。但是我想乔依的大拇指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被挑中。”

感谢你，詹姆·赛斯特莱斯维特，感谢你那半品脱朗姆酒。当刻瑞斯号底舱鼾声四起的时候，我可以把你的畿尼藏在箱子里，除了我没有人知道。

第　四　部

一七八七年一月至一七八八年一月

拂晓时分，即将流放的犯人被挑出来，一共六十个，依然按照先前六个人一组的办法分组，剩下的七十三名囚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谢天谢地逃过一劫。除了汉克斯先生和希克斯先生手里有份名单、并且逐个念出名字之外，没有人知道谁、怎样、为什么会成为这十组里的一员，从刻瑞斯号底舱“脱颖而出”。这些犯人的年龄在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技能（几位“老资格”对此心知肚明），还有一些人正在生病。汉克斯先生和希克斯先生没有考虑这些，他们只是拿着名单，“照本宣科”而已。

因为自己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名单上，西恩德来的威廉·斯坦利和患癫痫的米奇·丹尼森高兴得手舞足蹈。刻瑞斯号底舱的生活很舒服，而且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又可以向新来的囚犯狠狠地敲上一笔竹杠。

“狗娘养的!”比尔·怀廷忿忿地骂道。“瞧他们那副幸灾乐祸的德性！”

门开了，四个新囚犯被推了进来。威尔·康纳利和奈迪·佩罗特同时喊了起来。

“布里斯托尔的克劳德、戴维斯、马丁和莫里斯，”康纳利解释道。“把他们从布里斯托尔押到这儿就是为了流放。”

比尔·怀廷向理查德使了使眼色。“汉克斯先生！嗨，汉克斯先生！”他叫道。

“什么事儿？”汉克斯先生问道，他已经吃了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的贿赂，向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许诺，如果理查德和艾克这两组人被选上的话，他一定尽力关照。他之所以愿意关照这些囚犯，还因为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曾经悄悄地对他说，如果他从“线人”那儿得知汉克斯先生的确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的话，等他们走了,他会给他更大的好处。“快说,乡巴佬!”

“先生，那四个人是从布里斯托尔来的，他们也走吗？”

“走,”汉克斯先生说,提高了警惕。

喜欢逗乐的老怀廷斜着眼睛瞥了理查德一眼，圆圆的脸庞上堆起谦卑的媚笑，对汉克斯先生说：“先生，他们可只有四个人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真舍不得跟斯坦利和丹尼森分手，汉克斯先生，先生，我不知道？……”

汉克斯先生查了一下手里的名单。“本来还有两个人要跟他们组成一组，可是这两个家伙昨天突然死了。无论你怎么安排，也不好办。四个人太多，两个人又太少。这下好了，斯坦利和丹尼森正好补齐人数。”

“明白了!”怀廷低声说。

“谢了，你这个坏蛋！”艾克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我原本指望，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两个小子了。”

奈迪·佩罗特哧哧哧地笑着。“相信我，艾克，世上再也找不出比克劳德和戴维斯更阴险、狡猾的坏蛋了。西恩德来的威廉·斯坦利这下子可遇到比他还厉害的对手了。”

“除此而外,艾克,”怀廷脸上露出天使般的笑容,“我们还需要人来拖地板、洗衣服啊。”

准备出发的犯人们腰上套了铁圈，脚上戴着镣铐，虽然脚镣和铁圈没有相连，但是一根长长的链子把每组六个犯人腰上的铁圈连接在一起。因为没有时间收拾行李，斯坦利和丹尼森又哭又叫，但还是被推搡到布里斯托尔新来的四名犯人身边。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六十六个人、十一个组了，”理查德说。

艾克作了个鬼脸儿。“至少和楼上要走的伦敦人一样多。”

但是，他们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楼上只挑了六组，每组

也是六个人，而且并没有局限在来自伦敦老监狱和纽盖特监狱的犯人。大多数被挑选出来的犯人来自伦敦周边地区，很多来自泰晤士河流域的肯特，特别是迪普特福德。为什么这样？没有人说得清楚，甚至汉克斯先生也只是照着名单宣布。对于所有人来说，无论你被挑走或者最终留下，这次远征都是那么神秘。

理查德把自己的箱子和两个帆布袋子放在身边，吩咐底舱的流放犯往外走：这些人一组来自约克郡和邓海姆，一组来自约克郡和林肯郡，一组来自汉普郡，三组来自伯克郡、威尔特郡、苏塞克斯和牛津郡，三组来自西南地区。只是偶尔有几个来自其他地区的犯人混杂其中。理查德喜欢思考问题，很久之前他就纳闷，英格兰某些地区“盛产”罪犯，而另外一些地区，比如坎伯兰郡和莱斯特郡周围诸县大片大片的土地却没有多少囚犯。为什么？是因为那里处处莺歌燕舞？还是因为人口过于稀少？不是，理查德不这样认为。囚犯的多少完全取决于法官。

两艘大驳船停靠在岸边。三组来自西南地区的囚犯和两组来自约克郡附近的囚犯先登上其中一艘，挤得满满的。余下的六组挤上第二艘充满危险的驳船。在这个晴朗、寒冷的早晨，刚到十点钟，船夫将驳船划离岸边，沿着半英里宽的泰晤士河顺流而下，向伍尔维奇以东泰晤士河转弯的地方驶去。河上的交通并不繁忙，但是消息已经不胫而走，沿途小贩船上的居民、挖泥船和其他各种小船上的人们挥舞着手臂，打着刺耳的口哨，向两艘驳船上的囚犯呼喊着什么。第二艘驳船严重超载，船上的犯人们此刻只能默默祈祷别的船只千万别靠得太近，以免余波把驳船掀翻。

加利昂湾是专门供大船抛锚的地点，而今天只有两艘船停泊在这里。其中一艘的体积大约是另一艘的三分之二。理查德心里一沉。那艘大船还是从前的老样子，没有一点儿变化。这是一艘三桅船，从船舷上沿到吃水线足有十四英尺高，说明船上没有装载任何货物——船上既没有艄楼甲板，也没有艉楼甲板，只有上层后甲板和艄楼后面放着的一条舰长用艇。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提高速度和机动性。

他同康纳利和佩罗特互相望了一眼。

“亚历山大号，”奈迪·佩罗特闷闷不乐地说。

理查德紧抿着双唇。“是，是它。”

“你见过这艘船？”艾克问道。

“当然见过，”康纳利冷冷地说。“它是经常停泊在布里斯托尔港的一艘贩奴船，后来被用作武装民船。因死过众多的船员和奴隶而有名。”

艾克咽了口唾沫。“那艘呢？”

“我没见过，所以它应该不是从布里斯托尔来的，”理查德说。“船尾钉着铜牌，一会儿就能看到它的名字。我们是去亚历山大号。”

铜牌上写着潘海恩夫人号。

“这艘船是从利物浦来的，专门用来贩卖奴隶，”布里斯托尔新来的阿隆·戴维斯说道。“看外表还是全新的呢。瞧她这次处女航。潘海恩侯爵肯定很沮丧。”

“还看不出有没有人上那艘船，”比尔·怀廷说。

“别着急，会装满的，”理查德说。

他们必须背着行李沿十二英尺高的绳梯从船体中部爬上船舷。前面的几组人尽管没有箱子的累赘，但是身上的链子还是碍手碍脚，先上去的人也没有谁拉后面的人一把。

所幸犯人之间的链子只是穿过而不是固定在腰间的铁圈，可以伸长也可以缩短。“把链子都集中起来给我，”轮到他们上船的时候理查德说。他把两个口袋先扔上去，然后用手铐兜住箱子，不等先上去的犯人生出偷口袋的歹意，就已经非常迅速地登上船舷，把东西归拢到一起，从伙伴手里接过递到面前的箱子。

亚历山大号上的两艘大艇和一艘小艇已经被吊离甲板，放入水中。这样一来，理查德便可以带领来自西南地区的三组囚犯挪到里边，给后面的人腾出路来。船上的情景给他的第一印象是迷惑不解，一群身穿猩红色军装的水兵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两名腰扎皮带的海军陆战队军官和两名下士操纵架在后甲板轨道上的加

农炮。身穿各种颜色衣服的水手有的吊在左右支索上，有的蹲在各式各样的小窝棚上，活像一群观看草地中央正在进行的拳击比赛的观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无人可问，理查德越发迷惑不解。十一组囚犯都被送上甲板之前，这个地方简直就像一个动物园——十几条兴奋的狗追逐着许多只山羊、绵羊、猪、鹅和鸭子。理查德觉得头顶有什么东西一直盯着他看，于是抬起头，看见一只很大的橙色斑猫舒舒服服地蹲在低桅上，俯视着这乱哄哄的场面，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这里没有狱卒。狱卒都留在刻瑞斯号上了。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把犯人送到这艘船上，现在任务已经结束。

“大兵，”从威尔特乡下来的比利·厄尔悄悄地说。

“是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奈迪·佩罗特纠正道。“他们外套镶的是白边，陆军制服的镶边是带颜色的。”

终于，一位海军陆战队中尉从上层后甲板大步流星地走了下来，淡蓝色的眼睛里凶相毕露。“我是，”他用很重的喉音吼道，“朴茨茅斯第五十五连的詹姆斯·夏尔普中尉！从现在开始，你们这些犯人归我指挥，除了皇家海军陆战队官兵，谁的问题你们也不能回答。我们的任务是给你们吃的，并且防止你们滋扰任何人，包括滋扰我们。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不让你们说话，就不要说话。”他指着船尾主桅下方的舱口。“带上你们的破烂儿从那儿下去，每次一组。奈特中士和弗兰纳雷下士会把你们领进去，并且告诉你们安排在什么地方，但是在你们离开之前，我要讲讲这里的规矩。你们要住在中士指定的舱位，不许更换床铺，因为每天要点名、报号。每人的空间是二十英寸，不多不少——我们必须在这有限的空间里装下你们这二百一十个人。打架斗殴者，将被鞭打；偷窃食物者，鞭打；顶嘴者，鞭打；违反命令者，鞭打！我们连负责执行鞭打任务的是桑普森下士，他很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如果你们喜欢躺着——你们也只能躺着——就不要以身试法，让自己的后背血肉模糊。现在开始行动！”他向后转，迈着正步，回到后板上加农炮旁边。

尽管这里没有从苏格兰来的囚犯，但是到现在为止，理查德还

是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分辨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特别是夏尔普经常使用“ye”。“ye”是“you”的古老的形式，正在慢慢消失。他自己有时候也说“ye”，但在需要特别强调的时候还是说“you”。由此可见，这位海军陆战队军官是苏格兰人。理查德还听出大多数海军陆战队的军官都是苏格兰人。

奈特中士和弗兰纳雷下士消失在舱口。不人虎穴，焉得虎子，别人都畏畏缩缩落在后面的时候，理查德心里这样想。他猛地甩了一下头，带领他的三组人来到甲板上六英尺见方的人口。上帝帮帮我们，上帝救救我们！他一边祈祷，一边将手里的箱子交给身后的比尔·怀廷，然后把两个袋子从舱口扔下去，弯腰朝里面张望。下面四英尺的地方有一张很窄的长条桌。他坐在舱口边，很利索地跳到桌子上，伸长胳膊接过箱子，站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直到比尔拽过足够长的链子之后也跳了下来。就这样，六个人“鱼贯而人”。每个人都先踩着桌子，然后长凳，最后站到甲板上。他们发现身后还有另外一张桌子和几条长凳。好像所有的东西都牢牢地固定在地板上，任你怎么摇晃都纹丝不动。

“过来！”中士厉声喝道。

他们走过去，站在不足六英尺宽的过道里。前面一片漆黑，他们在左边，或者说左舷。固定在左舷船体上的是两层平台，同刻瑞斯号船舱里的平台非常相像，区别只是这里是两层。每个平台都由柱子支撑着，十分牢固。平台外沿和船体保持完全一致的弧度，做工非常精细。即使精神病患者一时发狂的时候也无法将它破坏。平台与平台之间的间隔是十英尺。上层平台距离上面的甲板两英尺多一点儿，下层平台的高出下层甲板两英尺多一点儿，两层平台之间的距离又两英尺多一点儿。在过道，即使艾克·罗杰斯也能在两根横梁之间很舒服地站直，理查德估计两层甲板之间的距离大约是七英尺。他的头顶距离横梁还有半英寸。

“这就是你们的铺位，”中士指着平台说，他满脸凶相，一嘴烂牙，一望而知是个喝朗姆酒成瘾的家伙。“你们这组人在上面，第一组在里面靠舱壁的地方。现在，告诉我你们的姓名和编号。弗兰纳雷下士是爱尔兰人，他来记下你们的名字和编号。快一点儿，

现在！”

“理查德·摩根，二〇三号，”理查德说，一只脚踩在下层平台上，把随身的东西放到上层平台上之后，一纵身，爬了上去。另外五个人报号之后也爬了上去。他们依旧用链子串在一起。艾克等六个人被带到邻近的上层“铺位”，一块薄木板从顶棚的横梁一直通到地板，从左舷一直通到右舷将这两组人隔开。斯坦利、米奇·丹尼森和其他四名从布里斯托尔新来的囚犯被安排到理查德下面的“铺位”。艾克下面的“铺位”是六个北方人，其中有两个从赫尔来：威廉·德灵和乔·罗宾逊。

“很温馨啊，”比尔·怀廷阴阳怪气地笑着说。“我一直想跟你睡在一起，‘理查德我亲爱的’。”

“闭嘴，比尔！甲板上有的是羊。”

他们六个人挤在十英尺长、六英尺宽、二十七英寸高的空间里，除了躺下，只能像侏儒一样弓起腰坐着。大家这样坐着的时候，都在试图对付沉闷的、压在心头的绝望。箱子和袋子也要占地方——根本没有放它们的空间。吉米·普莱斯开始抽泣，隔壁的乔依·朗和威利·威尔顿则在号啕大哭——上帝，我们该怎么办啊？

黑暗中，尽管看不清船舱到底有多宽，也看不清另一侧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还是能够看出三张长条桌和六张长条凳的另外一侧是固定在右舷上的双层平台。一组一组用铁链穿起来的囚犯从舱口鱼贯而入，先是落到中间的桌子上，然后被赶到过道，最后塞进小隔间里。六组囚犯先将左舷的小隔间填满，然后奈特中士把人赶到右舷，从靠船尾的隔间开始，一间一间地填满——上、上、下、下。

理查德虽然也万分震惊，但很快振作起来，决定采取行动。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所有的人就会哭作一团，而这不是他所愿意看到的。“好了，首先处理箱子，”他很干脆地说。“眼下，我们可以把箱子靠墙码好。箱子之间的距离足够我们伸开腿。我们很幸运，把硬东西都放在箱子里了。这样一来，衣服和破布至少可以塞一个袋子，做枕头。”他觉得身子下面的垫子很粗糙，浑身上下冷得直打颤。“我们现在还没有毯子，但是可以挤在一起取暖。吉米，请

你不要哭了。哭也没用。”他看了一眼隔在他们和艾克那组人之间的横梁。“一旦我能找到改锥和钩子，这道横梁就能派上用场。振作起来，我们一定能挺过去的。”

“我想头冲墙睡，”吉米抽着鼻子说。

“那可不行，’威尔·康纳利说，语气很坚定。“呕吐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头伸到床沿外边。别忘了，在海上我们会呕吐很多次的。”

比尔·怀廷忍不住笑出声来。“想想我们多么走运啊！我们可以吐到下面那些人的头上，他们却吐不到我们头上。”

“你说得对极了，”奈迪·佩罗特说，他把头伸出去。“嗨，汤米·克劳德!”

克劳德探出脑袋。“什么事？”

“我们打算吐到你头上。”

“好啊，那我就上去亲自操你！”

“事实上，”理查德打断他俩，乐呵呵地说，“那儿闲着好多横梁呢！从这儿一直到右舷。我们可以在上面造一些格子，放多余的东西，甚至箱子，当然包括装书的袋子和多余的滤水石。那位奈特中士看起来不像是个会对朗姆酒说不的人，所以他也许会给我们一些‘礼物’，比如木板、托架和绳子之类的东西。我们会把一切安排妥当的,伙计们。”

“你说得对，理查德，”艾克从隔壁探出头来说。“我们肯定能行，干吧，总比坐着等死强。”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会永远这样，”理查德说，很高兴艾克和他的伙伴们都在认真地听他说话。

牢房里几乎漆黑一片，惟一的光亮从甲板上的舱口照射进来。舱里臭气熏天，那是一股混杂着烂肉、死鱼和排泄物的恶臭。时间在流逝，但是到底过了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后来，舱口被关上，一缕缕亮光从舱盖的铁栅栏中间照射进来。船舱前方，另一扇舱门被打开，又投入一缕阳光。但是，从他们挤作一团的地方望去，还是无法看清楚牢房的全貌。又一批囚犯被送了进来，低沉的说话声渐渐变得微弱，然后许多人开始抽泣，有的人哭喊起来，紧接

着又是一片寂静。谁在哭泣，为什么哭泣，理查德他们六个人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感受到的，其他人也同样能够感受得到。

“啊,上帝!”传来威尔·康纳利充满绝望的喊声。“我无法读书 我会疯的,我要疯了!”

“不，你不会的，”理查德语气坚定地说。“一旦我们安顿下来，并且把东西安排妥当，就会考虑如何使用我们惟一的‘乐器’——我们的声音。泰菲和我会唱歌，别人也肯定会。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合唱团。可以猜谜解闷儿，讲故事，说笑话。”他和伙计们调换了位置，现在坐在靠近艾克那一侧。“能听见我说话的人，都听我说！我们将以一种做梦也没有想过的方式打发时间，我们不会疯的。我们的鼻子会适应这里的气味，我们的眼睛会变得更加敏锐。如果我们疯了，他们就赢了，我决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们一定会胜利!”

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但也没有人再哭泣。他们能做到的，理查德想，他们会做到的。

两个先前没有见过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从前面的舱门走进来，收走套在他们腰上的铁圈和串在一起的铁链。尽管还戴着脚镣，但是，活动起来方便多了。理查德从平台上爬下来，想看看晚上用的马桶放在什么地方。有多少只马桶？每隔多长时间清空一次？

“在我们这张台子底下,”汤米·克劳德说“我想,每六个人合用一个桶。所以，至少应该有两个放在床底下。床！普罗克拉斯提斯① 要是发明出这么高明的玩意儿，他该多么骄傲啊！”

“你受过教育，”理查德坐在下铺的床沿上，叹了口气，一边伸展着双腿一边说道。

“是的。阿隆也受过教育。他是布里斯托尔人，我不是。我是从墨丘利逃跑后，在布里斯托尔被他们抓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儿。

①普罗克拉斯提斯：古希腊传说中阿提卡的一个强盗，他将被他抓到的人放在一张铁床上，比床长的人，被其砍去长出的部分；比床短的人，被其强行拉长，后来被提修斯用同样办法杀掉。

我们干了些违法的事。阿隆是我们的同伙。另外一个家伙告了密。我们本想花点钱封住那些家伙的嘴。在伦敦这一手挺灵，在布里斯托尔却不行。那儿有太多的贵格会教徒和喜欢饶舌的人。”

“你是伦敦人。”

“从口音听得出，你是布里斯托尔人。康纳利、佩罗特、威尔顿和霍利斯特我都认识，但是我从来没在布里斯托尔的纽盖特监狱见到过你，伙计。”

“我叫理查德·摩根，布里斯托尔人。我是在格洛塞斯特被审讯和判刑的。”

“我一直在听你说如何打发时间。如果没有足够的光线打牌的话，我们也会按你说的去做，”克劳德叹了一口气说“我原以为墨丘利就是撒旦派来的渡轮！看起来亚历山大号的日子更不好过，理查德。”

“为什么不往好的方面想呢？这可是一艘为贩卖奴隶造的船。我想，当初塞到这里的奴隶一定比我们多得多。看见没有，我们还有三张长条桌，所以我估计，我们可以坐着吃饭。”

克劳德伸长鼻子嗅了嗅。“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做饭！”

“想必你不会指望丛林旅馆的厨师来这儿给我们做饭吧？”理查德爬到上铺，通知大家关于马桶的事情，然后拿出滤水石。“现在，可得经常使用滤水石了，不过用不着担心有人侵犯我们的地盘或者偷我们的东西，”他微笑着说，露出洁白的牙齿“关于克劳德和戴维斯这两个人，你说得很对，奈迪。彻头彻尾的恶棍。”

两个二等兵阴沉着脸，在马灯灯光下极不情愿地给他们盛饭。尽管每张桌子足有四十英尺长，桌子旁边有六条长凳，三张桌子从这头到那头还是挤满了犯人。理查德清点人头计算了一下，一七八七年一月六日登上亚历山大号的犯人总共有一百八十人。比夏尔普中尉所说的少三十人。并非所有人都来自刻瑞斯号，有一些人来自审查号，而更多的人来自扎斯提亚号，尽管从扎斯提亚号来的犯人中有不少人连来桌子旁边吃饭的力气也没有。这些人正在生病，症状是低烧和骨头疼痛。不过不是监狱里流行的斑疹伤寒。这并不意味斑疹伤寒不存在，它永远存在于大墙里，囚船上。

二等兵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木头碗，一个马口铁勺子和一个带柄的缸子，缸子也是用马口铁做的，盛两夸脱的东西富富有余。每人每天饮水的配额就是两夸脱。食物包括非常硬的黑面包和一小块煮过的腌牛肉。牙口不好的人就倒霉了，不得不用勺子把面包弄成碎块，可不一会儿，勺子不是弯了就是扭了。

靠近后舱门还是有好处的。理查德下定决心，冒着被鞭笞的危险，站出来要求给这两个二等兵当帮手，他们看上去没怎么干过这活儿。

“我可以帮帮忙吗？”理查德带着谦恭的微笑问道。“我以前开过酒馆。”

离他最近的那个二等兵阴沉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但很快就眉开眼笑。“好啊，那再好不过了。只有我们两个人，想要喂饱将近两百号人，显然是不够的。”

理查德默默地传递着碗和缸子，不一会儿，就跟和他说话的二等兵以及二等兵那位年轻的同事之间配合得相当默契。“为什么你们这么不开心呢？”他低声问道。

“我们的船舱比你们的还低，太拥挤了。吃的比起你们也好不到哪儿。硬面包、咸牛肉。只是，”他公正地补充道，“我们能得到一些面粉和半品脱①朗姆酒。”

“可你们并不是囚犯！肯定……”

“在这艘船上，”另外那个二等兵忿忿地说，“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和囚犯没什么区别。船员们住在他们该住的地方。而我们能见到的惟一的亮光，能呼吸到的新鲜空气都来自他们居住的船舱底部的舱口。他们住在统舱舱壁后面，我们住在下面的货舱。亚历山大号应该是一艘两层甲板的船，但是，谁也不说它的第二层甲板实际上被用作货舱，原因是亚历山大号要装载大量货物而又没有

①现代英制液体容积单位品脱、夸脱和加仑都要比美国标准大，但是十八世纪的英制标准同当今的美国标准是一样的。原因是美利坚合众国承袭了一七七六年大英帝国制定的标准，也许包括容积的标准。因而理查德的一夸脱极有可能等于三十二盎司的液体，而不是现代英制单位的四十盎司。——原注

合适的货舱。”

“这是一艘贩奴船，”理查德说。“所以它不需要真正的货舱。船长通常把货物放到底舱，黑人关在我们现在居住的船舱里，船员住在船尾的船舱中。不像普通商船，前面有水手舱。后甲板[1]是船长的天下。”他既好奇又不无同情地问道：“我猜船长会把你们的军官都安排在后甲板？”

“对，军官们住在放碗橱的舱房里，那儿没有通往船长厨房的信道，所以他们只能和我们一起吃饭，”那位负责往盘子里放咸牛肉和面包的二等兵说。“船长甚至不允许他们使用大房舱——船长把那儿留给自己和大副使用。那个大副是个非常傲慢的家伙。我从来没有乘过这种船。不过话说回来，这本来就是我第一次乘坐不属于海军的船。”

“假如船装上货物的话，你们就在吃水线以下了，”理查德若有所思地说。“倘若他们签的合同是既装犯人又装货物的话，那么这艘船将装载大量货物。下一段航程要走两个月的话，我估计要装上差不多两万加仑水。”

“你这个酒馆老板还懂不少关于船的知识呢，”正在舀水的小伙子说。

“我是布里斯托尔人，我们那儿到处是船。我的名字叫理查德。我能知道您的名字吗？”

“我叫戴维·伊文思，他是汤米·格林，”舀水的二等兵说。“现在我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但是下个星期到了朴茨茅斯就大不一样了。罗斯少校很快就会把邓肯·辛克莱尔船长收拾得服服帖帖。”

“是啊，他可是海军陆战队司令兼副总督啊。”

“你怎么知道？”

“听一位朋友说的。”

就这样，很多问题有了答案，理查德过滤水的时候心里想。亚历山大号船主竞标成功之后，伪造了一些关于这艘船的历史的细

①后甲板：通常供军官或者高等旅客散步用的甲板。

节，全然忽略了海军陆战队士兵和囚犯同船这一事实。这两个年轻小伙子说得很对，在承包商眼里，士兵和囚犯没有什么区别。下周就到了朴茨茅斯。这位名叫邓肯·辛克莱尔的船长和名叫罗伯特·罗斯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都是苏格兰人。如果我还记得牛顿定律的话，一个物体撞击另一个物体时，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

这个星期，亚历山大号没有起航驶往朴茨茅斯。第二个星期和第三个星期也依然在泰晤士河抛锚停泊。一月十日，在那些害怕晕船的人们发出的阵阵呻吟和呜咽的陪伴下，它终于起航了，但是只是在一条供给船的牵引之下驶到蒂尔巴瑞就不走了。船还在泰晤士河水之上漂浮着，几乎一动不动。

现在，船上有一百九十个人，死了两个。夏尔普中尉把顶层中间腾出来安置病人，以免其他人因为恐慌而发狂。这一百九十个人，今天少一个，明天又多出两个，所以即使像理查德这样行事力求精确的人也最终放弃了计算准确人数的企图，反正二百人左右吧。

手铐引起人们极大的不满，但是奈特中士（在提供板子、支架以及其他物品方面非常合作，条件是进贡朗姆酒酒钱——并非只有理查德这组人利用了中士这一小小的弱点）拒绝除去这让人苦不堪言的枷锁。日积月累的不满终于因为要求赦免一个犯人而爆发。他们发了疯似地敲打、叫喊、摔东西。陆战队的士兵下来发放食物和水的时候，全副武装，舱口架好机关炮，周围还布置着手持毛瑟枪的士兵。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要靠这么几个人控制二百个狂怒的家伙有多么困难。

因为这艘船是属于他的，邓肯·辛克莱尔船长便下令，犯人可以永远卸下手铐，并且规定，十二个人一组每天到甲板上放几分钟风。不过，倘若逃跑一个犯人，他就得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四十英镑，所以辛克莱尔船长让海军陆战队士兵和自己的手下驾驶船上的小艇，在亚历山大号四周日夜巡逻，以防止此类事件发生。

甲板上的几分钟属于理查德经历过的最美妙的时刻。脚镣轻

如鸿毛，清冽的空气比桂竹香和紫罗兰还要芬芳，宽阔的河面犹如银色的流动的缎带。看到动物活蹦乱跳的景象，理查德觉得比同安玛丽·拉托尔上床还要愉悦。看起来似乎一半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每人至少有一条狗。船员也一样。狗的品种五花八门，有酱紫色的猎犬、颈部垂着大肉袋的叭喇狗、傻乎乎的长毛垂耳狗、小猎犬，还有许多杂种狗。那只橙色斑猫的'老婆'是一只花斑家猫，它们有四个孩子，大多数的母羊和母猪都怀着崽子。鸭子和鹅就在甲板上放养，只有鸡被关在船员厨房旁边的鸡笼中。

第一次放风之后，散发着恶臭的牢房变得稍微可以忍受了。怀有这种情绪的并非只有理查德一个人。手铐取掉了，放风的权利没有被收回，抗议示威也就结束了。

在第三次出去放风的时候，理查德终于见到了邓肯·辛克莱尔船长。第一眼看到他真让人惊讶不已。超级肥胖！他如此之胖以至于最大的爱好就是靠在桌子旁。他能自己撒尿吗？他的手怎么能够得着那玩意儿呢？他看起来非常粗鄙，在他的字典里恐怕找不到“逃跑”这个词。理查德拖着脚镣从左舷经过后甲板转到右舷，辛克莱尔船长正好站在后甲板上。有一会儿，理查德的目光刚好和船长那双十分精明的灰眼睛相遇，他赶紧恭恭敬敬地低下头走开。他恐怕不只是一个脑满肠肥的废物……他也许懒得出奇，但是如果真的遇上魔王勒紧缰绳想要驾驭他，我敢打保票他会奋起反抗。到了朴茨茅斯，海军陆战队那位司令一定会因为把陆战队这支小分队的吊床吊到哪儿，和他发生一场争执。可惜我没有机会看他们唇枪舌剑了，尽管最终会知道结果。戴维·伊文思和汤米·格林一定会迫不及待地告诉我。

到了一月底，蒂尔巴瑞要塞又停了两条船，一条是很大的六等船，另外一条是单桅帆船。轮到理查德放风的时候，他径直走到靠近船头的栏杆，聚精会神地观察着这两条船。关于这两条船的到来早已有种种谣言在牢房里传播。理查德和他的五个伙伴相互之间达成共识，每次到外边放风的时候，大家分头散开，以便享受这短暂的、彼此不必挤作一团的时光。因为没有人试图逃跑，所以水兵们在执勤的时候也放松了许多。只要犯人们散步的时候，安安

静静，规规矩矩，谁也不会找他们的麻烦。就这样，理查德独自一人手扶栏杆站在那儿凝望，全然不知有一位船员正用锐利的目光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

“这是我们到植物湾的‘护航舰’，”一个好听的声音传到耳边。

理查德转过脸，看见亚历山大号上的四副。亚历山大号为这次远征雇佣了不少船员，所以有四个驾驶员，四拨值班船员。他个子很高，很苗条，长得挺英俊，甚至可以说漂亮。他和理查德一样，肤色较深、头发很黑，眼睛明亮，睫毛乌黑。但是他眼睛的颜色是像矢车菊一样的蓝色，眼神里充满了快乐。

“贝尔法斯特的斯蒂芬·多纳万，”他说。

“布里斯托尔的理查德·摩根，”理查德一边微笑着说，一边稍稍挪开一小步，以免让别人以为这两个身份不同的人凑在一起谈论什么秘密。“你能告诉我一些关于这两艘船的情况吗，多纳万先生？”

“那艘大的是海军一艘很老的军需船，伯尔维奇号。为了加入这支舰队，它刚刚改装完毕，名字也改作天狼星号，因为天狼星属于南半球第一星等①。船上的武器装备包括六门臼炮② 和四门发射六磅重炮弹的大炮。听说菲利浦总督指挥远航的舰艇必须装备十四门发射六磅重炮弹的大炮。少于这个数他就不干。不过想一想连亚历山大号还装备着四门发射十四磅重炮弹的大炮和好几门机关炮，我也就不想责备他了。”

“亚历山大号，”理查德不慌不忙地说，“不只是布里斯托尔港外一艘贩奴船，还曾经是一艘装备十六门发射十二磅重炮弹的大炮的武装民船。现在虽然只剩下四门，但它依然可以轻松对付大多数攻击它的船只——如果它们能追得上的话。顺风时它一天可以航行将近二百海里。”

“啊，我真喜欢布里斯托尔人！”多纳万说道。“水手？”

“不是，开酒馆的。”

①星等：指星的亮度。

②臼炮：旧时一种装于船上宜于近距离射击的大炮。

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充满爱慕地停留在理查德的面庞上。“你看起来可一点儿也不像我见过的那些酒馆老板。”

理查德心里很明白这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但他故意装作没有察觉。“是自己家的买卖，”他淡淡地说。“我父亲也是掌柜。”

“我去过布里斯托尔。是哪家酒馆啊？”

“布罗德大街上的迎客来酒馆。现在我父亲还在经营。”

“可是他的儿子正被流放到植物湾。我很奇怪，你犯了什么法？你看起来可一点儿也不像那种酒鬼啊，你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你真的只是一个酒馆掌柜吗？”

“没错。再给我讲点儿那两艘船的事情。”

“天狼星号大约六百吨排水量，只差一点儿不到六百吨，以运载人为主——比如海军陆战队士兵们的妻子，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人。船长名叫约翰·亨特，现在这艘船由他独自指挥。菲利普眼下在伦敦跟内政部和英国宫廷争斗得不可开交。我听说那艘船上的外科医生是一位音乐博士的儿子，还带着他的钢琴。是的，‘天狼星’是一位很好的‘老姑娘’，就是腿脚慢了点儿。”

“那么那艘单桅帆船呢？”

“萨布莱号，也是一位很老很老的‘老姑娘’。有人说她至少三十岁了，已经是半老徐娘，无人问津了。船长是哈里·鲍尔中尉。对于它来说，这将是一次艰难的航行——它最远也不过沿着泰晤士河航行到朴茨茅斯。”

“谢谢你的这些信息，多纳万先生。”理查德在拖着铁链离开之前，站直身体，向他行了一个海军军礼。

他是那种深爱航海的人，但是从来不会乘坐同一艘船进行两次航行。恋新欢，薄旧爱，斯蒂芬·多纳万和大海已经同结连理。

回到阴暗的牢房，理查德把将要“护送”他们航行的这两艘船的新闻告诉大家。“所以我认为起航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了，这次至少航行到朴茨茅斯。”

艾克·罗杰斯也有新闻告诉大家。“到了植物湾我们就有女人了，”他得意洋洋地说。“潘海恩夫人号上什么也没装，只装女人——一百个，据说。

“亚历山大号每个男人可以分上半个，”比尔·怀廷说。“分给我的半个陪我说说话就很走运了，想干那事儿嘛，还得找绵羊。”

“从朴茨茅斯的丹克尔克会有更多女人上船。”

“和女人一道上船的还会有更多的绵羊，没准儿还有一头小母牛,对不对,泰菲？”

二月份的第一天，四艘船终于起航了，那些精明的海员很有商业头脑，临出发之前还在讨价还价，所以又整整耽误了二十四小时——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经过四天、六十英里平稳的航行，他们抵达了马盖特海滩①。还没有绕过北部海角②进入多佛海峡，就已经有几个人开始晕船了。理查德那个“小隔间”里一切正常，但是亚历山大号刚刚接近大海,艾克·罗杰斯就开始晕船，一直折腾到船在马盖特抛锚后几个小时之后。

“奇怪，”理查德说，把过滤好的水递给他喝。“我以为会骑马的人在海上会毫发无损呢！骑在马背上不也是不停地颠簸吗？”

“那是上下运动，不像这样左右摇晃，”艾克有气无力地说，他非常感激理查德给他水喝。现在，只有水，他还能咽得下去。“天哪,理查德,我要死了！”

“胡说！经过初期晕船之后，习惯了船上的颠簸，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

“我怀疑我还能不能撑到那一天。我不是布里斯托尔人，恐怕永远无法习惯。”

“有许多布里斯托尔人和我一样从来没有乘船航行过。我也不知道如果到了真正的大海，还能不能没事儿。现在你把这点儿糊糊吃下去。我把面包揉碎了泡在里边。你能咽下去的，我保证。”理查德耐心地劝他。

但是艾克把头转了过去。

①马盖特海滩：位于英格兰肯特郡北部的海滩。

②北部海角：位于英格兰肯特郡东北部。

奈迪·佩罗特已经和下铺的克劳德、戴维斯约好，只要上铺有人想呕吐，他就大声喊一嗓子。西恩德来的威廉·斯坦利和米奇·丹尼森被指派专门负责清理地板上的秽物以及清洗马桶。靠近船尾两侧舱壁的每条走廊上都有一个二百加仑的装满海水的桶，供犯人们洗澡、洗衣服和冲地板之用。人们惊讶地发现，马桶内的脏东西被倾倒在装了管道的小舱口，然后沿左舷和右舷流入舱底。舱底的污水由两台水泵每天抽出船外。但是像米奇·丹尼森这样一些对船很有经验的人发誓说，亚历山大号的舱底是他们见过的最最肮脏的舱底。

在整个一月份，他们不得不用空马桶将地上的排泄物冲入小舱口，这也就意味着，洗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只有那个能盛两夸脱水的缸子可用。船驶到马盖特之后，夏尔普中尉做了一番调查之后，觉得牢房中的条件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于是又给每个“分隔间”发了一个桶，外加一个拖把和一把刷子。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用一只桶冲刷秽物、清洗地板，另一只冲澡、洗衣服。

“但是这对于解决舱底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米奇·丹尼森说。“没错！”赫尔来的德灵和罗宾逊表示同意。

白天，几缕暗淡的光透过舱门上的铁栅栏射进牢房。夏尔普中尉说，到了大海之后，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登上甲板。这就意味着，整个冬天，二百名囚犯要在亚历山大号完全漆黑的监狱中呆上更长的时间。相比之下，先前在一片朦胧中度日还算舒服，尽管航行可以或多或少避免一点单调的感觉。舰队驶过多佛和福克斯顿之后，在波涛更加汹涌的海面上倾侧着，绕过邓杰内斯驶入英吉利海峡。这天理查德有点儿恶心，干呕了两次，但很快就恢复正常。对于一个过去一个月里只吃硬面包和咸牛肉的人来说，确实难能可贵。比尔和吉米晕船最厉害，威尔和奈迪还好，只是和理查德相比，脸色发青。泰菲还是处于那种威尔士人的狂热之中，因为虽然还无所事事，但至少在向前移动。

艾克·罗杰斯的情况越来越糟。小伙子们一心一意地照顾着他，乔依·朗更是尽心竭力，但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位“公路大盗”习惯于海上的颠簸。

“刚刚把依斯特堡[1] 甩在后面，布赖顿[2] 是下一站，”那位海军陆战队二等兵戴维·伊文思告诉理查德。他们在海上航行的第三个星期已经开始了。

从二月十二日开始，有犯人死去。不是死于人们熟知的疾病，而是死于一种怪病。

这种病起初的症状是发烧，流鼻涕，一只耳朵下面疼，然后腮帮子开始肿大，就像小孩子得了腮腺炎一样。尽管吞咽和呼吸没有受到影响，但是一碰就疼，而且疼痛难忍。这侧的肿块刚刚消散，另一侧开始肿胀。两个星期之后，这侧的肿块也渐渐消散，疼痛减轻了许多。但是睾丸开始肿胀，肿得比平常大出四到五倍。病人们虽然疼得要命，但是既不大声喊叫也不捶胸顿足。高烧再起的时候，他们只能一动不动地躺着，低声呜咽。这一次比第一次体温还要高。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有的人康复，有的人就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

朴茨茅斯终于到了！二月二十二日，四艘船在母亲堤[3] 抛锚。一条小船从海岸向他们驶来。此时，这种可怕的疾病已经在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中传播，有一个海员也被传染。不管到底是什么病，但肯定不是斑疹伤寒、急性腮腺炎、伤寒、猩红热或者天花。人们悄悄地说，这是黑死病——就是那种十分可怕的腹股沟淋巴结炎。

三个海员刚刚说服一条小船驶往海岸，便开了小差。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惊恐万状，夏尔普中尉不得不马上去拜见他的顶头上司——罗斯少校和海军陆战队驻朴茨茅斯第三十九连的约翰·约翰斯顿中尉。三名士兵被送到医院，更多生病的水兵只好暂时留在船上。

第二天，约翰·约翰斯顿中尉——他也是苏格兰人——在一位

① 依斯特堡：英格兰东南部一自治城市，位于英吉利海峡沿岸，伦敦东南偏南方向。

② 布赖顿：英格兰东南部一城区，位于伦敦以南英吉利海峡。

③ 母亲堤：位于英格兰汉特郡，邻近怀特岛。

朴茨茅斯医生的陪同下登上船，医生只看了一眼病人，便掏出手帕捂住鼻子，转身就走。更多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被送到医院。医生宣布，依他的意见，这是“不可治愈的恶性疾病”。他之所以没有使用“瘟疫”这个词，而是代之以这样一个冗长的术语，只是想强调这是他诊断的结果。医生所能建议的只是立即为船上的所有人提供新鲜的肉类和蔬菜。

和格洛塞斯特监狱一样，理查德想，只要聚集在一个地方的人数超过它所能容纳的极限，就会滋生疾病，“剔除”掉人群中的“老弱病残”。亚历山大号也逃不脱这个规律。

“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呆在现在呆的地方，就不会有事。想活动就严格限制在用水冲洗过的地板的范围之内。用焦油刷洗饭碗和缸子，饮用过滤水，坚持喝一勺麦芽汁。我敢肯定，疾病是从扎斯提亚号传过来的，也就是说，病源在前面。”

那天晚上，他们和平常一样吃的是硬面包和煮牛肉，但不是咸牛肉，而是新鲜牛肉，还有卷心菜和青蒜。真像天堂里的食物一样鲜美。

之后，他们就被人遗忘了，供应新鲜食物的命令也无人理会。除了两个吓得胆战心惊的年轻士兵（戴维·伊文思和汤米·格林已经离开）给他们送来腌牛肉，当然还少不了硬面包之外，再没有人来过牢房。日子在令人窒息的沉闷中过去。只有病人的呻吟和偶然传来的几句简短的交谈打破死一般的寂静。转眼间，二月份过去，三月份到来。又死了几个病人，尸体依然停放在他们生前躺过的地方。

终于有人打开了前舱门，但并不是为了运走死尸，而是把二十五名新囚犯推进这间冰冷的、充满恶臭的牢房。

“我的老天爷！”传来约翰·帕沃尔的声音。“这帮该死的混蛋知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儿已经有很多人生病，他们还要往里边塞人！天哪，天哪，天哪！”

约翰·帕沃尔是一个挺有趣的人，理查德心想。这个从老贝利监狱和伦敦纽盖特监狱来的精明的小伙子，能讲一口标准的英语。现在他所掌控的不仅仅是用作病床的平台，还包括新来的犯人。

可怜的家伙。亚历山大号的犯人已经从二百减少到一百八十五，现在又增加到二百一十人。

到三月十三日，又有四个犯人死去。现在平台上停放着六具尸体，有几具已经在那儿放了一个多星期，谁也不肯下来处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种病是瘟疫。

三月十三日天亮后不久，前舱门突然打开，一队海军陆战队士兵脸上蒙着围巾、手上戴着手套，把六具尸体抬了出去。

“为什么？”威尔·康纳利问道。“倒不是我不想看到死人被抬走，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

“依我看，是因为某个大人物要来视察，”理查德说。“赶快收拾一下，伙计们，还要表现出我们的健康状况良好。”

尸体被抬走不久，罗伯特·罗斯少校就到了，陪同他的是约翰·约翰斯顿中尉，詹姆斯·夏尔普中尉，还有一位举止言谈看上去像是医生的人。他身材高挑，长得很漂亮，高鼻子，大大的蓝眼睛，金黄色的鬈发耷拉在宽阔的脑门儿上。他们手提马灯走了下来，十名海军陆战队二等兵担当护卫。从后舱门进来之后，他们排成一行，从左舷走到右舷，一个个胆战心惊，好像正在走向死亡。他们很年轻，足可以被吓坏，但又很成熟，足以知道这里潜伏着什么样的魔鬼。

船舱里洒满柔和的金辉，理查德终于看清了命运为他造就的每一个可怕的细节。病人占据了所有三十四张“铺位”。这些“铺位”隔离’在中间那一排桌子前面。“铺位’那面，是比理查德‘分隔间”后面的舱壁窄得多的舱壁。前桅就从那里，在靠近船头的地方升起。双层平台实际上环绕整个底舱，并没有中断的地方。他们就是这样干的！他们就这样将二百一十个可怜的犯人塞进这间最宽处不足三十五英尺、长不足七十英尺的牢房中。把我们像货架上的瓶子一样码放在一起。这样恶劣的条件，人不死才怪呢！和这里比起来，格洛塞斯特监狱简直就是天堂。至少我们可以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还可以干活儿。而这里，只有黑暗、恶臭、静止不动和疯狂。我一直喋喋不休地鼓励伙伴们坚持活下去，但是在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活下去？仁慈的上帝，我绝望了，我真的绝

望了！

三位海军陆战队的军官都是苏格兰人，罗斯喉音最重，约翰斯顿最轻。罗斯身材瘦削，长着一头棕色的头发，沉默冷峻，除了坚毅的薄嘴唇和一双冰冷的灰色眼睛外，可以说长相极为普通。

他从右舷开始，不慌不忙地巡视了一番，就像参加一场葬礼，沿顺时针的方向缓慢地、镇定地从船舱一边走到另一边。他没有丝毫畏惧，在“隔离病区”停下脚步，和医生一起检查病人的病情，用很低的声音和这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交谈着什么。医生不停地使劲摇头。罗斯少校走过被“隔离”的平台和前桅旁边的平台中间那条弯曲的过道，然后沿左舷向船尾走去。

走到依萨克·罗杰斯跟前，他停下脚步，低头看了看脚下的地板，示意一名二等兵把下面的马桶拽出来。马桶已经被清空，洗刷得干干净净。他的目光停留在艾克身上。艾克脑袋枕在乔依·朗的大腿上，不停地颤抖。

“这个人病了，”他对约翰斯顿而不是医生说道。“把他和其他病人放在一起。”

“不，先生，”理查德立刻说道。他非常着急，顾不上考虑是否唐突。“不是您想的那样，我们这里没有人生病。他只是晕船晕得厉害,如此而已。”

一种异样的表情出现在少校的脸上。那是一种惊讶和理解。他抓起艾克的手，紧紧握了几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你该怎么办了，”他说。“水加上面包渣，除此之外，什么办法也没用。”

一位有过同样可怕的晕船经历的海军少校！

他的目光移到理查德的脸上，然后扫过最后这两个上铺所有人的脸。他们的头发都剪得很短，下巴刮得很干净，脸上的神情骄傲但绝不是挑衅，横梁之间的绳子上晾着衣服和布片。“你们保持得非常干净，”他说,扯了扯铺上的席子。“是的,非常整洁。”

没有人回答。

罗斯少校转身蹬上一条长凳。那儿离敞开的舱门不远，可以呼吸到稍微新鲜一点儿的空气。他没有表现出对满舱臭气的厌

恶，但是站在这里看起来确实好受了一些。

“我的名字，”他用在阅兵场上讲话时的声调说道，“是罗伯特·罗斯少校。是负责此次远征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官，也是新南威尔士的副总督。你们的身家性命只掌握在我一个人手里，菲利普总督还有其他事情需要考虑。我的任务就是管理好你们。这条船的情况绝对谈不上令人满意。船上正在死人，我要搞清其中的原因。这位是威廉·巴尔梅恩。他是亚历山大号上的医生，从明天起将开始工作。约翰斯顿中尉是海军陆战队负责本船事务的最高指挥官，夏尔普中尉是他的副手。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你们很少吃到新鲜的食物，船一靠港这种情况就会得到改善。我们将对船舱进行烟熏消毒，所以有必要将你们中的大部分人转移到其他住所。只有靠近船尾的铺位上的七十二个人会留在这里，并且要帮助消毒。”

他向两位中尉打了个手势，两个人在长凳上紧挨他的靴子坐下，前面有张桌子。夏尔普中尉从随身带着的文具盒中拿出纸、墨水和鹅毛笔。“我现在要进行一次调查，”少校说道。“我指向谁，谁就要告诉我他的姓名以及是从哪艘船上来的。就从你这儿开始。”他指着吉米·普莱斯。

这项调查花了很长时间。罗斯少校十分细心，但是两个“书记员”既笨又慢，对于他们来说写字显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差事。记了二十多个名字之后，罗斯少校从长凳上跳下来，检查他们的记录。

“你们这两个文盲！你们做了什么？买委任状呢？笨蛋！蠢货！到窑子里都没人让你们干！”

天哪！理查德想。他可真是个火暴脾气，根本不在乎当着犯人的面羞辱他的下级军官。

噢，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们离开之后，黑暗一定无法忍受。灯光撩起“面纱”，暴露出这座监狱令人发指的丑恶。但是与此同时，金色的灯光充满善意，灯光下，那么多人，就像猫头鹰一样，睁大一双双圆溜溜的眼睛，弓着腰蹲在“分隔间”，危险似乎因此而降低到人可以承受的范围。最后一盏灯在舱口消失之后，无法想象留在舱

底的东西，更不要说看见或者触摸。又是一个夜晚，除了罗斯少校关于新鲜食物的承诺，没有人想起应该给他们送来任何可以称之为食物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行动从前舱门开始。病人由头上蒙着围巾、手上戴着手套的士兵抬走。这些士兵被挑来干这种差事，一肚子怒气，所以对病人痛苦的惨叫无动于衷。到中午，监狱里只剩下住在左舷和右舷靠近船尾的六个双层“分隔间”里的犯人。士兵们带来很多马灯，人们终于可以看清两个半月以来这些犯人都制造一些什么东西：呕吐物、粪便、马桶溢出来的脏水以及秽物，还有肮脏的、不堪入目的平台和甲板。

然后就该剩下的这些人行动了，不过他们是从后舱门出去的。理查德心里想，我不在乎有谁偷我们放在船舱里的东西。如果谁想偷的话，请便，我绝对不会派我的人独自留在下面看守。尽管只要关于这场瘟疫的流言依然存在，我们的财物或许就会安全。

亚历山大号上层甲板以下各处布满了消毒用的烟火弹，船舱的舱门严密封闭，然后引爆，进行烟熏消毒。

他们停泊在远离海岸的静静的水面之上。极目远眺，海岸一片迷人的景象：雄伟的堡垒和要塞高高耸立，环绕其四周的是巨大的火炮，英格兰海军司令部就在这里。向南越过怀特岛①就是法兰西的瑟堡②，一个古老的、传统的敌人就在那里虎视眈眈。朴茨茅斯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还是个谜。人们看到的只是巨大的城堡，这些城堡有的是亨利三世之前建造的，有的目前还在施工。难道这就是仅仅五年前海军大臣坎姆蓬费尔特和一千名水兵乘坐皇家乔治号沉没的地方吗？那是一艘英格兰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一级战舰，海水从发射三十二磅重的炮弹的大炮炮眼涌入，发生倾斜，最终随着巨大的漩涡沉入海底。

在是否应该给船上的犯人去掉手铐一事上，约翰斯顿和夏尔

①怀特岛：英吉利海峡中的一个岛，与英格兰中南海岸相望。

②瑟堡：法国西北部海港城市，海军基地。

普的意见不一致，约翰斯顿认为应该去掉，结果他的意见占了上风。输掉这场争论之后，夏尔普中尉一气之下，乘坐小艇去探望另外一艘船上的一位意气相投的同事。那艘船也要前往植物湾。现在港口里停泊着好几艘要参加这次航行的船只，有一艘几乎跟亚历山大号一样大。

“那是斯卡波罗号，”四副斯蒂芬·多纳万说，怀里抱着那只大橙色斑猫。“再远一点儿的那艘是潘海恩夫人号——你知道那艘船——另外一艘是威尔士王子号。五艘船实在装不下，只好再增加一艘。夏洛特号和友谊号已经去朴茨茅斯接从丹克尔克来的犯人。”

“靠近海岸的那三艘正从驳船上装货的船呢？”理查德一边问，一边转脸狠狠地瞪了比尔·怀廷一眼。这家伙好像又有点儿控制不住自己的舌头了，搞不好又要说出诸如“莫莉小姐”长“莫莉小姐”短之类多纳万不喜欢听的话来。

“那些是补给船——博罗代尔号、费什本号和金色丛林号。我们要带上到植物湾之后，足够消耗三年的给养，”多纳万说，眼睛里充满了温柔和善良。

“那么舰队司令认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植物湾呢？”托马斯·克劳德问，一副阿谀奉承的样子。

克劳德显然不对多纳万先生的胃口——他长得像猴子一样——四副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依旧看着理查德·摩根。他觉得理查德很有吸引力。不全是因为他的外表——他当然仪表堂堂——更主要的是因为他那种超然、冷峻，和把自己的想法深藏不露的气度。他是个领军人物，但又和约翰尼·帕沃尔迥然不同。船员们都熟知约翰尼——泰晤士河水手出身，但说话时总是有意识地避免拿腔拿调。帕沃尔和船员们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

“舰队司令估计这次航程需要四到六个月的时间，”多纳万说，没有理睬克劳德。

“肯定要花比这更长的时间，”理查德说。

“没错儿，舰队司令计算的前提是一路顺风。船桅永远不会折断，船帆永远不会吹破，船不会受海流影响，吊索和收帆的短索也

不会出问题。”他一边说，一边逗弄在他下巴底下大声叫的猫咪。

“你没有狗？”理查德问。

“我不养那种混蛋玩意儿！罗德尼是亚历山大号上的一只猫，它比得上任何一条狗，这也是为什么那些狗不敢轻易招惹它的原因。它是以海军大臣罗德尼的名字命名的，我曾经跟随罗德尼在西印度群岛① 打仗，把法国佬赶出了牙买加。”他一边说，一边向一条四处游荡的叭喇狗努了努嘴，罗德尼也龇牙咧嘴，叭喇狗一溜烟儿跑了。“船上有二十七条狗，都是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养的。不过，数目很快就会减少。那种长毛垂耳的小狗和小猎犬还凑合，它们能捕老鼠。猎狗迟早也得喂鲨鱼。狗会跌落到甲板外边，而猫永远不会。”他亲了亲罗德尼的头顶，然后把它放到栏杆上为自己的“论点”提供“论据”。猫对下面轻轻拍打船舷的海水兴趣索然，只是用爪子紧紧抓着栏杆继续喵喵地叫着。

“他们把剩下的犯人送到哪儿了？”威尔·康纳利问道，理查德在他的“掩护”下，不引人注目地走开了。

“有的去了坚固号，有的去了财富号，生病的送到船上医院，剩下的去那艘驳船，”多纳万先生指着一艘驳船说。

“多长时间呢？”

“我估计至少要一到两个星期。”

“可是那些人在驳船上会冻死的！”

“没事儿。每天晚上他们都被送到岸上的营地，铁链把手铐串到一起。再说，住在驳船上至少要比住在囚船上强。”

第二天，亚历山大号的医生威廉·巴尔梅恩先生带着另外两名医生上船，因为得病的犯人已经送走，他们显然是要对船进行一次检查。斯蒂芬·多纳万低声告诉理查德，其中一位是这次远征的首席医生约翰·怀特。另一位，不用介绍他们自己也认识，是亚历山大号刚刚到达朴茨茅斯时，夏尔普中尉带上船的那位医生。

①西印度群岛：在拉丁美洲，包括大安的列斯群岛、小安的列斯群岛和巴哈马群岛。

没有人下命令集合，犯人们自动围拢过来听医生们说些什么。船员们同样十分好奇，可是他们太忙了，没有办法跑过来听个究竟——因为货已经到了。

朴茨茅斯来的医生坚信这是一种十分罕见的腹股沟淋巴结鼠疫，军医怀特和巴尔梅恩不同意。

“恶性的！”医生喊道。“是腹股沟淋巴结鼠疫！”

“良性的，”外科医生说。“不是腹股沟淋巴结鼠疫。”

但是三位医生都同意应该采取预防措施：两层甲板要再次用烟熏消毒，用焦油彻底擦一遍，然后涂上一层厚厚的石灰——由生石灰、白垩、涂料和水混合而成。

斯蒂芬·多纳万被留在船上监督装卸货物，他显得很不开心，甲板上到处堆着酒桶、小桶、麻袋、板条箱以及各式各样的包裹。

“我必须把这些货物装到底舱！”他对怀特和巴尔梅恩怒气冲冲地说道。“你们为了用烟熏船舱，一天到晚把舱门封得死死的，那我该怎么办？惟一能够让亚历山大号免受折磨的办法就是弄一台好使的舱底水泵！”

“那味儿，”巴尔梅恩傲慢地说，“是死人尸体散发出来的。用烟熏过之后，在海上航行一、两个星期，就会除掉。”

怀特已经走到舱口旁边，研究船员们怎样才能通过中间的囚室把货物装到底舱。向下看去，他发现囚室内的桌子和长条凳已经被移走，露出六英尺见方的舱口，正好对着上层船舱的舱口。即使很大的水桶也可以通过吊柱上的绞盘稳稳当当地放入最下层的船舱。然后他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回来，把巴尔梅恩和多纳万拨拉到一边，开始发号施令。

右舷的三十六名囚犯被派到囚室里拖地板，烟熏消毒之前再用海绵蘸醋仔细擦拭一遍。左舷的三十六名囚犯被派到统舱下方海军陆战队士兵们住的船舱中做同样的工作。

“天哪！”泰菲·爱德蒙斯叫了起来。“可怜的小戴维·伊文思说的没错——跟这儿比起来，我们这些犯人的确住在天堂，尽管睡在吊床上一定挺舒服。”

舱底泛上来的臭水已经没过地板，发出比犯人牢房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猩红色制服上的白镴纽扣变得像木炭一样漆黑。上下两层船舱之间的高度是六英尺，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低头弯腰才能躲过横梁，就像在刻瑞斯号上一样。

于是，理查德和左舷的犯人们有幸目睹了这场冲突：一方拥有“不可抵挡的力量”，而另一方则拥有“不可动摇的身躯”。在三十六名看得出神的犯人眼皮子底下，罗斯中校和辛克莱尔船长在海军陆战队士兵的栖身之地展开一场“殊死搏斗”。这一场令人惊叹的争吵从中校由上面船员住的船舱沿木头梯子走到最下面一级开始。

“带着你那身肥膘赘肉滚下来，你这堆臭狗屎！”罗斯咆哮着。“下来看看,你这个混蛋!”

邓肯·辛克莱尔脚登精巧的皮靴，小心翼翼地沿着梯子爬下来，就像一滴糖浆挂在光滑的绳子上荡来荡去。“没有人敢……”他喘着粗气，终于踏上下面的甲板，“像你这样对我说话，少校！我不仅是这艘船的船长，还是船主之一。”

“那只会让你罪加一等，你这个饭桶！进去，睁开你的狗眼四处看看！看看你让国王陛下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们在这样的地方住了天知道多少个月！哦，几乎三个月！他们生病，他们害怕，我一丝一毫也不责怪他们！住在外面的狗都比他们强——还有羊、猪，都成了你盘中的美味！你他妈的像国王一样住在你那狗屎宫殿里，白天用一间屋子，晚上住另一间屋子，所有大屋子都留给你自己，我的两名军官却不得不挤在密不透风的放食品橱柜的舱房里！跟二等兵一起吃饭！一定要变个样儿，辛克莱尔，否则我就亲手把你那一肚子下水打成一堆稀屎！”他把手放在剑柄上，看上去似乎马上就要兑现他的威胁。

“你的人住在这儿是因为我没有其他地方安置他们，”辛克莱尔说。“事实上，他们占了我宝贵的空间。根据合同，我本来应该装载更有价值的货物，而不是一帮小偷、酒鬼和傻瓜。这些家伙当海军不够聪明，当陆军不够有钱！你们统统是社会渣滓，罗斯，你和你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们！把你们称作一群彻头彻尾的废物一点

儿也没错！在我们船员的厨房里捣乱，任凭二十几条野狗从船头到船尾到处拉屎。看看我的靴子！狗屎，罗斯，全是他妈的狗屎！我的两只母鸡死了，还有四只鸭子和一只鹅！更不用提我那只可怜的母羊，我不得不开枪打死它，因为一只该死的叭喇狗咬住它死死不放！对，我是先开枪打死那只该死的狗，你们这些苏格兰低地来的没娘养的野种！”

“谁是苏格兰低地的野种，你这个格拉斯哥① 婊子养的私生子！”

唇枪舌剑突然停顿了一下，战斗双方都在搜肠刮肚，试图想出新的、更能置对方于死地的“武器”。犯人们像雕像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惟恐引起注意被赶到甲板上。

“是海军部的大臣们接受了沃尔顿的投标。标书里关于亚历山大号的设备写得一清二楚，”辛克莱尔说，一双眯细的眼睛闪闪发光。“要怪就怪你的上司，罗斯，不要责备我！我听说这艘船要装载四十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外加二百一十名囚犯后，非常不愿意！好了，你的士兵就呆在这儿，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忍耐着点儿。”

“我既不愿意，也不想忍耐，你这个大象屁股。你必须把我的小伙子们安排在统舱里，并且妥善安排我的军官，否则，我就到菲利普总督那儿告你，一直告到海军大臣豪勋爵和约翰·米德尔顿爵士门下——还有西德尼大人和皮特先生！你有两个选择，辛克莱尔。要么让你的船员住到这儿，让我的士兵住到他们那儿；要么把牢房船尾的舱壁向前移动二十五英尺。现在舰队新增了威尔士王子号，装不下的犯人可以搬到那艘船上去。你看着办吧，”罗斯说，拍了一下戴白手套的手，“瞧你那张脸，就像一块牛板油！”

“不行！”辛克莱尔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一个超级胖子万分激动的样子倒也难得一见。“亚历山大号签的合同是运送二百一十名囚犯，而不是一百四十名囚犯外加四十名士兵。士兵不能占用本来属于另外七十个囚犯的空间！这次远征的目的不是悉心照

①格拉斯哥：英国苏格兰中南部港市，英国造船业中心。

料你那些卑鄙的士兵，而是把英格兰的重罪犯发配到地球那边尽可能远的地方。我要严格地执行合同，按定额运送犯人。如果你愿意，由我的船员负责看守这些犯人。办法非常简单，也非常清楚，罗斯少校。把你的宝贝海军陆战队士兵撤出亚历山大号。我将把囚犯一直锁在牢房里，这期间，通过舱口铁栅栏给他们发放食物,这样就用不着士兵警卫了。”

“西德尼大人和皮特先生绝不会批准，”罗斯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他们都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人，都主张囚犯被运送到植物湾的时候身体状态要良好，要好过被你贩卖到巴巴多斯① 的奴隶！如果你把这些囚犯关上一年，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会有一半死掉，另外一半也只能送到疯人院。因此，”他继续说，看上去就像一尊铸铁造的发射三十二磅炮弹的大炮，“在下个月里，你必须在船尾和船首分别建造一个舱室。然后你自己可以搬上去，独自享受你的豪华宫殿，把你现在住的后甲板腾出来，给我的军官们。别忘了，辛克莱尔，你还必须为船上的医生、海军方面的代表和承包商代表提供住处。这些人也都具有住后甲板的资格。没有你，他们也把那儿塞得满满登登，你这个吝啬鬼！至于你的船员们，让他们住船员该住的地方——船头甲板。我的士兵们就可以住在统舱。我会给他们提供炉灶，他们可以给自己和犯人们做饭。你的船员使用现在的厨房，你自己可以在新造的艉楼甲板室再建一个厨房，军官使用后甲板上的厨房。这样，亚历山大号才能称得上是一条船,而不是贩奴船,你这头肥猪!”

在罗斯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出这个安排周密的计划时，辛克莱尔那双眯成一条缝的灰眼睛中的凶光渐渐变成狡诈——这才是他的本来面目。“如果那样，”他说，“将要花费沃尔顿至少一千英镑。”

罗斯少校转身踏上梯子。“把账单交给海军部，”他说,消失在舱口外面。

辛克莱尔船长看了一眼梯子，突然第一次意识到人们在他的

①巴巴多斯：拉丁美洲国家，在小安的列斯群岛最东面。

周围静静地围成一圈。“你们排成一排，用桶把溢出来的脏水排走，”他对艾克·罗杰斯说。“干完之后就打开那扇舱门，把右舷舱底的脏水排出去。还要有人处理左舷舱底。用干净海水冲掉脏水，直到舱底的水变清为止。我从后甲板都能闻到那股臭味。”他又看了一眼梯子。“你，你，还有你，”他对泰菲、威尔和奈迪三个大个子说道，“用肩膀顶住我的屁股，让我从这个该死的梯子爬上去。”

等到他的脚步声在甲板上渐渐远去，犯人们忍不住爆发出一阵大笑。

“我想，”艾克笑得喘不过气来，“奈迪，刚才你一定打算把他脸冲下扔到舱底的脏水中吧。”

“我是想那么干，”奈迪擦着笑出来的眼泪说。“可他是船长，得罪船长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罗斯少校当然不怕得罪他。”他又哧哧地笑了起来。“大象屁股！太形象了！扛着他上梯子的时候，差点儿没把我们压死。”

“罗斯少校赢了，”阿隆·戴维斯若有所思地说，“可是他也给海军部惹了麻烦。如果辛克莱尔船长建造了船尾舱和船首舱，而海军部又拒不支付费用，罗斯少校的麻烦可就大了。”

“不过，”理查德微笑着说，“我不觉得罗斯少校给任何人惹了麻烦。他肯定安然无恙。咱们走着瞧。他是对的。如果不建造新的船舱，亚历山大号装不下这么多人。”他又提高嗓门，说：“谁想站成一排传水桶？如果真的这样干的话，应该说服约翰斯顿中尉给我们一些新桶，我可不想用咱们牢房中的桶来装这些脏水。布里斯托尔人，站到队伍前面。吉米，到中尉那儿赔个笑脸，要几个桶来。”

辛克莱尔船长不仅完成了亚历山大号的改造工程，而且花费远不到一千英镑。犯人们辛辛苦苦往甲板和舱壁上涂抹焦油和石灰水的时候，货物从他们身边源源不断地运到底舱。因此，什么货物放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一清二楚。备用的船桅、桁、船帆和绳索放在最底下，一百六十加仑的大水桶一个挨一个排成一排，周围堆

放着别的比较轻的货物。运上船的还有成桶的腌牛肉和腌猪肉，成袋的硬面包，干豆和叫做卡拉文斯的鹰嘴豆，面粉，大米。还有许多用粗布缝制的、上面用墨水写着主人名字的包裹。货物中还包括许多袋船员们称之为“工作服”的衣服，显然是为犯人准备的，等他们身上的衣服穿烂之后替换。

大家都知道船上有朗姆酒桶，船员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都忍受不了没有酒水的远航。有了朗姆酒，狭小的住处和糟糕的食物都变得可以忍受，所以一定要有朗姆酒。送到船上的货物基本上都放在牢房下面，或者统舱下面，惟独酒桶没有和这些东西放在一起。

“我们那位大胖子船长很聪明，”赫尔来的威廉·德灵咧嘴笑道。“就在前面，两层甲板之间还有一个货舱。上面那层甲板放烧火用的木柴——他们把木柴堆放在船首斜桁四周。下面带铁盖子的货舱才是放朗姆酒的地方。从牢房通不到那儿，因为船首的舱壁足有一英尺厚而且钉满了钉子，就像船尾的舱壁一样，非常结实。从上面放木柴的货舱也别想进去，因为要想从那儿进去就一定会把劈柴弄得山响。倒朗姆酒的地方在后甲板的大橱柜中，只供船长自己享用。没有人能偷到酒，因为有特里明看着。”

“特里明？”理查德问道。“专门伺候辛克莱尔的服务员？”

“他只用自己人轮换值班，”德灵的朋友约·罗宾逊说。他们都是水手出身，已经和船员们搞得很熟了。“他还挑选了五名囚犯，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狼牙棒。他们是从驳船上和财富号上调来的。艏楼就是艏楼，可是现在按照艉楼甲板室的样子改建，都镶着漂亮的红木镶板。船长把大舱房所有好家具都搬走了，罗斯少校不得不再为上层后甲板区配备家具，他为此很不开心。”

罗斯少校永远也不会开心。让他心烦意乱的远不只邓肯·辛克莱尔船长和亚历山大号。几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对犯人们说（飞短流长是大家的主要娱乐），罗斯少校正面临一场新的“战斗”。这一次是因为，为远征准备的面粉被替换成大米。遗憾的是，和小威廉·理查德斯先生签订的关于运送陆军的合同就是以同样的格式起草的。这就使得精打细算的伙食承包商有理由把为犯人和海军

陆战队士兵准备的面粉中的一部分换成大米。大米便宜，他整座仓库存放的都是大米，而且大米储藏时占用的空间小，做成米饭的体积却很大。但问题是，大米不能预防坏血病，面粉却能。

“我不明白，”斯蒂芬·马丁说，他是和克劳德和戴维斯一起关进来的两个不爱说话的布里斯托尔人中的一个。“如果面粉能防止坏血病，为什么面包不能呢？面包也是面粉做的啊。”

药剂师詹姆斯堂兄曾经对理查德解释过这个问题。“我想，因为面包是烘烤出来的，”他一边想，一边说。“我们的面包很硬——海上饼干嘛！大麦和黑麦占的比例即使不比小麦多，至少也一样。而面粉纯粹是小麦磨出来的，所以抗坏血病的成分——肯定在小麦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面粉通常被蒸成馒头或者煮成面汤的原因。这样烹饪，时间不会过长，抗坏血病的成分也不会遭到破坏。蔬菜和水果最好，但是在海上没有人能搞的到。詹姆斯堂兄为布里斯托尔的一些船长从不来梅① 进口种叫‘酸菜’的腌白菜。这玩意儿比麦芽精便宜得多。麦芽精是一种很好的抗坏血病的食品。问题是水手们讨厌‘酸菜’。必须鞭打杖责，才能逼他们咽下去。”

“这世上还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吗，理查德？”乔依·朗问道，他把理查德誉为“活字典”。

“我几乎什么都不懂，乔依。詹姆斯堂兄才是知识的源泉。我所需要做的只是倾听。”

“而你特别善于倾听，”比尔·怀廷说。他向后退了几步，看他们干活儿。活差不多干完了。“石灰刷墙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即使关上舱门，光线只是从栅栏射进来，屋里也会有点儿亮光。”他把一只胳膊搭在威尔·康纳利的肩膀上。“如果我们坐在舱口下面的桌子旁边，威尔，就会有足够的光线看书。”

四月初，全部犯人回到船上，艏楼甲板室和艉楼甲板室被飞速建造着。如果犯人们知道罗斯少校还要写信给当局报告亚历山大

①不来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北部城市。

号的情况的话，他们倒更希望“改造工程”在他暴跳如雷之前，“走”得太远而无法停下。辛克莱尔船长决定在舱内给船员建造新的住舱，住舱两边各留下三英尺宽的信道。这样一来，去船头就方便了许多，而船员的厕所就在那儿。对于留在亚历山大号搞卫生的犯人来说，这可是意外的惊喜。因为舱口总是开着的，所以他们也可以使用船员的厕所而不必再用马桶。通往前桅的舱口上面盖了一间房子，将其遮蔽起来（这间房子看似狗窝，屋顶呈弧形），为厨师去放劈柴的船舱开辟了一条遮风挡雨的信道。上层后甲板区前面的舱口通往下面的统舱。舱口上面也盖了房子。而牢房上方的两个舱口只能通往甲板。舱口安装着铁栅栏，铁栅栏上面又有一个结实的盖子，可以将它封死。

理查德心想，如果海浪冲上甲板，他们就会将舱盖盖住。暴风雨持续多长时间，我们就得在一片漆黑中呆多长时间。没有光线，没有流通的空气。

尽管犯人们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肉和蔬菜，还可以以小组为单位到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亚历山大号上疾病仍在流行。威利·威尔顿死了。他是从西南地区来的犯人中第一个死者，但并非死于流行性腮腺炎。天气恶劣，他患了感冒，引起肺部感染。巴尔梅恩大夫给他敷上热泥罨剂，去痛消肿，止咳化痰。在布里斯托尔，即使自由人能够得到的治疗也不过如此，但威利还是死了。泥罨剂是治疗肺炎惟一的办法。艾克·罗杰斯难过得要命。他已经不再是理查德在格洛塞斯特监狱看到的那个人了。吆五喝六、浑身带刺儿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骨子里，他是一个崇尚骏马、向往自由的人。

还在死人。到四月底，犯人已经死了十二个。疾病也传染给了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发烧、肺部感染、说胡话、身体麻痹。三个被吓坏了的二等兵开了小差。四月的最后一天，第四个也跑了。一名中士、一名鼓手和十四个二等兵被送到医院，很难找到代替他们的人。亚历山大号在舰队中以“死亡之船”著称，而且将一直保持下去。有时候，除了最早来到这条船上的犯人（威利·威尔顿死后，现在是七十一个），剩下的人都被打发到别的地方。然后，醋

熏、烟熏、刷焦油和石灰水，再从头来上一遍。每一次折腾，住在左舷的理查德小组总是发现舱底臭气熏天。

“和没有舱底水泵一样，”米奇·丹尼森愤愤地说。“根本就不运转。”

又死了三个人。从四月一号起，死亡的人数已经上升到十五个，犯人的人数也从二百一十降到一百九十五。

五月十一日，犯人们登上“死亡之船”已经四个多月了。消息传来，菲利普总督终于抵达旗舰天狼星号。第二天，这支由十一艘船组成的舰队就要扬帆远航。但是没有走成，补给船费什本号上的船员没有拿到工钱。除非工钱到手，他们拒绝出发。亚历山大号上的犯人们躺在铺位上睡觉。他们终于得到毯子——两个人一条。对于那些被脱得精光进行检查的犯人来说，这是一种奖赏。至于为什么，不得而知。多亏罗斯少校亲自监督，才没有对任何人做直肠检查，也没有任何私人财物被没收充公。

五月十三日，黎明后大约一小时——夏至即将来临，所以天亮得很早——理查德从梦中醒来，发现亚历山大号在移动，船上的木板吱嘎作响，海水发出叹息之声，拍打着船的两舷。船身轻轻摇晃，但已经足以使艾克·罗杰斯呕吐。大家用可怜的威利留下的木碗接着艾克呕吐出来的东西。每到必要的时候，乔依·朗就把碗里的秽物倒到马桶中。

就在那天，从戴维奇思来的罗伯特·杰弗里斯死于肺炎。对于很多人来说，毯子来得太迟了。

就在这天，穿过怀特岛西端狭窄的海峡之后，亚历山大号的速度渐渐加快，而此前，从蒂尔堡到朴茨茅斯的航行一直都是慢吞吞的。船不太颠簸，但是左右摇摆得厉害，大多数犯人不得不回到铺位上忍受晕船的折磨。理查德也开始感到反胃，但还没有到那种不可控制的地步，一阵干呕过后，三个小时左右就没事儿了。难道布里斯托尔人天生就有不晕船的本领吗？其他的布里斯托尔人——康纳利、佩罗特、戴维斯、克劳德、马丁和莫里斯——和他情况相似。从山区来的家伙们最糟糕，但是没有人比艾克·罗杰斯更糟。

第二天，夏尔普中尉和巴尔梅恩大夫从后面的舱口下到牢房，他们的动作比在平静的水面上笨拙了许多，但还是努力在犯人面前保持着威严。和他们一起下来的两名二等兵抬走罗伯特·杰弗里斯的尸体，夏尔普和巴尔梅恩手抓平台边缘，小心翼翼走过上下颠簸的过道。夏尔普非常谨慎，生怕触摸到犯人的呕吐物。同样的命令被重复了一遍：把地板清洗干净，把马桶清洗干净，把铺位清洗干净！我不管你们病得多重。如果吐到毯子上，把毯子洗干净；如果吐到席子上，把席子洗干净；如果吐到自己身上，把自己洗干净。

“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这里就能保持干净了，”康纳利说。“唉，我真希望这样！”

“别希望了，”理查德说。“这是巴尔梅恩的活儿，不是夏尔普的，但巴尔梅恩不是一个做事很有条理的人。幸运的是食物已经吐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处理的只剩下粪便了。他们躺在哪儿就拉在哪儿，还有至少一半人一辈子也没洗过一次澡。如果我们很干净，而且这种卫生习惯正在传播，那是我的詹姆斯堂兄的功劳。还因为我总是不停地对周围的人唠叨。他们不愿意洗澡，但更怕我唠叨，”他咧嘴笑道。“一旦习惯了洗澡，他们就会保持清洁。”

“你，”威尔·康纳利说，“是一个很奇怪的人，理查德。你尽可以否认，但你的的确确是左舷的首领。”他闭上眼睛，养了养精神。“我感觉很好，我想开始读书。”中间的一张桌子正好位于打开的舱口下方，他在旁边的长凳上坐下来，打开三卷本《鲁滨孙漂流记》，很快就被书中的故事吸引住了，船身的晃动显然已经被忘到九霄云外。

理查德坐到康纳利身边，开始读他的地名词典，刷过白灰的牢房和以前比的确大不一样。

亚历山大号驶过朴茨茅斯南部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习惯了海上颠簸，只有艾克·罗杰斯和其他少数几个人没有这么幸运。一旦学会随着甲板的起落抬脚落脚，就可以在过道里走路。理查德就是在做这种练习的时候，和前舱首领约翰·帕沃尔熟悉起来。

帕沃尔是一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像猫一样机警、敏捷，黑色的眼睛目光犀利，说话的时候喜欢伴以大幅度的手势。非常具有法国和意大利人的风格，根本看不出一点儿英国、荷兰或者德国人的影子。他的神情总是给人一种身处重压之下的感觉，不是焦虑或者坏脾气，而是周身洋溢着巨大的能量和热情。他的眼睛告诉人们，他乐于冒险。

“理查德·摩根！”他冲着路过自己铺位的理查德说，他住在舱壁和右舷相交的最上面的铺位。“欢迎来到敌人的领地。”

“我不是你的敌人,约翰·帕沃尔。我是一个只管自己事情的老实人。”

“你自己的事情？那就是左舷吧。我听说你把那儿收拾得非常干净、整齐。布里斯托尔风格，井然有序。”

“我的确是布里斯托尔人，但是，这没关系。你可以过来亲眼看看呀。你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把那儿收拾的井井有条。可是，我们谁也不会说伦敦方言。”

“我的伙计们喜欢说伦敦方言，我自己倒无所谓——船员讨厌伦敦方言。”帕沃尔从铺位上爬下来，站到理查德身边。“你岁数不小了，摩根，现在我可以从近处把你瞧个清楚。”

“到去年九月满三十八岁，不过我还没怎么觉得自己老，帕沃尔。亚历山大号上关了五个月，我的力气有些减弱，但是在朴茨茅斯干了不少活儿，这对我帮助很大。他们总是安排布里斯托尔人排放臭水，我们的鼻子‘刀枪不入’，再臭的气味也不怕。那些日子，你被转移到驳船上了吧？还是被转移到坚固号或者财富号？”

“驳船。我和亚历山大号的船员处得不错，所以我的伙计们没受朴茨茅斯囚船那份罪。”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打着手势得意洋洋地说。“伯恩斯先生——他是三副——说，我也许能在亚历山大号当上一名水手。要是真能那样，我一定会再变得力大无比。”

“我原以为整个航程我们都会呆在底舱。”

“如果伯恩斯先生说的话没错儿，就不会。菲利普总督说，不允许把我们变成一堆废物，他希望我们能健健康康到达植物湾，他还需要我们干活儿呢。”

他们走到右舷舱壁放置盛满海水的大桶旁边，转过身又向前走去。帕沃尔瞥了一眼正弓着腰埋头于丹尼尔·笛福①先生的故事之中的威尔·康纳利。“你们都读书认字吗？”他略带妒忌地问道。

“我们当中有六个人认字，五个来自布里斯托尔——克劳德、戴维斯、康纳利、佩罗特和我。只有比尔·怀廷不识字，”理查德说。“布里斯托尔到处是慈善机构办的学校。”

“伦敦几乎没有慈善机构办的学校。过去，我一直认为读书纯粹是浪费时间，因为从商店门上的标志就能看出里面卖的是什么东西。”他不自在地摆动着双手。“现在我明白了，读书是件好事。能打发时间。”

“等你能在上面干点儿活了，就不会那么糟糕了。你结婚了吗？”

“我才不呢！”他做了一个拇指向下的动作。“女人是毒药。”

“不，她们跟我们一样——有好的，有坏的，也有一些不好不坏的。”

“每一种女人你认识几个？”帕沃尔微笑着问道，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看起来，他不是酒鬼。

“我认识的好女人多，坏女人少，没有不好不坏的。”

“那么老婆呢？”

“两个，按照我档案中的说法。”

“约翰斯顿中尉告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档案！”帕沃尔兴奋地攥起拳头挥了一下。“你能想象得到吗？内务部从未将我们的档案送给菲利普，所以没人知道我们犯了什么罪，应该服多长的刑期。我打算利用这一点，摩根，一到植物湾就这么干。”

“看起来，内务部和布里斯托尔税务所的办事效率一样高，”理查德说。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帕沃尔的铺位旁边。帕沃尔一纵身窜了上去。他的身形和斯蒂芬·多纳万一样矫健。理查德此刻还

① 丹尼尔·笛福（1660？—1731）：英国小说家、报刊撰稿人，代表作为《鲁滨孙漂流记》。

真的有点想念多纳万，他也许是个“莫莉小姐”，但毕竟很有知识，而且不是囚犯，能和他谈论一些牢房以外的事情。

理查德若有所思地回到自己的铺位。一个有趣的消息：“当局”居然没有人知道每个囚犯到底犯的是什么罪，要服多长时间的刑……也许会像帕沃尔信心十足地期望的那样，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总督或许会一刀切，让所有犯人全部服刑十四年。谁都不会让这帮流放犯到达植物湾之后仅仅六个月或者一年，就声称自己刑期已满。想到这里，理查德似乎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在朴茨茅斯被严格搜查。回家的船票是要花钱的。大家都知道，国会的财务计划不包括犯人服刑期满后返家的费用。菲利普的随从中有一些人非常精明。他们早已猜到，许多男女囚犯身上一定藏着用于日后返家的钱。你本应该进行一次希克斯先生式的搜查，罗斯少校！但你并没有那么凶残。也许恰恰相反。我对你的认识是正确的，一个懂得惯常行为准则的人，一个满怀热情、保护自己下属的人，一个苏格兰悲观主义者，火暴脾气，说话刻薄，没有什么野心，容易晕船。

五月二十日，亚历山大号在倾盆大雨中前进。犯人们每次几个人被带到甲板上，除去脚镣。生病的犯人首先上去，甚至包括艾克·罗杰斯。他病得那么厉害，巴尔梅恩大夫只好给他喝马德拉烈性甜酒。每天两次，每次一杯。

该理查德上去了，他走进渐渐变小的狂风暴雨之中。除了船和几码白浪滔天的洋面，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哭泣的天空确确实实洒下清新的、纯正的、有益于健康的水。有人把他推倒在甲板上，两条腿在身体前面分开。两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坐在两侧的凳子上，一个将铁匠用的凿子穿过脚铐，顶住垫在铁圈下面的一块铁片，另一个抡起铁锤猛砸凿子柄。打击的力量传到腿上，痛彻心肺，但是理查德毫不在意。他仰面朝天，任凭雨水瀑布般从脸上流下，自由的灵魂早已飞到云端。又一阵剧痛，另外那条腿也自由了。他的脚轻松了，头轻松了，浑身上下被雨水浇透，但是整个身心都沉浸在狂喜之中。

不知是谁伸手把他拉了起来。他头晕目眩，东倒西歪，仿佛踩在羽毛上。他向前走了几步，才“屈服”于这样一个事实：戴了三十三个月脚镣之后，突然间全被除掉了。

回到牢房之后，他不由得浑身颤抖。他脱下衣服，把甜甜的、清洁的水拧到滤水石上，然后把衣服搭在盛海水的桶和横梁之间那根绳子上，擦干身子，换上崭新的衣服。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一个里程碑。

第二天早晨，他看着他的朋友们，试图像看自己一样看他们每一个人。此时此刻，他们作何感想呢？他们如何看待这段永生难忘的经历呢？他们之中有没有人意识到家也可能永远消失了呢？他们做梦吗？他们抱有什么希望吗？如果做梦，做的是什么样的梦？如果希望，期盼的又是什么？但是他不知道，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人知道。如果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些问题，他们给出的回答将是男人通常的答案 :金钱、房子、舒适、性、老婆和家庭、长寿、没有烦恼。是的，他自己也期盼这些，梦中也出现过这些，但这都不是他此刻渴望知道的。

大家都充满信任和友爱地望着他。是的，这是一个新起点，尽管谁也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但是，总要让他们明白，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理查德·摩根手中。左舷的首领也许是一位父亲，但不能是一位母亲。

他们现在可以到甲板上放风，只要不是全部犯人同时上去，只要不在船员跟前碍手碍脚。但是约翰·帕沃尔——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可以像船员一样干活儿，还有威利·德灵和约·罗宾逊。让理查德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犯人都愿意到甲板上来。还晕船的犯人倒也罢了——过比斯开湾① 时又“撂倒”几个，到现在也没有恢复—— 可是，有的人即使去了脚镣，也还愿意躺在铺位上，或者围坐在桌子旁边打牌。当然，狂风暴雨依旧，但是亚历山大号作为一艘庞大的贩奴船，绝非等闲之辈。它经得起比眼前浩淼无际的

①比斯开湾：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的布列塔尼半岛之间。

大海更大的海洋的袭击。海水漫过甲板的时候，他们会下达命令，关闭舱口。

约翰斯顿中尉刚刚下达犯人们可以到甲板上放风的命令，天空就放晴了。他们已经吃过饭：无可避免的硬面包、咸牛肉和发苦的朴茨茅斯水。六个二等兵被指派抬着海水倒入牢房的水桶里。一脸严肃的夏尔普中尉昂首挺胸，沿着过道走来走去，命令犯人们清洗地板和平台。在确信夏尔普在他们的“区域”挑不出毛病之后，理查德他们十一个人中的九个从舱口爬到甲板上，只留下艾克和乔依·朗。

理查德一个箭步冲到栏杆边，第一次从那儿眺望大海。灰蒙蒙的洋面闪烁着钢蓝色，翻滚着雪浪花，但是地平线和舰队另外那些船只清晰可见。有的在左舷那边，有的在右舷那边，有两艘在他们后面，离得那么远，只能看见船桅，看不见船身。离他们最近的是另一艘贩奴船斯卡波罗号。高高升起的船帆鼓满风，那景象蔚为壮观。三角旗飘舞着，发出人们看不懂的信号，硕大的船头劈波斩浪，狂风卷着巨浪撞在右侧船尾的船舷上。它的构架比亚历山大号还要大，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承包商的代理人扎查里亚·克拉克选择乘坐它的原因。海军方面的代表约翰·肖特兰德中尉选择船只的时候也考虑了同样的原因，他本人在补给船费什本号上，而他的两个儿子，一位是亚历山大号上的二副，另一位在天狼星号上。裙带关系占统治地位。

和在蒂尔堡时一样，理查德他们六个人一呼吸到新鲜空气，一有独处的机会，便分散开来。两条大艇底儿朝天斜穿备用的桅杆停放在甲板上。理查德爬到一条上面，极目远眺，数海面上颠簸的船。前面行驶的是一艘相当于亚历山大号一半大小的双桅船，然后是斯卡波罗号和亚历山大号。后面跟着的是天狼星号，旁边像幼兽一样紧紧依偎着它的是另一艘单桅帆船。它们后面那艘，理查德估计是潘海恩夫人号。然后是三艘补给船，最后面是两组刚刚露出水平面的船桅。总共十一艘。

“日安，布里斯托尔来的理查德·摩根，”斯蒂芬·多纳万说。“你的腿感觉怎么样？”

理查德虽然很想独自呆一会儿，但是见到“莫莉小姐”多纳万，心里还是很高兴。他相信自己对多纳万的看法是正确的。他那么聪明，不会不知道在性的“取向”上，他和他不是同一种人。所以他微笑着点点头，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恭敬。“你是指对大海的感觉还是对脚镣的感觉？”他问道，很喜欢脚底那种忽上忽下的感觉。

“大海不是痛苦的缘由，这一点显而易见。脚镣。”

“你得戴上三十三个月脚镣，才能理解我去掉它们之后的感觉，多纳万先生。”

“三十三个月？你犯了什么罪，理查德？”

“他们说我有罪，因为敲诈五百英镑。”

“判你多长时间？”

“七年。”

多纳万皱了皱眉头。“我无法理解。按理说，你应该被处以绞刑。他们判你缓刑吗？”

“没有。我最初的判决就是七年流放。”

“听起来，陪审团对这事儿没有把握。”

“法官有把握。他拒绝施恩于我。”

“但你看起来没有什么怨恨。”

理查德耸了耸肩。“我为什么要怨恨呢？错是我犯下的，不是别人。”

“你是怎么花掉那五百英镑的？”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把期票兑换成现金，所以一便士也没花。”

“我就知道你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理查德不喜欢往事的回忆，于是转换了话题。“告诉我哪艘船是哪艘吧，多纳万先生。”

“跟我们一起前进的是斯卡波罗号，友谊号在前面——一艘轻快的小船，就在那儿！整个航行过程中，它都将给后面船引路。”

“为什么它负责引路呢？我这个布里斯托尔人可不是以海为生，对这些事情一窍不通。”

“因为它……有条有理。转向帆比例适中，不管是疾风还是徐风，都能兜满。”他伸出修长的手臂，指着萨布莱号。“这艘单桅帆

船，是按照双桅横帆船的样子改装的，作为双桅帆船它并不合适。但是，因为它有第二根船桅，哈里 ·鲍尔把它改装成二桅帆船就比较容易。只要大海波涛汹涌，它就变得像蜗牛一样缓慢，因为它吃水很深，无法扬起足够的帆。萨布莱号是艘轻型帆船，本来一直行驶在它的老家英吉利海峡。哈里 ·鲍尔一定在祈祷着遇上好天气。”

“皇家海军那两艘船后面是潘海恩夫人号吗？”

“不是。威尔士王子号，另外一艘运输船。然后是金色丛林号、费什本号和博罗代尔号。最后面的两只‘蜗牛’是潘海恩夫人号和夏洛特号。如果不是因为它们拖后腿，我们会走得更远，但是有命令，任何船不得行驶在其他船的视野之外。所以友谊号不能撒开欢儿往前跑，我们也不能扬起顶桅帆。啊，重新来到海上真好！’斯蒂芬 ·多纳万说。这时候，他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发现约翰·约翰斯顿从后甲板的男厕所走了出来，便笑着跳了下去。“说不准哪天，理查德，我们就会再见面的。”他向那位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走去，看起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

他们俩都是那种人？理查德心里想，并没有从大艇上下来。他现在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海风徐徐，空气新鲜，他更需要食物，但是到哪儿去找更多的食物呢？每天只有不到一磅重的硬面包，更像是半磅而不是四分之三磅重的咸牛肉，外加两夸脱朴茨茅斯的水。根本不够。哦，真怀念在泰晤士河挖泥船上的日子。那时候，总能吃到不错的午餐！

除了晕船的人和生病的人之外，所有的犯人都永远感到极度的饥饿。就在理查德和住在左舷靠近船尾的“分隔间”里的人在甲板上溜达的时候，住在右舷他们对面的一些懒骨头用主桅上的一根螺栓做成撬棍，撬开底舱分布在过道两侧的舱口。他们没有发现朗姆酒，只找到一些装面包的口袋。不过，不管走到哪儿，都有告密的人。不一会儿，十二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从后舱口一窝蜂冲了进来，把这几个蟊贼逮了个正着。那几个家伙正在大嚼大咬，只要有人喊或者伸出手来要，他们就兴高采烈地把面包扔过去。

六个人被押到甲板上，面对约翰斯顿中尉和夏尔普中尉。

“二十鞭子，重新戴上脚镣，”约翰斯顿简短生硬地说道。他向桑普森下士点了点头。下士刚从后舱口上面的屋子里走出来，手里抱着一只猫。不，按照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的说法，是会喵喵叫的四条腿的动物。刑罚用的鞭子像蛇一样盘在一起。鞭子的柄很粗，九根细麻绳，隔一小段打一个结，每一根末端还有一个铅色的珠子。

理查德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赶快回牢房，可是发现大家都被赶到甲板上看鞭刑。

六个人的衣服被扯到腰部，露出脊背。二十鞭子还没必要把屁股也露出来。第一个犯人被绑在后舱口上面那间小屋的弧形屋顶上。挥舞鞭子的时候，用不着费太大的力气。只听一声呼啸，手起鞭落，抽在皮肉之上。藤条、棍子打在身上，隆起一道血痕；大头棒打在身上，出现一块淤青。而这可怕的鞭子抽下来，立刻皮开肉绽。九根麻绳末端的小铅珠更是一挨皮肉便肿起一个大血包。桑普森下士很精通自己的工作。水兵们有时也被处以鞭刑，通常只打十二下，有时会更多。鞭鞭相连，二十鞭子下来，后背已是血肉模糊，还有一溜小孩拳头大小的血疙瘩。打完之后，又被泼上一桶海水，犯人发出一声微弱的惨叫，然后被拖走，再换下一个。桑普森下士漫不经心地挥舞着鞭子。他看起来既不喜欢也不讨厌正在做的事情。六个犯人的鞭刑结束之后，被重新戴上脚镣和锁链。没有人把他们送回牢房。约翰斯顿中尉只是点头示意行刑者和那十二个身着绿色军服的二等兵解散。

理查德觉得一阵恶心，跳下大艇，飞快地冲到栏杆边上，探出身子呕吐。但是他腹中空空，根本吐不出什么东西，只好凝望船舷下方不足十英尺处的海面。他这样聚精会神凝望的时候，看到水那么清澈，半透明的海蜇像精美的幽灵随处可见。它们宛如包藏在薄如蝉翼的丝绸里面，长长的、闪闪发光的、带褶边的触须挣开船和水流的拉力。

突然，什么东西呼啸而过，他不由自主地向后跳着闪开。一个长长的、油光闪闪的、彩虹色的东西跃出海面，自由自在、快乐无比地划出一道弧形。一只海豚？一只小鲸鱼？还有别的鱼儿嬉戏、

追逐着肮脏、破旧的亚历山大号。

泪水夺眶而出，但他并不想擦去。无论什么，都是这一切的一部分。上帝的美和人类的丑。在这辉煌壮丽的宇宙，哪里是人的归宿？

亚历山大号向南继续朝加那利群岛① 航行。鞭刑镇住了船上的所有犯人。约翰·帕沃尔从他的朋友伯恩斯先生那里听说一件事情：有一个同他有一面之交的犯人尼古拉斯·格林威尔，在舰队离开朴茨茅斯的前一天，被赦免并且秘密地离开。夏尔普中尉依然记得，亚历山大号停泊在蒂尔堡时候，赦免詹姆斯·巴特莱特，在犯人当中引发的不满。

“最初我根本没意识到那个混蛋不见了，后来，我以为他死了，”帕沃尔对理查德和多纳万说，海风把他们的话吹走。“混蛋，哦，婊子！被赦免的应该是我，而不是格林威尔！”

帕沃尔一直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当初东印度公司运来一批珍贵木材，被查尔斯·扬（此人现在何处帕沃尔一无所知）伙同另外一个人从停靠在伦敦码头的船上偷走，帕沃尔和这件事情毫无关系。船上的看守指认了扬，但是不敢确定帕沃尔就是第二个人。同往常一样，陪审团的原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因此，尽管看守不能确认帕沃尔就是同案犯，法官还是判处他七年流放。

“被赦免的应该是我！”帕沃尔哭喊着，黑脸膛痛苦地扭曲着。“格林威尔是抢劫犯，很清楚，很简单！但是我没有他那么硬的关系，我只有一个没有人照看的、生病的老爹！婊子，下流坯，把他们都操死!”

“好啦,好啦,”多纳万安慰道。他突然变得非常“爱尔兰”,尽管他一直说自己是信奉新教的北爱尔兰人。“约翰尼，现在哭也没用，喊也没用。记住这只猫，刑期一满，你就可以回家了。”

“我爸爸到那时候早死了。”

①加那利群岛：北大西洋东部，一四九七年起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后被改为西班牙的两个省。

“那可不一定。现在，你就按肖特兰德先生说的去做，否则你又无事可做了。”

帕沃尔脸上的愤怒渐渐消失了，但依然充满痛苦。他用饱含泪水的眼睛打量着身材高挑的四副，然后转身走开了。

“真奇怪，”理查德若有所思地说，觉得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时候了。“你对他不感兴趣。为什么反而喜欢我这样一个干巴巴的老头儿呢？”

那张太过俊秀的脸露出惊讶的神情，一双眼睛却闪闪发光。“如果我真的迷恋你，理查德，那是一种不求回报的激情。即使一只猫也可以看国王。”

“爱尔兰乡巴佬。”

“跳跳鱼。”

“什么是跳跳鱼？”理查德迷惑不解地问。

“我读过的一种飞出水面的神奇的鱼。也许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描述过这种鱼，我不记得了。它能跳出沼泽地。”

又有人死了。现在船上还有一百八十八名囚犯。

就在来自牛津的托马斯·奇尔令奄奄一息的时候，特内里费岛①在淡淡的雾霭和蒙蒙细雨中静静地出现了，犯人们被命令呆在下面的牢房，所以没有人觉察到船已经靠港。

三个星期以来，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除了给犯人做饭、照顾自己的伤员之外无事可做，现在突然开始认真执勤。在海上他们最繁重的任务就是一锅一锅地煮腌牛肉，然后由奈特中士分配。按理说他应该使用海军代表肖特兰德中尉亲自检查过的秤来称重量。但是，海军代表通常不会亲自监督这种小事，奈特中士便由着自己的性子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他只是简单地把两磅重的牛肉或者猪肉切成两块。半磅重的那块发给犯人，一磅半重的那块发给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犯人本来还应该得到豌豆和麦片，但是奈特中士只在星期天做完礼拜之后才发放这些东西。早在亚历山大

①特内里费岛：北大西洋东部，加那利群岛中最大的岛。

号出海之前，他就利用掌管犯人伙食的职务之便为自己狠狠捞了一笔，他的工具就是——秤。天哪！发发慈悲吧！甚至当夏尔普中尉下来亲自查看的时候，奈特中士也满不在乎，既不用秤称，也不想尽量分得公平一点，而夏尔普什么也不说。连他妈的一句话也不说！

四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永远无法摆脱身边的人，这种不便确实超越了人们的天性能忍受的极限。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为此非常不痛快。搬到统舱本应该使他们的怨气平息下来，但事实并非如此。住到这种形状特殊的“房子”里，大家确实觉得更舒服了。说它形状特殊是因为“天花板”远比“地板”大。但是，舵柄从“天花板”伸进来，吱吱扭扭响个不停。更糟糕的是，碰到风高浪急、舵手用力转动舵轮的时候，不一定哪个倒霉蛋就会被舵柄连人带帆布床一起挑起来。好在空气和阳光能从几个舱口进来，臭味儿尚可忍受，船员们搬走的时候，把这里打扫得还算干净。

然而，和这些改善相比，有一件事情让他们大为恼火。那就是，他们得不到每天半品脱的朗姆酒了。邓肯·辛克莱尔船长把酒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亲自把水兑入酒中。所以从他手里出来的就是众所周知的“格洛格酒①”。亚历山大号离开朴茨茅斯之前，大家对这件事情反响强烈。有几天，船上供应的朗姆酒又恢复其“本来面目”——纯粹的朗姆酒。但是船过锡利群岛②之后，又变成格洛格酒。即使舵柄不再“骚扰”，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也无法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心情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一上船，无论海员还是士兵，朗姆酒都是他们所有快乐的开始和结束。而今这两拨儿以航海为业的人都沦落到只能喝格洛格酒的地步。船员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对辛克莱尔的仇恨与日俱增。对大家这种情绪，辛克莱尔并不是一点儿也不在乎，他把自己居住的高高的艉楼甲板室变成一座堡垒。他打算再航行一段路程，就开始出售他储藏起来的朗姆酒。如果那些混蛋想喝半品脱纯朗姆酒，他们就得

①格洛格酒：一种酒，尤指用水稀释的朗姆酒。

②锡利群岛：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群岛。

掏钱买。他必须为改建艏楼甲板室掏腰包。他很清楚，海军方面是不会为此付账的。

现在舰队已经抵达圣塔克鲁斯，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有望上岸寻找尽可能多的朗姆酒。可是，罗斯少校下令不准士兵们上岸！约翰斯顿中尉没精打采地向大家传达了这一命令。鉴于菲利普总督不希望囚犯被长期关押在不见天日的牢房中，所以白天船上要高度戒备。约翰斯顿还宣布，在舰队停靠特内里费港口期间，菲利普总督和他的副官金中尉随时都有可能到船上视察。对于那些风纪扣总也系不好或者长及膝盖的皮绑腿总也扣不好的水兵来说，这可不是个好消息。“我们这艘船上满载着对未来彻底绝望的犯人，”约翰斯顿中尉无可奈何地挥挥手说，“而特内里费离英格兰不算很远，所以无论如何不能放松警惕。”奈特中士因为反对给他们喝格洛格酒，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所以闷闷不乐。他的下属也一样。

亚历山大号的情况之所以如此糟糕，原因之一是连一位高级军官也没有。约翰斯顿中尉和夏尔普中尉现在都舒舒服服住进了后甲板的舱房之中，用不着下属照顾起居。他们都有仆人（军官的仆人都是马屁精），还有自己的厨房。他们还能在船上养鸡、鸭、牛、羊，所以餐桌上总有别人难得一见的美味。亚历山大号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他们还可以乘坐船上的小艇看望别的船上的朋友。而二等兵、鼓手、下士和中士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任务有多么艰巨。他们要喂饱、看守将近二百个犯人。他们原本以为船一入港，犯人就会被关起来，但是那位“精神病”总督居然坚持犯人在进入海港之后，还有呆在甲板上的权利！

只要船员们能上岸，自然就会有朗姆酒被带上船来。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集资买酒，这样无论在船上还是船下，他们都可以用比辛克莱尔该死的格洛格酒更烈的酒润润干渴的嗓子。好运气给他们带来新转折。六月四日下午，菲利普总督一行来到船上视察，亚历山大号是他们的第一站。辛克莱尔船长步履蹒跚，从艉楼甲板室走出来，和总督交谈着，十分有礼貌。海军陆战队士兵们眼睛通红、酒气熏天，但是风纪扣和绑腿还算整齐，在他们的监视下，犯

人们在甲板上列队站好。

“这是个悲剧，”菲利普巡视牢房时说。“我们无法给这些人提供好一些的住处。我看到有十四个人因为病情太重而无法列队，而且我怀疑四十多个人居住在这样拥挤的地方，过道里还有没有锻炼的地方。所以要让他们尽可能多地在甲板上活动。如果你们怕他们找麻烦，”他对罗斯少校和亚历山大号的两位中尉说，“给违反纪律的犯人带上双镣，看他们还敢不敢捣乱。”

理查德和别的犯人一起，站在甲板上，打量着眼前这位总督。他也许就是森赫·托马斯·汉贝特斯的兄弟。长长的鹰钩鼻子，鼻梁上有两道垂直的、显得忧心忡忡的皱纹，丰润而好看的嘴唇。他没有戴假发，谢顶，几绺鬈发垂在耳边，后面的头发盖住了脖颈。理查德想起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说过总督的父亲雅各布·菲利普是来自法兰克福的语言教师，为躲避路德教会对德国犹太人的迫害才逃离德国的。他的母亲是一位体面的英国人，是帕姆布洛克侯爵的亲戚，但是这种关系并没有给她的儿子在教育上或者经济上带来什么帮助，也没有为他在海军的发展铺好路子。所有的成就都来自他本人的艰苦努力，包括在葡萄牙海军长期省吃俭用的生活——这是和森赫·托玛斯·汉贝特斯另外一个相似之处。理查德站在那儿，意识到自己和新南威尔士总督阁下的距离如此之近，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点安慰。

菲利普的副官同时也是被保护人，菲利普·齐德里·金中尉,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他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激情满怀，由此可见，他一定是一位有凯尔特血统的英国人。而他身上英国人的特征则表现在，众人巡视的时候，他一丝不苟地列举着相关情况、数字和统计资料。罗斯少校显然认为他乳臭未干而不屑一顾。

就这样，直到星期二，犯人们才有机会看到圣塔克鲁斯和从他们停靠的港口望过去，特内里费的模样。中午他们吃的是新鲜的山羊肉，煮南瓜，味道古怪但尚可下咽的面包，以及多汁的大个生洋葱。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这种蔬菜，但是理查德却像吃苹果一样吃着洋葱。他大口大口地嚼着，任凭洋葱汁和熏出来的眼泪流到一起。

这座城池很小，光秃秃的没有树木，周围都是陡峭的山崖，满目萧瑟，一片荒凉。从书上读过关于它的介绍文章之后，理查德非常希望一睹“芳容”，但是灰色的雾霭之下，什么也看不清楚。云雾好像故意盖住这座岛屿。海岛之外，大海之上，天空一碧如洗。特内里费仿佛盖了一个盖子，就如石头堤坝附近那头脑袋上戴了一顶草帽的驴子一样。这是非英语世界留给他的第一个深刻的印象。贩卖东西的小船要么根本就不存在，要么被巡逻艇撵到别处。舰队所有的船只都在这里抛锚。亚历山大号停泊在两个锚之间，锚索被漂浮在海面的浮筒拉直。一位没有喝醉、头脑还算清醒的船员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海底到处都是西班牙人装上货物之后丢弃的、边缘锋利的大铁块（他们的压舱之物），如果不拉直的话，锚索就有可能被铁块磨断。

有一位水手曾经来过这地方几次。他说现在正是这一带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气候宜人，即不炎热又不潮湿。十月是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月份，而从七月到十一月，从非洲吹来的热风把这里变成一座火炉。狂风还夹带着黄沙，把皮肤打得生疼。而非洲远在几百英里之外！他一直以为那儿到处都是热气蒸腾的原始丛林。但是，显然这个纬度上的非洲没有热带雨林。在地图上，这个地方宛如支撑世界的肩膀。是的，他记起来了，利比亚的沙漠一直延伸到非洲的西海岸。

星期三,天刚亮,斯蒂芬·多纳万到牢房里找他。

“我需要你和你的伙计们，摩根，”他说，嘴角流露出一丝不快。“十个够了,要干活儿利索的。”

自从船抛锚以来，艾克·罗杰斯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昨天他吃了些洋葱，发现自己胃口不错，还能再吃几个。南瓜也被他狼吞虎咽地吃掉了。不过，对面包和肉，他还是没有胃口。最令人不安的是他的体重不断下降。原来那张圆圆的、傲气十足的脸现在瘦得皮包骨，手腕也瘦的像枯柴棒。乔依·朗拒绝离开艾克，理查德便决定带汤米·克劳德那个“分隔间”里的皮特·莫里斯。

“为什么不带我去？”克劳德愤愤地问道。

“因为，汤米，四副下来不是叫人给他当书记员，而是叫人去干

体力活儿。”

“那么就带上皮特和我的祝福去吧，”克劳德松了口气。他正和奈特中士进行棘手的谈判。中士也许能弄到一些朗姆酒，尽管价格可能高得离谱。

到了甲板上，十名囚犯发现多纳万先生正怒气冲冲地走来走去。“到那边，上大艇，”他厉声说道。“我只能找到几个还清醒的船员把空水桶搬到大艇里边去，但是却没有人手把桶运到码头上装水。这就是你们的任务。你们要听从装卸工狄克·弗罗恩的命令。之所以让你们听他的命令，是因为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都喝得一塌糊涂，没有人看管你们。你们中多少人会划船？”

布里斯托尔人都会，也就是说，只有四个人。一向举止优雅的多纳万先生脸色变得铁青。“这样的话只能用驳船把你们拖过去再拖回来——至于到哪里去找驳船，我也不知道。”这时，他看到身为二副的海军代表的儿子，一把抓住他。“肖特兰德先生，我需要一艘驳船牵引大艇去装水。有什么办法吗？”

肖特兰德先生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决定还得让“裙带关系”发挥作用，于是向父亲所在的费什本号打旗语。费什本号迅速做出反应，不到半个小时，亚历山大号装满空水桶的大艇就在拖船的牵引下向码头驶去。

特内里费虽然干旱、荒凉，水质却非常好。水源是内陆一座名叫拉古纳的小城附近的山泉。榆木制成的水管（理查德认为应该是从西班牙进口的）将泉水输送到石头码头，码头上有一排出水口。如果没有船往水桶里灌水，水就会白白地流到港口里。自从离开朴茨茅斯，亚历山大号消耗了四千加仑水，所以有二十六个一百六十加仑的水桶是空的，装满一桶要花两个半小时。而这套输水系统极具创意，可以同时往六个水桶里注水。西班牙人在突码头上又架了一个木头装置，船停靠在码头底下，无需人工操作，就能为船上的水桶加水。大艇两侧分别放着六个空水桶，一侧的水桶加注到一定数量之后，必须调转船头加注另一侧，如此反复。如果先将一侧加满——一桶水的重量超过半吨——船就会翻。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十个人就要推的推、拉的拉、摇桨的摇桨，划船的划

船，让大艇掉头。大家都记着多纳万说过的话，今天务必将水加满。加水站明天已经被斯卡波罗号预订了。

拖船将亚历山大号第二艘大艇拖了过来，上面是另一组船员和十四只空水桶。拖船上的船员都希望上岸待一会儿，但是却被命令将第一艘大艇立即拖回去。虽然谁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命令，但是迫于淫威，只得接受。下命令的是萨缪尔·罗顿先生。他是天狼星号的一位大副，在这里负责监管加水工作。这是个令人作呕的家伙，监工的时候头上打着一把绿色的丝绸阳伞。阳伞是从黛博拉·布鲁克斯太太——天狼星号水手长的妻子那里借来的。她是总督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

“是她吗？”理查德问狄克·弗罗恩。狄克对所有的流言都一清二楚。

“哦，是的。船上的一条绯闻，摩根。天狼星号尽人皆知，连布鲁克斯也知道。他是菲利普手下一位老船员了。”

天黑之后很久，最后的一桶水终于注满，十个犯人累得直打颤。整整一天没有人给他们吃东西，理查德曾经提出过一次要求，但是被拒绝。这样长时间地在太阳底下干活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找东西蒙着脑袋。没有可喝的饮料，只有从管子里流出的拉古纳山泉。他们都喝了。

八点之后他们才回到亚历山大号。犯人们苫好水桶，已经精疲力竭。这时，他们才发现，海港焕发出勃勃生机，一条条小船四处游弋，每条船都闪烁着灯光。人们在捕鱼或者捕捉其他白天无法捕捉到的东西。那景色犹如仙境，点点渔火在海面跳荡，偶尔，谁家的渔网捕到了鱼，鱼儿活蹦乱跳，在灯光下闪着金辉。

“你们干得棒极了，”四副说。走在最后的理查德吃力地爬上梯子。“跟我来。”他向前甲板的水手食堂走去。“进去，进去！”他喊道。“没有人给你们吃东西，我知道。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都醉成了烂泥，没人能在脏兮兮的炉灶上做饭。让他们做饭没准还会把整艘船烧掉。船员们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好心的厨师凯利先生抱着酒瓶子倒在吊床上之前，给你们留下些吃的。”

离开刻瑞斯号已经六个月了。那时候，他们还可以从小贩们

的船上买来午餐。可是，这六个月，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食物 冷羊肉,烤的,不是煮的 用香草炖的南瓜和洋葱 ——新鲜的面包卷儿，上边抹着厚厚的黄油。就着淡啤酒吃下肚。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是黄油，”吉米·普莱斯说道，他的下巴上油光光的。

“我们也不敢相信，”多纳万冷冷地说。“看起来给军官准备的黄油装错桶了。容易腐烂变质的食品本来应该装在双层密封容器里，但是承包商偷工减料用普通桶包装。现在黄油开始变质，舰队每艘船都分到一些，要在腐烂之前把它们消灭掉。造桶匠还得造一些能装黄油的密封小桶 ——但是到好望角之前这些桶是无货可装。这段路上没有能够挤奶的动物。”

酒足饭饱之后，他们东倒西歪地走回牢房，在铺位上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中午祈祷钟的钟声将他们叫醒。起床后不久，他们又吃了山羊肉、新鲜的玉米面包和生洋葱。

理查德昨天晚上把一些新鲜的裹着黄油的面包卷偷偷塞进衬衫里，带回来送给艾克。“你一定要努力吃下去，艾克。上面的黄油对你有好处。”

艾克吃了下去，船已经抛锚三天四夜，艾克的气色看起来好了许多。

“快出来看!”约伯·霍利斯特把脑袋伸进舱口，兴奋地喊道。

“你不觉得雄伟壮观吗？”理查德出现在甲板上时，约伯问道。“我在布里斯托尔从来没有看到哪怕只是它一半大小的船，在国王路的塞温河口也没有。”

那是一艘八百吨吨位的荷兰东印度大商，尽管它吃水很深，天狼星号同它比起来依然像个侏儒。理查德觉得这艘船应该是在回家的路上，一定满载着荷属东印度盛产的香料、胡椒和柚木，也许还有装在船长保险箱中的蓝宝石、红宝石和珍珠。

“回荷兰老家,”约翰·帕沃尔说。他停了一下，继续说：“我敢打赌，它肯定损失了一些船员。我们的东印度大商船也一样，或或少都会损失一些船员。”这时候，伯恩斯先生向他招手，他匆匆忙忙跑了过去。

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确信军官不会再突击检查之后，又开怀畅饮起来。奈特中士原本要被送交军事法庭，后来只是被训斥一顿了事。几个二等兵比如埃利亚斯·比肖普和约瑟夫·麦克卡尔德伦也是亚历山大号“格罗格酒事件”的积极参与者，本应该被处以一百下鞭刑，但是他们高兴地发现，海军陆战队军官们的同情在他们这边，而不是在辛克莱尔船长那边。两位中尉很少在船上呆着，他们忙于和朋友们在条件更好的船上吃吃喝喝，或者在圣塔克鲁斯市场为买鸡买羊讨价还价，更不用说到内陆欣赏大山侧面富庶高原的美景。

有一些囚犯也想办法弄到了朗姆酒。斯卡波罗号在卖荷兰杜松子酒。这几桶是这条船上的水手从西利群岛附近的海面上打捞起来的。对于英国人来说，这种酒非常苦而烈。英国杜松子酒像朗姆酒一样甜，这也是为什么如此多的男人和女人都有一口烂牙的原因。汤米·克劳德、阿隆·戴维斯和下面铺位上的人喝过从奈特中士那儿买的朗姆酒之后，都打着鼾声进入梦乡。事实上，自从犯人们被送到亚历山大号上以来，现在从牢房里传出的鼾声是最响的。星期五，只有像理查德这样把身上的钱留作更重要的用途的人，才会呆在甲板上。星期五夜里，船身发出一阵阵响声。

星期六，天亮后五个小时，傲慢的大副威廉·阿斯顿·朗进来找约翰·帕沃尔。

犯人们转过脸，不明就里地看着他，朗先生板着脸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几个喝得醉醺醺的海军陆战队二等兵大声呵斥着，命令犯人最好把他们的臭屁股赶快挪到甲板上，而且要表现得快活点儿！犯人们吓得连忙从铺位上跳下来，或者从桌子边站起来。往常这个时候正是他们吃饭的时间。

船长辛克莱尔从他的艉楼甲板室走了出来，绷着脸，显得非常不高兴。

“我爹有一头老母猪，长得跟辛克莱尔船长一模一样，”比尔·怀廷的声音大到足以让周围三十多个人听到。“我不知道为什么猎人们总是在谈论公野猪——我从来不知道有哪头公猪或者公牛能是那个丑陋的‘老婊子’的对手。它横行霸道，统治了庭院、谷

仓、鸡舍、池塘、家畜还有我们。魔鬼！撒旦已经为它预留了铺位，而上帝决不会收留它。一顶帽子掉下来，它就会扑过去。它还把小猪吃掉，目的仅仅是为了和我们作对。公野猪见到它也会吓得要死。它的名字叫埃斯梅拉达。”

从那天起，整个亚历山大号都知道了邓肯·辛克莱尔船长的外号——“埃斯梅拉达”。

那些没有上岸、留在船上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尽管喝得头晕脑涨，心烦意乱，还是不得不把牢房翻了个底儿朝天，结果一无所获。他们又把船上别的地方翻了个底儿朝天，甚至把桅杆上的帆卷起来，找约翰·帕沃尔。这小子失踪了。后来，有人忽然想起他可能藏在亚历山大号的大艇里，搜查的结果还是连个鬼影儿也没有看见。

下午罗斯少校登上船，此时水兵们看起来还算清醒。约翰斯顿中尉和夏尔普中尉被立刻从潘海恩夫人号上召回。他们一直在那儿和海军陆战队上尉詹姆斯·坎贝尔以及他的两个中尉吃饭。自从“格罗格酒事件”以来，罗斯少校再也没有登上亚历山大号的心情。舰队十一艘船中麻烦最大的就是这艘。犯人不断地死去，水兵们极度不满，这些情况都是他从未遇到的，而邓肯·辛克莱尔又是个彻头彻尾的格拉斯哥婊子养的混蛋。

“找到他，辛克莱尔，”他对着那个“知名人物”说道，“否则你的钱包里会少四十英镑。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报告了总督，他非常不高兴。找到他！”

直到星期天天亮之后，舰队就要扬帆远航的时候，约翰·帕沃尔才被找到。找他的人登上那艘荷兰东印度大商船打听见没见过帕沃尔。船上的人说，帕沃尔独自驾驶亚历山大号的大艇来过，恳求在船上当个水手，跟他们一起到荷兰。他身穿囚服，而荷兰船长曾经在很多英国船上见过和他穿同样衣服的囚犯，所以婉言拒绝，并请他离开。船上有人看到他悲痛欲绝，动了恻隐之心，给了他一杯杜松子酒。

亚历山大号和萨布莱号的搜寻队首先发现的是那艘大艇。大艇用缆索拴在一处偏僻港湾的岩石上。帕沃尔蜷缩在一堆石头后

面睡得正香。那得归功于悲伤和荷兰杜松子酒。结果，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抓回到亚历山大号上。辛克莱尔和朗要对他处以二百鞭刑，但是总督命令给他戴上双铐，再用 U 形钉钉到甲板上。他将被钉二十四个小时，至于什么时候解除双铐，就要看总督的心情了。

亚历山大号出发了。奇普斯，亚历山大号上的木匠，让约翰·帕沃尔脸朝下趴着，把他的手铐和脚镣钉在甲板上。上边命令，任何人不得接近这个罪犯，否则处以鞭刑。但是夜幕刚刚降临，伯恩斯先生就悄悄爬了过来，给帕沃尔送来一碗水。他像狗一样舔着喝了。

早晨，舰队一离开云雾笼罩的特内里费岛，便迎来灿烂的阳光。微风习习，天气很好。这一次，海岛在他们的视野之中整整三天没有消失，而傍晚的景色最让人难忘。特德峰① 海拔一万二千英尺，巍然屹立在大海之上。锯齿状的顶峰，积雪闪着耀眼的光芒，山腰环绕着灰色的云雾。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之下，积雪闪烁着玫瑰红，云朵变得深红。那红色的云霞宛如火山喷发的岩浆沿着山坡飞泻而下，流入大海。古老的岩石、独特的景观没有被炽热的阳光、肆虐的狂风和从遥远的非洲沙漠刮来的沙尘暴破坏。真是太美了！

第二天，景色依旧，只是距离更远了。第三天，海风更加清新，海浪越来越大，好像有一只手，轻轻抖动远方的地平线，锯齿状的山峦变得越来越小。特内里费岛已经抛在一百英里以外的身后，地平线终于成为了一条直线。

六月十五日，舰队驶过北回归线。他们举行仪式庆祝这个非同寻常的时刻。凡是没有到过这条想象之中的“线”以南的人，都要站在尼普顿② 面前，接受他的考问。甲板上的“布景”由贝壳、渔网、海草和一个很大的、装满海水的铜浴缸组成。两名水手吹响

①特德峰：著名的活火山，在北大西洋东部加那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

②尼普顿：罗马神话中的海神，即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

海螺，一个样子吓人的家伙坐在桶做的“宝座”上被人们从艏楼抬了出来。大家费了好大劲儿，才认出原来是斯蒂芬·多纳万先生。他头戴用海草和一个锯齿状铜环做的“王冠”，胡子也是海草做的。脸、裸露的胸膛和胳膊都被涂成蓝色，腰部以下“穿”着头一天捕到的一只剑鱼的尾巴，鱼肉和内脏已经被掏空，这样便可以套在两条腿上。他手持三叉戟① —— 实际上是亚历山大号的水手用树枝改造成的鱼叉，顶端分成三个叉，带倒勾，水手们用它捕鱼。每个人都被两名涂成蓝色、浑身上下挂满海草的水手带到“海神”面前。“海神”问他跨没跨过北回归线，如果没有，就把他扔到盛满海水的浴缸里。之后，尼普顿在他身上拍一些蓝色，然后把他放掉。最可乐的是看约翰斯顿中尉和夏尔普中尉被扔进浴缸的狼狈相，尽管他们俩都知道这个仪式的具体程序，事先换了宽松的短裤。

朗姆酒被分发给包括囚犯在内的每个人——并且管够，喝完了还有。有人吹起六音孔的玩具哨笛，水手们跳起奇怪的舞蹈。他们围成圈子，抱拢双臂，上下跳跃，还不时两脚轮换，单腿跳来跳去。然后，他们唱起水手的劳动号子。船员们经常听见犯人唱歌，于是邀请他们也唱上一两首歌。理查德和泰菲首先唱了一首托马斯·塔利斯②的歌，又唱了一首《绿袖子》，最后招呼大家一起唱酒馆里经常唱的民谣和流行小调。每人都分得满满一碗凯利先生用剑鱼做的杂碎汤，里面泡着硬面包，吃起来味道相当不错。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歌声一直持续到十点钟，辛克莱尔船长让他的管理员特里明传话，除了值班的，其他人都他妈的赶紧滚到床上去。

他们赶上东北信风，船以很快的速度向西南行驶。有横帆装置的船不可能停下来，因为风正好吹到船帆后面。帆的前缘受风，这就意味着，与上风方向相对的舷侧和船舷受到的风力更大。最理想的风就是从船尾经由位于尾部和中部的帆桁吹过的风。舰队

①三叉戟：罗马神话和希腊神话中海神使用的武器。

②托马斯·塔利斯：英国作曲家、管风琴家，曾任皇家圣堂管风琴师，擅长教堂音乐，作品有《圣歌集》中的经文歌十七首，还有圣母颂歌、弥撒曲、键盘乐曲等。

一路顺风离开非洲，在大西洋上一路向南驶往巴西。大家都知道，舰队早晚都要到达里约热内卢。但令人深感焦虑的是，什么时候？尽管离开特内里费岛的时候，所有储水罐都装满了水，菲利普总督想，最好还是在佛得角群岛再次将水加满。佛得角群岛属葡萄牙，位于达喀尔正西方。

六月十八日，有风，雾蒙蒙，舰队开始驶过佛得角群岛 ——达尔岛、伯纳维斯塔岛、梅约岛。亚历山大号每天以一百六十五海里的速度掠过海面，相当于陆地上的一百九十英里。每天的海里数并非实际走过的路程，计算出来的只是在正确的方向走了多少海里。有时候一艘船每天只能前进很小一段距离，因为正午时分测定经、纬度坐标后，常常发现方向不对，还得往回走。海上的一天按今天中午到第二天中午计算，这样可以通过太阳的位置，用六分仪测量出纬度。准确的经度可以用经线仪测出。整个舰队只有旗舰天狼星号上装备了这套仪器，每次测出经、纬度之后，天狼星号就通过旗语通知其他船只。

圣哈格岛面积很大，山也很多。六月十九日清晨，这座岛屿浮现在地平线上。一切正常，直到舰队所有船只集结在一起，绕过东南方向的海角，准备停靠在普腊亚的时候，突然间风停了。只有水手们称之为“猫掌风”的微风从不同角度吹过来。所有船只都停了下来。更糟糕的是一排排巨浪向海岸冲去，在礁石上撞击出朵朵雪浪花。几次尝试之后，总督发现斯卡波罗号和亚历山大号距离激浪还有半英里，于是下令所有船只返回到海上。水自然加不成了。

亚历山大号又遇到了麻烦。约翰斯顿中尉和夏尔普中尉同潘海恩夫人号上的军官很要好，潘海恩夫人号总是两条落在后面的船中的一艘。两条船上海军陆战队的军官都有自己的羊、猪、鸡和鸭子。他们不仅自己烹调，而且亲自宰杀。船长、大副和水手们在船上也养着家禽，但还是用嫉妒的目光盯着军官们新鲜的食物，从来不和海军陆战队分享船员们钓上来的鱼。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也不和他们分享自己钓上来的鱼。船员中总有几个钓鱼高手，海军陆战队的装备也很齐全，鱼线、鱼钩、浮子和铅坠应有尽有。如果

犯人中有人显露出钓鱼的本领，也会被招呼去钓鱼。作为回报，这天或者第二天犯人的菜单上就会出现鱼杂碎。

鸡或者鸭子，一艘船上的海军陆战队军官自然可以一顿饭就轻轻松松地吃完，但是一只羊或者一口猪就很难。现在他们在热带低纬度地区航行，吃剩的肉很快就会变质。在理查德这样饥肠辘辘的犯人看来，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们应该和船长、船员达成协议，分享这些肉。但是他们不。属于海军陆战队军官的东西只能由他们自己受用。所以，每当约翰斯顿和夏尔普杀了一口猪或者一只绵羊（山羊留着挤奶），他们就在亚历山大号的船尾悬挂一块桌布。一看到桌布，坎贝尔上尉和他的两位中尉就会派一艘小艇过来取走他们的一半。同样，每当潘海恩夫人号在它的船首悬挂一块桌布，亚历山大号上的中尉们也会派一艘小艇过去取回他们的一半。

六月二十一日，潘海恩夫人号又悬挂起桌布。约翰斯顿中尉和夏尔普中尉看了兴奋不已，立刻派士兵驾驶大艇把属于他们的那份取回来享用。乘坐天狼星号的菲利普总督、亨特船长、罗斯少校、海事法庭法官戴维·科林斯以及其他一些头头脑脑惊讶地望着亚历山大号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乘风破浪，划着大艇向潘海恩夫人号驶去。十二名经验丰富的海军陆战队二等兵很快就划着大艇平安返回亚历山大号。士兵们把大艇安放在甲板上的休息区，约翰斯顿中尉和夏尔普中尉一想到很快就能吃到美味的红烧猪肉和山羊奶炖特内里费洋葱，早已口水横流。

这时，辛克莱尔船长派人来找他们。

“天狼星号，”他不动声色地说，“在不停地打旗语。我建议你们到艉楼上去看看他们在说什么。”

两位中尉顺着台阶登上艉楼。艉楼上有辛克莱尔的鸡舍。他还养着绵羊和山羊，六口圆滚滚的小肥猪被关在猪圈里。猪圈很干净，没有泥巴，上面的木板刚好遮挡住阳光。还有一个小池子，里面的海水没过猪腿，目的是让它们的体温降下来。

“没有总督的允许，任何船只不得离开亚历山大号，”旗语这样说道。

短短的旗语传达不出什么感情色彩，但是稍后罗斯少校乘坐天狼星号的大艇造访亚历山大号的时候，弥补了这一缺憾。

“你们这对白痴，我真想剥了你们的皮抽了你们的筋！”他咆哮着，和往常一样，根本不在乎是否有别人在场。大艇在亚历山大号左舷忽上忽下地跳动着。他本可以把这两个“恶棍”拖到更隐蔽一点的地方，比如后甲板舱室，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但是他并不打算浪费宝贵的时间，于是站在船舷上就开始大声训斥。“我非常清楚坎贝尔还有潘海恩夫人号上那些傻瓜们同你们两个的勾当，对此我不会再多说一个字——必须马上他妈的给我停止！”

他顺着绳梯下到大艇，然后直奔潘海恩夫人号，重复他愤怒的训斥。

因为他们手下的士兵和船员，以及犯人一样哈哈大笑，约翰斯顿中尉和夏尔普中尉无法发作，只能把自己关进后甲板舱室中，郁闷得直想自杀。

东北信风使舰队一直以很高的速度前进，但是到了六月底，强劲的风消失了，只能靠微风艰难前行。这样一来，就得经常停下来，再换抢航行。舵手从不同的方向换抢，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看有没有风让船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如果没有风，只能停下来等待下一次机会。抢风，停下，再抢风，再停下……

理查德被安排钓鱼，并不是因为他的运气好，而是因为他非常耐心。像比尔·怀廷那样的人，钓鱼的时候，恨不得一分钟之内就有鱼儿上钩。他们不愿意倚着栏杆，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直盯盯地看着水里的钓丝。烈日当空，甲板已经不再像往常那样是个舒服的地方了，特别是对于那些浅色皮肤的英国人来说更是如此。在这方面，理查德十分幸运。到达达特内里费岛之前，风吹日晒，他的皮肤已经变成棕色。之后慢慢变深，黝黑的脸膛显得格外健康。深色皮肤的威尔士人泰菲还有其他深色头发的人也是如此。而皮肤白皙、长满雀斑的比尔·怀廷和吉米·普莱斯则饱受烈日照射之苦。他们的皮肤被晒出了水泡，不得不涂上理查德分给他们的药膏。巴尔梅恩大夫则一副铁石心肠，把刺激性很强的炉甘石

乳液涂抹在他们身上。

所以当理查德看到水手们在左右支索之间，或者任何人们可以比较方便地爬上爬下的地方搭起帆布篷的时候，他非常高兴。

“真没想到埃斯梅拉达还能替怕太阳晒的人考虑得这么周到，”他对斯蒂芬·多纳万说。

多纳万放声大笑。“理查德！埃斯梅拉达不是给你们搭遮阳伞！不是！现在我们已经接近赤道了。这正是船经常静止不动的原因。埃斯梅拉达知道暴风雨就要来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搭帆布篷是为了接雨水。明白了吗？帆布篷最低的那个角下面还放着大桶，收集流下去的雨水。怎样把帆布——就是用过的旧帆——展开是一种艺术。你必须保证一边垂下去形成一个漏斗。我想，信风不会再来了。亲爱的埃斯梅拉达一定也这么认为。”

“为什么你只是四副，多纳万先生？我在甲板上转悠了这么长时间，看得出你的重要性不亚于朗先生，而且显然超过肖特兰德或者伯恩斯先生。”

多纳万先生眯起一双蓝眼睛，眼角显出几条鱼尾纹，微微一笑，但是在理查德看来显然带着一丝苦涩。

“哦，理查德，我算是个爱尔兰人吧。除了跟随罗德尼海军大臣在西印度群岛打仗的日子，我基本上是在商船上度过的。埃斯梅拉达原本为我安排的职位是二副，但是海军代表想给他的儿子留下这个肥缺。埃斯梅拉达听说肖特兰德先生要到船上当二副，非常恼火，和他父亲，也就是肖特兰德中尉大吵一架。最终的结果是，肖特兰德中尉觉得自己还是调到费什本号为好，而他的儿子则留了下来。伯恩斯不肯放弃三副头衔，我就成了四副。我们三人轮流值班。这你已经看到了。”

理查德眉头紧锁。“我原以为船长是一船之主，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

“如果跟你合作的是皇家海军，事情就不是这样了。沃尔顿想在这次运输任务中起到更大的作用。这也正是为什么弗朗西斯·沃尔顿船长——沃尔顿家族的一员——亲自出任友谊号船长的原因。埃斯梅拉达·辛克莱尔是沃尔顿公司的合伙人。如果你

观察得足够仔细的话，就会发现，几乎全部运输船和补给船的主人都是这家公司的合伙人。”多纳万耸了耸肩膀。“如果植物湾的实验成功的话，运送犯人将成为很火暴的行当。”

“知道这些情况真不错，”理查德笑着说。“我们这些不幸的可怜虫还能给别人带来繁荣。”

“特别是给那个名叫小威廉·理查德斯的人。他是承包商。你们吃的猪狗食就得归功于他。上帝会把这个杂种打入地狱，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上帝啊，给我们送来一两条鱼吧！”

理查德手里的渔线抖了一下。多纳万手里抓的渔线也抖了一下。站在船尾的一位水手惊呼起来。一大群金枪鱼正擦船而过。钓鱼的人连忙把鱼拽上来，旁边的人立刻把鱼钩从鱼嘴上摘下来，装上诱饵，在鱼群离开之前重新投入水中。经过紧张激烈的战斗，五十多条大金枪鱼被钓到甲板上，噼里啪啦跳个不停。水手和士兵们则忙着磨刀，把鱼鳞刮掉，把鱼切成鱼片。因为和刀有关，所以不允许犯人们做这件工作。

“今天晚上可以好好吃一顿鱼杂碎了，”理查德心满意足地说。“我也很高兴，我们不在中午吃饭。晚上填饱肚子才能睡个好觉。我知道我们的中尉们会抱怨这些漂亮的鱼吃起来没有滋味，但至少肉是新鲜的啊。”

大海真是个奇妙的世界，总有事情在那里发生。理查德已经渐渐习惯了海上的景象。巨大的鼠海豚和小一点的海豚互相追逐、嬉戏，不时高高地跃出水面，似乎永远不会停息。他想，海洋居民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生活。它们在享受生活。没有什么动物能像高高跃出海面的鼠海豚那样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尽管像满脸阴郁的朗先生那样的人坚持认为，海豚实际上是借助落入水面时溅起的浪花和发出的巨大声响来恐吓天敌。

海鸟总是大群大群从海面掠过——大西洋马鲛鸟、各种各样的海燕和海鸥。由于亚历山大号除了鱼内脏，并不丢弃任何东西，所以理查德认为，大群海鸟的出现意味着附近有鱼群，不过通常这些鱼太小，不值得一钓。

理查德在同一天里，生平第一次看到鲨鱼和鲸鱼。海面很平

静，一排长长的海浪无声无息地涌动，连泡沫也不曾激起。海水像水晶一样清澈，他真想下去游泳。他想，这一路，也许多纳万先生或者别的水手会在什么地方教他游泳。有一件事情一直令他困惑不解。在这样风和日丽的日子里，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跳到海里去游泳？游完泳之后爬回到船上显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啊。

然后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生物出现了。他最终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第一眼看到它，自己整个身体就好像突然凝冻了一般。因为它很美！他先看到鱼鳍，像一把利刃劈开水面。鱼鳍露出水面两英尺，沿着一道余波，向一群四处逃窜的金枪鱼追去。它像一个巨大的黑影，似乎永远不会停下。理查德估计它有二十五英尺长，中间足有水桶粗，越往前越细，直到最后形成尖尖的嘴巴。渐成锥形的尾巴则分开两叉，好像方向舵。一只黑色的、迟钝的眼睛像盘子一样“扣”在大脑袋上。它和一团乱糟糟的金枪鱼内脏一起浮出水面，猛地翻了个身，张开血盆大口，咬住猎物。它满嘴可怕的牙齿，肚子闪着白光，眨眼之间，金枪鱼已经无影无踪。它大口吞下能找到的每一点东西，然后游入平静的余波，在亚历山大号后面那几条船附近搜寻更多的美味。

上帝啊！我听说过鲨鱼也听说过鲸鱼。我知道鲨鱼个头很大，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它会像鲸鱼一样大。显然这种鱼不知道什么是快乐。从它的眼睛可以看出它没有灵魂。

就在这时，一只鲸鱼出现在距离亚历山大号一根缆绳远的海面上。它悠然自得，将海水喷向天空。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只有那些和理查德一样，站在右舷钓鱼的人才有机会看到这个庞然大物漂浮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的情景。它头部呈喙状，一只小眼睛亮光闪闪，一对布满斑点的鳍不停地向上扇动。高高隆起的脊背足有四十英尺长，闪着蓝灰色的光。身上像任何一艘船一样，寄生着甲壳动物。过了一会儿，它向下沉入水中不见了，海面上只剩下一团水雾。人们屏住呼吸等待着。突然，硕大的鱼尾探出海面，像一面旗子静止不动，然后轰然拍下，溅起点点水花，在空中映出一道彩虹。这个海中巨兽比舰队中的任何一艘船更为雄伟壮观。

又有几条鲸鱼出现在海面之上，就像他看过的一幅大象一边

啃食青草一边从容走过的蚀刻画。它们头上喷着混合着空气和水的“喷泉”，十分威严地漂游在碧波间，或者庞大的身躯跃出水面舞蹈。鲸鱼妈妈和小鲸鱼在亚历山大号周围逗留了很长时间。鲸鱼妈妈身上伤痕累累，也寄生着甲壳动物，而小鲸鱼则完美无缺。理查德真想双膝跪下，感谢上苍对他的恩赐，但实在不忍心错过眼前这壮美的景色。它们这支“舰队”要去哪儿呢？像海豚一样，鲸鱼也是海洋中快乐的航海者。

风停之后，用不了多久，飑就开始了。人们必须抓紧时间，利用这个机会。飑常常在晴空万里之时突然出现。乌云飞快地堆积，海面上翻滚着深蓝色的大浪，喷吐着纯白的泡沫。大海咆哮着，变得愈发暴戾，狂风从天而降，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一个小时之后，雨过天晴，船重又一动不动，停在平静的海面上。

不少犯人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睡在甲板上，不过令理查德奇怪的是，更多的人并不愿意这样做。不管怎么说，犯人已经在坚硬的平台上睡惯了，但是，夜幕一降临，大多数人立刻回到臭烘烘的牢房。而这个纬度，太阳落得很早。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呆在船舱里面还有情可原，毕竟不管天气多么闷热，躺在吊床上还算舒服，但是他的那些伙计们就不一样了。理查德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害怕大自然。

但是理查德不会这样。他在甲板上横七竖八躺着的海员们的腿脚中间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躺下，仰望闪电在乌云中窜来窜去，等待皮肤被浸湿的愉悦，等待暴风雨来临时滚滚雷霆劈将下来那种让人心跳停止的感觉。最好的馈赠是天上的雨水。他带着肥皂，把衣服放在大艇船沿底下。他喜欢身上沾满肥皂泡的那种感觉，因为他知道这场雨会持续下去，有充足的时间冲洗干净。他把所有能洗的东西都带了上来——席子、大家的衣服，甚至毯子，尽管有人抱怨，毯子会缩水。

“如果毯子没有用螺丝固定或者用钉子钉住，理查德，你尽可以拿到上面去洗!’比尔·怀廷愤怒地说。“你怎么能在露天里睡？如果船被冲垮，我们沉到海里的话，我最希望的就是呆在船舱里。”

“毯子已经缩了，而且还要继续缩下去，比尔。我真不明白你烦什么？一个小时之内所有东西都会晒干。我拿毯子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你正在打着呼噜呢。”

比尔是否动不动就跟人翻脸，是他能不能经常吃到鱼的标志。运送犯人的舰队穿过“国王的池塘”时，理查德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眼下犯人们能吃到的面包差极了，里面尽是令人作呕的、不停蠕动的小虫子，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吃饭的时候都把眼睛闭上的原因。面包变软了，显然是这些可恨的虫子开始繁殖的信号。腌肉里倒是生不出来什么东西，但是豌豆和麦片中却生着同样的虫子。理查德这组的麦芽精已经不多了。

“多纳万先生，”他对本应成为二副的四副说，“到达里约热内卢之后，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本不应该麻烦你，但是我只信任你，我不信任其他任何能有机会上岸的人。”

这倒是真的。理查德和多纳万一起钓了好长时间鱼，彼此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和理查德跟他的同伴之间的友谊一样牢固，甚至更为坚实。斯蒂芬·多纳万既稳重又洒脱，不但敏感而且幽默。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看得透理查德心里想什么。他甚至比威廉更像自己的亲兄弟。至于多纳万是否视理查德为兄弟已经不重要了。起初犯人们时不时拿他们之间这种奇特的友谊开理查德的玩笑，有的人对他晚上不呆在船舱里也想探个究竟。对于这些舆论的制造者，理查德的对策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很聪明，从不反击。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消停下来，视这种关系为单纯的友谊。

理查德提出请求的时候他们正在钓鱼。那天总也集中不起精力，什么东西都不咬钩。多纳万戴一顶水手的草帽，理查德也戴着同样的帽子。他是从木匠的朋友那儿买来的。那家伙宁愿被太阳晒，也想喝朗姆酒。

多纳万声音不大但很高兴。“愿意效劳，”他说。

“我们有一点儿钱，需要买一些东西——肥皂、麦芽汁、上岁数的女人用来治疗冻伤和蚊虫叮咬的那种药，还有焦油、新的布片、几把剃刀和两把剪子。”

“留着你的钱，理查德，买回家的船票。我很高兴给你买这些东西,不用你付钱。”

理查德耸了耸肩，摇着头。“我不能接受礼物，”他断然说道。“我必须付钱。”

多纳万眉毛一挑，笑道：“难道你认为我在追求你的身体吗？这可真伤害我的感情。”

“不，我不是。我不能接受礼物是因为我无法给别人礼物。这同谁的身体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多纳万突然大笑起来，笑声在晴朗的天空下传得很远。“啊，我们的对话太美妙了！听起来我就像女性杂志中的少女！没有什么比一位‘莫莉小姐’饱受不求回报的爱的折磨更荒唐可笑的了。接受这份礼物，意味着你将更为轻松，而不是让你背上责任与义务的包袱。你难道还没有看出来吗，理查德？我们是朋友。”

理查德眨着眼睛，微笑着说：“是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谢谢你,多纳万先生,我接受你的礼物。”

“你可以给我更宝贵的礼物。”

“什么?”

“叫我斯蒂芬。”

“这不太合适。如果我是个自由人，我很愿意称你为斯蒂芬。但是在那一刻到来之前，我必须牢记自己的地位。”

一条鲨鱼游过，在这个没有鱼的日子里，它和人一样感到饥饿。它的嘴巴像个铲子，不足十二英尺长。汪洋大海，它就像一只小蝌蚪。鲨鱼调转头，向他们投来毫无表情的一瞥，离开了。

“这家伙简直是个魔鬼，”理查德说。“鲸鱼的眼睛还会若有所视，闪闪发光，海豚也一样。而这玩意儿就像从地狱里看你。”

“哦，你可真不愧为布里斯托尔人！你没有讲过道吧？”

“没有，但是我们家族里有传教士。属于英国国教会①。我父亲的堂兄是圣詹姆斯教堂的教区长。金伍德煤矿发生险情时，他

①英国国教会：英国圣公会英格兰主教派和礼拜仪式的国家教会，在坎特伯雷有主教。

的父亲曾经在露天里为煤矿工人布道。”

“勇敢的人。他度过那道难关了吗？”

“是的。后来，詹姆斯堂兄就出生了。”

“你有没有因为肉欲而备受折磨，理查德？”

“有过。和一个能为任何男人打开天堂之门的女人。那真是太可怕了。放弃那一切其实真的太无所谓了。”

什么东西牵动了多纳万的渔线，他不由得喊了起来：“咬钩了！下面有鱼!”

下面的确有鱼。是那条鲨鱼游了回来，不仅一口咬走了诱饵，而且带走了鱼钩、浮子和铅坠。多纳万一把扯下草帽摔在地上，用脚踏上去，嘴里不停地咒骂。

也许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让人透不过气来，也许仅仅是因为亚历山大号给死神放的短暂的假期已经结束，总之，“老麻烦”又卷土重来。六月二十九日，又开始有犯人死去。巴尔梅恩大夫原本很不情愿到牢房里来，因为那里的气味实在令他难以忍受，但是突然之间，他花在牢房里的时间多了很多。遗憾的是，他的药方不起作用，催吐剂不起作用，泻药也不起作用。

人们真是轻而易举就会被迷信思想束缚！就在疾病卷土重来的时候，亚历山大号驶入一片灿烂的、深蓝色的大海之中。那些没有染病的犯人们聚集在甲板上观望，大家很快就深信这是不祥之兆。大海如果变成蓝水晶一样的颜色，所有的人都会死去。

“那是鹦鹉螺！”巴尔梅恩大夫生气地喊道。“我们遇到了大量的鹦鹉螺——‘葡萄牙人的战争’！明亮的、蓝色海蜇类生物！那是自然现象，不是老天不高兴！我的天哪！”他绝望地摇着手臂，消失在后甲板他独自居住的那间舱室。

“他为什么管这玩意儿叫‘葡萄牙人的战争’？”乔依·朗问道。他把自己坐的地方让给理查德，因为该理查德照料艾克了。

“因为葡萄牙的战舰被涂成同样的蓝颜色，”理查德说。

“不像我们的船是黑黄相间的颜色。”

“如果他们战舰和我们的战舰颜色一样，乔依，人们如何区分

敌友呢？真打起仗来，硝烟滚滚，分不清旗帜和徽章。现在到甲板上去，真是个好小伙子。你在下面呆的时间太长了。”理查德在艾克身边坐下，脱掉他的衬衫和裤子，开始为他擦洗身子。

“巴尔梅恩是个傻瓜，”艾克用嘶哑的声音说。

“不，他已经尽力了，这已经到了他能力的极限。他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那么有人……我的意思是，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人知道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吗？”艾克现在已经瘦得皮包骨，就像几根木棍撑起的羊皮纸。他头发脱落，嘴唇干裂、肿胀。等到艾克脱光衣服，理查德才发现，这场病对他最大的危害是损坏了他的生殖器。那玩意儿已经完全萎缩，看起来就像后安上去的一样。噢，可怜的艾克！

“好了，张开嘴。我必须清洗你的牙齿和舌头。”理查德用一把螺丝刀包上布片，蘸着过滤过的水，轻轻地擦拭着，尽可能让这位“公路大盗”的日子好过一些。他一边清洗，一边想，个子太高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艾克像吉米·普莱斯那么高，早就从病痛中解脱了。可是他曾经壮得像一座山，生命力那么顽强。在与死亡的抗争中，很少有人轻易放弃，但是大多数人只能像帽贝一样攀附在岩石之上。

船舱里的气味越来越糟糕，源头就是舱底的污水。巴尔梅恩作为医生，在海军供职已经长达七年。早在国会打算选择非洲作为流放犯“倾倒场”的时候，他就参与了考察西非海岸的那次航行。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在亚历山大号当医生实在是力不胜任。在他的坚持下，监狱每一个令人窒息的“墙角”都安装了用风帆做的通风口——这些排不上用场的帆布像烟囱一样把海风通过甲板上面的一个洞吹入牢房。辛克莱尔船长虽然行动迟缓，但还是上蹿下跳，极力反对。医生也态度强硬，不肯放弃。也许因为被亚历山大号“死亡之船”的美誉搞得心烦意乱，辛克莱尔最终让步，下命令让木匠在船甲板上挖了个窟窿。但是真正吹进牢房的风少之又少，犯人们还是因为发烧一个接一个倒下。

理查德尽管很瘦，但是非常健康。他的铺位上的同伴和艾克

铺位上的其他四个人也都很好。威利·德灵和约·罗宾逊已经彻底放弃了牢房里的铺位。这样一来，另外三个人（在朴茨茅斯他们失去了一个同伴）可以分享本来为六个人设计的二十英尺的空间。感谢奈特中士做得好事儿，汤米·克劳德和阿隆·戴维斯所在铺位上的犯人们住得非常舒服。尽管有这些好兆头，理查德的直觉还是告诉他，即将爆发的将是一场非常可怕的疾病。

“除了照看艾克的人，大家都到甲板上，尽量为我们自己多接点雨水，”他命令道。

吉米·普莱斯和约伯·霍利斯特呜呜咽咽，乔依·朗大声嚎叫，剩下的几个人看上去也露出反抗的神色。

“我们更愿意呆在下面，”比尔·怀廷说。

“这样下去你们会发烧的。”

“你自己说过，理查德，”奈迪·佩罗特突然发难。“只要我们饮用过滤水并且保持清洁，就能够活下去，所以不用上甲板。你的皮肤没事儿，但是我的皮肤早被阳光灼伤了。”

“我愿意上去，”泰菲·爱德蒙斯边说边收拾几样东西。“你和我还得为音乐会做准备。我们不能让亚历山大号成为惟一一艘不能举办音乐会的船。看看人家斯卡波罗号，每个星期都有一场音乐会。弗兰纳雷下士说，有些表演非常精彩，你只有亲眼看到才会相信。”

“斯卡波罗号，”威尔·康纳利说，“比我们船上的犯人还多。他们之所以处境很好，就是因为大家分散住在下甲板和最下层甲板，而我们挤在只有斯卡波罗号一半的空间里。因为我们的船还要装载货物。”

“哦，我本人倒是很高兴亚历山大号同时在最下层甲板装载货物，”理查德说。他不想再和他们争论下去，因为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想想那些曾经住在我们下面那层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们也吃够了苦头。斯卡波罗号的舱底污水泵好使，污水被直接排放出去。他们有马歇尔船长，我们有埃斯梅拉达。这个家伙只要自己桌子上摆满美味佳肴，根本不关心舱底污水泵是否好使。亚历山大号的底舱污水已经彻底淤塞，根本就排不出去。”

七月四日，又一名犯人死去了，另外有三十名犯人躺在用作病床的平台上。巴尔梅恩大夫心想，整个亚历山大号的船体仿佛摆满了高度腐烂的尸体。这些不幸的人们怎样才能在腐烂之中生存下去呢？

第二天，从天狼星号船传来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说，约翰·帕沃尔的镣铐可以被除去了。除去之后，到伯恩斯先生那儿报到，没有关于禁止他工作的说法。第二道命令让约翰斯顿和夏尔普中尉大为光火。舰队所有人的供水配额（女人和孩子的配额更少）从四品脱降到三品脱。船员、水兵、犯人都一样。每天清晨，给所有犯人每人发一品脱，下午再发两品脱。分配水的工作在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两名下属和两名囚犯的监督之下进行。每次都更换执行监督的士兵和犯人，以防欺诈和相互勾结。水桶被锁在货舱里，并且被严加看管。钥匙由军官保管。做饭用的水早晨发放，一起发放的还有为牲畜准备的水。家畜耗水量很大，牛和马每头每天要喝掉十加仑水。

三天之后，平静和风暴都消失了，海面上吹起东南信风。尽管他们实际上尚未穿过赤道。舰队重新活跃起来，努力保持前进的速度和方向，然而每天完成的实际里程还不到一百英里。亚历山大号劈波斩浪，船上的设备吱吱作响，和往常一样，它和“音乐会之船”斯卡波罗号并肩前进，天狼星号和萨布莱号在后面不远处跟随，友谊号在前面开路，船头掀起的大浪把它浇得像落水狗一样。

等到约翰斯顿和夏尔普猩红色军服上的扣子变得越来越暗，后甲板舱室闻到的臭味和底舱闻到的臭味没有两样，两位中尉和巴尔梅恩大夫作为大家的代表一起去找船长。船长接待了他们，但是认为他们的抱怨都是无稽之谈。他关心的只是那些偷他面包的犯人应该被处以鞭刑并且被打个半死。

“你应该，”约翰斯顿语气尖刻地说，“为犯人没有偷你的朗姆酒而谢天谢地了。”

船长得意洋洋地笑着，露出满嘴脏兮兮的牙齿。“其他船上的朗姆酒有麻烦，先生，但是我的船上没有。你们走吧，别烦我了。我已经吩咐奇普斯去修理右舷的污水泵，它是不太好使。毫无疑

问,那是底舱的污水造成的。”

“抽水泵靠金属和皮带工作，”巴尔梅恩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一个木匠怎么能把它修理好？”

“你最好祈祷他能修好。现在给我出去。”

巴尔梅恩受够了。他向天狼星号发出旗语，得到许可之后乘坐一艘大艇去见夏洛特号上的首席医生约翰·怀特。在夏尔普中尉的指挥下，大艇乘风破浪，向落在后面的夏洛特号帆船划去。返回亚历山大号的航程险象环生，即使对于夏尔普这样面对最恶劣的海洋气候依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所以当怀特医生登上亚历山大号的时候，他的心情并不好。

“现在需要你们这些布里斯托尔人，”斯蒂芬·多纳万说。“去船尾，到怀特先生和巴尔梅恩先生那里去。”

理查德跟携款潜逃的托马斯·拉蒂摩尔先生呆在一起的时候，曾经学习过不少关于水泵的知识。在他看来，严格地说，亚历山大号的水泵应该安装在下一层船舱中，这样一来，不需要把水位提得很高，就可以将污水排出。但这是一艘贩奴船，它的主人不想在低层船体上开一个洞。事实上，根本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他们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把船开进干船坞，让船体倾斜，把污水排掉。

海军陆战队士兵住的船尾舱里有两个蓄水池，一个在左舷，另一个在右舷，每个蓄水池都配备一个抽水泵，水泵上装着能够上下摆动的手柄，而且都有一根管子通过一个阀门把水排入大海。右舷的水泵已经被拆除，左舷的则纹丝不动。

“我们下去，”脸色灰白的怀特医生说。“这样的地方怎么能住人？约翰斯顿中尉，你手下的人太有忍耐力了，他们将因此而受到表彰。”

理查德和威尔·康纳利打开舱门，两人立刻感到一阵眩晕。船舱里一片漆黑，但是污水在水桶周围泼溅的声音清晰可闻，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

“我需要几盏灯，”怀特说，在脸上蒙了一块手帕。“我们当中必须有人下去查看。”

“先生，”理查德恭恭敬敬地说，“如果是我的话，就不会把灯带到下面去。那里的空气会燃烧的。”

“但是我必须看！”

“没有这个必要，先生，真的。光听声音就明白怎么回事儿了。污水已经溢出到池子外面的船舱里了。这就意味着舱底彻底堵塞了。两个水泵都不好使，也许它们就从来没有好使过——上一次我们是用桶把污水池清理干净的。从到达加利昂湾起，我们就一直面临这个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怀特透过嘴上捂着的手帕问道。

“理查德·摩根，先生，从布里斯托尔来的，”他笑着回答。“我们布里斯托尔人习惯了污浊的空气，所以他们总是派我们清理污水。但是用桶清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必须使用水泵，并且每天都要抽干净。但是不能用这样的抽水泵。即使工作正常，这种水泵抽一吨污水也要花上一星期。”

“那个木匠能把它们修理好吗？约翰斯顿中尉。”

约翰斯顿耸了耸肩。“问摩根，先生。他似乎知道。实话说，我对水泵一窍不通。”

“那个木匠能把水泵修理好吗？摩根。”

“不能，先生。污水里杂物太多，如果使用这种小功率的水泵，它的管道和活塞每抽一次就会被堵住。这艘船需要的是链式水泵。”

“链式水泵比这种水泵强在哪儿？”怀特问道。

“链式水泵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先生。链式水泵其实很简单，只是一个木头箱子，里面的空间远比眼前这种水泵的圆柱形泵体大。它抽水的功能依靠一根黄铜链条，链条上面是一个链齿，下面连接着一个木头鼓轮。链条与木头架相连，链条向下转动的时候，木头架呈水平状下落；链条向上转动的时候，木头架又伸展开，从而完成一次吸水的。除了链条，一个好木匠可以制作链式水泵的各个部分。这套设备十分简单，只需要两个人摇动带链齿的轮鼓，一分钟就能抽出一吨水。”

“如此说来亚历山大号必须配备链式水泵。船上有链式水泵

吗 ?”

“恐怕没有，先生，但是天狼星号刚刚改装过，应该装有链水泵。我估计应该有备用的。如果天狼星号没有，别的船上也许会有。”

怀特转过脸，看着巴尔梅恩、约翰斯顿和夏尔普。“很好。我现在要到天狼星号向总督汇报。与此同时，底舱和池子里的污水必须马上排出去。所有没有生病的犯人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必须轮流干活，我不想让你们强迫布里斯托尔人独自完成全部任务，”他对约翰斯顿说。然后怒气冲冲地瞪着巴尔梅恩。“巴尔梅恩先生，为什么你没有早一点报告这里的情况？现在已经过去七个月了。这艘船的船长是个懒虫，除非后桅倒在艉楼甲板室上，他决不会走出一步。作为医生，你的职责很明确，那就是保证船上所有人，包括囚犯的健康。你没能做到这一点，我会向总督汇报的，其他人也一样。”

威廉·巴尔梅恩站在那儿满脸通红。他那张英俊的脸因惊讶和愤怒而僵硬。他是苏格兰人，比眼前这位爱尔兰人怀特小六岁。这次会面之前，他们彼此没有打过多少交道。现在当着两名士兵和四名囚犯的面被他训斥，他觉得非常丢脸。这是罗斯少校对他手下那些违纪官兵的做法。现在不是对怀特进行反击的时候，但是巴尔梅恩在心里发誓，到了植物湾，他一定要报复。他的大眼睛逐个扫过犯人们的脸，想看看他们是否流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但是一无所获。他之所以知道这几个人，是由于一个最古怪的原因：他们从来不生病。

这时候，罗伯特·罗斯少校走下最后一级台阶。他的心里充满好奇，因为夏尔普中尉又开始满世界游逛。只消用鼻子闻上一下，就足可以明白问题的严重性。巴尔梅恩已经回到自己的小屋，生着闷气，筹划如何报复怀特，而此刻怀特正向罗斯汇报情况。

“是的，很好，”罗斯神情专注地盯着理查德说。“你就是那个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的人。我对你记得很清楚。这么说，你是水泵方面的专家了，摩根？”

“我有足够的知识确信，亚历山大号急需链式水泵，先生。”

“我同意。怀特先生，我把你先送到天狼星号，然后送到夏洛特号。约翰斯顿先生和夏尔普先生，把所有的人都调来排污。在船身上比舷窗口低的地方打两个洞，这样就可以把污水直接排人大海。”

第二天，菲利普·齐德里·金中尉和罗斯少校、首席医生怀特又来了。金中尉只看了一眼理查德拆下来的左舷水泵，就扯开嗓门儿嘲笑起来。“这玩意儿连萨堤罗斯① 那玩意儿里的精液都吸不出来！这艘船需要装备链式水泵。木匠在哪儿？”

英格兰人的谨慎加上凯尔特人的热情能够创造奇迹。作为皇家海军的中尉，金的级别实际上比海军陆战队的中尉高。他在亚历山大号上呆了足够长的时间，确信木匠明白他需要做的事情，并且确信他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之后，才回去向舰队司令汇报。他说，从今往后亚历山大号将是一艘健康的船。

然而，毒已经渗入船骨，亚历山大号永远也不会成为一艘真正健康的船。但毕竟臭气慢慢消散了，人们住在船舱里尚可忍受。排污问题得到解决，并且没花沃尔顿公司一分钱，埃斯梅拉达会因此而高兴吗？当然不会。特里明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向他报告的时候，他蜷缩在艉楼的安乐窝里问：“到底是他妈的谁下令在我的船上钻出两个该死的洞？”

七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之间的夜晚，舰队越过赤道。第二天，舰队遭遇了自离开朴茨茅斯以来的第一次风暴。舱口被全部封闭，犯人们被关在一片漆黑之中。对于像理查德这样把全部时间花在甲板上的人来说，这个夜晚不啻是一场噩梦。惟一使这场噩梦稍微缓解的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已经消失。海浪从左舷船首冲过，所以亚历山大号更多的是前后颠簸，而不是左右摇晃。船身时而被巨浪托起，巨大的压力把人们死死地压在床铺上，时而悬在半空中的船尾轰然落下，发出爆炸般的声响，人们在响声中进入失重

① 萨堤罗斯（Satyr）：希腊及罗马神话中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指好色之徒、性欲极强的男人。

状态，如此反复交替。每当船身以某个特定的角度摇晃时，犯人就会从舱壁甩到与另外一个“分隔间”相隔的挡板上。大家以为早已成为过去的晕船再次发作。艾克经受着可怕的折磨。

太可怕了。舰队挣扎着驶出风暴，船上的水桶接满了雨水，供水配额又恢复到正常水平。但是所有人，甚至可怜的乔依·朗，心里都非常清楚，依萨克·艾克要死了。

艾克要求见理查德。理查德蹲在乔依对面，把艾克的头和肩膀放在自己的大腿上。

“公路大盗走到头了，”他说。“啊，我真开心，理查德！你也应该为我高兴。好好关照乔依。他会感受到你的关心的。”

“放心吧，艾克，我们会照顾好乔依的。”

艾克抬起枯柴棒似的胳膊，指着横梁上的架子。“我的靴子，理查德。你是惟一能够穿得了那双靴子的大个子，我想让你拥有它们——全部、完整地拥有它们。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会好好地使用。”

“很好。”他说着闭上了双眼。

那双眼再也没有睁开，一个小时之后他终于死去。

亚历山大号死了太多的人，以至于船上缝制船帆的工匠不得不恳求其他船只把旧帆布留给亚历山大号。人们给艾克换上一身干净衣服，把他缝在帆布袋中，抬到甲板上。因为自己有一本祈祷书，所以理查德读了祷告文，把艾克的灵魂交给上帝，把他的肉体交给大海。艾克被滑入大海，转瞬之间就沉了下去，帆布袋上绑着一些玄武岩石块。这些石块是在特内里费海滩抓获熟睡的约翰·帕沃尔时，带到船上的。“死亡之船”上的废金属块已经用光了。

巴尔梅恩大夫下命令再进行一次消毒。用焦油擦洗之后，再刷上一层石灰。他非常孤独，整天呆在后甲板船舱中，只有两名海军陆战队中尉为伴。而两名中尉和他格格不入。和潘海恩夫人号上的亚瑟·博维斯·史迈斯医生一样，巴尔梅恩对偶尔能够碰到的众多海洋生物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他的生活则完全靠这种兴趣支撑着。如果遇到足够小的生物，他就把它们泡到酒里。自从安装

了链式水泵，到牢房容易多了，但是他被怀特医生的无情指责伤透了心，认定即使可怜的犯人不断地死去，也不再是他的错误。

一名犯人在使用位于船首的船员茅厕时，被一个怪异的浪头卷到海里，至此，亚历山大号的犯人数目降至一百八十三人。

八月初，舰队看到了弗里奥角的陆地。那儿距离巴西最大城市北边尚有一天的航程。但是高高的、锯齿状的山峰起到的作用就像圣哈格峰一样，一绕过海角，海面就变得平静无风。直到四号夜里，舰队才摸索着抵达里约热内卢。现在已经是冬季了，里约热内卢位于赤道南边很远的地方，刚好在南回归线的北边。他们已经驶出了巨蟹座和摩羯座范围。从特内里费到这儿总共航行了五十六天，之前从朴茨茅斯到特内里费花了八十四天，按星期计算的话分别是八个星期和十二个星期。共计航行六千六百陆地英里。

进入葡萄牙殖民区域必须首先得到许可，而这是一项很花费时间的事情。下午三时，舰队通过两座塔糖形山丘间一英里宽的浅水区。天狼星号鸣礼炮十三响，圣克鲁斯也鸣礼炮作为回应。

从黄昏起，亚历山大号上所有的人都聚集在船舷栏杆附近，被这个充满异国风情的美丽的地方深深地吸引。南侧的塔糖山高约一千英尺，像个暗粉色的鸡蛋，上面草木繁茂、浓荫覆盖。北侧的塔糖山则不那么雄伟壮观。山的周围山崖林立，崖顶仿佛刀削了一般，崖壁却长着郁郁葱葱的树木和绿油油的茅草，灰色、奶油色和粉红色的嶙峋怪石散布其间。海滩长而弯曲，满目黄沙，细碎的浪花不时向岸边涌来。一过沙洲，宁静而安谧。舰队在海湾里面不远处抛锚。为了保卫里约热内卢不受海上掠夺者侵犯，沿海岸建造了许多要塞。此刻，舰队正面对其中的一个。直到第二天，十一艘船才被拖到圣赛巴提奥城外的永久停泊地。用这个名字命名里约市区再恰当不过了。它雄踞于西边海岸的方形半岛之上，“触角”一直伸到周围山峰之间的峡谷。

港湾中叫卖东西的小船随处可见，划船的人大多数都是几乎全裸的黑人。每条船上遮阳篷的颜色都很鲜艳。理查德看见远处教堂的尖顶上竖立着金光闪闪的十字架，但是里约没有几座高大

的建筑。犯人们没有被禁止在甲板上活动，也没有被戴上镣铐，连约翰·帕沃尔也没有。但是一艘大艇定期环绕六艘运输船巡逻，卖东西的小船都被赶走了。

天气不错，非常热，没有风。啊，如果允许上岸该有多好！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囚犯们都清楚这点。中午时分，他们吃上了大块的新鲜牛肉，土豆，豆子，米饭以及一种味道很怪的烤面包。理查德后来得知，怪味儿面包是用一种叫“卡萨达”的植物的根制成的。但是当一艘小船驶过来的时候，所有这些食物都算不上什么了。黑人黑檀色的脸，雪白的牙齿。他们嘻嘻哈哈地笑着，把成百上千只橙子扔到甲板上，船上的人则像打比赛一样接他们扔过来的橙子。理查德听说过这种水果，还有几个人也听说过。他读过的书里描写过一些豪宅的“橙子园”，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还给他看过一只橙子。詹姆斯堂兄从外国进口柠檬来榨油，柠檬不像橙子那样容易腐烂。

扔到船上的橙子分为两种。一种直径六、七英寸，颜色很深，而另外一种呈血红色，里面的果肉也是血红色的。犯人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发现外面的皮不能吃，但是很容易剥掉。于是狼吞虎咽般地吃将起来。他们沉醉在这种甜美而多汁的水果中，有时因为吃了太多的橙子而甜得发腻，就吃几个鲜黄的柠檬来爽口，或者选择果汁少一点的酸橙。酸橙的味道介乎于发涩的柠檬和像糖浆一样甜的橘子之间。这些柑橘类的水果永远吃不够。发现还发青的水果是在完全成熟之前就被采摘下来之后，奈迪·佩罗特在他们在里约呆的第三个星期，就开始挑选自己认为能够保留几天的鲜美多汁的水果，准备带在路上吃。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更多的犯人都开始学他的样子储存水果。还有许多人，包括理查德，保存了许多橙子和柠檬的种子。

每天他们都能吃上新鲜的牛肉、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以及新鲜的卡萨达面包。当水兵们发现里约的朗姆酒尽管质量很差但是价钱便宜得像水一样的时候，什么纪律呀、对犯人要严加看管的命令呀，都形同虚设。两位中尉几乎没有在船上呆过，巴尔梅恩大夫也一样，他到山里探险，寻找硕大的、鲜艳夺目的蝴蝶和一种像上

过蜡的美丽的花朵。这种花叫兰花。船员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都渴望拥有宠物，经常带回一些很驯服的五颜六色的鹦鹉。船上的狗只剩下两条，其他的，不出多纳万所料，都掉到海里喂了鲨鱼。那只名叫罗德尼的猫、它的“妻子”和迅速繁殖的家族倒是欣欣向荣。亚历山大号的卫生状况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到处都是老鼠。

里约也有不怎么吸引人的地方——它是蟑螂的天堂。英国也有个头很小、胆子也很小的蟑螂。这里的蟑螂个头硕大，不但会飞，而且飞起来发出哗啦啦的响声，表现出一种和鲨鱼无异的邪恶的意图。这种蟑螂聪明而富有攻击性，见到人不但不躲避，反而主动出击。上至天狼星号上的最高首长，下至亚历山大号上倒霉的囚犯，所有的人都被蟑螂折磨得几近疯狂。

尽管周围的环境不像在大海上那样宁静，船上绝大多数人几乎都一丝不挂地睡在甲板上。里约永远不会睡去，也永远不会黑下来。教堂和其他建筑物彻夜灯火通明，好像为数不多的葡萄牙人和数不清的黑奴都害怕隐藏在夜幕下的什么东西。直到有一天夜里，理查德听到什么东西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介乎于尖叫和咆哮之间的声音，他才明白为什么这里的人们总是用灯火把黑暗驱离港湾。

他们每个星期至少燃放两、三次焰火，总是为了向某位圣人或者圣母玛丽亚表示敬意而举行，或者为了纪念耶稣一生中的某个事件。里约的宗教活动没有什么庄重、和谐的东西。而这冒犯了像巴尔梅恩和夏尔普那样的新教徒，他们认为天主教是不道德的、腐化和邪恶的宗教。

“我很惊讶，”看着烟花冲天而上，爆出绚丽的火花，然后弯弯曲曲落下，理查德对约翰·帕沃尔说，“你怎么没想逃跑，约翰。”

帕沃尔脸色很难看。“在这儿？不会说葡萄牙语，逃得了吗？一天之内就会被他们抓回来。港湾里，除了葡萄牙贩奴船和货船，惟一的船只就是一艘英国捕鲸船。它正在港内刮船底。天狼星号和萨布莱号上的一些海军官兵将乘坐它回家。”他转换了话题，显然很痛苦。“我看埃斯梅拉达和往常一样懒得打理这条船。他从

来不给船刮船底。”

“伯恩斯先生没有告诉你吗？亚历山大号的外壳包着铜皮。”理查德轻轻拍打着胸膛，橙汁呛得他难受。“我要到那边去洗洗。”

“我不知道你还会游泳。”

“我不会。只能手抓着梯子把自己泡在水里。希望早晚有一天不用梯子也能浮在水中。昨天我把手撒开，在水里浮了两秒钟，随后就变得很慌张，今天也许就不会那么惊慌了。”

“我倒是会游泳，可是不敢，”帕沃尔可怜兮兮地说。不管纪律松弛与否，帕沃尔自己就不敢轻举妄动。

有一天，斯蒂芬·多纳万乘坐一艘租来的小船回来的时候，理查德正泡在水里。他还没有学会游泳，只要一撒手，就往下沉。小船划过来的时候，他不得不爬到甲板上，正好看见多纳万站在船头。

“理查德，你这个傻瓜，港湾里有鲨鱼！”多纳万边说边爬到甲板上。“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再在这儿游泳了。”

“里约港湾有那么多供品，我就不信鲨鱼偏偏对我这个骨瘦如柴的家伙感兴趣，”理查德笑着说。“我想学游泳，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会，真丧气。”

多纳万眨了眨眼。“你在想，如果会游泳，一旦亚历山大号遇到风暴沉入海底，你就能游到非洲？不要害怕，别看这艘船很旧，但是它的船体结实，造形合理，风浪再大，都不会沉没。”

“不，我不是怕这个。我是想，到了植物湾之后，水桶可能供不应求。倘若那样，至少我能在海里洗澡而不至于担心下去就上不来。那儿也许有湖或者河，但是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没有提到。事实上，他清楚地指出，那儿的淡水极其缺乏，只有几条小溪。”

“我明白了。你看那条小狗华莱士，”他说，指着夏尔普中尉的苏格兰小猎犬。此刻它正沿着一条租来的小船，向大船游去，夏尔普在旁边一边大笑一边鼓励。

“华莱士怎么了？”

“注意观察它是怎样游泳的。下次你顺着梯子下去‘喂鲨鱼’

的时候，全当自己有四条腿而不是两条。你就泡在水里，脑袋露出水面，四肢像鸭子一样划水。然后……”多纳万说。这时候，划船的黑人把几包东西放到甲板上，高高兴兴地从多纳万手里接过一枚六便士银币。“你就会游泳了，理查德，”理查德继续说，“从华莱士的‘狗刨’开始，你很快就能学会踩水，浮在水面上仰泳，以及所有游泳的技巧和窍门。”

“约翰尼·帕沃尔会游泳，可是他不敢。还得老老实实跟我们呆在一起。”

“如果他知道我今天的发现，恐怕那次在特内里费岛就不会老老实实束手就擒了？”

理查德吃了一惊，转过脸看着他。“告诉我。”

“这支舰队离开朴茨茅斯的时候，海军陆战队士兵们的子弹袋里压根儿就没有弹药，或者说他们只能开一枪，再多一枪也开不了。”

“你在开玩笑！”

“不，我可没有开玩笑，”多纳万说，摇着头大笑起来。“他们居然这样组织一次探险！忘记供应弹药！”

“天哪！”

“我也是今天才发现的。总督大人已经设法从里约购买一万个弹药袋。”

“这么说，如果任何一艘船上发生哗变，他们都无法对付——我已经注意到亚历山大号上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多么在意他们的武器和弹药——他们的弹药袋恐怕连一口唾沫也用不了①。”

多纳万先生用犀利的目光看着理查德，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又改变主意，在那一堆包裹旁边蹲下。“这是你要的东西。明天我会带回更多的东西。我还听说就要起航了，”他说，把一包包东西放到理查德怀里。“焦油，药膏。药膏是从一个丑老太婆那儿弄来的。她长得像个女妖，那样子由不得你不信她精通此道。她发誓

①旧式火枪发射的时候，枪手通常用唾沫将弹药袋包装纸润湿以堵住枪管中的火药，故有此说。

说，这种药膏加上树皮磨成的粉，就能治疗发烧。这是一瓶鸦片酊，可以防治里约流行的痢疾。医生们对这玩意儿持怀疑态度，但是金中尉深信不疑。许多很好的布片。我无法拒绝这几件细棉布衬衫，给自己买了几件，也想着给你买了几件。天气热的时候没有比棉布衬衫穿着更凉快更舒服的了。麦芽成了紧俏商品，很难买到。医生们先下手为强，都买走了，只怪他们眼睛太尖。不过，你可以把橙子皮或者柠檬皮在太阳底下晒干来咀嚼。柑橘类水果可以防止坏血病，这是水手们的常识。”

理查德凝视着多纳万的脸，目光中充满友爱和感激。但是聪明的多纳万并没有试图从中解读出任何别的含义。那只是友谊。为了这种友谊，他愿意同眼前这个人一起去死。他一定爱过，但是不打算再爱。他失去的是谁？如何失去的？不会是那个为他打开性爱天堂之门的女人。因为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这个女人让他厌恶。不会是任何一个女人，也不会是任何一个男人。总有一天，理查德·摩根，他在心中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听到你的全部故事。

第二天一早，多纳万离船上岸的时候，发现理查德正在梯子旁边等他。

“有什么能再次为你效劳的事情吗？”他问道，看上去非常渴望得到新的机会。

“不，这次我必须给你钱。”理查德指着甲板弯下腰，假装地上有什么让他感兴趣的东西。多纳万也蹲了下来，没有人注意到七枚金币已经换手。

“这么多钱你想买什么？你能买一块酸橙大小的黄玉，或者小不了多少的一块紫水晶。”

“我需要尽可能多的金刚砂粉末，还有强力鱼胶，”理查德说。

多纳万半张着嘴，望着理查德。“金刚砂粉末？强力鱼胶？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在好望角也许也能买到，但我相信那里的价钱贵得吓人。里约热内卢的东西看起来便宜得多，”理查德说，不想正面回答。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你真是个神秘的人，我的朋友。告诉我，否则我就不给你买。”

“你会给我买的，你自己也知道，”理查德说，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不过告诉你也没关系，我并不介意。”他的目光掠过港湾，眺望着北面掩映在丛林中的山丘。“在这次没完没了的航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到了植物湾我应该做些什么？犯人里几乎没有掌握某种技能的人。这些情况我们都是从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嘴里听到的。特别是自从来到里约，几条船上的军官经常相互走动。小个子中尉拉尔夫·克拉克总是喋喋不休，不是唠叨友谊号艉楼甲板舱中那些醉鬼的丑态，就是抱怨着他的老婆和孩子。不过偶尔我们能从他嘴里听到一些有用的信息。”理查德深深地吸一口气。“不过我可不想攻击这几位海军陆战队的中尉！还是说我们刚才的话题吧。犯人中几乎没有技术人才。我却有些技能，其中一项肯定能派上用场。因为，我能想象得到，到了植物湾，肯定要砍伐树木，锯很多木料。我会磨锯。更重要的是，我会开锯齿。会这技术的人更少。詹姆斯堂兄可能已经设法把我的工具箱弄到了哪条船上，也许没有。如果没有工具箱的话，我就不能再没有金刚砂粉末和强力鱼胶。我想，舰队应该有锉刀，但是，如果当初计划所需工具的人，和计划所需食物的人一样粗心大意的话，恐怕就没有人会想到带金刚砂粉末和强力鱼胶。听到你说的关于步枪弹药袋的事情我其实笑不出来。如果新南威尔士的印第安人和莫霍克人①一样凶猛，并且围攻我们的话，他们想让我们做什么呢？”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斯蒂芬·多纳万严肃地说。“你拿这些金刚砂粉末和强力鱼胶做什么呢，理查德？”

“我会自己做金刚砂纸和金刚锉刀。”

“如果舰队没有的话，你需不需要普通锉刀？”

“需要，但是我只能拿出这么多的钱，我不想因为你的慷慨而得寸进尺。我还是寄希望于我的工具箱。”

“从你嘴里打听点事情就像从石头里往外挤血一样难，”多纳万先生微笑着说。“不过，今天还是有了一点儿进展。总有一天，

①莫霍克人：居住在美国纽约州和加拿大的北美印第安人。

我会把什么情况都弄清楚的。”

“那些事情不值得一听。但我还是谢谢你。”

“啊，我是你的仆人，理查德！如果不是到处搜寻你要的那些药的话，我连里约迷人美景的一半都看不到。对于约翰斯顿和夏尔普这样的人，里约就是咖啡馆、粘牙的果子面包、朗姆酒、港口，还有巴结葡萄牙的官员，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珍贵的小纪念品。”说完这番话，多纳万先生高兴地吹着口哨，漫不经心地走下绳梯，就好像去做一件他已经做过一万次的事情。

理查德·约翰森先生是此次远征的牧师，因其温和的循道宗信徒的观点而闻名。在里约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他来到亚历山大号上，在里约天主教堂响彻全城的钟声的陪伴下，为人们进行了祈祷。甲板正被清理，显然是船马上就要起航的信号。

从九月四日起，十一艘船开始驶出里约热内卢布满小岛的海湾，到九月五日才完成。舰队在橙子和焰火的陪伴下，已经在这里停泊了一个月。圣克鲁斯要塞和天狼星号鸣放二十一响礼炮表示告别。水的配额依然是每天三品脱，这也许表明，总督和医生就里约饮用水的质量达成共识。

夜幕降临的时候，陆地已经消失在视野之外，舰队驶入东向的航程。大家都希望能够顺利到达三千三百陆地英里以外的好望角。从现在起，他们将向东南航行，从海图上看，到达好望角之前，没有什么人烟。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是偶尔碰到过葡萄牙的商船，但是接下来在抵达好望角附近海域，或者进入东印度商船的航线之前，他们不会见到任何船只。

理查德本来带的东西就很多，现在又增加了金刚砂、鱼胶和几把很好的锉刀。他最担心的还是滤水石。他自己还有两块没有用过的，但是他的五个朋友却一块多余的也没有了。如果药剂师詹姆斯堂兄的话没错儿，这些滤水石很快就不能再用了。他在多纳万先生的帮助下，把一块滤水石装在网兜里，绑在船尾，坠入大海，心里祈祷最好别让鲨鱼对它感兴趣。有位海军陆战队的军官想漂洗裤子，就把它挂在船尾，结果有条鲨 鱼产生了兴趣，把裤子撕成

两半，一口吞下去，但又立刻吐了出来。滤水石也可能遭到这种厄运，一旦拴网兜的绳子被鲨鱼咬断，滤水石也就没了。一个星期后，他把滤水石从海里拽上来，放到甲板上，让它接受充足的阳光和雨水的洗礼。接着又把第二块滤水石投入海中。他希望在滤水石出现腐败变质的迹象之前，在海水中把它们及时清洗一遍。

舰队继续向南航行，依然等待着能够把他们从巴西带到非洲的巨大的海流。人们开始发现成群结队的抹香鲸。它们也向南游去。抹香鲸是一种巨大的海洋生物。从侧面看，它那高高隆起的嘴巴像悬崖，而下巴细小得出奇，但是武装着骇人的牙齿。它们的尾巴很秃，上面的鳍也比较小。比起人们见过的其他鲸鱼，抹香鲸不会做那些杂技动作。海洋里更常见的生物是大量的小海豚、海豚和鲨鱼，但是可吃的鱼却很难捕到，因为它们游得更快，而且通常在大浪中出没。偶尔碰到鱼群，犯人就能吃上鱼杂碎，但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的食物只是腌肉，外加生着象鼻虫和蠕虫的硬面包。大家都没有胃口。所幸犯人们都保留着一大包晾干的橙子皮。他们分享着这些橘子皮，每天嚼上一小片。

舰队向南航行，一种叫信天翁的巨大的海鸟越来越频繁地掠过海空。有一名雄心勃勃的水兵想弄一只烤信天翁做晚餐，便举起步枪向一只信天翁瞄准，但是马上被惊恐万状的船员们制止。如果杀掉这样一只空中之王，会给船只带来厄运。

新的疾病首先在海军陆战队士兵中爆发，但是很快就传播到牢房里。于是人们再次烟熏消毒、擦洗地板、涂抹石灰。中间被隔离出来的平台又躺满生病的犯人。在一次狂风的咆哮声中，又一名犯人死了。因为船舱里的气味改善了许多，巴尔梅恩医生现在也愿意在牢房和士兵的船舱里多呆一会儿。只要天气允许，他就下令再次进行烟熏消毒、清洗地板、涂抹石灰。这些“程序”其实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惟一的好处是牢房里亮堂了一些。当水手们在甲板上忙于操纵船帆、没有一块安静之地的时候，理查德、比尔、威尔、奈迪和另外几个喜欢读书的人可以呆在牢房里读书。在利用风向破浪前进的过程中，事实证明船长辛克莱尔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水手。风向正确的时候，他马上命令升起风帆。一旦风向不

对，用不了几分钟就将船帆收起。升帆，收帆，升帆，收帆，升帆……这些日子，约翰·帕沃尔、威利·德灵和约·罗宾逊从来没有在牢房里出现过。大家并不觉得奇怪。水手们需要尽可能多的人帮助他们干活。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观察风向期间，没有足够的人手轮流休息。

到九月底，赤道附近的飓风减弱了一些，海面变得更加平静，到甲板上活动的机会也多了起来。不管天气好坏，亚历山大号都能航行得非常平稳，浪头不会卷到甲板上，所以也无需关死舱门。自从离开朴茨茅斯，船上的人们只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

约翰·帕沃尔看起来很兴奋，尽管累得筋疲力尽。船上的活儿不多的时候，他就回牢房里呆一会儿。威利·德灵和约·罗宾逊也常常回来，可是他们两个人总显得心事重重、烦躁不安，看上去并不愿意与帕沃尔船头舱壁那个“小圈子”为伍。这使得理查德很纳闷，在他看来，在一起干活儿应该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但事实是，这两个人看到约翰·帕沃尔的时候，总是那么不自在。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平安无事。人们在甲板上钓鱼，逗小动物玩，读书，唱歌，和别的小组的人交谈，掷骰子，玩扑克，努力吃下那些难以下咽的食物。人们又都变瘦了，在里约攒下来的那些油水已经消耗殆尽。谁也没发现左舷靠近船尾的地方有什么异样。气氛没有变化，没有人窃窃私语，没有人到底舱偷面包。谁还想再干那种事呢？威利·德灵和约·罗宾逊老老实实呆在自己的铺位上，好像一直在睡觉或者打瞌睡。这两个人的表现是理查德注意到的惟一的征兆，但是他并没有往心里去，只是有点奇怪。毕竟在过去的整整两个星期里他们一直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

十月六日，舰队距离非洲大陆已经不远，十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来到牢房带走了约翰·帕沃尔。他拼命反抗，被打得晕了过去，然后从后舱门拖了出去。犯人们看得目瞪口呆。几分钟之后士兵又回来，带走两名来自诺丁汉的囚犯：威廉·佩恩和约翰·梅奈尔。他们的铺位紧挨帕沃尔的铺位。这以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是帕沃尔、佩恩和梅奈尔再也没有回来。

理查德从斯蒂芬·多纳万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主要部分。还

有一些具体细节是从威利·德灵和约·罗宾逊那儿听来的。

帕沃尔和几名水手计划叛乱。三分之二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懒得值班，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此荒谬、如此愚蠢的计划，”多纳万迷惑不解地说。“他们居然想接管这艘船！但是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这些人疯了，彻底地疯了。我没掺和这件事，我敢用脑袋担保，小肖特兰德也没有。他那位家门显赫的威廉·阿斯顿·朗也不会屈尊与他们为伍——他还准备回家高就呢。老伯恩斯？他说自己没有参与，但是我不相信，埃斯梅拉达也不相信。一旦后甲板和大炮被控制，他们的想法是把水兵和犯人关在底舱，然后掉转船头驶往非洲。估计埃斯梅拉达、朗、肖特兰德、我，还有那些不顺从的水手会和你们一起锁入牢房。我猜想他们并不想杀人。”

“你别走开，”理查德对多纳万说，然后回到牢房，直截了当地问威利·德灵和约·罗宾逊。

“关于这件事，你们都知道些什么？”他问道。

他们俩看上去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

“我们是从帕沃尔那儿听到这件事的，他让我们入伙，”德灵说。“我对他说，你疯了，应该赶快放弃这种愚蠢的想法。尽管他知道我们不会告发，但还是反复叮嘱，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后来，伯恩斯先生就不让我们再去和船员们一起干活儿了。”

理查德回到甲板上。“德灵和罗宾逊知道这件事，但是没有参与。我认为伯恩斯和这件事有很大的干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两个犯人向埃斯梅拉达告发了帕沃尔。”

“总有告密的人，”理查德说，像是自言自语。“一定是诺丁汉来的梅奈尔和佩恩。这两个混蛋。”

“哦，德灵和罗宾逊虽然是盗贼，但却讲义气。另外那两个家伙为了得到官员们的奖赏和更好的食物，就出卖朋友。你说他们是混蛋，为什么？”

“因为这条船上一直有人告密。我已经怀疑很长时间了。一旦知道他们的名字，许多疑惑就水落石出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在斯卡波罗号上。据我所知，埃斯梅拉达刚刚从这两个人那儿听到这个消息，他就乘坐一艘大艇去见总督大人。是我帮助他爬上梯子的。天狼星号派来二十四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告密者列出的那些水手全部被逮捕。至于伯恩斯先生和另外几个人，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但是他们肯定再也不敢尝试第二次了，不管多么痛恨埃斯梅拉达把朗姆酒掺水之后再卖给他们。”

“那么帕沃尔呢？”理查德喉咙一阵发紧，问道。

“他在天狼星号上，在那儿被钉在甲板上。他再也不会回到亚历山大号上，这是肯定的。”多纳万好奇地盯着理查德。“你真的很喜欢那个家伙,是不是？”

“是的，非常喜欢，尽管我早就看出来这个家伙最终会惹出麻烦来。就像磁铁能把针吸起来一样，有些人总是招惹麻烦。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不相信他曾经犯过被指控的那些罪。”理查德擦了擦眼睛，愤怒地摇着头。“他太想回家看看生病的老父亲了。”

“我知道。你就不要担心了，理查德。我想一过开普敦，约翰尼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家了，他也只能安下心来老老实实当个‘模范犯人’。”

这话也给不了他多大的安慰。也许因为理查德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孝道。他经常想起的是药剂师詹姆斯堂兄，而不是父亲。

有一件事他可以帮助约翰·帕沃尔，并且他毫不犹豫地去做了——让那两个告密者的名字在船上尽人皆知。告密者就是告密者，他们还会再次告密。抵达开普敦之后，这个消息也会传到斯卡波罗号上。前往植物湾的每一名囚犯都会知道佩恩和梅内尔是什么东西。他们往后的生活不会轻松。

对于牢房里忧郁压抑的气氛，巴尔梅恩医生有他自己的解决办法：让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烟熏消毒、清洗和涂抹石灰。

“我想做两件事，理查德，”比尔·怀廷情绪激动地说，“第一件就是抓住那个该死的巴尔梅恩，把火药喷在他的脸上，用刷子蘸上焦油把他浑身上下刷一遍，然后再严严实实地涂上一层的白灰。

另一件事就是改掉我这个该死的名字。怀廷①！”

开普敦很美丽，是的，的确非常美丽，但是在犯人们眼里，和里约热内卢无法相比。他们命中注定只能从远处看看，绝无亲身体验的可能。里约不仅有着令人惊异的视觉上的享受，同时到处可见快乐、纯朴的人们，充满色彩和生机。而开普敦对于远航的人们虽然充满吸引力，但只是一座更为开阔的、不无萧瑟之感的城市。港口中缺少一条条卖东西的小船，一张张黝黑的面孔上没有微笑。这也许或多或少反映出刻板的加尔文派教徒，特别是荷兰人的若干特征。许多建筑物被漆成白色（这可不是亚历山大号上犯人们喜欢的颜色），城里的树木也很少。沿岸不大的平原背后有一座大山，山顶很平，长满茂密的灌木。书上关于它的描绘很真实：白云流泻而下，像洁白的桌布铺在“桌子山”上。

从里约到开普敦。他们在海上总共航行了三十九天，抵达这里但是时候，正好是南半球春季的中央时分——十月十四日。舰队离开朴茨茅斯已经一百五十四天——二十二个星期，航行了九千九百陆地英里，接下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迄今为止十一艘船从来没有分开过，总督兼司令亚瑟·菲利普努力使这个小群体聚集在一起。

对于犯人而言，停靠港口就意味改善伙食。抵达这里的第二天，船上就有了新鲜的肉，还有那种新鲜、松软、妙不可言的荷兰面包，外加许多绿色蔬菜——大白菜和一种味道很重、长着暗绿色叶子的蔬菜。人们马上胃口大开。犯人们都把吃饭当成一项严肃的任务，因为他们必须调整好身体，以便能够在下一段、也是最后一段航程中生存下去。据说这段航程要比从朴茨茅斯到里约远一千英里。

“前人已经进行过两次目的地和我们相同的航海活动，”斯蒂芬·多纳万神情严肃地说。他希望理查德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贡

①怀廷：漂白之意。

献出一些黄油，抹在他们的面包上。“荷兰人阿贝尔·塔斯曼[1] 留下了一个多世纪之前他进行探险时用的海图。当然，我们还有库克船长和他的副船长菲尔诺留下的海图。在库克完成的第二次航海中，菲尔诺曾经和他一起，抵达世界底部的冰原。但是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件事情。现在我们是一个由十一艘船组成的舰队，试图经由好望角抵达新南威尔士。新南威尔士是那块荷兰人称作新荷兰的土地吗？这块土地在所谓新荷兰以西两千英里的地方。库克不能肯定，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将这两块土地连接起来的南部海岸。他和菲尔诺所能做到的只是证明万德明[2] 不是像塔斯曼所想象的那样属于新西兰的一部分，而是新南威尔士的最南端。从万德明向北是一条超过两千英里的带状海岸线。如果存在‘南大陆[3]’的话，人们也从来没有在那里进行过环绕航行。如果它的的确确存在的话，那么它的土地面积将达到三百万平方英里，比整个欧洲还要大。”

理查德的心绪难以平静。“我想，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领航员。”

“差不多吧。只有塔斯曼和库克。”

“这是因为探险家们总是从合恩角[4] 进入太平洋的吗？”

“是的。即便是库克船长，选择合恩角的次数也最多。好望角被认为是去往东印度、孟加拉和中国最好的航线，而不是通往太平洋的坦途。看看这个港湾，到处都是准备出发的船只。”多纳万指着十多艘船说道。“是的，他们会向东航行，也可以向北航行，印度洋海流可以把他们送到巴达维亚那么远的地方。到达那个纬度之

① 阿贝尔·塔斯曼：东印度总督安东·万德明派出到澳大利亚进行探险的使者。

② 万德明：一六四二年，东印度总督安东·万德明派出了一支探险队到澳大利亚西部进行探险。从加尔各答出发后，使者阿贝尔·塔斯曼登上了万德明陆地的西海岸（也就是现在的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并以荷兰的名义占有了这块地方。

③ 南大陆：一七七〇年前后库克船长所发现的现今的澳洲大陆。

④ 合恩角：在智利。

后，又能赶上夏季季风① 把他们吹到更北面的地方。冬季信风则会吹送满载的船只回家，有三条巨大的海流帮助他们。一条穿过非洲大陆和马达加斯加之间的海峡向南。第二条帮他们绕过好望角进入南大西洋。第三条带着他们沿非洲西海岸向北。风向重要，但是有时候海流更加重要。”

多纳万变得更加严肃，而这让理查德愈发不安。“多纳万先生，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说出来？”

“对，你是个聪明人。很好，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环绕好望角的第二条海流从东向西。绝好的回家路线。这条海流是无法回避的，因为它足有一百英里宽。如果你是去往东北方的东印度，那么问题可以克服。但是我们必须在好望角以南很远的地方找到西风。对于水手们来说，这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最后一段航程用的时间会长得多。因为我们不会很快找到把舰队吹往东方的风。我曾经到过孟加拉和中国，对非洲南部的情况也有所了解。”

理查德的好奇心突然被激起，他盯着四副的眼睛问道。“多纳万先生，既然只有库克船长才去过、见过那个地方，为什么你还要参加这次远航呢？”

明亮的蓝眼睛闪烁着光芒。“因为，理查德，我想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无论那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是一次史诗般的航行，不是长途跋涉前往以前去过的老地方。即使中国这样充满诱惑的地方，也早已有人去过。我没有机会通过成为海军学校学生而进入皇家海军，也没有参加过皇家学会组织的探险。因此，当埃斯梅拉达·辛克莱尔邀请我出任船上二副的时候，我便抓住这个机会。即便后来把我降为四副，我也毫无怨言。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正在完成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在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我们把超过一千五百名不幸的人运送到一块处女地。就像我们是把你们从赫尔运到朴茨茅斯一样。这个计划几近疯狂，你知道。疯狂到了极点！一旦抵达植物湾之后，如果我们发现那里根本无法生存该怎么办？带着这么多人，不可能再改变航线去中国。

①季风：在印度洋和亚洲南部夏为西南风，冬为东北风。

皮特先生和海军部已经把我们的命运交给了上帝，理查德。他们没有任何长远考虑，没有计划，也不受良心的谴责。其实，两年前他们就应该把熟练的工匠派到那儿，把那个地方大致开发一下。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做，因为那样会花费太多，而且解决不了英格兰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除了作为议会听证会上的一、两个议题之外，没有人真正表示过关心。然而，即使我们全军覆没，这次远征也是一段伟大的历史，而我是其中一员。即使为之而死，也死而无憾。”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这也同时为我提供了加入海军的机会。我也许是一块海军军官的好材料。谁知道呢？我没准儿最终会成为护卫舰舰长呢。”

“希望你能如愿以偿，”理查德非常真挚地说。

“可是为了你，我愿意放弃这一切，”多纳万说，一副调皮的样子。

理查德却按字面上的意思理解这句话。“多纳万先生！到现在为止，我对你的认识已经很深刻了，我知道你火热的激情和情欲无关。这是典型的爱尔兰人的夸张手法。”

“噢，情欲，情欲，情欲！”多纳万生气地说。“坦率地讲，理查德，你简直可以给天主教的独身主义者上课！布里斯托尔人是怎么教育出来的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种因为人类的自然本能而充满罪恶之感的人！别再傻了！伙伴，男人才是伙伴！女人不是伙伴。她们头发长见识短。如果穷，她们就做苦工。如果富，她们就绣花，画画，说意大利语，对管家发号施令。但是她们从来不会和你进行精彩的对话，而大多数男人也不会成为令人满意的伙伴。”他的语气渐渐平和下来，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尽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而且，我也不是真正的爱尔兰人。北爱尔兰人的身体里流淌着北欧海盗的血液。这也可能就是我那么喜欢在大海上寻找新的、陌生之地的原因。爱尔兰血统让我梦想，而北欧海盗血统让我将梦想变为现实。”

但是开普敦的现实不是梦。荷兰市民掌握着这座城市（城里有相当数量的英国人，在那儿照看着令人尊敬的东印度公司的利

益）。想到又可以大捞一笔，他们高兴地直搓双手，并且设法把舰队购买食物的谈判拖延数周。他们大谈这里发生过饥荒，连续两年粮食歉收，家畜、家禽一直供应不足，等等，等等。菲利普总督耐着性子和他们没完没了地谈判，十分清楚，这不过是荷兰人抬高物价的策略。在开普敦，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还有别的可能。

也许还有一点他比某些下属更清楚。那就是，在港口停留的时间长一些，有利于犯人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坚持下去。他亲自安排购买橘子、鲜肉、面包以及能买得到的任何蔬菜。海洋世界没有为几百名过客创造在海上航行整整一年的条件，所以在港口的时候，就要让他们吃到好一点的食物补充身体所需，这样才能完成下一段航程。犯人和水兵们显然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船长邓肯·辛克莱尔和承包商代理扎查里亚·克拉克先生吵得不可开交。他不让克拉克先生把第一批新烤的面包运上船，就好像那是一堆锯末。他忙着往甲板上装载尽可能多的动物，大多数是羊和猪，其中一半是为公家采购的，以备到植物湾之后，供政府之用。鸡、鸭、鹅和火鸡也被运到了船上。艉楼看上去就像一座农场，后甲板剩下的地方也一样。从辛克莱尔艉楼甲板室望过去，是首尾相接的一群羊。一捆捆干草和大包饲料放在牢房下层的平台上。这样一来，犯人放马桶和多余物品的地方就更小了。他们之所以把东西放在这儿是为了多腾出一些地方睡觉。到现在，谁是小偷，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你什么东西丢了，很简单，纠集几个人挨个问一下那几个“梁上君子”，东西很快就能找回来。大多数小偷只偷食物和从奈特中士那儿买来的违法的朗姆酒。因为海军陆战队的二等兵里有告密者，买奈特的朗姆酒已经相当麻烦。尽管在海上航行了这么久，还是有人甘愿冒着被砍头的危险去弄朗姆酒。

没有一只巴西鹦鹉活了下来，但是苏格兰小猎犬华莱士和约翰·约翰斯顿中尉的叭喇狗“婊子”索菲亚都安然无恙。索菲亚怀孕了，显然是华莱士下的种（夏尔普认为这非常滑稽）。船上所有的人都急切地盼望看一看它们的后代是个什么样子。罗德尼家族的数量减少了，原因是猫被当作礼物交换到了别的船，但是罗德尼

自己还是吃得脑满肠肥、油光锃亮。

十一月的第一个周末，海上需要的物资开始到达。辛克莱尔船长让船员们把亚历山大号上凡是没有包铜皮的地方，都擦得干干净净。在这项活动的鼓舞之下，巴尔梅恩医生要求进行烟熏消毒，清洗并用石灰粉刷底层甲板、海军陆战队士兵居住的统舱和犯人的牢房。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从城里到山脚下愉快的远足。那些充满异国风情的灌木和非常漂亮的花朵让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多么奇异的花朵啊！很多花看起来就像镶嵌在巨大花瓣中间的色彩美丽的阿斯特拉罕羔羊毛做的圆球。

“我现在终于知道应该让多纳万先生在开普敦为我做什么事情了，”理查德说，使劲地拍打着一把刷子。“应该让他告诉所有石灰供应商，我们船上的医生无权购买哪怕一盎司石灰！”

十一月十二日，舰队离开停满船只的港口时，一艘来自波士顿的美国商船正在进港，船上挤满了目瞪口呆的船员。他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港口看到这么多船同时离港。舰队在港口停留共计三十天，每一艘船都装得满满的。为了给羊和牛腾地方，女犯们被从友谊号移走。潘海恩夫人号上载着一匹种公马、两匹母马和一匹总督用的小马。别的船上装载着更多的马和牛。至于羊、猪和家禽则到处都是。这样一来，饮水就成了大问题。人们特别注意照料那几匹马。不能让它们随便躺下，或者向任何方向移动超过几英寸的距离。一匹马如果在颠簸的船上有足够的空间随便走动的话，肯定失去平衡，摔个半死。对那些牛他们也悉心照料。

不出斯蒂芬·多纳万所料，在最后一段航程中，风和海流都和舰队航行的方向相反，而且势头凶猛。疾风鞭打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容易晕船的人又觉得天旋地转，苦不堪言。最后，舰队司令下令所有船只都尾随在天狼星号后面。天狼星号船长约翰·亨特竭尽全力寻找合适的风向，毫无结果。十一艘船只能原地踏步。第二天，大风停了下来，舰队不得不再一次时而抢风前进，时而原地不动，即使能够向前航行一段，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漫长的十三天里，他们设法向海角东南方航行了二百四十九

英里。供水配额重新回落到每天三品脱，船上所有人都觉得无法忍受，四品脱都不够。亚历山大号的中尉们对这项命令叫苦不迭，像上次削减饮水配额时一样，他们也要现场监督，这似乎已经成了规矩。奈特中士已经被无限期停职，这就意味着中尉必须依靠三个平庸的下士和他们一起分配水，而奈特根本没有因为被停职而沮丧，此时他正躺在吊床上，一边咂吧着朗姆酒，一边打盹。酒是从埃斯梅拉达那儿买的。酒钱从他海军陆战队的工资中扣除。罗斯少校以为奈特停职以后，就没钱买酒了，岂不知奈特从向汤米·克劳德这种人兜售朗姆酒的买卖中赚了很多钱。

鲸鱼又大量出现。头两个星期，犯人们着了迷似地每天都花费数小时在甲板上数鲸鱼。那景象就像无数会喷水的巨石漂浮在海面之上，因为它们大多数是抹香鲸。一种新的海豚出现了，个头非常大，嘴巴不那么尖，有的水手称它们为“虎鲸”，尽管关于它们究竟是不是虎鲸还有一些争论。鲨鱼的个头如此之大，有时会攻击小鲸鱼。它们跃出海面，张开血盆大口咬在鲸鱼脑袋上，身后留下鲜血淋漓的巨大的旋涡。如果是长尾鲨的话，还会用尾巴上方像利刃一样锋利的鳍切割猎物。在一个难忘的、月光如水的夜晚，理查德烦躁不安，难以成眠，披衣而起，目睹了发生在银色海面上的一场恶战。交战一方是鲸鱼，另一方理查德相信是一只硕大无比的乌贼，乌贼的触角缠绕在鲸鱼身上。鲸鱼怒吼着、拖着敌人沉入海底。这儿的鲸鱼足有八十英尺长，鲨鱼也有三十英尺长，谁又知道在这个海底世界还隐藏着别的什么东西呢？

关于菲利普总督打算让舰队分散前进的流言不胫而走。据说他准备带领两至三艘船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先行一步，让速度比较慢的船在后面跟着。夏洛特号和潘海恩夫人号毫无希望，补给船本来就慢，天狼星号也是个懒汉。导航员尝试过他们知道的所有方法来寻找合适的风向，包括让十一艘船朝不同方向排开，但是都没有成功。

在海上呆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们终于有了一点儿好运气，东南风徐徐吹来，舰队可以以每小时八节的速度前进。大海浩淼无际，

潘海恩夫人号——装载着菲利普钟爱的马匹——起先侧着船身行驶在海面上，船舷上缘和桅杆下方距离水面还比较远，可是突然之间，一个巨浪从天而降，砸在船尾，漫过甲板。大浪带上来的海水如此之多，大家都手忙脚乱，用水泵和水桶向外排水。所幸几匹马毫发无损，牛也没有损伤。

然后再次遇到逆风，巨浪滔天，总督菲利普只好决定舰队分散前进。他自己坐镇萨布莱号，带领亚历山大号、斯卡波罗号和友谊号加速前进，天狼星号的亨特船长指挥剩余七艘速度慢的船。萨布莱号将独自在前面开路。海军代表约翰·肖特兰德中尉将登上亚历山大号，并且从那里指挥斯卡波罗号和友谊号，确保那三艘船能够一道前进。

总督的决定并非没有遭到批评。许多海军军官、海军陆战队和医务官员都认为，如果菲利普打算分散舰队的话，早在离开里约热内卢的时候就应该做这件事情。但是那不符合菲利普的性格，理查德想。他无意间听到约翰斯顿和夏尔普发牢骚，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不得不同别人分享后甲板舱室的“天堂”。菲利普就像一只老母鸡，不愿意离开任何一只小鸡。噢，他将多么的担忧啊！他带领的那几艘船装载着大量的男犯人，抵达植物湾后，他们将先期开始干活儿，没有女人和孩子带来的混乱。他估计第一批人比第二批人至少可以提前两个星期抵达港湾。

那些被认为是花匠、农夫、木匠和锯木匠（只有少数几人）的犯人被转移到斯卡波罗号和萨布莱号。尽管亚历山大号有更多空闲的床位，但是没有人愿意把这些宝贵的工匠们放到“死亡之船”上。然而，亚历山大号的后甲板舱室还是变得拥挤不堪。肖特兰德中尉带着小山一样的个人财物从费什本号转移过来，承包商代表扎查里亚·克拉克也从斯卡波罗号搬到亚历山大号，因为罗斯少校占了他在斯卡波罗号上的小屋。海军陆战队的军需官詹姆斯·福泽尔中尉（一名爱尔兰人，恐怖！）也搬到亚历山大号上。而威廉·阿斯顿·朗自然拒绝放弃他在后甲板舱室的一点点地盘。总而言之，这期间发生了很多诸如此类的事情。

“差点儿没把我笑死，”多纳万说，他正和理查德一起看大艇划

来划去。“那两个苏格兰海军陆战队军官讨厌新来的爱尔兰人。至于克拉克，最好的时候也是个怪人。肖特兰德一心想当一把手，现在屈居他人之下，心里闷闷不乐。小肖特兰德和他爸爸一起搬了过来，巴尔梅恩大夫非常愤怒，因为他在大舱各个角落挂满了他收集来的大量标本，现在这些东西必须全部扔掉。伯恩斯先生和我很高兴依然留在老地方——前甲板下面的水手舱。”

“夜深人静的时候，华莱士会冲着月亮吠叫，他们习惯吗？”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索菲亚鼾声如雷，还把扎查里亚·克拉克先生的帆布床当作自己的窝。克拉克先生很怕它，所以也不敢把它弄走。”

十一月二十五日早晨，舰队开始分散。海面平静，吹着微风。需要转移的人都转移完毕之后，菲利普总督乘坐一艘大艇离开天狼星号。留在天狼星号的人们向他欢呼致敬。总督回身敬礼，然后大艇加快速度，向萨布莱号驶去。从多纳万的描述看，那将是一艘速度很快、状态良好的大船，一艘在恶劣天气也可以破浪前进的船，一艘经过改装的单桅船——它原本应该是一艘双桅商船。

午后，萨布莱号扬起风帆，以亚历山大号为首的其他“竞赛者”（它们已经被这样命名）也已经离开。最怪异的事情是，菲利普刚刚登上萨布莱号，一股微风便徐徐吹来。亨特决定追赶“竞赛者”。所以跟在后面的七艘慢船第二天还依稀可见，然后汪洋大海吞没了它们的桅杆，船儿消失在地平线以下。这种天气，萨布莱号在前面开路毫无问题。夜幕降临的时候，它已经遥遥领先。亚历山大号、斯卡波罗号和友谊号齐头并进，彼此保持一根缆绳的距离——恰好二百码。

两天之后，他们重新回到时而静止不动，时儿抢风前进的状态。

“我不相信真的有东风，”威尔·康纳利对斯蒂芬·多纳万说。多纳万刚刚值完班，走到船舷栏杆旁边看能不能钓到鱼来做晚餐。

多纳万淡淡一笑。“会有的，威尔——并且会相当猛烈。看见那些棕色的小鸟儿了吗？”

“看见了。像褐雨燕。”

“‘凯里妈妈的小鸡’,大风的预言家——真正的大风。天空很油腻,非常油腻。”

“怎么叫‘油腻’?牧羊人泰菲·爱德蒙斯问道，他和比尔·怀廷一前一后看管关在后甲板的羊。选他们俩干这差事，监狱里的人都很高兴。不过两个“牧羊人”不怎么开心。这两个农家子弟都非常精明，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农民出身。

“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多纳万问。

“是的,非常好。太阳高照,一丝风也没有。”

“可是天空不蓝，泰菲。海也不蓝。我们海员把这种天称作‘油腻’天，因为天和海看上去就像涂上了一层薄薄的油脂——显得沉闷、没有生机。到下午，会有几片像纸一样薄的白云飞速掠过，因为天空中有风吹着它们，但是风太高，我们感觉不到。明天早晨我们将身处狂风之中。看管好你们的东西，做好关闭舱门的准备。几个小时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东风了。”突然多纳万兴奋地喊了起来：“咬钩了！”他拽上一条拼命挣扎的小鱼，看上去像鳕鱼。

“你们都听到他说的话了，”理查德说。“我们最好下去告诉大家风雨将临的消息。”

“油腻，”泰菲若有所思地说。他向后甲板舱室走去，比尔正在那儿从一个桶里抓出草料喂羊。“比尔！我们的羊！比尔，暴风雨快来了!”

薄薄的白云掠过高高的天空，他们像往常一样正点吃饭。可是第二天，就没有办法在那个时间吃饭了。狂风越来越猛，船像小球一样，被排天巨浪抛来抛去。船帮嗡嗡作响，就像鼓的内壁不停地震颤，但是舱门还没有关上。

牢房里的“居民”终于意识到，天气转好之前不会吃到东西。理查德站在桌子上，把身子探出舱口，努力抓牢，以免丢掉性命。他见证着巨浪从四个方向同时扑到亚历山大号上的壮丽景观。诱惑力太大了，他小心翼翼爬上甲板，又设法爬到主桅下面，从那儿可以看见海浪铺天盖地扑上船来。没有“节奏”，也没有“理由”。前面是大海，两侧是大海，后面也是大海，但是所有的海浪

总是同时袭来。绳索痛苦地吱吱作响，但是在呼啸的狂风和怒吼的海浪声中，他只有把耳朵紧紧贴在桅杆上，才能依稀听到这声音。海水像瀑布一样从船帆上流下，水手们在帆桅之间一会儿把一些船帆收拢，一会儿让另外一些船帆完全落下。船首和船首斜桅会一头向下栽去，然后猛地抬起，滚滚奔腾的海水冲过甲板，第二个浪头砸在左舷，第三个浪头砸在右舷，第四个浪头砸在船尾。理查德十分谨慎地用一截绳子把自己绑牢。没有人能够在低于船首斜桅的地方抵挡得住巨浪冲过甲板的力量，除非绑上救生索。

除非巨浪把亚历山大号托到浪尖，否则根本无法看到斯卡波罗号和友谊号。风口浪尖，刚刚看得见可怜的友谊号向一侧倾斜着，海浪几乎要把她吞没。亚历山大号跌入浪谷，甲板上的水足有一英尺，然后向上，向上，向上——啊，太神奇了！亚历山大号是怎样一位适合于海上航行的“老姑娘”啊，尽管她的骨子里已经浸透了各种毒物。

理查德离开牢房后不久，舱门就被关死，可是他完全沉浸在眼前的壮观景象之中，全然没有注意。毫无疑问，这是最凶猛、最狂野的风暴。夜幕降临，他解开绳索，慢慢地向前爬着，精疲力竭，冻得青紫。他终于爬到一艘大艇下面，在干草中间给自己絮了一个暖和的、相当干爽的窝。慢慢地，他居然在大海的咆哮中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晨，天气很冷，但是天空很蓝，不再“油腻”。浩淼无际的大海依然波涛翻滚，只是少了那种混乱与无序。舱口开了，他滑落到桌子上，再滑落到甲板上，觉得自己好像刚刚给世界末日的诞生当了一次接生婆。

人们快乐的尖叫吓了他一跳。自从离开里约，他一直认为，身边的伙计们已经越来越独立了。

“理查德，理查德！”乔依·朗哭喊着，拥抱着他，泪水流下双颊。“我们以为你淹死了！”

“我才不会死呢！我只顾观察风暴，忘了注意舱门，才困在风雨之中。乔依，安静点。我很好，只是浑身上下又湿又冷。”

当他用布片使劲擦着身子，伙伴们告诉他，住在前舱上铺的一

名犯人约翰·伯德撬开货舱的舱门，弄出些面包。

“我们都吃了，”吉米·普莱斯说。“没人给我们送吃的。”

然而，扎查里亚·克拉克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约翰·伯德处以鞭刑的要求，因为他盗窃了承包商的东西。

福泽尔中尉——一位事实证明富于同情心而又惰性十足的人——计算了失窃的面包的数量，宣布几乎和本来就要发放的面包的数量完全相同。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惩罚偷面包的，而且这天所有的犯人都将领到双份的腌肉和硬面包。

辛克莱尔船长虽然在开普敦和扎查里亚·克拉克吵过架，但还是认为自己找到了同样贪婪并且志同道合的伙伴。克拉克一到亚历山大号，辛克莱尔船长就邀请这位承包商代表分享他奢侈的晚餐，作为对克拉克的回报——克拉克对他的朗姆酒生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索菲亚把克拉克的小屋用作“育儿房”，埃斯梅拉达便让克拉克睡在自己白天使用的小屋里，因为他不怎么需要那间屋子。所以当辛克莱尔听到福泽尔的裁决之后，马上通过克拉克给海军陆战队传话，坚持约翰·伯德必须被处以鞭刑，因为他未经允许擅自分配承包商的财物。

“不该丢的东西什么也没丢，”福泽尔冷冰冰地说。“你为什么不到一边儿凉快去呢，你这笨蛋？”

“我要把你这种粗野无礼的行为报告给船长！”克拉克气呼呼地说。

“你爱怎么报告就怎么报告，一直告到你的蛋瘪了也没人管你，蠢货，没用。决定如何处置犯人的是我，不是那头该死的肥猪埃斯梅拉达。”

只要能找到愿意倾听的听众，亚历山大号的每一个水手都迫不及待地告诉人家，这是他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可怕的风暴。主要是因为大量的海水从四面八方灌了进来。这可是不祥之兆，不祥之兆！斯卡波罗号传过来的旗语表示那里的情况还好。可怜的友谊号则更糟，船尾和船舷都被巨浪冲击，船上从家禽、家畜到衣服、被褥，没有一样是干的。

但是他们终于找到了向东航行的动力，三艘船肩并肩，彼此拉开大约一根缆绳的距离，劈波斩浪，保持每天至少航行一百八十四陆地英里的速度。他们现在已经到达南纬四十度的海域，并且继续向南前进。十二月初，他们遇到比上一次“著名”的风暴更为恶劣的大风，但是这场大风至少把他们吹得更快。尽管是夏季，天气却彻骨地寒冷。那些一贫如洗的以及没有远见的犯人，没有多余的衣服，只能穿着承包商发放的单薄的亚麻外套挤在一起取暖。多亏死了很多犯人，留下一些毯子。干草也可以很方便地获得。

犯人和海军陆战队十兵中间爆发了痢疾，又有人死去。从斯卡波罗号和友谊号传来消息，那里也爆发了痢疾。理查德坚持他的伙计们喝的每一滴水都必须经过滤水石过滤。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要花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过滤出一勺水。如果所有的船都流行痢疾，那就意味着，不管从哪儿弄来的水都受到了污染。巴尔梅恩大夫没有下令烟熏消毒、擦洗甲板、刷石灰水，也许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他下这种命令，船上就会发生哗变。

尽管友谊号升起的船帆比整个航程中任何时候都多，它还是无法跟上亚历山大号和斯卡波罗号。这两艘船每天“飞行”二百零七陆地英里甚至更多。进入十 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气暖和了一些，肖特兰德下令两艘大船减慢速度等友谊号赶上来。第二天早晨，纯白的浓雾笼罩着海面，就像无比巨大的珍珠从里面闪着光，奇异、美丽而危险。三艘船都在舰炮中装好火药，每隔一段时间就放一炮。水手们敲击右舷栏杆内侧钟楼上的钟。当当——长时间的停顿——当当。沉闷的炮声和无精打采的钟声从斯卡波罗号和友谊号传了回来。通过这种方法，三艘船在浓雾中尚能“不离不弃”，保持一缆绳长的距离。十点钟浓雾突然散去，眼前又出现微风习习的海面和晴朗的蓝天。

海面出现大量海草。按照水手们的说法，这是陆地已经不远的信号，但是放眼望去还看不到陆地的踪影，只有许多虎鲸在三艘连成一线的船之间嬉戏、穿梭。渐渐地，海草中混杂着弯弯曲曲呈带状的鱼的受精卵。至于是什么鱼的卵则不得而知。南面不远处

的海面上是荒凉小岛①，库克船长曾在那里度过一个非常奇特的圣诞节。

两天之后，整个海面变成血红色。起初，亚历山大号上那些充满敬畏和好奇的人们还以为那一定是被杀死的鲸鱼的血将大海染红，但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再大的海中怪兽也无法染红目光所及的整个海面。这又是一个他们也许永远无法解答的谜团。

“我终于明白了，”理查德对多纳万说，“为什么你那么渴望看到异域的景象。以前，我从来没有走出布里斯托尔到比巴思更远的地方的欲望，因为我的视野就那么狭窄，那是我熟悉的世界。一个人只有超越狭窄的视野和熟悉的世界才能长大。要么勇敢地走出去，要么就像呆在下面牢房里的某些人，只能是行尸走肉。环境对于人来说太重要了。对于我，过去如此，今后依然如此。”

“我和你的想法完全一样，理查德。我感谢贫穷和想要摆脱贫穷的强烈欲望。我远离了贝尔法斯特，远离了任何有可能束缚我的地方。”

“你上没上过慈善学校？”

“没有。一个很善良的先生将我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并且教我读书识字。他说——那真是至理名言——识文断字是打开美好生活之门的钥匙，饮酒贪杯则让你一事无成。”

多纳万微笑着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理查德不想探个究竟，于是转移了话题。

“为什么海水变成了血红色呢？你以前见过吗？”

“没有，但是我听说过。水手都很迷信，大多数人都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末日来临、老天发怒，或者是妖魔出现的征兆。我认为，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就像人想过性生活一样，”多纳万说，富于表情地扬了扬眉毛，朝有点不自在的理查德笑了笑。他很清楚理查德讨厌别人认为他是个在性问题上故作正经的人，因为他明白，骨子里自己就是个假正经。“也许那是海底激变翻卷上来的红色土壤，也许是大量红色海洋微生物聚集在一起形成的‘血’。”

①克尔格伦岛，印度洋南部克尔格伦群岛的主岛。——原注

他们遇到了一场又一场更强劲的风，情况总是非常糟糕。在一场难忘的风暴中，亚历山大号经受住了整个航行中惟一一次事故的考验。前部上桅帆帆桁上的桁索脱落，也就是说，将木制帆桁和桅杆连接在一起的短链子突然折断，船帆尽管依然连接在帆桁上，但已是随风飘荡，不起任何作用。斯卡波罗号和友谊号把它们的主上桅帆和前部上桅帆撤下，停止前进，直到水手们抓住撤下的船帆——这活儿非常危险——再重新把桁索拴好。

然后恰好在夏至那天开始下雨——接着下起了大雪——随之而来的是鸡蛋大小的冰雹。绵羊对冰雹的袭击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猪和鸡都遭了殃，被砸得青一块紫一块。这就是南纬四十一度夏天的快乐之处！地处北纬四十一度的城市有美国的纽约和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在那里，夏至绝对不会下雪。也许在“世界的底部”不仅仅是“上下颠倒”的比喻？在许多水手、海军陆战队士兵和犯人们看来，“世界的底部”一定比“世界的顶部”重得多。

圣诞节来临的时候，三艘船正以平均每天一百八十四陆地英里的速度穿越南纬四十二度。天气仍然非常恶劣。白天，整个航程中见过的最大的一条鲸鱼一直尾随着三艘船。那是一条长达一百多英尺的蓝灰色鲸鱼。它显然只是想向大家道一声圣诞快乐，否则早就把小小的友谊号撞成碎木片。

圣诞节欢乐的气氛笼罩着牢房。聚餐安排在下午。食物包括加了腌猪肉的豌豆汤，和平常一样的腌牛肉和一小块硬面包。每人还分得半品脱纯里约朗姆酒。他们还有机会赢得索菲亚产下的小狗中的一只。它在扎查里亚·克拉克的帆布床上产下五只健康的小狗崽，巴尔梅恩大夫是它的“接生婆”。其中两只看起来非常像哈巴狗，另外两只像毛发很硬的小猎犬，只是下巴下面的肉耷拉得太长了，最后一只和父亲华莱士一模一样。夏尔普中尉自豪地充当了“代理父亲”的角色，让巴尔梅恩先挑一只。他挑了一只哈巴狗。约翰斯顿中尉充当“代理母亲”的角色，也挑了一只哈巴狗。轮到肖特兰德中尉和大副朗就只剩下那两只下巴像鲑鱼一样的小猎犬。

接下来事情变得有点复杂，福泽尔中尉拒绝接受长得像华莱士的那只小狗，因为它看起来很像苏格兰狗（但他并没有说出来，毕竟这是圣诞节）。

“那我们把它送给谁呢？”夏尔普问道。

“埃斯梅拉达和他那个没用的马仔克拉克？”约翰斯顿似问似答。

整个后甲板舱室的人都吃吃吃地笑。

“那么，依我看不如把这只年轻的麦克格里格作为圣诞礼物送给犯人。他们没有狗，”夏尔普说。

上层后甲板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饭后喝波尔图葡萄酒和朗姆酒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值得举杯祝酒的话题。

圣诞节那天，聚餐刚刚结束，两位“代理父母”出现在牢房。夏尔普抱着小麦克格里格。两个人都喝醉了，尽管并非只是在欢乐的节日里他们才如此贪杯。除了友谊号，任何一条船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没见过海军陆战队的军官酒足饭饱之后有过清醒的时候。友谊号上的拉尔夫·克拉克只喝汽水，就拿自己那份朗姆酒和木匠换写字桌和衣柜，还换取犯人的服务，让犯人为他缝补从衬衫到手套的各式各样的东西。

大家用四副扑克牌来抽签决定麦克格里格归谁：抽到方块 A 的人进入下一轮角逐。在一片欢呼声中，三个人翻出了方块 A。夏尔普坐在桌子上，让人拿来三根草棍，攥在手里。他醉得一塌糊涂，约翰斯顿不得不帮他把手捂得严严实实。

“长草棍赢!’夏尔普叫道。

乔依·朗抽到最长那根，高兴得哭了起来。

“朗抽到了长草棍！”夏尔普非常开心，一不小心摔到桌子底下，理查德和威尔赶紧把他扶起来。乔依早已抱起那只扭来扭去的“小可怜儿”亲吻起来。

“到植物湾之前，先让它和妈妈呆在一起，”约翰斯顿像歌唱似地大声说。“上了岸，麦克格里格就是你的了。”

上帝仁慈得不能再仁慈了，理查德心里想。他在朗姆酒的作用下迷迷糊糊进入梦乡，第一次不想到甲板上面透透气。自从艾

克死了之后，可怜的乔依失去了生活的目标。现在他有了一只小狗可以去爱。上帝解放了一个依赖于我的人。我祈祷其他人也能有同样的幸运。一旦离开这个牢笼，再想聚在一起就不容易了。

到了十二月底，舰队前进的步伐加快到每天超过二百零七陆地英里。天气坏得不能再坏——狂风夹着巨浪怒吼着。在南纬四十三度的海面上，风的的确确在咆哮。

一七八八年在吹着强劲逆风的恶劣天气中到来了。舰队缓缓爬过四十四度纬度线的时候，新年的暴风雨吹打着船首。接下来是阵阵微风伴随着三艘船以每天二百一十九英里的速度前进。鉴于万德明陆地南部的海角随时可能出现，肖特兰德中尉命令把船锚绑在绳索上以备不时之需。风力开始增加，友谊号中桅折断，挂在下桁的船帆撕成碎片，但是陆地依然没有出现。

由于担心碰上暗礁和海图上没有标明的岩石，一月四日晚上七点，肖特兰德中尉下令三艘船停止前进。第二天清晨，传来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喊叫：“陆地！——”就在那儿！新南威尔士的最南端！一座巨大的悬崖。

绕过东南海角之后，航向做了重大的调整，从向东转为向北偏东。到植物湾的最后一千英里是整个航程中最艰巨的一段。那么近又那么远。风是逆向的，海流是逆向的，一切的一切都是逆向的。有几天，三艘船会退回到前一天以南好几英里远的地方。另外几天，只能停止前进，抢风前行，停止前进，抢风前行，似乎永无休止。还有几天，大风——按照水手的说法“可怕的、铁石心肠的大风”——铺天盖地而来。有一天夜里，友谊号前面的主帆撕开一道大口子，第二天一早，最高处的扬帆索又断了。他们一英尺一英尺好不容易挪到三十九度，但又被吹回到四十二度。友谊号前面的主帆已经被撕成碎片。自从离开开普敦，这已经是发生在它的船帆上的第五起灾难。他们竭尽全力，寻找各种机会前进。

航速缓慢对犯人情绪的影响并不像对领航员情绪的影响那么大。缺乏可口的食物造成的后果也一样。有时候，可以瞥一眼新南威尔士的陆地，可惜离得太远，看不清楚那块土地到底是个什么

样子。所幸新的喜悦再次降临——无数海豹在船的周围跳跃嬉戏。它们扇动着胸部的鳍状肢，时而浮出海面，时而扎入水中，时而翻转身体，时而喷出水花，简直像快乐的小丑。它们是美妙、快乐的生物。无论它们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大量的鱼群。鱼杂碎重新出现在菜单上。

到一月十五号，他们挣扎到了三十六度。正午时分看到了单峰骆驼角，库克船长以“沙漠之舟”的寓意为它命名。

“只剩下一百五十英里的路程了，”刚刚值完班准备去钓鱼的多纳万说。

威尔·康纳利叹了一口气。尽管这是个多云的天气，但是非常炎热，他无法安心坐下来读书，所以选择钓鱼。“我现在开始相信，多纳万先生，”他说，“我们永远也到不了植物湾。自从圣诞前夜，又死了四个人。大家都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死。没有发烧也没有痢疾，只是绝望，想家，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这艘糟糕的船上已经呆了超过一整年——我们是在去年一月六日上船的。去年！听起来令人惊奇。所以他们死了。我相信，他们一直在盼望某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不在这条该死的船上，但如今已经超过了他们能够承受的心理极限。你说还有一百五十英里，可那也许就是一万英里！如果过去的一年没有教会我们别的什么东西的话，至少让我们知道了世界的尽头有多远，我们的家又有多远。”

多纳万紧抿双唇，眼睛一眨一眨。“这段路程终究会过去的，”他最后说道，目不转睛地看着软木塞上的渔线。“库克船长警告过后人，这里有一股逆流，但我们仍然在向前推进。我们需要的只是东南风，而它总会到来。海上的天气瞬息万变，先是一场暴风雨，然后就是东南风。我说的没错。”

他们抢风前行，停止，再抢风前行，再停止。海豹已经离去，取而代之的是成千上万只小海豚。然后，在一阵令人窒息的、闷热天气过后，天空仿佛爆炸了一样。英国人无法想象的狂野的、明亮的、红色闪电将比布里斯托尔的浓烟还要黑的乌云染成紫色，随之而来的是震耳欲聋的雷声。尽管西北风在怒吼，滂沱大雨还是像一堵密实的墙从天而降。午夜前一个小时，大自然的这场演出在进入巅峰

时戏剧性地戛然而止。宜人的东南风扑面而来。这股持续不断的风推着舰队前进，经过白色的悬崖、树木，黄色的悬崖、树木，弯弯曲曲的金色海滩，终于看到了低矮而宽阔的植物湾的入口。

一七八八年一月十九日上午九点，亚历山大号率领它的两个伙伴在索兰德角和班克斯角之间进入了宽阔的、遮蔽得很差的港湾。港湾两侧的陆地上，大约有五六十个裸体的黑人站在那儿不停地打着手势。萨布莱号停泊在颜色像钢铁一样的、波涛翻滚的海面上。它比它们提前一天到达。

亚历山大号在二百五十一天，或者说二十六个星期内航行了一万七千三百陆地英里①。期间在港口内停留六十八天，在海上航行一百八十三天。前后共计二百二十五名囚犯体验了这条船上的艰辛，有的只呆了一天就一命归阴。一百七十七人抵达终点。

抛锚泊定，肖特兰德中尉乘坐一艘小艇上岸拜见菲利普总督。理查德独自一人手扶栏杆，久久地凝视着陆地。根据帝国枢密令②，他将被流放到这里，直到一七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还有四年的时间。在跨过里约热内卢和开普敦之间的大西洋洋面的时候，理查德度过了他的三十九岁生日。

放眼望去，海滩相当平缓，北方和南方更远的地方有一些起伏的丘陵。那是一道暗淡、悲凉的风景线。蓝色、棕色、浅黄褐色、灰色和橄榄色，了无生气，满目萧瑟。

“你看到了什么？理查德？”斯蒂芬·多纳万问道。

理查德望着他，眼里噙满泪水。“我没有看到天堂，也没有看到地狱。这里是地狱的边境③，是所有失落的灵魂的归宿，”他说。

① 合一万五千零三十四海里。一海里等于两千零二十五码，一英里等于一千七百六十码。——原注

② 枢密令：指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内阁根据制定法颁布的法令，在理论上系君主根据枢密院的奏议，会同枢密院颁发的命令。

③ 地狱的边境：神学中指不能进入天堂的正直或无辜的灵魂所在之地，他们不会受到进一步的惩罚。

第 五 部

一七八八年一月至一七八八年十月

接下来的几天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惟一值得一提的是“竞赛者”后面令人吃惊地出现了七艘慢船。它们也是被那场大风刮过来的。因为离舰队不远，想必也经历了同样的天气。在不很平静的海面上，舰队的船只起起落落，都还没有抛锚，也没有卸船上的物品。人们围拢在船舷栏杆旁边，有望远镜的人举着望远镜观看正往岸上走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海军军官以及一部分犯人。他们还看到很多印第安人。已经上岸的人并没有什么大的举动。有传言说，总督并不认为植物湾是个可以用来进行重要试验的合适的地点。他已经乘坐大艇前往附近的杰克逊港进行视察。库克船长曾经在海图上标注出这个地方，但还没有到过那里。

理查德对植物湾的感觉和别人都一样。不管是自由民还是囚犯，大家达成共识：这是一块让人震惊的土地。任何人都不会联想起任何其他的地方，即使像多纳万那样见多识广的水手也是如此。这个地方平坦、荒凉，到处都是沙地和沼泽，险恶与凄凉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对于亚历山大号牢房里的居民来说，植物湾就像一座巨大的坟场。

命令传来，第一个定居点将设在杰克逊港，而不是植物湾。他们已经做好出发的准备，但是逆风太猛，巨浪冲过狭窄的沙洲汹涌而来，人们不得不放弃任何离开这里的想法。然而——真是奇迹！视野中出现了两艘正在奋力驶入港湾的大船。

“这种奇怪的巧合就像两个爱尔兰农民相遇在俄国法庭上一样，”多纳万说，他和辛克莱尔船长以及朗先生合用一个小望远镜。

“当然是英国人的船，”吉米·普莱斯说。

“不，是法国人。我们认为那是跟随德·拉·佩罗斯伯爵远征的船。是三级船，这也是为什么这两艘船如此巨大的原因。其中一艘肯定是拉·伯索尔号，另一艘是拉斯特罗雷波号。我想，我们带给他们的惊奇远比他们带给我们的惊奇大得多——拉·伯索尔号于一七八五年就离开法国了，比我们这次航行早得多。他们对我们一无所知，除非在路上什么地方听说过我们的舰队。拉·伯索尔号于一年前失踪，人们对它早已不抱希望。眼前——这不就是它吗？”

第二天，他们又一次尝试离开植物湾，但是同样没有成功。两艘法国船已经被南风吹向外海，从视野里消失得毫无踪影。日落时分，萨布莱号在巨浪中歪歪扭扭地向北挣扎了十或十一英里，抵达杰克逊港，而总督菲利普的小船则在“地狱的边境”又呆了一个晚上。

早晨的东南风让一切好转起来，对于法国船来说也是如此。就在十艘英国船组成的舰队起锚，向危险的港湾入口驶去的时候，拉·伯索尔号和拉斯特罗雷波号也驶入了植物湾。天狼星号、亚历山大号、斯卡波罗号、博罗戴尔号、费什本号、金色丛林号以及潘海恩夫人号都顺利地离开了。然而倒霉的友谊号却无法保持稳定，不一会儿就非常危险地漂到岩石附近，紧接着与威尔士王子号相撞，船后斜帆桁被撞掉。更糟糕的是，她又撞到夏洛特号的船尾，船上装饰用的长廊相当大一部分被毁坏，夏洛特号几乎被撞得搁浅。

所有这些麻烦更衬托出亚历山大号的快乐，它调整船帆，借着东南风自由自在地前进。天气炎热，天空晴朗，左舷那边的景致非常迷人。海浪撞击着红黄色的峭壁，激起的泡沫布满月牙形的黄色海岸。随着船只前进，峭壁变得越来越高。这里树木很多，分布于海岸里面的内陆，比植物湾远处的树木更绿。许多林火散发出来的烟雾染黑了西边的天空。然后，两座让人望而生畏的四百英

尺高的山崖宛如棱堡映入眼帘。棱堡之间大约有一英里宽的距离。亚历山大号紧追前面的船，驶向一片仙境。

“这里才像我们该去的地方！”奈迪·佩罗特说。

“如果布里斯托尔有这样的海湾，它就会成为欧洲最大的港口，”阿隆·戴维斯说。“它能容纳一千艘船，不管刮什么风，这里都非常安全。”

理查德什么话也没说，虽然心里轻快了许多。这些树的颜色至少是某种绿色，高大并且茂密，笼罩着淡蓝的雾霭。可是这种树多么奇怪啊！树干高大粗壮，树叶稀少，样子难看，就像破碎的旗子。一个个小沙湾没有拍岸而来的细碎的浪花，由北向南呈扇形排开。尽管海湾里面的陆地比海湾更低，但是正对入口耸立着一座巨大的山崖。他们向南驶入一个看上去很长、很宽阔的海湾。在一个小水湾前方六英里处，他们发现了萨布莱号。根本不需要抛锚，至少开始时不需要。每一艘船都慢慢地飘着，只需把缆绳拴在岸边的树上就行了。海水很深，平静如镜，清澈见底，到处都是小鱼。

太阳在一片涌动的晚霞中落下，水手说第二天一定是个好天气。像平常一样，情况不正常的时候，直到夜幕降临，才有人想起来给亚历山大号的囚犯们开饭。

理查德将思绪埋在心底。他知道，即使对威尔·康纳利——在他那个小圈子里，他最有头脑——自己也不能天真地像同斯蒂芬·多纳万那样推心置腹。尽管他认为杰克逊港是一个美丽无比的地方，但他从不认为那里十分富饶。

一月二十八日，他们在一片混乱中登陆了。看起来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们，或者把他们押送到哪里。于是他们就站在那儿，四周堆满各自的随身物品，感受着一年多以来从未感受过的那种站立在坚实大地上的滋味。哦，坚实的大地如此可怕！它在颠簸，它在摇晃，它从来不会静止下来。和其他没怎么晕船的人一样，登陆之后，理查德持续呕吐了六个星期。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水手在陆地上还迈着很大、很宽、略带醉态的步子。

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和犯人一样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四处乱转，直到几个下级军官冲他们大声嚷嚷着，指了一个方向。后来，混杂在大约最后一百个男囚犯中间，理查德和他的九个伙计被告知去东边一个还算平坦、树木稀少的地方扎营。

“去给自己搭个窝棚，”拉尔夫·克拉克少尉含含糊糊地说，站在干燥的土地上，他看起来打心眼儿里高兴。

用什么来搭呢？理查德想。他们十个人步履蹒跚、摇摇晃晃走过岩石散布其间的萋萋白草，一直走到克拉克给他们指定的地方。其他组的犯人也都站在属于他们的地盘儿，满脸困惑。应该说，所有从亚历山大号上下来的人都手足无措。怎么建造住处呢？我们没有斧子，没有锯子，没有刀子，没有钉子。这时，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拿着一打短柄斧走了过来，塞给泰菲·爱德蒙斯一把。泰菲·爱德蒙斯站在那儿，有气无力地拿着斧子，无助地看着理查德。

我还没跟他们分开呢！我的身边还有泰菲·爱德蒙斯、约伯·霍里斯特、乔依·朗、吉米·普莱斯、比尔·怀廷、奈迪·佩罗特、威尔·康纳利、约翰·克劳斯和比利·厄尔。他们大部分人都从农村来，很多人都不识字。感谢上帝，汤米·克劳德和阿隆·戴维斯发现了同样来自布里斯托尔的鲍勃·琼斯和汤姆·奇德内尔。这就意味着，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足够填满一个棚屋——如果把尽可能多的犯人塞进棚屋也是官方的愿望的话。难道没有一个人想过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吗？这是史无前例的、策划得最为糟糕的一次远征。那些高官们在天狼星号最好的舱室里呆了九个月。他们惟一的收获就是喝了太多的酒。既没有具体办法，也没有系统的规划。其实，我们现在还应当呆在船上，直到把那片空地清理好，房子盖起来。即使为了打开那几个很大的舱门，已经拆掉底舱的桌子和长凳，住人还是没有问题。至少夜里我们还是应当呆在船上。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不愿意当“牧羊人”，他们只想做最狭义的“看守”。为我们自己搭个窝棚……好吧，我们有一把短柄斧。

“谁会用短柄斧？”他问道。

所有的人都会——要是用来劈劈柴的话。

“谁会盖房子？”

没有人会，大家只是见过人家盖房子——用砖、石头、灰泥和大梁。这些人里没有一个是灌木树篱里的居民。

“也许我们应当从主梁和两端的支撑物开始造起。”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威尔·康纳利说。他在航行的过程中读过《鲁滨孙漂流记》。“可以用棕榈叶子来做屋顶和墙。”

“我们需要一根主梁，还需要两根柱子支撑屋檐，”理查德说。“然后需要六棵有树杈的小树，其中两棵要比另外四棵高。这样就能有一个框架。威尔和我现在就可以用短柄斧去砍树。泰菲和吉米，你们去看看能不能让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再给我们一把短柄斧或者斧子，或者我们在里约见过的那种大刀。其余的人去找棕榈树，看看叶子是不是能一揪就掉。”

“我们可以逃跑，”约翰·克劳斯若有所思地说。

理查德盯着他，好像他又长出一个脑袋。“约翰，往哪里逃呢？”

“逃到植物湾法国人的船上。”

“他们跟特内里费的荷兰人对待约翰尼·帕沃尔不会有什么两样。他们同样不会为我们提供庇护。再说，你怎么能够到达植物湾呢？你也看到了，海岸上有许多印第安人。他们似乎和善一点儿，可再和善也是印第安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也可能和新西兰吃人肉的野人没有两样。这些人肯定不欢迎几百个外国人踏上他们的土地。”

“为什么？”乔依·朗问道。他现在满脑子想的还是为什么夏尔普中尉还没有把麦克格里格交给他。

“你站在印第安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理查德耐心地说。“他们会作何感想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海湾，一股水质很好的山泉潺潺流过。他们肯定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却被我们侵占了。除此而外，上面严令不许伤害任何土著人。所以，为什么要逃到连一个英国人也没有的地方去招惹他们呢？我们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呆在这儿，做我们该做的事儿吧。现在请按照我说的去做。”

他和威尔找到不少合适的小树，直径都不超过四、五英寸。

榆树或者栗树相比，它们的样子可能难看点儿，但是它们确实是可以长成参天大树的料，下面没有枝枝杈杈。理查德俯身挥起短柄斧，在树上砍出一道印子。

“天哪！这木头就像铁一样硬，还有许多树液，”他说。“我得有把锯,威尔。”

但是没有锯子，他只能一点儿一点儿地砍。短柄斧既不锋利质量也不好，砍完三根大梁和六根用来支撑屋顶的柱子之后，就已经不能用了。晚上，他取出自己的锉刀把短柄斧磨得锋利些。他心想，那些承包商把英格兰铸造厂里卖不出去的垃圾都扔给我们了。砍掉枝杈，修整完大梁后，他感到有些头晕，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过去这十几个月里，吃不饱饭、没活干，使得他身体状况很差，根本就没有做好干重活儿的准备。威尔·康纳利拿着短柄斧去砍第二棵小树，显然动作更慢。但是，经过一番努力，他们还是有了大梁和用来支撑房檐的两根上面带有枝杈的树干，还选了四根短一些的作为侧面的柱子。这时，泰菲和吉米拿着第二把短柄斧、一把鹤嘴锄、一把铁锹回来了。在理查德和威尔去寻找树木，连接侧面的柱子，完成框架的时候，吉米和泰菲开始挖坑，并且将六根柱子埋入坑中。没有测量用的仪表，他们就尽可能精确地以步代尺。挖坑时他们发现六英寸以下全是石头。

剩下那几个伙伴找到不少棕榈树，但是叶子离地面太高够不着。奈迪想出个好办法。他爬到旁边的树上，冒着危险探出身子，抓住一片巨大的叶子，然后吊在上面，用自己身体的重量扯断粗壮的叶柄。这个办法适用于已经枯黄的叶子，对于那些看上去很鲜嫩的叶子不起作用。

“去把吉米找来，”奈迪对约伯·霍里斯特说道，“你和他互换。你去挖土，身手敏捷的吉米在这儿更能派上用场。”

由于不习惯挖土这种力气活儿，吉米走到这儿的时候，身体还在颤抖。

“你敢爬高吗？”奈迪问他。

“敢呀。”

“那你先休息一会儿，再爬那棵棕榈树。你是我们中最轻巧、

最灵活的。理查德给我们送来一把短柄斧，把它别在腰带上，爬到棕榈树上，一次一片把叶子砍下来。”

夕阳西下，他们因此可以辨别周围的方向——西面和南面是总督将为自己建造的、移动式房屋的工地。那里还将建造几个仓库，福泽尔中尉和军需部已经进驻了那顶很大的圆帐篷。他们没有忘记着带自己的木碗、长柄勺、汤匙，还有毯子、垫子以及桶。理查德发现了一条小溪，他让比尔·怀廷把滤水石安好，然后返回小溪去取水。水看上去相当干净，但是他不敢相信这里的任何东西。

所有这些人里，比尔·怀廷的情况最糟。他的脸早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圆。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这很正常。但是现在，他的眼睛下面出现了半月形的眼晕。这个可怜的家伙就像发高烧似地颤抖。其实他并没发烧，脑门儿很凉。只是累得够戗。

“别干了，”理查德说，把弟兄们叫到一起。“躺在垫子上休息一会儿。比尔，你得走走路——是的，我知道你不想，但是你得跟我去一趟军需部。我有个主意。”

詹姆斯·福泽尔中尉连一点儿组织能力也没有，想让他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实在是一种奢望。理查德和比尔走进一片混乱之中。

“你需要更多的人手，先生，”理查德说。

“是自愿的吗？”福泽尔问，认出他们俩。

“我们中有一个是自愿的，”理查德说，一条胳膊搭在怀廷的肩膀上。“这是一个你能够信任的好人，自从一七八五年，我在格洛塞斯特监狱遇到他，他从来没有惹过任何麻烦。”

“没错儿，你是亚历山大号左舷上的头儿，你的人从来没有惹过什么事儿，摩根。”

“是的，福泽尔中尉，我是摩根。你这儿用得上怀廷吗？”

“如果他会读书、写字，我就能用得上。”

“这两样他都会。”

他们回到营地的时候带回一些硬面包，眼下军需处也只能发放这种东西。面包还是在开普敦的时候烤的，里面尽是象鼻虫，但起码是食物

“我们现在有一个人在军需部干活儿了，”理查德发放面包的时候宣布道。“福泽尔准备让比尔帮忙分发腌肉。不过在水壶和罐子卸下来之前，我们还吃不到腌肉。从现在起，我们要自己做饭。”

比尔·怀廷看上去气色好多了。这下子，他能在一个有阴凉的地方干活儿了，不管那地方多么闷热，活儿总比清理荒地、锯木或者种菜轻松。而这几样重活儿，最终谁都得干。“等到福泽尔中尉安顿下来，我们就可以一次领一个星期的口粮了，”比尔带回这样一个消息。他对于理查德的关心十分感激。“很快就应该有一艘军需船从开普敦开过来了，看样子，我们能有足够的食物。”

晚上他们拿衣服当枕头，把在亚历山大号上使用过的垫子和毯子铺在地上，身上盖着又旧又破的大衣。尽管白天那么热，太阳一落山，天气马上就变冷。他们筋疲力尽，很快就睡着了，全然不顾地上到处乱爬着叫不出名堂的昆虫和小动物。

清晨带来的闷热和水汽结束了黑夜的寒意。他们又继续建造房子，除了将长长的、带褶的棕榈叶子搓成绳子，没有任何东西能将棕榈叶子固定住。这严重地妨碍了进度。棚屋看起来足够结实，可是他们中最好的“工程师”——理查德和威尔还是很担心，他们除了在沙质土壤中挖出六英寸的坑作为地基之外，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他们把沙土堆在柱子的四周，砍下更多的小树平放在地上，起到固定作用。在柱子上开出槽口，再把新砍下的小树斜插到槽口之中，加强支撑的力量。

在他们周围建造房屋的犯人也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没有一个人对这项工作表现出真正的热情，但是到了第二天中午时分，就很容易看出岸上哪一组人既领导有方又懂得如何建造房屋，而哪一组人两方面都不具备。汤米·克劳德那一组先用很细的树枝编成木栅作棚屋的墙壁。这是个好办法，理查德准备效仿。教育和经验丰富这两大优势在这项工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个伦敦人克劳德过去从事过各行各业，而且也是个聪明人。

有几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转来转去检查进度、清点人数，有一些犯人逃到森林里，其中有一个叫安·史密斯的女人。他们也许朝

植物湾和那几条法国船的方向跑了。有传言说，那几艘船会停留几天。

“天哪，这个鬼地方怎么有这么多蚂蚁和蜘蛛！”吉米·普莱斯一边叫喊，一边吸吮手指。“那只该死的蚂蚁咬了我一口，真疼啊。瞧那些家伙个儿有多大！足有半英寸长，你都能看到它们的螯。”他瞥了一眼一棵挺拔的白皮树，目光中充满了厌恶。“什么玩意儿叫得这么刺耳，简直能把人震聋。”

他对刺耳的叫声和对蚂蚁的抱怨都不无道理。那一年，蝉确实很多很多。

比利·厄尔从树林里走了出来，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我刚才看到一条蛇！”他喘着粗气说。“天哪，那家伙竖起来比穿着靴子的艾克·罗杰斯还要高！跟我的胳膊一样粗！海湾那边还有巨大、凶猛的鳄鱼，是汤米·克劳德告诉我的。哦，我讨厌这个地方！”

“我们会习惯这些动物的，”理查德安慰道。“我还没有听说过谁被比蚂蚁更大的东西咬过或者吃掉呢，即使蚂蚁有甲虫那么大。你说的鳄鱼是巨大的蜥蜴，我看到一只爬到了树上。”

房子在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完工了。这一天潮湿、闷热，充满惊奇和恐怖。太阳不见了，云彩聚集在南面的天空。黑色和深蓝色的云朵中隐约可见一道道闪电划过天空。他们将棚屋建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下面背风的地方。那是山崖下的一个“壁龛”，好像被勺子挖出来似的。

“我想，”理查德看着渐渐逼近的风暴说，“我们应当把行李物品放在岩石下以防万一。这些棕榈树叶子是挡不住雨的。”

暴风雨在一个小时之后来临了，比舰队驶离单峰骆驼角时遇到的那次更加凶猛，更加可怕。明亮的闪电一个接着一个从天而降，穿过树木直直地砸在地上。难怪那么多大树都被劈开两半，颜色也如焦炭一样漆黑。闪电！他们蜷缩在一起。前面不到三十英尺处，一棵巨大的、长着朱砂色树皮的大树在一片炫目的蓝光、耀眼的火花与震耳欲聋的雷声中炸开。它逐渐开裂，然后猛烈地燃烧起来。但是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大雨随着寒风呼啸而来，转瞬之间就将他们用棕榈树叶做的屋顶摧毁。地面变成一片汪洋，粗

大的木棍砸将下来，如果砸在人身上很容易造成伤亡。浸泡在雨水里的人们简直快被洪水淹没了。那天夜里，他们睡在只剩下框架的房子里，冻得上牙下牙直打架。惟一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各自的东西还在，而且岩石下面既安全又干燥。

“必须有更好的工具,房子才不会散架,’第二天早晨,威尔·康纳利眼泪汪汪地说。

现在是该去找比福泽尔职位更高、权力更大的人的时候了，理查德心里想。福泽尔这个人甚至连自己都救不了。我不管犯人是不是不可以接触那些大人物，非得走这步棋不可了。

他迎着凉爽的风向前走去，看到多砂的地面心里很高兴，这意味着这里不可能变成泥潭。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一条小溪旁边。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在河里放了三块石头，当过河时的踏脚石。他瞥见小溪上游远处有一些赤裸着的黝黑的身体，还闻到一股浓重的臭鱼烂虾的味道。这味儿不是他想象出来的。以前就有人告诉过他，印第安人身上散发着一股就像布里斯托尔淤泥那样的鱼油味儿。在那些印第安人还没有靠近的时候，他就已经踩着踏脚石，过了河，转身走向海湾西边更大的营地。营地里，大部分男囚犯已经安营扎寨，女囚犯也会被安排在那里（她们还在分批登陆，每次上岸一部分人）。那里还有作为医院用的帐篷，海军陆战队军官们的大帐篷以及罗斯少校的大帐篷。他注意到，海湾这边，囚犯们住在帐篷里。这就说明，船上没有带来足够的帐篷。他和其他最后一批上岸的一百名男囚犯不得不被转移到东边，自己动手建造任何可以称之为棚屋的东西。没有人了解那儿的情况，更没有人关心他们会碰到什么问题。

“我可以见罗斯少校吗？”他问圆形大帐篷外面正在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士兵。

理查德没见过那个水兵。他十分轻蔑地上下打量着理查德，说“不行!”

“我有很紧急的事情，”理查德继续说。

“副总督很忙，没时间见你这样的人。”

“那我可不可以等，直到他有空为止呢？”

“不行，你现在就滚，你叫什么名字？”

“理查德·摩根,二百零三号,亚历山大号。”

“让他进来，”帐篷里面传出一个声音。

理查德走进帐篷，这里四面透亮、光线充足，地上铺着木地板。里边有一个帘子将它隔出一个办公室，可能也是少校起居的地方。他坐在一张用作办公桌的折叠桌旁，显然，这里只住着他一个人。罗斯像鄙视他的士兵一样鄙视手下的军官，但是他保护海军陆战队官兵的利益、权利以及尊严，反对皇家海军派来的人。他认为总督阿瑟·菲利普是个不切实际的傻瓜和心慈手软、只会唉声叹气的窝囊废。

“什么事儿,摩根？”

“我住在东边,先生,我想和您谈谈东边的情况。”

“抱怨吧,是不是？”

“不是，先生，只是几个请求，”理查德说，直视着对方的眼睛，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杰克逊港为数不多的喜欢这位个性鲜明的少校的人。

“什么请求？”

“先生，除了几把短柄斧，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建造房屋。绝大部分人都尽力搭起了一些框架，但是没法用棕榈树叶子做屋顶，除非用绳子将它们绑住。我们很高兴分得了一些钉子，但是却没有工具可以用来凿洞，没有锯，也没有斧子。只要我们能有几件工具，进展就会快得多。”

少校站起身。“我想出去走走，你跟我一起走吧，”他说。“你们有……”他继续说，领着理查德走出大帐篷，“有水平很高的领头人。在亚历山大号，从底舱往外泵脏水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你是个不说废话的人，一点儿也不轻视自己。如果我们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少一些像英格兰纽盖特监狱里的那些人渣，在这里建设定居点的事儿就有希望了。”

理查德跟在少校旁边快步走着，听话音儿，他觉得副总督对这次试验根本就没有什么信心。他们经过海军陆战队单身士兵的营地，走到军官们居住的四顶圆形大帐篷旁边。夏尔普中尉正坐在

詹姆斯·莫雷提斯上尉住处外面的遮雨篷下，手里端着漂亮的瓷杯喝茶。看到少校，他们站起身来，但是从两个人的神态看，他们非常不喜欢这位直率而尖刻的长官。这一点谁都知道，包括囚犯。喝了朗姆酒和波尔图葡萄酒，不同等级的军官经常争吵，而且总是和罗斯唱对台戏。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少校也有自己的支持者。

“锯木坑开始修建了吗？”少校冷冷地问道。

莫雷提斯朝身后指了指，说：“开始了，长官。”

“你们最后一次检查是在什么时候，上尉？”

“我正准备去呢。吃完早餐就去。”

“我注意到，你是喝朗姆酒，而不是喝茶。你喝得太多了，上尉，你也太爱吵架了。不过，你可不要跟我吵啊。”

夏尔普敬了个礼就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一只手抱着麦克格里格回来了。“来，摩根，把它带走。有人告诉我，你的一个伙计赢了他。”他笑着说，“那天我喝多了，自己也记不太清楚了。”

理查德非常高兴，从夏尔普手中接过那个快乐的家伙，跟着罗斯少校向小溪走去。

“你的意思是，带着这个玩意儿去军需处？”

“如果能碰到我的人的话，我就不带，先生。我们的营地就在这条路上，”理查德用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平静的语气回答。少校对别人发难的时候，他似乎都在场。

“嗯，我该去看看那些人了。摩根，领路吧。”

理查德在前面领路，手里抱着不停挣扎的麦克格里格。

“靠吃老鼠，它也能活下去，”罗斯少校说。眼前出现一片树林，大约有十二个棚屋分布其间。“这个地方的老鼠和伦敦的老鼠一样多。”

“把这个送给乔依·朗，”理查德边说边将麦克格里格塞到大吃一惊的约翰·克劳斯手里。“您都看到了，先生，架子没问题，我们都搭起来了。至于如何起墙，我认为犯人克劳德的办法最好。但麻烦的是没有工具和材料，进度慢得像蜗牛。”

“我以前还不知道，英国人里还有这么多足智多谋的人，”罗斯不无感慨地评论道。他很认真地巡查了一遍。“完工以后，你们就

可以在这儿和政府农场之间建设另一座营地。那块地已经规划完毕，正在清理。如果没有新鲜蔬菜，坏血病就会要了我们所有人的命。西边有太多的女人挤在一块儿。我会把她们分开，派一些到这边来。这并不意味男女之间可以乱交，摩根，明白吗？”

“明白，先生。”

他们向军需处走去，那里还是一片混乱。马、牛以及其他牲畜已经上岸，人们用树枝临时围成一个围栏，把牲畜圈在里面。它们看上去和人一样迷茫。

“福泽尔，”副总督突然冲进大帐篷，叫骂道。“你他妈的是个典型的爱尔兰人。你是不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叫‘方法’啊？你不让那些牲口出去吃草，打算拿它们怎么办？吃了它们？玉米一点儿也不剩了，干草也基本上没有了。你连军需官的屁眼儿都不如！木匠们没有木料，无事可做。让他们现在就给牲口建围栏去！找一个懂得牧草好坏的人到周围看一看。如果他看好了，就在那儿建围栏。牛必须放牧，马要上绊——如果它们跑了，哼，上帝会帮助你的！哪些物品装在哪条船上，你有清单吗？如果东西上了岸，又放在哪儿呢？”

福泽尔中尉拿不出任何有用的清单。他对哪些物品已经上岸，这些物品又放在什么地方一无所知。惟一搭建起来的仓库也就是临时支起的几个帆布篷子。

“先生，我想等东西运进正式仓库时再列清单，”他支支吾吾地说。

“天哪，天哪，天哪，福泽尔，你真是个白痴！”

军需官咽了一口唾沫，扬起下巴。“我手下只有这么几个人，我和他们不可能做完这么多事情，罗斯少校，这可是实话！”

“那我建议你使用更多的犯人。摩根，你有合适的人选吗？你是犯人，你肯定知道。”

“我知道，先生。要多少有多少。先从托马斯·克劳德和阿隆·戴维斯开始。他们是布里斯托尔人，喜欢文案工作。两个人都是坏蛋，但是都很聪明。如果让他们写写画画，他们一定不会恩将仇报，一定不会再偷东西。用一天砍十二棵树来吓唬他们，就可以让

他们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

“那你自己呢？”

“我自有用武之地，先生，”理查德说。

“做什么呢？”

“磨锯、斧子、短柄斧以及任何需要利刃的东西。我还可以给锯开齿，这可是件手艺活儿。我手头倒是有几件工具，如果我的工具箱在船上的话，我就什么都有了。”他清了清喉咙。“我不想冒犯上面掌权的人，先生，但是他们提供的斧子和短柄斧非常差劲。铁锹、铲子和鹤嘴锄也一样。没一件好用。”

“我已经注意到了，”罗斯少校冷冷地说。“我们被那些‘专家’骗了，摩根。从一毛不拔的海军部官员到承包商到运输船船长。他们之中有的人已经忙着贩卖廉价的水手服和比较好的衣服。我还有理由相信，那里面包括犯人的私人物品。”他准备离开。“但我会认真查看有没有理查德·摩根的工具箱。与此同时，你可以从福泽尔这儿拿你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不管是锥子、钉子、斧子、铁丝，什么都可以。”他点点头往外走去，拍了拍头上的三角帽。无论天气如何，罗斯少校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

“让克劳德和戴维斯到我这里来，你可以随便挑你想要的东西，”福泽尔中尉说道，他愈发感到被羞辱。

理查德把克劳德和戴维斯送到他那儿，搜罗了足够的工具和材料，盖完他们自己的棚屋之后，开始给女犯建造棚屋。

女犯突然间成了所有人注意的焦点。男犯和海军陆战队的光棍们都试图释放一年多来都没有满足的情欲和渴望。天黑后的来来往往，就算增加十倍兵力站岗也阻止不了他们。就是那些站岗值班的士兵也忍受着性饥渴的煎熬。由于没有足够的女人，情况变得很复杂，而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并非所有女人都愿意满足男人的饥渴。所幸有的女人对他们相当接受，总是来者不拒地乐乐呵呵提供服务，还有一些人为了一大杯朗姆酒或者一件男式衬衫也可以和男人苟合。强奸很少发生，一方面，因为有些女人们乐意为多个男人提供性服务，另一方面，大多数男人对于和并不情

愿的女人做爱，还是心存顾忌。

然而，从总督到牧师理查德·约翰森，位高权重的人们对于女犯帐篷的出出进进十分惊慌，认为他们是堕落、放肆、完全没有道德。很自然，这也是受他们自己身边女人们影响的结果，比如黛博拉·布鲁克斯夫人和玛丽·约翰森就经常给自己的丈夫吹“耳边风”。一定要采取一些措施！

理查德那组人在天黑之后当然也会鬼鬼祟祟地溜出去，除了他本人、泰菲·爱德蒙斯和乔依·朗。对于乔依来说，拥有麦克格里格显然已经足够了。泰菲的情况有所不同，他有厌恶女人倾向，是个不合群的人，突然来了这么多女人其实更加深了这种厌恶。无论怎样，他就是那样奇怪。唱歌是泰菲宣泄感情的办法。而理查德远离女人帐篷的原因连他自己也不清楚，除了他身上或多或少也有泰菲的影子。在过去的两年里，没有女人陪伴，而距离和安玛丽·拉托尔在一起寻欢作乐大约已有三年多了。现在再让他和一个女人相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自从和安玛丽·拉托尔分道扬镳之后，他的阴茎再也没有勃起过，为什么，他也不清楚。不是因为生活中的磨难，而是因为巨大的耻辱与忏悔，因为痛失爱子威廉·亨利，因为接踵而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损失。他身体中的那部分已经死去，而另外的部分进入无梦的睡眠之中。他思想里发生的一切已经将性驱逐出去。他不知道那是被压抑的结果，还是被释放的结果。他不知道。更重要的是他对此并不感到悲伤。

二月七号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犯人们第一次被要求参加。早晨十一点，犯人们集合，男女分列，站在海湾东南角被清理出来专门用作菜园子的空地上。彩旗飘扬，鼓乐齐鸣，海军陆战队士兵扛着步枪，身穿整齐的军服，列队行进。过了一会儿，菲利普总督大人到来，陪同他前来的还有身材高大、长着一头金发的军法官戴维·科林斯上校，副总督罗伯特·罗斯少校，总管奥古斯塔·斯埃尔特，首席医生约翰·怀特和牧师理查德·约翰森。

海军陆战队士兵挥舞着彩旗，总督脱帽致意。士兵和乐队列队通过。之后，犯人们被要求席地而坐。一张宿营地用的桌子摆

在总督面前，两个红颜色的皮盒子庄严地摆放在上面。盒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开封并打开，军法官大声宣读菲利普的任命书，然后是司法法庭的任命书。

理查德和他的手下断断续续地听到：以大不列颠乔治三世陛下，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国王的名义，全权授予总督大人对新南威尔士统治的所有权力。在他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建造城堡、要塞、城镇以及炮台。烈日当头，而总督的职责却一条一条念个没完没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委任状被宣读的时候，一些听众早已是半睡半醒，那些上岸参加仪式的船长们也都纷纷溜掉，因为没人给他们提供好一点儿的有阴凉的座位。船长邓肯·辛克莱尔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多亏头上那顶草编的水手帽，理查德才能够让自己集中注意力听讲。尤其是当总督菲利普走上一个小讲台向犯人们发表演说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他扯开嗓门大声说——是的，他已经看到了！登陆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天，但是，他已经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还能派点用场，大部分人是无可救药的懒虫，根本不值得养活。六百个干活儿的人，只有两百人认真出力。那些不干活儿的人就不应当给他们饭吃。

他讲的话大部分还是能听清楚的。话虽简短，但很有分量。今后，他们之中如果谁犯了法，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为显然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偷一只鸡在英格兰判不了死刑，但是在这里，一只鸡比一箱宝石更珍贵。每一个动物都要留下来繁殖后代。任何偷盗政府物品的行为，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小偷小摸也会被判绞刑——他将说到做到，字字算数！任何半夜三更企图摸进女人帐篷的男人都将被枪决，因为他们远涉重洋、来到这里不是为了通奸。婚姻是男女之间发生性行为的惟一可以接受的途径，否则，还需要什么随军牧师？法律是公平的，但也是无情的。任何一个犯人都不能将自己付出的劳动和一个英国丈夫画等号，因为他用不着养活妻子儿女，他是大不列颠国王陛下在新南威尔士的财产。没有人强求他们做超出其能力范围的工作，但是每一个人都要为大众的幸福安宁出力。他们首要的任务是为长官们建造永久性的

房屋，然后盖海军陆战队的宿舍，最后才是给他们自己盖房子。现在，滚回去好好想一想今天听到的这番话，因为他绝无戏言……

“有人用得着你，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比尔·怀廷叹了口气站起身来。“他们既然想绞死我们，干吗不在英格兰就绞死呢？”他肆无忌惮地嘲笑。“尽他妈的废话！不是大老远地被带到这儿通奸的！他以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开过关于绵羊的玩笑，但是，因为和我的玛丽热乎被枪毙可不是开玩笑。”

“玛丽？”理查德问。

“潘海恩夫人号上的玛丽·威廉姆斯。年老色衰，丑陋无比，但是不管如何年老，如何丑陋，她是我的啊，全都是我的啊！至少在得知我会因为一时的生理冲动而被枪毙之前，我一直认为她属于我。在英格兰，惟一可能向我开枪的人就是她的丈夫。”

“听到你和玛丽·威廉姆斯的事儿，我很高兴，比尔。那些话虽然是总督说的，但恐怕也不是他的意思，而是神父约翰森的意思，”理查德说。“那家伙应当是个卫理公会教徒。我估计，这就是为什么他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他太激进了，以至于和英格兰教会的主教格格不入。”

“如果不允许我们接近女囚犯，为什么还要把她们带到这里？”奈迪·帕罗特追问道。

“总督想让大家通婚，奈迪，从而让神父约翰森先生高兴。而且，我猜，”理查德边想边说，“他们想让这次远征看上去是上帝神圣的旨意。通奸一旦出现就表示撒旦在作祟。”

“嗯，我暂时还不会和我的玛丽结婚，”比尔说。“刚刚逃脱一副铁链的束缚，我不会再给自己套上另一副枷锁。”

这可能是比尔的感受，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种看法。从接下来的星期天开始，越来越多的男女囚犯在神父快乐的祝福声中结了婚。

食物配给现在每个星期发放一次。这让人多么难受啊！你须经得起诱惑，强忍着不在两天之内就狼吞虎咽地把那点东西吃完。粮食太少，尤其现在每天都干活儿。感谢福泽尔中尉小小的

恩赐，他们用上了很好的壶和罐，尽管能往里面放的东西少得可怜 。

棚屋盖完了，两层树枝横竖交叉编在一起作为墙壁，足够多的木板支撑着厚厚的、交织在一起的棕榈叶子当屋顶。即使外面下大雨，屋子里也相当干燥，但是刮大风的时候，风还是能从墙壁树枝之间的缝隙穿进来。为了挡风，他们在墙外又盖了一层棕榈叶子。棚屋没有窗户，但是门正对外面那块巨大的砂岩。这样的棚屋可能有点简陋，但是比起亚历山大号的牢房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屋子里气味清新，是那种刺鼻的树脂味儿，而不是让人恶心的焦油和腐烂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地上是用枯叶铺成的“地毯”。除此而外，他们不戴脚镣，看管也很松。海军陆战队士兵们的注意力只是集中在那些出了名的恶棍身上。至于那些从来不惹麻烦的人都各行其是，只是在例行检查的时候，才有人查看他们是否在干活儿的地方。

理查德干活儿的地方是一个树皮制成的开放式的小棚屋，靠近士兵帐篷后面正在挖掘的锯木坑。在这里挖锯木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六英寸以下就是岩床，得使用能凿裂石头的楔和鹤嘴锄。

尽管锯还没有运上岸（卸货是一个艰难、缓慢的工作），斧子和短柄斧很快就堆了一大堆。负责开刃的理查德简直有些应接不暇。

“我得有个帮手，先生，”干活儿的第一天，理查德就对罗斯少校说。“现在给我两个人，等需要修理锯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已经学会如何修理斧子和短柄斧了。”

“我明白你的理由，很充足的理由。但为什么是两个人？”

“因为已经有人为哪把斧子归谁发生争吵了。我没有这些斧子主人的清单。而比清单更管用的是让一个会写字的人帮忙，把主人的名字刻在每一把斧头和短柄斧的柄上。锯运过来后，也可以照此办理。这能节省海军陆战队士兵们的时间，先生。”

尽管嘴角没有露出微笑，罗斯少校那双目光冷峻的眼睛却荡漾着笑意。“是的，摩根，你确实很有头脑。我想，你知道需要谁。”

“是的，先生。都是我那个小组的人。康纳利刻字母，埃德蒙斯学习磨工具。”

“我还没有找到你的工具箱。”

一阵悲伤袭上理查德的心头。“真遗憾，”他叹了口气。“那里面有我一些很重要的工具。”

“不要绝望，我会继续找的。”

二月慢慢过去了，人们经历了风雨雷电、偶尔变得凉爽的天气以及许多个闷热、潮湿的日日夜夜。闷热、潮湿的天气总是以南方或西北方的天空出现大团大团的乌云而告结束。南方来的暴风雨过后是凉爽宜人的天气，而西北方的乌云带来的则是鸡蛋大的冰雹。冰雹过后依然是持续的闷热。

除了不同种类的老鼠以及成千上百万的蚂蚁、甲虫、蜈蚣、蜘蛛以及其他不很友善的昆虫，大地之上的生命形式似乎很少。而天空和大树则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天上和树上都有成千上万的鸟儿。大部分鸟儿都惊人地美丽。仅鹦鹉的种类就比做梦能够想象得到的还多——巨大的白鹦鹉长着艳丽的硫磺色鸟冠，灰鹦鹉则长着仙客来般的胸脯。还有黑鹦鹉、颜色像彩虹一样艳丽的鹦鹉、长着斑点的极小的黄绿色鹦鹉、红蓝相间的鹦鹉、绿鹦鹉，以及几十种别的鹦鹉。一只个头很大的棕色翠鸟啄破树枝上一条条蛇的脊背，将它们杀死，然后咯咯咯地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一种很大的、喜欢呆在地上的鸟，拖着像希腊七弦琴一样的尾巴，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就像一只孔雀。有几个跟随总督一起探险的人回来说，他们看到过黑天鹅，还见到两只翅膀展开足有九英尺的老鹰和大雕以及隼争抢猎物。娇小的金翅雀和鹪鹩大胆无礼、活泼好动，勇敢地飞来飞去。鸟的王国五彩斑斓，鸟的叫声也五花八门。有的鸟儿唱得比夜莺还动听，有的则发出沙哑的尖叫，还有的鸟鸣啭着，声音像银铃一样悦耳。有一只硕大的黑乌鸦，发出的叫声简直让人灵魂颤抖，任何一个英国人都没听过如此凄凉的叫声。唉，最悲哀的事情是，这么多的鸟却没有一种可吃。

然而，人们也看到一些极具“动物性”的动物，比如有一种很肥

的、皮毛很厚、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穴居动物，还有那种谁都想一睹为快的袋鼠。如果人们总是呆在营地，绝无可能看到袋鼠。因为袋鼠又害羞又胆小，从来没有在营地附近出现过。巨大的树栖蜥蜴恰恰相反，它们大摇大摆地穿过营地，一副对人类不屑一顾的样子。有一次它来“洗劫”一个军官住的大帐篷，最饥饿的囚犯和最饥渴的士兵和它进行了搏斗。这个家伙足有十四英尺长，它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毫无疑问和鳄鱼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没有什么区别。

“我纳闷，该称呼它什么呢？”理查德指着一只蜥蜴问泰菲·埃德蒙斯。那家伙正优哉游哉地经过他们的树皮棚屋，邪恶的脑袋左顾右盼。

“我想我会称呼它为‘先生’,’泰菲说道。

斧子和短柄斧不断地被送过来，需要磨出新的斧刃。到了二月末，锯也开始送过来。西面的锯木坑已经投入使用，东面的锯木坑正在挖掘中，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岩床。这时候，新的困难出现了。伐木工把树伐倒，修理好，再拖到锯木坑，而这些树根本不可能被锯成哪怕是普普通通的厚木板子。木头不仅有很多树液，而且像铁一样坚硬。锯木匠——都是囚犯——干得非常辛苦，总督不得不加大他们的食物配额，还发了些麦芽，否则他们就会垮掉的。此举激怒了海军陆战队的二等兵。他们忘记除了和犯人们得到同样配额的面包和腌肉以外，自己还得到了黄油、面粉以及朗姆酒。他们开始记与犯人们的“特权”相比，自己忍饥挨饿的“冤枉账”。全靠罗斯少校和无情的纪律才把他们控制住，但是执行纪律就意味着更多的鞭刑——水兵比囚犯挨得多。他们不停地发牢骚。

理查德生活中最糟糕的问题就是那些锯。送过来的锯共有一百七十五把手锯和二十把坑锯。二十把坑锯都被设计成将已经伐倒的原木破成木板之用，而不是将直立的树木伐倒。这就意味着，每一棵树都要用斧子砍倒，再砍成长短不同的原木。这两种锯都应该用最好的钢制作，然而这些锯不是。月复一月的海上航行已经让它们生了锈，而任何一条船的货物清单上都没有列出任何用

于防锈的东西。

二十五把手锯和五把坑锯被菲利普·齐德利·金带到了诺福克岛。萨布莱号于二月中旬驶向那个偏远的地方，要在那儿建立一个独立的定居点，用当地的亚麻制成帆布，并且将库克船长记载的那些巨大的松树变成船的桅杆。

“先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理查德对罗斯少校说。“我自己制作了砂纸，把锈都磨掉了，可锯还是不够光滑。鲸鱼油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保护作用，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现在手头用的油不好使，因为锯锯到木头里一变热，油就会将锯粘住。我需要像鲸鱼油或者三氯化锑之类的东西。再说，这些锯用的钢非常糟糕，用它们对付这样坚硬的木头，很容易把锯毁掉。我们虽然有十五把大锯，但是真正能干活儿的不超过十四把——总有一把在我手中修理，因为木材损坏了锯齿。眼下最重要的是，我需要除锈剂。”

罗斯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要冷峻，他从锯木匠那里听说了同样的故事。“那么，我们只好就地取材，”他说。“鲍威斯·史密斯医生是那种好奇心很重、喜欢研究的家伙，总是在树干上敲敲打打，要么就煮树根或者树叶，看能不能提炼出什么药材、树脂，没准儿还有长生不老药。给我一把锈得最厉害的手锯，我让他去做实验。”

罗斯少校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了。理查德望着他的背影心里非常难过。他擅长组织，也肯付诸于行动，但是对其他人的弱点却没有同情之心，如果这些人是他自己的士兵的话，他更不容忍。他要是想鞭打一个犯人，至少先和总督打个招呼。可倘若士兵违背了条例，他就毫无顾忌地鞭打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他树敌很多，厄运总与他相伴——先是他圈养在树下的那一小群羊被弄死。紧接着，他住的大帐篷失火，大部分文件、记录和其他东西付之一炬。看着这位军人笔直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理查德心想，如果没有罗斯少校，杰克逊港一定比现在还要混乱。总督是个理想主义者，而副总督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理查德的树皮棚屋变得越来越大，他又增加了两个人手。奈迪·帕罗特和约伯·霍利斯特。比利·厄尔、约翰尼·克劳斯和吉米·

普莱斯到政府仓库和比尔·怀廷一块干活儿去了，只剩下乔依·朗还没有人给他派什么活儿。理查德跟别人要了一把锄地用的锄头，连同他们的铁锹和鹤嘴锄一并交给乔依·朗，让他在棚屋外面建个菜园。理查德在心里祈祷，不要有人来给乔依·朗分派别的活儿，或者来核实他到底在干什么活儿。大家都知道乔依·朗头脑简单，这也是为什么别人不太需要他的原因。如果乔依呆在棚屋里，他们暂时吃不了的东西就会很安全。抢食物的事情太普遍了，男人也好，女人也罢，都把食物带到干活儿的地方，还得提高警惕，确保食物不被偷走。大多数偷食物的人都是“家贼”，所以总督和海军陆战队都懒得管。身强力壮的犯人不受惩罚地去偷、抢那些弱小或者生病的犯人。

登陆不到两个星期之后，痢疾爆发了。理查德关于溪水的直觉是对的，尽管取水地点水如何被污染还是个谜，就连医生们也无法解开这个谜团。他们的理论是，英国人不服新南威尔士的水土。医院的帐篷里死了三个囚犯。无论眼下是否具备条件，第二间医院必须马上建起来。坏血病也开始出现，患病的人先是皮肤肿胀，四肢酸痛，过了一段时间，牙龈开始肿胀出血。理查德还有些麦芽可以用一段时间，因为负责管理政府仓库的福泽尔中尉作为奖赏，私下里给他们这组发了些麦芽。面对日益加剧的物资匮乏，这种恩赐自然也得给锯木匠。

“一旦得了病，”理查德以不容争辩的口气对小组里的伙伴们说，“我们就得吃德国泡菜。我就是骑在你们胸口，也得逼着你们把它咽下喉咙。还记得小时候妈妈经常说的话吗？良药苦口利于病。德国泡菜就是良药。”

杰克逊港没有什么可以食用的东西供新增加的人口享用，更没有可以治疗坏血病的草药，当地的植物和浆果很少有不引起中毒的。在政府菜园里，人们辛勤浇灌着正在发芽的植物，然而每当这些植物抽枝发芽，“崭露头角”仰望太阳和天空的时候，却又令人沮丧地死去。什么都长不出来，一点也长不出来。

现在这里正值夏秋之交，理查德心想——他开始打他在里约

热内卢积攒下的柑橘种子的主意——我得一直等到九月或十月春天的时候再播种。谁知道这里的冬天会有多冷呢？纽约的夏天十分炎热，但是冬天海上却冷得结冰。看这儿的印第安人那副样子，这地方似乎就没有冷过，但是我不能冒险现在就种植任何东西。

三个囚犯——巴瑞特、拉维尔和霍尔——因为从政府仓库里偷面包和腌肉被抓获，还有一个人是在偷酒时被抓获的。三个偷食物的贼被判死刑，而偷酒贼则被指派为执行死刑的行刑人。

海湾西侧，男犯帐篷和女犯帐篷之间长着一棵挺拔的大树。它长得很怪异：一根结实的树枝在距离地面十英尺的地方横向里长出来。现在，因为实在没有多余的木头造吊死人的绞刑架，这棵大树就成了一棵名副其实的“上吊树”。二月二十五日，在全体囚犯的注视下，三个不幸的人被押到树下，按照命令被痛打一百鞭子。菲利普总督下定决心要杀一儆百——必须制止他们偷窃食物！当然，和所有军官一样，他自己的肚子至少是饱的。所以和制止通奸一样，高官们使用的杀手锏不会成功。它只是那些阴囊空空、肚子鼓鼓的人们的希望而已。

观众中的很多人，不论自由民还是犯人，以前都见过绞刑。在英格兰，那是某些仪式和庆典的一部分。但是也有很多人没有见过，像理查德和他手下的人，更愿意将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快乐留给别人。

第一个被处死的是巴瑞特，他被命令站在长凳上。行刑人被迫将已经挽好的绳套套在他的脖子上，再勒紧。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行刑人脸色惨白，哭哭啼啼。他拒绝将巴瑞特脚下的长凳踢开，直到几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将火药和子弹装进手里的步枪，近距离瞄准他，才不得不朝长凳踢了一脚。巴瑞特虽然脸色苍白，但很镇静。他死得很惨。因为下落的距离还不能完全折断脖颈，他在绳子一端喘息着，扭动着身体，仿佛过了很长时间。他终于死了，死于缺氧。足足一个小时之后尸体被挪开，重新为拉维尔摆好长凳。

因为金中尉去了诺福克岛，乔治·约翰斯顿中士成了总督的副官，他走上前宣布拉维尔和霍尔被获准缓刑二十四小时执行，然后

犯人们就解散了。菲利普杀一儆百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想偷的人还会继续偷，不想偷的人也还是不会偷。绞刑起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小偷们在数量上有所减少。

理查德要离开的时候，偶然瞥了一眼女犯的队伍。他看到几根火红的鸵鸟羽毛在一顶漂亮的黑帽子上摇曳。理查德停下了脚步，目瞪口呆。利兹·洛克！一定是利兹·洛克。她和她那顶心爱的帽子一起被流放到了这里。虽然远涉重洋，那顶帽子看上去依然光彩照人。一定是因为她照顾帽子比照顾自己更加精心。现在还不是和她接近的时候。这个时刻会到来的。知道她也在这里已经是莫大的安慰了。

第二天，大雨滂沱，大家又被召集到一起，仅仅为了宣布总督大人已经恩准将拉维尔和霍尔流放到别的岛屿，具体地点还没有决定。然而，乔治中尉威胁说，总督大人正在认真考虑把所有拒不服从命令的人都运到新西兰，丢在岸上让食人者吃掉。一旦萨布莱号被腾出来，那儿就是他们的归宿。他还特别强调，他说的话，绝非戏言，大家千万别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眼下被流放的人将被戴上手铐，送到海湾附近一块光溜溜的、巨大的岩石上。那块石头已经被人们“誉”为“断肠石”。送到那里的人，只能得到四分之一份额的面包加上一点点水。然而“断肠石”、绞刑，以及让食人者美餐一顿的恐吓，都无法阻止人们偷食物时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头。

如果说犯人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食物上面的话，那么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则更愿意掠夺朗姆酒和女人。士兵们的鞭刑是从五十到一百到一百五十下不等。不过，打在他们身上的鞭子不像打在犯人身上的那么重。这自然可以理解。士兵们之所以将注意力集中在酒和性上，原因是他们总能得到自己那份配额。不但足额，而且超额——虽然分配食物的工作被严格监督，士兵得的总比囚犯得到的多很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土著人不但越来越难控制，而且还开始偷鱼、铁锹和铲子。海湾东边那座土地肥沃的小岛上种植的蔬菜也被他们偷得所剩无几。政府农场就在这座小岛上，现在正在开垦之中，希望到九月份的时候，可以种植小麦——如果那块土地能长出小麦的话。有一

部分人被派到比花园岛还要远的海湾，割灯心草苫屋顶。他们第一次遭到印第安人的袭击，一个人受伤。后来，又有两个人在这个地方被杀。人们沿着溪流向上搜索，一直搜索到沼泽地，发现那儿有几个大蜥蜴的尸体正在腐烂。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土著人并不愚蠢，他们懂得如何污染水源。

由于定居点不得不扩大，海军陆战队的警卫任务也越来越繁重。人们发现一种被约瑟夫·班克斯先生定义为木麻黄的树。这种树分布在比较远的溪流沼泽地四周，可以生产出上好的木瓦。烧砖用的好黏土也在内陆一英里的地方被人们发现了。他们到新的处女地搜寻，并且严加守护。更糟糕的是，土著人不再那么害怕火枪，搞突然袭击的胆子也越来越大。看起来，什么法规命令对他们都没有约束力。

总督菲利普到北边一个名叫布罗肯湾的地方进行勘查，回来时垂头丧气。那地方能给船提供很好的"庇护所"，但是没有适于耕种的土地。总督大人情绪低落，自有其原因。整个计划是内政部制定的。那些人以为，粮食撒到地里，不用精耕细作就能结出丰硕的果实，上好的木材唾手可得，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家禽、家畜将成倍增长，数目直线上升。不出一年，新南威尔士就可以自给自足。内政部的疏忽使得海军部和承包商们认为，他们已经给舰队准备了足够消耗三年的给养。事实上，他们带来的东西只能维持一年，而第一艘补给船肯定不会及时到来。那么这些男人——或者女人——怎么可能在持续的饥饿中劳动，并且取得成果呢？

两个月的事实证明，悉尼湾——最初登陆地的称谓——是一个严酷、冷峻、环境极为恶劣的地方。它看上去辽阔，没有变化，充满异域风情，人们在这里也许最终能够打拼出一块赖以生存的土地，但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真正的繁荣。土著居民——在英国人的眼睛里原始到了极点——本身就是新南威尔士一个十分精确的写照：悲惨与贫穷的结合。

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和潮湿闷热的天气停止了。有帽子戴的人像北方佬那样，把三角帽的帽边儿都翻了

下来。但是理查德还是像先前那样把三角帽端端正正戴在头上，因为他可以在自己的树皮棚屋里工作，他还有一顶草编的水手帽。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喜欢在星期天做礼拜的时候穿戴整齐。在布里斯托尔养成的习惯很难改变。

星期天的礼拜通常在众多地点中任意选择一处进行。但是，三月二十三号这个星期日——恰好是理查德在格洛塞斯特监狱被宣告有罪并被判刑三周年的“纪念日”——礼拜在海军陆战队单身士兵营地附近一个摇摇晃晃的台子上举行，这样，会众们就有机会看到并且听到神父理查德·约翰森先生以上帝的名义，让他们遏制可耻的欲望，加入到已婚者的队伍中。

理查德已经决定了行动计划，此刻很想祈祷并且接受上帝的点拨，但是神父的布道并没有提供什么帮助。相反，上帝的回答是让斯蒂芬·多纳万的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斯蒂芬·多纳万和理查德肩并肩地在海湾散步，踩着踏脚石走到新农场附近的溪流边。

“很糟糕，不是吗？”多纳万打破沉默。河水静静地流着，两人都双手抱膝，坐在河边一块五英尺高的岩石上。“听说六个人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把那边麦地里的一个树桩挖了出来。总督决定用锄来松土，然后播种，他不敢再用犁了。”

“这就意味着，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没得可吃，”理查德边说边脱下自己那件最好的外衣，挪到稀薄的树荫之下。“这里没有浓荫覆盖的地方。”

“生活还是这么的艰难，”多纳万说，将一片落叶轻轻弹入水中。“不过，情况会有所改变的，这像任何一次史无前例的探险一样，最初六个月是最糟糕的。我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以后就变得更可以忍受？也许因为陌生感没有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无论上帝什么时候创造了地球这个角落，他都使用了不同的模板。”他的声音低了下来，变得更加温和。“只有坚强的人才能生存下去，你就是那些能够生存下去的人中的一员。”

“噢，你放心吧，多纳万先生。如果我对付得了审查号和亚历山大号，就能对付这块陌生的土地。不，我不会绝望，只是很想念你。亚历山大号和亲爱的胖埃斯梅拉达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理查德，我已经不在亚历山大号上了。我是在揭露埃斯梅拉达之后离开那儿的。他把货舱里犯人们的行李、包裹都打开，想把值点钱的东西卖掉，中饱私囊。”

“这个王八蛋。”

“噢，这种事情对辛克莱尔来说只是小儿科，还有更坏的。”他将修长的身体伸展开，舒舒服服地扭了扭。“我现在有一个好得多的职位。而且，你知道吗，我恋爱了。”

理查德微笑着问：“和谁啊？多纳万先生？”

“你能相信吗？是亨特船长的贴身男仆，约翰尼·利文斯顿。因为天狼星号只剩下六、七个海员，我就申请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接纳了我。亨特船长可能对这事儿有所察觉，但是他不会拒绝一个像我这样有经验的海员。所以我现在能得到很好的食物配额，此外，还能享受一点点爱情。”

“我很为你高兴，”理查德真诚地说。“最高兴的是今天看到了你。今天是星期天，我不用工作。也就是说，我可以由你随便差遣了。我需要有人倾听。”

“你就说吧，我可以给你比倾听更多的东西！”

“感谢你的奉献，但你要想着约翰尼·利文斯顿。”

“这水，”多纳万先生说，“看上去不错，真想下去游泳，可是有鲨鱼。那天天狼星号就抓到一条周长六英尺半的鲨鱼，就是在杰克逊港抓到的！”他把外套卷起来当枕头，然后平躺下来。“我还没问过你，理查德——你学会游泳了吗？”

“噢，学会了。我按照你的指教模仿华莱士，很快就学会了。游泳其实很简单。对了，乔依·朗得到那条小狗了。是个漂亮的小家伙，吃老鼠。它的伙食比我们强多了，尽管我还没有受到诱惑，也去吃它吃的那些玩意儿。”

“你见过袋鼠吗？”

“连袋鼠尾巴都没见过。我连营地也出不去，得磨那些破锯子、钝斧子。”理查德坐了起来。“天狼星号有三氯化锑吗？”

长长的黑睫毛眨了眨，蓝眼睛闪着光。“我们有牛油，别的油都没有。你怎么知道像三氯化锑这样的东西呢？

“任何能给锯子开齿的工人和磨锯工人都知道。”

“我以前可从来没有遇见过像你这样什么都懂的人。”睫毛低垂下来。“真是个美好的星期天，能和你一起呆在外边真好。我会打听关于三氯化锑的事儿的。我还听说木头锯不开。”

“也不全是，只是很慢。因为那些锯子简直是垃圾，所以就更慢了。事实上，所有的东西看来都是垃圾。”理查德的脸色变得冷峻起来。“我因此而认识到，英格兰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了。英格兰为她的垃圾们配备了垃圾。她没有给我们一个公平的、获得成功的机会。但是，还有一些和我一样坚强、倔强的人一定要成功。”

多纳万站了起来。“你要向我保证，”他边说边戴上帽子。

理查德虽然觉得非常失望，但还是努力克制着自己，装得对这突如其来的告别并不在意。“你说吧，”他说。

“我得离开一个小时。在这里等我。”

“好吧，我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去换换衣服。这套星期天才穿的衣服太热了。”

理查德比多纳万回来得早，和大多数囚犯一样，穿着在悉尼湾逗留两个月期间穿的衣服。帆布裤子从膝盖处截去，光着脚，亚麻布格子衬衫早已褪色，以至于那些格子看起来宛如层层重叠的暗影。多纳万来了，也穿着单薄的衣服。他手里提着里约盛柑橘的那种篮子，步履蹒跚。

“几样你需要的东西，”他一边说，一边把篮子放到地上。

理查德觉得皮肤一阵刺痛，面色变得苍白。“多纳万先生，我不能拿天狼星号上的财物！”

“这里面没有任何天狼星号上的东西——或者这么说吧，都是通过正当渠道弄来的——嗯，几乎都是，”多纳万不慌不忙地说。“我承认我的确拔了一些亨特船长的水田芥叶子——他在软麻布制成的湿地上栽种的。所以我们会有一顿丰盛的午餐，剩下的还可以带回去送给别人。回去的路上，如果我提着篮子和你一起走，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就不会找你麻烦。我从军需处买了些麦芽，还有一顶水手帽，一些很结实的钓鱼线，鱼钩，做浮子用的软木塞，旧舷窗上的铅块——可以用来做坠子。不过，这个篮子之所以这

么沉的主要原因，”他继续翻着篮子里面的东西，“是这些书。你能相信吗？有一些从朴茨茅斯上船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下船的时候，居然把书落下了。天哪！啊！”他拿出一个小罐。“我们的面包卷有黄油了！今天早晨刚烤的面包。还有一大壶淡啤酒。”

惟一能和这一餐相比的是在特内里费他们灌完水桶之后多纳万提供的那顿美餐，但即使那次，与眼前这些鲜绿的水田芥叶子相比都逊色了许多！理查德狼吞虎咽地吃着，而多纳万则在一边看着，不停地把全部水田芥和黄油以及大部分面包卷递给他。

“你往家里写过信吗，理查德？”他问道。

理查德呷了一口淡啤酒。“没时间，我也不想写，”他说。“我不喜欢新南威尔士。大家都不喜欢。我想等到能有些值得一提的高兴事儿时再写。”

“好吧，你还有一点儿时间。斯卡波罗号、潘海恩夫人号和夏洛特号五月份起航，但是要到中国去装运茶叶。我听说，亚历山大号、友谊号、威尔士王子号和博罗戴尔号七月中旬起航直接回英格兰，所以你可以把信交给它们中的一艘。费什本号和金色丛林号在建好可以防盗的仓库之前无法启程。这些仓库要用来储存两艘船上的朗姆酒、葡萄酒、黑啤酒甚至大夫消毒用的酒精。”

“天狼星号呢？听说，它将尽快返航承担海军的任务。”

多纳万皱了皱眉头。“总督在确信这里的人们能够生存下去之前，不情愿让它离开。如果仅仅留下萨布莱号——一艘三十年的老船——遇到紧急情况确实无法应付！可是亨特船长不愿意。和罗斯少校一样，亨特船长认为这项计划就是浪费英国人的时间和金钱。”

最后一大口淡啤酒下肚。“啊，好一顿美餐！我怎么感谢你都不够。我真高兴你不会匆匆忙忙离开这里，”理查德做了个鬼脸，摇头晃脑地说，“我现在喝点儿淡啤酒就会头晕眼花。”

“躺下睡一会儿吧。今天剩下的时间都是我们的。”

理查德躺了下来。头刚刚枕到一堆树叶上，就睡着了。

斯蒂芬·多纳万毫无睡意，他注意到理查德蜷缩着躺在那儿，即使睡梦中也做出防卫的姿势。也许因为自己是自由人，而且

心热爱大海，和被囚禁在这里的理查德·摩根相比，他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新南威尔士。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收拾行李，继续前进。他想要留下来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理查德，他关心这个人的命运——不，关心这个人的全部。他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在一个毫无指望得到回报的人身上，这真是一场悲剧，当然，和波澜壮阔的航海事业相比，这还算不上悲剧。在开始航海生涯之前，他自愿地选择了同性恋。那时候，他乐观、满足，轻松地面对那些风流韵事。航海行囊随时准备好，接到命令马上就出发。然而在登上亚历山大号的时候，他没有预料到理查德会把他的“沾沾自喜”击得粉碎。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对理查德一见倾心。但事情就是那样发生了。爱就是这样，和什么都没有关系，只是灵魂深处的事情。当他快步走过甲板的时候，他相信本能让他找到了一个期盼已久的同类。后来，他虽然并未如愿，但觉得是否“同类”已经无关紧要。第一眼看到他，想要撤退就已经太晚了。

这片充满异国风情的土地也让他留恋。它的命运吸引着他。可怜的土著人正在衰亡，他们自己对此也心知肚明，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开始反击的原因。但是澳洲印第安人既不像美洲印第安人那样成熟老练，又不像人家那样有组织。美洲的印第安部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联合，而且他们深谙战争艺术。他们懂得联合法国人对付英国人，或者联合英国人对抗法国人。这里的土著人远不如美洲土著人那样人数众多，而且部落之间也只是发生些小小的摩擦。他们天性之中就没有军事联盟这个概念。在多纳万看来，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理查德却不同，他所处的地位，使他有机会从和新南威尔士土著人有过接触、或者打过交道的人那里听到一些情况。总督的态度还算正确，但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并不认同。犯人们也一样，把土著人视为又一个令人害怕和憎恨的敌人。他们像一块铁，以一种可笑的方式，夹在铁锤和铁砧之间。这个比喻蛮好。有时候，这块铁就会变成一把利剑。

山野的景色让多纳万着迷，尽管和其他人一样，他也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演化出英格兰那种繁荣。但是有一点他知道：这块土地永远不会培育出温馨的乡村生活。在那种生活环境中，一家人在

面积不大的土地上耕耘播种，在另外一块土地上放牧牛羊，不超过半个小时肯定能够走进一家小酒馆。可是，即使这里的土地被开垦出来，一家一户之间的距离仍将很远，孤独之感无处不在。人们到酒馆的距离有多远，距离文明教化就有多远。

他喜欢呆在这里的感觉，也许因为他跟鸟儿息息相通，这里是鸟的天堂。飞翔、盘旋、自由自在。他在大海上飞翔，鸟儿在天空中飞翔。这里的天空同任何其他地方的天空都全然不同，辽阔无际、清澈纯净。夜幕降临，天空变成星的海洋。星星如此稠密，宛如朵朵星云，又像一张交织着冰冷与火热的浩淼无际的大网，而一个人就像沧海之一粟，微不足道。他喜欢这种微不足道的感觉，他因此而得到一种慰藉。他不想让自己变得重要。让自己变得重要的想法会让这个世界堕落成男人的玩具，那该多么悲哀！理查德在教堂寻找上帝，因为他就是在那种环境中长大的，但是多纳万的上帝不可能被束缚在那样一个具体的所在。他的上帝就在头顶那片辉煌灿烂的风景之中，朵朵星云就是上帝呼出的水汽。

睡了两个小时之后，理查德醒来了，身子依然蜷曲着。这两个小时中间他一动也没有动过，也没有发出过一声叹息。“我睡了这么长时间吗？”他一边问，一边坐了起来，伸着懒腰。

“你没有表吗？”

“有，我有一块，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把它放在箱子里边。直到我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偷盗绝迹，才会把它拿出来。”他的目光被突然出现在水中的一群黑白相间、长着漂亮黄鳍的小鱼吸引过去。“我们还没听说金中尉到诺福克岛之后的情况怎么样，你知道吗？”他问道。现在犯人们谈论的大多是关于诺福克岛的事情，大家都认为那是一个诱人的地方，比杰克逊港更好，物产更丰富。

“只听说金花了五天时间，走了好多路，寻找合适的登陆地点。那儿没有什么港湾，只是在岸边的珊瑚礁中有一个礁湖，事实证明那是惟一可能登陆的地点。珊瑚礁中有一段淹没在海水之中，大艇可以通过。金没有发现亚麻，只是发现了松树。尽管这些松树适合于做成桅杆，但你永远无法把它们弄到船上，因为没有装船的地点，而这些树又不能漂浮在水面之上。但是土地十分肥沃，土层

很厚。在得知更多的消息之前，萨布莱号就已经离开了，但是她很快就会再回去。那时候我们就能了解到一些详细情况。那个岛很小，总共不超过一万英亩。岛上密布着参天松树。我担心，理查德，诺福克岛同杰克逊港比起来并不是天堂。”

“对呀，显而易见……”理查德犹犹豫豫地说，最终还是决定孤注一掷。“多纳万先生，有一件事我需要和你商量，因为你是惟一一位我相信会真诚地给我建议的人。同我的那些伙计不同，你在这件事里没有利害关系。”

“那就说吧。”

“我那两个在政府仓库里干活儿的‘话匣子’说得太多了，结果,福泽尔发现乔依·朗会修鞋。这样一来，我将失去给我看房子的‘警卫’。我请求福泽尔宽限一个星期，因为我们得靠乔依干活儿，好让花园里的蔬菜长起来。福泽尔是一个把什么事儿都当成生意的人。我得到一周的宽限，但是长出来的蔬菜要给他一份，”理查德说，一点儿也没有生气。

“蔬菜和朗姆酒一样，在这儿也成了货币，”多纳万干巴巴地评论着。“说下去。”

“我在格洛塞斯特监狱的时候，曾经和一位名叫伊丽莎白·洛克——利兹的女犯达成协议。作为对我保护她的回报，她为我看管财物。我刚才发现她也在这儿。现在，我有个想法，想娶她，因为除此而外没有更合法的途径得到她的服务。”

多纳万大吃一惊。“对于你来说，理查德，这听上去太冷酷了。我从未想到你会这样……”他耸着肩，“这样孤高冷漠。”

“我知道,这听上去是很冷酷,”理查德闷闷不乐地说,“但是我想不出其他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我曾经希望我的那些伙计中间会有人想结婚——他们大多数人不顾总督的恐吓去见女人——但是到目前为止谁也不想。”

“你在同时谈论没有生命的财产和两个生命体法律上的结合——就好像这两件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就该做第二件事情。你是个男人，理查德，是个需要女人的男人。你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承认，你就是想让利兹·洛克做你的妻子？

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承认，你也和大多数男人一样，心里充满对女性伴侣的饥渴？你说在格洛塞斯特监狱的时候，你就给她提供保护，我猜那‘保护’也包括和她发生性关系。我想，你现在也想和她发生性关系。让我难以理解的是，你听起来是多么的冷酷！听起来冠冕堂皇,其实都错了。”

“我没有跟她发生过性关系！”理查德突然生气地说。“我不是在谈性！利兹就像我的妹妹，所以我还惦记着她。她非常害怕怀孕，所以她也不想发生性关系。”

多纳万两个胳膊肘子放在膝盖上，一双手捧着脸，惊愕地盯着理查德。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有太多的快乐，而不敢奢求吗？不！他是个精明人，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想出他自己的办法，并且懂得如何接近那些控制他的人。他并非像大多数人那样是个马屁精，因为他太过高傲而不屑于做那种事情。尽管眼前这个人依然是个谜，但我对他确实还是有些了解。

“如果我知道你生活中的故事，理查德，也许就能帮上忙，”他说。“请你告诉我吧。”

“我不能。”

“你最害怕的不是性，而是爱。但是，爱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我曾经经历过的，”理查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会再去经历第二次，因为我并不认为自己能够、再次挺过来。我可以像爱妹妹似地爱利兹，像爱弟弟似地爱你，但是无法再向前走一步。我给予我妻子以及孩子的爱是很神圣的。”

“可他们都死了。”

“是的。”

“你还很年轻，这是一个新的地方，为什么不重新开始呢？”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和利兹·洛克不可能。”

“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和她结婚？”多纳万问道，两眼闪着光亮。

“因为我想她的处境一定非常艰难，我确实像哥哥一样爱着她。你一定知道，多纳万先生，爱不是权宜之计，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是的话，我也许早就爱上利兹·洛克了。但是我永远

都不会。我们在格洛塞斯特监狱朝夕相处，呆了整整一年，要发生的话早就发生了。”

“如此说来，你的想法并不冷酷。你是对的。爱不是一件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

太阳沉没在海湾西边的岩石背后，落日的余晖闪着金光。斯蒂芬·多纳万坐在那里想着人心的变幻无常。哦，是的，他是对的。爱不请自来，有时候是不速之客。理查德企图通过跟一个他怜惜的、想去帮助的妹妹结婚来使自己与爱绝缘。

“如果你和利兹·洛克结婚的话，”他最后说，“你就不能再在其他地方结婚了。也许有一天这会给你带来麻烦。”

“那么，你是建议我不要和她结婚？”

“对。”

“我会考虑的，”理查德说着爬了起来。

星期一早晨，得到罗斯少校的允许之后，理查德去见神父约翰森先生，请求他准许自己去见女犯伊丽莎白·洛克，因为他有可能向她提出嫁给他的请求。

约翰森先生三十岁出头，圆脸庞，厚嘴唇，长得有点女相。从他那浆过的白色长袜和黑色牧师长袍可以看出，他很注意衣着。长袍遮盖住他的大肚子，他自然不想在这个饥饿的地方看上去吃得太好。浅色的眼睛里燃烧着神父堂兄詹姆士称之为“耶稣救世主”的热情。在新南威尔士，他找到了完成自己使命的用武之地：提升道德水平，关心身患疾病的人和孤儿，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教堂，被看作仁慈、博爱的行善者。他的意图非常好，但是理解的程度却很浅。他把同情心完全留给了那些无助的人们。他认为成年犯人都是邪恶的、不值得拯救的——如果他们不邪恶，为什么变成了囚犯？

得知理查德最年长的堂兄（隔一代的堂表亲）是布里斯托尔圣詹姆斯教堂的教区长，并且发现摩根是个受过教育、有礼貌并且显然很真诚的人之后，约翰森先生给了他通行证，还暂时安排理查德与伊丽莎白·洛克在下星期日做礼拜的时候成婚，这样所有的囚犯

都能看到他的政策是多么的成功。

太阳刚刚落山，理查德从他的树皮工棚出发前往女犯营地。他把手里的通行证出示给岗哨，问他伊丽莎白·洛克住在什么地方。岗哨也不清楚，一个拎着水桶的妇女听到后，朝一顶帐篷指了指。该怎么在帐篷上敲门呢？他只能在门口挂着的帘子上挠了挠。

“如果你长得很帅就进来吧！”一个女人的声音喊道。

理查德撩起帘子，走进帆布帐篷。帐篷里面可以住十个人，但此时却住着二十个。两边各摆着十张很窄的简易床，中间的空地上杂乱无章地堆满了帽盒和别的杂物，还有一只母猫正给六只小猫喂奶。住在这里的女人们刚刚在公共伙房里吃过饭，现在都不同程度地裸露着身体躺在床上。她们都单薄、瘦弱，但也都显露出不屈不挠的精神。利兹住在紧靠帽盒的那张床上——当然是这样。

帐篷里突然变得寂然无声。理查德穿过杂物，走向帽盒和正在打瞌睡的利兹·洛克。十九双大睁着的眼睛打量着他，眼神中充满由衷的欣赏。

“利兹,睡着了？”他问道,声音中充满笑意。

她的眼睛突然睁开，盯着那张可爱的脸，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理查德！哦，理查德，我亲爱的！”她飞身下床紧紧地抱住他，喜极而泣。

“不要哭,利兹,”等她平静下来之后,理查德说。“走,我们出去谈。”

理查德领着利兹向门口走去，一条胳膊搂着她的腰。帐篷里所有女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

“我要是有你一半的运气就好了，利兹，”一个不再年轻的女人说。

“四分之一也行啊，”另一个女人挺着大肚子说。

他们走向离临时伙房不远的海湾，利兹偎依在他的臂弯里，感受着生命的美好。她找到一堆挖出来的砂岩石块，在上面坐下。

“我们离开之后，你怎么样啊？”他问道。

“我在格洛塞斯特又呆了很长时间，然后被送到了伦敦纽盖特监狱，”她说，浑身在发抖。天气开始变凉了，而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破烂的衣服。

理查德把帆布夹克脱下来披在她瘦弱的肩膀上，仔细打量着她。她现在是三十二岁？可看上去却像四十二岁的女人，只有那圆圆的黑眼睛仍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当她张开双臂搂住他的时候，他原以为爱或者情欲的巨浪会把自己吞没，但是什么也没有感觉到。他关心她，同情她，如此而已。“告诉我所有的一切，”他说。“我想知道。”

“我很高兴没有在伦敦待太长的时间——纽盖特真是人间地狱。后来，我们就被送到潘海恩夫人号上。那艘船上没有男囚犯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船舱和现在的帐篷差不多。大家都挤在一块儿。有的女人带着孩子，有的怀着孕。她们将孩子生在海上。婴儿和小孩儿大多数都死了。妈妈没有奶给他们吃。我的朋友安的儿子就死了。有些人在旅途中被糟蹋，现在还怀着孕。”

她抓住他的胳膊，使劲摇晃着，充满悲愤。“理查德，你能想象得出来吗？他们不给我们来月经时用的垫布，我们不得不从自己的衣服上撕布条——就像这样的衣服。不管我们上船时穿的是什么衣服，最后都用来堵这儿。在里约热内卢，总督给我们送去一百个大麻布面包袋子当衣服穿。因为舰队出发之前，女囚犯的衣服没有及时送到朴茨茅斯。他要是能给我们几卷最便宜的布、针线和剪子就好了，”她充满苦涩地说。“那些大麻布袋子不能用来做垫布。我们就去偷水手的衬衫。他们抓到的话，就会用鞭子使劲抽打我们，或者剪掉我们的头发，要么就剃成光头。那些对他们破口大骂的女犯人们会被他们用东西塞住嘴巴。最重的处罚是被脱光放到一个桶里，头、胳膊和腿露在外边。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不停地洗那些垫布，但是海水将血都凝固在布上，很难洗掉。我靠给医生和军官们缝缝补补还能赚几个便士，但是很多姑娘很穷，一无所有。所以，我们无论有什么都大家分享。”

尽管身上披着外套，她还是在不停地颤抖。“那还不是最糟糕

的！”她咬着牙说。“潘海恩夫人号上每个男人都拿我们当妓女。看我们或者对我们说话的样子，都很下流。其实，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不是。但是对他们来说，我们可以提供的只有阴道。”

“很多男人都这么认为，”理查德说，感到喉咙发紧。

“他们夺走了我们的自尊。到这儿之后，发给我们这件破衣服，我们自己随船带来的衣服不知道让他们弄哪儿去了，只有我的帽盒没有丢，是不是很神奇？”她问道，两只眼睛闪闪发亮。“轮到安·史密斯领衣服的时候，军需处的米勒上下打量着她，说她那副脏兮兮的样子简直无可救药，穿什么也没用。她一无所有，非常穷。她把发给她的衣服扔到甲板上，用脚在上面踩着，说他可以留着那该死的衣服，她将骄傲地穿自己身上这套破衣服。”

“安·史密斯，”理查德说，心里充满了愤怒、悲伤和耻辱。“她很快就逃走了。”

“是的，从那以后再也没人看到过她。她发誓要走——她说在经历过潘海恩夫人号和英国人之后，最凶恶的魔鬼和印第安人也不会让她害怕。不管他们怎样对待她，她都不会屈服。还有一些人也不肯屈服，她们都遭到可怕的凌辱。斯威尔船长威胁说要鞭打玛丽·盖博的时候——那是我们刚刚上船的时候——她让他亲她的阴唇，因为他想操她，而不是鞭打她，'她说，蜷缩着身子，连连叹气。“所以，我们也有过几次胜利。这胜利支撑着我们活下去。我们都是参孙①，是女人打通舱壁进入水手们的船舱，她们渴求男人！男人们从来不会如此渴求也不会破门而入，他们都是圣人。哦，算了，算了。一切都结束了，我现在站在干燥的陆地上，你也在这里。理查德，我亲爱的。我不用再祈祷什么了。”

“利兹，那些男人有没有骚扰过你？”

“没有。我不够漂亮也不够年轻，我最先干扁下去的是从来也没有大过的乳房。男人们追的都是那些乳房高耸的姑娘。而且实际上，那条船上也没有多少男人——只有水手们和六个海军陆战队士兵。除了和安在一起，我不怎么和别人打交道。”

①参孙：圣经中的大力士。

“安·史密斯？”

“不是。安·科尔皮斯。她的床跟我紧挨着。就是在海上死了儿子的那个。”

天黑了。是该走的时候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人道的事情？日月昭昭，这些可怜的人究竟做了什么，而遭受到这样的轻视？这样的羞辱？这样的不幸？甚至连自己的尊严也要乞讨？让她们穿麻袋！为了有点布垫月经，她们把衣服撕扯成了布条。那些承包商怎么能忘记女人来月经要流血，必须有布垫呢？哦，我真想爬着离开，死去……

可怜的人儿，不够年轻也不够漂亮来吸引一双需要满足的眼睛——水手们肯定有过得到这种满足的时候！在这里，利兹将面对什么样的命运呢？除了脚下的大地不动之外，这里和潘海恩夫人号有什么区别呢？我不爱她，上帝也知道她不会唤起我的激情，但是我有能力让她在老朋友中改变一下身份。斯蒂芬会说我在耍弄上帝，甚至是堕落，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希望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尽管最终能不能有这样一个结果，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欠她一份情。她照顾过我。

“利兹，”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再有一个像我们在格洛塞斯特时那样的协定？我保护你，你来照顾我和我的弟兄们。”

“噢,好啊!”她高兴地喊了起来,满脸放光。

“这就意味着你得嫁给我，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俩才能在一起。”

她犹豫着。“你爱我吗，理查德？”她问道。

他也犹豫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爱你，”他慢慢地说。“但是如果你想让我像丈夫爱心爱的妻子那样爱的话，还是说不爱为好。”

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没有打动过他，而且觉得他这样诚实实在难能可贵。登陆以后，她不但从女犯营地蜂拥而至的男囚犯里面寻找理查德，而且十分留意是否有女人夸耀和理查德·摩根上过床，但是一无所获。所以她推测理查德没有被流放到植物湾。可是现在他就在眼前，还想和她结婚。不是因为他爱她，或者对她有

欲望，而是因为需要她的服务。可怜她？不，那是她无法忍受的！需要她的服务。这一点她尚可忍受。

“我可以嫁给你，”她说，“但是有条件。”

“说吧。”

“我不想让人们知道我们之间关系的实质。这里不是格洛塞斯特监狱，我可不想让你的人以为我……以为我嫁给你……是因为需要什么东西。”

“我的人不会找你的麻烦，”他说，松了一口气。“你认识他们。要么是老朋友，要么就是我们被送到刻瑞斯号之前不久认识的。”

“比尔·怀廷？吉米·普莱斯？乔依·朗？”

“对，但是少了艾克·罗杰斯和威利·威尔顿。他们死了。”

就这样，一七八八年三月三十日，理查德·摩根和伊丽莎白·洛克结婚了。兴高采烈的比尔·怀廷担任男方的证婚人，安·科尔皮斯担任利兹的证婚人。

当理查德在牧师注册簿上签名的时候，他惊骇地发现自己几乎忘了怎样写字。

从神父约翰森脸上的表情，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这两个人结合的看法。他认为理查德和利兹结婚完全是屈尊俯就。利兹穿着自从进格洛塞斯特监狱以来，一直保留的一套衣服——宽大的裙子上镶嵌着黑色和猩红色相间的亮闪闪的饰物，红羽毛围巾，天鹅绒面黑高跟鞋，上面镶嵌着假钻石，白色长袜上绣着黑色花边，手里拿着猩红色蕾丝手袋，头上戴着詹姆斯·赛斯特莱斯维特先生送的漂亮帽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想努力获得别人尊重的妓女。

理查德心里突然生出一个想伤害人的愿望，他俯下身，凑到神父耳朵跟前。“没必要担心，”他小声说，越过约翰森先生的肩头，对斯蒂芬·多纳万挤了挤眼睛，“我只是得到一个仆人。你能想到婚姻，真是聪明，尊贵的先生。一旦结了婚，他们就跑不了了。”

牧师猛地后退一步，重重地踩到妻子的脚上。她疼得叫了起来，牧师连声道歉，然后强打精神，尽量不失尊严地走开。

“他们俩可是天造地合的一对儿，”多纳万冲着他们离去的背

影说。“他们都以上帝的名义，同样热情地工作着。”然后回过头，笑眯眯地望着利兹，将她抱起来，亲了一口。“我是斯蒂芬·多纳万，从天狼星号来的能干的水手，摩根太太，”他说，用夸张的手势摘下星期日才戴的三角帽，鞠了一躬。“祝愿你拥有一切。”然后他握住理查德的手。

“没有婚宴，”理查德说，“但是如果你能来和我们一起吃一顿便饭的话，我们将非常高兴，多纳万先生。”

“谢谢，但是不行，再过一个小时我还得值班。这，是一个小礼物，”他说，将一个小包放在理查德的手里，向一群暗送秋波的女人们抛着飞吻离去了。

包里是三氯化锑油和一个装饰着很多流苏的大红丝披肩。

“他怎么知道我喜欢红色呢？”利兹喃喃地问。

他怎么知道呢？理查德笑着摇了摇头。“他是一个可以看穿铁门的人，利兹，但他也是另外一个你可以信赖的人。”

五月，总督在西边大概五十英里的内陆地区找到一块相当好的土地，并且决定将一些囚犯转移到那里。这块土地被命名为罗斯山（以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乔治·罗斯爵士命名）。罗斯山将被完全清理出来，并且准备用来种植小麦和玉米。总督还要继续在悉尼湾的农场种植大麦。来自锯木场的木材少得可怜，但是大量棕榈树从离海角比较近的港湾运来。棕榈树树干笔直，木质很脆，极易腐烂，但是很容易锯开，裂缝也容易用泥巴堵死。因此，新盖的房子大多数都是用棕榈树干搭成框架，再用棕榈叶子或者灯心草苫屋顶。木麻黄木板和木瓦在烈日下晒干，以便建造永久性建筑物，最先建起来的将是总督府。

制砖的工具已经被运上岸，盛产极好的制砖黏土的山坡距离营地不远，十二台制砖用的模具一刻不停地旋转着，砖坯以同样的速度生产出来。然而，用砖或者用本地那种优质黄砂岩盖房子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人在任何地方发现一块石灰石。任何地方！这简直太滑稽了！石灰石就像土壤一样，应该随处可见，以至于在伦敦生活的人们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没有石

灰石，哪来的灰浆来把砖块或者砂岩石块砌在一起呢？

必须想出办法。一条条小船被派出去收集空牡蛎壳。这些空牡蛎壳被倾倒在杰克逊港周边的海滩和岩架上。这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土著人喜欢吃牡蛎（味道非常鲜美！所有的高级官员都这样说），吃完之后的牡蛎壳堆得像小矿渣山一样。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政府只好把牡蛎壳烧成灰，然后制成灰浆。经验证明，三万个空壳就能够生产出足够砌五千块砖所需的灰浆，而用这些砖可以盖成一栋小房子。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这种“惟一”的石灰石来源的工作扩展到植物湾以及从海克港以南到杰克逊港以北几乎一百英里的区域。数以百万计的空牡蛎壳焚烧后磨成粉，和成灰浆，将砖块或石块黏合在一起，建造起悉尼湾第一批坚固的、不朽的建筑物。

几乎每个人都开始出现坏血病的早期症状，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因为政府库存的面粉不多，士兵们的配额也不得不减少。犯人们咀嚼草以及其他任何没有树脂味儿的嫩树叶。如果坏血病的症状因此而减轻，他们就吃更多的草和树叶。如果症状加剧或者人在痛苦中垮掉，就不再吃这些东西。除此而外，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那些有时间、有工具、有身份的自由民可以到更远的地方探险，找到一点点可以吃的绿色植物：海蓬子（一种生长在植物湾咸水沼泽中的多汁植物）、野欧芹和一种蔓生植物的叶子。如果用开水浸泡这种叶子，就能沏出带甜味儿的、可口的茶。

无论有多少人被铐在“断肠谷”，多少人被处以鞭刑，甚至被吊死，偷盗食物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那些有点儿新鲜蔬菜的人，只要稍微放松警惕，转瞬之间菜就会被人偷走。在这方面，理查德的伙伴们很幸运。因为他们有麦克格里格。夜里，它是一条出色的看家狗，而利兹·摩根则在白天负责看守东西。

死亡数字令人心惊地不断攀升，自由民和囚犯都难逃这一劫，包括妇女和儿童。有几个犯人逃跑了，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这种“自然减员”还远远不够，悉尼湾依然有一千多人需要政府供给。坏血病猖獗和饿得半死意味着干活儿的速度慢得惊人。一部分犯人和海军陆战队士兵本应干活儿，但却拒绝从命。而像阿瑟·

菲利普这样的总督却不会挥舞着皮鞭强迫他们干活儿，借口总是很容易找到。

五月份下了冬天来临之前的第一场霜。这场霜很重，几乎摧毁了菜园里的所有蔬菜。利兹看着她的菜地哭了起来，然后冒着生命危险走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寻找她认为可以吃的野菜、野草。先前时候，有两个犯人被土著人杀死，赤身裸体地抬回营地。从那以后，理查德就不让她离开悉尼湾的营地。他们还有一些德国泡菜，再难吃也得咽到肚子里。如果世界其他地方宁愿坏血病流行的话，那可太不幸了。

六月四日举行了庆祝国王生日的活动。这也许是菲利普总督为这群数量日益减少、士气愈发低落的人们注入的一针强心剂。庆祝活动包括鸣枪和海军陆战队列队检阅，同时发放了额外的食物。天黑之后升起一堆巨大的篝火。犯人们放了整整三天假，但是大家更在乎的是那份礼物——每人得到半品脱朗姆酒和半品脱水勾兑而成的格洛格酒。而每个自由民则得到半品脱纯朗姆酒和一品脱啤酒，那是一种很稠的黑啤酒。为了给这次庆典活动留下一些官方的业绩，总督大人确定了新南威尔士的第一个郡的边界，并把它命名为坎伯兰郡。

“嚯！”有人无意间听到首席医生怀特先生这样感叹。“毫无疑问，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郡，但是这么大一个郡里却什么都没有。嚯！”

他这个论断并不正确。在坎伯兰郡的某个地方有四头黑色开普敦母牛和一头黑色开普敦公牛。这是政府宝贵的牛群。它们在农场周围放牧，由一个犯人照料。这天，几头牛趁犯人喝了朗姆酒的机会，甩着尾巴，撞破围栏绝尘而去。人们发了疯似地四处搜寻，发现它们留下的粪便和啃过的灌木，但是它们显然不想被重新捕获，事实上也没有被捕获。真是一场灾难！

萨布莱号完成了到诺福克岛的第二次航程之后返回杰克逊港。它带来一些令人兴奋的消息，也带来一些令人沮丧的消息。因为没有抛锚停泊的地方，岛上的松木无法装载到船上，也不能在水面上拖运，因为这些木材非常重，放在水里就会沉没。但是诺福

克岛能为杰克逊港提供大量锯好的房梁、小块木材和木板。这就意味着杰克逊港可以建造比棕榈树干搭建的棚屋更好的木头房屋，而且人们可以集中精力用石头建造储藏酒的仓库上。费什本号和金色丛林号依然停泊在杰克逊港，它们要一直等到岸上储藏酒的仓库建好之后，才能把酒运到岸上。

而另一方面，在诺福克岛上种植庄稼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那地方滋生着数以百万计的幼虫和毛虫。金中尉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便让归他管辖的几个女犯人用手把虫子摘掉。但是她们每摘掉一个虫子，很快就会有两只虫子替补上来。那是一块相当富饶而肥沃的土地！然而它却出产不了什么东西。据人们传言，金中尉信件的字里行间显露出他对诺福克岛难以抑制的热情。尽管那里有无数的害虫，但他依然深信诺福克岛具有更大的潜力，比杰克逊港更适合于养活大量的人口。

在众多健康状况不佳的囚犯中，有一些人的身体还不错。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因为有个足智多谋的领导人，带领他们想方设法保持健康的体魄，而一小部分人是被全然不同的另外一种类型的人控制着。他们专门以抢劫弱小者为能事。如果犯人们遇到一片野生的欧芹或者那种能煮成甜茶的野生植物（生长海蓬子的地方太远了），并没有规定必须把这些发现的东西上交。犯人们之所以不敢到较远的地方寻找能吃的东西，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对土著人的恐惧。土著人变得越来越大胆，现在居然时不时闯入营地。总督曾经希望抓住几个然后予以驯化——教他们英语和英国人的生活方式——然后将这些“英国化”的土著人遣返回他们的部落，让他们劝说可怜的乡亲和英国殖民者结成联盟。有一点总督深信不疑：如果真能实现这一点，土著人的生活水平将得到巨大的提高。但是总督大人从来没有想过，也许这些土著人偏偏就喜欢自己现在的生活方式。在总督大人看来，土著人如此落后、如此可怜，怎么能不希望有所改变呢？

在英国人眼里，土著人非常丑陋。他们身上有一股臭味儿，远不如非洲黑人那样给人以好感。他们身上涂着白黏土，要么敲掉

门牙，要么在鼻子的软骨上穿一块小骨头。总而言之，把脸都毁了。他们那种毫无羞耻之心的裸体让人厌恶。女人们的行为也令人作呕。有时候，这些土著女人厚着脸皮卖弄风情，有时候又尖声叫骂。

这是全无共同之处的两种人，每一种人都无法理解对方，敏感性也不会控制他们的行为。总督一直强调，处理土著人问题要小心谨慎，因此犯人们越来越憎恨这些迟钝、呆笨的土著人。尤其是他们偷了鱼、蔬菜或者工具，还可以免受惩罚。更糟糕的是，偶尔发生土著人袭击犯人甚至杀死犯人的恶性事件，即使没有证据，总督也认为是囚犯挑起事端，招惹了上著人。囚犯们的看法却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凡是涉及到囚犯，总督就会站在魔鬼撒旦一边。因为在他眼里，囚犯的地位比土著人还要低。在悉尼湾最初几个月形成的这种看法，为今后相当长的岁月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冬天很冷，但还不是无法忍受，也没有人被冻死。如果这些入侵者能够吃得好一点，他们也许就不会一天到晚冷得浑身发抖。人们能够吃上热的食物。有几个棚屋的主人用砂岩砌烟囱，因为没有灰泥勾缝，棚屋起火化为灰烬。总督大人多次下达命令，要求除了砖头建造的房屋和石头盖的房屋，任何其他房屋不得砌烟囱。铁匠铺被烧毁了，所幸那些易燃的物件比如风箱，连同一部分工具被抢救了出来。在政府将要建造的“坚固房屋”的清单上，铁匠铺显然应该属于“优先”之列。面包房也是如此。这里有两个面包房，一个为社区服务，另一个专门为天狼星号和萨布莱号烤面包。

格洛塞斯特监狱的内德·帕夫又见到了他的那些老相识。他和妻子贝丝·帕克被送到友谊号上。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小女儿，抵达新南威尔士的时候刚刚两岁。不出三个星期，贝丝·帕克和孩子就死于痢疾。内德痛不欲生，汉娜。史密斯便将他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汉娜也是友谊号上的一名女囚犯，从里约热内卢到开普敦这段时间，汉娜成为了贝丝的好朋友。她有一个十八个月大的儿子，六月六号死在悉尼湾。九天之后，她和内德·帕夫结了婚。除了缺少食物，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安逸，帕夫的职业是木

匠，活儿干得很好。汉娜已经怀有身孕，两人都决心保住这个孩子 。

梅齐 · 哈丁曾经是格洛塞斯特监狱最能给人带来快乐的女人。她被判绞刑，后来减为流放十四年。事实上，她并没有被流放，最终的结局如何没有人知道。贝蒂 · 梅森乘坐友谊号流放到这里。她上船的时候怀着她那位格洛塞斯特狱卒的孩子。船离开开普敦之后，刚生下不久的儿子就死了。丧子之痛加上对狱卒约翰尼的思念使得她的脑子出现了问题。她变得越来越乖戾，常常因为偷男人的衬衫遭到鞭刑。尽管利兹 · 摩根勇敢地指证，事实上是另外一个女犯偷了男人的衬衫，嫁祸于贝蒂 · 梅森。

除了永恒的饥饿，理查德的棚屋里一切都好。至少有一半人都熟识利兹，把她当成姐妹一样接纳。有一个人她难以接近，那就是泰菲 · 爱德蒙斯。对女人的厌烦与日俱增。他不喜欢大惊小怪、叽叽喳喳的女人，自己洗衣服，自己缝缝补补。只有星期天晚上，大伙在菜园边升起一堆篝火的时候，他才显示出一点儿活力，和理查德的男中音配合着唱上一曲。

理查德和利兹有他们自己的小屋。这间屋子是从大棚屋接出来的。然而，即使在最冷的天气里他们也分床而睡。有几个夜晚，难以成眠，利兹脑子里闪过“主动出击”的念头，但是从来没有付诸实施。她太担心被拒绝，觉得还是不要试验他感情的温度为好。在缺乏性生活的情况下，男人本应该更难以忍受，但是在她身边的十个男人中，至少有三个证明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乔依 · 朗、泰菲和她的理查德对女人都不感兴趣。和别的女人一起洗衣服的时候，她听说，除了乔依、泰菲和理查德，还有一些男人对女人也没有什么欲望。当然有的男人喜欢男人，但是也有些男人宁愿像和尚一样生活。他们把自己完全隔绝于任何形式的性安慰之外，甚至包括手淫。如果理查德手淫的话，一定小心翼翼，不发出任何响动。所以她担心，非常担心，如果自己贸然亲近理查德，会被他赶走。

缺乏食物并非生活的全部内容，生活中也有一些美好的时光。尽管妈妈的食物份额只有男人的三分之二（女犯和海军陆战队

兵的妻子都一样），儿童的份额只有一半，幸存下来的孩子们还是玩呀，闹呀，恶作剧。神父约翰逊先生想把他们关在学校里，教他们读书、写字、算术。可他们总是设法逃避。能逃脱的是那些有父母的孩子，孤儿对他当然得言听计从。有一部分犯人和海军陆战队官兵的确过着家庭生活，而且是很幸福的家庭生活。各种纷争也存在，特别是在女人之间。她们能导致那种撒丁岛人引以为荣的世仇。女人绝不会任人欺侮，如果有人招惹她们，她们就用各种脏话进行反击。和男人比起来，女人被鞭打的次数更多。不是因为偷食物，而是因为偷男人的衬衣。

理查德一直没有见到斯蒂芬·多纳万。自从三月三十号，多纳万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理查德原以为和利兹结婚能够使他和多纳万的日子都好过一些。啊，他想念斯蒂芬，想念他们之间那种深刻的友谊，想念那种时常碰撞出思想火花的谈话。他们之间的谈话通常是关于书，一般情况下是同一本书，一个人已经读过，另一个人正在读。理查德·摩根太太无法替代斯蒂芬·多纳万。他认可她的忠诚、能干、单纯以及快乐的生活态度。他认为自己应该尽力照料她，但是如果像爱妻子一样去爱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第一批运输船和补给船在五月份起航了，而亚历山大号、友谊号、威尔士王子号和博罗戴尔号将在七月中旬起航。

有一对从诺福克岛来的犯人夫妻，亨利·凯伯和苏珊娜·福尔莫斯，在七月初起诉邓肯·辛克莱尔船长。理由是他弄丢了他们大多数行李。当初乘坐亚历山大号的犯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欢呼雀跃，尽管谁都明白，辛克莱尔注定要赢这场官司。在雅茅斯监狱，凯伯和苏珊娜陷入情网，苏珊娜生下一个儿子。但是当她被送到朴茨茅斯敦刻尔克囚船上的时候，当局却不允许她带上自己的儿子。伦敦政府这种冷酷无情在雅茅斯监狱引发了公开抗议，最终一封请愿书送到西德尼大人手里。凯伯继苏珊娜之后前往敦刻尔克囚船的时候，带上了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处境打动了雅茅斯监狱很多人的心。人们捐赠了许多衣服和书籍，还缝了一个帆布口袋把东西装在里面。这个包裹被送到亚历山大号上，而凯伯乘坐

的却是友谊号。到了悉尼湾之后，辛克莱尔交给他们的只有书籍，衣服却不见了。

因为这是一场民事官司，所以由军法官——海军陆战队上尉戴维·科林斯负责组成陪审团，首席医生约翰·怀特和神父约翰逊先生协助工作。辛克莱尔辩称在货物从一个船舱转移到另一个船舱的时候，包裹开裂，书籍掉了出来，所以这些书被单独保存。至于包裹本身的下落，他不清楚。法庭的判决对凯伯有利。凯伯夫妇登陆之后，正是约翰逊神父为他们主持的婚礼。整个包裹作价二十英镑，那些书作价五英镑，邓肯·辛克莱尔船长被责令赔偿凯伯夫妇十五英镑的损失。

“我不付！”他愤怒地叫喊着。“应该让他们付我十五英镑！他们还欠着我运输那个肮脏包裹的费用呢！”

“全部付清，先生，”军法官科林斯厌恶地说。“不要再浪费本法庭的宝贵时间了。你的船是为政府服务的，你获取报酬的惟一途径，就是将这些人和他们所拥有的不多的财产运到这块土地上。十五英镑,先生,不要再废话了!”

这个裁决告诉亚历山大号上的犯人，官员们很清楚埃斯梅拉达·辛克莱尔一直在悉尼湾卖犯人们的东西。

这个插曲引出一个不同寻常的结果。法庭审理这个案子两天之后，罗伯特·罗斯少校派人请理查德到他那幢棕榈树建的房子里。人们正忙着为罗斯少校建造一座石头房子，因为他眼下住的地方实在不符合副总督的身份。他九岁的儿子约翰现在和他住在一起。他是乘坐天狼星号登陆的。孩子的妈妈和小弟弟、小妹妹们还留在英格兰。

罗斯少校心情很好，咧开嘴笑着。

“啊，摩根！你听说辛克莱尔船长输掉那个案子了吗？”

“听说了,先生,’理查德说,谨慎地微笑着。

“把这玩意儿拿走吧，那是你的财产，”罗斯说。“它在亚历山大号船舱里奇迹般地出现了。你最好先看看有没有丢什么东西。”

一张轻便折椅上放着理查德的大木头工具箱，外面没有任何包装，刻着他名字的铜牌是不是依然钉在箱子上，不得而知。锁被

打开过，他的心不由得沉了下去。他打开箱子，将里面放着的盛物盘一层一层拿出来，发现什么东西也没有丢。

“我真该死！被你蒙了，”少校一边说，一边看着托盘里的东西。“你不是磨锯匠，摩根。你是枪炮匠。”

每一件工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一定是托马斯·汉贝塔斯先生亲手装进去的。里面有整套的燧发枪部件、各种零件、螺丝钉、大头针、螺钉、黄铜以及铜质包壳、弹簧、各种润滑剂——鲸鱼油！——特制的刷子。远比他上班时带来带去的工具多。没有东西被移动或损坏，每一样东西都紧紧地用软麻布包着，臭虫都爬不进去。如果有一个未曾加工的枪托、一根刚铸造好的枪管以及后膛，他完全可以用这些工具造出一把枪来。

“我是一个熟练的枪炮工匠，”理查德承认，言语之间不无歉意。“然而，先生，我也是一个真正的磨锯匠。我在布里斯托尔的哥哥是一个锯木匠，我总是把他的锯齿磨得锋利。”

“关于造枪的手艺，你倒是守口如瓶。”

“作为犯人，罗斯少校，我认为夸耀自己会制造武器是很不妥当的。我的兴趣也许会被人误解。”

“什么误解，去他妈的吧！”少校骂道。他非常高兴。“你可以重操旧业，彻底检修这个营地的每一支步枪、手枪和猎枪。我还要立即着手建一处试射靶场。树桩上放个玻璃瓶当靶子太危险。小孩儿很多，总是在那儿疯跑。你那位锯木匠学徒学得怎么样了？”

“他现在做得和我一样好，先生。”

“那就让他来磨锯，你来检修枪。”

“如果让我修理枪支的话，罗丝少校，我需要一个高度正好的、合适的工作椅，跟凳子差不多，而且既要有足够的光线，也要有阴凉。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工作。”

“你会得到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那些锈，理查德，那些锈简直无孔不入！在这个弹丸之地，没有一支枪不生锈的。当士兵们举着步枪向土著人的脑袋或者袋鼠开火的时候，有一半的枪要么发不出火来，要么装火药的地方嘶嘶响两声就完蛋了。好了，这下子好了！”少校高兴地搓着双手。“我知道你的工具箱在那个该

死的肥猪手上，因此在法庭一成立的时候，我就揪住他的领子，告诉他，我有证据指控他偷了属于囚犯理查德·摩根的一个工具箱。第二天早晨,我就收到了工具箱。'他发出一声短促的'吠叫',理查德认为这是“罗斯版本”的、发自内心的欢笑。“他肯定看了看里面的东西，认为在伦敦会卖个好价钱。”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先生，”理查德说，真希望握握少校的手。

少校伸出一只手拍了一下脑门儿。“等一下！我差点儿忘了还有东西给你。”他在那堆从不幸被烧毁的大帐篷里抢救出来的东西中找了半天，找到一个小瓶，瓶子里装着流动缓慢的液体。“这是医生助理巴尔梅恩上个月在他——嗯——还没有担任医生助理的时候，提取出来的。鲍威斯·史密斯先生在出发到中国之前发现了这种树。他认为这种液体跟松节油不一样，尽管它的颜色有点儿发蓝。后来，巴尔梅恩先生在生锈的锯上做了实验。他说效果很好。”

少校告诉他这件事的时候，理查德一直面无表情地站在那儿。长官们一直以为自己严守的秘密，其实他早就知道（犯人兄弟们也一样）：自从亚历山大号上发生舱底水泵事件之后，威廉·巴尔梅恩先生和约翰·怀特先生就互相仇视。在金的生日宴会上，他们酒后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当时立即拔枪决斗。巴尔梅恩先生大腿受伤，总督不得不语气温和地告诉两名“斗士”，医生应当将精力放在如何让病人少流血上，而不是让他们彼此流血。

“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把省下的三氯化锑和鲸鱼油用在检修枪上，把这瓶不管是什么的东西交给爱德蒙斯，让他处理锯吧，”理查德说。从少校那儿走出来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

不到两天，他就被安置到一顶帆布搭成的结实的帐篷里，帐篷的每侧都可以收缩，工作椅的高度合适，还有一个凳子与之相配。罗斯少校没有夸张，这个定居点的所有武器都令人震惊地生着锈。

“理查德，你可真是个守口如瓶的坏蛋，”斯蒂芬·多纳万说道。理查德原来是个枪炮匠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他是专门来核对这事儿的。

哦，见到他多好啊！“我一直认为，谈论自己过去干过的事情没什么意思，多纳万先生，”他说，一点儿也不想掩饰自己的快乐。快乐已经都写在他的脸上了。“现在，我已经正式成为一名军械工人，就很高兴和你谈论这件事情了。”

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多纳万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缩着下巴，眼睛里略带嘲弄的目光，很满足地看理查德十第一个活儿——修理罗斯少校的两把手枪。能够亲眼看着一个技艺高超的工匠做他喜欢的事情，这是怎样的一种享受啊！那双有力的大手在枪身上非常熟练地来回移动，再用缠着亚麻的小棍蘸一滴鲸鱼油，滴在卷曲的弹簧上。

“弹簧太软了，”理查德解释道，“所以撞击不出足够的火花。除此而外，少校的手枪保养得非常好。我已经把铁锈除去了，并且用三氯化锑又涂抹了一遍。谢谢你的结婚礼物。现在它比那时候派的用场更大了。你一直在忙些什么？”

“作为船长指挥采集牡蛎壳的大艇，这是主要的工作。因为杰克逊港的牡蛎壳已经采光了，我们只能乘船出海去采集。”

“那么你最好回到你的大艇上去，船长。我看见罗斯少校来了，”理查德说，把手枪放下，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

多纳万心领神会，立即离开。

“修好了吗？”罗斯急切地问道。

“修好了，先生。只剩试验了。”

“那就跟我一起到靶场去，”少校边说边从理查德手里接过那个胡桃木盒子。“一旦步枪都修好，每星期六都要在靶场进行练习，这件事就由你负责。这个地方本来应该加强防御，可是总督大人认为城墙和炮台无足轻重，我所能做的也只是让我的人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如果法国人来了怎么办？没有一艘船处于防御位置，没有一门加农炮能在三个小时之内发射一枚炮弹。”

靶场是一个原木搭建的大房子，前边没有墙，里面堆着沙子，一根顶端被涂成黑色的木桩就是靶子。理查德给第二支枪装子弹的时候，少校举起第一支枪先开了一枪，然后试子第二支枪。他满意地嘟哝着说：“比我当初刚买的时候还要好使。你明天就可以开

始修理步枪。我已经给你找了一个徒弟。”

这就是和“独裁者”相处的麻烦，理查德心想。但愿罗斯为我指定的这位徒弟能够适应这项辛苦的工作。罗斯少校是个诚实的人，他怕我手生出问题，宁愿拿自己的枪做试验。即使我弄坏了，牺牲的也只是他个人的财物。修理手枪不是很费劲，但是接下来我要拆开、清理、组装大约两百支“棕发贝丝”，没准儿还会更多。如果派来一个好帮手，那就是老天赐福，如果派来的人不合适只能碍手碍脚。

二等兵丹尼尔·斯坦菲尔德的到来恰好是“老天赐福”。他是一个瘦小的、皮肤白净的年轻人，一点儿也不自命不凡，说出的话不但讲究语法，而且语音纯正，没有一点儿口音。理查德问起他的家庭情况，他回答说，进入慈善学校之前，母亲就对他进行过很好的辅导。他更喜欢阅读而不是喝朗姆酒。他虽然有很强的求知欲，但是很懂事，从来不给别人找麻烦。他能够耐心地倾听你教给的知识，并且记在心里，用完东西之后总能放回原处，而且他的手也很灵巧。

“这种情况很特殊，”他一边看理查德拆卸一支步枪，一边说。

“为什么？”理查德问道，把撞针顺枪管顶出来。“我现在准备拆卸这支枪，你的眼睛不要离开我的手，好好看着。取撞针的时候，方向一定要正确，不能使蛮劲。撞针一头越来越细，如果你劲儿用得不对，就会毁了撞针——也许会毁了整条枪。”

“这种情况很特殊，”斯坦菲尔德又说。“因为从官方的角度说，我是你的主人，但是在这顶帐篷里，你是我的师傅。听着你叫我‘先生’,我叫你‘摩根’,我心里很不舒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你叫我丹尼尔，而我叫你摩根先生。在这顶帐篷里。”

理查德吃惊地眨着眼睛，脸上露出微笑。“随你，我倒很高兴叫你丹尼尔。论年纪，你可以作我的儿子。”这句脱口而出的话，让理查德的心刀搅似地疼。去睡觉吧，威廉·亨利，在我的心底继续睡觉。

“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很守规矩的囚犯，”几天之后，丹尼尔说。这时，他已经能够独自拆卸一支步枪。“我不知道你做过什么

事情，也不知道为什么做那些事情，但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心里都有数，即使不知道他们的背景。你还是那些守规矩的犯人们的头儿，这意味着在海军陆战队的营地里你很受尊重。因为那省了大家好多麻烦。”

理查德没有抬起头来咧着嘴笑，而是冲自己膝间的“棕发贝丝”笑了。

罗斯少校召见他的时候，丹尼尔·斯坦菲尔德心里很有把握。他知道自己没有犯错误，甚至在女人身上也没有。现在，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爱丽丝·哈姆斯沃思太太身上。登陆之后一个月，爱丽丝失去了她的小儿子，两个月之后，又失去当兵的丈夫。现在，她一个寡妇领着两个幸存下来的孩子，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斯坦菲尔德对他们的保护即使没有多少性爱的成分，也使得她和她的孩子的生活变得全然不同。

“我需要把一个我自己的人训练成枪炮匠，斯坦菲尔德，”罗斯少校说，“我注意到了你，因为你的枪法最准，而且手也灵巧。我已经发现，有个囚犯是一位枪炮匠师傅。他叫摩根，原先在亚历山大号。总督大人越来越倾向于增加诺福克岛上的人口，这就意味着两个定居点都需要锯木匠和枪炮匠。所以我要把你送到摩根那儿，至少学会一些简单的枪炮匠手艺。这样一来，不管你们两个之中谁被派往诺福克岛，我这边儿都有足够的技术力量修理枪支。可是，如果是你被派往诺福克岛，我就不得不再派一名磨锯匠。因此，我更倾向于派摩根去。因为他磨锯、修枪都会，可以一个顶俩。但前提是，你能够维修杰克逊港的枪支。所以开始学习，斯坦菲尔德,而且要赶快学会。”

事实证明，冬天是多雨的季节，从八月初开始，理查德棚屋里的人刚刚向亚历山大号道了声颇具讽刺意味的再见，老天爷就一口气下了整整十四天雨。那些结了婚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为了方便，在营地附近给自己盖了棚屋。现在，河水泛滥，一下子把他们都冲了出来。即使多沙的土壤也变成一片烂泥。原木盖成的房屋，本来就有许多缝隙，现在填补缝隙的灰泥被雨水冲掉之后，变

成寒风呼啸的死亡陷阱。茅草屋顶不是简单的漏雨，而是雨水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露天放着的财物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政府仓库也被发霉、潮湿、爬虫和腐烂之类的问题困扰着。

和往常一样，越是有开拓精神的人，蒙受的损失就越少。因为没有菜园可以照料，利兹就开始在这地方那些令人惊异的树木身上打主意。这儿的树木虽然没有繁茂、美丽的树叶，但是却有很壮观的树干。有些树的树皮像英国的树木那样呈棕色或深棕色，更多的树皮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白色、灰色、黄色、淡粉色、深粉色、朱红色、奶油色、蓝灰色，偶尔还有艳丽的粉棕色。树干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它的多样性：主干也许会被漫无目的生长着的山茱萸覆盖，也许一条条夹杂着别的颜色，有的像丝绸一样光滑，有的活像拆开的绳子，多筋的卷须在寒风中瑟瑟抖动。有的斑斑驳驳，有的布满小点、有的宛如鱼鳞，有的则仿佛穿着褴褛的衣衫。没有哪种树木看起来在冬天会掉光叶子，但是很多树的树皮会脱落。

利兹感兴趣的是土著人用来盖丛林小屋的树木。这种树的树皮像皮革一样，呈铁锈色。利兹央求奈迪·帕夫给她做了一把梯子，她就踩着梯子，用这些树皮苫他们那间不断扩大的棚屋的屋顶，还用麻绳把树皮缝在一起。缝树皮用的针是她从政府仓库不花钱要来的，条件是用完之后再还回去。所以雨季到来的时候，棚屋如果漏雨，再铺一块树皮“瓦片”就可以修补。利兹积攒了一些树皮，和屋里的物品放在一起。以眼下建造砖石房屋那种缓慢的速度看，犯人们要等上好多年才可能拥有比眼下这种用棕榈树干搭架子、小树做格子窗的棚屋更好一点的房子。像他们住的这种用小树做格子窗的棚屋，可以挂用棕榈树叶编的窗帘，冷雨飘零的季节，比那些用原木盖的、到处都是裂缝的房屋更加理想。

事实上，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舒适。在两个星期的坏天气里他们都能继续工作。有帐篷腾出来不用的时候，罗斯少校把其中的一顶分给了磨锯匠。少校的石头房屋刚好在雨季到来之前，可以入住。好长时间以来，他第一次这样走运。和其他高官一样，他的大多数贵重财物依然留在英格兰，估计要由守卫者号运来。这条船预期在一七八九年年初抵达新南威尔士。它将同时带来更多

的食物，更多的牛、马、绵羊、山羊、猪、鸡、火鸡、鹅和鸭子。伦敦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舰队带来的面粉能够维持的时间。因为他们一直认为这里第一年就能收获一些快速生长的谷物、许多蔬菜，瓜和其他容易生长的水果。可是，从最高长官到最底层的囚犯，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硬面包已经全部吃光。他们现在用生满象鼻虫的面粉烤制小块面包，而腌肉则因为放在罐子里储藏的时间太长，一磅腌肉煮完之后只有四小块。除此之外，犯人们只能指望靠豆子和大米过活，除了星期天、星期二和星期四，他们吃不上面包。

食物配给重新每天发放，甚至在绝望的菲利普总督吊死一名偷东西的十七岁男孩之后，也没有人能够把食物保存一周而不被人偷去。生病的婴儿和孩子们在死去，如果有哪个孩子能活下来那简直是奇迹，但的确有一些孩子活了下来。人们对孤儿已经变得习以为常，那些孤儿通常是身为囚犯的父母都死去之后留下的。神父约翰森先生收留了这些孤儿，照料他们，给他们吃的，而且为他们堕落的父母死去而庆幸。他们显然已经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要不然为什么上帝不在杰克逊港来一次地震，然后让这个地方在地震后的那天到处弥漫硫磺臭味呢？

土著人越来越富有进攻性，他们喜欢偷山羊，对绵羊不感兴趣，也许因为不清楚厚厚的羊毛底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山羊皮同袋鼠皮有些相似。

事实上，理查德手下的人惹的惟一一次麻烦是山羊带来的。在政府仓库干活儿的安东尼·罗普迎娶伊丽莎白·普丽那天，约翰尼·克劳斯被一只死山羊绊倒。他喜出望外，决定用这只山羊为这对新婚夫妇准备婚礼宴席。他们用山羊肉做成水手馅饼①馅儿，再用面包的硬壳做成馅饼皮。结果，大家都被逮捕，不过逮捕的名义不是因为他们吃了山羊而是因为他们杀死了山羊。让人惊奇的是，军事法庭居然相信了被告们发下的毒誓，相信那确实是一只死山羊，于是所有人被释放，包括约翰尼·克劳斯和吉米·普莱斯。

①水手馅饼：一种用肉或者鱼作馅儿的馅饼，水手们比较常见的食物。

除了费舍本号和金色丛林号以外，其他船只都已经返航，但是理查德一封信也没有写。他一直在抄写书籍的摘要，以保证自己还能够写字，但是他并不愿意往家里写信。就好像不写信，那份痛苦就会依然被埋藏在心底一样。

八月底，春天来了，雨水停了，典型的二分点大风① 也停止了。到处开满了鲜花。先前不引人注意的小树和灌木突然间长出耀眼的、毛绒绒的黄球，还有像瓶刷子一样的深红色的花，以及看起来像蜘蛛网似的、粉红色、浅黄褐色和橘黄色的树毛。甚至最高的树上也摇曳着奶油色的嫩枝，新长出来的树叶呈现出一种细腻的粉红色。这里的花朵大多数是那种毛绒绒的纤细的花朵，而不是像英国或者美国那样长着花瓣的花朵。想找带有花瓣的花朵的话就要到草地去，那里的灌木长着仙客来——就像小一号的郁金香。清新、充满树脂味儿的空气中弥漫着上千种香味，有的淡雅，有的却香得让人窒息。

九月五日夜晚的奇观很少有人看见过，万里长空宛如布满极其美丽的焰火。天穹落下一幅奇异的、明暗相间的帷幕，帷幕上挂满鹅黄、深红和紫罗兰色的流苏。明亮的靛青色光柱从地平线的各个角落射向天际，这些光柱忽而静止不动，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忽而又像闪电一样跳跃着变幻出瑰丽的色彩。一七五〇年，英格兰曾经出现过极光，但是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只是发出彩色光辉的云霞而已。而这次，水手们在第二天向人们保证，这里的景象远比北极光更为神奇。

尽管这里并没有真正的冬天，气温也没有明显地变暖，但是依然呈现出万物复苏的气象。绵羊开始产下羊羔，山羊也哺育小羊，母鸡在孵蛋。这种气象虽然难以触摸，但对于很不明朗的未来确实是一种吉兆，如果能活着看到这种未来的话。食物配额依然没有改善。

利兹申请并得到了更多的种子，她又满怀热情，把这些种子播撒到园里。啊，土豆种子！如果胡萝卜和大萝卜能够长出来的话，

①二分点大风：指春分或秋分前后常见的大风。

他们就能够吃上真正营养丰富而且能填饱肚子的蔬菜了。只长叶子的绿色蔬菜可以防治坏血病，但却总是吃不饱。

菲利普总督决定把天狼星号派到开普敦购买更多的补给。补给船守卫者号遥遥无期，在它到来之前必须靠其他途径才能生存下去。天狼星号向东航行，去的路上要经过霍恩角，回来的时候由亨特船长决定是绕过范第门地还是霍恩角。金色丛林号和天狼星号一起离开杰克逊港，因为它装的酒已经快喝光了。按照菲利普总督的计划，要从不堪重负的杰克逊港转移一部分犯人到诺福克岛那个小定居地。金色丛林号这一次装载的就是第一批前往那里的犯人。

九月的最后一天，罗斯少校找到理查德的时候，没等他开口，理查德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他刚刚年满四十岁，而自从三十六岁以来，他的每一个生日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度过——格洛塞斯特监狱、刻瑞斯号囚船、亚历山大号和新南威尔士。看来，四十一岁之前他又得前往别的什么地方，尽管这比他预想的要早。几个星期之后，他将身处诺福克岛，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事了。

“你和二等兵斯坦菲尔德工作得非常出色，摩根，”副总督说，“你还给我们培养了两名不错的锯木匠。我原本想把斯坦菲尔德派到诺福克岛，但是他心里放不下哈姆斯沃思太太和她的孩子。我不能只考虑我的士兵，还得考虑他们的妻子、寡妇和孩子们。斯坦菲尔德将留在这里并且继续维修步枪。你将作为锯木匠、磨锯匠和枪炮匠前往诺福克岛。金中尉已经报告过总督大人，他惟一一位有技术的锯木匠落水淹死了。尽管你不是一个熟练的锯木匠，摩根，但我毫不怀疑你很快就会掌握这门技术。你是那种一学就会的人。我已经在信中告诉金中尉，对于诺福克岛，你将是一笔宝贵财富。”薄薄的嘴唇挤出一丝苦笑。“和你一起去那里的某些人当然也会是一笔财富。”

“我能带上我的妻子吗,先生？”理查德问道。

“恐怕不行。没有女人的铺位——总督大人给了我一份要去那里的女人的名单。我还打算把亚历山大号上的布莱考也派去，

他也是一个锯木匠，因为我估计你将有太多的锯子要磨。找到石灰石烧出石灰，建造石头房子和砖房之前，杰克逊港盖房子用的木料都要从诺福克岛运来。使用本地的木材是不可能的，而萨布莱号带回来的横梁和木板相当理想。萨布莱号刚刚完成一次艰难的航行，不得不进行修整，这也是金色丛林号送你们去诺福克岛的原因。”

“我可以带走我的工具吗？”

罗斯看上去很生气。“国王陛下在新南威尔士的政府没有权利剥夺你哪怕一根钉子或者一双长袜，”他生气地说。“带上你的全部家当，这就是命令。关于你的妻子我很抱歉，但这事儿我说了不算。既然士兵斯坦菲尔德已经知道如何使用砂纸和锉刀，他将负责政府的事务。去把你的东西收拾好。明天下午四点上船。在东面的码头等着——不要带一大堆人去告别，听见了吗？”

二等兵丹尼尔·斯坦菲尔德全神贯注地摆弄着一把“棕发贝丝”，理查德走进帐篷时，头也没抬。

“斯坦菲尔德先生，”理查德说。

他吓了一跳。“啊！你要去诺福克岛。”

“是的，他们命令我带上我的全部工具和物件，为此我很抱歉。罗斯少校向我保证，你有能力把政府的事情办好。”

“我当然能，”斯坦菲尔德高兴地说，站起身伸出手来。“谢谢你，理查德，谢谢你的慷慨和时间。我很抱歉要走的是你。如果不是因为可怜的哈姆斯沃思太太，我也想换换环境。”

理查德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希望我们能再次见面，丹尼尔。”

“啊，我想，一定会的。我并不急着回家，哈姆斯沃思太太也不着急。这里迟早会变得食物非常充足，我们俩都相信这一点。作为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二等兵，我如果能以中士的身份结束我的职业生涯就很幸运了。倘若在英格兰，一个中士退休以后的生活将会非常艰难。而在这儿，等我三年服役期满之后，就有机会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我就能耕种了。我相信，二十年后，生活在新南威尔士要比生活在英格兰好得多，”丹尼尔·斯坦菲尔德说。他开始帮助理查德收拾工具箱。“你的刑期什么时候结束？”

“一七九二年三月。”

“那么，你很有可能在诺福克岛服完刑，”斯坦菲尔德说，把一个软木塞塞好。“毫无疑问，我将在服役期满前的某个时候被派到那里。罗斯少校不希望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永久地驻守在那个岛上，我们将轮流换岗。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得不劝说哈姆斯沃思太太在我被派到那里之前和我结婚的原因。”

“她要是拒绝你那才是傻瓜呢，丹尼尔。不过，如果历史在我的身上重演的话，”理查德一边往箱子的空隙里塞棉花绒一边说，“等到你被派到诺福克岛的时候，国王可能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又开发出新的定居点，而我也可能又被派到那儿去了。”

“至少几年之内不会。”年轻的二等兵断然说道。“他们必须证明建立的定居点是成功的。特别是因为这里很多人当初并不想来，或者没有办法才来。总督相信不会失败，但是他身边的很多高级官员并不这么认为。”他那双好看的、淡灰色的眼睛凝视着理查德。“我们俩说的话不会让别人知道吧？”

“不会从我的嘴里传出去，”理查德说。“我们将要在这里面对的问题，在我们起航之前，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不管这儿的官员们态度如何，应该指责的是伦敦那帮人缺少计划和明确的指示。另外还有海军军官和海军陆战队军官之间的矛盾。”

“真是一针见血，”斯坦菲尔德微笑着说道。

理查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肩上的重担交到了斯坦菲尔德的手中。“少校真是一个很古怪、很复杂的人，”他说道。

“可不是嘛。和任何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少校一样，他对自己的职责很认真，任何工作，如果不能给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口袋里带来收益，他都不会批准。所以他允许我们中的一些人能够兼职从事木匠、泥瓦匠或者铁匠之类的活计，但是他不会支持他的军官帮助法庭审理犯人，因为这项额外的任务并不赚钱。总督坚称每个人的职责就是听从国王的命令，而在新南威尔士他就是国王。当然还有亨特船长，仅仅因为都属于皇家海军，他就会支持总督。”他耸了耸肩。“所以有时候，事情办起来非常困难。”

“特别是，”理查德若有所思地说道，“你比好多军官都更成熟，

丹尼尔。他们的表现就像孩子一样——喝醉酒就争吵，动不动就决斗 ——总是做不到精诚团结。”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理查德？”斯坦菲尔德问道。

“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只有一千多人的地方？我们也许是重罪犯，丹尼尔，但是同自由民一样我们也有眼睛和耳朵。并且不管现在我们的地位多么低下，也不管我们中的一些人是来自爱尔兰还是来自威尔士，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是自由的英国人。没有人来自苏格兰，因为英格兰的法律在他们那儿不适用。”

“是啊，这是导致冲突的另一个原因。绝大多数军官是苏格兰人,而水手哪儿的人都有。”

“但愿，”理查德把箱子锁好说道，“留在这儿的人能够消除毫无意义的分歧。尽管我怀疑他们能不能做到这点。”他再次伸出手来。“我祝你好运。”

“我也祝你好运。”

男人们都回家吃利兹做的晚餐。但凡有一点点调料，她就是一个好厨师。和往常一样，她给大家吃的是豌豆浓汤浇汁的米饭，另外每人一勺德国泡菜。

理查德将工具箱放在一边，也加入到了围坐在篝火周围的人群中，可以锯开派什么用场的木头可能一块也没有，但是用来烧火的木头却多的是。

怎么办呢？怎么告诉他们呢？他应该私下里告诉利兹吗？是的，他当然应当先告诉她，私下里告诉她，不管他多么害怕她的眼泪，她的反对。她会以为是他主动要求不带她一起走的。

他默默地吃着自己那份饭，庆幸没人注意到他将工具箱放在储藏室里。像以往一样，他们省下一点豌豆浓汤和米饭当第二天的早餐，尽管把碗里的饭都吃完，肚子也还是饿得慌。

他走了之后，他们该怎么生活呢？也不会太差，他心想。在这儿呆了八个月之后，他们都学会了一套本事，即使离开这个集体，也可以独立生活。现在，只有食物和住所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在政府仓库工作的那位——也是最为独立的人——同仓库里的其他

囚犯以及福泽尔中尉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其他人都在一起磨锯。如果说我担心他们中的某个人的话，那就是乔依·朗。他是一个头脑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听信别人的人。我祈祷大家都能保护他。至于利兹，天塌不下来，她会活下去的。我的所谓领导其实从来都不是强迫式的，他们也许连我已经不在身边都不会察觉。有的人或许还会因为这下子他们可以自己放手打拼而高兴呢。

“利兹，跟我出去走走，”吃完饭之后他说。

她似乎吃了一惊，但是一声不吭就陪他走了出去。她意识到，今晚一定有什么事情让他烦恼，但肯定不是因为她做错了什么事。

暮色更浓了，但是按规定，一年四季敲晚钟的时间都是八点，因此，天黑之后还有一段时间才敲。理查德领着妻子来到小溪旁边一个安静的地方，在岩石上坐下。蟋蟀在草丛中鸣叫，巨大的猎手蜘蛛四处游荡，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打扰他们。

“罗斯少校今天找过我，”他镇定地说，目光穿过海湾，眺望西岸闪烁的灯火。“他通知我明天乘坐金色丛林号到诺福克岛。”

他的声音告诉她，自己不能跟他一起去，但是她不得不问。“我跟你一起走吗？”

“不能，我请求他们允许我带你去，但是被他们拒绝了。去那儿的女人都是总督亲自定的。”

一颗泪珠滴落在石头上，最后一缕阳光在石头上留下的余温还在。她的嘴唇开始颤动，尽管竭力让自己保持平静。这个仿佛影子里的人，不想显露头角，更不想出人头地，但是他的能力和品质总让他尽显锋芒。他把自己藏在盔甲中，没有什么能够将他从中拉出来，没有什么能够让他变得软弱，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改变认定的目标。在他的眼里，我也什么都不是，尽管他真心实意地关心我的健康安宁。即使他的心中曾经有过那么一束火焰的话，也早已熄灭。我对他一无所知，因为他从来也不谈起自己。他生气的时候也只是表现出一种不同的沉默方式，之后会通过其他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我相信，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让罗斯少校记住他的名字。哦，好蠢的想法！一个人怎么能够不通过必要的讲话、眼神以及接近而影响到另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呢？然而，他能

做到。在这个地方，还有谁能够博得罗斯少校的好感呢？阿谀奉承或者贿赂在罗斯少校身上是行不通的——他不吃这一套，他不会上当受骗。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他想走，理查德就想走。我相信，他确实请求过带我同去，但是我也很清楚，他明明知道，罗斯的回答肯定是“不”。如果他是邪恶的，我会说，他把灵魂出卖给了恶魔，但是他一点儿也不邪恶。那么，他将灵魂出卖给上帝了吗？上帝收买灵魂吗？

“没关系，理查德，”她说，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显露出内心的痛苦。“人家把我们派到哪儿，我们就得去哪儿，因为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我们付出劳动也不会有收入，我们也不能坚持要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会继续住在这里，照顾我们的大家庭。如果我行为得体，他们就不能逼我再回女营地。我是一个由于总督心血来潮而与丈夫分开的已婚妇女。再说，我和福泽尔中尉之间定了一项很好的种植蔬菜的协议，他也不希望我回到女营地。是的，没关系。”她手脚麻利地站起来。“现在，咱们回去告诉其他的人吧。”

哭的人是乔依·朗。

清晨过后不久，乔依愁眉不展的脸上绽开了笑容。托马斯·史密斯医生通知他乘坐金色丛林号去诺福克岛，要他打点行装，准备好当天下午四点钟在东边的码头上船——也告诉他不要带上一大堆人告别。

他的东西不多，收拾起来当然比理查德容易。大部分东西都可以装在箱子里。而理查德需要做的事情是分拣出哪些书他要带走，哪些书留在杰克逊港，给威尔、比尔、耐迪，汤米·克劳德和阿隆·戴维斯。现在，他的藏书之多令人惊讶，这得归功于斯蒂芬·多纳万。他把海军陆战队官员以及士兵们留在天狼星号上的书都送给了理查德。最后，他选了几本他认为最实用的书，再加上神父詹姆斯堂兄给他的那些书一起带走。他最需要的书是《不列颠百科全书》，但是只有等以后写信回家要了。还有詹斯罗·图尔写的关于农业的书，此书出版于五十五年前，但仍然是每一个耕作人的《圣经》。总有一天他一定会给家里写信的！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时

候。还不是时候。

金色丛林号的大艇等在草草建成的小码头，另一艘大艇则在悉尼湾西面的海岸等候。一起上船的还有另外十九名犯人，有儿个理查德在亚历山大号上的时候就很熟悉。他们是来自霍尔的威利·德灵和乔·罗宾逊！约翰·阿伦和他心爱的小提琴。看起来，在诺福克岛上将会有优美的音乐了。比尔·布莱考先前住在右舷船舱，是个喜怒无常的家伙。伦·戴尔住在前舱，是个伦敦人，性格暴躁且极易动粗。威尔·弗朗西斯，无论在刻瑞斯号，还是在亚历山大号，对于长官们来说都是个祸害。吉米·理查森也来自刻瑞斯号和亚历山大号，是另外一个喜怒无常的家伙。在刻瑞斯号上的时候，他和戴尔住在伦敦人居住的上层船舱。余下的陌生人都是乘坐其他船只、来自其他囚船的囚犯。

理查德把自己、乔依·朗以及麦克格里格安顿在船首的时候，心里想，时间将给我一个解决人体平衡的问题。当我看到总督亲自挑选出来的女人的时候，答案就更清楚了。

金色丛林号是一艘补给船，所以没有供奴隶居住的船舱。大家被领到后面的舱门，才知道他们被安排在第一层甲板。那里除了吊床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这艘船总共有两层甲板。运往诺福克岛的货物储存在下面一层。他留下乔依·朗和麦克格里格照看东西，自己上了甲板。

“我们又见面了，’斯蒂芬·多纳万说。

理查德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能看到你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多纳万嘟哝着，抓住和他同行的伙伴的胳膊，把他拉到理查德面前。“约翰尼，这是理查德·摩根。理查德，这是我的朋友约翰尼·利文斯顿。”

只消看上一眼，就足以明白斯蒂芬·多纳万为什么被他吸引。约翰尼·利文斯顿身材苗条，举止优雅，一头金色的卷发，一双大大的、充满生机的绿眼睛长着长长的黑睫毛。他非常漂亮，如果从少年时代起，他就选择航海作为职业的话，那么，注定要成为众多海军军官喜欢的玩物。他看起来像船上的男服务员。这样的服务员

在亚历山大号上有三个，都是既没有绅士风度又没有同情心的管理员特里明斯的‘财产’。

“我是犯人，没有资格和你握手，利文斯顿先生，”理查德笑着说。“但是我很高兴认识你。”他走到栏杆旁边，与这自由的一对儿保持一段距离，因为其他犯人也陆续回到甲板上，正好奇地盯着看。“我以为你上天狼星号了呢。”

“还以为我经过霍恩角到了好望角，是不是？”多纳万点着头说。“问题是天狼星号不像诺福克岛那么急需我们。总督大人十分需要自由民来担当监督犯人干活儿的任务，因为罗斯少校的做法已经广为人知，他不会让执行警卫任务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再去当监工。因此上面委任我为诺福克岛总监工。”他压低嗓门儿，使劲儿扬了扬眉毛。“我怀疑亨特船长打算和约翰尼单独进行一次美妙的航行，所以亲自向总督推荐我来诺福克岛。但是，约翰尼也被推举到诺福克岛。现在，亨特船长只能一个人呆在那儿诅咒了，但是，毫无疑问他还会伺机报复。”

“利文斯顿先生，您将在诺福克岛做什么工作呢？”理查德问道。他已经不在乎被别的犯人看见他和两位“不那么自由”的自由民关系亲密。

利文斯顿先生没有试着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正如理查德已经看出来的那样，他非常害羞，怕难为情。

“约翰尼在用车床加工木头方面是个天才。这船上就装了一台车床——也可能是我们这儿惟一的一台——准备在诺福克岛使用。杰克逊港的木头不能用车床来加工，这儿的松树可以。总督大人之所以同意约翰尼离开天狼星号来这儿，全是为了新政府大楼的栏杆。他不但可以用岛上出产的木料制成栏杆，还可以制成总督大人缺乏的其他有用的木制品。”

“在杰克逊港不是可以干得更好吗？”

“船上没有地方装着原木在两个定居点之间来来回回地折腾。每一艘船必须把锯好的木料一直装到船舷上沿，才能尽快让那些单身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和囚犯住进更好的房子。”

“当然，我应当想到这一点。”

“瞧，”多纳万快乐地宣布道，“女士们来了。”

大艇上有十一个女人。由于利兹的原因，理查德认得她们中的大部分，尽管没有一个算得上是熟人。走在前面的是玛丽·盖博，就是那个大骂斯威尔船长、让他亲她那玩意儿的女人。她对那些为自己的“阳刚之气”沾沾自喜的男人们，毫不留情，总是唇枪舌剑，讽刺挖苦，无所不用其极。这个可怜的人经常背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就又被鞭子抽得鲜血淋漓。紧跟着她的是安·都顿，喜欢朗姆酒和水手，她会通过追求后者得到前者。里切尔·爱尔蕾，是一个会拿起铁管子同人打架的悍妇。伊丽莎白·科尔，到达杰克逊港不久，就跟一个囚犯结了婚并被他暴打，罗斯少校不得不插手干预，将她安排到女犯营当一名洗衣妇。如果其他七个人都是类似情况的话，那么总督大人摆脱的就是使他心烦的女犯。不过，伊丽莎白·科尔被送到离她丈夫一千一百英里之外的地方纯属出于同情。

“这将是多么欢乐的旅程啊，”理查德叹了一口气说，望着女人们被赶到前面的舱口。

金色丛林号在一七八八年的十月二日清晨出发，与天狼星号结伴而行，直至海角处分手。然后，金色丛林号抢风找到能够让它驶往东北的风向，天狼星号则借岸边向南的海流，寻找把它推向东边四千英里以外的霍恩角的动力。

五天以后，船接近豪侯爵岛的时候，理查德解开了心中的谜团。正如他想的那样，总督把他们送到诺福克岛是为了除掉麻烦。而且不仅仅是为了除掉像玛丽·盖博和威尔·弗朗西斯那样不守纪律的人。不，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被选上的原因远比纪律问题更为不幸：人们认为他们都是些“半疯子”。只有四个人符合官方选人的要求——年轻力壮，单身，热爱大海。他们将被派到诺福克岛上操作平底小渔船。至于他自己，理查德不是非常清楚为什么会被选上——他不是一个锯木匠，尽管名单上是这么写的。难道罗斯少校有某种感觉，觉得摩根厌倦了杰克逊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每个人都对杰克逊港感到厌倦，甚至包括

总督本人。理查德内心深处有一种感觉。他觉得罗斯少校把他像存钱那样储蓄起来——准备日后派什么用场。嗯，也许……

像可怜、胆小的约翰·阿伦和山姆·赫希那样的人，一眼就能看出精神不正常。他们常常抽搐，要么自言自语，要么很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不动窝。真正的恶棍是像威尔·弗朗西斯、约瑟夫·佩克、伦·戴尔和山姆·佩凯特那样的人。犯人中，有的人已经结婚，并且被允许带上妻子。每一对夫妇要么是其中一个人很怪异，要么是两个人都很怪异——约翰·安德森和利兹·布鲁斯夫妇，狂热信奉天主教的约翰·布赖恩特和安·库姆贝斯夫妇，约翰·普莱斯和里切尔·爱尔蕾夫妇，以及詹姆斯·戴维斯和玛莎·博凯特。

托马斯·史密斯中士、约翰·格温下士和四名二等兵组成了押运队，然而金色丛林号上的警戒任务如此松弛，二等兵萨米·金能够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接触玛丽·罗特。玛丽是最怪异的犯人之一（她永远跟自己说话）。看起来是有间歇性的精神失常，但是自从和二等兵坠入爱河之后，那种幻觉性的对话彻底消失了。理查德心想，海上航行的确能带来很大的好处。

然而对于他，一开始就很糟。伦·戴尔和汤姆·琼斯正在船舱里等他。这两个家伙要教训他一顿，让他明白，他们对犯人和自由民、尤其是和“莫莉小姐”式的自由民亲密交谈的感受。

“哦，你们还嫩着呢！”他厌烦地说，毫无退缩之意。“我一只手背在后面也能对付你们两个。”

“那如果我们是六个人呢？”戴尔招了招手问道。

麦克格里格突然出现在船舱里，龇着牙低声咆哮。戴尔趁船倾斜的瞬间，瞄准麦克格里格的后腿一脚踢了过去。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如此之快，乔依·朗死死抱住其中一人，六个袭击者中的三个因为船的颠簸一阵阵恶心，都没了打架的心思。理查德飞起一脚，正好从后面踢在戴尔的睾丸上。乔依爬到琼斯的背上又抓又咬。麦克格里格没有受伤，用牙咬住约瑟夫·佩克的跟腱。弗朗西斯、佩凯特和理查森则忙不迭地呕吐，这晕船来得实在太是时候了。理查德抓住戴尔的头在溅满呕吐物的甲板上蹭来蹭去，又朝琼斯和帕克的腹股沟上各猛踢一脚，然后结束战斗。

“我下手很黑，”他喘着气说道，“所以不要再在给我设埋伏，下套子，否则你们再也不会生孩子了。”

理查德威胁那几个家伙，只是一种策略。在确认乔依和麦克格里格安然无恙后，他还是决定一起带着行李来到甲板上睡觉。万一下雨，可以躲在船上的大艇下面。

“我希望，”后来，他对斯蒂芬·多纳万说，“你要注意保护自己，多纳万先生。汤姆·琼斯和伦·戴尔不喜欢‘莫莉小姐’。你要对他们多加提防。还有帕克、佩凯特和弗朗西斯。弗朗西斯是他们的头，但是他不出面，拿戴尔当枪使，所以他才是最危险的。”

“谢谢你的警告，理查德，”多纳万说，若有所思地打量着理查德。“你没有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

“我踢在他们的蛋上，”理查德说，咧嘴一笑。“晕船帮了大忙。你看，这次我的运气又不错。他们刚刚向我扑过来，金色丛林号就遇到一阵强风，有几个家伙的胃就开始折腾。”

“真的，理查德，你的运气确实不错。说起来真怪，你没有犯罪却被关进监狱，应该说运气糟透了，可是从另外一方面看，你的运气又确实不错。”

“摩根的旅程，”理查德点头说道。“幸运的旅程。”

“你也有过运气不好的旅程。”

“在布里斯托尔，是的。作为囚犯我的运气一直很好。”

豪侯爵岛是此次航行的中点，一路都是天空晴朗，偏偏靠近豪侯爵岛的那天天气不好。这也就意味着船上的人没有福分一睹这座到处都是海龟、棕榈树和高耸入云的山峰的神奇岛屿的芳容。这里距离新南威尔士以东的海岸五百英里。他们还要劈波斩浪，再走六百英里。

这是理查德第一次深入巨大的海洋——太平洋。他原本以为这里同“国王后院的池塘”——大西洋，以及位于新荷兰和范第门地之间的那个不知名的海洋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太平洋的确与众不同。理查德能够一连几个小时靠在栏杆上，望着无边无际的海面以及深不可测的海底。金色丛林号仿佛置身于一个安静的、硕

大无比的摇篮当中，四周都是耀眼的蓝色，点缀着纯净的紫色。他们没有抓到鱼，但是海洋里的居民还是数不胜数——巨大的海龟独来独往，小海豚不时跃出海面。硕大无比的鲨 鱼对那些绑着鱼饵的渔线不屑一顾，它们的背鳍探出水面足有三英尺，身体的长度令人惊骇。海洋里到处都是鲨 鱼，没有见到几条鲸鱼，直到有一天，一群向南方比较暖和的海洋游去的鲸鱼和向东北航行的金色丛林号不期而遇。奇怪的是，理查德在去往新南威尔士的路上从来没有感觉到孤独，但是现在他却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孤独。一年以前，之所以并不感到孤独的原因可能是放眼望去常常看到有十艘帆船环绕在你的四周，而这里只有金色丛林号独自前行。

第十一个夜晚的某个时刻，他意识到自己不再轻轻地颠簸了，金色丛林号落下船帆，停下来了。我们到了。

甲板上一片寂静，水手无事可做，而舵手们都走到后甲板上，他们要做的就是使船舵保持稳定。万籁俱寂，朗朗夜空没有云彩，只有难以计数的群星。它们在茫茫天宇旋转、运行，没有月亮让它们变得黯淡。理查德觉得，任何这样轻柔、缥缈、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可以发出声音的。那么，什么样“受优待”的耳朵才能够听得到那天籁之乐呢？他的耳朵什么也听不到，只听见船在平静的海面上发出吱吱扭扭的响声，海水拍打船身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还有像鬼魂一样掠过海面的鸟儿发出的阵阵啸吟。陆地就在那儿，但是看不到。然而那将是我命运的又一种形式。我即将登上这座小岛，却全然不知它身处何方。这个地方那么遥远，以至于从来没有人类居住，直到我们英国人踏上这块土地。算上我们，这里将有大约六十个英国男人和女人。

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地方永远都不会是家。我穿过孤独的大海独自来到这个地方，我将再穿过孤独的大海独自离开。在如此遥远的地方，什么东西都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我已经绕着地球走到尽头，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第六部

一七八八年十月至一七九一年五月

女人们被命令留在底舱，但是破晓时分，所有男人都把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拿到甲板上，等待诺福克岛在晨曦中出现在他们面前。初升的太阳喷发出令人眩晕的、灿烂的曙光，无雨的云朵宛如滚滚奔腾的海浪慢慢地由紫色变成火红，进而变成壮丽的纯金色。

“为什么日出看起来这么怪呢?”乔依·朗问。他和理查德一起站在栏杆边，麦克格里格在他脚旁喘着粗气。

“我想，那是因为它同日落的方向相反，”理查德说。“颜色由深变浅，直到云彩变成白色，而天空变成蓝色。”

麦克格里格汪汪汪地叫着，要主人把它抱起来。乔依只得从命。狗脖子上拴着主人自制的皮带。皮子都是他从福泽尔中尉那儿弄来的派不上用场的小块皮革。因为已经适应了自由自在的生活，麦克格里格不喜欢被套上皮带，但是没有办法，只好服从。航行过程中，它得到好多实惠，威廉·夏尔普船长愿意让这只小猎犬在货舱里随便乱跑。船上的猫（麦克格里格根本没有耐心同猫相处）只能躲到前甲板艏楼生闷气，把宽阔的甲板留给这位莽撞无礼的不速之客。

昨天夜里他们漂流了几英里，现在重新扬帆起航。夏尔普船长从来没有来过这座岛屿，所以不敢贸然行事。但是进港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萨布莱号的哈里·鲍尔船长把他船上的首席领航员戴维·布莱克本借给了夏尔普船长。他熟知这里每一块暗礁，

以及岸边的每一座岩架，每一个浅滩。

太阳在辽阔苍穹爬得更高之前，阳光直射双眼，所以人们只能看出那是一处灰暗的、令人失望的不太高的陆地。多纳万告诉过理查德，这是一座五英里长、三英里宽的小岛，和特内里费的风光完全不同。随后，几乎在一秒钟之内，整座岛屿阳光普照。绿色的小岛黑影重重，三百英尺高的悬崖要么显现出暗淡的橙色，要么是木炭的颜色。所以这个地方总是给人一种不吉利的、阴郁的感觉。岛屿在海面上投下蓝紫色的阴影，金色丛林号在阴影中寻找着合适风向，驶向浅绿色水面环绕的海岸。颜色渐渐变浅的海水使得这座岛屿看起来就像一幅巨大的海洋平面图的一部分，既自然又不可缺少。

他们在微风的吹送下由西向东航行，这股微风由西南转向东北。另外两座小岛距离大岛不远，靠近岸边那座地势很低的小岛上长满松树，大一点的那座在南边大约四英里远的地方。岛上的峭壁高高耸立，除了几片颜色比较深的松树林，满眼翠绿。白色的海浪在悬崖底部撞击出点点碎玉、片片雪花，撒向帆船前进方向出现的沙洲，但是大海还是从容安静。

金色丛林号在离暗礁不远的地方抛锚。和风吹过，海面泛起细碎的浪花，再远一点儿的地方是一个环礁湖，与其说湖的颜色是蓝色，还不如说是绿色。环礁湖有两处沙滩，西边那片呈直线，东边那片呈半圆形。杏黄色的沙滩一直延伸到松树林，由于砍伐，林木已经变得稀稀落落，但那里的树木是理查德见过的最高、最粗的松树。树林中，沿着笔直的海滩有几座木头小屋。

离笔直的海滩很近的地方，一面很大的蓝色旗帜在旗杆上无力地飘动着，旗帜上面有一个黄颜色的十字。人们正在那儿摆弄两条小船。金色丛林号上的工作小艇穿过暗礁去迎接他们，现在正是涨潮时分，所以小艇能够穿越暗礁进入环礁湖，并且它将留在环礁湖里。而按照布莱克本中士的严格命令，大艇不能驶到超过珊瑚礁的地方。货物将在珊瑚礁外从大艇搬到小艇，再由小艇运到海岸上。

两条小船中的一条驶到金色丛林号旁边。一个身穿白上衣、

深蓝色裤子、镶缀着金边的人站在船头。他头上戴着假发和帽子，腰间携带着佩剑。他来到船上，热情地同夏尔普中尉握手，然后依次同布莱克本、多纳万和利文斯顿握手。他就是岛上的司令官菲利普·奇德利·金中尉，理查德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黝黑的脸庞上长着一双明亮的、淡褐色的眼睛，相貌平平，谈不上英俊。他的嘴巴显得刚毅、和善，鼻子很大，但不是鹰钩鼻。

寒暄过后，金中尉走到犯人们面前。“你们当中谁是锯木匠？”他问道。

理查德和比尔·布莱考犹犹豫豫地举起手来。

金脸色一沉。“只有你们两个？”他从二十一个排成一列的犯人面前走过，在大个子亨利·汉弗莱斯前面停下，“出列，”他说道，然后继续向前走，直到发现了威尔·马林奈尔——另一个看上去很结实的人。“你也出列。”

现在有四个人。

“你们当中有谁以前干过锯木匠吗？”

没有人回答。理查德忍住了一声叹息，发现和往常一样，自己不得不出头回答，免得当官的被眼前这群默不作声的人激怒。

“我们谁也没有经验，先生，”他说。“布莱考和我会锯木头，但是我们俩谁也没有当过锯木匠。”他用一只手指了指布莱考。“我实际上是磨锯匠。”

“同时，”多纳万快速地接上，“也是一名枪炮匠，中尉。”

“啊！很好，我没有足够的活儿给枪炮匠干，但是我的确有很多活儿需要磨锯匠来干。请问你的名字。”

他们回答了自己的名字和犯人编号。

“我们这儿统共也没有多少犯人，”金说，“所以编号就免了。摩根，布莱考，你们到锯木场——和汉弗莱斯、马林奈尔一起乘坐平底小渔船立刻上岸，马上开始工作，不要闲坐着。在金色丛林号返回杰克逊港之前，必须为它装满木料。在一次行船事故中，我损失了惟一一名有经验的锯木匠，所以距离任务完成还差得很远。那些锯子钝得像苏格兰人，你要立即动手，把锯齿磨锋利，摩根。你有工具吗？我们只有两把锉刀。”

“我有不少工具，先生，”理查德说，以往的经验教会他办事情要有策略和技巧：如果想要谁当帮手，就要及早提出来，省得因为不了解情况或者因为听信了错误的信息，给他派来他不了解或者不信任的人，结果成了负担。“先生，我可以带上约瑟夫·朗吗？他了解他，能和他一起干活。作为锯木匠，他的身量算不上结实，人也不十分机灵，但是他很听话，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在锯木场应该能派上用场。”

诺福克岛司令官的目光打量着乔依，看到他怀里抱着的那条狗，突然眼睛一亮。“啊，多么漂亮的小家伙啊！”他高兴地喊了起来，“是条公狗吧，朗？”

乔依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以前，从来没一个当官的跟他这样说话。他听到的尽是命令、呵斥和咆哮，从来没有人拿他当人看待，跟他平等对话。

“棒极了！我们这里只有一条狗，一条长毛、垂耳、短尾、短腿的小母狗。它能逮老鼠吗？能吗？”

乔依又点了点头。

“太走运了！德尔菲尼娅也逮老鼠。这下子我们就能有逮老鼠的小狗崽儿了！啊，我们的确需要能捕老鼠的小狗崽子！”金意识到另外五个人还站在那儿出神地看着。“你们还等什么？赶紧到那边上船！”

“我经常听说海军都是疯子，”小船离岸的时候，比尔·布莱考说。

“嗯，”理查德说。他担心那两位划船的陌生人听到，有点不自在，“别忘了这儿的人很少，司令官和大家一定早就‘司空见惯’，也就不讲什么虚礼了。”

“是啊，我们确实不讲什么虚礼，但是很高兴能看到一些新面孔，”一位划船的人说道。他五十岁上下，说话带着德文郡人那种懒洋洋的腔调。“我叫约翰·莫蒂摩尔，乘坐夏洛特号来的。”他歪着头，指了指另外一个划船的人。“我儿子，诺亚。”

他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父子。约翰·莫蒂摩尔个子很高，浅色皮肤，看起来和蔼可亲，诺亚·莫蒂摩尔五短身材，深色皮肤，如

果拿他的表情判断的话，小伙子很自负。了解自己父亲的人就是聪明人。

人们之所以管这种船叫平底小渔船是因为它按照苏格兰小舢板那种鱼鳞式外壳造的，船底很平，所以它能穿过暗礁而不伤到船体，然后再穿过礁湖，向前一百五十码就抵达了笔直海滩。定居点幸存下来的人员中的几位站在那里等候：六个女人，岁数最大的一位身怀六甲；五个男人，如果仅从脸面上看，年龄从光头少年到头发灰白的老头不等。

“纳撒尼尔·卢卡斯，木匠，”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说，“这是我妻子，奥莉维亚。”

一对非常有吸引力、而且看上去很聪明的夫妇。

“埃迪·加斯和我的妻子,苏珊,’另一个家伙说。

“我是安·因奈特，金中尉的太太，”岁数最大的那个女人说。她的一只手防卫性地放在隆起的腹部。

“伊丽莎白·科丽,詹姆森大夫的太太。”

“爱丽莎·赫普斯莉，干农活儿，”一个相貌俊秀、身材健壮的姑娘说，一条胳膊搂着另一位和她年龄相仿的姑娘，仿佛她的保护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利兹·李。她也干农活儿。”

很好，理查德想，我明白我应该和这两个姑娘站在一边儿。谁都看得出，爱丽莎·赫普斯莉被突然到来的这么多陌生男人吓坏了。这意味着她对利兹·李很不放心。伦·戴尔、汤姆·琼斯之流对于她们来说是个大麻烦。想到这儿，理查德对她们报以微笑，让她们明白，新来的人里面也有她们的“同盟军”。啊，瞧瞧这些名字！诺福克岛上现在总共有十七个女人，其中就有五个伊丽莎白，三个安，两个玛丽。

和另外那几个男人一样，那个孤零零一个人站着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懒得自我介绍。于是，理查德对他说：“金中尉命令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麻烦你带我们看看锯木厂好吗？”

金中尉的住所比其他房子大一些，坐落在蓝底黄十字相间的登陆旗正后方的小山上，住所附近的另一面英国国旗同样无精打

采地垂在旗杆上。这座司令官府邸大约包括三间小屋和一个阁楼，毫无疑问，后面的棚屋被用作厨房。那儿看上去还有一个公共食堂，一个铁匠铺，几座看起来像是仓库的建筑物，每一座都有大约十英尺长，八英尺宽，如果那的确是库房的话。东侧的小山上是一片开阔的、已经收拾得井然有序的花园，所有女人，包括安·因奈特都在那儿忙碌着。两个小山丘之间的松树林中掩映着十四幢木板房，房顶上都严严实实地盖着柴草，朝大海的墙上面什么也没有，由此可见，门窗都是朝内地开着。

一条清除了树桩的小路通向距离海滩很近的锯木坑，而小路的另一端就是松树林，锯木厂周围也被清理干净，腾出的地方用来放置许多十二英尺长的原木，最小的原木直径也有五英尺。在今后的日子里这些原木将在他的手中变成横梁和木板，尽管理查德非常想停下来查看一下这些巨大的原木，但是他不敢。金的命令非常明确，那位很不情愿地说出自己名叫赫里迪奇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看上去对囚犯不怎么友好。

他和他那些经验不足的伙计们要设法生产出足够金色丛林号装运的木材，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十至十四天。两根用作小船桅的原木和一块看上去显然用作桁的木料已经准备就绪，和不少木板堆放在一边。船桅和桁也许是为当初离开这儿前往杰克逊港的船只中的某一艘准备的。

为防止坑壁坍塌，锯木坑四周也架起了木板。这个锯木坑有七英尺深，八英尺宽，十五英尺长。两根彼此间隔五英尺的方木横放在坑上，碎石一直铺到横梁的一端，形成一个斜坡。一根剥去树皮的原木已经搭在横梁上，用楔子钉住，沿锯木坑的方向斜放在那里，没有人干活，也看不到有人值班。只有五把长度从八英尺到十四英尺不等的大锯放在坑底，上面盖着一块旧船帆。

这时候纳撒尼尔·卢卡斯走了过来。

“这是我见过的、对钢铁工具最不利的空气，”他一边说一边跳进坑，理查德正掀开船帆。“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些破玩意儿不生锈。”

“再说也太钝了，”理查德说。他用拇指肚摸了摸锯条残破不

全的锯齿，脸上露出一丝苦笑。“磨这把锯的人一定以为所有的锯齿都冲一个方向，其实恰恰相反。天哪！矫正这把锯子就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别说再磨出锯齿。这里有谁能教布莱考、汉弗莱斯和马林奈尔如何使用锯子吗？”

“我能教，”卢卡斯说，他身材瘦小、个头不高。“但是我没有力气来拉锯。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必须首先把锯子磨锋利，因为这是第一件需要做的事情。”

理查德发现一把十英尺锯的锯齿还算锋利。“矬子里面拔将军，这把还可以——奈特，还是纳斯奈尔？”

“奈特。你叫理查德还是狄克？”

“理查德，”他说，抬起头看了看太阳。“我们必须在锯木坑上方尽快搭一个棚子。这儿的太阳比起杰克逊港的要毒得多。”

“这里的阳光照射下来更是直上直下，因为有四度的纬度差异。”

“但是，棚子必须等到金色丛林号离开之后才能搭建，”理查德叹了一口气说。“这样一来，我们必须要有帽子和足够的饮用水。开始干活儿之前，有没有什么地方能让乔依先把我们的行李安排妥当？我最好留在这里，马上就开始磨锯子。”他靠着东面的坑壁坐在锯木坑底，那儿好歹有点儿阴凉。他盘起双腿，把一把十二英尺长的锯子放在大腿上。“乔依，把工具箱递给我，然后跟着奈特去放行李，表现好点儿。你们几位也去把自己的行李安排好，然后马上回来。”

看来，我又得当头了。这些人如果没有谁对他们发号施令的话，干什么事都手足无措。

最受欢迎的是十二英尺长的锯子，看看那些直径超过五英尺的原木，理查德完全明白这是为什么。这里共有两把十二英尺长的锯子，一把十四英尺长的锯子，十英尺和八英尺的各一把。旧帆布下面还盖着几把手锯，显然也亟须打磨。

他把一块破布缠在右手上，拿起一把粗糙的、比锯齿略宽的平面锉，让锉刀和锯齿形成一个角度，朝锯刃的方向用力锉。用粗锉锉完第一段之后，又用细锉精打细磨，然后把下一段挪到大腿上重

复这个过程。整个锯子都锉完之后，还必须把锯子上的铁锈除掉。

不一会儿，他听到奈特·卢卡斯在他头顶上方向比尔·布莱考解释上面的人如何操作，而威利·马林奈尔的任务是站在下面拉锯。

“每个锯齿都朝相反的方向，”奈特说，“锯开的口子就比锯条本身宽，锯子就能够比较容易地通过木头。如果所有的锯齿都朝同一个方向的话，锯刃就会比锯开的口子还宽，这样就容易把锯夹住。你们要尽快学会用眼睛来瞄准，现在我只能暂时用一根线给你们标出下锯的地方。诺福克松树必须先剥皮再锯，因为树皮里的树脂比胶水还黏。不先剥掉树皮，锯不上两下，锯条就会被树脂粘住。第一次下锯，要从原木外面的一侧开始，第二锯在外面的另一侧。然后，两侧依次交替，每次向内一英寸，锯成一英寸厚的木板。等锯到心材，你们就要先锯成两英寸宽的木板，然后四英寸，最后的六英寸用作横梁。锯木的动作永远是向上拉——纵向锯木，上面的人负责控制。因为他需要弯腰，然后向后上方拉起两英尺左右——如果他真的强壮的话可以拉更长的距离——这是一项更苦的差事。但另一方面，在坑底干活儿的人满脸都会落上锯末。上面人送锯的时候，他要把锯子从胸口拉到腹股沟的位置。如果上面人足够强壮，能拉三英尺的话，下面的人收锯也相应地要多收一点儿。”

马林奈尔站在坑底的原木那头，他们两个人将从那儿开始拉锯。他向理查德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鬼脸儿。

奈特·卢卡斯还在讲解，现在是冲比尔·布莱考。“怎样站也有窍门，我建议你光脚。如果你的脚正好在锯的下方，落下来的锯末就会像黄油一样钻进你的鞋子里，所以鞋子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你站的位置应该和锯保持一定的角度，两只脚分开在锯的两侧。两手均衡用力，然后猛地用力向下拉！坑锯被设计用来将原木破成木板，所以这种锯的强度不足以将大树锯倒。因为在伦敦的时候，没有人带那种大双头横切锯，现在，我们不得不用斧子来伐树，再用纵切锯，也就是粗齿锯，把木头截成十二英尺长一段的原木，那才是要命的活儿呢。”

“没有那些八英尺长的锯，你的工作会不会受到影响？”理查德问道。

“不会。如果真没有的话，也能对付。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理查德？”

“尽管得花上很长时间，但是我有工具可以把纵切锯改造成横切锯。”

“啊，上帝保佑你！”奈特的反应很强烈，但他又回转头继续对比尔·布莱考的说教。“锯木是一项需要动脑筋的活儿，”他说。“如果你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就会事半功倍。只有大块头的家伙才有力气干这活儿。我还要提醒你，头几天会把你累死。”

“如果我锯到了横梁该怎么办呢？”布莱考问道。

“你要把整个原木向外拖，只要把楔子拔掉，往外拖动并不困难。然后再把木料楔住，已经锯好的部分在一边。到了你感觉太困难的时候，只需用钢楔和锤子把木材的剩余部分劈开就可以了。这样锯出来的木头像下料模子一样笔直。”

这位奈特·卢卡斯是个好人，理查德心里想。他还在耐心地锉着锯子。

卢卡斯把他的锯木架安放在一棵松树的树荫下，用手锯把一英寸厚的木头锯成十英寸宽的木板，再把两侧的圆边去掉。他一边干活儿，一边监督其他一大帮人干同样的活儿，其中包括约翰尼·利文斯顿和十几名从金色丛林号下来的人。金中尉命令所有可以利用的人手都要到锯木场帮忙，直到金色丛林号装满为止。这样一来，在随后的十四天里，锯木场就成为一切活动的中心。

这十四天里，理查德除了锯、锉刀以及锯木坑下面披了一身锯末的人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看见。起初，他还希望能够轮到自己下去锯锯木头，但是工作进度决定他必须不停地用锉刀磨锯，既有手锯又有坑锯。他纳闷，更多的锯子被从英格兰运到这里之前，这些相对而言还算顺手的锯子能坚持多久，每次他用锉刀磨锯的时候，都有金属屑从锯齿上掉下来。

第一天，理查德一直干到黄昏，乔依过来告诉他那边有吃的。人们围拢在松木块儿和锯末燃起的篝火四周吃饭。一年中的这个

时节，诺福克岛日落时分比杰克逊港冷得多。他们吃的晚饭包括腌肉和新鲜的面包（仅仅在六天前烤制的——诺福克没有硬面包，但是有面粉）。奇迹中的奇迹是，还有未经烹调的新鲜豆荚和生菜。理查德狼吞虎咽地吃着，他注意到比起杰克逊港供应的食物，这里的面包块头更大，腌肉也不那么干巴巴的。

“司令官非常公平，”埃迪·加斯解释道。“所以我们能得到足额的食物。在杰克逊港，为了自己多吃几口，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总是克扣犯人的食物。斯卡波罗号也一样。”

“还有亚历山大号。”理查德很高兴地吁出一口气。“可是我听说，这里根本没有蔬菜。虫子把菜叶和小苗都吃光了。”

加斯伸出胳膊，搂着心满意足地靠在自己肩头的妻子。“这里的虫子的确吃掉了很多东西，但并非全部。司令官命令女人们整天在田地里捉虫子，他还把葡萄酒瓶子磨成粉末掺在麦片中毒杀老鼠——鹦鹉吃起来自然也很方便，”他把一根手指放在鼻子旁边笑着说。“金先生喝起葡萄酒来简直是个酒鬼。每天都要喝光好几瓶，所以我们从来不会缺少玻璃瓶子。虫子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这个月或者这六个星期在这儿，下一个月或者下六个星期又跑到那儿。虫子分两种。一种喜欢潮湿的环境，另一种喜欢干燥的环境。所以不管什么天气，我们这里总少不了虫子。真是邪恶的生物。”他清了清喉咙。“我想，你没有什么书吧？”他随口问道。

“我还真有一些，也欢迎你来借，只要你能保管好并且按时还给我就可以，”理查德说。“隔了这么长时间才吃上新鲜蔬菜，不知道我会不会闹肚子，厕所在哪儿？”

“还挺远呢，所以不要非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才去。金先生是个很挑剔的人，坚持要把厕所挖在不会影响地下水的地方。我们的饮用水从山谷中流出来，水质特别好。任何人都不得在上游洗东西，在溪流中撒尿的惩罚是十二下鞭刑。”

“怎么会有人在那里撒尿呢？周围到处都是小树林。”

因为要把麦克格里格引荐给德尔菲尼娅，乔依·朗早已吃过晚饭，他带着理查德找到厕所，然后把他领到他们住的房子，手中来照明的是一截松枝，末端有个大大的树节，是一把理想的火炬。

理查德盯着屋子里面惊异不已。

“这全是我们的，你的和我的，”乔依满足地说道。“看见了吗？两边都有窗户，而且都带着百叶窗。看没看见？木头都被钉在合适的地方。但是我们只有在刮风的时候才把百叶窗拉下来。奈特说这里的雨很少有从东边和西边吹进来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雨都是从北面落下来的。”

地板上铺着很奇特的地毯——是嫩枝？还是树叶？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十二至十五英寸长的长着鳞的尾巴，踩在脚下感到既结实，又有弹性。“地毯”下面是一层薄薄的沙子，再往下就是岩床。与环礁湖相对的、没有窗户的墙边放着两张低矮的木床。床上铺着厚厚的床垫和大大的枕头。

“我一个人睡这张双人床，乔依？”理查德抬起厚厚的床垫，发现下面是绳子编成的格子床架，接着意识到床垫和枕头里面填的是羽毛。“羽毛！”他惊叫一声，大笑起来。“哦，我简直是死后上了天堂！”

“这是那位锯木匠的房子，”乔依解释道，能有机会成为理查德获取某种信息的源泉，他显然非常高兴。“这位锯木匠先前是天狼星号上的一位海员，他和另外一位也同样来自天狼星号的海员合用这个房子。差不多三个月以前，他们同时在那次发生海难中淹死。奈特是这么说的。他们都是自由人，所以有时间到小岛上猎鸟，然后用它们的羽毛做床垫——填满一张床垫和两个枕头要用掉足足一千只鸟的羽毛。奈特是这么说的。我们继承了这所房子和床。”突然之间，他又有点沮丧。“可是奈特说，等到为多纳万先生和利文斯顿先生建造的房子盖好之后，我们就要把床和床垫腾给他们，时间大约是在金色丛林号离开之后。他们眼下暂时住在金先生的政府官邸。这间房子只有十乘八英尺大小，但是多纳万先生的房子应该有十乘十五英尺那么大。奈特一直是木匠的负责人，但他也是犯人。现在，利文斯顿先生来了，木匠的事儿就由他负责。”

“只要能在这样的床垫和枕头上睡一个晚上，别的我什么也不管了，”理查德说。“我要美美地睡上一觉，但是首先我要到海边把

身上的汗洗下去。走吧，乔依，你也去。”

但是乔依死活也不肯挪动一步。哪怕只是走进膝盖那么深的水里，也能把他吓个半死。他总觉得水里到处都是无形的怪兽，随时准备吞掉他和麦克格里格。理查德只好独自去了。

夜空晴朗无云，满天繁星闪耀着迷人的光彩。理查德把衣服脱在沙滩上，走进大海。海水出乎意料地冷，他着了迷似地站在那里，每一个轻微的动作都激起点点微光，他觉得自己仿佛在液体的银子中游泳。啊，这是怎样的大海啊！它蕴藏着多少奥秘？他的心里仿佛燃烧着一团火。为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所能做的只是享受这一切，看着发光的水从自己的臂膀流下，甩动的头发撒落晶莹的水滴。太美了！真是太美了！他感到浑身充满力量。好像富有生命力的大海通过大自然的魔法把能量传送到他的身体里。

回转身，浮出水面的时候，他发现小岛给人一种假象，似乎从条条小路开始，地势越来越低。可是，一旦上岸，平坦的、托盘状的海滩后面，那陡峭的山峦倚天而立。星光闪烁，成千上万的参天古木勾勒出山峦的轮廓。

擦干身体，再拍去沾在身上的沙子，他回到他那幢房子，躺到奢华的大羽毛床上，感觉是如此舒服，以至于有好几个小时他根本无法入睡。万籁俱寂，只有偶尔传来树叶沙沙的响声，几声海鸟的鸣叫，海浪冲上珊瑚礁又退回去的声音。乔依不打鼾，麦克格里格也不打鼾。整整四年前的这个时候，他被关进布里斯托尔的纽盖特监狱。从那时起没有一个晚上他不是在如雷的鼾声的伴奏下入睡。甚至他和利兹·洛克单独住在一起的时候，隔壁男人们的鼾声也会从中间的树墙传过来，仿佛中间只隔着一层纸。直到今夜。完全是因为快乐，他难以成眠。

金以前的一位随从内德·维斯雷克，一直跟事故中淹死的维斯布鲁克锯木头，所以现在可以有两个小组轮班干活：布莱考和马林奈尔一组，维斯雷克和汉弗莱斯另外一组。按照维斯雷克的说法，他们创造的最高纪录是五天内完成八百九十八立方英尺原木，但

是那时只有一组人锯木头。尽管理查德并非像淹死的维斯布鲁克那样是一名自由民，锯木棚中的所有人都把他视为负责人，除了维斯布鲁克的接任者（金认为接任维斯布鲁克的也应该是自由人）。理查德做的第一项决定虽然不太受欢迎，但大家还是表示服从。他不同意两组人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轮换——隔一天换一个班。

“如果那样轮换，肌肉就会紧缩，酸痛就会加剧，”他说。“比尔·布莱考和威尔·马林奈尔上午干，内德·维斯雷克和哈里·汉弗莱斯下午干。每天在锯木坑中干上五个小时就足够了。你们四个人里总有一个轮流跟我磨锯。这样一来，每个人既能得到锯木头的机会又能得到磨锯子的机会。既不锯木头又不磨锯子的那个人，就去帮助乔依用斧子剥树皮。我们做得越好，速度越快，就越能享受到好一点的待遇。能掌握一门手艺要比作为苦力被人呼来唤去强多了。如果我对金中尉的意图没有理解错的话，休息的日子，你们每个人都会被允许伐树锯木、建造自己的房子。想想那份乐趣吧！一片屋顶、四堵围墙，你可以骄傲地称它为自己的家。”

第三天结束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安排得有条不紊。第一个星期结束的时候，他们每天能够完成五百立方英尺。第二个星期，这个数字攀升到七百五十英尺。乔依·朗的全职工作就是把原木上的树皮剥掉。

“干得很漂亮，伙计们！”金色丛林号于二十八日离开之后，金中尉兴奋地说。“现在我们需要建造更多的房子，因为我得到消息说，不久将有更多的人抵达这里。第一批六十人，明年年底二百人，之后更多。总督大人想要让诺福克岛和杰克逊港保持同等的规模。”

金从锯木坑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然后走回到集合在一起的六个人面前。“我欠你们一些时间。在诺福克岛上，人们周一到周五为政府干活儿。星期六你们为自己干活儿，星期天休息——做完礼拜之后，礼拜是岛上每个人必须做的，都明白吗？为金色丛林号装货的时候，你们有两个星期六和两个星期天是为政府干活儿的。今天是星期二，到下个星期一之前，不必为政府干活儿。我建议你们利用这段时间为自己的房子锯点木料——继续沿着这一排树向

东砍下去就行了。每位房主都可以把从房子后面一直到沼泽的土地开垦为私人菜地。水芹在潮湿的环境中长得棒极了，虫子不吃它们，所以要种水芹。也可以种植其他任何你们喜欢的或者能从仓库领到种子的蔬菜。”

他把目光转向理查德，他的锯木匠领头人——并不是一名自由民。“摩根，我需要你报告一些事情。请跟我走一趟。”

他的举止确实很有风度，他们沿着一条小路大步向前走去的时候，理查德心里想。这条小路从锯木厂一直通到政府官邸和那几座仓库。理查德注意到，其中一座仓库里放着几条平底小渔船和一条更小的小船。这条小船是用另一条在礁湖沉没的平底小渔船的残骸改造而成的。威尔·德灵、约·罗宾森、奈迪·史密斯和汤姆·华生——四个强壮的、爱海如命、尚未结婚的年轻人就是乘坐那条船出的事。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乘坐平底小渔船出海捕鱼。

“这里到处是很深的土层，但是我发现，我的房子下面并非如此，所以我在下面挖了一个很好的、干燥的地窖。在詹姆森大夫的房间里我也挖了一个地窖，现在那里被用作储藏室——我已经把他派到山谷里面去了。海岸边这种地质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向东延伸的房子要修建在直海滩和沼泽地之间。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支撑房屋的柱子固定在岩石上，”金中尉说。他们正从政府官邸前面走过。“你钓鱼吗？”他问道，切换到另外一个毫不相干的话题，理查德很喜欢他这种风格。

“钓，先生。”

“你以为在这样只能吃到腌肉的地方，如果给他们几条新鲜的鱼，那些该死的家伙肯定会高兴，但是每当我发放鲜鱼或者海龟而不是腌肉的时候，他们总是愤愤不平。这让我很困惑，真的很困惑。”他耸了耸肩膀。“所以，如果他们过分胡闹了，我就会鞭打他们。听我这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我不会用鞭子抽你似的，摩根。”

理查德咧嘴笑了。“我宁愿吃鱼也绝不愿意挨鞭子，先生。自从我被判刑以来我还从来没有被鞭打过。”

“是的，你手下的人也一样，这我是知道的。你把干活儿的人分成小组，这很正确。一队锯木匠根本不够。考虑到我们现有的

工具，多大尺寸的木料你认为最合适？”

“弄到更长的坑锯之前，最多直径六英尺，先生。如果能有供两个人使用的横切锯的话，对我们的帮助将非常大，所以我打算把我们惟一的那把八英尺长的锯子改造成横切锯，不再拿它当坑锯使。这样效果肯定会更好，”理查德说。他觉得和这个人交谈非常舒服。

就像白 垩 和奶酪不同一样，金中尉和罗斯少校从根本上讲也不一样。而我已经设法和罗斯少校相处得十分融洽。这个人很像一位父亲，把我们视为他的家人，而这并非罗斯少校的本质。来到诺福克岛之后，我才意识到，杰克逊港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们克扣了我们多少粮食来增加他们的配额。但是我并不责备他们，因为那些当兵的也十分饥饿。菲利普总督和罗斯少校都没见过福泽尔在仓库中的所作所为，这也恰恰说明政府越大，就越无法了解下情。

金中尉却凭良心办事。他总是按照自己那套标准，亲自称量食物。我们吃的食物中包括新鲜的海龟和一些我吃过的最美味的鱼肉。第一顿饭吃过鲜肉之后，我们都觉得好了一千倍，更不用说这里总有新鲜蔬菜可吃。诺福克岛虽然有虫子和老鼠捣乱，但是没有坏血病。当然，我也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对海产品反感。因为他们并非是吃鱼长大的。他们把肉类看作惟一可以接受的食物。除此而外，我们还需要盐。按照药剂师詹姆斯堂兄的说法，人出汗越多，他就越需要盐。

是的，我对于生活在这里非常满意。这儿比杰克逊港强多了。走到荒郊野外也不必担心土著人。尽管人们围坐在篝火旁讲故事的时候说，周围的树林、藤蔓如此稠密，连金中尉也迷过路。

“你有什么要报告的，摩根？”金问道。他们走过架在沼泽上那座摇摇晃晃的小桥。小桥两端的桥墩是倒在沼泽中的原木，显然沼泽并不是很深。

“我想说的只是锯木厂需要建一个棚子，这样可以给锯木匠遮阳挡雨。另外，如果你想建造的房屋需要长于十二英尺的横梁而不是用两根横梁连接起来代替的话，就必须挖第二个锯木坑，使它们更长,金先生。”

“锯木厂原本有个棚子，但是冬天被大风吹塌了。那风简直太厉害了。我用棚子倒塌后剩下的破木头搭了我房子下面的地窖，但是我的确意识到我们必须建造一个新棚子，要尽快。太阳一天比一天毒了。”

他们已经走过沼泽，来到一条小溪旁边。这条小溪看起来没有穿越沼泽地，沼泽就是它的尽头。金转身向左，沿着一条小路向蜿蜒曲折的山谷走去。这条山谷的底部要比任何两座陡峭山崖之间的壑口都宽。小路通向一个被金命名为悉尼镇的地方。

“那些锯怎么样了？”金问道。

“我来得正是时候，”理查德回答道，没有多说。

“嗯。罗斯少校派你来要比派一名真正的锯木匠好得多。这里没有人懂得哪怕最基本的磨锯方法。你能把八英尺锯改造成横切锯，这太让人高兴了。这将提高原木的产量——我注意到你已经把拉到锯木坑的原木全部锯完了。”

山谷在一座悬崖附近转了个小弯，向北直通山下。中尉在转弯之前停下脚步。“我把这个地方命名为阿瑟谷，是以总督大人的教名命名的。南面那座大一点的岛以他的姓命名——菲力普岛。我们已经把培育农作物的工作从悉尼镇渐渐转移到这里。因为这儿的山峦能挡住从南方和西方吹来的风，而且我希望，这座山崖还能挡住从东面吹来的风。南面那座位于阿瑟谷和大海之间的山叫做乔治山，我们正在慢慢地把那里也开垦成能够耕种的农田。北面的山岗也一样。我们已经种了一些小麦和印第安玉米，在山脚下还种了一些大麦。新锯木厂应该建在这一带。现在的锯木厂太远了，但是暂时还将用它来处理悉尼镇和镇后山里运来的十二英尺长的原木。”

他们转过悬崖，向多少有些偏西的方向望去，山谷突然下降二十英尺，小溪飞流直下，形成一处薄薄的小瀑布。司令官指着那处瀑布。“我打算在这道斜坡建造一个水坝，摩根。斜坡上面有足够大的浅坑，我们可以用它建造成一个很大的蓄水池。蓄水池通过水闸控制，池里的水可以用来浇灌下面不远处的政府菜园。但愿有朝一日能在我的大坝上建造一个水轮。那时候，我们就用不着

再用手推石磨磨面了。其实我们有很好的磨盘。假如有公牛或者骡子，现在就能让它转动起来。当然用人力也可以让它转动，但是眼下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手。哦，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他笑着挥挥手。“你已经看见了，那个谷仓就要修好了。我还计划修建一个大谷仓和场院，用来圈养小河南岸的牲畜。含盐的海风，摩根，这儿刮的都是含盐的海风。这种风阻碍任何植物的生长，除了松树、亚麻和那些生长在背风处的本地植物。杰克逊港那些蠢货关于亚麻的说法根本不正确。这玩意儿苫房顶是不错，但是我们种亚麻不是为了苫房顶。我们要想办法用亚麻织帆布。”

他又笑了起来，回到先前关于阿瑟谷的话题。“是的，含盐的海风。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种植蔬菜的地方，不能种在正对菲利普岛的小丘上。我试过用篱笆墙把蔬菜遮挡起来，但是一点儿用也没有。所以必须挪到山谷里种植。”

这时，他好像突然想起什么紧急的事情，急匆匆离去，把理查德独自留在通往阿瑟谷的半路上。

天低云暗，山雨欲来。尽管他非常想继续爬到山上勘察一下地形，但还是决定谨慎为好，于是就返回了悉尼镇。他刚刚回到自己的房间，天就下起瓢泼大雨。乔依从他们的菜园跑回来，麦克格里格跟在后面。理查德第一次想到：锯木坑搭起棚子之前，碰到大雨天，他该怎样消磨时间。读书当然不错，但是他现在吃饱了饭，需要干点体力活消耗消耗身体中的能量。乔依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抱着狗，哼着不成调子的小曲儿。不是冷雨，理查德离开小屋，径自向茫茫雨雾走去。

他沿着坚硬的海滩走着，脚上穿着鞋。有人警告过他，这里的岩石像刀刃一样锋利，好多人都割破过脚。雨雾之中，半圆形的海龟湾和在阳光下一样迷人。海底是清一色的沙子，海水像水晶一样清澈，只要能够得到足够得营养，松树就一直长到离海岸很近的地方。他脱掉湿透了的衣服，走到海中游泳，发现海水远比有太阳的时候暖和。游完泳之后，他穿好帆布裤子和鞋，把衬衫披在肩膀上，起身四下寻找有没有什么避雨的地方可以坐下来观海。

斯蒂芬·多纳万和他不谋而合。理查德发现他正坐在亨特角

一处由露出地面的岩层形成的避雨处，目光越过座座礁石，眺望西面远处罗斯角突出的山崖。

“你见过这么美丽的景色吗？”斯蒂芬问道。

理查德把衬衣铺在岩石上当垫子，双手抱膝坐了下来。雨小了，风向转北。汹涌的浪涛拍打着珊瑚礁，发出雷鸣般的响声。浪头旋转着，就像缠在棍子上柔软、光滑的糖稀，然后骤然间飞溅起白色的泡沫，宛如一堵墙。冷风向相反的方向吹着，把泡沫从浪尖儿上吹回去，像飘动的羽毛、轻柔的面纱。

“没有,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说。

“我一直在观察，想看到阿佛洛狄忒①的诞生。”

西南的天空变得晴朗，刚好让落日的余晖把海浪溅起的泡沫染成金色。雨又下了起来，不过很柔和。

“我被这个地方迷住了，”斯蒂芬叹了口气说道。

“我却不得不把锯放在膝盖上，把时间花在锯木坑的坑底，”理查德有点儿挖苦地说道。“你的情况怎么样？”

“你是说,作为犯人的监工？”

“是呀。”

“这活儿可不好干，理查德。你还记得伦·戴尔吗？”

“我怎么能忘掉那只黄鼠狼呢？”

“三天前他跑来找茬儿，对我说，他不会再听从一个喜欢撩衬衫的罗马小娘们的命令，如果有朝一日他统治这个岛的话，第一个就要杀了我，第二个就是我喜欢的那个金发娃娃——‘莫莉小姐’利文斯顿。他特别喜欢说‘罗马小娘们’，好像他使用这个词的频率比使用‘莫莉小姐’大得多。”

“他是伦敦人，那是他们用得最多的短语。”理查德转过头看他。多纳万依然凝望着前方。“后来发生了什么，多纳万先生？”

“啊，我希望你叫我斯蒂芬！现在只有约翰尼这么称呼我。”他耸着肩膀，缩着脑袋。“我命令抽他四十八鞭子，由二等兵赫里迪奇执行。我很走运，赫里迪奇对戴尔也毫无好感，所以他下手很

①阿佛洛狄忒：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

重。弗朗西斯、帕克、佩凯特和另外几个人开始还嘟嘟囔囔，可是等看到戴尔的后背，就全都闭上嘴巴了。”他的目光终于回到理查德身上，脸上的表情坚定刚毅。“你相信吗？他们会因此而意识到，一个男人喜欢他的同性并不意味着他就胆小、懦弱。是不是？是！就是这样！我已经在海上飘零了十五年，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重，我绝不会被伦·戴尔这种人吓住。现在他明白了。”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倍加小心，”理查德说。“非常遗憾，除了和锯木厂相关的事情，别的我什么都不了解，但是，我总觉得金色丛林号的空气里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周围，没有人说什么或者做什么，我不是踢过他们的蛋吗？也许戴尔说出如此冒犯的话是想试试你周围水的深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现在他对你的认识就会是，”——理查德笑了起来——“并非一个扭扭捏捏的‘罗马小娘们’。不过，说正经的，还是小心为好。”

斯蒂芬站了起来。“晚饭时间到了，”他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把理查德拉了起来。“如果你听到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

第二天早晨，木匠们忙着给锯木坑搭建棚子。理查德匆匆吃了些剩下的面包，又把几大口水芹塞进肚里，然后就沿着溪流北侧向阿瑟谷走去。快走到昨天金中尉指给他看的准备建造一座大谷仓的地方，他看见一群囚犯正在挖一个能够在里面锯三十英尺长的木料的大锯木坑。除了被打伤的戴尔，所有怀有不满情绪的人都在其中。斯蒂芬在监工—— 两个从金色丛林号上下来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担任警卫。理查德看了这情景非常高兴。

斯蒂芬眼下最希望的就是我能直呼其名，理查德一边想一边向他挥了挥手。但我是一名重罪犯，而他是一个自由民。那样做不太合适。

他绕着北面的山崖继续向前走去，一直走到那道溪水奔流而下的陡坡。金就是想在这里修建他的水坝。理查德站在高处望去，明白了为什么司令官认为修建这样一座水坝是可行的。因为在山谷变宽之前，确实一大块低凹地可以蓄水。

正在砍伐的林地继续向前延伸，一直爬上山峦比较低的山坡。这几道山坡几乎和悉尼镇后面的地坡一样陡峭。他看到一种植物之后，认出那就是书上画的大蕉。他感到非常惊讶，大蕉已经长得很高，而且已经接近成熟。难道短短八个月的时间就能成长成这样？不，绝不可能。何况连金也是最近才进入这条山谷的。由此可见，这些大蕉是诺福克岛上自然生长的。真是上帝的礼物：长串的绿色小香蕉已经成型，不出几个月就会有水果可吃——用来填补粮食短缺的水果。

山谷再次变窄，伐木的区域突然中止，但是还有一条小路沿着溪流通往森林深处。溪水有的地方有几英尺深，理查德看见一些不大的、几乎透明的虾在水中游动。围拢在篝火旁吃晚饭的时候，人们说过这里有鳝鱼，但是理查德没有看到。

亮丽的绿鹦鹉从头上一闪而过，一只小扇尾鸽就在他面前几英寸远拍打着翅膀，吱吱喳喳叫个不停，好像要告诉他什么事情。它一直陪着他走了至少一百码，依然试图和他交流。他本以为自己看到一只鹌鹑，随后才发现是一只世界上最美丽的鸽子，因为聚精会神地看那美丽的小鸟，他险些被什么东西绊倒。淡淡的粉褐色，点缀着绚丽的翡翠绿。那么驯服！它只是瞥了他一眼，头一点一点地，蹒跚着向前走着，一幅漠不关心的样子。这里还有许多别的鸟儿，有一种鸟全身都是黑色，只有头是灰色的。湛蓝的天空下，处处莺歌燕语，和在杰克逊港听到的声音真有天壤之别。除了鹦鹉尖尖的叫音之外，所有鸟儿的叫声都非常悦耳。

刚刚走进山谷，他就可以后退几步站定，把诺福克松林尽收眼底。道理很简单：岛上没有孤零零矗立在那儿的松树，金的伐木规划使得松树被成片伐掉，而不是东一棵西一棵地采伐。他已经发现自己房间地面上铺的是松树的叶子——如果那能称得上是叶子的话。小径两侧便是苍莽的林海，深不可测，他不想贸然进入。眼前的森林和他从书本上得到过关于丛林的印象，并无相似之处。没有灌木，处于高大松树的包围之下，任何矮小的植物都因“饥渴”而死。松树长得非常密集，它们肯定也繁衍后代，但是很少看到小松树。有一些松树的直径足有十五英尺甚至更粗，绝大多数像在

锯木厂里被他磨锋利的锯子锯开的那么粗，很少有更细的。粗糙的松树皮褐中带紫，树干一直长到很高的地方才分出枝杈。偶尔有几株枝繁叶茂的绿色树木点缀其间，但是绝大多数空间被盘绕的藤蔓所占据。这儿的藤蔓在别的地方都不曾见过。主干像人的大腿一样粗细,萦绕盘旋,和自己纠缠在一起,然后,在某个节瘤或者拐弯处一直向上攀缘。藤蔓较细的部分更是毫无规律地纠结在一起。如果遇到一棵小树可以扼杀的话，它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勒死。或者将那个倒霉蛋儿压得弯倒在一旁，然后强迫它从树干离开地面几英尺的地方向上伸展。

山谷变宽，眼前出现更多的挂着一串串绿色果实的大蕉树。他又看见另外一种怪异的树，很像大蕉，生长在水源充足的地方。这种树的树干很圆，有点儿像棕榈树——这儿也有棕榈——树叶僵硬、直立,远远谈不上漂亮,叶子上布满了边缘锋利的小球,树顶仿佛一个华盖。那是只有蕨类植物才可能有的叶子。哦，巨大的蕨！长得和四十英尺高的树木一样高的蕨。

又飞来许多鸟，其中有一只小翠鸟，身上的羽毛除了奶油色和褐色之外，还有和礁湖一模一样的颜色—— 蓝绿相间，闪烁着虹霓般的光彩。还有一种最神秘的鸟，除非它移动，否则你根本无法发现它。它栖息在生满青苔的木桩上，身上的颜色正好是周围颜色的延伸。它突然间动了一下，吓得理查德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它实际上是只鹦鹉。

“嗨，”他说。“你今天还好吗？”

它把脑袋歪到一边，昂首阔步向他走来。他有足够的智慧，没把手伸出去。那硕大的、邪恶的黑喙一口就能把他的手指头咬掉。过一会儿，它似乎觉得这个家伙无足轻重，于是向溪水旁边的蕨或者别的阔叶灌木丛大摇大摆地走去。

回来的路上他看到了足以同林中巨树相媲美的灌木。这里的树木树干非常光滑，呈玫瑰色，树叶繁茂的树枝上结满红颜色的像小李子大小的浆果。吃，还是不吃？那位不幸的锯木匠维斯布鲁克淹死前几个星期，曾经把一种本地生长的果子当作温莎豆吃掉，结果差点儿送命。理查德捏了捏一枚浆果，发现还很硬。不管有

毒没毒，反正还没熟。总有一天，他对自己说，我要尝一枚。我就不信吃一枚浆果就能把人毒死。

太阳西斜，他走回到阿瑟谷。现在是和大家一起吃晚饭的时间了。这真是个独一无二的地方，和新南威尔士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相比。不同的树木、不同的土壤、不同的山丘、不同的岩石，连每一片草叶都不同。也许这里是上帝尝试在海洋中创造陆地的第一个地方？或者是最后一个地方？如果是最后一个地方，他就没想把它交给人类。詹姆·赛斯特莱斯维特那样的人就会因此而断言，上帝认为人类不是他的动物园中理想的成员。

“那儿有蛇吗？”他问奈特·卢卡斯，他非常喜欢奈特，还有老狄克·威狄克布，狄克已经整整七十岁了。伦敦为什么要把这么老的人送到这样一个新地方呢？

“如果有的话，也肯定看不见，”奈特说道。“没有人见过蜥蜴，也没见过青蛙和水蛭。除了耗子，地面上没有什么动物，而这里的耗子也不像我们见过的耗子。诺福克岛的耗子浅灰色，肚子是白色的，个头也不是那么大得吓人。”

“但是它们什么都吃，”内德·维斯雷克说。“耗子毕竟是耗子。”

第二天早晨，理查德向东走去。先沿着海龟湾的沙滩一直走下去，然后再向上爬，越过一座山丘，到达另外一片可爱的海滩。这片海滩没有礁湖保护，黄沙漫过许多倒伏在地上已经石化的树干，向内陆延伸，悬崖峭壁耸立在远处。更多的松林，事实上，到处都是松树，深不可测的松树林。艰难前行的惟一办法就是抱住岩石。下面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这实在是危险的抉择。今天天气很好，西北风徐徐地吹，十分凉爽。海水在退潮，他必须确保潮水涨到一半的时候返回。两条溪流在一处平缓之地交汇，水面泛着晶莹的海蓝色。过了一会儿，他试图沿着一个豁口向上爬到巨大的海角，但是放弃了。那么做不太明智。

于是他返回海龟湾，看见两个从未见过的男人抬着一只四脚朝天的巨大的海龟。海龟的鳍状肢扑腾着，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们一定是兄弟，从穿着上看不像是在英国监狱中待过的样

子。两个人都个子瘦高、年轻、举止得体，褐色皮肤、褐色头发、褐色的眼睛。

“啊哈！你一定是摩根，”其中一人说道。“我是罗伯特·韦伯，这位是我的兄弟，托马斯。我们都用全名，不用昵称。快帮我们拴住这个‘美人儿’——明天我们的晚餐就有鲜美的海龟肉可吃了。”

理查德帮他们用绳子紧紧捆住海龟胸前的鳍状肢以防脱落。

“我们是园丁，”罗伯特说。看样子，他即使不是哥哥，也是他们当中理所当然的发言人。“谢谢你给我们带来女人。托马斯对女人并不特别感兴趣，我却非常渴望。”

“你选择了谁？”理查德问道，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感谢他。

“贝丝·亨德森，一个非常好的女人。这也就意味着托马斯和我要分开住了，”罗伯特兴高采烈地说道，他的兄弟扮着鬼脸儿。“他已经搬到阿瑟谷和阿尔特利先生一起住了。那儿有很多庄稼需要照料。”

三个人七手八脚把海龟拖到水里，在齐膝盖深的海水里拉着海龟绕过海龟湾的海角。理查德帮助韦伯兄弟把海龟弄上直海滩，然后和他们道别，向他的棚屋走去。

“金中尉找你，’乔依说。

于是理查德又转身出去，他在第二个锯木场的地点找到了司令官，地上已经挖开了一个大坑，急需用原木支撑起来。

“他们抓住一只海龟，先生，”理查德敬了个礼，说道。

“啊，太好了！棒极了！”金转身走过来几步，面对他的领班锯木匠。“我不允许他们捕杀太多的海龟，否则最终就会一只也捕不到，”他说。“我也不允许挖海龟蛋。这里不像豪侯爵岛那样盛产海龟，所以为什么要破坏这种好东西呢？”

“是的，先生。”

这时候，金中尉显示出他性格中让人气恼的那方面。两天前他向锯木匠们表示祝贺的时候，曾经主动承诺，让他们一直放假到星期一，而现在他把自己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你们明天要回去锯木头，”他宣布。“我打算在山谷中建造第三个锯木厂，地点比

建造水坝的地方远一些。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锯木匠。我明白这项工作的特点，知道没有力气的人干不了这活儿。我想由你决定人选，摩根。除了木匠之外你可以挑选任何人。老锯木坑的棚子已经搭起来了，所以从明天开始，你们要到那儿去锯木料——粮仓顶棚需要大量的木板。星期六也要继续干活，尽管按理说那一天应该属于你们自己。我需要粮仓尽快完工，有一些庄稼已经快要到收获的季节了。”他准备离去。“想想你需要哪些人，摩根。星期一告诉我。”

“是,先生,’理查德呆呆地说。

两个锯木厂意味着需要四组人，三个锯木厂就是六组人。天哪，那我就永远也没有机会自己锯木头了！内德·维斯雷克、比尔·布莱考和哈里·汉弗莱斯看起来无法学会正确使用锉刀。威尔·马林奈尔是惟一显示出这方面还有点天分的人。如果理查德到了阿瑟谷，他就必须留在老锯木厂磨锯。每锯开十至十二英尺原木，就需要打磨一次锯子。但是谁愿意承担锯木的工作呢？大家都讨厌这活儿，干起来也很勉强。至于像如伦·戴尔、汤姆·琼斯、约瑟夫·帕克和山姆·佩凯特那几个刁钻、狡诈的家伙根本指望不上。约翰·莱斯是这儿的“老住户”了，体格倒很健壮，但他是制绳子的人，无法分身。约翰·莫蒂摩尔和狄克·威狄克布太老了，诺亚·莫蒂摩尔游手好闲，每次给他分配点活儿，他就会找麻烦。不施加点压力，他就什么也不想干，诺亚就是这种人。那位年轻的“老住户”查理·麦克科里兰也一样。

那么从金色丛林号船上下来的人呢？约翰·安德森，可以。山姆·胡希，可以。吉姆·理查森，可以。威利·汤普森，可以。事实上，也就只有这几个人可供选择了。已经同苏珊娜·特里派特生活在一起的理查森能够既冷静又热情地完成工作。胡希和汤普森生性古怪，因为无法忍受和别人合住，早已开始建造他们自己的房屋，他们两个人都让理查德想起泰菲·爱德蒙斯。至于安德森，现在他还不大了解。星期天上午十一点做礼拜的时候，理查德感谢上帝让他目前还处于囚犯的地位。他没有权利对某人处以鞭刑，所以必须另想办法，保证锯木工作正常进行。最主要的方法是让

一个好人搭配一个靠不住的人。永远也不要把两个都靠不住的人放在一起。

“我使出浑身解数也只能组成四个小组，”他说。星期天晚上他到海龟湾游泳的时候碰到了斯蒂芬。“看来我命中注定要干磨锯的活儿了。你也许认为那活简单，多纳万先生，其实不然。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其中的门道儿。他们要么无法将锯齿打磨成合适的斜角，要么手指尖没有男人必须拥有的敏锐的感觉。啊，我多么希望泰菲·爱德蒙斯能在这里啊！不仅仅因为他会打磨，而且因为我要是来了，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

“我知道，很快会有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尽管萨布莱号一次装不了多少人。另外，他们在杰克逊港也在寻找可供砍伐的树木，所以泰菲恐怕不会很快就到这里。理查森是个好人，非常强壮，我想他能胜任。谁知道呢？第二组这四个人中没准儿有人具有打磨的天分呢。但是，理查德，为什么你自己那么想亲自锯木料呢？这让我很困惑，”斯蒂芬说。

“因为在锯木料的那些人看来，我的活儿太小儿科了。我像裁缝一样盘腿坐在那儿，看上去一动不动，什么活也不干。这也是为什么我让他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尝试磨锯的原因之一，而且今后我还要坚持这么做。这样大家就会知道，如果事实证明自己有磨锯的天分，他们就能干这份很舒服的活儿。如果最终证明自己不行，他们也会清楚地知道这项工作需要耐心和技巧。”

斯蒂芬躺在沙滩上，很舒服地伸展着身体。“你也许以为，”他说，“约翰尼，作为一个海员，肯定愿意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游泳。但是不，他宁愿呆在我们那幢房子外面，设计、打磨一些奇形怪状的木头。不管萨布莱号下次什么时候再回来，反正到那时他就会完成杰克逊港政府官邸的栏杆。我们真是与世隔绝啊！离最近的英国人居住的地方也有一千英里，中间是茫茫大海。每当我望着地平线的时候，总是这么想，这个岛是一艘无比巨大的船，在不知道是什么的地方抛锚，环绕四周的是无尽的空虚。岛屿本身完全是它自己的归宿。”

理查德翻过身子晒他的脊背。“我并不觉得这个岛有多么小

但是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确实与世隔绝。在我眼里，诺福克岛看上去和新南威尔士一样大。这里，我们多少还能有一点隐私。我并不感到自己是个囚犯，而在杰克逊港，时时处处都在提醒着我自己是一名囚犯。”

“那儿当官儿的更多，”斯蒂芬淡淡地说。

“你的约翰尼跟木匠们相处得融洽吗？”

“还好。这要感谢他总是守在自己的车床旁，用不着一会儿指点奈特·卢卡斯如何干活儿，一会儿教训别的人应该如何工作。不得已干这事儿的是我。”

“反正你要多加小心——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你想让我把你的四个锯木匠拉出他们的团伙吗？”

“必须这样做。要么你做，要么金中尉。反正你们俩必须有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

“我会去做的。金总是眼高手低——一会儿想干这，一会儿又想干那。总是不等一件事情干完就要开始新的事情，总也意识不到要完成他的那些事情，人手多么短缺。他脑子里想的永远是新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先完成谷仓，然后再动手建造仓库或者水坝的原因。在这期间，如果你愿意的话，他还想建造更多的房屋！不过也难怪，他呆过的都是大船。大船上，人多活儿少。除了打架斗殴，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人手。”

“这倒提醒我了，多纳万先生。乔依和我现在睡在用羽毛填充的床垫和枕头上。按道理，它们属于你和利文斯顿先生。”

理查德的话引来一阵大笑。“留着它们吧，你们这两个享乐主义者！约翰尼和我除了吊床什么也不睡。”他直盯盯地看着理查德，蓝眼睛中显露出一丝嘲笑。“男人们做爱的时候，并不需要大床。女人才喜欢舒舒服服地躺着。”

理查德带领内德·维斯雷克和哈里·汉弗莱斯前往阿瑟谷的新锯木厂。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吉姆·理查森和朱诺·安德森。朱诺本来叫约翰，但是他喜欢管自己叫朱诺。

锯木头的进度自然大幅度下降，金中尉很不高兴。“你们花了

整整五天的时间才生产出七百九十一英尺的木料！”他对理查德生气地说。

“我知道,先生,但是有四个人是新手,另外两个人忙着手把手地教他们，”理查德恭敬但是语气坚定地解释道。“你必须对一段时间内产量下降有个思想准备。”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决定把想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另外，先生，你不能指望负责锯木料的人或者我同时承担剥树皮的任务。老锯木厂有约瑟夫·朗专门负责剥树皮，除了他，还有一个人帮助他。新锯木厂却没有专人负责准备木料。我要磨锯，没有时间干别的事情。因为马林奈尔那组人的锯子也归我磨。我还得不时派我的人过去帮他们的忙。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让伐树的人就地把树皮剥掉？树皮在树上呆的时间越长，吃木头的虫子钻进去的可能性就越大。除此而外，砍树之前，伐木工中应该有一个人能够评估这棵树值不值得砍伐。送到我们这儿的原木，有一半没法用，但是等到我们自己发现这些木头没有用处的时候，把这些木头拖来的人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结果，我们不得不浪费宝贵的时间再把它们运到当劈柴烧的木柴堆去。”

哦，中尉不喜欢他说的这番话！说到一半的时候，他就皱着眉头，沉下脸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理查德依然直视那双淡褐色的眼睛毫不退缩。他心想，我已经做好了因为冒犯上司而被处以鞭刑的准备。长痛不如短痛，如果等到他将第三个锯木厂投入使用的时候再说出来，情况只能变得更糟糕。自从我把那把八英尺锯改造成横切锯之后，我们现在只剩下一把备用的锯子了。

“走着瞧吧,”金最后说,然后向木匠们正在干活的新谷仓的方向走去。每走一步，被冒犯的感觉就增加一分。

“你认为那位锯木匠监工怎么样？”在政府官邸和斯蒂芬·多纳万吃午饭的时候，金问道。

身怀六甲的安·因奈特没有和他们坐在一起吃饭，而是盛了些食物就不见了。装着波尔图红葡萄酒的细颈酒瓶已经只剩下一半，午饭结束之前将空空如也。司令官在下午总是比上午要平易

近人一些，理查德并不清楚这一点。波尔图红葡萄酒是金挥之不去的罪恶。如果不喝上至少两瓶的话，这一天简直就没法过。菲利普·奇德利·金对桶装的波尔图红葡萄酒绝对是不屑一顾的！他喜欢最好的、已经装在酒瓶里的波尔图红葡萄酒。小心翼翼地放置至少一个月，然后他才会亲自倒入杯中享用。

“理查德·摩根,你是说？”

“是的，摩根。罗斯少校说他将是一笔财富，但是我还吃不准。今天早晨，这个家伙站在我面前狂妄无礼地指责我，居然说我正在做错事儿!”

“是的，摩根有胆量仗义执言。不过，容我冒昧揣测，他不会以冒犯的方式跟你说话。在亚历山大号上的时候，舱底水泵那件事，已经证明他做了很大的贡献。你记不记得抵达里约之前不久，我们登上的那艘船？正是摩根直截了当地指出，只有链式水泵才能解决问题。”

“胡说八道！”金高声说道，飞快地眨着眼睛。“简直胡说八道！是我建议的链式水泵！”

“你的确建议了，先生，但是摩根在你之前。如果不是摩根说服罗斯少校和首席医官怀特断然采取必要的措施的话，你永远也不会有机会被委派到亚历山大号任职，”斯蒂芬勇敢地说道。

“啊，啊，我明白了。但是这改变不了今天早晨他越权冒犯的事实，”金倔强地坚持着。“在这儿，还轮不到他来批评我的安排。我本应该对他实施鞭刑。”

“为什么要鞭打一个有用、并且勤奋工作的人呢？难道仅仅因为他肩膀上那个脑袋装满了智慧？”斯蒂芬问道，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把手中的酒瓶倾斜。再来一杯的话，金心情就会变得更加平和一些。“你知道他这个人很有头脑，金先生。他的本意不是冒犯——他是一个关心自己工作的人，如此而已。他想提高产量，”斯蒂芬分析着。

司令官看上去依然没有被说服。

“先生，公平一点！全当这些建议是我提的。他到底提了些什么具体建议，你能讲给我听听吗？”

“木头在拖到锯木厂之前没有人检查——没有人剥树皮——树皮应该在树木被砍倒的时候就地剥掉——锯木匠浪费太多的时间把没有用的木头拖到当劈柴烧的柴火堆，等等，等等。”

呷一口酒，再呷一口酒吧，金中尉。在他的上司一口一口地呷着波尔图葡萄酒的时候，斯蒂芬什么话也没有说。终于，等他又灌下一杯波尔图葡萄酒之后，斯蒂芬伸出一只手，露出恳求的神情，说：“金先生，如果这些话是我说的，你能听得进去吗？”

“但事实是,多纳万先生,你没有说。”

“因为我在别的地方，而且你有自己的锯木匠监工——摩根！他们都非常有头脑，都非常希望生产出更多的木料。为什么非要把马车的挽具往坐骑上套呢，先生？你拥有非常出色的锯木工和木匠，我也注意到不管奈特·卢卡斯说什么，你从未表现过厌烦。好了，现在理查德·摩根就是另外一个奈特·卢卡斯。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会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他的刑期再有两年就满了。如果这个地方能够使他有所喜欢，也许他会留下来，就像奈特·卢卡斯一样。”

斯蒂芬·多纳万决定这个话题到此为止。金依然满脸不高兴。他的确有很多优点，惟一的缺点就是听不得囚犯指出他正在做错一些事情。

十一月底的天气非常潮湿，人们不得不改变干活儿的时间。清晨开始工作，一直干到七点半，然后每个人有一个半小时的早饭时间，接下来干到十一点钟收工，休息到下午两点半，然后重新开工一直到太阳落山。人们迎来了第一次丰收，尽管有病虫害子和耗子的糟蹋，一英亩大麦还是产出了八十加仑珍贵的种子。还从没有被虫子和耗子糟蹋的二百六十个麦穗中生产出三夸脱小麦。如果病虫害能够得到控制，这块极好的土地一定能够出产任何东西。

那种小小的红李子——樱桃番石榴——已经成熟，味道十分鲜美，谁也忍不住它的诱惑，结果一吃就多，不少人吃坏了肚子。于是，詹姆森大夫宣布，无论自由民还是犯人，即使患上痢疾也不

允许歇工。香蕉也成熟了。有时候，捕鱼队还送来他们捕到的鱼。这是理查德最盼望的事情。在喜欢吃鱼这一点上，理查德没有什么“知音”，而且有很多鱼他都叫不上名字。他发现，如果把鱼浸泡在盐水中，再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第二天鱼也不会变坏。所以他非常乐意用自己第二天那份腌肉和别人换鱼吃。多么美味的鱼啊！笛鲷① 可以架在火上烤着吃，吃到最后剩不下几块骨头。鲨鱼肉也很好吃，这种上百磅重的丑陋的海中怪兽总是潜藏暗礁的缝隙中。本地的无鳔石首鱼能够长到八英尺长。惟一的麻烦就是能否捕到鱼很没准儿。有时候，平底小渔船出海后满载着上百条鱼回来；有时候，可能一条也没有。

快到圣诞节的时候，金中尉决定把医生助理约翰·特恩派尼·阿尔特利、托马斯·韦伯和朱诺·安德森派到圆球湾，永久定居在那里。圆球湾是位于岛东侧的一片布满石头的海滩，萨布莱号有时被迫在那里抛锚。他的本意是让那三个人在布满乱石的海滩清理出一条通道，以便从大船上下来的小艇由此登陆。否则，玄武岩巨石会把船的龙骨撞破。对于金的这个决定，有些人暗地里挤眉弄眼或者得意地笑了。阿尔特利是一个怪异的、并无一技之长的人，在潘海恩夫人号上的时候，他拒绝为女犯人看病，就好像她们携带着瘟疫一样。他不管走到哪儿，托马斯·韦伯都会跟着。他哥哥找上贝丝·亨德森之后，渐渐地容不下他，于是他就跑到阿尔特利这里寻求庇护。而朱诺·安德森乐不得抛弃他的老婆和锯木匠的工作，高高兴兴投入圆球湾两位自由民“监护人”的怀抱。圆球湾尽管离这儿不足一英里，但是被茂密的森林阻隔。当初，就是在这片森林里，约·罗宾森试图找到回悉尼镇的路，结果失踪了两个晚上。所以，修建一条通往圆球湾的道路势在必行，尽管用不着砍伐树木。松树之间的藤蔓很粗，纠结不清，但是可以很容易地一斧子砍断，而开路的人发现，藤皮能制成相当好的绳子，如果对长度的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

①笛鲷：笛鲷科中广泛分布的众多海洋鱼类中的任意一种，其中有许多被作为珍贵的食用鱼，主要产于太平洋和大西洋温暖的沿岸水域。

理查德的手下的锯木匠现在减少到两位。在萨布莱号再次到达之前——如果它能来的话，他找不到可以培养成锯木匠的人。吉姆·理查森星期天冒险出去寻找香蕉，结果把腿摔坏了，伤势很重，至少要一个月才能康复。他再也不能锯木头了。至于走了朱诺·安德森，倒也算不上什么损失。他的妻子呢，对他的"出走"也满心欢喜。

这意味着理查德必须亲自拉锯，中午三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用来磨锯，其他业余时间每分每秒也都用在这件事情上。但是，谁来做他的搭档呢？

"是需要帮手，"司令官说。自从上次因为摩根"冒犯"而恼羞成怒，已经过了好长时间，现在他不再计较。"我去问问二等兵维格夫是否愿意当锯木匠来挣额外的薪水。他又高又壮，像个拳击手。"

"这倒是很好的选择，先生，"理查德说，然后装出很害怕的样子。"如果维格夫先生锯不直，必须在下面拉锯的话该怎么办呢？一个囚犯把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弄得满脸锯末，这不太合适吧。"

"他可以戴帽子嘛，"金兴致勃勃地说，然后急急忙忙扬长而去。

很幸运,二等兵威廉·维格夫不但身材魁梧，性格也是那种典型的彪形大汉的性格：沉着镇定，不会轻易被人激怒。他是谢菲尔德人，在他的小分队里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

"我的朋友全都留在杰克逊港了，"他对理查德说。"说实话，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离开那几个家伙，更别说还能锯木头，再挣点外快。我一定能早点退役。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谢菲尔德附近买一英亩上好的土地，和一幢漂亮的乡间小别墅。如果回家的路上我能担任水手的话，就能挣到更多的钱。"

"你介不介意我先在上面拉锯？"理查德问道。"我的眼睛瞄东西非常准，所以我很想知道锯木头的时候这双眼睛还好不好使。除此而外，在下面拉锯胳膊不会太累。不过，你没法戴帽子——你必须站在离锯非常近的地方。我拉锯的时候会提前喊一声，这样你就有足够的时间把头低下去。"

事实证明，他的目光看东西的确很直，维格夫却不行。正如理查德预想的那样，这活儿非常累人，但事实证明维格夫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合作伙伴，他能把锯向下拉出很长的距离。在杰克逊港，那样可怜的食物配额，我可干不了这活儿。可是这儿有鱼，偶尔还有海龟，有大量的绿色蔬菜和萝卜，更不用说每天都可以吃到比杰克逊港强得多的面包。这种条件下，我既能干好活儿，又不至于把身体累垮。作为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我的身体状况比年仅三十岁的金中尉强得多。

圣诞节节期，司令官为他的犯人大家庭特意杀了一口很大的猪。在阴沉而又刮着风的日子里，人们把这头猪架到一堆木炭上面。木炭并没有燃烧明火，而是用闷出来的烟火燎烤，直到猪皮开裂，吱吱冒泡为止。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得到比平常多两倍的份额，还有稀罕的土豆佐餐。另外每人还得到半品脱朗姆酒将食物送进肚里。这是离开迎客来酒馆以来，理查德第一次吃到烤肉——难以置信的美味！土豆也是同样的美味。亲爱的主啊，晚上躺在羽毛床上的时候，他祈祷着，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只有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才会因为小小的满足而感到极大的快乐。

接下来的几天一直在下雨，风刮得也很大，无法在户外工作，但是因为两个锯木厂都搭起了棚子，所以锯木匠们继续在那里把原木锯成木板、小块木料和横梁。政府官邸需要扩建，斯蒂芬·多纳万得到一间和司令官的房子差不多大小的新房子。所有的锯木匠都被允许锯木料建造他们自己的住房。但是理查德用不着，因为他已经拥有一幢很好的房子，而且他也不愿意为小组其他人锯木料。

一七八九年新年的清晨，天空晴朗，犯人们放了半天假，每人发放了半品脱朗姆酒。由于监工们的狡诈和许多难以察觉的做法，金中尉似乎陷入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求求你，先生，如果我们能够完成已经开始的工作，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全神贯注地投身到下一件工作……

进入一七八九年的第八天，安·因奈特为她生下一个健康的儿

子，金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作为小岛惟一一位虔诚地信仰宗教的人，金亲手为他的儿子洗礼，并且给他起了个教名“诺福克”。

“诺福克·金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悦耳，”在海龟湾的沙滩上，斯蒂芬对理查德说。“我很为他高兴。他需要一个家庭，尽管娶了因奈特太太对他的海军生涯并没有什么帮助。你很难想象一位沉湎于爱的父亲会是个什么样子。必须离开这里返回英格兰的时候，事情对他会变得非常困难——怎舍得离开那个心肝宝贝似的小混蛋呢？更不用说孩子他妈了，他非常宠爱她。”

“他将解决他遇到的所有进退两难的问题，”理查德静静地说。“很难找到比他更反复无常的指挥官了。不仅如此，他既没有荣誉感又没有责任感。有一些事情他总是处理不好。例行公事，这是其一。还有他的火暴脾气。玛丽·盖博的事儿就是最好的证据。”

玛丽·盖博用一把斧子砍伤了一头公猪，激起了中尉的火暴脾气。那只濒临死亡而又无比珍贵的种公猪让他暴跳如雷。吓坏了的玛丽向他一再解释，是那只公猪首先攻击她，出于自卫她才向它投掷斧子的。但是金拒绝听取这些解释。在怒火消退之前，下令对她处以一百四十四下鞭刑。恢复平静之后，连他自己也吓呆了——在像戴尔那样的一些男人面前，把这个性格倔强的女人的衣服脱到腰部，并且用鞭子抽打一百四十四下？即使是用众多抽法中最轻的办法抽上一百四十四下也会，……啊，天哪，他不能这么做！如果真的是那头公猪首先攻击她呢？她拥有斧子是合法的，因为她是被指派剥树皮的妇女之一。啊，天哪！他从来没有下令对一个男人处以哪怕这个数目一半的鞭刑！真是骑虎难下！最后，他把玛丽·盖博召到政府官邸，摆出一副高傲得不屑一顾的架势，宣布他已经原谅她了。

他处理这一事件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使得几名犯人看清楚了他愚蠢、心慈手软和虚弱的本质。一场阴谋早已在筹划之中，现在加快了步伐，因为人们显然认识到金绝无肚量和手腕采取任何严厉的行动。

这天，花匠罗伯特·韦伯急急忙忙跑来见金中尉。“先生，有人正在密谋叛乱，”他说。

“叛乱？”金问道，神情茫然。

“是的，先生。许多重犯正在计划把您、多纳万先生、其他自由民和所有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抓起来，然后他们等待下一艘船来到这里，劫持它，前往塔希提岛。”

司令官黝黑的面庞变得惨白，又变成死灰，满腹狐疑地盯着韦伯。“天哪！谁，罗伯特，谁？”

“据我所知，先生，除了从金色丛林号来的三个犯人，所有犯人都卷入了……”他咽了口唾沫，眨巴着眼睛没让眼泪流出来，“还有岛上的几个‘老住户’。”

“倒霉的事真是接二连三，罗伯特，”金缓缓地说。“如果刚来这么一小撮犯人就能闹出这种事情，等到总督大人再送来几百人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用手拭去眼角渗出的泪水。“啊，真让我伤心！还有岛上的‘老住户’……他们怎么能这么愚蠢呢？我猜想诺亚·莫蒂摩尔和那个愚蠢的、年轻的查理·麦克科里兰就是你说的‘老住户’。”他挺了挺胸，扬了扬下巴。“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老婆告诉我的，先生——贝丝·亨德森。威廉·弗朗西斯找到她，让她看看我能不能跟他们一起干。她假装同意劝说我入伙，然后就告诉了我。”

汗水流进他的眼睛。盛夏时节，这个纬度，身穿海军中尉的制服简直是活受罪。而司令官命中注定总得穿这套制服。“从金色丛林号来的哪三个人没有卷进去？”他低声问道。

“那个天主教徒，约翰·布莱恩特，锯木匠理查德·摩根和他那位头脑简单的室友，约瑟夫·朗，”韦伯说。

“嗯，后面这两个，一个是因为太忙于锯木厂的活儿了；另一位，正如你所说的，是个笨蛋。那位天主教徒或许能提供点情况。他跟那些人一块儿干活儿。你从这儿到他的房子去一趟，把他叫到我这里来。越隐蔽越好，罗伯特。今天是星期六，悉尼镇没有什么人——他们都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化整为零潜入阿瑟谷。你再去通知多纳万先生，让他立刻向我报告。”

危难之际，金中尉的天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在首恶分子还

没有察觉他们被发现之前，一切就已经结束了。

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手持生了锈的步枪把危险分子监禁起来——威廉·弗朗西斯、萨缪尔·佩凯特、约什华·帕克、托马斯·华生、伦纳德·戴尔、詹姆斯·戴维斯、诺亚·莫蒂摩尔和查尔斯·麦克科里兰。经过让人精疲力竭的审讯，真正的恶棍像簸扬谷壳一样，被簸扬出来。尽管岛上几乎所有犯人都希望这场政变能够成功，但是真正积极参与策划的只是一小撮。弗朗西斯和佩凯特被戴上双铐关进最坚固的仓库，华生和莫蒂摩尔因为是自由民，被戴上脚镣后，暂且放回家。等到星期一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都弄清楚之后，再做处理。

理查德·摩根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大吃一惊。金派他马上去圆球湾，把驻守那儿的三个人召回悉尼镇。与此同时，金把为数不多的自由民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安排到他这边的海滩上站岗，命令所有犯人老老实实呆在自己的屋子里，否则格杀勿论。

“看起来，情况远不止这些，”金对多纳万说。他简直怒不可遏。“格温下士还发现汤普森偷窃山谷中的印第安玉米！考虑到罗伯特和布莱恩特对我说的话，我认为，像汤普森那样的人一定以为在我对他们处以鞭刑之前，这个岛就会被弗朗西斯控制。”

“他们本来应该等到萨布莱号上路，我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的时候再动手，”斯蒂芬若有所思地说。他很明智，没有说，金在“玛丽·盖博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才是这场叛乱的导火索。“那些女人该怎么处置，先生？”

金耸了耸肩。“女人就是女人。她们既不是事情的起因，也不制造麻烦。”

“你将惩罚谁？”

“越少越好，”金说，看起来很焦急。“否则我就没有希望控制诺福克岛，这一点你一定看得很清楚，多纳万先生。我们手里的枪几乎没有一支能开火，他们的人数又比我们多得多。但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绵羊’，他们需要‘头羊’领路。我们解救自己的办法也就在这儿——不惩罚‘绵羊’。我得等萨布莱号来，让它给杰克逊港捎个信儿，然后等它再回来的时候，把首犯送到杰克逊港接

受审判。”

“为什么，”斯蒂芬问，他有点摸不着头脑。“我总觉得，你把他们送到杰克逊港由总督来审判，解决不了你在诺福克岛的困境。”

金的眼睛闪着愤怒的目光。“因为，”他严肃地说。“我非常清楚，金色丛林号送到这里来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杰克逊港不想要的人渣。总督大人不希望他们回去，特别是当他们被打上叛乱者的烙印之后。他将不得不把他们处死，而他恰恰又不是那种喜欢看到别人的脖子上套着绞索的人。如果他不得不将犯人处以绞刑的话，他更希望犯人是在杰克逊港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行，而且就发生在他的同僚和部下的眼皮底下，而不是来自一千英里以外那个被他当作成功样板的地方。诺福克岛太偏远、太闭塞了，它不可能繁荣起。因为它的政府只是代表了不在这里、而是在千里之外的那些人的权威。诺福克岛政府本来应该拥有处理诺福克岛事务的权利，但是我的手脚被束缚住了。我必须先等上几个月。毫无疑问，这当儿不会得到任何改善诺福克岛命运的答案。”

“没错儿，”多纳万说，叹了一口气。“是让人左右为难。”他向前俯过身去，一副很迫切的样子。“先生，这个岛上现在您就有一位没有卷入这场阴谋的枪炮专家——锯木匠摩根。我可以冒昧地请求您派他马上修理我们现有的枪支吗？然后每个星期六上午，所有自由民、海军陆战队士兵和摩根进行两个小时的射击。我将负责在悉尼镇东面搞一个射击用的靶场，同时负责监督射击训练。当然，前提是你把摩根给我。”

“绝妙的主意！就这么定了，多纳万先生，”司令官嘟哝着说。“如果，像我预料的那样，总督大人并不希望我们把叛乱分子送到杰克逊港进行审判的话，那么他们必须给我送来由更多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的小分队，而且要有合适的军官的指挥，不能拿个中士充数。我还需要几门加农炮。外加火药、子弹和弹药筒供步枪使用。”他又显得活跃起来。“我马上就起草一封信。从现在起，作为犯人主管，你将看到，我将执行更加严格的纪律。如果他们喜欢挨鞭子，那就抽个够。我很伤心！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幸福的小家庭出了毒蛇，而且更多的毒蛇即将来临。”

听完证词之后，人们都非常痛恨那位狂热地信奉天主教的约翰·布莱恩特。因为他曾经向当局告发过犯人企图劫持金色丛林号的计划。他向夏尔普上尉告密之后，这个计划被挫败了。所以这次他又出来作证越发遭人唾骂。诺福克岛哗变的罪名最终落到了威廉·弗朗西斯和萨缪尔·佩凯特头上。他们将被永久地戴上脚镣、手铐，终身关押。诺亚·莫蒂摩尔和托马斯·华生被戴上重量稍轻一点的脚镣，什么时候脚镣可以被除去，完全视司令官的心情好坏而定，其他人则在审讯后释放了。

“一月事变”最具悲剧性的后果莫过于悉尼小镇松林古木参天、白橡枝繁叶茂的美景被彻底破坏了。金中尉下令将所有的树木伐掉，甚至连低矮的植物也不放过，这样即使天黑以后，海军陆战队士兵站在居民区的任何一端也能够把进出每间房屋的人看得一清二楚。汤姆·琼斯——伦·戴尔的密友——被处以三十六下鞭刑，并且要用最重的手法来行刑。他的罪名是侮辱斯蒂芬·多纳万先生和托马斯·詹姆生大夫的性取向。

“环境变了，”理查德对斯蒂芬说。他们正为第一次实弹射击准备步枪。“这让我很难过。我喜欢这个小地方，如果没有其他人的话我会感到高兴。但是我再也不想呆在这个村子里了。树都被砍光了，隐私也随之而去。你撒尿的时候免不了有十几双眼睛在看着你。我希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在那儿我能做自己的事情，除了锯木厂的伙计和谁也不打交道。”

斯蒂芬眨着眼睛。“你那么不喜欢他们，理查德？”

“我非常喜欢他们中的一些人。真正为非作歹的只是一小撮坏人。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能吸取以往的教训？可怜的布莱恩特要遭殃了。他们已经发誓要收拾他，你知道，他们一定会那样做的。”

“作为主管犯人劳动的监工，我一定尽量保护他。布莱恩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妻子，而且他们彼此深爱。如果布莱恩特有个三长两短，她也就完了。”

一七八九年在艰难中到来。淫雨连绵，狂风大作，毁掉了剩下的大麦和几桶面粉，捕鱼队很难天天出海捕鱼。木头棚屋四周的树木被砍得精光，棚屋里的生活苦不堪言。水淋淋的衣服，潮湿的床铺，宝贵的书籍和宝贵的鞋子都发了霉。夏天的伤风更难受，还有头痛和关节痛。二月中旬，司令官下命令把弗朗西斯和佩凯特从仓库中释放出来，允许他们返回到自己的木屋。他同意去掉他们的手铐，但是依然戴着脚镣。至于萨布莱号还是杳无音信，最后一艘造访小岛的船是金色丛林号，那已经是四个月以前的事情了。是不是再也不会有船乘风破浪向诺福克岛驶来？是不是萨布莱号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杰克逊港发生了什么意外？

恶劣的天气把大家都变得脾气暴躁，但是没有人比司令官的脾气更坏。他有足够的工程技术经验，深知大雨倾盆，根本无法开始修建大坝。更糟糕的是，家里还有个哭个不停的婴儿，惹得他心烦。大多数工作不得不推迟，太多的人除了发牢骚无事可做。惟一真正开心的是驻守在圆球湾的那三个人。他们呆在松林中暖和的房间里，供给充足，而且不管雨下得多大总可以躲在避风的岩石下钓鱼。

麻烦还远不止于此，二月二十六日是惊心动魄的一天。从拂晓开始就吹起强劲的东南风。巨浪排天，一路冲进礁湖，扑向海岸。斯蒂芬和理查德壮着胆子走到最远的亨特角，从那里望去，西面长长的海岸线上，白浪滔天，砸在悬崖上，溅起足有三百英尺高的水花，然后被狂风吹到内陆四英里远的山峦。

“上帝啊,帮帮我们,飓风来了!’斯蒂芬喊道.“我们最好赶快回去看看房子的大门都关好了没有！”

绕过海龟湾奋力往回走的时候，他们回头望去，不仅高高的菲利普岛消失了，离海岸比较近的尼皮恩岛也不见了。茫茫大海掀起万丈波涛，那情景和当初离开好望角时在南大海上见到的景象毫无二致。东南风越刮越猛，把整个大海和天空的力量聚集在一起砸在聚居地。人们在狂风中弯着腰，努力把猪和家禽赶进仓库和木板房中，用木头把门顶住，人再从窗户爬到屋子里。

狂风和巨浪的声音如此之大，理查德和斯蒂芬都没有听见海

龟湾后面一百八十英尺高的松树一棵棵被连根拔起的断裂声。他们看到的只是松树漫天飞舞。硕大的树根和尖细的树冠使得一株株大树看上去就像一支支利箭，在三十英尺高的天空中射向后面的山峦。更多的松树紧随其后，仿佛一支巨人的大军猛烈轰炸堡垒，狂风为弓，松树为箭，白色的橡树是飞出去的抓钩。

斯蒂芬挣扎着沿着一排房屋检查所有的门是否已经关好。他的房门已经用一根松木闩好。理查德更愿意留在外面。谢天谢地，乔依和麦克格里格安然无恙。就自己的皮肤而言，他更愿意呆在外面而不是进到屋子里去。对于多舛的命运，早已熟视无睹。哦多么可怕的想法！他背靠着背风的墙壁和原木坐着，见证这场巨大的灾难。从空中落下的巨大的松树和古老的橡树砸在沼泽和山坡上，溅起大片水花。

大雨随后来到，狂风把雨吹得几乎与地面平行。理查德眼见得豪雨从头顶飞过，而身上的衣服却没有湿。远处几间茅草苫的屋顶被风掀起，像雨伞一样，眨眼之间就在风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最猛的风似乎在离地面三十英尺高的地方，聚居地的房屋因此而幸免于难。啊！幸亏四周没有多少树。如果当初金中尉没有下令把那些树伐掉以便监视的话，木板房、仓库和棚屋将连同里面的人和家畜一起被埋掉。

暴风骤雨从早晨八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包括理查德和乔依所住的位于中部的木头房子的屋顶完好无损，大房子的屋顶也没有遭到破坏，因为房顶上面铺的是木板而不是亚麻。

但是直到第二天，在树脂的芳香和和煦的微风中，诺福克岛上的六十四位居民才意识到这场飓风造成了怎样一场浩劫。原来是一片沼泽的地方现在出现了一条河流，静静流淌着绕过原来开垦成菜园的山坡。地上到处是一英尺深的松树枝、松树梢、灌木、沙子、珊瑚碎片和树叶。建筑物迎风的一面覆满着了各种碎片，要花费很大工夫才能把它们除去。到处是倒伏的松树，它们的根系如此巨大，根须如此之长，可以想象得到这场大风的威力多么惊人。曾经长着树木的地方现在布满了数英尺深的大坑，举目望去，那些尚未被利刃触及的树林中，松树“死伤无数”。站在悉尼镇可以看

到数百棵松树被吹倒在地。沼泽地那边，三英亩已经被清理过的土地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松树。如果要用人工砍伐同样多的树木的话，至少需要五十人干上一个月。

“没有比这更反常的自然现象了，”金中尉向集合在一起的大家庭说道，现在即使那些阴险毒辣的家伙也变乖了。“在这个岛上任何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飓风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至少对于那些花了数百年的时间才长到二百英尺高的松树来说，这种事绝对没有发生过。”他的情绪渐渐变得像一位卫斯理宗传教士一样慷慨激昂。“可是为什么它在今年发生了？那些违法作乱分子应该反省一下你们的灵魂。这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安排！如果这是上帝的安排，你们要扪心自问，为什么他会把天灾降临在这块人类初次涉足的他所珍爱的宝石上？祈求上帝的宽恕吧，不要再次犯法！下次上帝也许会让地球张开大口把你们全部吞下！”

灾难过后几个星期之内，中士这番话还在人们耳边萦绕，但随后，就像人们所习惯的那样，这个教训被慢慢遗忘了。

金中尉也在反思，是否他的坏脾气也是造成上帝惩罚的原因之一——一棵树砸死了他家的一头大母猪和几个猪崽子。

整个小岛都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原木和树枝挡住了阿瑟谷的溪流。这些树木都是被湍急的洪水冲到山下的。清理泉水的工作男人们先干了好几天，后来，女人们又干了好几个星期。面对灾难，她们总是首当其冲。流失的土壤将礁湖染成红色，过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又变得碧绿。

萨布莱号于三月二日抵达诺福克岛。这时候，理查德和他的锯木匠已经回到锯木厂。新南威尔士依旧急需木板、小块木材和横梁，更不必说船上的桅杆。至少没有人再用斧子砍树了。树木已经被放倒在地，尽管其中许多棵树已经开始腐烂。

萨布莱号送来的人中有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锯木匠，威廉·福尔摩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起威廉这个名字呢？见过杰克逊港的参天大树之后，按照福尔摩斯的说法，诺福克岛上的松树简直是小菜一碟。

理查德很清楚，司令官强烈希望建造第三个锯木厂，他让福尔

摩斯从萨布莱号新来的人中挑三个人，接手海边锯木厂工作。福尔摩斯是个好人，他把妻子吕贝卡带在身边，夫妇二人很快就融入了社区生活。阿瑟谷的锯木厂由比尔·布莱考和威尔·马林奈尔负责，而我自己，理查德打定主意，带上二等兵维格夫、山姆·胡希和哈里·汉弗莱斯开辟第三个锯木厂。这个锯木厂位于山谷中更深的地方，更加宁静。我将请求金中尉允许我在附近建造一处好房子。乔依·朗必须自己照顾自己了。我要带走的就是我的书籍、床和羽毛被子、一半毯子和我自己的行李。还有麦克格里格的一只小狗崽。因为金先生允许乔依从德尔菲尼娅产下的五只小狗中挑选两只公狗。在山谷深处能拥有一条会捕老鼠的狗是上天的赐福。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只有对多纳万来说，这种种变化才是令人伤感的事情。以前他路过理查德家门口的时候，随时可以叫上他一起到海龟湾去游泳，现在却不能那么经常地见到他了。

约翰·克莱斯韦尔中尉和一支由十四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的小分队于冬季抵达。他们拥有一支强大的劳动大军，加上更为严格的管理，司令官梦寐以求的计划得以完成，包括他的水坝。理查德的房子在水坝上方，离水坝几百码远，几乎到了森林的边缘。非常安静。

修建道路的计划突然间排上了金少校的议事日程。其中一条道路横穿小岛——全长三英里——到达背风的小瀑布湾。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那里最引人入胜的景象莫过于许多小瀑布翻滚着冲下悬崖，层层叠叠落入大海。一块块巨大的、锯齿状的、像平台一样的岩石探出海面。有时悉尼湾的大风会打消任何人从礁湖登陆的念头，在这种情况下，小瀑布湾是一处可行的登陆地点。修建通往小瀑布的道路之所以必要，还因为绝大多数最好的亚麻都生长在小瀑布周围。金少校下决心把他生产亚麻帆布的工厂建在一个新的、很小的定居点。这个地方距离他称之为菲利普堡的地方不远。

理查德有时候也会到悉尼镇，但不经常去，因为那里雨后春笋

般地矗立起一排排棚子和房屋，形成一条条街道。除了每星期日去做礼拜和领取配额之外，他没有去那儿的必要。麦克塔维什同它的父亲一样也是一条很好的看家狗。现在，除了斯蒂芬，它是理查德惟一的同伴。“斯蒂芬”这个名字已经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以至于越来越难想起他是“多纳万先生”。

他的房间十乘十五英尺，几扇大窗户使得充足的阳光能够照射进来，约翰尼·利文斯顿还为他做了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屋顶苫着亚麻杆儿，但是他向自己保证年底之前要换上木板屋顶。木质地板离地面数英尺，房基是松树原木，一旦埋入土中，松树腐烂得很快。这种建筑方法就能够把烂掉的基础部分替换掉而不必拆除房屋。房屋里面镶着薄松木板。这种木料很吸引人，上面有一道道波纹，总能让理查德联想起阳光在水面上的闪光。但是司令官却莫名其妙地讨厌这种纹路。理查德曾经暗想，这些波纹是不是松树与狂风不断搏击而留下的痕迹？谁都不曾在任何其他地方见过任何其他树木能够在一年四季肆虐的大风中长得笔直。而诺福克松树就能做到这一点，甚至在最陡峭的狂风呼啸的悬崖顶也是如此。一场狂暴的飓风过后，所有小松树要么倒伏于地面，要么树冠断裂，但是两个月之内，倒伏的松树重又笔直地站起，断裂的树冠重又抽出新枝。

现在岛上居民的人数超过了一百，入室盗窃的事情也就多了起来，但是盗贼们不敢轻易招惹理查德。任何人只要见过他把十四英尺长的大锯一下子就拉足三英尺，见过他后背和前胸裸露着的黝黑的皮肤下一块块结实的肌肉，就会认定他是一个不能冒犯的人。除此而外，他还是一个出了名的孤僻的人。聚居地有那么几个性格孤僻的人。大家都认为他们拥有一种让人害怕得颤抖的、带有迷信色彩的力量。那些喜欢独处的人脑子一定有毛病，他们不需要从别人的眼睛里看自己，也不会因为听到别人的赞美就飘飘然。这种看法和理查德确实相当吻合。如果人们认为他古怪得危险，那么正中理查德下怀。有一件事情让他奇怪，经过那么多年同别人几乎是脸挨脸挤在一起的集体生活，为什么多数人并不选择独处。孤独不仅仅是天赐之福，它更是医治心灵创伤的过程。

“一月事变”的中坚分子终于在隆冬时节让约翰·布莱恩特落入陷阱。弗朗西斯、佩凯特、华生、帕克和其他从金色丛林号下来的人在乔治山伐木。没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也没人知道为什么，布莱恩特在大树倒下的地方绊了个跟头，脑袋破裂，两个小时后死去，同一天被埋葬。他留下的寡妇因为悲伤而变得半疯，整天在悉尼镇游荡，哭泣，哀嚎，就像一个不会说英语的爱尔兰人。

“这种气氛真是太让人难受了，”斯蒂芬说。参加葬礼之后，他走进理查德的房子。

“这事儿早晚会发生，”理查德说。

“那个可怜、不幸的女人！安葬他的时候连一个牧师都没有。”

“上帝不会在乎的。”

“上帝根本就不在乎！”斯蒂芬愤怒地吼道。门很高，他不用低头就能走进屋子。他注意到房间收拾得整齐干净，也注意到装饰着脚线的墙壁和地板，很显然理查德正在慢慢地将它们打磨光亮。“天哪，”他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我这一辈子，大杯大杯喝朗姆酒的日子不多，今天就是其中的一天。我觉得自己应该对布莱恩特的死负责。”

“这事儿迟早都要发生，”理查德重复道。

一只苏格兰小猎犬的轮廓已经在麦克塔维什身上显现无遗，它跳到理查德的臂弯中，根本不像这么大的小狗通常那样让人讨厌。这是他训练的结果，斯蒂芬想，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棒。他看起来和我初次见到他的时候一模一样。他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为什么我们这些人都变得满脸沧桑，他却越来越英俊，越来越年轻，而且这种趋势似乎会一直持续下去。

“如果你给我弄几捆长得很快的甘蔗，”理查德边说边用手掌轻轻拍打着小狗的腰部，“两年之内我就能让你想喝多少朗姆酒就喝多少。”

“什么？”

“哦，还要加上两个小铜桶，一些铜板，一根足够长的铜管和切成一半的木桶，”理查德微笑着继续说道。“我会酿酒，多纳万先

生。这是我不为人所知的另一种才能。”

“天哪，理查德，你简直是司令官的梦想！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能不能叫我斯蒂芬？对这种不对等的友谊我真的感到疲倦了！经过这么多年，现在是你该做点让步的时候了，尽管你依然还是囚犯？那是布里斯托尔式的过分拘谨，我讨厌！”

“对不起，斯蒂芬，”理查德说，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啊哈！终于胜利了！”听到自己的名字从理查德的口中叫出来，斯蒂芬高兴地说，但他皱了皱眉头，隐藏着内心深处的喜悦。“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之所以满腹牢骚，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足额的朗姆酒。克莱斯韦尔中尉早已无计可施。他根本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金漠不关心，只要他自己的波尔图红葡萄酒没喝完，他就不着急。克莱斯韦尔却只爱喝朗姆酒。杰克逊港也没有多少朗姆酒。我敢保证，诺福克岛的朗姆酒酿酒厂会得到总督大人的全力支持。酿造朗姆酒的花费远比用军需船运过来的开销低得多。而即使最理想主义的官员也明白，朗姆酒和面包、腌肉一样不能缺少。”

“当然，没有什么力量阻止我种植一片甘蔗地。土壤喜欢甘蔗，虫子讨厌它。尽管有老鼠和病虫害，今年夏天我们的小麦和印第安玉米都将获得丰收。”

“但愿如此，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萨布莱号上的哈里·鲍尔说，很快会有更多的人运到这里。杰克逊港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尽管那里虫子少一些，”斯蒂芬说，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可怕的景象——包括飓风——整个山谷变成一条蠕动的虫子。不是一百万而是一百万个一百万。那仿佛是一支前进的部队，连阿提拉①匈奴王的兵马也无法与之相比。也许是因为我的爱尔兰血统才使得我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发誓魔鬼已经诅咒了我们。哈！”斯蒂芬又打了个寒颤，然后转移了话题。“告诉我，理查德，谁袭击了政府的大母猪？一头死了，另一头变成了残废。”

理查德带着一种近乎于爱的情感端详着斯蒂芬。他觉得不能

①阿提拉：匈奴帝国国王（433？—453）。

说自己在经历“爱”，并非因为这其中缺少性的元素，而是因为“爱”是把他和威廉·亨利、小玛丽、佩格联系在一起的深情。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把他们深藏在心底，深藏在各种思绪下面。

而如今，他们的名字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就像山间的小溪从乱石中流过，清澈见底，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远，又像大腿上的麦克塔维什一样近。是斯蒂芬，是因为他用斯蒂芬这个名字称呼多纳万，其他名字也浮现出来，在他的回忆中鸣响。无论过了多久，无论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记忆都永不褪色、永不消失、永不磨灭。威廉·亨利、小玛丽、佩格……永远逝去了，但又从未逝去。我是一艘船，满载着他们的灯。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地点，我一定会再次感知那爱。我已经重新醒来。我活着，充满活力！在这次无须感激的流放生涯中，我不会浪费我生命的本质。我绝不属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那些纯粹是因为敌意而毁了自己的人。佩格、小玛丽、威廉·亨利。他们都在这儿。他们在等待着同我在一起。而他们终将同我在一起。

这一切都发生在两次心跳之间的片刻沉默中，但是斯蒂芬明白，在理查德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仿佛已经脱胎换骨，换上一身最华美的衣服。我说了些什么？是什么让他过了这一关？为什么我有幸得到目睹这一变化的特权？

理查德回答斯蒂芬关于母猪的问题。“很简单，”他说。“是伦·戴尔干的。”

“为什么是伦·戴尔呢？”

“他迷恋玛丽·盖博，而玛丽·盖博不会把自己给予任何人。他勾引她的时候，就像任何一个狡诈的家伙，既不尊重她的人格，也不承认她的品德。你知道我的意思。他就那么赤裸裸地说：‘嗨，盖博，干一次怎么样？’她却当着他那帮狐朋狗友的面，毫不含糊地告诉他应该拿他那玩意儿怎么办——如果他还能找着的话，”理查德阴沉着脸说。“他不会善罢甘休，一心想报复。玛丽曾经把斧子扔到大公猪身上，险些受了鞭刑。所以为什么她不会再去袭击母猪呢？如果出了这种事儿，人们肯定会往玛丽身上推。”

“现在，谁也没法把罪名推到她身上了。”斯蒂芬站起身来，放

肆地给了理查德一个飞吻。“我知道如何对付戴尔。再叫我一声斯蒂芬。”

“斯蒂芬，”理查德大笑着说。“别烦我了，我还得抛光打磨呢。”

金中尉发现，海龟湾尽那头，从原来被开垦成菜园的山坡到亨特角之间，泥土下面到处是很容易开采的岩石，而且这些岩石可以烧成很好的石灰，尽管他原本的主要目的是采石造烟囱和炉子。

萨布莱号十二月抵达，运来了足够的犯人。现在，岛上的居民人数达到一百三十二人。它也带来了菲利普总督的命令，每人的配额将被降至三分之二，同杰克逊港目前的水平一样。对于日益发展的诺福克岛来说，这一消息并非是灾难性的。尽管数以百万计的虫子吃掉了它们爬过的每一片树叶，十一公顷小麦还是长势喜人，而且雨水一直延迟到丰收结束之后才来临。印第安玉米长势更好，猪的头数快速翻番——鸡和鸭子也是一样——同时香蕉收获的季节也到来了。喜欢吃鱼的人，也有鱼可吃。

坚忍不拔的性格使得理查德·摩根成为那些具有特权的犯人中的一员。没有其他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绝对不会制造麻烦，工作起来不知疲倦，而且从不生病。理查德用新发现的石头和灰泥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像样的烟囱。所有锯木厂都在竭尽全力锯木料—— 司令官对他的锯木匠主管还能有什么要求呢？所幸萨布莱号从杰克逊港运来更多的锯。菲利普总督计划让诺福克岛上的居民增加三倍，因此他决定把杰克逊港派不上用场的锯都送到诺福克岛。当萨布莱号满载着上好的干净石灰返航的时候，总督愈发觉得自己这项决定相当正确。

萨布莱号带来更多的女人，金中尉给她们安排不了活计，理查德突然想出一个好主意：安排她们中的六个人来磨锯。他有点懊恼地承认，自己早就该想到这一点。磨锯的活儿本来很适合女人干。坐在树荫下面，不需要多少体力，不会让你疲惫不堪，但是要细心，注意细节，而且彼此要有合作精神。每个锯木坑需要一个女人，木头锯到一半的时候就得维护锯。更多的女人被安排剥树皮，

风流浪漫的事儿开始在那些单身男女之间发生。不过女人们很快就知道理查德·摩根已经结婚而且对男女之事不感兴趣。

整整两年过去了，从英格兰没有来过一艘船。人们期盼已久的船从来没有到达，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守卫者号补给船上满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私人物品、成吨的面粉、腌肉以及其他物品和动物岛上居民的食物配额降到三分之二就是这种困境的征兆。站在杰克逊港入口处南部海岬的哨兵每天都望眼欲穿地观察着海面，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年。鲸鱼喷出的水柱被当成船帆，翻滚的海浪被当成船帆，海面上飘飞的一朵白云也被当作船帆。但是没有一次是真的船帆。天狼星号在一七八九年五月从好望角运来的食物已经吃光，但是依然没有船只到来。菲利普总督惟一的希望寄托在诺福克岛上。那里至少还生长着庄稼，其他东西也会被开发出来，而且不必担心土著人抢掠。

刚刚乘坐萨布莱号来的人发誓说，杰克逊港的情况骇人听闻。那儿的人都饿得要死。一个个瘦得像骷髅。罗斯山倒是显露出一点希望，还有杰克逊港北部和西部其他几个地方，比如通加比①定居点和边界农场。然而，尽管他们眼下出产一些蔬菜，但是想要收获上好的谷物还要等上一年。

萨布莱号装载着石灰和木料返回杰克逊港，诺福克岛并没有给他们运来食物。菲利普总督不得不做出决定，把天狼星号派到某个地方获取大量的食物。他意识到好望角这种规模的社区供应不了足够的面粉和腌肉，甚至无法供应足够的动物。他们把多余的东西都卖给在那儿靠岸的荷兰、英格兰和其他东印度人。他们充其量只能供给一艘船上二十至五十名水手路上的需要。要让他们养活一千多张嘴，哪怕只是十二个月，都将超出开普敦的能力。因此，天狼星号返航的时候只装了半船。

所以天狼星号必须驶往中国，那里有丰富的大米和腊肉更不用说茶叶和糖，这两样东西虽然营养有限，但是会使犯人的食物甜

①通加比：在当地土著语言中表示“靠近水的地方”。

一些。总督还希望在黄埔能够买到欧洲商业中心出产的朗姆酒。一七九〇年的开端比一七八九年还要糟糕，尽管他从未考虑过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漫漫长夜，难以成眠，菲利普就胡思乱想：是不是英格兰政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会不会皮特先生已经垮台？如果皇家已经决定不再把植物湾进行的试验继续下去，已经送到植物湾的人就一定被他们忘到了脑后。不知道内情真令人恐慌，尤其是几个月来一直折磨他的噩梦有增加无减。看起来，他们真的成了被放逐的孤岛的鲁滨孙·克鲁索。

在天狼星号为漫长的海上航行做准备的同时，萨布莱号还有足够的时间再到诺福克岛打一个来回。诺福克岛上的人数猛增到一百四十九人。然后总督计划让天狼星号（在它驶往东方的路上）和萨布莱号先一起驶往诺福克岛，装载一百一十六名男囚犯、六十七名女囚犯、二十八个孩子、八名海军陆战队军官和五十六名士兵。这将在一夜之间使得岛上的人口达到四百二十四人——一个月内翻了三番，四个月内翻了四番。

性格温和、颇有教养的小总督对他的下属了如指掌，特别是菲利普·奇德利·金中尉。早在加入天狼星号、开始新南威尔士航行之前，金中尉就跟随他在阿里阿德涅和欧洲服役。每次萨布莱号返回到杰克逊港的时候都带来金的快信，所有这些信件都增加了总督大人的疑虑——是否应当继续让金在岛上当司令官，管理突然增长的人口。因为人多，大多数人对于金都是新面孔。金是个喜欢持家过日子的人，全部心思都放在安·因奈特给他带来的儿子——诺福克身上！真的！如果这孩子的名字没有表现出金天生的浪漫主义情怀的话，那就没有别的什么能表现这一点了。而诺福克岛恰恰即将变成一个无法由浪漫主义者管理的地方。

总督大人还有另外一些考虑，基本上有两点：第一，罗伯特·罗斯少校是个吹毛求疵的苏格兰人，呆在身边会让自己很棘手；第二，他急需派一名值得信赖的人——一名罗曼蒂克的人——刻不容缓地回到英格兰。这位特使将搞清楚英格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且无论现在谁当权，他都要以雄辩的口才让他们相信，新南

威尔士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但是，不继续投入少量资本，这些潜力无法被发掘出来。少于五万英镑的投资都是很可笑的，要知道光荣的东印度公司每年光是花在行贿上的钱都比这个数目多。金是总督信赖的人，而罗斯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总督也不信赖天狼星号的船长约翰·亨特。他是另外一名候选人，也是另外一名苏格兰人，和其他所有苏格兰人一样，总是牢骚满腹，预言世界末日的来临。罗斯和亨特对于新南威尔士已经失去兴趣，看不出这里存在任何潜力，并且极有可能建议皇家毫不犹豫地取消整个试验。因此菲利普知道既不能把罗斯也不能把亨特作为特使派往英格兰。他知道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新南威尔士一定会繁荣起来，只是时候未到。这种繁荣需要时间和金钱。

于是，当萨布莱号装载着新的犯人驶往诺福克岛的时候，他捎去了一封信给金中尉，命令他带着因奈特太太和诺福克·金少爷随船返回杰克逊港。关于他此次远赴英格兰的至关重要的任务的细节将随后交待。作为他的替补人，菲利普将副总督——而不是随便一名司令官——罗伯特·罗斯少校派往诺福克岛。这真是一石多鸟。除了从身边除掉罗斯这个“刺儿头”之外，天狼星号将从诺福克岛前往中国，这样一来，数月之内将没有约翰·亨特船长这个麻烦。更重要的是，诺福克岛上的人数将达到四百二十四人，留在杰克逊港的只有五百九十一人。

天狼星号和萨布莱号于一七九〇年三月十三日星期六同时抵达。在诺福克岛的登陆不得不从小瀑布附近避风的一侧开始，经过暴风雨不断的潮湿夏季，二分点风暴和滂沱大雨也随之到来。横穿岛屿的小路已经变得泥泞不堪，小瀑布附近的情况甚至更糟，因为那里山崖陡峭，直插大海。惟一通往山顶的道路是峭壁与当作码头用的岩石之间的一条峡谷。这条峡谷二百英尺高，十分陡峭，如果没有人帮助，女犯根本爬不上去，尤其因为溪水不停地流下，泥泞的地面像冰面一样滑。

除了锯木匠和木匠，所有犯人都被派到岛屿那边帮助新来的人。把他们的行李沿峡谷弄到山顶，再穿过岛屿运到悉尼镇。罗

斯少校始终走在前面。

“我真为那个可怜的老家伙难过，”斯蒂芬对理查德说。他们坐在理查德的屋子里，一边吃着没有加糖的冷大米布丁、一小口腌猪肉和一小把欧芹，一边从背风一侧没有关闭的窗户看外面瓢泼般的大雨。斯蒂芬拿来面粉和腌猪肉，理查德贡献的是大米和欧芹。

“罗斯少校,你是说？”

“是的，他和亨特都一样。这两个家伙彼此厌恶，所以亨特把罗斯从天狼星号送上大艇就算万事大吉。大艇上，一直到船舷，装满了鸡、火鸡、箱包、桶。罗斯的小腿肚子抽筋，疼得厉害，好不容易才从大艇跳到登陆的岩石上。跳上去之后又无法站立。可是居然没有人帮他一把——那些人都是亨特的心腹。我想，那阵儿他们巴不得看着罗斯掉进大海，为活命而游泳呢。但是罗斯少校毕竟是罗斯少校。他最终还是安然上岸，身上的衣服是湿的，但那只是被雨水淋湿，而不是掉在海中浸湿的。按理说，他们应该把少校的物品一道送到岸上，但是那些东西还在天狼星号上，并且毫无疑问将是最后一批被卸下的货物。我见到他的时候想帮他一把，把他拉上山顶，但是他会让我帮他吗？当然不会！尽管浑身上下早已湿透，他还是高昂着头、紧抿着嘴唇爬上山崖，然后昂首挺胸，大踏步走过那条横穿小岛的泥泞小道。我呢，跟在他身后跌跌撞撞，就像沙滩上的海豹。在我眼里，他好像只是走在前面的一个马屁股,但是,哦,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可爱的家伙。”

听到故事的结尾理查德开怀大笑，但他没加任何评论，而是站起身来把盘子放在门口外面的雨水中，然后把桌子收拾干净。萨布莱号抵达小岛几个小时之内，整个聚居地都知道金中尉即将走人，罗斯少校要来这里。听了这个消息，普遍的反响是叹息和诅咒。好日子过完了，罗斯少校将负责这里。对于戴尔和弗朗西斯，前景相当糟糕。但是对于理查德·摩根，前景并非不吸引人。哦，金中尉是个好司令官，但即使一百四十九人，也超出了他的管理能力。金所能做的只是拔去假发上的杂毛，安排人们砍树、锯木，再用木料建造房屋。诺福克岛的面积虽然小于一万公顷，但是毫无

疑问，悉尼镇并非安排大量新流入人口的惟一地点。除了悉尼镇，金中尉只允许人们居住在菲利普堡和出产亚麻的地方。事实是，他希望看到日益扩大的大家庭成员都聚居在悉尼镇周边狭小的、和海平面一样高的平原地带。罗伯特·韦伯和贝斯·亨德森沿着小径移居到小瀑布的时候，金心烦意乱，从斯卡波罗夫号上下来的理查德·费里莫尔非常喜欢位于岛东边的一处海滩，想把那儿开发成为一个小农庄，但是金不想让他去。

理查德却认为，诺福克岛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全面开放，让人们自由选择自己中意的地方居住。眼下理查德自己的住所四周没有邻居，他在山腰上挖的厕所也只供自己使用。他非常担心，有朝一日悉尼镇的居住区会延伸到阿瑟谷入口。倘若那样，平静和安宁就会被打破。蕨的“森林”中间有一条小溪，他的“浴室”就坐落在溪畔，他从小溪引水入室，用过的水排到它处，这样他的身体就不会污染溪水——尽管他怀疑健康的身体是否能使溪水变脏。然而，在金的统治下，悉尼镇迟早会发展到这里，他能够看到这一天很快就要到来。现在，倒不是他希望罗斯少校有更多的智慧，只是因为罗斯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因此也许只有他才有特别的方法应对这突然膨胀的人口。

“那么，我猜少校已经在政府官邸晾干他的衣服了？”理查德问道。他们正沿着小溪向下面的池塘和水坝走去，毫不在意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

“哦，没错儿。可怜的金先生！他一方面因为即将承担总督大人所赋予的崇高使命而欣喜若狂；另一方面非常关注罗斯少校将在诺福克岛会有怎样的作为。”

二等兵维格夫和几位海军陆战队新来的士兵——有几位是他在杰克逊港的朋友——刚刚吃过午饭，看到理查德来了，急忙向锯木坑走去。他们正在锯三十英尺长的原木，目前锯到一半，已经到了木心。再花上一点点时间就能锯成大梁。斯蒂芬·多纳万继续向由他管理的十几个小组中的第一组走去。他们正在建造玄武大坝上的水闸，将石灰石和黏土夯实。即使大雨滂沱，大坝依旧巍然屹立，着实令人惊奇。雨已经下了几天几夜。

在四天的时间里，诺福克岛上的人口从一百四十九人猛增到四百二十四人，从天狼星号和萨布莱号上下来的人比一七九〇年三月份以前在岛上居住的人口还多。两艘船都运来了额外的补给，从面粉到朗姆酒。

“但这远远不够！”心烦意乱的金中尉对罗斯少校喊道。“你让我拿什么来养活这么多人？”

“这已经用不着你操心了，”中校坦率地说。“你只是在萨布莱号起航之前还是这里的司令官，等到风平浪静，能把船上的货物卸到岛这边，你就可以卸任了。不会很久的你走之前，我会听从你的决定。但是如何让岛上的人吃饱肚子这件事已经移交给我了.另外还有建造房子的事儿。”他把胳膊放在十岁的儿子亚历山大·约翰的肩上。约翰·史依上尉逝世之后，军官们逐层递补晋级，其结果是亚历山大·约翰填补了最下层的职位，被委任为海军陆战队少尉。小约翰——人们都这样称呼他——是个非常安静的孩子，他很聪明，尽量不给父亲本来已经很复杂的生活再添乱。他颇有点自知之明，低调顺从，心里清楚这种非正统的晋级只能让那些军官同事心生醋意。他的父亲威严地站在寒酸的政府官邸坐落其上的高地，凝视着和当初犯人们在杰克逊港登陆时完全一样的混乱场面。

人们盲无目的地四处游荡，包括五十六个新来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们没有营房。军官们征用了几间原本属于岛上老犯人的八乘十英尺的木板房。这些犯人不得不与那些新来的无家可归者为伍，结果自然是一片混乱。

“但愿，”罗斯冷冷地说，“你有一帮很棒的锯木匠,金先生。”

“是的，现在的情况还不错，”金说。想到自己马上要离开诺福克岛，一阵焦虑又袭上心头。“我们这儿有三个锯木厂，但是我不得不找更多的人来锯木料。这事儿，你也清楚，罗斯先生，很难哪。”

“新来的囚犯中有一些杰克逊港的锯木匠。”

“还有更多的锯吗？但愿如此。”

“总督大人送来三把坑锯,一百把手锯。”罗斯把手臂从儿子的肩头放下。“理查德·摩根在锯木料吗？”

金的脸色明朗起来。“我简直离不开他，”他说。“就像我离不开奈特·卢卡斯，我的木匠头儿，或者汤姆·克劳德，我的副官一样。”

“我告诉过你，摩根是一个好人。他在哪儿？”

“只要是白天,他都在锯木头。”

“不磨锯？”

金咧着嘴笑了。“他安排女人们磨锯，效果出奇的好。他锯木头的搭档是士兵维格夫——嗯，我们找不到合适的犯人。那不是一项值得羡慕的工作，但是维格夫看起来因为干了这活儿身体更棒。摩根和另外几个人也一样。他们十分健壮，也许因为重体力劳动和良好的食物。”

“必须给他们吃好，不管别的人是不是挨饿。第一件事，”罗斯说，忘记至少眼下金还是这里的负责人，“是给我的士兵建造兵营。睡在帆布帐篷里就像下了地狱。亨特必须让他的那些混蛋水手把帐篷赶紧卸下来，”他补充道，尽管听起来并无表示道歉之意。“关于把兵营建在哪儿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在沼泽地那边，”金说。他表现得很豁达，把不快咽到肚子里。“悉尼镇后面山脚下那块土地。那儿没有水，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如果把诺福克松树埋在地面以下的话，它们烂得非常快。最好用石头打地基。新来的这些人里面有石匠吗？”

“有几个，还有不少凿子。杰克逊港眼下不需要建造新房子，总督大人知道诺福克岛急需这些工匠和工具。顺便说一句，你给他送去的石灰让他非常高兴。我们找遍坎伯兰郡，连一块石灰石都没有找到。”

“等我这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可以告诉他，不用再为石灰的事儿担心了。如果抓紧，我们每天可以生产一百蒲式耳石灰，”金说。他很想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但他深知少校不会同意他每天饮用超过半品脱任何含酒精的东西。这时，他看见安走进门廊，决定听任少校自便，他想干什么就让他自己干去吧。毕竟安怀着他们的

第二个孩子，眼下她心里也许很烦恼。“必须走了！”他说，匆匆忙忙离开官邸。

紧接着出现了拉尔夫·克拉克少尉瘦弱的身影，罗斯本来很瞧不起他，但是忽然想到这位喜欢自作多情、不够成熟的克拉克对孩子们却表现出少有的热情，事实上他看上去也愿意照看小约翰。作为海军陆战队士兵，他可能毫无用处，但却是一位出色的保姆。

“如果能给我件干净衬衫穿穿，先生，”克拉克礼貌地说，冲小约翰笑了笑，“我可就太高兴了。我想，您肯定能做到，对吗？他们也许至少把行李送到岸上了吧。”

“我怀疑天狼星号是不是永远也无法把货物从船上卸下来，”罗斯阴沉着脸说。“但我注意到，萨布莱号还算顺利。”

“萨布莱号上有鲍尔和布莱克本，先生。他们对这个地方的地形很了解。”

天狼星号上的亨特是个倔强的傻瓜，他心里说。然后，大声说道：“照看好小约翰，少尉，我要出去走一走。”

尽管已经过去一年多了，那场凶猛的飓风给这块土地留下的创伤并没有平复。能派上用场的树木都已经被剥去树皮，并且截成合适的长度。至于那些太大而没法用坑锯锯的木头以及已经腐烂的树木，处理方式有许多种：砍下树枝做成火把，或者干脆当劈柴烧，把树干截成小段，放到坑里烧掉，或者堆成一堆烧掉。清理工作仍在继续，金已经解释过了，聚居地还在处理那些被风吹倒的树木，清理峡谷周围的山丘以及悉尼镇的工作还在继续，木料已经装满仓库。到冬天的时候，罗斯心想，我每天晚上都会有篝火。因为松树碎片散落得到处都是，太多宝贵的、平展展的土地被浪费掉了。

对于罗斯而言，这个岛甚至比杰克逊港还要糟糕，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四百多人过上还算舒适的生活。尽管害虫大军仍在肆虐，岛上的蔬菜供应却十分充足。但是，对于干重体力劳动的人来说，总不能光吃蔬菜啊！人们也需要肉和面包。谷仓中小麦的数量让他惊讶，印第安玉米也一样。金已经向他解释过，只有经常在谷仓周围出现的麦克格里格和德尔菲尼娅的后代的吠叫声才能把

老鼠赶离谷仓，而如今新来这里的十几条狗和二十几只猫能够帮助人们控制那些到处乱嗑东西的“老鼠大军”。这里的猪长得比杰克逊港的猪壮得多。它们吃的是印第安玉米、甜菜、鱼内脏和喂给它们的任何东西，包括棕榈叶和类植物混合成的饲料。它们还吃一些海鸟。从十一月到三月，海鸟在乔治山山洞里筑巢。

“那是一群蠢货，”金曾经说过，“它们总是迷路，找不到自己的家。哇！哇！一飞到这儿就整夜整夜地像魔鬼一样嚎叫，刚来的人都被他们吓得够戗。只要拿一个火把，就能轻而易举地捕捉到它们。猪在乔治山顶到处乱跑，大饱口福。因为海鸟唾手可得，我们才会试着吃它们，但是它们的肉实在太肥而且一股鱼腥味。”

既然这样，罗斯边走边想，在我计算的指标中，猪肉将占很大的比重。

尽管小麦是很好的农作物，但是直到下一次收获季节来到之前，单靠小麦绝对满足不了四百二十四人的需求。播种通常在五月或者六月间进行，在十一月或十二月成熟收获。按照金的说法，印第安玉米一年四季都可以生长。他对付老鼠和害虫的办法是，幼虫阶段一结束，马上种植小麦，紧接着种植印第安玉米。小麦的麦穗非常软，老鼠无法爬上去，而玉米则成了梯子。但是成熟的麦穗和玉米棒子都会遭到绿鹦鹉的蹂躏，这些鸟成群结队地从天而降。少校心里想，征服自然，是一场永恒的战争。

他在与海平面一样高的岩架上从这端走到那端，从前面走到后面，思考，思考。阿瑟谷里没有住什么人，那里显然最适合种庄稼，必须保留下来，开垦为农田。因而悉尼镇暂时必须容纳所有人，但只是暂时。他本应该拜访罗伯特·韦伯和他的女人，还有刚刚服满刑期的罗伯特·琼斯，他们在悉尼镇和小瀑布之间挑选了一块土地。噢，小瀑布——多么好的登陆地点啊！当亨特看到新来的副总督大人没有带着任何行李，乘坐装满家畜的大艇登陆的时候，一定掩嘴窃笑。罗斯怒目圆睁，憋足了劲儿诅咒天狼星号的亨特船长。少校尽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苏格兰人，但还是相信诅咒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亨特不会飞黄腾达。亨特终将遭到不幸。亨特将垮台。让他身染瘟疫，让他身染瘟疫，让他身染瘟疫……

现在，他的感觉好多了。他在穿过沼泽的堤道那边停下脚步，回过头向东望去，脚下是一片已经清理、但尚无人居住的土地。这块土地沿海龟湾的海滩一直延伸到大海边。他决定，这块地再加上一直通往登陆点的道路，将用来安置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和军官。这样就能有效地防止犯人随便进入阿瑟谷，也能减少他们和粮食接触的机会。这些粮食现在储存在金中尉巨大的仓库和谷仓的夹层里。他将把犯人们安排在士兵营地的东侧，十个人一间棚屋。管他约翰逊牧师那些禁止男女囚犯通奸的清规戒律呢！在罗斯看来，能够有通奸的自由，多少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满足。上帝会原谅他们的，因为上帝已经在他们面前设置了太多的考验。

为了给他的军官腾房子，他把原先住在海滩上棚屋里的犯人都赶了出去，将来还得让他们再搬回去住。他这样做，心够狠的了。但他就这么狠。对于那些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动的人们——为数很少——一切安顿妥当之后，一定要以某种方式表示感谢。等军官们的房子盖好之后，这些人都将回到自己的棚屋，而且他们将是第一批得到自己土地的囚犯。在这件事情上，罗斯少校已经得出结论，解决问题惟一的办法是：开发浩淼无际的大海上这座微不足道的小岛，让人们在那里繁衍生息。对于那些愿意劳动的人们，赐予他们土地，鼓励他们的积极性。有些人可以给他们分配悉尼镇周围的土地，极少数的人可以到阿瑟谷，绝大多数人去开垦岛上的处女地。这里不会再开辟任何小路，要修就要修建像样的大路——通往圆球湾、小瀑布和安森湾。一旦有了路，人们就会向四处分散。如果说他眼下拥有什么财产的话，那就是一支劳动大军。

他把这些打算先藏在心里，转身向西，朝阿瑟谷走去。考虑到极为有限的人力资源，他不太情愿地承认，金中尉在他领导诺福克岛的这两年里，并非无所作为。谷仓和仓库的木头基础已经被可以烧出石灰的石头取代（不是石灰石，只是一种含钙的岩石）。这种石头是金在坟地周围发现的。与谷仓相邻的牲畜围栏很宽敞，而水坝绝对是精彩之笔。他走到了第二个锯木坑，上面搭着遮阳棚，男人们发疯似的干活儿，棚子下面，一群叽叽喳喳的女人忙着磨锯。他经过水坝，沿着山谷继续向上走去。那里的山坡正被清

理出来，以便种植更多的小麦和印第安玉米。他在这儿找到了第三个锯木坑。理查德·摩根站在一根巨大的原木上方。罗斯少校不愿意把锯木匠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站在远处静静地看。此刻理查德正在用那把锋利的坑锯锯一根周长足有六英尺的原木，一锯下去，就能锯开几英寸。他已经锯到心材，加工好的木料将被用作横梁。

空气十分潮湿，自从他四天前登陆以来，今天的天气最好。在锯木坑干活儿的人穿着破烂不堪的帆布裤子。这可不行，罗斯心想。他们之中，谁也没有一条可以称之为奢侈的内裤。我知道，在杰克逊港，犯人穿的最后一条衬裤已经在整整十二个月以前就烂成一堆碎片。穿着这种裤子干活儿，粗糙的裤缝一定像锉一样，摩擦着他们的腹股沟。我虽然讨厌犯人，但我不得不承认，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好人，有的还极有修养。金也许喜欢汤姆·克劳德那样的人——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家伙——但是我更喜欢理查德·摩根这样的人。他轻易不会开口，一旦开口就会说出很有见地的看法。还有奈特·卢卡斯，那个小木匠。克劳德会不知疲倦地为自己工作，而摩根和卢卡斯只是为了从尽可能完美的工作中得到乐趣。上帝的安排是多么奇怪啊，他创造了一些真正勤劳的男人和女人，也创造了一些懒到骨髓里的人。

直到摩根锯完那跟原木罗斯才开口说话。“干得很辛苦，摩根，我都看到了。”

理查德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他站在原木上回转身，然后纵身跳到结实的泥地上，向罗斯少校走去。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但又及时改变姿势，顺势敬了个礼。“欢迎你，罗斯少校，”他微笑地说道。

“你已经被他们从你的棚屋里赶出去了吗？”

“还没有，先生，不过，我觉着迟早会被赶出去的。”

“你在哪儿住，怎么还没人赶你呢？”

“我住在再往上很远的地方，在山谷尽头。”

“领我去看看。”

房基是石头的，屋顶盖着木板，这座房子——不能称其为棚屋

——掩映在森林之中。罗斯注意到房子上面有石头砌的烟囱，就像海边一些犯人的棚屋和房子那样，这是一个标志，说明金认为理查德有功，值得奖励。房子下面的山坡上有一个厕所。环绕四周的是一个蔬菜长得很茂盛的菜园，中间有一条玄武岩铺成的小路通到门口，菜园外面的甘蔗在风中摇曳。几株大蕉长得郁郁葱葱，厕所周围的山坡上种植着一些小树，上面结满了粉红色的浆果。

走进屋里，罗斯环顾四周，认为对于一个不是木匠的人来说，这座房子建得具有专业水准。房子显然精心装修过。墙壁、天花板和地板经过打磨抛光。当然，造枪的工匠也同木头打交道。靠墙的书架上醒目地摆放着一排排书籍，另外一个架子上放着的东西估计是滤水石。床上铺着亚历山大号发放的毯子，屋内的地板上摆放着一张非常精致的桌子和两把椅子。窗户显然已经安装了合适的百叶窗。

“你为自己建了一个家，”罗斯说着坐在一把椅子上。“你也坐下，理查德，否则我会感到不舒服。”

理查德有些拘谨地坐了下来。“见到您非常高兴，先生。”

“从你的脸上就看得出你很高兴。你是极少数喜欢我来的人中的一个。”

“嗯,伙计们不喜欢任何变化。”

“特别是这种变化是因为一个名叫罗伯特·罗斯的人引起。不，不，摩根，不必自我贬低！你是一名囚犯，但你不是一个罪犯。这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也不认为卢卡斯是一名重犯。他是因为什么被关进监狱的，你知道吗？我正在为自己创造的一种理论搜集证据。”

“卢卡斯住在伦敦供膳食的寄宿舍。他住的那个房间不准锁门，因为随时都会有人和他合住。另外两名房客是一对父女。父亲在卢卡斯的床垫下发现女儿的物品——一些薄布围裙和类似的东西。这些都不像是男人会偷的东西。卢卡斯否认是自己把东西藏在那里的，但是女孩儿和父亲控告了他。”

“你认为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少校很感兴趣地问道。

“那个姑娘垂涎于卢卡斯。发现自己无法得到他的时候，她选

择了报复。对卢卡斯的审讯不到十分钟，他的房东根本没有出庭为他作证，所以没有人就他的品行加以介绍。但是我听说伦敦法院当时十分拥挤，一片混乱，卢卡斯的房东可能已经到了那儿，但是迷了路，或者被挡在了外面。总之地方法官对他进行了审问，他对指控予以否认，但是他一个人面对的是对方两个人的指控，结果被判了七年。”

“这正是对我的理论的又一次确认，”罗斯一边说，一边把身体在椅子上向后仰了仰，直到两条腿离开地板。“这种故事非常普遍。尽管你们之中有一些人确实是坏人，但我注意到绝大多数人并不招惹是非。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人把事情搞得难办。如果说我对一个犯人处过鞭刑的话，而总有其他的三至四名犯人从没被鞭刑过，而那些受过鞭刑的人不可避免地再三地被鞭打。你应该注意到，你们中的一些人既不是品德高尚也不是十恶不赦——他们就是想逃避繁重的体力劳动。英国审判制度的弊病概括起来就是，不重证据，只是让一个人针对另一个人的证词相互辩驳。”

“而且还有很多人，”理查德说，“因为喝得酩酊大醉才犯了罪。”

“这也是你犯罪的原因吗？”

“不完全是，尽管有朗姆酒的原因。在一起税务欺诈案中我的证词很关键，因此那些罪犯非常害怕我出庭作证。审讯本应在布里斯托尔进行，但是我却被转移到格洛塞斯特，在那儿，我谁也不认识。”理查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但是公平地说，先生，除了我自己我谁也不责怪。”

罗斯觉得他看起来像一个凯尔特威尔士人——深色头发、深色皮肤、浅色眼睛和棱角分明的脸庞。他高大的身材一定是继承了英格兰祖先的特点，发达的肌肉则是重体力劳动的结果。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食物，那些全身心投入工作的锯木匠、石匠、工匠和樵夫总是有着健美的身体。显然现在诺福克岛上衣食无忧，将来是否还会这样就不能肯定了。

“你看起来十分健康，”罗斯说道，“而且，你从来不生病，是不是？”

“我总是让自己保持身体健康，主要是靠了我的滤水石。”理查德满怀深情地指了指架子上的滤水石。“我的运气也不错，先生。要么食物短缺的期间并不是很长，要么尽管没有食物但我们也不需要干什么体力活儿，只是在那儿闲着，总之没有染上大病。如果我还留在杰克逊港，谁知道呢？但是，十六个月前您就把我派到这儿了。”他的眼睛里闪着光。“我喜欢吃鱼，而这儿的很多人不喜欢，所以我总有比我应得份额更多的肉可吃。”

麦克塔维什从开着的门冲了进来，一下子跳到理查德的大腿上，喘着粗气。

“天哪！这是华莱士吗？这不是麦克格里格。”

“不，先生。这是华莱士的孙子，是政府的小猎犬德尔菲尼娅生下的。它名叫麦克塔维什，它吃老鼠。”

罗斯站起身来。“我祝贺你有这样一座房子，摩根，住在这里很舒适。因为四周有树，所以夏天很凉快，而壁炉又让冬天很暖和。”

“这都是托您的福，先生，”理查德恭敬地说道。

“如果这儿离已经开发出来的地方近一点儿的话，摩根，我可就抢你这座房子，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你的精明倒真配得上作为一个从北部边境来的人。在山谷的尽头建造一座房子。我手下那些当官儿的没有人愿意走远路，除了克拉克中尉，而我需要他在我的身边。”罗斯心里想，倘若在这儿为军官们建造住房实在太偏僻，也太不安全了。再说，如果让那个家伙占用了这房子，谁知道他又会惹出什么是非呢？“然而，”他边说边向门口走去，“我很快就会要求你把这所房子同别人分享。”

理查德陪他一直走到锯木厂，山姆·胡希和哈里·哈姆弗雷斯正在那儿向一根新运来的原木发起攻击。

“我是锯木匠的监工，先生，所以您有时间的话，我愿意跟您讨论讨论关于锯木头的事情，”他说。

“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间了，摩根，你现在就说吧。”

他们逐个查看了每一个锯木坑。理查德边走边向罗斯少校解释他已经形成的“体系”。大谈让女人磨锯和剥树皮的好处，在哪

儿可以挖更多的锯木坑，他需要什么样的人锯木头，让锯木匠利用业余时间为自己锯木头盖房子的想法，以及将纵切锯改造为横切锯的必要性。

“但是这件工作，”理查德说，他们在靠近海滩的锯木坑旁边停下，“除了我自己，我谁也不信任。除了威廉·爱德蒙斯。他来了没有？”理查德确信罗斯少校知道所有移民的名字，不管是自由民还是囚犯。

“来了,他就在那群人里。以后,他就归你管。”

理查德心满意足地想，我的这次“角色转换”完成得毫无痛苦。罗斯少校一定非常孤独，他跟一个囚犯讲话的时候就像对待自己的同事。这就是他为什么把我“储存”在这里的原因吗？

三月十九日，星期五，海面平静，天空晴朗，天狼星号停靠在悉尼湾，卸船上的货物。它停泊在尼皮恩岛背风处，正准备把船上的小艇放入海中，但是当指挥放船的人们意识到船正向亨特角的礁石漂过去的时候，连忙升起船帆，想让船避开礁石。结果，天狼星号抢风失败，又停止不动。领航员凯尔蒂决定让船尾转向顺风方向，以便再次抢风航行。恰在此时，微风突然转为强风。天狼星号再次抢风失败。就在正午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一个大浪把它从谷底拔起，船身一侧撞上暗礁。船上的水手们随身都带着斧头，情急中，把桅杆齐甲板斩断，桅杆倒下来，把几条小艇压扁，圆杆和帆把甲板蒙了个严严实实。从岸边和萨布莱号上划过来的小艇尽管已经在路上，但是绝无可能很快划到天狼星号跟前。变化莫测的海浪突然间高得足以冲上甲板后围栏——那是在船尾弧线变直的地方架起来用作栏杆的一段椽木。当水手们心急如焚，清理甲板上的索具的时候，一根周长七英寸的缆绳被拖到岸上，高高地绑在一棵幸存的大松树上。天狼星号上那些派不上用场的人都先期上岸，他们拽住绳索，穿过下午上涨的海潮被拖到岸上。因为绳索中间下垂的部分正好是海浪冲击暗礁的地方，第一个上岸的约翰·亨特船长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那些割破和撞破的地方足以让斯少校确信，他的诅咒已经应验。除此而外，将有更大的麻烦等待

着亨特。他丢了船，因此将受到英格兰的审判。

其他军官跟随他陆续上岸，然后才有人想起来应该在绳索上绑上一个架子，人可以吊在上面，至少腿和屁股不会被珊瑚礁割破。可是，只有在潮水退去的时候，才能把三角架绑在船头下的绳索上，眼下还办不到。

一些先前被准许上岸休假的天狼星号的船员在撞坏的船与海岸之间来回游泳抢救物品，斯蒂芬·多纳万也在其中。对于天狼星号上居然没有任何人向他问过这里的风向和海流的情况他非常愤怒。天哪，它是一艘大船，本来应该有人意识到尼皮恩岛的风向很古怪。为什么亨特没有启用戴维·布莱克本或者哈里·鲍尔呢？也许因为他太傲慢了，不屑于向一个普通水手询问有关商船的事情？

坏消息很快就传到锯木坑。理查德在各个锯木坑之间来往穿梭，不准他的人停下手里的活儿去凑热闹，除非有命令传下来需要他们停止工作。这里有几百人需要提供房屋，特别是考虑到现在天狼星号上的船员也被困在诺福克岛上——额外的一百人——建造住房更成了迫在眉睫的大事。如果天狼星号无法前往中国，萨布莱号必须去，这就意味着，月复一月他们将无法从困境中解脱。理查德是这样推断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推断完全正确。

星期六清晨，人们发现天狼星号基本完好，它的后部破损，所幸船尾与珊瑚礁“擦肩而过”，船身倾斜，停在那里，登陆的条件很差。风力已经增加为中等强度的大风，乌云密布像是要下雨，但是把船上的货物运到岸上的工作整天都在进行，到下午四点的时候最后一个人上岸了，天狼星号上的货舱都被清空，货物都被放在清理过的甲板上以便移走。

星期六上午九点，金在罗斯少校的安排下，召集属于天狼星号和海军陆战队的全体官员开会。罗斯首先讲话。

“作为应对紧急状况的正确手段，金中尉已经将这里的指挥权正式移交给身为副总督的我，”罗斯说道。他的一双灰眼睛宛如苏格兰高地的湖泊，闪烁着钢铁般的颜色。“现在有必要做出一些决定，以确保这个地方的和平、秩序及良好的管制。我了解到萨布莱号能够运载大约二十名天狼星号上的船员，以及金先生、他的太太

和孩子，萨布莱号必须尽快地返回杰克逊港，这势在必行。总督大人必须尽快知道天狼星号失事的消息。”

“这不是我的错！”亨特气喘吁吁地喊道，他脸色苍白，伤痕犹在，看上去仿佛马上就要晕倒。“我们无法在掉抢时让它保持稳定，我们做不到！就在收帆那一刹，风向突然改变。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太快了!”

“我召开此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划分责任，亨特船长，”罗斯一字一句地说道。现在，主动权在他手里。这一次，身为皇家海军军官的亨特不得不屈从于一位没有资格称自己也是“皇家”的海军陆战队的军官。“我们要讨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六天以前这个地方居住着一百四十九个人，而现在将要容纳超过五百个人，包括超过三百名囚犯和八十几名从天狼星号上下来的人。后面这一部分人，作为水手，既不适合于监管囚犯也不适合于在田地里干活。金先生，你认为菲利普总督会把萨布莱号从杰克逊港派回来吗？”

金的表情混合着震惊和迷惑，但是他坚决地摇了摇头。“不，罗斯少校，你不能指望萨布莱号回来。就我所知，杰克逊港正在挨饿，总督大人非常担心英格兰已经——出于我们所不知道的某种原因——遗忘了我们。鉴于天狼星号已经没法再航行，萨布莱号成了我们和外界惟一的联系工具。它必须前往开普敦或者巴达维亚寻找补给。我敢打赌，总督大人会选择巴达维亚。因为对于这样一艘很老的、只适合于在好天气下航行的船来说，航行到巴达维亚更容易一些。现在，总督最关心的是必须派人回英格兰，让皇家知道这两个聚居地的情况都是骇人听闻的。除非补给船能及时抵达。但是，先生们，这种好事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除了最坏的情况，我们不应该指望任何别的可能，金先生，所以我们不会对补给船报任何希望。谷仓中还有小麦和印第安玉米，但是田地里的庄稼至少还要两个月才能下种，再等上八九个月才能成熟。如果在天狼星号沉没之前，我们能设法把船上的全部补给运下来，”——他根本不看亨特的脸色——“我估计最多三个月之内，我们还能让所有人有饭吃。必须继续捕鱼，并且要吃掉能发现的任何可吃的鸟类。”

金高兴起来，急切地说：“我对你讲过，夏天的鸟儿像鬼叫，但是还有冬天的鸟儿。每年四月到八月间就有很肥、很好吃的海鸟飞到这里。它们在山上安营扎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设法抓一些吃的原因——没有可以爬到山上的路，路途很长而且危险。然而，这种鸟是如此驯服，你可以径直走过去抓住它。那里有成百万只的鸟儿。它们白天在海里吃鱼，黄昏时分返回到巢里，和夏天的鸟一样。万不得已，它们将是食物的来源。你要做的事情只是开路上山。”

“感谢你提供的信息,金先生,”罗斯说,清了清嗓子。“不管怎么说，我最担心的是叛乱。”他怒视着他的海军陆战队军官们。“我没有必要在这儿谈犯人们的暴乱。我是指，我手下的许多士兵是恶棍，他们缺不了朗姆酒。当我说，我们的储备足够三个月的时候，我也包括了朗姆酒。我必须有足够的朗姆酒留给我的军官，这就意味着，士兵们的份额将被削减。不用说，亨特船长的水手们也指望喝朗姆酒呢,对不对,船长？”

亨特忍气吞声。“是的，罗斯少校，我想恐怕是这样。”

“那么，”罗斯说道，“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军事管制。任何人偷了任何东西，无论自由民还是囚犯，不经审判将被处以死刑。而且，先生们，我将严格执行，对此不要有任何怀疑。”

人们用长久的沉默迎接罗斯少校宣布的军事管制法。房子外面，大家都忙着从天狼星号上撤离人员和货物，嘈杂声从政府官邸的墙外传了进来，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眼下的混乱。

“星期一，”罗斯说，“这个岛上的全体人员将于早上八点在联合王国国旗下集合，届时我将告知大家我们现在面临的严峻局面。开会之前，先生们，像鱼屁眼儿一样把嘴巴紧紧闭上。我是认真的。如果星期一早晨之前关于军事管制的消息走漏出去，我将对泄密者处以鞭刑，不管他的官衔多么高。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财物和食品继续从天狼星号上运下来。家畜——猪和山羊——干脆被从船上扔到海里，由小船和游泳的人驱赶着向岸边游来。令人吃惊的是，死伤的居然很少。尽管船的后部已经损毁，但

是这艘船没有任何要解体或者沉没的迹象。大桶、小桶和口袋都被运送到岸上。破船漂浮在海面，船尾时而撞击礁石，时而离开礁石，全靠船身中部支撑。海风吹过，海浪无休无止地、无情地拍打着船身，但是日复一日，它的状况看起来并没有恶化。

星期一早上八点，所有人都被赶到联合王国的国旗下，海军陆战队士兵和海员们在右侧列队站立，犯人们在左侧，军官们站在中间国旗下面。

“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司令官，我在此宣布，从即日起，军事管制开始实施！”罗斯喊道，西南偏西的风向使得他的声音听起来更为洪亮。“除非上帝和国王陛下送来给养，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资源。如果我们想要生存下去的话，那么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必须为两个目标努力工作。那就是，建造遮风挡雨的房屋，生产养活自己的粮食。按照我的计算，萨布莱号出发之后，这里将剩下五百零四人——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三倍！我不想隐瞒饥饿已经睁大眼睛，注视我们每一个人的事实。我还要告诉你们，任何人，任何人！都不能吃比他应该得到的多一点点的食物。上帝在考验我们，就像他在沙漠中考验犹太人一样，但是我们不能指望自己拥有古代那些令人仰慕的人们的品德。我们的命运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足智多谋，取决于我们牢记大家的利益、辛勤工作的决心，取决于我们在逆境的利齿下生存下来的决心！”

他停了一下，离得近的人可以看到他脸上露出苦涩的神情。“你们不是犹太人，我重申这一点！你们中间有些人就是人世间的渣滓，人类的糟粕。我将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原则对待你们。那些用崇高和无私化解不幸的人，将得到奖赏；而那些从别人嘴里偷盗食物的人，惩罚将是死刑。对于那些为了享受、喝酒或者别的原因，偷上食物和别人交换的人，我将扒掉他们的皮，从脖子到脚踝露出他们的骨头！男人和女人没有区别，孩子也不会被轻饶。军事管制意味着我就是你们的法官、陪审团和行刑者。我不在乎你们是不是通奸，我不在乎你们是不是用自己的时间多种了一点儿庄稼，或者给自己盖房子，但是我绝不容忍任何、哪怕是一点点侵占公共财物的行为！头六个星期内，每一棵蔬菜，每一个水

果都要送到政府仓库，但是我希望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在这非常时刻都要开始种植蔬菜和水果，以增加政府的供给。这也就意味着，六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每一个种植蔬菜的菜园就只需要向政府仓库贡献它们生产的产品的三分之二。我的座右铭是‘劳动创造财富’,这不仅适用于囚犯,也适用于自由人。”

他撇着嘴唇，大声叫喊着：“我是罗伯特·罗斯少校，我视名誉更甚于我自己！我是诺福克岛的副总督，我说的话和从国王嘴里说出来的话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现在我将为国王陛下乔治三呼万岁。跟着我大声喊！”

“万岁!”大家齐声欢呼,又喊了两次。

“现在向金中尉欢呼三次，他创造了奇迹！金先生，我向你敬礼,祝你马到成功!”

为金中尉的欢呼比为国王的欢呼声还要大。金中尉站在那儿感到一阵眩晕、愉快、无比满足。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罗斯少校很可爱。

“现在，我要求大家都从联合王国的国旗下走过，鞠躬发誓，效忠国王!”

人们列队通过，庄严肃穆的场面让人心里充满敬畏。

理查德站在锯木匠队伍的前面，比新来的囚犯距离国旗更近。他认出许多张他熟识的面孔，有的人的脸上带着快乐的表情：威尔·康纳利、奈迪·佩罗特、泰菲·爱德蒙斯、汤米·奇德内尔、阿隆·戴维斯、米奇·丹尼森、斯蒂夫·马丁、乔治·盖斯特和他那位快乐的伙伴埃德·里斯彼，还有乔治·惠特克。在新来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中他看见跟他学习修理枪炮的徒弟，丹尼尔·斯坦菲尔德和两名在亚历山大号认识的二等兵：埃利亚斯·比肖普和约瑟夫·麦克卡尔德伦。毫无疑问，先前的难友都想跑过来问候他。怎样才能向他们解释清楚，罗斯少校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他不愿意看到他的锯木匠头目浪费时间和老朋友们闲聊。恰在此时，罗斯少校喊他，把他从两难中解救出来。

“到！先生。”他大声答道，人群渐渐散去。

“我派二等兵斯坦菲尔德去找埃德蒙斯。你在第三个锯木坑

吗？”

“是的，先生。”

“我让约翰·劳瑞尔去和你一起住，他将做你要求他做的任何事情。这个家伙人不错，就是喝点儿酒就变得慢吞吞的。让他看管你的菜园。头六个星期，汤姆·克劳德将收走任何成熟的东西，那之后，他将收走三分之二。”

“是，先生，”理查德敬了个礼说道，然后急匆匆地走了。约翰·劳瑞尔……他已经在诺福克岛住了一年，理查德和他不过是点头之交。这个人脾气很好，走起路来步履蹒跚，他是从敦刻尔克号和斯卡波罗号上下来的康奈尔人，归斯蒂芬管。罗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事实上，他只是为理查德安排一名仆人来照料他那块不属于政府所有的菜地。

理查德到达第三个锯木坑的时候，看见山姆·胡希和哈里·哈姆弗雷斯正在锯木头。他已经明白少校这么做的原因：岛上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新人，老居民拥有的那些很好的菜园将面临着被偷窃的危险，不管实施的是军事管制还是非军事管制。罗斯实际上给他配备了一名“警卫”，以确保他的菜园不被盗窃。对于那些长得很好的菜园，他将采取同样的措施。相信罗斯，他选择的“警卫”都是些无害的傻瓜。理查德感到很郁闷，叹了一口气，下定决心利用业余时间，为劳瑞尔单独建造一间棚屋。一想起要和人合住，那种感觉比缺吃少喝还令人烦恼。

“我要离开一会儿，去看看新的锯木坑，比利，”他对二等兵维格夫说，他已经把维格夫视为好朋友。他挤了挤眼睛，笑了起来。“你要确保不会再有别的也他妈的叫威廉的人到我们这儿当锯木匠，”理查德说，突然想起另外一件事。“如果有一位名叫泰菲·爱德蒙斯的威尔士人来报到，让他在树荫下等着，别到女人们那儿去！让他一直等我回来。他是新来我们这儿的磨锯匠。很遗憾，他不喜欢女人，但是他必须学会喜欢。”

三个新锯木坑都在悉尼镇东边，那儿山腰上的树木依然十分茂密。不管怎么说，罗斯已经设法找时间想出了他的规划，并且发布命令，从海龟湾到圆球湾之间的树林将被砍伐出一条二十英尺

宽的通道，作为修路的开始。通往海龟湾山坡上的树木将被纵向伐倒，滚下山去。这些树木到达圆球湾之后，就在圆球湾挖一个锯木坑来处理原木。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照看这么多相距甚远的锯木坑，这样一来就必须为每一个锯木坑挑选一位锯木匠头儿，大家各负其责，不会因为监工不在而影响进度。这不是惟一的一条路。一条二十英尺宽的通往小瀑布的路也将被清理出来。第三条——最长的一条——向西通往安森湾。锯木坑，更多的锯木坑，这就是罗斯的命令。

在回去的路上，他绕过一处不知名的海滩，那儿看起来像一张大网，接住了从悬崖上落到海里的所有松树。海浪冲向内陆的时候把它们堆积在一起。这些松木经历的年代是如此久远，它们已经变成木化石。风从西面很远的地方吹来，掀不起大浪，一块天狼星号的船帆在水里漂来漂去。这玩意儿肯定有用，他想，不由得加快脚步，向那块帆走去。潮水刚刚开始上涨，不太可能把船帆再次卷入海中，但是他觉得这事情很重要，不敢磨磨蹭蹭，生怕耽误了大事。

他看见的第一个管事儿的人是斯蒂芬，这些日子他负责采石场的工作。

斯蒂芬满脸堆笑，丢下那帮工人走了过来。“新来的这一大帮人简直是瘟疫！哦，我几乎有一个星期没有看到你了。”他突然变了脸色。“啊，理查德，真丢人！”他喊道。“失去了天狼星号——到底是什么邪恶的力量在和我们作对呢？”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

“除了新锯木坑还能有什么？有罗斯少校当司令官，我们将从马可·奥里利乌斯① 的理想主义变为奥古斯都② 的实用主义。我并不是说少校将把诺福克岛变成一块美丽的‘大理石’，因为他在这儿连一块‘砖头’也没有发现，但是他将修建道路。这是一个信

① 马 可·奥里利乌斯(121—180)：罗马皇帝兼斯多葛派哲学家。

②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恺撒的继承人。

号，我敢肯定，他将让人们到悉尼镇以外别的地方定居。”他看起来精力充沛。“你能不能派几个人？”

“只要理由足够充分，当然可以。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什么问题，”理查德咧嘴一笑。“事实上，我带来一个好消息。那边海滩上，有一块很大的天狼星号上的帆。更多的船帆将随着海潮被冲到海角那里。我们可以先用它给那些没帐篷的人搭个篷子。等到人们都有了合适的房屋，可以把这些帆布裁成吊床，或者做成床单供官员们床上之用。总而言之，用处多得是。我想，很多官员的财物将被像弗朗西斯和帕克那样的人偷走。”

“上帝保佑你,理查德!’斯蒂芬跑着离开理查德,一边吆喝,一边挥手召集他的手下。

这天晚上，理查德冒险摸到悉尼镇，寻找集合时见到的那几个熟人。他特意带了一个松树节制成的火把，准备返回山谷的时候能在黑暗中照亮道路（宵禁时间是八点钟）。海滩上，一排排棚屋后面搭建着帐篷，但是许多犯人注定要睡在露天里，因为天狼星号的水手有权优先占有帐篷。到明天，他希望，天狼星的船帆可以为这些犯人遮风挡雨。

松木碎片燃起一堆大篝火，暂无栖身之所的人们头朝篝火躺在地上。尽管已经来到小岛十六个月了，理查德还是不习惯这里的气候。不管白天多么炎热，只要太阳一落山，天气马上变得十分寒冷。只有湿度下降的时候，这种突然变冷的情况才不会发生。一七九〇年到此刻为止，还没有出现闷热的天气。他想，这是一个信号。今年的天气将会变得更干燥，尽管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莫非是德鲁伊特① 祖先的本能显灵？

大约有一百人蜷缩在熊熊燃烧的篝火周围。行李物品散落在四周。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以及他们的军官不同，犯人们登陆的时候已经随身携带了各自的行李物品，包括他们的那些珍贵的毯子和桶。人们普遍光着脚，数月以前鞋子就已经磨烂，诺福克岛上也

①德鲁伊特：德鲁伊特教的祭司，威尔士及爱尔兰传说中的预言家和占卜家。

没有鞋子。他祈祷今夜不要下雨，岛上很多时候都是在夜里下雨。经常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不一会儿就下起雨来。犯人们都是在倾盆大雨中登陆的，到现在为止没有遇到特别好的天气，所以他们的衣服还没有彻底晾干。感冒发烧也许会流行起来。岛上的一项纪录很有可能就此被打破——自从两年前金中尉和他最初的二十三名伙伴登陆以来，没有一个人因为自然原因或者疾病死去。诺福克岛在许多方面可能有好有坏，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这里的气候对健康特别有利。

天狼星号在礁湖中颠簸着，那景象格外凄凉。小道消息已经传到理查德耳朵里，说威利·德灵和詹姆斯·布拉纳干——这个人理查德不认识——自愿游泳到天狼星号，把剩下的家禽、狗和猫带到岸上，然后把能够漂浮在海面上的大桶、小桶抛到海里。德灵其实不是此项工作的合适人选，这位约克郡人和他的老朋友乔·罗宾森，过去关系十分密切，现在看起来他们的关系恶化。

他看见威尔·康纳利、奈迪·佩罗特和显然是他们各自的女人坐在一起——这是一个好信号！——他开始在拥挤的人群中择路而行。

“理查德！啊！理查德，我亲爱的，理查德，我亲爱的！”

利兹·洛克扑到他的怀里，双臂环绕他的脖子，在他的脸上亲吻着，伴之以呻吟、哭泣和喃喃细语。

对于利兹这种表现，理查德在想到应该克制自己之前，就本能地做出反应。他本来应该等到只有他们俩单独呆在一起的时候，再告诉她，他无法将自己的任何一部分与她分享，尽管她是他的妻子。没有人告诉他，利兹已经来到这里。就在那个神奇的日子，威廉·亨利、小马丽和佩格又在他的灵魂深处复生。从那一天起，他再也没有想起过利兹。此刻，在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之前，他的双手已经紧紧抓住利兹的两条胳膊，把她从身边推开。

他浑身起鸡皮疙瘩，毛发倒竖，眼睛盯着她，就仿佛她是来自地狱的灾祸一样。“别碰我！”他大声叫喊着，脸色苍白。“别碰我！”

而她，可怜的人儿，踉踉跄跄从欣喜若狂的幸福跌落到一片恐

惧之中，接着是迷惑不解，最后是撕心裂肺的痛苦。她紧紧抱着自己干扁的胸膛，一双眼睛茫然失神地看着他。除了厌恶，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她无法呼吸，大张着嘴巴，却发不出声音。最后，身子一软，双膝跪倒在地上。

在她呼喊他的名字的时候，人们都转过头，看着他们。熟识的人，热切地期盼这场重逢。此时，他们都惊讶得目瞪口呆，半晌才回过神来，三三两两窃窃私语。

“我是你的妻子！”她跪在地上，细声细气地叫着。“理查德，我是你的妻子！”

他的眼睛渐渐变得清澈，看到跪在自己脚边的她，看到朋友们脸上流露出的愤怒和不平，看到那些和他们没有关系的人正贪婪地等待着，等待参与这出戏的人的表演让他们尽兴。怎么办？说什么？甚至在他的一部分在问自己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另一部分仍在注意着那些旁观者，而第三部分则在恐惧中向后退缩。她要抚摩我！发自内心的那部分最终占了上风。他向后退去，让她触摸不到自己。

木已成舟。最好怎么开始就怎么结束吧。在篝火明亮的火光下，当着这些完全有权利谴责他无情无义、应该用鞭子狠狠抽一顿的人们的面。

“我真的很抱歉，利兹，”他吃力地说。“但是，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和你交往了。我——就是——不能。”他的双手举起又放下。“我不想要妻子，我——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就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去。

第二天，星期二，和往常一样他在亨特角遇到斯蒂芬，两个人一起看日落。那是一个无云的傍晚，太阳像巨大的红盘子落到海中。每逢这时，理查德总是想象海水应该沸腾得嗞嗞作响。阳光从天空消失之后，万里苍穹变成宝蓝色，仿佛太阳从水下极深的地方将它的光线折射之后射出水面，那种淡淡的蓝色远比天空明亮。

“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斯蒂芬说，他肯定已经听说这件在聚居地尽人皆知的事情，但还是觉得不提为好。“这里就是伊甸园所

在的地方，我对此深信不疑。它彻底地迷住了我，就像海上的女妖在召唤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那不是世俗红尘之事。其他任何地方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是现在人类到了这里，他们将会毁了它。正如人类毁了伊甸园一样。”

“不，他们只是试图毁掉它，错以为这里同他们曾经毁掉的地方一样。这块土地会照顾它自己，因为它是上帝所爱。”

“这里有鬼，你知道吗？”斯蒂芬懒洋洋地说。“我看得清清楚楚。清楚得就像大白天一样——事实上就是在大白天。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肌肉结实，皮肤金黄，全身赤裸，只是在腰间围着一块像纸一样薄的棕色布子。他长得非常英俊、显得很有教养，两条大腿上刺着花纹图案。我从未见过这种人，甚至在梦里也没有见过。他从海滩一直向我走过来。就在我几乎能触摸到他的时候，他转身径直穿过奈特·卢卡斯那幢房子的墙壁消失得无影无踪。奥利维亚开始在墙那边大声吠叫。”

“这么说，我住在山上还真不错。尽管最近比利·维格夫告诉我，他在山腰看到了约翰·布莱恩特，那正是他被树砸死的地方。他一会儿站在那儿，转眼间又不见了。按照比利的说法，他似乎非常害怕被人发现。”

海浪拍打着海岸，萨布莱号已经起航，正绕过小瀑布。对于金先生身怀六甲的妻子来说，上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不得不从岩石跳到上下颠簸的大艇上。

“是不是昨天晚上德灵和布拉纳干爬到天狼星号上喝多了朗姆酒,放了一把火？”理查德问。

“是。二等兵约翰·爱斯考特下士——罗斯的仆人——天黑之后从政府官邸的高处发现了火情，他自告奋勇游到船上看个究竟。罗斯同意了，因为此人水性极好。爱斯考特发现德灵和布拉纳干喝得几乎不省人事，正忙着在火堆旁边取暖。他把他们扔进大海，扑灭了火——火苗刚刚烧过安装着大炮的甲板——一直在天狼星号上呆到第二天天亮，人们把他连同朗姆酒一起运回到岸上。德灵和布拉纳干早已被戴上锁链关在金中尉的新禁闭室里。少校气得脸色铁青，他原以为把朗姆酒留在天狼星号上要比留在岸上更

安全。我估计等老司令官坐着萨布莱号一走，新司令官要么下令执行死刑，要么处以五百下鞭刑。这于这种第一次违反军事管制的行为，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暮色渐浓，天已大黑，斯蒂芬使劲蜷缩着身子，像一根压缩的弹簧一样坐在那儿，目光转向理查德。“听说今天早晨少校去你那儿了？”

理查德脸上露出一丝苦笑。“罗斯长着一双蝙蝠耳朵。他是怎样知道或者从哪儿知道的我不想贸然去猜，反正他听说了昨天晚上在篝火旁发生的事情。嗯，你了解他。他一直等到我回家吃早饭，进屋后，径自在椅子上坐下，看我的神情就像打量一条新发现的毛毛虫。‘听说你当着众人的面和你的妻子断绝了关系，’他说。我回答是的，他嘟哝了几句什么。然后说道：‘我没想到你会这样，摩根，但是我猜想你一定有自己的原因，就像通常那样。’”

斯蒂芬咯咯咯地笑着。“他可真会说话啊。”

“他接着问我，我的妻子适不适合给一位军官做女管家！我告诉他，她干净、整洁，是一位出色的缝补衣服的好手、好厨师，并且——据我所知——还是处女。于是他两手一拍大腿，站起身来。‘她喜欢孩子吗？’他问道。我说，根据在格洛斯特监狱她对孩子的态度，我认为喜欢。‘那么，你肯定她不是一个勾引男人的妖妇吗？’他问。我说，这一点我绝对肯定。‘那她正是我要找的人，’他说，然后迈开大步离去，就像一只猫弄到了一块奶油一样。”

斯蒂芬笑得更厉害了。“我发誓，理查德，”等他喘过气之后继续说道，“你跟罗斯少校打交道可要处处小心。由于某种我不明白的原因，我认为他特别喜欢你。”

“他喜欢我，”理查德说，“是因为我一点儿也不怕他。我总是告诉他事实真相，不是光拣他喜欢听的说。这也是为什么他永远也不会像金那样器重汤米·克劳德。我硬着头皮站在金的面前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他总是有心拿鞭子揍我，而我站在罗斯少校面前提建议的时候，压根儿就不需要硬着头皮。”

“金是一个英国式的金，”斯蒂芬说，有点儿离题，“不是一个爱尔兰式的金。他血液中凯尔特人的成分是纯粹的康沃尔郡人，远

非威尔士人。这就意味着他性格暴躁、喜怒无常。皇家海军的精神已经深入他的骨髓。罗斯是典型的苏格兰人，只有一种心情——郁闷。他的根生长在寒冷荒凉的土地上，在那里要么生存下来，要么就完蛋。”他站起身来，伸出手把理查德也拉起来。“我很高兴他帮你解决了和妻子断绝关系之后，如何妥善安置她的问题。”

“嗯，你告诉过我不要娶她，”理查德叹了口气说道。“如果我知道她在这儿的话，我会做点准备，但是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我正在找威尔·康纳利，她猛地搂住我的脖子，热烈地吻着我，差点儿没把我闷死。我……我闻到了她，感觉到了她，斯蒂芬。她离我太近，以至于我看不清她。凭我对她的了解，她身上还有很多气味儿，没有一种是好闻的。杰克逊港臭气熏天，就像一个老城堡那样臭气熏天。但是在我鼻翼间缭绕的是女人那种气味——我独处的时间太长了，离开锯木坑和悉尼镇，到处都是芬芳的气味。事实上不是她身上有什么臭味，她不臭，只是我不能忍受那种气味。我的理由没有说服力，甚至连我自己也说服不了。上帝知道我并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骄傲。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种强烈的反感，好像天黑之后，撞到一张蜘蛛网上一样。我觉得一阵反胃，闭着眼睛把她从身边推开。那之后，已经是覆水难收，我只好落荒而逃。”

“我能理解，”斯蒂芬温和地说。“我不明白的是，你怎么想不到她很有可能已经和其他人一起到这里来了。”

“是呀，我再回头看这事儿的时候，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我也有责任。我应该提醒你。”

“你太忙了，处理天狼星号事件就够你忙乎的了。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她已经上岸好几天，明明知道我就在这座小岛，为什么还要等待呢？”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斯蒂芬那幢房子跟前。斯蒂芬没有回答就溜进屋子，然后从窗户向外张望，看见理查德的火炬沿着山谷一路向上，闪闪烁烁。为什么还要等待，理查德？因为内心深处她

常明白，如果她私下里找你的话，你对她只会做一件事情——拒绝她。或者也许，作为一个女人，她期盼着你去寻找她并且承认她。可怜的利兹·洛克……他已经在山上那座孤零零的房子里独处了整整六个月，陪伴他的只有一条狗，但他感到非常满足。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直到最近之前，他的感情完全处于休眠状态，就像过冬的熊。他和利兹·洛克的婚姻是在他“冬眠”过程中做的一件事情。我想，那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醒来。可是后来，突然之间他醒了——那天，我亲眼看见他醒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斯蒂芬看了看表，抿着嘴唇，在心里和自己争论是不是很饿，需要费点事儿，热一些肉汤，就着面包当晚餐。约翰·亨特船长住在政府公寓里，而约翰尼……哦，好吧。热些汤，斯蒂芬，天气很冷的确需要生火。

“我所需要的，”理查德突然破门而入，斯蒂芬正在吹着半死不活的火苗，“只是和我的书和我的狗单独呆在一起！能够让我独处，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呢？”斯蒂芬问道，依然蹲在地上。“为什么不在你的峡谷里独处？”

“哦，是的，但是……但是……”理查德支支吾吾地说。

“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承认，理查德，”斯蒂芬说，他此刻的心情并不想忍受那些怪念头，“你为你对利兹·洛克做的事情——好吧，就算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而感到愧疚。你这个人不会轻易和那些达不到你的期望值的人相处。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这样严于律己的人——你他妈的真是个新教的殉道者！”

“啊，别他妈的在这儿说教了！”理查德生气地说。“你的麻烦就在于从来都没弄明白天主教徒或者新教徒到底怎么回事儿，更别说殉道者了！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承认你自己对约翰尼单相思，恨不得把亨特暴打一顿？”

蓝眼睛盯着灰眼睛，足足一分钟，两个人都一动不动。然后两个人的嘴角同时抽搐着，爆发出一阵大笑。

“哦，擦把脸，消除误会，”斯蒂芬一边说，一边用布片擦着脸。

“是的，是能消除误会，”理查德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借他那

布也擦了擦脸。

“既然来了，你最好把约翰尼那份汤喝了。你怎么又回来了？”

“因为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现在，我已经不需要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你是对的，斯蒂芬。和利兹生活在一起对于我是一种必须忍受的痛苦，包括我因此而不喜欢自己。”

约翰·劳瑞尔出出进进那么频繁，以至于这可怜的家伙觉得晕头转向。理查德一个月之内就为他建造了一间舒服的棚屋，地点就在他那块不足一英亩的土地那边。棚屋门窗的方向和理查德房间的方向相反。如果劳瑞尔在那儿打呼噜的话，因为距离远理查德也不会听到。对于分配给他的工作，事实证明，他能够出色地完成，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喜欢玩牌，必须严格限制，以免输掉他那微薄的食物份额。

悉尼镇雨后春笋般盖起的小木屋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条条真正的街道。这些木屋都是由奈特·卢卡斯和他的木匠们建造的，盖房的速度和理查德的锯木场为他们提供木板和横梁的速度一样快。因为没有时间和设备把带凹槽的木板和楔形榫头组合在一起，所以木板间的空隙只是用薄木条钉在一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也许没有什么不妥的，但是对于像理查德那样自己房子内的木头都要打磨一遍的人来说就另当别论了。金已经扩大政府官邸的面积，丰衣足食的好日子里可以容纳六个人共同吃晚饭。官邸终于在小格子窗上安装了菲利普总督赐予的玻璃。而其他所有房子，包括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们居住的极为宽敞的房子，都仅仅是在窗户上安装了百叶窗或者闸板，或者只是在墙上挖了一个洞。有一个锯木坑专门生产盖房顶用的木瓦，所有屋顶最终都将铺上木瓦，但是做木瓦的木料破开之前必须先在海水中浸泡六个星期。这也就意味着暂时还要用亚麻杆铺屋顶。到更远的地方寻找亚麻的任务交给了天狼星号的水手们，罗斯少校不允许他们无事可做。

因为用不着为杰克逊港提供石灰——至少眼下如此——储备起来的灰屑岩便可以用作建造房基和烟囱。四个制桶匠发现生产

木瓦的那个锯木坑还加工一种本地硬木。这种木头非常适合做桶，于是他们开始造桶。罗斯已经安排妇女们把金留下的小麦用手磨磨成面粉，他相信把面粉装在桶里要比散放着的小麦更能防止老鼠糟蹋。阿隆·戴维斯在杰克逊港的时候被指派为那里的面包师，现在他又被任命为社区的面包师。在整个社区里并不是每天都能见着面包，星期天和星期三是面包，星期一和星期四是米饭，星期六是豌豆，星期二和星期五是掺着麦片的印第安玉米糊糊。

罗斯看到猪繁殖的速度很快，便建造了一座熔炉开始生产盐。猪身上不适合用盐腌的部分，就切碎，灌到猪大肠中制成香肠。

“猪最大的特点是，”有人听罗斯少校这么说，“除了它的哼哼声，浑身上下没有不能吃的东西。”大家都认为罗斯少校绝无半点儿幽默感，所以听到这种说法都认为他是认真的。

天狼星号还漂在那儿，船尾时而触到礁石，时而离开礁石，所有值得抢救的东西都逐渐被运到岸上，从炮弹为六磅重的大炮到最后几桶总督大人送来的钉子，从砖头和石头，到盖房子用的经久耐用的木头。最令人痛心的损失是天狼星号给诺福克岛上的铁匠们运来的铁块还在天狼星号的底舱，抢救起来风险太大。几乎所有船帆都飘到岸上，被绳子和帆桅缠绕着，天狼星号的一艘小艇和桨幸存下来，而其他的所有小艇都在砍倒主桅杆的时候被毁掉了。

最后一批从船上抢救出来的东西包括几桶烟草和几箱布里斯托尔廉价的肥皂。肥皂被运到政府仓库准备统一分发，而烟草却从来没有装进人们的烟袋锅里。海员们对此颇为不满，他们认为吞云吐雾是仅次于朗姆酒的最大的享受。乔治·盖斯特和亨利·哈特维是两个从农村来的人。他们到罗斯少校那儿报告说，在格洛塞斯特的菜园，农妇们拿丈夫的烟草对付蛞蝓、毛毛虫和幼虫。她们把烟草叶子泡在水中煮沸，再用肥皂水浸泡，然后把混合起来的液体喷在蔬菜上。虽说下一场雨就会把它们冲走，但是在此之前，那些蠕动的虫子闻到这股特别的气味，掉头就跑。

从那时起，谁也不准扔掉一滴用过的肥皂水。一小组妇女负责处理烟草，试验表明，这样的溶液洒上一次能够持续好长时间，

几场雨过后依然有效。至于肥皂——可以像不列颠群岛各地贫苦农民那样用脂肪和碱水自己制造。猪油是猪身上的脂肪，这里多得是。碱水也不难得到：把吃不了的土豆、胡萝卜、萝卜、甜菜叶子烧成灰，浸泡在水中，煮开之后过滤，剩下的液体部分就是碱水。用来喷洒“药水”的罐子非常缺，女人们就用泡烟草的桶和底下扎着眼儿的锡合金容器往蔬菜上喷洒。喷完蔬菜，再喷庄稼，效率很高。为了迎战下一轮害虫的进攻，杀虫剂被储藏在空朗姆酒桶中。

在这种实际工作中，司令官表现得相当出色。他的想法从生产盐、香肠和杀虫剂开始，直到别出心裁，打算用锯末建一处熏制室，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扔到地里当肥料。那些没法腌制的东西也许可以熏制，包括鱼。罗斯手里掌握着一支劳动大军，他决心不让任何人无事可做。第一步是尽可能多地生产食物；第二步是让大家尽可能自给自足，不要消耗政府的食物。这一步显然是整个植物湾的实验之所以有意义的惟一原因——如果要永远为这些人供应食物的话，那么把几千名囚犯和看守发配到地球的另一端还有什么意义呢？

萨布莱号两周前出发，把天狼星号触礁的可怕消息带给总督大人。这时，海鸟来到皮特山，分布于岛西北端方圆一千英尺的地方。没几天就证实，金关于这种硕大海燕的说法完全正确。它们白天出海捕鱼，黄昏摇摇摆摆走回栖身之地。它们缺心眼儿，没脑子，对人类的狡诈一无所知，被抓的时候，既不飞走也不抵抗。

人们斩断藤蔓(因为藤蔓很粗，人们称之为‘参孙腱子’)，开辟出一条条小路。小路从新开的小瀑布路一直通到山腰。修路工程及时完成，捕鸟的人可以带着袋子在白天上山。腌肉的配额被削减到每周三磅，面包、大米、豌豆和燕麦的数量减半。皮特山的鸟儿可以用来填补配额的空缺。

连军官们的朗姆酒也被削减为每天只有半品脱的兑了很多水的格洛格酒。不过拉尔夫·克拉克中尉一点儿也不为这事儿着急。他依然拿自己那份酒和别人交换急需的衬衫、内衣、长袜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从天狼星号运的个人用品几乎没有一样落到他的手里。他有几次看见犯人们身上穿的好像是他的衣服。罗斯少校的

财物也丢了个精光，但是他不像克拉克那样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而是默默地忍受了他的损失。

土豆挖出来之后，按比例每十二个人分享一小堆，收获的蔬菜也平均分配。也许因为蔬菜没有什么营养，特别是因为坏血病已经不存在，种在地里的蔬菜总是超出人们的实际需要，除了鱼，人们愿意吃任何东西，而不愿意吃一大碗菠菜或者红花菜豆。

那将是漫长而艰苦的征程。少校知道，萨布莱号不会回来了。这艘三十四岁高龄、只适合于在英吉利海峡中航行的船将前往东印度寻找食物，否则杰克逊港的人将饿死。诺福克岛的人也许还不至于饿死，但是也必须为基本的生活保障而挣扎。这项伟大的实验终将失败。

罗伯特·罗斯和阿瑟·菲利普都狂热地认为，无论未来多么艰难、多么贫穷，由他们管辖的人决不能堕落到不列颠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民都信奉的基督教准则之下。必须保持道德、体面、教养，对文化、技术的崇尚，以及其他欧洲文明的美德。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些即使活下来的人也将什么都不是。罗斯和菲利普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乐观精神与必胜的信心——这是一种抽象的品格。菲利普坚信这次伟大的实验终将成功。罗斯却认为所有这一切——时间、金钱、财物和辛劳都将付诸东流，最终什么痕迹也不会留下。这种看法尽管根深蒂固，但是一点儿也没有阻止他四处奔走，游说伦敦那些装腔作势的傻瓜。而那些人在倾听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和詹姆斯·玛利亚·马特拉先生的意见并且起草行动方案时，却没有考虑他的意见。当椅子舒舒服服，炉火熊熊燃烧，装着波尔图葡萄酒的玻璃瓶子深不见底的时候，那些脑满肠肥的家伙多么容易在地球这个棋盘上移动一个个小卒子啊。

用皮特山的鸟儿充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反对。这种鸟的肉颜色较深，吃起来虽然没有什么滋味儿，但也没有太重的鱼腥味儿。烤着吃或者炖着吃的时候，渗出的脂肪很少。冬天刚刚开始，每只雌鸟体内都有一个蛋。鸟的羽毛很容易被拔掉。拔下之后，个头就不大了，所以孩子的定量是一只，女人两只，男人三只，贪吃的人

四到五只。官方派出的捕鸟者被告知要捕到一定数量的鸟，除了现吃之外，还要拿出一部分熏干了作为储备。起初罗斯试图限制捕鸟的数量和允许上山捕鸟的人的数量。但是尽管实施了军事管制，而且对德灵和布拉纳干处以五百下鞭刑的命令也已经执行（分五次），都无法阻止人们冒险去寻找这种不同于腌肉、鱼和蔬菜的“美味”。看到这种情况，罗斯耸了耸肩，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拉尔夫·克拉克中尉，政府仓库的主管，开始尽可能详尽地记录他所知道的统计数字：四月初，捕鸟者捕到的鸟的数字每天一百四十七只，一个月之后就增加到每天一千八百九十只。其中一部分被熏制，但是绝大多数根本没吃就扔掉了。捕鸟的人都想吃还没有下的蛋，而且只吃没有下的蛋。克拉克本人作为一名捕鸟好手，就毫不掩饰自己爱吃这种蛋。

理查德隔一天就步行五英里，做一次“环程旅行”，去享受他的“皮特山家禽”。鸟的到来使他暂时失去了菜园的守卫。约翰·劳瑞尔拖着一个袋子在宵禁之后遇上军事管制巡逻队。巡逻队让他站住，他却试图逃跑。结果脑袋上挨了一枪托，被关进禁闭室。一个星期之后他被释放了，脑袋依然包扎着纱布，还挨了十二鞭子。

“你袋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约翰？”理查德在海龟湾问道。锯木坑收工作之后，他马上就去接刚刚获释、还在不停呻吟的劳瑞尔。“六十八只鸟儿！”理查德把一勺子海水毫无同情之心地泼到劳瑞尔的背上。“你他妈的能不能站稳了？如果你真有勇气走到海里蹲下去，就不用麻烦我了。”

“扑克牌！”劳瑞尔气喘吁吁地说。南风凛冽，劳瑞尔又疼又冷，牙齿直打战。

“扑克牌。”理查德把他从水里拽起来，用布片擦干伤口。“死不了，”他说道。“吉米·理查森没有狠狠打你，你没有流太多的血。你要是女人的话，就没这么走运了。那么扑克牌和这些鸟儿有什么关系？”

“我输了，”劳瑞尔说，跟在理查德身后，沿着小路，走过最外面的一排房子。“就得还债。约斯·帕克说，我可以替他们跑一趟腿儿，把他们那份鸟拿回来顶债。我没想到袋子那么沉，走得太

了,没能在宵禁之前赶回来。”

“那你就要吸取教训，约翰，求你了。如果你非玩儿不可，就和好人玩儿，别跟他们那种骗子玩儿。现在，回山谷里上床睡觉。”

经过几次搬家，斯蒂芬·多纳万现在在小瀑布路东侧有一处很好的住房。奈特·卢卡斯也有同样好的一处房子，地点在斯蒂芬·多纳万那幢房子那边，占地一英亩，土地很平。沼泽地没有侵蚀这一地区，但是罗斯少校忙于挖一条通向海龟湾的出口，以便把沼泽地中的水排掉。这块土地平整而且适于耕种，那些小水流汇集到阿瑟谷的溪流，但是水量不足以形成一个出海口。这块沼泽地是庄稼地的边界。

“请进！”理查德敲门的时候斯蒂芬说道。

“我刚把我那位做了错事的卫兵送上床，”理查德坐下，叹了一口气说道。“帕克和另外几个家伙让劳瑞尔替他们跑腿儿取他们那份鸟，还打牌欠下的债。哎，他真是一个傻瓜！”

“但是他很有用。喏，跟我一起吃鱼吧。小渔船今天出海捕到的。约翰尼正跟在亨特船长屁股后头巴结他呢，所以我有两份儿。来，吃点和皮特山鸟肉不同的食物。”

“我更愿意每天吃鱼，”理查德一边大口吃一边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人们热衷于吃肚子里有蛋的雌鸟。为了回报你的款待，我明天将为你挖一大捧土豆。我的土豆长得很好，我非常高兴的一个原因就是劳瑞尔回来之后，我就能保住自己产量的三分之

“这些日子，有人跟你说话吗？”吃完饭，刷完盘子，摆好棋盘，斯蒂芬问道。

“那些站在我妻子一边的人没人跟我说话——康纳利、佩罗特和另外几个刻瑞斯号和亚历山大号上的熟人。奇怪的是，那些我进格洛塞斯特监狱之前就认识她的人——盖斯特、李斯比、哈特威——却和我站在一起。”他看起来很生气。“好像你必须站在某一方似的。很可笑。利兹非常满意命运的安排，她在政府官邸和小约翰总是嘻嘻哈哈，但是在少校面前行为举止非常得体。”

“她非常爱你，理查德。在这件事情上，你羞辱了她，”斯蒂芬

说，他觉得已经过去很长时间，说说无妨。

理查德惊讶地盯着他。“胡说！我们之间从来没有爱。我知道，你希望我娶了她之后，就能产生爱，可是事实并非这样。”

“她爱你。”

理查德心里很烦，半晌没有说话。他走了一步棋，结果丢掉一个卒子，又试着走了一步马。如果利兹爱他，那么他对她的伤害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他想起她曾经对他讲过，潘瑞恩夫人号上女犯人是如何被剥夺尊严的。他由此认识到自己对她所犯下的错误中最严重的一项——当众羞辱。这确实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她从来没有说过她爱他，从来没有用语言或者眼神表示过这种感情……他丢了他的马。

“海军陆战队官兵和海军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他问道。

“很紧张。亨特从来没有喜欢过罗斯少校，现在流落到这儿更是满肚子不情愿。到目前为止，两个人都强忍着，还没有闹翻，但是离闹翻也不远了。因为天狼星号触礁，他无法再在海上航行，所以他花费绝大多数时间划着小船在他难以战胜的对手——尼皮恩岛四处转悠。我怀疑，他是在寻找证据，以便日后在英格兰法庭上能够为自己辩护。一旦将这座小岛周围海底每一英寸土地都探测清楚，编辑出他的海图，他就会在海岸任何其他地方进行同样的探测。”

“为什么约翰尼还经常到亨特那儿？我这样问是不是对你个人隐私的干涉？”

斯蒂芬耸了耸肩，嘴角向下撇了撇。“不是，我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海员，他很难拒绝船长的权威，除非他想叛乱，而约翰尼不是那种人。他是一名皇家海军，对于他，亨特仅次于上帝。”

“我还听说皇家海军威廉·布莱德利中尉，已经退出为军官准备的公寓，一个人搬到圆球湾住去了。”

“毫无疑问，这情况是因为你给他的新房子锯木料推测出来的。是的，他已经走了，没有人因为他的离去而难过。布莱德利是个怪人，他总是和自己说话，这也是他为什么不需要别人陪伴的原

因。就我所知，少校安排他在岛内踏勘。对亨特来说这是公然的冒犯，亨特坚持认为，凡是海军成员，不论职位高低，都不应在陆地上从事艰苦的劳动。”

这盘棋输得很丢人。理查德站起身来，把松树枝做的火把凑到斯蒂芬的火炉旁边点着。“我真想再下一盘报这一箭之仇，但是如果我不马上走的话，就会在宵禁之后被逮住。明天你跟我一起到山上再抓一次鸟，好吗？”

“既然我们已经把鱼都吃掉了，那就去吧，我愿意。”

斯蒂芬向走下山谷的理查德挥了挥手，脑子里面还在想他刚进屋时脸上的表情。天狼星号上的船帆已经不再被人们用作帐篷，而是被自由民分掉用作床垫和吊床。感谢金种了小麦，再加上聚居地没有马和牛，他们有足够的麦草填充足褥垫。在官方看来，斯蒂芬是发现船帆的人，所以他想要多少帆布就能要多少。于是他要了足够自己和理查德使用的帆布。这些久风吹日晒的帆布，在清水里用肥皂洗过几次，就变得很软，可以裁成合适的床单，做成结实的裤子。一帮擅长针线活儿的女人们为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和海员缝制裤子。他们在领新裤子的时候，必须先把旧裤子送给囚犯。在派别的用场之前，谁也不会真正赞赏天狼星号的船帆如此之大。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给我的帆布，”理查德说。第二天日落时分，他和斯蒂芬在通往小瀑布的路上见面。“毯子铺在床底下，很快就会磨坏，而帆布能用好几年。”

“我想，恐怕非得用上好几年不可呢。”

他们爬上最远的那座山崖。因为到那里要走的路最长，所以这座山崖人们很少光顾。他们在山顶上每人抓住六只鸟，那里依然有成千上万的鸟儿聚集着。他们需要做的只是走过去抓起一只，猛地拧断它的脖子，然后丢到袋子了。鸟儿已经开始下蛋，尽管人们捕捉鸟的数量没有下降。克拉克的统计数字已经上升到好几千只，而这个数字只包括交到政府仓库的鸟儿和军官们抓到的鸟儿。

回去的路上，他们走过一块足有几英亩大的空地。那里的树

木已经砍伐。在比较平坦的山顶，溪水分成三股。一股向北，流入小瀑布湾；一股向东，流入圆球湾；还有一股向南，流入沼泽地。人们把这条绕过远处海滩的小溪称为费里莫尔河。从这块空地——罗斯少校开垦这块土地的目的是什么呢？——放眼望去，看得见大山北边的景象。

无云的夜幕已经降临，天上的星星密集而明亮。人们一定会想象，黑色的天幕背后，有一层亮闪闪的白色帷幕。上帝在夜幕中戳了一些窟窿，让银色苍穹的亮光照射过来。连绵逶迤的群山像黑色的剪影巍然屹立。“剪影”之下，流萤点点，飘来飘去，宛如亮光闪闪的、流动的河。原来是几百个人手持火把从山坡上走来。

“太美了!”理查德轻声说,有点目瞪口呆。

“人们怎么会对这样的地方感到厌倦呢？”

他们一直看着火光在远处消失，然后重新上路，四周是几十个肩背口袋、气喘吁吁的“掠夺者”和熊熊燃烧的火把。

冬天来了，比去年冬天要更加干燥和寒冷，小麦和印第安玉米种植的面积远远超过金中尉的十一英亩，但是它们成熟得很慢，直到有一天，暴风雨过后，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峡谷和山坡的颜色奇迹般地从血红变成翠绿。

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捕捉到的鸟已经超过十七万只——百天里平均每人捕捉三百四十只。小岛依然在军事管制法的控制之下。罗斯少校彻底取消了腌肉配额。他意识到，现在还在山上逗留的成千上万只海燕，一旦它们的“儿女”翅膀长硬，就会飞走。好多次严厉的鞭刑都由吉姆·理查森执行。腿摔断之前，此人在理查德手下当过锯木匠。他很喜欢这个独特的职业，挥舞着九尾鞭，肆意抽打受刑的人。几乎所有人，无论自由民还是囚犯，都认为他是个无耻之徒。而他对大家的看法满不在乎。

岛上也执行过几次绞刑。被绞死的不是犯人而是水手。亨特船长的几个仆人在罗斯少校的仆人——也就是那位在天狼星号很出名的埃斯考特的帮助下，偷了少校本来就很短缺的朗姆酒，喝掉一些，卖掉一些。罗斯副总督既是法官，又是陪审员，又是“监斩

官”。他毫不留情地吊死了三名违法者，但不包括埃斯考特，也不包括亨特的头号宠臣埃里奥特。对埃斯考特的另一项惩罚是剥夺了他的“天狼星勇士”的称号，罗斯把游到出事船只抢救财物的官方荣誉授予一位名叫约翰·阿斯考特的囚犯。埃斯考特和爱里奥特被处以五百下下手最狠的鞭刑。这是罗斯在军事管制开始时就郑重宣布要兑现的刑罚。这种鞭刑能让受刑的人从脖子到脚踝都皮开肉绽，露出骨头。整个鞭刑分五次，每次执行一百下。一百下被认为是一次鞭刑中人们所能承受的极限。行刑者从肩膀开始抽起，慢慢地向下打到后背、屁股、大腿，最后在小腿肚结束。水手们暗地里密谋叛乱。但是面对和一群嗜朗姆酒如命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作对的可怕罪行，亨特船长不敢贸然支持他的下属。而愤怒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巴不得有理由朝那群水手开枪。由于二等兵丹尼尔·斯坦菲尔德的努力，他们的步枪状况良好，弹药也很干燥。

罗斯少校在盗窃朗姆酒事件平息之后，来到理查德那幢房子，脸上的表情比往常更加冷峻。

这个任务简直要了他的命，理查德心想。他招呼少校在椅子上坐下。自从来到这座小岛，少校看上去老了十岁。

“多纳万先生，”罗斯说，“向我透露了一些关于你的消息，摩根。他说你能酿造朗姆酒。我对这事儿很感兴趣。”

“是的，先生。只要有设备和原料，我就能。尽管我不能保证它的味道比人们说的里约热内卢出产的朗姆酒味道更好。和所有白酒一样，朗姆酒在饮用之前应该放在桶里储存一些年头。如果你想要的是我认为你要的那种酒，就得时间。刚酿好就喝，那酒又苦又涩。”

“乞丐没有资本挑三拣四，”罗斯说，向麦克塔维什打了个响指，它急急忙忙跑过来等人拍它。“怎么样，麦克塔维什？”

麦克塔维什摇着竖起来的尾巴，样子很可爱。

“除了别的职业，我在布里斯托尔还开过酒馆，先生，”理查德一边说，一边把一块木头扔到火炉里。“所以我比大多数人更能理解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有多么棘手。如果没有酒，那些每天习惯于喝朗姆酒和杜松子酒的男人就不会开心。女人也一样。但是，

军事管制和缺乏设备使我们至今没能建造一座早该建造起来的酿酒厂。我很愿意为您建造酿酒厂，并且亲自酿酒，只是…… ”

罗斯伸出手一边烤火，一边嘟哝着说：“我知道你在暗示什么。一旦有了酿酒厂，就会有人对每天半品脱的限额不再满意，也会有人试图以此牟利。”

“是的,先生。”

“你种的甘蔗长势不错，政府也种了不少甘蔗。”

理查德笑道:“所以,我一直想,原料不成问题。”

“你喝酒吗?摩根。”

“不喝。在这件事上我向你保证，罗斯少校。”

“我有一位自制力很强的军官，克拉克中尉，我将把监督这个项目的任务交给他。我还会在士兵当中选择几个二等兵。斯坦菲尔德、赫耶斯和詹姆斯·雷德曼，我相信他们既不会偷喝也不会偷卖,而亨特船长,”——他扭歪着一张脸，又慢慢控制了自己——“推荐了他的枪炮手德拉蒙德、水手长米歇尔和水兵希伯斯。这样你就有了六个兵、一个军官。”

“你不能把它建在山谷里，先生，”理查德坚定地说。

“我同意。你有什么建议？”

“没有，先生。我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锯木场。”

“让我考虑一下,摩根,”罗斯说,有些不情愿地站起身来。“与此同时，让劳瑞尔为你砍甘蔗。”

“是，先生。但是关于砍甘蔗的目的，我会告诉他，是你命令我提炼蔗糖，给军官们喝茶时用。”

少校满意地点着头，向屋外走去，他还要去监督安装石磨的最后几道工序。小麦成熟运来之后，用手磨加工远远不够，必须安装一盘全尺寸的石磨，推磨的将是他拥有的惟一的劳动力——人。对于鞭刑，推磨倒是一种很有用的“辅助”。罗斯虽然容忍鞭刑，但是内心深处却讨厌这种刑罚——不是因为良心受到谴责，而是因为鞭刑只有在“剂量”很大的时候，才能有效地阻止犯罪。结果是受刑的人后半辈子变成残废，连走路也得一瘸一拐。把一个人锁在磨石上，让他像水手推绞盘那样推上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将是

非常有效的惩罚，既有足够的威慑力，又不会把人毁掉。

通往圆球湾和小瀑布的道路已经完工。六月初，人们开始修通往西面安森湾的道路。他们惊喜地发现，悉尼镇和安森湾中间，有上百英亩连绵起伏的丘陵。那里没有松树。至于什么原因，没有人能够猜透。罗斯少校接受了这一天赐的礼物，就像接受皮特山上的鸟为天赐的食物一样，他立即决定在那儿建设新的定居点。他打算把小瀑布路中段清理出来，安置天狼星号的水手，而地处小瀑布路尽头的菲利普堡依然准备建一座工厂，将亚麻制成帆布。

通往安森湾方向的定居点以夏洛特皇后陛下命名——夏洛特地。拉尔夫·克拉克中尉带领二等兵斯坦菲尔德、赫耶斯和詹姆斯·雷德曼一起建设夏洛特地。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四个人，理查德一点儿也不惊奇。他断定，罗斯少校一定打算把酿酒厂建在悉尼镇和夏洛特地之间的某处。

事实的确如此。没多久，他就被命令到那边去，为夏洛特地建一个新的锯木厂。这是一个好地方。没有松树的土地上覆盖着稠密的匍匐植物。克拉克很喜欢这种植物，觉得它们像英国的发痒黧豆①，非常容易生长。人们发现，如果把它们和一种上面长着两英寸长的刺的灌木配合起来，可以做成非常理想的篱笆墙——猪拱不倒这种篱笆墙，尽管它有胆量去尝试。

罗斯少校把酿酒厂的地点选择在通往安森湾的那条路的路边、距离夏洛特地还有很长一段路。山顶下，清泉喷涌，碧水长流，一路下山，和其他细流汇合成一条小河，从距离悉尼湾西侧海角——罗斯角不远的地方流入大海。因为能赚点外快，三个水兵和三个水手干活儿格外卖力。他们清理出一块足够建造一座木房子和堆放白橡木的场地，制造盐的熔炉和烧石灰的窑用的也是这种白橡木，因为这种木头烧完之后只剩下很少的灰烬。建造熔炉底盘和熔炉需要的石块由犯人们从悉尼镇运来，表面上随后要被运往夏洛特地，实际上，天一黑，理查德和他的六个帮手便把石块从路边拖到酿酒厂。他们还搭起一处工棚。罗斯提供铜桶、活塞、阀

①发痒黧豆：一种有刺的热带植物。

门、铜管子和把桶锯成一半制成的水缸。理查德负责把它们焊接、安装在一起。出乎他的意料，这个秘密还没有被人发现。甘蔗和一些印第安玉米穗儿凭空消失了。谁也没想到，实际上它们早已被运到酿酒厂，甘蔗被压榨成酿酒用的碎末，玉米也已用手磨研磨。

四个星期以后，他终于生产出第一滴蒸馏物。副总督小心翼翼地呷了一口，露出一脸苦相，又呷了一口，然后把四分之一品脱中剩余的部分一饮而尽。和别人一样，他很喜欢他的朗姆酒。

“味道不怎么样，摩根，但效果不错，”他说，满脸微笑。“你从叛乱和谋杀中把我们拯救了出来。如果再放一段时间的话，酒的味道就会变得更醇美，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谁知道呢？我们也许不但要为杰克逊港提供石灰和木材，还要为他们供应朗姆酒呢！”

“如果您能允许我回锯木厂的话，我将不胜感激，”理查德说，酿酒厂只能让他想起那些并不愉快的往事。“这儿的活儿只需捣碎原料，不要让炉子里的火熄灭，及时加水就行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必要呆在这儿。斯坦菲尔德干一班，德拉蒙德换另一班。如果你的储藏室里有上好的朗姆酒，我们可以把蒸馏出来的酒倒在橡木桶中再加上少量好酒，看看会怎么样。”

“你说得没错儿，摩根。你跟克拉克中尉可以共同承担监督的任务，但是把你留在这儿，只是向设备和炉子里添加东西实在是浪费你的天才。”他踱了几步，咂着嘴唇，显然心中充满幸福愉快的感觉。“跟我一起回悉尼镇。”突然想起别的成员，停下脚步，拍了拍每个人的肩膀。“好好保护和照看这里，小伙子们，”他用难得一见的和蔼的口气说道，脸上依然带着微笑。“这将每年为你们带来额外的二十英镑的收入。”

穿过松林的道路从山顶向下一直通往乔治山的山顶，那里的景色十分壮观——茫茫大海、整个悉尼城和它的环礁湖、拍岸而来的浪花，还有菲利普堡和尼皮恩岛尽收眼底。罗斯少校停下脚步凝视着远方。

“我有一个想法，摩根，给你自由，”他说。“我无法给你完全的

赦免，但是我可以给你有条件的赦免。一旦时机成熟，我就向杰克逊港的总督大人请求完全赦免。我认为你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一个自由人应该得到的一切，不必非得等到‘刑满释放’的那一天才给你自由——嗯，我记得你说过是九二年三月刑满？”

理查德喉咙发紧，泪水迷住了眼睛。他想说点儿什么，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一边点头，一边用掌心擦掉奔涌而出的泪水。自由。自由！

少校继续凝视着菲利普岛。“还有其他几个人我也要释放——卢卡斯、费里莫尔、莱斯、老莫迪摩尔，等等。你们都应当有机会挑选一块土地，在上面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屋，因为就我所知你们都是体面人。正是由于有你们这样一批人，诺福克岛才得以幸存，我才能在这里指手画脚——更不用说我之前的金中尉。从现在起，摩根，你是一个自由人了，这就意味着作为锯木匠的监工，每年你将得到二十五英镑的薪水。我还将支付你监管酿酒的报酬——每年五英镑，还有建造酿酒厂的报酬二十英镑。现在没有现金付给你，因为总督大人并没有给我们现金。我将给你开具一张期票，这笔开支将从政府账户中支出。你可以用它在商店买东西，也可以和私人小贩进行交易。关于酿酒这件事情我要绝对保密，而且我要告诉你，我也许会把它关掉。这仅仅是一个实验而已，我进行这项试验的目的是因为不想看到海军里任何人为他们自己酿酒。我的良心受到折磨，别人的怀疑也让我很难受，”他停下话头，情绪平稳了一些。“我信任克拉克中尉，相信他一个字也不会透露的，即使在他的日志中。他很清楚，在日志中不仅要体现出他的业绩，也要表现出我的善举。哦，他想出版日志的念头无可厚非，但是有时候日志会落到坏人手里。”

罗斯少校这番“演说”很长，理查德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好自己想说的话。“我永远是你的人，罗斯少校。只有这样才能够表达对您大恩大德的感激之情。”他的眼中带着笑意，看上去格外蓝。“可否请您赏光，让我在成为自由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荣幸地同您握手？”

罗斯愉快地伸出一只手。“我要到城里去，”他说，“摩根，恐怕

你得回酿酒厂给我取点儿你酿的那玩意儿，这样我就能在吃晚饭的时候用它们来勾兑我剩下的那点儿好酒了。”他做了个鬼脸。“我和大家一样，吃腻了皮特山海鸟，不过，一扎酒下肚，还有谁会牢骚满腹呢？”

自由！他自由了！并且是特赦的自由，这很重要。无论什么人，一旦服完刑都能获得自由，但他们仅仅是刑满释放罢了。被特赦却意义不同，实际上证明他是无罪的。

八月四日，从悉尼镇极目远眺，一叶白帆在海浪间飘摇，小岛上的居民把什么工作、纪律、疾病和理智统统丢到脑后。克拉克中尉和乔治·约翰斯顿船长登上乔治山，确认那船帆是真的，但是那艘船静静地驶了过去。南风劲吹，想在悉尼湾靠岸是不可能的事情，约翰斯顿船长和亨特船长走到小瀑布，以为那艘船会在那儿靠岸，因为那里平静得像个蓄水池。但它再次静悄悄地驶过，黄昏时分已经在北方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天晚上，整个悉尼镇，甚至包括夏洛特地和菲利普堡，都陷入一片绝望。看到一艘船却被“视而不见”！啊，还有比这更令人失望的事情吗？

第二天早晨，罗斯少校又派人到皮特山顶观望，但一切都是徒劳的，那艘船显然已经离去。

八月七日拂晓，从南方远处地平线处传来一条船尖利的汽笛声，悉尼镇的人们从睡梦中惊醒。

由于顶风，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那艘船也没有能够靠得更近一些。这时，又出现了一艘帆船。这一次是真的！这一次它们不能再“视而不见”!

由于无法靠近两艘船中的第一艘，克拉克中尉乘坐平底小渔船前往第二艘船并且设法登上了船。这艘船是从伦敦驶来的奇异号，船长是尼古拉斯·安斯提斯，曾经是潘海恩夫人号上的大副。他告诉克拉克，船上有二百零四名囚犯，但是给诺福克岛带来的补给很少。克拉克听了差点晕过去。安斯提斯连忙说，另一艘船扎斯提尼安号上没有囚犯，装载着大量的补给品。杰克逊港不再挨饿了，诺福克岛也一样。现在，岛上剩余的腌肉和面粉的储备已

不足三个星期。

“哪艘船没理睬我们的信号？”克拉克问道。

“朱丽安娜女士号。它把一船女犯送到了杰克逊港，但是船漏水非常厉害，所以空船直航黄埔。它将从那里装载茶叶，但是首先需要在干船坞把船修好，”安斯提斯说。“一旦把货物在这里卸完，扎斯提尼安和我也要赶往黄埔。”

即使像伦·戴尔和威廉·弗朗西斯那样的坏蛋也兴致勃勃地把蔬菜装到奇异号和扎斯提尼安号大艇上，送给这两条船上那些想蔬菜想得发疯的水手们。这些水手没法把货物、人或者食物运送上岸。来自英格兰和杰克逊港的信件被运送上岸，一起上岸的还有几位想要活动活动筋骨的军官。卸货的工作必须等待，只有必要的时候才在小瀑布进行。兴高采烈的克拉克中尉收到至少四封来自心爱的贝特丝长长的家信，得知她和宝贝拉尔菲都很好，克拉克感觉心里的焦虑减轻了许多。

菲利普总督在给罗斯少校的信中解释道，萨布莱号已经前往巴达维亚①，在那里采购尽可能多的食物装满它那狭小的船舱。如果可能的话，还要租一艘荷兰商船跟它一起将更多的食物运回杰克逊港。萨布莱号的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把菲利普·吉德利·金中尉送到那儿。总督大人希望金能从巴达维亚搭上荷兰的东印度商船至少到达开普敦，然后继续他到伦敦请愿的漫长旅程。萨布莱号一回到杰克逊港修整完毕，就会被派往诺福克岛来接约翰·亨特船长和天狼星号上的水手。菲利普认为，他们能在一七九一年内回来就不错了。但是，菲利普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鉴于充足的补给已经抵达，罗斯少校再也没有必要用军事管制法来实施统治。那些法令必须立即废止。啊，该死的金！少校气得发疯。不会是别人，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儿。如果我无权绞死他们，让我如何对付亨特那些船员们？

还有坏消息从杰克逊港传来。从英格兰满载着食物驶来的补给船守卫者号在开普敦购买了不少牲畜，踏上最后一段航程前往

①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旧称。

植物湾。一七八九年圣诞前夜，它已经离开普敦一千英里，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行驶着。这时候，眼前出现一座夏季冰山。船长买牲畜的时候，没有把它们每天消耗的淡水量计算进去，所以他决定利用他的好运气，派几艘小船去凿下一些冰块回来，以便补充淡水。这个任务很快就完成了，守卫者号扬帆驶离冰山。里欧船长——一个快乐的家伙——亲自查看后，认为守卫者号确实已经安全离开冰山，就到下面享用丰盛的晚餐。十五分钟后，船尾撞到冰山上，方向舵被毁，船尾突出部下方两侧外板的接合处开裂。进水的速度不快，里欧船长觉得有希望让船返回开普敦。所有牲畜都被扔到大海，并且放下五艘小船，装载着绝大多数船员和经过严格挑选的有一技之长的犯人。水手们对有可能死在冷得能飘浮冰山的大海十分恐惧，所以痛饮朗姆酒，装满醉鬼的五艘小船被摇摇晃晃地从船舷上缘放人大海。结果只有一艘抵达陆地。守卫者号在南印度洋毫无目的地兜了好几个星期圈子，终于靠岸。她登陆的地点距离开普敦不远，船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值得抢救的东西。为数不多的货物都被转移到朱丽安娜女士号。它是这场灾难之后从植物湾抵达好望角的第一艘船。几天之后，扎斯提尼安号也到达开普敦。但是开普敦已经没有牲畜可以卖给扎斯提尼安号了。牲畜家禽已经被守卫者号搜刮一空。这件事对菲利普总督、罗斯少校、戴维·科林斯船长和其他几位海军陆战队高级军官个人也有一些影响。他们无法从守卫者号失事造成的巨大的经济损失中恢复过来。罗斯通过代理人购买了大量牲畜供自己享用和饲养，现在都喂了鲨鱼。

好消息也许就是暂时不会再挨饿了，但是废除军事管制和守卫者号失事的消息使得少校希望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醉汉。

接下来的几天从扎斯提尼安和奇异号上卸下来一些补给品，但是船上的犯人——四十七个男人和一百五十七个女人却没有下船。朱丽安娜女士号上的女人都下船了。五艘船中，它第一个抵达杰克逊港。菲利普当然眼巴巴地盼望一艘补给船，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等待之后，等来的第一艘船除了女人和一堆破烂衣服

之外，没有装载着什么有用的东西。随后抵达的是补给船扎斯提尼安号，月底到达的是奇异号、海王星号和斯卡波罗号。参加第二次新南威尔士远征的就是这五艘船。

“哦，那情景真是太吓人了！”扎斯提尼安号的军医莫里对海军陆战队和困在诺福克岛的海军军官们说。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因为回忆而变得脸色惨白。“奇异号、海王星号和斯卡波罗号的任务是把一千名囚犯运到杰克逊港，但是旅途中死了两百六十七人，只有七百五十九人抵达这里，其中有将近五百人病得非常严重。总督大人看了差点晕过去。不过，即使晕过去也不会有人责备他。你不知道，你想象不到……”莫里有点透不过气来。“内政部更换了承包商，所以这三艘船的食物供应商都是一家贩奴公司。政府事先就按照犯人的人数付了钱，而这些犯人登陆时是否活着或者身体状况是否良好则没有约定。事实上，犯人在旅途中死得越早，承包商得的利就越多。所以，那些可怜的人几乎就得不到什么像样的食物。整个旅途中，他们都戴着老式奴隶脚镣——就是那种一英尺长、在脚踝上把两根生铁焊在一起的脚镣。即使允许他们到甲板上放风——实际上根本就不允许——他们也无法爬上去。他们根本就走不了路。当年被贩卖的黑奴，坐着这种船航行六到八个星期就已经够受了，而这些可怜人，你能想象得到吗？他们被禁闭在甲板下面将近一年！”

“我猜想，”斯蒂芬·多纳万咬牙切齿地说，“那些人死的时候一定非常悲惨。啊，上帝，让那些奴隶贩子烂掉！”

看到没有别人发表评论，莫里继续说：“海王星号的情况最糟，尽管斯卡波罗号也好不到哪儿去。它在比第一次航行更小的空间里多装了将近六十个人。奇异号在三艘船里情况最好。一路下来，二百五十四个人中只死了三十六个人。坦白地说，我们在海上的日子除了呕吐就是哭泣。他们就像活着的骷髅，全都是。就在我们把他们弄出底舱——那恶臭！——的时候，他们还在不断地死去！抬到甲板上的时候，他们在死去；放到小艇上的时候，在死去；终于送到岸上的时候，还在死去！而那些还活着的人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必须先在外面把他们身上的寄生虫处理掉——他们的

身上蹿着成千上万只虱子，我绝不夸张——我夸张了吗，温特沃斯先生？’

“一丁点儿也没有，”另一位来访者对军官们说，他是一个个子很高、白肤金发的漂亮家伙，名叫达西·温特沃斯。他被派到诺福克岛当助理军医。“海王星号简直是一艘从地狱里来的船。从朴茨茅斯出发的时候起，我就在这艘船上担任军医，但是整个航行过程中从来没有人要求我到底舱。事实上，我被禁止进入牢房。一路上，我们的鼻孔里始终是牢房的气味，但是当我在杰克逊港下到最下层甲板帮忙的时候，天哪！没有言语可以形容那里的景象。蛆的海洋，腐烂的尸体，蟑螂，老鼠，跳蚤，苍蝇，虱子。而有些人居然活着！你能想象得到吗？作为医生，我们认为设法活下来的人最终都得发疯。”

斯蒂芬认识的商船船长比认识的海军军官多，他问道：“谁是海王星号的船长？”

“一个名叫多纳德·特里尔的畜生，”温特沃斯说。“他不明白死几个囚犯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由此可见，他运到牙买加的奴隶不会有几个活着上岸的。他惟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以贵得离谱的价格把东西卖给杰克逊港的人。不过人们只买他的朗姆酒。”

“我听说过这个特里尔，”斯蒂芬看上去就像吃了苍蝇，直反胃。“他之所以让黑人活着，是因为他只能卖活人。跟他这样的人订合同就等于默许他杀人，那么订合同的人就是杀人犯。上帝，让整个内政部烂掉！”

“他甚至对免费乘船的乘客态度也很恶劣，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温特沃斯摇着头说道。“你或许认为，他至少会顾忌点面子，对他们好一点儿，但是他没有。乘坐海王星号的还有一些军官和专门为新南威尔士招募的新兵。约翰·麦克阿瑟是驻扎在新南威尔士的部队的一个上尉。他和他的太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儿子、仆人都被塞进一个很小的舱房里，并且禁止他们进入大舱。想要上甲板必须经过一条走廊，那里住满了女犯，摆满了溢出粪便的马桶。后来，婴儿死了，麦克阿瑟气得要命，和特里尔还有他的大副大吵一场，到开普敦之后就转到斯卡波罗号上，但是那时候，肮

脏污秽的环境已经使他染上重病。而且据我所知，他的儿子也病得不轻。”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温特沃斯先生？”罗斯少校问。他一直坐在那儿侧耳静听，没有发意见。

“他对我也极不友好，但是至少我能到甲板上走一走。麦克阿瑟愤然离去之后，我就把我的女人安排到他们那间舱房。对于她来说这真是鸟枪换炮。”他突然变得挺凶。“我有几位亲戚在英格兰很有地位。我已经给他们写信，海王星号回去之后，一定要让特里尔为他的罪行负责任。”

“别指望了，’乔治·约翰斯顿船长说道。“潘海恩勋爵和那帮奴隶贩子在国会的势力远比十几个伯爵和子爵大得多。”

“告诉我到杰克逊港之后，那些可怜人的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莫里先生,’罗斯少校命令道。

“总督大人命令在城外挖了一个大坑，”莫里说。“在那儿，约翰森先生为死去的人举行安葬仪式。约翰森先生心地非常善良。他对那些还活着的人特别好，而且有勇气下到海王星号的底舱把死人抬上来，为他们举行临终圣礼。但是那个坑还不能封死。堆在一起的尸体上面压着石头，这样野狗就不会把他们吃掉。那些野狗简直无孔不入。大坑不能封死的原因是，奇异号到达诺福克岛之后，还将有尸体不断放进去。人们还在大量死去。悲伤和愤怒使得菲利普总督难以自持。我们带了一封他写给西德尼大人的信，但是我担心，下一批犯人被送来之前，这封信到不了内政部。因此，那些可怜人仍将面对同样的贩奴承包商。等待他们的还将是惨绝人寰的迫害。内政部还将花钱送一批尸体到杰克逊港。”

“特里尔愿意看到这些人都早点死光，”温特沃斯说。“海王星号也损失了一些士兵。”

“我听说海王星号、奇异号和斯卡波罗号运过来的一千多名犯人中绝大多数是男犯？”罗斯问道。

“是的，有女犯，但是屈指可数，她们都住在海王星号污秽不堪的走廊。大批女犯是早些时候乘坐朱丽安娜女士号来。”

“她们的命运如何？”罗斯冷冰冰地问道，脑海里浮现出一百五

十七名骷髅般的女犯在山路崎岖的小瀑布登陆的情景。

“哦，”莫里军医说，脸上露出一点喜色，“她们相当不错！理查斯先生——他和你们舰队签过合同——为朱丽安娜女士号提供食物。关于这艘船，最糟糕的事情也不过就是船员们——船上没有士兵——‘醉生梦死’，日子过得就像在朗姆酒酿酒厂一样舒服。一船女人？难怪它航行的速度极为缓慢。”

“看起来，我们应该感谢上帝这小小的仁慈，”罗斯说道。“毫无疑问，我们的接生婆很快又会忙起来。”

“是的，有的怀着孩子。有的已经生下来了。”

“那四十七个男人从哪儿来？是杰克逊港的‘老住户’，还是来自‘地狱之船’的新人？”

“新来的，不过是他们当中状况最好的。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只是没有发疯，还能咽下东西罢了。”

朗姆酒的“本地口味”显而易见，但是从一开始，狡猾的罗伯特·罗斯就往里掺和了白酒，美其名曰“里约朗姆。”他还把理查德酿造出来的酒掺上扎斯提尼安号运来的布里斯托尔朗姆酒，装在空橡木酒桶中，打算看看把它们储存得久一些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克拉克中尉和理查德把酒藏在一个干燥的、没有人能找到的地方。酿酒厂将继续生产，直到酿出两千加仑的朗姆酒。到那个时候，他估计，甘蔗和酒桶的供应都将告罄。然后他将拆除这套设备，交由摩根收藏起来。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安宁，他暗自决定用岛上种出来的一点大麦酿造淡啤酒。扎斯提尼安号带来的货物中包括啤酒花。如果真的能酿造出淡啤酒的话，即使囚犯也能偶尔喝到比水更好的东西。

耶稣基督，这些男、女犯人经历了怎样一场交易啊！国王的政府亲手把他们送进人间地狱、虎狼窝。他自己吊死过人，也用鞭子抽打过犯人，但是他给他们吃的，也照料他们。不知道阿瑟·菲利普有没有意识到，实际上那些邪恶的奴隶贩子救了他。否则在十二个月之内，他的人将面临第二次挨饿。如果全部一千二百名囚犯都像当初从我们那支舰队下来的人那样在六月份健健康康登陆，又将发生什么事情呢？除了守卫者号，扎斯提尼安号带来的食

物也只能坚持有限的几个星期。上帝通过丧尽天良的贩奴公司之手拯救了新南威尔士，但是当上帝要人们偿还这笔血债的时候，会向谁索债呢？

八月十日早晨，奇异号上的犯人登陆之前，罗斯少校把小岛全体“居民”都召集到联合王国国旗下，发表演说。

“因为新来的船只带来足够的补给，可以使我们坚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的危机已经得到缓解！”他大声说。“现在我宣布，军事管制解除！但是，这并不意味你们可以胡作非为！我也许不能绞死谁，但我依然可以下令用鞭子把你们打个半死。是的，我会施以鞭刑！我们的人口数量将增加到七百一十八人，前景不容乐观！尤其新来的囚犯绝大多数是妇女，有几个男人也都是病人。由此可见，我们要养活的这些人，都是能吃不能干的主。从现在起，每一座棚屋、每一户人家都要再养活一个人，因为我不打算为妇女单独建造宿舍。只有担任监管犯人任务的人——多纳万先生和温特沃斯先生——经过特许，可以免除这项任务。不管你是水手、住在兵营外面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已被赦免了的囚犯还是仍在服刑的囚犯，都将负责至少一名妇女的生活。军官是否参加这项活动，自愿。但是我要警告你们，所以都听仔细了！我决不容许任何妇女被殴打、被凌辱，决不能把他们变成一群男人的玩物！我无法制止通奸，但是决不宽恕任何兽行。强奸和虐待妇女的行为都将招致理查森五百下最严厉的鞭刑，不管你是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还是水手,或者囚犯。”

他停顿了一下，很严厉地皱着眉头，冷峻的目光扫过手下的官兵，最后落在约翰·亨特船长那张自鸣得意的脸上。这个人深知总督大人废除军事管制将给他带来更大的蔑视少校权威的空间。

“从现在起我要削减悉尼镇的人数。除了那些不愿意留在这儿、只等萨布莱号一来就离开小岛的海军官兵，我要给你们当中尽可能多的人，每人分配一英亩土地，然后迁移到外面，前提是负责养活一个新来的男人或者女人。政府不会征收你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与此同时，你们必须逐步减少自己消耗的政府仓库中的食物。

你们可以销售任何多余的东西给政府，政府将支付你们应得的报酬，不管你是自由民还是囚犯。那些努力干活，精耕细作，把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政府的囚犯，一旦表现出自己的价值，就会被尽快地释放。这方面已有先例，我已经释放了你们中一些表现良好的人。政府将给每一个这样的人分配一英亩土地，外加一口母猪，同时提供公猪配种服务。现在，我还不能把这项政策扩展到家禽，但是一旦家禽的数量允许，不管谁，只要有能力，就可以购买到火鸡、小鸡或者鸭子。”

人们压低嗓门悄悄地议论起来，有人面带微笑，有人怒目而视。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艰苦的工作，哪怕为了他们自己。

少校继续说“：理查德·费里莫尔，你可以在东边那个角落挑一英亩你喜欢的土地。纳撒尼尔·卢卡斯，你可以在你现在居住的悉尼镇后面挑选一英亩土地。约翰·莱斯，你可以在奈特·卢卡斯那块土地上方、海军陆战队营房和里边那排房子之间的溪流旁边挑选一英亩土地。约翰·莫蒂摩尔、托马斯·克劳德，你们和莱斯住在同一个地方。理查德·摩根，你将留在目前居住的山谷上方那块土地。一旦布莱德利先生把他的计划提交给我，我就尽快通知其他人。天狼星号上的船员们搬到小瀑布路中段已经清理出来的那块土地。生产亚麻的工人，包括负责沤软亚麻的工人和我相信已经乘坐奇异号来到这里的编织工们，将被安排在菲利普堡，在那儿建立一座帆布制造厂。”

该说的都说了，他戛然而止。“解散！”

理查德回到山上的锯木坑，他的情绪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罗斯分配给他的一英亩土地就是他现在那幢房子的所在地。这真是天大的恩赐，因为这块地已经清理完毕，而且种着庄稼。奈特·卢卡斯和理查德·费里莫尔得到了相似的恩赐，而克劳德、莱斯和摩特摩尔还得先把树伐倒。忧的是，毫无疑问，罗斯将结束他独处的日子。尽管劳瑞尔会住在他自己的棚屋里，但是理查德知道，他无法赶走一位妇女，也不能把她交给劳瑞尔。劳瑞尔是个正派人，但是再正派也保不住他想享用女人的肉体，不管她是否愿意。不，那个可怜的女人只能住在他的房子里，而眼下这座房子只有一

个很大的房间。眼前的变化使得他终止了这个周末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从西面登陆地点的岩石上用手线钓鱼，和斯蒂芬一起进行一次远足。他将在自己的房子中为即将到来的女人隔出一个房间。约翰尼·利文斯顿为他做了一个爬犁。他非常聪明，没有问理查德为什么需要一个爬犁，爬犁下面有两个光滑的滑板，这样他就可以用帆布做挽具，自己像马拉车一样拉爬犁。他用爬犁把捣碎的原料运到酿酒厂，而这个任务只能在天黑之后由他独自完成。爬犁就像做工精细的大手推车一样，真是无价之宝。现在他不得不用它从采石场拉石头来扩充房基。真他妈的这些女人！

冬天来了，军官们喜欢在一点钟的时候挤在一起，热乎乎地享用一天中的正餐。罗斯少校也一样，愿意在政府官邸和大家一起凑热闹。利兹·洛克坚持让人们称呼自己为摩根太太。她本来就是个好厨师，现在有了原料，便可以做出许多好吃的菜。今天，为了庆祝奇异号和扎斯提尼安号的到来，她做了烤猪肉。可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邀请这两艘船上任何一位军官来吃饭。多纳万、温特沃斯和莫里几位先生也没得到邀请。拉尔夫·克拉克中尉也没有参加。他带着小约翰和多纳万、温特沃斯、莫里先生一起用餐。自从离开英格兰，谁都知道他的伙食非常节省。每逢要他掏腰包的时候，囊中羞涩的克拉克总是非常抠门儿。罗伯特·凯洛中士也没有露面，自从和法迪中尉进行了一场荒唐的决斗之后，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理睬他。

参加聚会的人有罗伯特·罗斯少校、约翰·亨特船长、乔治·约翰斯顿船长、约翰·约翰斯顿中尉，还有那位总是传播耸人听闻的流言的家伙——威廉·法迪中尉。

少校拿“里约朗姆”作为餐前酒，扎斯提尼安号美特兰船长送给他的那瓶波尔图葡萄酒准备吃完饭后享用。饭菜过一会儿才能上来，少校又开了一瓶“里约朗姆”。他们坐下来品尝摩根太太烹制的猪后腿时，发现猪皮烤得皱皱巴巴，色香味俱佳，调味用的肉汁十分鲜美，烤土豆外面也浇了肉汁。五个男人都因为喝了朗姆酒而变得头重脚轻，美味佳肴也减不了酒劲儿，更要命的是还有更

多的朗姆酒等着他们。

“我发现你不让克拉克担任政府仓库的主管了，”亨特说，刚刚吃完最后一口烤米饭布丁，满嘴糖浆。

“克拉克中尉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不仅仅是掰着手指数数，”罗斯说，下巴沾了猪油，亮光闪闪。“总督大人给我派来弗里曼，因此我必须用他。我需要克拉克在夏洛特地监工建造房屋。”

亨特板起面孔。“这倒让我想起，”他平静地说，“今天早晨在你那令人难忘的演说中，你说我的海员们将搬出悉尼镇——搬到小瀑布路那一带。我想你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正是。”罗斯接过亲爱的摩根太太递上的餐巾，擦了擦下巴。餐巾是摩根太太用旧亚麻桌布缝制而成的——真是个难得的好女人！理查德·摩根到底怎么回事儿，居然拒绝了她。罗斯猜不出具体原因，他怀疑也许和床上的事情有关。摩根说的没错，她绝对不是那种诱惑男人的荡妇。罗斯把餐巾叠起来，直盯盯地看着坐在桌子那头的亨特。

“有什么问题吗？”他问道。

“你不再是掌握着生死予夺大权的官老爷了，罗斯。你有什么权利安排我的人？”

“我依然是副总督，所以我依然有权发号施令，依然有权让皇家海军的士兵们搬到小瀑布路去。我们这儿将来一百五十名妇女，我不想看到悉尼镇一群除了吃饭什么活儿也不干的无赖。”

亨特猛地把布丁盘子推到一边，撞翻了空朗姆酒杯子。他身体前倾，掌心按着桌边。“我受够了！”他抬起一只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叫喊着。“你这个背信弃义的独裁者，罗斯！回到杰克逊港之后，我一定向总督大人报告！你吊死我的人，鞭打我的人，这一切都让我诅咒你一辈子！你让皇家海军干的那些活儿，连加略人① 我都不会让他们干——收集亚麻，冒着生命危险在礁石上搬石头。”——他站起身来，龇着牙恶狠狠地瞪着罗斯——“更有甚者，整个军事管制期间，你每分每秒都在作威作福！”

①加略人：基督教《圣经》中谓加略人犹大出卖耶稣。

“没错儿，”罗斯故意装出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说道。“看到海军干点儿活，我真是心清气爽。”

“我现在告诉你，罗斯少校，你不能让我的人搬出去！”

“去你妈的‘我不能’吧！”罗斯站起身来，两眼凶光毕露。“按照你的说法，我已经折磨你和你享有特权的部下五个月了——既然如此，我不得不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继续折磨你们！哼，只不过不是在我眼皮子底下折磨你们罢了！你们皇家海军这些混蛋以为自己是造物主，但你们不是！至少在这儿不是。你们只是一群吸干别人鲜血的吸血鬼。这儿掌权的是海军陆战队——我们这支海军陆战队！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亨特，就这么简单！我不管每条船上的男服务员你是不是都操过，但是你不能离我太近，让我闻你的臭屁！滚吧，把你们那帮讨厌的家伙都搬到小瀑布路去！”

“我将让你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罗斯！我将让你丢尽脸面，然后让总督把你召回杰克逊港，第一艘船就送你回老家！”

“试试看，你这个可怜的老家伙！但是记住，我不是一个会收回成命的人！如果你真能把我弄回英格兰接受军法处置，我将在法庭作证，你没有把岛上的人放在眼里，他们本来可以告诉怎样才能避免丢掉那条船！”罗斯咆哮道。“事实是，亨特，如果没有一艘拖船拖着走，你甚至开一艘驳船从伍尔维奇到提尔堡也办不到！”

亨特的脸涨成猪肝色，舔了舔嘴角的白沫。“准备好手枪，”他说，“明天清晨。”

少校爆发出一阵大笑。“不可能！”他说道。“我不会降低海军陆战队的身份，和一个一只脚已经踏进棺材的、‘莫莉老奶奶’决斗！去你妈的！滚开，去你妈的！只要我还是诺福克岛的副总督，你这张脸就不要再出现在悉尼镇！”

亨特船长转身走了。

三位目击者隔着桌子面面相觑。法迪找了个借口，匆匆忙忙离开，给拉尔夫·克拉克报讯儿去了。约翰·约翰斯顿觉得肚子不适，贪得无厌的乔治·约翰斯顿意识到这顿饭之所以吃得开心，并不完全缘于朗姆酒和摩根太太的美味佳肴。罗斯这番话是说给海军听的！他打心眼儿里同意罗斯对天狼星号船员的看法。除此而

外，他是惟一的船长，如何从海员嘴里为海军陆战队士兵抢夺食物的任务就落在他的肩上。这个任务可不轻松。少校多么聪明啊，在一百五十七名妇女到达之前，先把这道难题中的一部分推出了悉尼镇。

“法迪，”罗斯说，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坐了下来。“屁股在椅子上坐好。我不会命令你闭上嘴巴，因为即使是上帝，除了把人变成哑巴也没有办法让人闭嘴。乔治，请你打开那瓶波尔图葡萄酒。我不想让这顿难忘的午宴就这样结束。让我们为国王陛下干杯，为海军陆战队干杯。有朝一日它将变成皇家海军陆战队。到那时，我们就将拥有同样的海军军衔。”

十三号，星期五，这一天真不吉利，整个小岛都因为迷信吓得发抖。从奇异号上下来女犯们开始在小瀑布登陆，因为风向执著地拒绝船儿在小岛南侧靠岸。

尽管这些天有十个锯木坑同时工作，拉尔夫·克拉克还想和木匠们一起在夏洛特地再挖一个新的——罗斯急于建好定居点，并且清理更多的土地种上庄稼。理查德依然亲自拉锯，依然和二等兵比利·维格夫搭档。但是，十三号星期五一早，他不得不向罗斯少校报告，在这个不吉利的日子里，他无法劝说任何人干活。

“情况是，先生，如果我让理查森带着鞭子来‘监工’，他们会干活儿的，可是倘若大家心神不定，很容易发生事故。眼下正是我们急需木头盖房子的时候。我可不想冒险让谁受伤，”理查德解释道。

“有一些事情，”罗斯说道，他自己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是不可抗拒的。今天，我干脆给大家放假，但是他们明天必须工作。顺便说一句，我已经禁止任何囚犯今天到小瀑布去寻找中意的妇女。”他嘴角挂着一丝冷笑。“我也告诉他们，如果有谁胆敢违抗我的命令，想试一试的话，在十三号、星期五这个好日子一定有好果子吃。然而，必须有人帮助这些无用的女人上岸，再爬上山崖。我也命令我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们不要靠近，这回天狼星号的水手们可有用武之地了。”说到这儿，他的微笑中才有了一丝真正的快乐。

“但是，我想让人监督天狼星号水手们的行为，再回来向我报告。绝大多数水手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就像一群没爹没妈的野人。你可以和多纳万先生和温特沃斯先生一起去，摩根。”

早晨八点，三个人出发了。尽管日子不吉利，但是他们精神抖擞。斯蒂芬和达西·温特沃斯的关系非常好。和理查德一样，温特沃斯也通情达理、善解人意，不会谴责一个“莫莉小姐”。他们俩的性格颇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对陌生的地方和探险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两个人都喜欢读书。大海为斯蒂芬提供了宣泄的渠道，温特沃斯则喜欢漫漫长路的魅力。他曾经因为拦路抢劫而被逮捕、审判过几次。只是因为有几个亲戚是政府要员，才免除了牢狱之灾。但是，即使家里人，对他的耐心也终于磨尽。不在公路上抢劫四轮马车的时候，他也看过几本医书，涉猎了一些医学方面的知识。家里人便要他离开英格兰，到新南威尔士，永远不要回来。“诱饵”是只有在新南威尔士才能得到的微薄的报酬。

斯蒂芬依然留着漂亮的波浪式黑色长发，温特沃斯的发型则是他所说的“新时尚”——剪成像理查德那样的平头，只是没那么短。三个男人并肩走着，引人注目。他们英俊潇洒、身材高大、动作灵活。温特沃斯个子最高，而且是惟一金发白肤的美男子，夹在两个深色皮肤的人中间，格外触目。

他们爬下一座距离登陆点一百码的陡峭的山崖，放眼望去，奇异号离海岸近在咫尺。海面很平静，海水已经开始涨潮。两天前，多纳万先生已经指导过安斯提斯船长如何让船上的人安全登陆。身为商船船主，他对别人的意见倒很重视。

“安斯提斯是个很糟糕的家伙，”斯蒂芬说，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我听说，在杰克逊港，他一张纸卖一便士，一小瓶墨水卖一英镑，那种本来很便宜的、没有漂白的棉布卖十先令一厄尔①。莫里军医说，安斯提斯无论在哪儿，买东西的人都没有他期望的那么多，所以，在这儿摆摊儿生意如何，我们只好拭目以待了。”

想起利兹·洛克——摩根，理查德，摩根！——曾经对他说，潘

①厄尔：一厄尔等于四十五英寸。

海恩夫人号上，妇女来月经的时候没有垫布，理查德决定到安斯提斯的小摊买上几尺没有漂白的棉布，尽管他很不愿意让那些靠饿死别人来牟利的人赚钱，但是按照罗斯的计划将会有一个女人由他照料，因此还是做点准备为好。也许朱丽安娜女士号会为女犯人提供垫布，但是他对此表示怀疑。如果潘海恩夫人号的船员们能够继续满足声色口腹之乐的话，无论糟蹋多少女人，他们也不会表现出任何同情心。他当然要给她弄一张床，这也就意味着还需要床垫、枕头、床单，也许还有毯子和衣服。约翰尼·利文斯顿答应给他再做一张床和几把椅子，不过即使有了床和椅子，这位“不速之客”还得让他大大破费一番。他箱子的夹层和艾克·罗杰斯的靴子后跟里还藏着金币。他对尼古拉斯·安斯提斯卖什么东西很感兴趣。能有金刚砂吗？他希望有。他带来的金刚砂快用完了。他用海龟湾的沙子制做砂纸，用吃剩下的鱼骨头自己制作鱼胶，但是金刚砂却没有替代品。

刚过十点，第一艘大艇在大约五十名热切期盼的天狼星号水手们的欢呼声中靠岸了。和奇异号并排停泊的几艘大艇装着更多的女人。这天的天气远不像罗斯少校从天狼星号登陆那天那样糟糕。那天，大雨滂沱，风急浪高。但是第一艘大艇调整方向，试图靠近岩石的时候，如果有大一点的浪扑过来，划桨的水手便急忙避开。结果，女人们尖叫着、挣扎着，不敢从大艇跳到岩石上。天狼星号的一位水手走到岩石边伸出手，当大艇第二次靠过来的时候，船上的两名船员，抱起一个尖叫着的女人扔给他，然后把女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扔到岸上。没有人落水，她们随身携带的行李也都安全上岸。另一艘船紧跟着第一艘船，重复着这个过程。没多久，登陆点附近非常狭窄、尚可通行的小路上就挤满天狼星号船员和女人们。但是没有凌辱女人的事情发生。绝大多数女人被看上她们的男人带走，爬上二百英尺高的山顶。

“等着瞧吧，”斯蒂芬说，“天狼星号船员挑走最好的女人的消息一旦传到城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就气得发疯，因为罗斯不准他们到这里来。”

“他是故意这么做的吗？”温特沃斯好奇地问道。

“是的，不过不是你想象的原因，”理查德说。“想想看，哪种情况更糟糕呢？是让那些没有执勤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先挑第一轮，还是让天狼星号的水手先挑第一轮？既然这种事情肯定会引起冲突，少校宁愿让这种冲突发生在海军陆战队和海军之间，而不是发生在自己人之间。”

“不管怎说，”斯蒂芬微笑着说，“现在没有什么可挑的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挑挑拣拣，我想现在连美杜莎① 和戈尔戈② 也都成了美人儿。我计算的结果是，只有五十三个女人各有其主，我的朋友。这就是说，我们将不得不抬起屁股下山，到登陆点去。从天狼星号来帮忙的人都已经不见了。”

三个朋友来到那块当作码头的岩石之后，鼓励那些吓坏了的女人跳到岸上。和斯蒂芬·多纳万、理查德·摩根一样，达西·温特沃斯并不想从已经上岸的女人里给自己挑选一个。不过，他是另有原因。和他相好的那个女人也是犯人。名叫凯瑟琳·克劳蕾，是个漂亮的红发女郎。政府特准她不在小瀑布登陆。她和他们还是婴儿的儿子——威廉·查尔斯，将一直等到悉尼湾风平浪静之后，再从那儿登陆。温特沃斯和她一见钟情，然后公然违抗纪律，把她从海王星号臭气熏天的走廊里搬出去，搬到那间原本属于麦克阿瑟的小舱房。海王星号抵达杰克逊港之后不久，凯瑟琳就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既给他们带来喜悦，又带来忧伤。小威廉·查尔斯长着和妈妈一样的古铜色鬈发，一望而知，长大之后，身材会像爸爸一样漂亮。可惜，一双眼睛内斜视非常厉害，也许永远也不能看清楚东西。

七十名女犯和全部男犯上岸之后，奇异号打出信号说，因为潮位已经落到一半，它将不再送犯人离船。女犯们看起来情况很糟。尽管朱丽安娜女士号也许对她们不错，但是她们到诺福克岛的这段航程乘坐的是一条“湿”船——潮湿而漏水。甲板上，远航期间

① 美杜莎：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怪之一，面目极其丑陋，凡看他一眼的人都变成石头。

② 戈尔戈：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怪之一，面目可怕，人见之立刻化为顽石。

男犯出来放风，到处都是散发着恶臭的秽物和粪便。

而那四十七名登陆的男人看上去简直令人震惊。难道这就是抵达杰克逊港的、身体状况最好的犯人吗？每一艘大艇到达的时候，温特沃斯都跳到船上——奇异号的船员们对此不感兴趣——把那些可怜的家伙抱起来，像扔口袋一样扔给理查德和斯蒂芬，因为他们连一英寸都跳不起来。他们骨瘦如柴，眼窝深陷，就像套了纸圈的干枯的醋栗，牙齿没了，头发没了，连指甲也烂掉了，受尽坏血病、虱子和痢疾的折磨。走路最快的理查德跑回悉尼镇找海军陆战队士兵和犯人们来帮忙。在他再往回跑的路上，看见那些没有被天狼星号船员挑上的女人背着行李吃力地蹒跚前行。汤姆·史密斯中士在他身后吆喝着刚找来的人快点走。没有几个男人像这位统领锯木匠的头一样强壮，尽管他已经快满四十二岁了。他和史密斯都没有注意到一名囚犯志愿者——汤姆·琼斯老二，到达小瀑布的悬崖之前就溜掉了，而此时依然有女人向悉尼镇艰难跋涉。

到黄昏的时候，最后一批人登陆了。所有上岸的犯人都安全抵达悉尼镇。人们在那里开始挑选女人，而那些形容枯槁、病人膏肓的男人被送进一个小医院和一座匆匆忙忙改建的仓库棚屋。奥莉维亚·卢卡斯、爱丽莎·安德森、约翰·布赖恩特的遗孀以及司令官的管家理查德·摩根太太负责照顾这些病人，她们都对这些人是否能够康复感到绝望。难道这就是一千人中身体状况最好的一批人？人们对此都感到难以接受。

因为第二天奇异号还停在小瀑布，所以斯蒂芬、达西·温特沃斯和理查德又返回去帮忙。昨天晚上，他们把自己浑身上下彻底清洗了一遍，把帮助那些男人和女人上岸时沾到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和寄生虫洗了个干干净净。随后起风了，奇异号打出信号说它的任务已经完成。斯蒂芬和达西负责帮助最后一批妇女上岸，而且尽量让她们高兴起来。他们还教给她们如何带行李更轻巧，让她们尽量自己带上全部物品，向这些受到惊吓的女人担保，她们一定会喜欢诺福克岛的生活，因为这是一座远比杰克逊港强得多的岛屿。

他们生怕奇异号突然改变主意，再发出一艘大艇，所以一直让理查德守在岸上。这样一来，他就比另外两个人晚几分钟离开小瀑布。爬上山顶之后，他转过身，极目远眺。这里没有他所熟悉的悉尼湾巨大的礁石、平静的环礁湖、美丽的海滩和离海岸不远的小岛，但是展现在眼前的景色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瀑布之间，嶙峋怪石探出水面，宛如鲸鱼巨大的鼻孔向北喷出一串串泡沫。随着海水上涨，泡沫在海面上越升越高。

诺福克岛的松树多么有趣啊！那些因为修路而被伐倒的树木从根部砍倒，已经渐渐变成碎块，踩到泥土之中。两年之内，碎石填满这些坑凹，便没有人知道，当年这里的每一英寸土地都长着松树。红日西沉，他连忙加快脚步穿过菲利普堡周围那块被清理出来的土地。罗斯满怀壮志豪情，踏着金留下的足迹，要在这里建立一座把亚麻加工成帆布的工厂。他继续向前，走进一片森林。森林前面是山顶那块比较平坦的开阔地。副总督打算让天狼星号的船员搬迁到这里。亨特船长拒绝和他的船员一起来这儿，他和威廉·布莱德利中尉一起搬到人们称之为费里莫尔河的地方。一条小溪从那儿流过狄克·费里莫尔的土地。

还算不错，他又平安无事度过一天。没有一个女人特别垂青于他，谁都不缺急于带走她们、而且对于她们来说尚可接受的男人。不过所有女人都喜欢斯蒂芬。哦，这个鬼精灵！最好能一直有这么好的运气，理查德一边大步走着，一边在心里想。我将设法避免接纳任何人，除了约翰·劳瑞尔，即使这意味着我没有资格得到一口大母猪。

有什么东西喵喵地叫。理查德停下脚步，皱起眉头。在这儿定居的人从天狼星号上带来几只猫，但它们是宝贵的宠物和捕鼠能手，所以无需游荡到这么远来寻找食物。天狼星号的船员们也有猫，大家对它们宠爱有加，也不可能跑这么远。所以也不像是水手们的猫，除非它迷了路，爬到树上下不来了。

“过来，凯蒂①，凯蒂！”他一边叫，一边竖起耳朵听会有什么

①凯蒂：英文里“小猫”的意思。

反应。

又传来喵喵的叫声，但是这次听起来不太像猫。他的皮肤感到一阵刺痛，离开小路，走进藤蔓密布的松林。四周变得愈发昏暗，他站了一会儿，直到眼睛适应四周的环境，然后继续向前走去。突然间，他断定那是人的声音。啊，真遗憾。他本来希望那是一只猫，指望能当礼物送给斯蒂芬，代替他心爱的罗德尼。罗德尼是船上的猫，斯蒂芬转到天狼星号，投入约翰尼·利文斯顿的怀抱时，只能把它留在亚历山大号。

“你在哪儿？”他用平常的语调但是很大的声音问道。“喊一声,让我知道你在哪儿。”

一片寂静，只有松树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风儿在树枝间啸吟，鸟儿扑打着翅膀。

“过来,没关系,我想帮助你。喊一声!”

又一声无力的喵喵叫从前面什么地方传来。理查德转过脸看了一眼，记住来时的标志，以免迷路，然后继续朝那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喊一声,”他说,声音不高不低,就像平常说话那样。“让我找到你。”

“帮帮我!”

听见这一声喊叫，再找到她就不那么麻烦了。岁月的磨蚀和甲虫的咬啮在一棵巨大的松树上雕琢出一个树洞。她就蜷缩在那里面。逃亡者也许就在这样的树洞里面住过。总有这样的故事流传——犯人潜逃到野外，过了几个星期，饿得半死又出现在悉尼镇。眼前的树洞为这样的故事提供了证据。

是个小姑娘，或者第一眼看上去像个小姑娘。她的裙子撕了一个很大的口子，理查德从那口子里面看到女人丰满的乳房。他蹲下来，微笑着伸出手。

“过来，没关系。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个地方，要不然，天太黑的话就找不着回去的路了。来，抓住我的手。”

她把手指放到他的手掌里，让他把自己拽到树洞外面，因为寒冷和恐惧不停地颤抖。

“你的东西呢？”他问道，小心翼翼，尽量不碰到她身体的任何部位，除了颤抖的手指。

“让一个男人拿走了，”她轻声说道。

理查德紧抿双唇，把她带到路上，在越来越微弱的阳光下打量着她。她的个子刚到他的肩膀，很瘦，金发，不过也许不是金发，因为太脏，很难说清楚到底是什么颜色。然而，她的眼睛，是……是……啊，他的呼吸几乎要停止了。不，阳光也会制造假象，改变颜色。威廉·亨利的眼睛只属于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不会有第二双那样的眼睛。

“你走得动吗？”他问道，想把自己的衬衫给她披上，但又担心把她吓跑。

“我想,走得动。”

“到了下一块已经清理出来的土地，我一定弄一支火把。然后我们就可以从从容容地走了。”

她颤抖着向后退了几步。

“不要害怕，没关系！我们还要再走三英里才能到家，所以需要火把照亮回家的路。”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向前走去。“我叫理查德·摩根，自由民。”能这样介绍自己多好啊！“锯木匠的监工。”

尽管她没有回答，但是心里好像踏实了一点儿，跟着他向前走着，一直走到天狼星号船员的营地。在木匠们为他们盖好营房和棚屋之前，水手们住在帐篷里。有几个人在远处走来走去。路边有一大堆篝火正在燃烧，但是篝火旁边没有人。他们也许都在痛饮朗姆酒。所以没有人看见理查德捡起一把火炬并且点燃了它，也没有人看见那个可怜的“流浪儿”为了生命安全，还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放。

“你叫什么名字？”再次走进松林里的时候他问道。现在，他们一路向南，大风正好吹在身上，就像锤子砸在薄铜片上一样，发出嗡嗡嗡的响声。

“凯瑟琳·克拉克。”

“凯蒂，”他马上说道。“凯蒂。”

她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呀，”他说，也吃了一惊。“只是第一次听见你的叫声时，以为是一只猫。你是从朱丽安娜女士号上下来的吗？”

“是的。”

他觉得她走路摇摇晃晃，可是又担心如果背着她走会把她吓着。到底是哪个混蛋袭击了她呢？他说：“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也不要再气喘吁吁地说话了，凯蒂，最重要的事情是赶快带你回家。”

家，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字眼儿。他说出这个字的时候，就好像它对他真的意味着什么，就好像他在向她许诺，给予她许久以来不曾得到的一切。几年前她被判刑，先是关进伦敦纽盖特监狱，然后被送到泰晤士河上的朱丽安娜号上。在船上等了几个月之后，朱丽安娜号才独自驶往植物湾。这段经历还不是很恐怖，因为没有水手渴望得到她。有二百零四个女人可供选择，为什么那三十几个男人会看上她呢？他们想要的是身材高大的姑娘，长着丰满的屁股、奶子和好看的圆鼓鼓的肚子。有些男人不满足于只有一个战利品，喜欢四处觅食，但是尼科尔先生确保没有女人被强奸。大多数船员就像马市上买牲口的人一样，只“拴住”一个被他称之为“妻子”的女人。和船上其他上百个女人一样，凯瑟琳·克拉克从来没有吸引过异性的注意。到达杰克逊港之后，她们没有上岸，一直留在朱丽安娜女士号上，直到她们中间的一百五十七人被随便挑选出来，乘坐奇异号驶往诺福克岛。那是一个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她也没有听说过杰克逊港，只知道“植物湾”，一个让人茫然不知所措的地方。

奇异号的条件远比朱丽安娜女士号糟糕。早在泰晤士河上她就晕船晕得厉害。朱丽安娜女士号慢悠悠地行驶着，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生病。凯瑟琳陷入一场噩梦，只是因为可怕的晕船才使得噩梦尚可忍受而没有让她发疯。她们住的地方到处是爬虫，泼溅着令人作呕 的液体，究竟是什么玩意儿，谁也不敢去想象。那股恶臭鼻子永远不会适应，没有新鲜空气，没有到甲板上放风的权利。

她们乘坐大艇来到岸边，然后像玩具娃娃一样被扔到岩石上，

她心里非常害怕，但是一个面带甜美的微笑、长着最蓝的眼睛的漂亮男人接住她，让她站稳之后，轻轻往前推了一把，问她能不能自己设法沿着可怕的山崖爬上去。她想让他高兴，点了点头就开始向上爬。她用行李和包裹支撑着身体，艰难地攀登。命运跟她开了个玩笑，她没看见理查德·摩根。她在岩缝中挣扎着向上爬的时候，理查德正沿着另一条更为陡峭的小路下山。爬上山顶之后，她停下来喘了一口气，然后就上路了。她意识到，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食不果腹、严重晕船，她根本没有足够的力气走完这段路，不管有多远，目的地在哪儿。就在这时，一群男人从她身边跑过，但是没有人注意到她。

进入森林没走多远，她的腿就像灌了铅一样再也走不动了。她把包裹和行李放到地上，坐在上面，脑袋放在两膝中间，艰难地喘息着。

“哎哟，这是什么呀？”一个声音问道。

她抬起头，看见一个头发像玉米穗子一样的家伙，只穿一条破破烂烂的帆布裤子，直盯盯地看着她。他突然笑了起来，那样子就像长了两张嘴巴：上面的和下面的门牙都没了，宛如一个黑洞。她累得精疲力尽，那人伸出手来的时候，她满以为他要帮助自己站身起来，便抓住那只手。然而他猛地把她搂在怀里，想把那个令人作呕的黑窟窿堵在她的嘴上。她无力地挣扎、反抗，觉得自己薄薄的囚衣被撕破，那只肮脏的手向她的乳房伸去。

远处有人说话，他连忙松开手。她从他的怀里挣脱，跑进树林。他呆呆地站着，显然是在犹豫是否应该追她。就在这时，传来更多的人声。他耸了耸肩，提起她的包裹和行李，朝别人指给她的方向扬长而去。说话声越来越近。她吓得要命，急忙向森林深处跑去，直到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也不知道路在哪里。什么东西飞在她脸上，但是她没有尖叫。她晕了过去，头撞在树根上。

醒过来之后，她头晕恶心，忍不住呻吟。夜幕降临，林涛骤起，伸手不见五指。她手足并用，爬进一个树洞。树洞很大，黑暗中，看不见周围都有什么东西。她蜷缩在那儿，直到第一缕晨曦将周围的景色突现在眼前。参天大树，遮天蔽日，一根足有她的腰那么

粗的藤蔓缠绕她的“牢房”外面。

整整一天她都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阵阵人声，但是她不敢喊出声来，生怕那个长着两张嘴的人就埋伏在周围。为什么当天色渐暗的时候她突然试着喊叫起来，她永远也不知道。但就在此时，有人回答道“：过来，凯蒂，凯蒂！”不管是谁叫她的名字，她总认为那一定是帮她上岸的那个男人。

发现她的这个男人长得很像她心里想的那个男人，但却不是他。他的头发很短，眼睛的颜色更灰一些。他的微笑同样迷人，牙齿雪白，一颗也不少。森林里光线昏暗，别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但是当她抓住他伸出来的那双手，情不自禁，把他和那位带她上岸、一直留在记忆中的、栩栩如生的男人联系到一起。一旦上路，她便看清，他比她那位岩石上的英雄要老，但同样棕色皮肤、深色头发。他们也许是兄弟。这个结论使得她越发信任他，毫无顾虑地跟着他向前走去。

“你一定很冷，”他说。“请允许我把我的衬衫给你穿上。我丝毫没有冒犯你的意思，但是要把衣服穿上，我就不得不接触你的身体，凯蒂。”

就算他真的想冒犯她，她也精疲力竭，无力反抗，所以她温顺地站在那儿。他把身上的衬衫脱下来，帮她把胳膊伸到袖子里，然后让她自己把衬衫下摆在腰间打了个结。

“暖和点儿了吗？”

“暖和点儿了。”

她设法让自己迈开两条腿，不停地向前走着，直到最后一段陡峭的山路。那条路一直通往大山深处，周围是另一种不同的黑暗，只有火把微弱的亮光和远处一线惨淡的白光和无边的黑暗相抗争。她绊了一跤，重重地跌倒在地上。

“前面那幢房子就到了，”理查德说，扔掉手里的火把。他把她拉起来，一只手抓着她的两个手腕，另一只手护住她的两条腿，背在自己的肩膀上，迈开大步，稳稳当当地向前走去，就像是在白天走路一样。山脚下有一幢房子。他大步流星走过去，用力地拍打

着房门。

“斯蒂芬！”他喊道。

“天哪，理查德，你这是劫持妇女？”那个在岩石上遇到的人问道，目光跳跃着，带着善意的嘲笑。

“这个可怜的孩子昨天在小瀑布森林整整呆了一夜。也不知哪个混蛋袭击了她，还抢走了她的东西。快给我照个亮，送我回家，快。”

“让我来背她，”斯蒂芬说。“你一定累坏了。”

啊，是的，是的，请你背我！她无声地呼喊着，但是理查德·摩根摇着头。

“不，我只是背她下山，没有走更远的路。她身上有虱子。你送我回家就行了。”

“虱子有什么关系？把她带进来，”斯蒂芬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把门敞开。“你没有生火，而且你原本打算和我一起吃饭，家里肯定没有准备食物。带她进来，伙计！过去这两天，我早就染上了虱子。”看到理查德脸上的表情，他的心一阵悸动。谁知道一个男人为什么会爱，又会爱谁？他已经跨过激流险滩，走向命运的彼岸，就像我在亚历山大号时那样。“我有鱼杂碎。她还能喝些肉汤。”

“先处理虱子，否则她会生病。现在她最需要的是洗个澡，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你炉子旁边的架子上有足够的热水吗？你还需要冷水吗？我去奥莉维亚·卢卡斯那儿去借。”

“我有足够的水，但是没澡盆，也没有刮虱子的梳子。看看奥莉维亚能不能帮我们的忙。”

理查德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斯蒂芬和那个可怜的姑娘。她已经恢复了足够的体力，正凝望着他，目光中充满了崇敬。这是他见过的最为特别的一双眼睛，淡啤酒色眼珠，深褐色瞳仁，浓密的、颜色很浅的睫毛只有随着摇曳的烛光闪动时，你才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上帝当然没想让她这么瘦。她的脸呈椭圆形，除了那双眼睛算不上美丽。她长了一个典型的英国式大鼻子和突出的英国式的下巴。

他把一张椅子拉到地板中间，让她坐下。“我是斯蒂芬·多纳万，”他说道，舀了一勺鱼杂碎汤，放到一边晾凉。“你叫什么名字？”

“凯瑟琳·克拉克。凯蒂，”她回答道，一笑左脸颊就现出一个酒窝，牙齿很整齐，但是没有光泽。这是一个信号，这位经验丰富的水手心里想，一定是长时间晕船和缺乏营养造成的。

“是你帮助我跳到岩石上的，”她说。

“你们那五十多个人都是我送上岸的，所以肯定是我。告诉我想侮辱你的那个男人长什么样？还有你昨天晚上在林子里过夜的情况，凯蒂。”她叙述了一番自己的经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变得越来越镇定。环顾四周，她发现客厅兼厨房非常整洁，里面摆放着一张桌子，几把漂亮的椅子，厨房里用的工作台，还有一张他显然当书桌用的桌子，砂岩砌成的墙壁上装饰着三具硕大的什么的下巴，白骨森森，獠牙犹在。桌子上摆放着一幅象棋，还有墨水瓶、羽毛笔和纸张，桌子是供两人用的。

“那个家伙黄头发，四颗门牙都没了。”

“是的。”

“一定是汤姆·琼斯老二，没错儿。”他边说边递给她那个碗。

“喝吧。”她小心翼翼地喝鱼杂碎的时候，脸上露出无比幸福的表情。贪婪地喝完之后，手里拿着空碗。“能不能再给我舀一点，多纳万先生？”

“叫我斯蒂芬。过一会儿再喝，凯蒂。先把这碗消化了。你经常晕船吗？”

“一直晕船，”她说。

“记住，从明天起，每天都要用炉灰刷牙。要不然，满嘴牙都会掉光的。因为呕上来的胆汁日久天长会把你的牙齿腐蚀得什么都不剩。”

“真对不起，我把虱子带到你房间里来了，”她说。

“嗨，真是个孩子！理查德会给你带来新衣服，我们要把你现在身上穿的衣服统统烧掉。我想你应该把头发剪短，如果你愿意的话。不是剪得露出头皮，只是短一些。”

她情不自禁地向后缩了缩，但是顺从地点了点头。

理查德回来了，带着一个不大的马口铁浴盆，里面放着衣服。“奥莉维亚·卢卡斯真是个聚宝盆，”他说道，放下浴盆，倒出里面的东西。“凯蒂告诉你事情的经过了吗？”

“告诉了,袭击她的是汤姆·琼斯老二。错不了的。”

两个男人忙活着，把热水和冷水混合着倒了半盆。凯蒂有点发晕，心里想，他们俩真像一对亲兄弟。

“你习惯洗澡吗，凯蒂？”理查德问。这是此时此刻他能想出来的最委婉的提问方式。她也许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洗过澡，至少从外表上看是这样的。

“哦，习惯。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摩根先生。自从离开朱丽安娜女士号，我就从来没有正经八百洗过澡。在那艘船上的时候，我们设法保持清洁，不长虱子。如果你给我一把剪刀的话，我会把头发剪短，”她说，很礼貌，有点伦敦腔。她也许是素里郡或者肯特郡人。

理查德看上去有点着急。“先别剪掉她的头发！我有一把篦梳，我们可以用它反复梳理你的头发，直到干净得连虮子也没有为止。我的名字是理查德，不要管我叫摩根先生。你从哪里来，凯蒂？”

“肯特郡的菲沃尔夏姆。后来到坎特伯雷女子贫民习艺所，从那儿出来之后在圣保罗·迪普特弗德一家庄园里的厨房做女仆。我在梅德斯通① 被审判，判处七年流放，”她像背书似地说，态度十分谦恭。“我偷了商店里的细棉布。我想。”

“你多大年纪？”斯蒂芬问道。

“上个月刚满二十岁。”

“该洗澡了。”理查德弯腰端起浴盆，那盆儿在他手里轻得就像一片羽毛。“你可以使用这间卧室和蜡烛，好好擦洗身子。把鞋给我，一会儿把脏衣服从窗口扔到外面。斯蒂芬，替她拿着新衣服、肥皂和刷子——看上去用得着，快点儿！好好洗洗头发，孩子，挠

①梅德斯通：英格兰东南部一个自治城市，位于伦敦东南偏东方向。

挠头皮，然后用梳子梳头，要非常认真，就像这关系到你的命运一样。”他轻轻地笑了。“当然和你头发的命运有关。”

“现在说说汤姆·琼斯老二吧，”理查德说，让那姑娘径自忙她洗澡的事儿。“我们该怎么处置这个家伙？”

“这事儿交给我办。”斯蒂芬在火上点燃了一支蜡烛，然后把鱼杂碎盛到两个大碗里，把一大块面包掰成小块。“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不惊动少校为好，因为摩根太太是他的女管家。你拣了一个迷路女孩儿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她那儿。这个姑娘也姓克拉克，真是好运气！我去找拉尔菲中尉，把这件事情告诉他，还要特别强调这个女孩儿不是他痛恨的那种‘该死的婊子’。再听到她也姓克拉克，他一定相信我的话。除此而外，他讨厌汤姆·琼斯老二。在对人的看法的问题上，他还是很有品位的。但是我们恐怕永远也找不到她的行李或者财物了。琼斯大概已经把它们送给‘该死的婊子’,寻欢作乐去了。”

理查德拣起她的鞋，和斯蒂芬会意地对视了一眼，做了一个鬼脸。“哦，比亚历山大号舱底的污水还难闻，”他边说边把鞋扔进火炉。他在斯蒂芬的工作台上把手彻底洗干净。“看看你能不能迷住我们那位心爱的拉尔菲中士，让他给她捐一双新鞋，因为仓库里有些鞋。”他坐下来狼吞虎咽地吃着面包和鱼杂碎。“我以为她是只猫，”他突然说道。

“哦？”

“她在森林里喵喵叫，听起来就像一只猫。我就走了过去，希望给你找一只新的‘罗德尼’。”

斯蒂芬隔着桌子望着他，脸色变得柔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不是从来没有首先考虑过自己？这个处境悲惨的姑娘，在他眼里不是一个犯人，简直就是圣母玛利亚。一个从女子习艺所出来的小乡巴佬。他怎么会爱上她呢？他上钩了，可怜的鱼儿。但为什么是她呢？他帮助几十个人上岸，那些姑娘和女人都挺好看，有的显然受过教育，有的天真活泼，有的风趣幽默，有的甚至温文尔雅。并不是所有女犯都是“该死的婊子”。那么为什么是凯瑟琳·克拉克呢？身材瘦小，相貌平平，普通而又普通，既无魅力，又

无头脑，更谈不上漂亮。

“你还为我想着猫的事儿，真难为你了，”斯蒂芬说。“奥莉维亚已经答应从她的小猫里挑一只给我，一只橙色公斑猫，身上连一根白毛也没有。他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托比亚斯。”吃完鱼杂碎之后，他站起身看锅里还有多少杂碎汤，然后给凯蒂留了一些。“你见过这样的眼睛吗？”他一边向放锅的铁架子走过去，一边问道。

因为正好转身，他没有看到理查德听到这个问题时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再转过身来的时候，那痛苦已经消失，但是残留在脸上的那种怪异的神情依然让他惊讶万分。

“见过，”理查德很肯定地说，“我见过这样的眼睛。在我儿子的脸上，威廉·亨利。”

“你只有一个儿子吧，理查德？”

“是的，只有威廉·亨利。他出生之前，姐姐就得天花死了。妈妈在他八岁的时候，就像被人打了一拳，倒在地上就死了。他在快过十岁生日的时候突然失踪。大家都认为他掉进埃文河淹死了，但我不这么认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不想这么认为。他和学校里的一位老师在一起。那个老师开枪自杀了，留下一张条子，说他造成了威廉·亨利的死。这更让人们迷惑不解。布里斯托尔出动好多人，搜索了整整一个星期，也没有发现威廉·亨利的尸体。我继续搜索。最让人痛苦的是那种怀疑——如果他死了，他是怎么死的？惟一能告诉我答案的人死在他自己手里。”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斯蒂芬想，他拿我——一个恬不知耻的“莫莉小姐”——当兄弟一样对待。那个老师——对于喜欢猥亵儿童的人这个职业可不错！——一定做了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我敢用性命打赌，理查德自己也知道。但是他从来没有因为我这个样子，就把我和那个人画等号。“说下去，理查德，”他温柔地说。

“从那之后我也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了。关于那场税务欺诈的事儿，我跟你讲过。真正的罪犯想除掉我，把我送到格洛塞斯特受审。”他歪着头，睫毛低垂，看着桌面，脸上现出沉静而平和的神情。“但是现在我明白，威廉·亨利死了。她的眼睛就是上帝送来

的信息。它们已经给出了答案。”

斯蒂芬哭了。他之所以悲伤，一方面因为理查德痛失亲人，另一方面则是为他自己。尽管他从来没敢奢望得到他的爱，只是像侍僧陪伴神父一样，等待圣餐开始，但是，没有爱的日子里，想到理查德并不属于谁，也是一种极大的安慰。然而，他毕竟心有所属：属于死去的亲人，主要属于威廉·亨利。他已经永远失去了他，直到上帝把凯瑟琳–凯蒂送到面前，用儿子那双眼睛盯着他。这是一种祝福。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眼神，一声欢笑，一句话，一个姿势，对别人毫无意义，因为那意义只属于某一个独特的人。时间和磨难。

“如果你能过得好一点，我会快乐的，”斯蒂芬说道。

里屋的房门开了，两个男人都转过头。

对于理查德，她看上去如此美丽，从婴儿般蓬松的头发到珍珠般光洁的脚指甲擦洗得干干净净。她很庄重地微笑着，就像一个孩子平生第一次被派去独自办什么差事一样。她看起来那么迷人，那么可爱。他的小凯蒂。他将照顾她，直到自己死去。

在斯蒂芬看来，她只不过从刚才那个脏兮兮的姑娘变得干净罢了，还是那样身材瘦小、相貌平平。至于脸上的微笑，也没有什么动人之处，只是有点儿自作多情罢了。啊，命运的诡计！把这个世界惟一能够一下子抓住理查德的心的东西给了这个平凡的姑娘。

“在悉尼镇八月的冷风到来之前，你需要一件衬衫，”斯蒂芬边说边扔给理查德一件。“凯蒂，你的鞋太臭了，我们不得不把它烧掉。我一定尽快给你弄一双，但是你现在不得不坐我们的‘轿子’到理查德那儿去。”

“我不能住在这儿吗？”她问道。

“在一间什么也没有、只有吊床的房间？再说，过一会儿我也许有客人来。准备好了吗？”

走出那幢房子之后，斯蒂芬把一只手伸给理查德，理查德抓住。凯蒂跳到他们驾在一起的胳膊上，一只胳膊搂住理查德的脖子，另一只搂住斯蒂芬的脖子。两个男人都用另外那只手举着火

把，抬着她走下山谷，经过金中尉的水坝和池塘，一直走到森林边上理查德那幢房子。

火生着了，木头堆放在炉灶旁边。斯蒂芬向理查德行了个礼，又颇为夸张地向凯蒂鞠了个躬，留下他们扬长而去。他自己有家务要做，明天早晨还得安排犯人们干活儿。哦，不，用不着。他想起来了，明天是星期天。

理查德生怕她那双细皮嫩肉的脚被小路上的石子硌着，把她背到厕所，然后又背回来。“你晚上要是上厕所的话，叫醒我，”他说，把她放到他的羽毛床上。

“你在哪儿睡啊？”她问道。

“在地板上。”

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是实在太困，话未出口就睡着了。理查德知道，再大的动静也不会惊醒她，便脱光衣服，把它们放在桶里拎到外面，然后走到水池边，痛痛快快洗了个澡，直到确信身上没有虱子。他冷得直打战，回屋后坐到壁炉旁边让身子暖和起来，穿上一条旧裤子，把天狼星号的船帆铺在地板上，心满意足地躺下，一闭上眼睛，立刻就睡着了。

天不亮，约翰·劳瑞尔的公鸡便把他叫醒。壁炉里，火烧得只剩下余烬，但还可以重新点燃。他在上面放了几块木头，然后查看了一下储藏室。里面的东西和诺福克岛任何一个储藏室中存放的东西并无二致。大多数补给还没有送上岸来。和往常一样，已经送到岸上的东西包括朗姆酒和衣物，而这是他认为最没有用处的两样东西。但是他有一大块阿隆·戴维斯烤出来的玉米面包，玉米面里和了珍贵的面粉，吃起来味道还不错。而菜园里长满了好东西：白菜、花椰菜、蚕豆，水芹长在小溪旁，欧芹和莴苣则一年四季都能生长。

天亮了，太阳冉冉升起。他走到床边，俯身看着凯蒂。她看起来好像一直仰面躺着，连身也没有翻过。她穿着奥莉维亚·卢卡斯给她的那件用男人衬衫改成的衬衫，胳膊和胸脯露在外面。她眼帘下垂，这样一来，理查德便能更冷静地端详她，比她用那双“威廉·亨利的眼睛”凝视他时看得更清楚。她满头秀发，说不清是金

色还是亚麻色。眉毛和睫毛的颜色很淡，白皙的皮肤透着粉红色，他由此想到，她并不经常到甲板上放风。她的鼻子高高隆起，红润的双唇让他想起玛丽那张好看的嘴巴，突出的下巴下面是长而纤细的脖子，手长得很好看，手指很细。

罗斯少校率领大家在早上八点做礼拜，而且像金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能容忍任何人缺席。理查德必须参加，但是凯蒂还没有在岛上注册，所以不去没关系。让毫无思想准备的利兹·洛克突然见到她？绝不！他起床之后，立刻到小溪边洗澡，穿上惟一一条小心保存的马裤和一双长筒袜，再穿好外套和大衣，戴上三角帽，从剩下的两双鞋中挑出一双穿上。她还在睡觉。他犹豫是否应该给她留个字条，但是想到她也许不认字，只好作罢。临走的时候，只是希望一个半小时之后回来的时候她还没有醒。

“凯蒂怎么样？”做完礼拜之后，斯蒂芬走到理查德身边问道。

“还在睡觉。”

“今天下午约翰尼会给你送去一张床，不过，你不得不用草来填充床垫和枕头。”

“你真好。”他向麦克塔维什打了一声唿哨。它已经接受一个陌生人在自己房子里睡觉的事实，在她能看到它之前，就老老实实退到外面。

“我会设法给你多弄一些东西，但是必须等到明天。拉尔菲不再管钥匙了，而弗里曼是一个冷酷的混蛋，我不想到他那儿找麻烦。”

“好了，我知道了。我最好赶快回去。”

斯蒂芬含情脉脉地搂了搂他的肩膀。“理查德，你就像一只咯咯叫的老母鸡。”

“现在我有一只小鸡了，”理查德咧嘴一笑。“走，麦克塔维什！”

早晨，狗的情绪显然发生了变化。麦克塔维什破门而入，跳到理查德的床上，一边舔凯蒂的胳膊，一边扯她的枕头。凯蒂被惊醒，看到胡子扎煞的狗脸，笑了。

“它，”理查德摘下帽子说，“是麦克塔维什。你好吗，凯蒂？”

“很好，”她说，挣扎着坐起来。“是不是很晚了？你已经从外面回来了。”

“做礼拜，”他解释道。“起床，我要带你去我洗澡的地方。土很松软，不会伤到脚。明天你也许就有鞋穿了。”

她上了一趟厕所，然后跟着他来到森林里的小水池边。理查德已经在那儿放好肥皂和毛巾。

“水很凉，但是一旦进去，你就会喜欢。很有点‘罗马风格’。水很深，可以浸泡全身，但又不至于把人淹死。你洗完之后就回屋去，我去给你准备早饭，如果那还算是早饭的话。卢卡斯太太过一会儿就来看你，问你需要什么东西。不过也不会有什么好东西给你，除了囚服和那种可怕的鞋子——没有后跟儿也没有鞋扣。你丢的行李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没有，不过是几件囚服罢了，”她说，有点犹豫。“我昨天晚上已经洗过澡了，今天早上还得再洗一次吗？”

现在，该把事情说清楚了。理查德看上去很严厉。“这里的气候不是英格兰的气候，这地方也不是英格兰。你得在菜园里干活，照看老母猪，拿一把短柄斧去给猪寻找食物。或者把印第安玉米棒子从谷仓运回来喂猪。你会流汗的，就像我流汗一样。所以每天晚上干完活儿之后你要洗澡。今天你要洗两次澡——仅仅搓一遍还不能把你从奇异号上带来的脏东西去掉，特别是头发。如果你要在我的房子里住，就要像我的房子和我一样干净。”

她脸色苍白。“但这是在外面！会被人看见！”

“没有人敢冒险进入我的领地，这是我的领地。我不是一个别人可以随意对待的人。”

理查德虽然为自己严厉的态度而难过，但还是横下一条心径自走了。他知道，必须让她理解这些规矩的。

水池的构造非常特别，溪水通过一条暗道流来，流量大小用一个木头闸门控制。另外一条暗道，也用闸门控制着，将水流引到山下的菜园。这种设计使她困惑不解，并不是因为她的才智不足，无

法理解其中的道理，而是因为她的生活经历极为有限。

她已经知道了规矩，而且清楚理查德不是一个允许别人违背命令的人，便脱光衣服赶紧跳入水中，生怕树丛中有人看见。冰冷的水让她倒吸一口凉气，但是不一会儿，寒气彻骨的感觉消失，那种从脖子以下浸泡在水里的感觉非常舒服。她把头浸在水中，把肥皂打在头发上，仔细地挠着头皮、腋窝和腹股沟。她用那把齿很密的梳子梳头的时候，疼得直淌眼泪，但是终于洗得很干净了。

走出水池并不困难，池子底部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可以当台阶。水池周围长着茂密的水芹，站在上面不会把脚弄脏，那块当作浴巾的旧布也很大，可以把身体包裹住，等晾干之后，再穿上衬衣和发给囚犯的那种宽大的罩衣。这些衣服是卢卡斯太太捐赠的，她和这里的其他人一样，来地球这边已经两年半了。

现在，她自己也来到“地球这边”，但是她并不知道“地球这边”到底在哪里。她只知道航行了将近一年，才来到这里。中途虽然经过几个港口，但也没看见那陆地是个什么模样。凯蒂是那些不怎么愿意到甲板上的女囚犯中的一员，她总是设法避免引起朱丽安娜女士号上船员们的注意。艰难困苦并没有把她击倒。她们乘坐的那艘船离开泰晤士河的避风港之前，就有一个可怜的苏格兰姑娘在屈辱中死去。凯蒂没有父母，不必为他们悲伤或者羞愧，这实在是幸运。而那个苏格兰姑娘的命运也教给她许多道理。疾病也让她远离了别人，没有一个海员会费心劳神地和一个总是呕吐的姑娘调情，即使因为她的那双眼睛而想入非非。她知道，眼睛是她身上惟一可以称得上漂亮的地方。

她知道水池距离理查德的房子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她认认真真穿好衣服，然后好奇地环顾四周。杰克逊港多少还有点儿像肯特郡，诺福克岛却毫无相似之处。

朱丽安娜女士号抵达杰克逊港的时候，显得那么笨重、行动迟缓，是几艘大艇把它拖离海岬，停泊在离海岸不太远的地方。那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非常可怕！赤身裸体的黑人在朱丽安娜女士号四周划着独木舟，吱吱喳喳叫喊着，挥舞着长矛指指画画，她刚鼓起勇气走到甲板上，就被他们吓得退回去，再也不敢出来。有一

些女囚犯——啊，她多么赞赏她们啊！ ——穿着华丽的衣服在甲板上招摇而过，这些衣服都是艾肯特船长一路为她们保留下来供上岸时之用。她们深信，一旦上岸，就会有男人接纳她们。她们多么勇敢呀！不管你多么害怕，也不管你晕船晕得多么厉害，如果不理解朱丽安娜女士号上二百零四名女人相互之间本质上完全不同，不理解就连那些毫无同情之心的妇人也拥有某种尊严和自尊，就没法在她们之中生活十八个月。她觉得，她们远比自己强得多。

诺福克岛也让人害怕，但是，只要她不冒犯理查德·摩根和斯蒂芬·多纳万，就不会有什么麻烦。这两个人都让她想起尼科尔先生。他是朱丽安娜女士号上的管理员，一个生性善良、富于同情心的人。她已经看出，理查德比斯蒂芬更有权威。他们俩都说自己是自由民，还都是监工。但是理查德让她害怕，斯蒂芬却吸引着她。等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她一无所知。这个地方如何运转？什么人使它运转？她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的命运掌握在理查德而不是斯蒂芬手里。

四周的树木高大得让她不知所措，身处其中的她无法看到森林的美丽。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赤脚踏上通向房子的小路，小路上落了一层枯枝败叶，踩上去很脆，不疼，只是不舒服而已。她从松树林走出来，看见理查德在花园的另一侧建造着什么东西，那条狗在四周撒欢。理查德只穿一条帆布裤子，正用灰泥砌一排石头。他的双臂和肩膀显得非常结实，后背光滑的棕色皮肤就像流动的河水。她没怎么见过半裸的男人。艾特肯船长坚持不管天气多热或者有没有风，船员也要穿衬衫。他是一个很敬畏上帝的人，总是以基督教的公正原则照顾女犯人们。尽管他很明智，并不禁止船员——或者他自己——接触这些被当作货物运输的女犯。那些厚脸皮的放荡女人在一起兴致勃勃地探讨她们情人做爱的天才和性爱的质量，对凯瑟琳·克拉克和安妮·布莱恩特这样的姑娘嗤之以鼻，觉得她们忸怩作态、浅薄无知。而她们从那些淫秽的谈话里收获的是对男性的生理结构有了一点了解。她已经把伦敦纽盖特监狱从记忆中抹掉。只有不久前蒙受的耻辱让她感到震惊和害怕。她只是蜷缩在底舱某个角落，把脸藏起来，只有贝蒂·里尔蕾给她

送来食物和水的时候，才吃点儿，喝点儿。在杰克逊港，她第一次看见男人赤裸到腰背，有的人后背上布满了可怕的伤疤。尽管理查德·摩根昨天晚上也没有穿衬衫，但是因为她的心只在斯蒂芬身上，没有注意。

现在看到理查德，她只是感到敬畏，心里没有升起任何柔情或者女性的渴望。他的模样更加强化了她已经形成的这个男人必须被尊重和服从的印象。他也老。并不是说他满脸皱纹、脾气古怪，只是老。内心而不是外表。她认为他的外表非常强壮，非常英俊，非常优雅。但是，她先看到的是斯蒂芬·多纳万。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

斯蒂芬，就像一个梦——强壮，英俊，优雅，同时也年轻、无忧无虑，有着明亮的眼睛和灿烂的微笑，对被他吸引的女人们心存感激。帮助她上岸之后，他和那些大胆的、主动示意的女人开着玩笑，但是又非常得体地把那些暗示挡在“门外”，不让任何人感到尴尬。有的女人只消对一个男人看上一眼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凯蒂没有这种本事，因为她从没有想过有人还会喜欢自己的同性。坎特伯雷英格兰女子贫民习艺所的教堂——英格兰教堂的摇篮——并没有教会人们生命的本原。它只是努力培养孩子们的劳动习惯，在她们尚且年轻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开发她们的能力，长大之后送到外面去给别人当仆人，赚取微薄的生活费。她们认定自己一文不值，对大千世界也一无所知。没有文化，不会计算，自惭形秽。凯蒂在监狱里自然也听说过“罗马少女”和“莫莉小姐”之类的称谓，但是对于她来说，这种称谓毫无意义，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也有一些女囚犯是同性恋者，尽管在朱丽安娜女士号上，她们就生活在她的身边，她却毫无察觉。

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啊，为什么发现她的人不是他呢？为什么给她一片屋顶的不是他呢？理查德究竟想拿她怎么办？

理查德直起腰，穿上衬衫。“洗澡是不是很糟糕啊？”他边说边向门口走去，让她走在前面。如果她有勇气看他的眼睛，就会发现那双眼睛闪闪发光。

“不，先生，非常舒服。”

“理查德。你必须叫我理查德。”

“那样叫违背我的意愿，”她说。“你的年龄大得足以做我的父亲了。”

她第一次体会到理查德的品性，以后，将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这种品性。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手和身体没有不恰当的动作，目光也没有改变，但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是一种神秘的、看不见的反应。

“我的确足可以做你的父亲，但我就是理查德。在这个地方，人们很难保持年轻的外表，我们必须考虑比外表更重要的事情。我不是看守，凯蒂。我是自由民，但是不久前，还是像你一样的囚犯。只是因为我努力工作，也因为运气好，才被特赦。”他让她在桌子旁边坐下，递给她玉米面包、莴苣和水芹，还有一杯水。

“斯蒂芬也是囚犯吗？”她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一边嘟嘟哝哝地问道。

“不，从来不是。斯蒂芬是高级海员。”

“你们成为朋友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吗？”

“至少是永恒中的一段，”他说，把衬衫塞进裤子里，坐了下来，有点紧张地用手指捋了捋头发。“你知道为什么被送到这儿吗？”

“为什么呢？”她疑惑地问。“直到刑期服满之前我将被安排干活。至少，审判我的时候法官是这么说的。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提到过这事儿。”

你难道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把你和另外两百名妇女送到七千英里以外的地方服刑呢？这难道不奇怪吗？把你送到一个既没有济贫院又没有作坊的地方。

凯蒂正要伸手去拿面包，提起这事儿，手无力地放在大腿上，一双眼睛睁得老大。这双眼睛实际上只有一部分像威廉·亨利。威廉·亨利的眼睛是乌黑的，而她的则像水晶。“当然，”她慢慢地说，“当然。啊，我多蠢！尽管我一直生病，而生病之前，都快吓傻了，根本顾不上想这些事情。是啊，地球这边既没有济贫院，又没有工厂，更没有绅士的马甲需要刺绣……而这些都是我们在坎特伯雷女子贫民习艺所干的活儿。你的意思是，他们把我们送到这

儿是为了给囚犯们当老婆？”

他抿了抿嘴。“更坦率地说，你们是被当作‘便壶’送到这儿的。我不想假装自己知道政府为什么要将这次试验付诸实施，但有一点我知道，那就是，必须把一大批人迁出英格兰，否则就必须花大力气对付作为这个国家人口中的这一部分。叛乱多次发生，那些没有什么可丢掉的人逃到英格兰边远地区。而在地球这边，人们是否叛乱或者逃跑，对于英格兰都无所谓。他们不会威胁到英格兰的利益。惟一需要保护的是狱卒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他停了一下，凝视着她的一双眼睛。“如果没有女人，男人就和野兽无异。因而在这场伟大的实验中，女人是必要的组成部分。这场试验将把地球这边变成巨大无比的英格兰监狱。或者，我已经渐渐相信这一点。”

她皱着眉头，一边听，一边在心里琢磨理查德这番话的意思。按照他的说法，她被送到这里惟一的原因就是当慰安妇——男人的橡皮奶头。“我们是你们的婊子，”她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朱丽安娜女士号上的船员称我们为婊子的原因吗？我一直以为船员这样叫我们，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因为卖淫而被抓的，我当时还很奇怪。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盗窃，或者窝赃，或者持刀行凶而被判刑的。卖淫不是犯罪。有的女人就这样认为。别人骂她们是婊子的时候，她们会非常愤怒。现在看起来，船员们的意思是，我们是未来的婊子。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他抬起头，一双眼睛看着天花板，叹了一口气。“哦，”他终于说，脸上挂着一丝苦笑。“如果我的女儿还活着，也该是你这个年纪了。也会像你一样天真无邪。作为一个好父亲，我必须确保这一点。你的情况怎么样，凯蒂？你的父母是谁？”

“我的父亲是费沃什海姆的一个佃农，”她仰起下巴骄傲地说。“我两岁的时候妈妈死了，父亲只好请一个管家来照看我。我五岁的时候，父亲也死了。因为他没有继承人，土地被领主收回。他们把我送到教区，教区又把我送到坎特伯雷。”

“你是家里惟一的孩子？”

“是的。如果爸爸活着的话，他会教我读书写字，长大以后会

嫁给一个农民。”

“可是你被送到贫民习艺所，而且从来没有学过读书或者写字，”理查德轻声说。

“是的。我的手指很灵巧，眼睛也很好，所以他们让我学刺绣。不过这活儿不能干一辈子。等手长大了，就没法儿再干这细活儿了。我一直留在那儿刺绣，直到十七岁。那一年，我突然长大了。他们便把我送到圣保罗·迪普特弗德庄园的厨房中做厨娘。”

“你在那儿干了多久？”

“直到我被逮捕。三个月。”

“你是为什么被逮捕的呢？”

“那个庄园有四个干粗活儿的女仆——贝蒂、安妮、玛丽和我。玛丽和我同岁，安妮十六岁，贝蒂二十五岁。那天，老爷和女主人有急事到了伦敦，郝伯森先生和他的太太喝波尔图葡萄酒喝醉了，厨师把自己关在顶楼。那天恰好是贝蒂的生日，她说我们应该一起出去逛逛商店。我从来没有去过商店。”

啊，这太糟糕了！他坐在那儿，就像女子贫民习艺所的老师，德高望重，面无表情地听着这个荒唐的故事。的确是个荒唐的故事——荒唐得在肯特郡的巡回审判法庭上不值一提。即使有人问起，也不值一提，何况根本就没有人问起。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贫民习艺所，凯蒂？”

“没有。”

“在圣保罗·迪普特弗德庄园，你应该有休息时间，是不是？”

“每星期我能休息半天，但是从来没有和别的姑娘一起休息。每逢休息，我通常就到田野里走一走。贝蒂生日那天，其实我更愿意去田野里，但是她嘲笑我是乡巴佬。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商店，所以我就跟她们去了。”

“在商店你感到一种诱惑，是不是？”

“我想一定是，”她有点疑惑地说。“贝蒂带了一瓶杜松子酒，我们边走边喝。我不记得什么商店，或者走进过商店。只听到几个男人在叫喊，警卫就把我们抓住了。”

“你偷了什么？”

“从一家商店偷了平纹细布——他们在法庭上这么说的——从另外一家商店偷了带格子的亚麻布。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偷这些东西。我们身上穿的裙子就是用这种布做的。四先令六便士能买十码平纹布，这是法官说的，尽管店主一口咬定那些东西值三畿尼。他们没有指控我们偷亚麻布。”

“你经常喝杜松子酒吗？”

“不，以前我碰都没碰过那玩意儿。玛丽和安妮也没喝过。”她耸了耸肩。“我再也不会喝它了，我知道。”

“你们都被流放了吗？”

“是的，七年。几乎是巡回审判一结束我们就被押到朱丽安娜女士号。我觉得其他人也应该在这里什么地方。只是因为我晕船晕得太厉害了，大家对我都失去了耐心，所以她们没有等我。而奇异号上又黑得什么也看不见。”

他突然站起身，绕过桌子走过来，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轻轻地揉着。“好了，凯蒂，我们再也不提这事儿了。你还是个孩子，只有英国的教区慈善事业才能把一个年轻女人造就成孩子。”

麦克塔维什跑进屋，它已经吃过“早餐”——两只鲜美的老鼠。理查德又轻轻地拍了她一下，也拍了一下那条狗，然后重新坐下。“现在是长大的时候了,凯瑟琳·克拉克。不要失去你的单纯，而要保留它。这里没有庄园，也没有济贫院，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如果你留在杰克逊港，就得去女犯营，但是诺福克岛的司令官，罗伯特·罗斯少校，不愿意将男女分开。他是对的，那样做只能惹更大的麻烦。从奇异号下来的每一个女人都将被有棚屋或者有房子的男人带走。没有被带走的，就到像卢卡斯太太那样的人家，帮忙照料小孩，做点家务。也会有一些人到军官和海军陆战队士兵那儿做仆人兼‘便壶’，另一些人去天狼星号的水手们那儿。”

她脸色苍白。“这么说，我是你的，”她说道。

他的微笑让人心里塌实。“我不是强奸犯，凯蒂，我也不会引诱你、纠缠你。我会把你留在这儿作为我的仆人。也许很快，我就能为你隔出一间属于你自己的屋子，这样一来，我们都能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我正在盖猪圈，因为罗斯少校将给我一头母猪，你的工

作之一将是照看母猪，还有这所房子，以及很快就会有的鸡，外加菜园子。我还有一个伙计，约翰·劳瑞尔，他为我照料田地、干重活儿。整个社区都会把你当作我的人，这也是你所需要的全部的保护。”

“我不能有别的选择吗？”她问道。

“如果你有的话，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我愿意做斯蒂芬的仆人，”她直截了当地说。

理查德的脸和眼睛都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她知道，他的心海掀起了波澜。他用一如往常的语调说：“那是不可能的，凯蒂。不要做斯蒂芬的梦了。”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稀里糊涂过得很快。卢卡斯太太串门来了，她有点喘。

“我又怀上了，”她大声说，一屁股坐到椅子里。“奈特刚把裤子挂到挂钩上，就干，就怀上了。我现在已经有两个了，第三个又上路了。”

“那两个是男孩还是女孩？”凯蒂问，她更喜欢这种谈话而不是理查德愿意谈论的严肃的话题。

“两个女孩儿,双胞胎,一岁——玛丽和莎拉。我现在怀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估计是个男孩儿。”她用自己做的遮阳帽扇着风。“理查德说，你提到过一个叫安妮的姑娘，她可能已经来到这座小岛，或者即将登陆。我有个想法，想让她到我们家帮忙——如果我能先抢到她，而且她打心眼儿里更乐意到一个人家帮工而不是给一个男人当老婆。你觉得她会吗？”

“她肯定愿意，卢卡斯太太。安妮很像我。”

卢卡斯太太那双大大的棕色眼睛眯成一条缝儿。这么说，理查德，就是这么回事儿，难道不是吗？斯蒂芬说，你已经深深地坠入爱河，今天我终于看见你高兴起来了。如果一个女人拒绝你这样的男人，那她该是个怎样的傻瓜啊！但是这个傻瓜就在眼前，她根本谈不上是个女人，纯粹一个傻姑娘，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你以为监狱和流放会在一夜之间让她们长大，但是我以前也见过

像凯蒂这样的傻姑娘。不知怎的，她们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胆小。在杰克逊港，她们是最早死掉的人，但是在诺福克岛她们将学会监狱和流放不曾教给她们的东西：大多数女犯人惟一的希望就是找到一个心肠好、善良的正派男人。像我的奈特。像理查德·摩根。

奥莉维亚·卢卡斯把这些想法丢到脑后，开始指导凯蒂那些女人的事情，以及在这个有太多男人的地方应该如何举止言谈。

斯蒂芬和约翰尼·利文斯顿抬着一张床进来了。她们的谈话被打断，奥莉维亚大声地抱怨着，匆匆忙忙回家去了，留下三个男人和凯蒂一起吃星期天的午饭。这顿午饭是大家凑合而成的——用一小块腌猪肉烹制的豆子，一盘米饭和洋葱，玉米面包以及理查德做的香蕉甜点。这种甜点他做成各种不同水果的形状。

凯蒂听着男人们的谈话，意识到自己活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听过这种男人之间的谈话，或者陪伴过男人。半小时之后，她就感到自己极其渺小，她知道得这么少！好吧，能听一听并且记住点儿什么也算是一种学习，而她已经决定学习。他们不像女人那样东家长西家短地扯闲篇儿，尽管听了约翰尼讲故事也会开怀大笑。约翰尼，他多么漂亮啊！他讲罗斯少校和亨特船长之间的事，这两个人显然水火不容。大多数的谈话涉及到盖房子、纪律、原木、石头、石灰、害虫、工具、谷物的长势之类的问题。

她注意到，斯蒂芬是个喜欢触摸别人的人。从理查德和约翰尼身边走过的时候，他总会把手放在他们的肩膀或者后背上。有一次，他开玩笑似地把理查德的短发弄得乱七八糟，就像抚摩麦克塔维什的皮毛一样。但是从她身边走过时，他就会小心翼翼地绕过她的椅子，而且从来不把她引入正在谈论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另外两个男人的态度也一样。

我想，他们把我给忘了。没有一个人用我希望的、斯蒂芬看我的那种充满爱意的眼神看我。如果他们看见了我，目光也会马上移开。为什么会这样呢？

让谈话进行下去的总是斯蒂芬，他从来不肯让大家陷入沉默。她认为，理查德平常的话题一定比今天多。今天他只是在不得不

说话的时候才张口，而且有时候心不在焉。他们站起身来到外面去查看猪圈围栏的时候，凯蒂撤走几个盘子，摆好她认为不会因为乱动而惹麻烦的杯盘碗盏。就在那时，她明白，正是因为自己在场而使得他们拘束，理查德更是这样。

司令官坚持让有房子或者有棚屋的男人负担一个女人的食宿，这种做法破坏了理查德的生活习惯，也许也破坏了斯蒂芬的生活习惯——既然他们是那么要好的朋友。我自己无所谓。一文不值。以后我必须找个借口让他们独自相处。

那天晚上，理查德也有床睡了。和她的床一样，四周是木头架子，中间是绳子编成的网格。天黑之后不久，他就让她上床睡觉，自己拿着一支蜡烛，走到用作写字台的桌子旁边，打开一本书读了起来。不管他犯的是什么罪，她睡意蒙眬地想，他一定上过学，而且像绅士那样长大。圣保罗·迪普特弗德的领主都没有他这样优雅的举止。

第二天，星期一，她没怎么见到理查德的人影儿。天刚亮，他就匆匆忙忙赶到锯木厂干活儿，中午回来只吃了几口冷饭，给她带回一双鞋。他把空闲时间都花在猪舍上。猪舍进展得很快。两边的围墙大约二十英尺长，下面一截用石头砌成，上面是木制的围栏。

“猪拱地，”理查德一边干活儿一边解释道，“所以不能像圈羊或牛那样简单地用围栏把它们围起来。而且必须为它们遮阳，因为太热的话，它们就会死掉。猪粪极臭，但是猪本身是非常干净的动物。它们总是选择猪圈的角落拉屎撒尿，这样一来，清理猪圈就很容易。清理出来的粪便那可是上等的肥料啊。”

“我必须积肥吗？”她问道。

“是的，”他说，抬起头向她笑了笑。“所以，你将发现洗澡非常必要。”

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他告诉她，如果她愿意的话，可以吃掉他那份食物。他已经习惯于自己照顾自己，通常都是在斯蒂芬那儿吃饭。斯蒂芬是个严厉的单身汉，不愿意让女人到他的房子

里。他们在一起下棋，他这样解释道，天黑以后，她自己上床睡觉就是了，不用等他或者指望夜里看到他。凯蒂尽管很天真，还是觉得这事儿挺古怪。斯蒂芬做起事来并不像“严厉的单身汉”。不过，话说回来，她也不知道“严厉的单身汉”是个什么样子。不过，星期天的晚饭让她明白，有时候，男人只希望和男人在一起，如果有个女人呆在旁边，他们觉得是个障碍。

星期二，一个海军陆战队二等兵来传唤她到悉尼镇去一趟。在那儿，政府将要求她指认调戏并抢劫她的那个男人。从理查德那幢房子看到的景色毕竟非常有限，逐渐开阔的阿瑟谷让她大吃一惊。绿油油的小麦和印第安玉米在山两侧的山坡长得郁郁葱葱，在山谷中荡起一层层波浪。偶尔有几座房子伫立在麦田边上，还有谷仓和棚屋，鸭子在一个池塘中嬉戏。然后，“柳暗花明”，突然之间走出山谷，眼前是鳞次栉比的木头房子和棚屋，一条条没有树木的整齐的街道纵横交错。一大片翠绿色的沼泽地把居民区和山脚一幢幢高大的建筑物隔离开来。她从斯蒂芬·多纳万那座房子前面走过，居然没有认出。

两个军官——她分不清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在一座两层楼外边等她。后来她才知道，那是海军陆战队兵营。一群男囚犯在旁边一字排开。军官们头戴假发，腰挂佩剑，再扣上一顶三角帽，显得很威严。犯人们都穿着衬衫。

“克拉克女士？”年长的军官问道，灰白色的眼珠目光犀利，仿佛一眼看穿她的灵魂。

“是的，先生，”她低声答道。

“八月十三日，在从小瀑布过来的路上一个男人和你搭过话？”

“是的，先生。”

“他试图搂抱你，并且扯烂了你的衣服？”

“是的，先生。”

“你跑到树林里才得以逃脱？”

“是的，先生。”

“然后那个男人做了些什么？”

她两颊绯红，双眼圆睁，说道：“起初，他看上去想追我，后来传

来几个人的说话声，他就抓起我的包裹和行李，朝这个方向跑了。”

“你整整一夜都呆在树林里，是这样吗？”

“是的，先生。”

罗斯少校转过脸看着拉尔夫·克拉克中尉。克拉克已经从斯蒂芬·多纳万那儿听说了这个故事，并且从理查德·摩根那儿得到证实。他很想知道和他同姓的这个姑娘看上去是个什么样子。结果，欣慰地发现，不是“婊子”。眼前这个姑娘和玛丽·布兰海姆一样，温文尔雅。玛丽在潘尔恩女士号上被一个船员占了便宜，到杰克逊港之后，生下一个儿子。后来，她和她的婴儿乘坐天狼星号来到诺福克岛，负责打扫军官们乱七八糟的房间。从那时候起，克拉克就对她产生了兴趣。她非常可爱，看上去和他的爱妻贝特丝简直是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他已经知道，贝特丝和小拉尔菲在英格兰生活得很好、很安全，他自己又在这儿有了一幢房子，于是就想，让玛丽只负责收拾一个军官的一幢房子，也许会更轻松。她的小男孩现在会走了，对于他来说，这倒是个烦人的事儿。是的，接纳玛丽·布兰海姆等于对她做了一件善事。当然他不会在日志中提到这个安排。日志是写给亲爱的贝特丝看的，不能包含任何引起她震惊和不安的内容。和“该死的婊子”有染尚可容忍，但是接纳任何女囚犯绝不允许。

好，很好！他已经拿定主意，为自己和玛丽·布兰海姆设计好了未来，他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少校。

“克拉克中尉，请把克拉克女士带到那排人面前，看看那个坏蛋是不是在他们当中，”罗斯说道，他把所有受过刑罚的犯人都赶到了这里。

中尉领着她，向那排闷闷不乐的男犯人走去，边走边和她说话，态度很是和蔼。辨认之后，把她带回到他的上司面前。

“有那个坏蛋吗？”罗斯吼道。

“有，先生。”

“谁？”

她指着那个仿佛长了两张嘴的人。两位官员都点了点头。

“谢谢你，克拉克女士。我的士兵会护送你回家的。”

就这么简单。凯蒂拔腿就走。

“汤姆·琼斯老二，”二等兵说道。

“多纳万先生说过，肯定就是这个家伙。”

“这些家伙，没有一个多纳万先生不了解的。”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她有点忧伤地说。

“是啊，作为‘莫莉小姐’他不算坏。不像你们那些路边的野花。我曾经看见过他用拳头把一个家伙打得落花流水——那个家伙比他块头大得多。这位多纳万先生被惹恼的时候也蛮厉害。”

“的确这样，”她平静地表示同意。

于是等那位二等兵护送她回家，汤姆·琼斯老二已经被她忘到脑后。

理查德晚上还是不怎么回家——当然不是天天如此。她只知道他是和斯蒂芬下棋。他和卢卡斯是朋友，还有一个叫乔治·盖斯特的什么人、一个名叫丹尼尔·斯坦菲尔德的海军陆战队二等兵，以及另外几个人都是朋友。让凯蒂最受伤害的是，这些朋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让她陪伴他。这就越发让她觉得理查德说的没错儿，她不过是他的仆人。如果自己能有一、两个朋友该多好，但是贝蒂和玛丽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安妮倒是到卢卡斯家干活去了。至于理查德那个帮手——约翰·劳瑞尔，每次遇到他都是一种折磨。他总是对她怒目而视，不让她碰他的家禽，也不让她进他的庄稼地。

所以当她看到一个女人蹦蹦跳跳地出现在菜地中间的小径上时，凯蒂准备用最甜美的微笑和最优雅的屈膝礼来迎接客人。倘若在朱丽安娜夫人号上，这个女人一定会被大家嘲笑和戏弄，因为她的衣着打扮实在俗不可耐——黑红条相间的裙子，红披肩镶着长长的丝绸流苏，高跟鞋，闪闪发光的搭扣，头戴一顶很大的黑天鹅绒帽子，上面插着一根红鸵鸟羽毛，像一团火，一步一晃。

“你好，夫人，”凯蒂说。

“你也好，克拉克女士，我相信人们这样叫你，”来访者一边说，一边闪身进屋。她站在那里看着屋子，脸上挂着一副敬畏的表情。“他干得不错，不是吗？”她问道。“书也比以前更多了。读书，读

书,读书 这就是理查德。”

“请坐，”凯蒂指着一把漂亮的椅子说。

“和少校的椅子一样精致，”穿黑红相间裙子的女人说道。“我一直惊讶，理查德的运气总是那么好。他就像一只猫，每次都能轻松落地，安然无恙。”她两只小黑眼珠上下打量着凯蒂，又黑又粗的眉毛皱了起来。“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的相貌引人注目，”打量完凯蒂之后，她说，“但是至少我会打扮。可你怎么像根烧火棍，一点儿看头也没有，我的小姑娘。”

凯蒂耷拉着脸，直盯盯地看着那个女人，问道：“您说什么？”

“我的话你听得很清楚，像根烧火棍，一点儿看头也没有。”

“你是谁？”

“我是理查德·摩根太太，怎么了？”

“没什么，”凯蒂说，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很高兴见到你，摩根太太。”

“天哪！”摩根太太说。“耶稣基督！理查德上哪儿去了？”

凯蒂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所以什么也没说。

“你怎么会不知道？你不是他的情妇吗？”

“哦！哦，当然不是！”凯蒂急得拼命摇头。“我真蠢……我从来没有想过……”

“是的，的确很蠢。你不是他的情妇？”

凯蒂扬起下巴颏。“我是他的仆人。”

“啊哈！哎呀！”

“如果你是理查德·摩根太太，”凯蒂说道，面对客人的嘲笑，她变得勇敢起来，“为什么你不住在这个房子里？如果你一直住在这个房子里，他就不需要女仆了。”

“我不住在这儿是因为我不想住在这儿，”理查德·摩根太太傲慢地说。“我是罗斯少校的女管家。”

“那么我就不留你了。你肯定非常忙。”

客人立即站起身来。“像烧火棍一样没看头！”她一边说，一边忸忸怩怩向门口走去。

“我也许没什么看头，摩根太太，但是至少我有自己做人的原

则！身为少校的管家，难道你也是他的情妇？”

“狗娘养的婊子!”

她沿着小路扬长而去，头上的羽毛不断地颤动。

从震惊中平静下来之后——这种震惊主要是为自己的鲁莽，而不是为摩根夫人的行为和她说的那番话——凯蒂更为冷静地审视这件事情。尽管凯蒂和罗斯少校只见过一次面，但是她发现少校是个非常挑剔的人。这个女人三十多岁，穿着打扮俗不可耐，相貌也正像她自己所说非常普通，因此她不可能是罗斯少校的情妇。那么，为什么理查德·摩根夫人要来这里？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什么理查德·摩根夫人不等他回来就匆匆离去呢？凯蒂闭上眼睛，想象着她的模样，看到那血肉之躯蒙着一层令人惊奇的东西：痛苦、悲伤和愤怒。深知自己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理查德·摩根太太面对这个代替了自己的女人，表现出一种傲慢和咄咄逼人的气势，掩盖了心中的悲伤和绝望。我怎么能知道这些呢？但是我知道，我知道……不是她离开了他。而是他离开了她！没有别的答案。啊，可怜的女人！

她对自己的分析能力非常满意。她穿着发给犯人的外套坐在床上，在越来越微弱的火光中等待理查德回家。他上哪儿去了？

夜幕降临两个小时之后，他的火把若隐若现出现在小路上。像大多数夜晚一样，他在锯木坑里吃完晚饭，匆匆赶到酿酒厂确认一切正常，亲自称量朗姆酒的数量，记在本子上。这套设备很快就要被关掉。木桶和糖剩下的不多了。总计，将生产大约五千加仑的朗姆酒。

“你怎么还没睡？”他问道，关上门，把火把扔在了火炉里。“怎么大门开着？”

“我今天有个客人，”她话里有话地说。

“客人？”

他不打算问她客人是谁，那样做只能把事情搞糟。

“理查德·摩根太太，”她说，看起来就像一个淘气的孩子。

“我一直纳闷儿，她打算什么时候出现在你的面前，”他只说这么一句话。

“你不想知道发生了些什么吗？”

“不想。现在躺下睡觉。”

她慢吞吞地在床上躺下，强忍着没有再说什么。她非常累，一躺下马上昏昏欲睡。“你离开了她，我知道的，”她睡意蒙眬地说。“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

等到确信凯蒂已经进入梦乡，理查德换上自己用衬衫改做的睡衣。为她建造房屋的原木已经运来，这个星期六，他将用爬犁拉石头，为她造房子。从现在起再过一个月，他就可以把她从自己眼前“除掉”了，至少不再和她同室而居。她的房间将有一扇直通外面的门，同时他将在和那个房间相通的那扇门这边，象征性地安上一个门闩。这样一来，他将重新获得裸睡的自由，并且感觉到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凯蒂。生于一七七〇年，和小玛丽同岁。我是个老傻瓜，她是个小傻瓜。他虽然承认这一点，但是在浓浓的睡意催他进入梦乡之前，还是不由得朝床上的凯蒂瞥了一眼。没有声响，一动不动。凯蒂不打呼噜。

第二天，他回来吃热乎乎的午饭的时候，她问道：“什么叫莫莉小姐？”

他正在咽一块面包，一下子呛在嗓子里，使劲咳嗽起来。凯蒂不得不给他敲后背，还递过一杯水。“对不起，”他气喘吁吁地说，眼泪都流出来了。“你再说一遍。”

“什么叫莫莉小姐？”

“我真的一点儿也不知道。你为什么问这个？是利兹·洛克说什么了吗？是不是？”他的表情变得很难看。

“利兹·洛克？”

“理查德·摩根夫人。”

“这是她的名字吗？多么奇怪的组合啊。利兹·洛克。是你离开了她，对吗？”

“首先，我从来没有跟她在一起住过，”他说道，把她的注意力从“莫莉小姐”上引开。

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但是你的确娶了她。”

“是的，在杰克逊港。那是我被骑士精神所鼓舞，一时冲动做出的傻事,从那以后,我一直非常后悔。”

“我明白，”她说，听上去就像真的明白一样。“我认为你现在就在为自己一时冲动而后悔。因为我的缘故。”

“你为什么认为我因为你而后悔呢？凯蒂。”

“我让你受拘束了，”她坦率地说。“我并不真的相信你想要一位女仆，但是罗斯少校说你必须从我们当中挑一个。而你恰巧碰上了我，所以你就挑选了我。”他目光中的什么东西让她停了一下。她歪着脑袋，若有所思地看着他。“没有我，你的房子也很完整，”她说,声音颤抖着“没有我,你的生活也很完整。”

他站起身，把碗和勺子放在壁炉旁边的长凳上。“不，”他说，脸上露出微笑，她的心觉得一阵温暖。“除非生命结束，生活不会完整。所以当上帝送给我礼物的时候，我不会拒绝。”

“今天你什么时候回家？”他离开的时候，她朝他的背影喊道。

“会早一些,和斯蒂芬一起,”他喊道,“你去挖点土豆。”

这就是生活：挖土豆。

事实上她很喜欢在菜园里干活儿，只要那头讨厌的母猪能给她点空闲，她就把时间花在菜园里。奥古斯塔来这里之前，就已经和政府的老公猪交配，它的胃口简直好得要命。在理查德给她“启蒙教育”之前，如果凯蒂想过自己服刑期间会干什么活儿——事实上，她没动过这个脑子——她做梦也不会想到，那活儿会是侍候像奥古斯塔这样一个贪吃的、下贱的四腿怪物。因为理查德经常不在家，她不得不学习如何用斧子砍倒棕榈树和蕨类植物，然后剥掉树皮，把木髓喂给奥古斯塔。奥古斯塔很快就会吃个精光。她推着车从粮仓运回一筐筐印第安玉米，她背诵着肯特郡农民为自己种植的印第安玉米长势更好而祈祷的话语。如果奥古斯塔现在生产，她照料十二个小猪崽儿，会是什么样的呢？

凯蒂在圣保罗·迪普特弗德庄园的厨房里帮过三个月厨的经历真是受益匪浅。那时候她虽然没有资格亲自上灶，烹调食物，但还是饶有兴趣地观察着。现在，她发现自己完全有能力用诺福克岛有限的“原材料”做可口的家常便饭。因为没有母牛，而山羊奶

也仅供婴儿和孩子之用，所以根本就没有奶，新鲜肉也极少，皮特山的鸟儿已经远走高飞（凯蒂听说过关于鸟儿的事情，但是她来得太晚，没有尝过）。蔬菜种类很多，从绿豆子到冬天的白菜和花椰菜应有尽有。理查德的鹰嘴豆也获得了丰收。而且，扎斯提尼安号来了之后，每天都能吃上面包。她最想的还是茶。朱丽安娜夫人号为女犯提供茶和糖，尽管有的人愿意用这两样东西和海员换朗姆酒，但是绝大多数人更喜欢喝甜茶。这几乎是晕船的凯蒂能够咽下的惟一的东西。现在，她特别想喝茶。

理查德和斯蒂芬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准备好煮土豆和煮腌牛肉，和一大块小麦面包一起摆放在桌子上。

他们背着罐子和箱子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安斯提斯船长今天在海滩上摆了个地摊，”理查德说。“我想要的东西他全有。敞口水壶，一个带嘴的壶可以用来烧水，煎锅，小罐子,铁盘子,水管子,白镴托盘,杯子,刀和勺子,没有漂白过的白棉布。他甚至还有金刚砂！看，凯蒂！我买了一磅马拉巴尔胡椒籽，还有研磨用的钵和杵。”他把一个一英尺见方的木头盒子放在桌子上。“我还给你买了一盒熙春茶。”

她双手掩面，满眼泪花望着他。“啊！你还想着我？”

“为什么不呢？”他惊讶地问道。“我知道你特别想喝一杯茶。我还买了一把茶壶。让茶变甜应该不困难。我给你砍一根甘蔗，再切成小块儿。你需要做的只是用锤子把它砸碎，然后熬成糖浆。”

“可是,这要花钱啊!’她大声说,连自己也吓了一跳。

“理查德是个热心人，姑娘，”斯蒂芬说。理查德把东西从爬犁上拿下来，斯蒂芬接过来搬到屋子里。“我得说，你做得好极了，我的朋友。想想看，你是跟谁打交道。尼克·安斯提斯可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我把金币拍在桌子上，”理查德说，走进屋里。“别人买东西用的都是支票，他得等好长时间才能换成现金。我付的是金子。因为能收到现钱，他愿意降四分之一的价格。”

“你有多少金子？”斯蒂芬好奇地问道。

“不算少，足够花，”理查德平静地说。“你看，艾克·罗杰斯还给我留了一点。”

斯蒂芬听了，惊讶得目瞪口呆。“啊，我想起来了！那次乔依·朗弄丢了金中尉最好的一双皇家海军皮鞋，金中尉判处他一百下鞭刑，理查森却没有抽他，是不是你拿钱买通了他？天哪，肯定是你，理查德！你一定还贿赂了詹姆生，让他一口咬定乔依心理上有毛病，无法承受整个鞭刑。哦，天哪！”

“乔依照看过艾克。现在我有责任关照乔依。”

他们在桌子旁边坐下，开始吃饭，三个人都没有拿味如嚼蜡、重复不变到了极点的饭菜开玩笑。

“听说你今天在夏洛特地待了一整天，也许还没有听说袭击凯蒂的那个家伙出什么事儿了吧？”吃完饭之后，斯蒂芬对理查德说，凯蒂正高高兴兴地站在那儿，在一个新马口铁盘子里刷洗他们用过的碗和勺子——再也不用桶了！

“对，我还没听说呢。告诉我。”

“汤姆老二不想被铐在石磨上，所以昨天晚上捅开脚镣上的锁逃到森林里去了。毫无疑问他找戈理去了。”

“鸟儿已经飞走了。没有东西吃，他们会饿死的。”

“是的，我也这么想。所以，最终他们还得回来，被人家锁在石磨上。”

理查德站起身来，斯蒂芬也站了起来，理查德把胳膊搭在斯蒂芬的肩膀上，领他向门口走去，一直走到凯蒂听不到的地方。“你能不能，”他平静地说，“报告少校，有一场阴谋正在进行。戴尔、弗朗西斯、帕克和佩凯特显然在大路那边偷偷地种了一些甘蔗。这四个家伙在安斯提斯的地摊周围转来转去，打听铜桶和铜管子之类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自己告诉少校呢？酿酒的事毕竟归你管。”

“这正是我不便亲自告诉少校的原因。在这件事情上，斯蒂芬，我非常小心。如果报告这件事情的是我，一旦非法酿造的酒在犯人和水兵中间出现，少校也许认为，是我编造这个故事来掩盖自己的罪行。”

他们在嘀咕什么呢？凯蒂感到很奇怪，她用抹布把碗和勺子擦干放到架子上，然后开始清洗新买来的白镴托盘、杯子、和别的餐具。哦，天哪，我真挺碍他们的事儿。

凯蒂的世界依然封闭于理查德那一英亩土地之内，但是她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去探索外面的世界。除了做礼拜，她只去过一次悉尼镇，就是那次去辨认袭击她的凶手。她也没有心思留意周围的环境。她天生一副当农民的好身板儿。理查德不可能找到比凯蒂更好的女人适应命运安排她过的这种生活了。

她不断地听人们说“虫子，虫子”，十月十八日终于第一次经历了这种虫子。理查德那一英亩小麦已经秀穗，而且长得很茁壮，但是，政府在山谷里开阔地带种植的小麦却遭到很强的海风的袭击，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尽管还不能说被全部毁掉。这是一个干燥的年份，只有夜间偶尔突降的大雨才挽救了庄稼。这种大雨通常都在早晨停止。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冬天没有出现虫子。然后，突然之间，所有生长着的植物仿佛都披上了绿颜色的毯子——毛毛虫呈亮绿色，大约一英寸长，很细。像以往一样，理查德很幸运，因为凯蒂不怕蠕动着的虫子和甲虫，她可以毫不反感地把那些害虫摘下来，尽管用烟草和肥皂混合的溶剂灭虫效果更佳。除了那些侍候海军陆战队官兵和在锯木坑磨锯的妇女之外，岛上的所有妇女都要去摘虫子、喷洒杀虫剂。经过三个星期的奋战，虫子没了。等待人们的将是一场丰收。用不了多久，印第安玉米即告成熟，十二月初将收获小麦。尽管根据罗斯少校的新政策，已经自由了的理查德种出来的所有东西都属于他自己，但他依然十分谨慎，多余的粮食都送到政府仓库，手里因此而积攒了一些支票。留下的粮食除了人和奥古斯塔吃掉，都就留作种了。

凯蒂挥舞着锄头在田里干活儿或者跪在地上拔杂草的时候，常常想，诺福克岛真是气候宜人，温暖如春，永远没有太阳暴晒的炎热。每当庄稼因为缺水而要枯萎的时候，夜间总会有一场好雨降临，然后在清晨又雨过天晴。这里血红色的土壤非常肥沃，可以生长任何东西。不，从感情上讲，诺福克岛无法和肯特郡相提并

论。不过，这里的自然条件确实妙不可言。黑夜下雨白天晴，真是人间仙境。

她在朱丽安娜女士号上认识的一些人在理查德的朋友们那里找到了归宿。阿隆·戴维斯，社区的面包师，接纳了玛丽·沃克和她的孩子。乔治·盖斯特接纳了十八岁的玛丽·贝特曼。凯蒂和贝特曼非常熟悉，也很喜欢她，但是却隐隐地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什么愚蠢的事情要发生。爱德华·里斯比和安·吉布森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准备等有权证婚的人一来到岛上，马上结婚。这些女人和奥莉维亚·卢卡斯都来串过门儿，能给她们倒一杯加糖的香茶是一件让人多么高兴的事情啊！玛丽·贝特曼和安·吉布森都在盼望她们孩子出生。玛丽·沃克的孩子萨拉·李还在蹒跚学步，就又怀上和阿隆·戴维斯的第一个孩子。惟一没有怀孕的就是凯蒂·克拉克。

现在没有鱼了。在运送六名女犯——其中一个带着一个孩子——从奇异号上岸的时候，天狼星号的快艇失事，被撞得粉碎，本来人们指望用这条船出海捕鱼。划船的人淹死了，另一个下水救人的人也淹死了，幸存的三个妇女中有一位是那个淹死的孩子的母亲。现在，用平底小渔船偶尔打回来的一点儿鱼都分给了军官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天狼星号的水手和被释放的囚犯都没有份儿。但是扎斯提尼安号带来一些植物，包括竹子。理查德分得一些。这些竹子会长成一小片竹林，做鱼竿的材料可以因此而解决。在海边岩石上用手线钓不着什么鱼。

夏洛特地发生过一次令人惊慌的事情。小牧场围着篱笆墙，篱笆墙由藤蔓和多刺的灌木“交织”而成。有一道篱笆墙意外地着起火来，火苗蔓延到已经成熟的印第安玉米地里。起初，悉尼镇听到的消息是，所有的玉米都被烧得精光。克拉克中尉飞也似地跑到那里察看火势，回来后向气得发疯的罗斯少校报告说，多亏犯人们努力扑火，只有两英亩被毁。这一次，一直痛恨夏洛特地那些“该死的婊子”的克拉克中尉十分感激，格外开恩，从政府供给中给她们每人发了一双新鞋。

等到房子盖好之后，达西·温特沃斯被委任为夏洛特地犯人的

监工和大夫。于是，他带着凯瑟琳·克劳蕾女士和小威廉·查尔斯一起搬到夏洛特地。作为大夫，他的责任包括从接生到确认一个受鞭刑的犯人是否还能经得住鞭打。如果受鞭刑的犯人是女人，温特沃斯倾向于慈悲为怀，而克拉克中尉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夏洛特地的女犯，总是让理查森用更粗的鞭子抽打，而且下手要狠。

让凯蒂高兴的是，可吃的东西越来越多。她现在有一个很理想的做饭的地方，因为理查德在大壁炉上方三分之二的地方安装了一个铁架子，另外三分之一安装了火苗能够直接烤到食物的铁算子。她用带盖儿的锅蒸东西，不带盖儿的炖或者煮。平底锅煎东西，带嘴儿的壶总是放在架子后面用文火煨着，这样，可以很方便地为自己或客人沏上一壶茶。洗盘子的时候还可以用那里面的热水。理查德甚至给她做了一个他称之为“肥皂节省器”的东西——把肥皂放在一个铁丝编的小筐里，小筐一端和一个把手相连，使用肥皂的时候，把小筐放在水里唰唰唰地擦洗，却丢不了肥皂。

理查德口气强硬地告诉约翰·劳瑞尔，必须交出一些他的鸡和鸭。这样一来，凯蒂开始饲养家禽，饭桌上偶尔也能出现几个鸡蛋、鸭蛋。奥古斯塔一窝生下十二只小猪崽儿。它只翻了两次身，就把猪崽儿给压了。奥古斯塔对小猪崽儿的照料还算细心，全部六只母猪崽儿都活了下来。还有两只公猪崽儿，理查德打算过圣诞节的时候，把它们烤了吃。母猪生下来的小猪都归养殖户所有。一个成功的饲养者如果想把猪卖给仓库的话，政府就把钱付给他或她（罗斯没有性别歧视）。如果他们想把猪肉腌起来，政府也会向他或她提供盐和桶。正如罗斯以前所说，他的目标是让尽可能多的犯人不再依赖政府仓库。像阿隆·戴维斯、狄克·费里莫尔、奈特·卢卡斯、乔治·盖斯特、约翰·莫蒂摩尔、爱德·里斯比和理查德·摩根这些能人已经证明，假以时日，他的计划一定会实现。

现在，少校最大的麻烦是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和天狼星号的水手。他们不肯下地干活儿，坚持政府必须给他们提供蔬菜和其他肉类产品。一旦仓库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从囚犯那里偷蔬菜、瓜和家禽。对于这种违反法律的行为，罗斯像对待其他盗窃犯一样，严惩不贷。自由民怨声载道。他们都认为，绝对不应该允许囚犯

保留他或她的劳动所得。囚犯生产出来的每一口食物都属于他们，都要优先供给他们而不是任何囚犯。既然囚犯种出来足够他们享用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让他们下地干活儿呢？囚犯是英国国王陛下的财产，他们不能拥有任何东西，不能保留任何东西。囚犯没有权利！罗伯特·罗斯少校以为自己是谁啊？事实是，罗斯少校将囚犯们生产的东西的三分之二征收为国有，只有获释的人才能保留全部劳动所得。这一点人们都视而不见。

圣诞节是个星期六，尽管清晨南风强劲，悉尼湾惊涛拍岸，但是天气晴朗无云。理查德杀了他的两只公猪崽儿，奈特·卢卡斯杀了两只鹅，乔治·盖斯特杀了三只肥鸭，爱德·里斯比杀了四只鸡，阿隆·戴维斯用面粉制作了全麦面包。这些面粉是他把应该交纳政府的小麦上交之后余下来的。他们在亨特角松林树荫下野餐。一起聚餐的还有斯蒂芬·多纳万、约翰尼·利文斯顿、达西·温特沃斯和他的家人。猪和家禽用达西从铁匠铺弄来的铁钎插上烧烤。斯蒂芬和约翰尼贡献了十瓶波尔图葡萄酒，足够全体男人和女人每人享用半品脱。

少校宣布，这个圣诞节除了淡啤酒之外，犯人们没有什么可喝的，并且命令水兵们在喝他们那半品脱朗姆酒的时候，一定要避开犯人们的视线。金中尉总是在节假日的时候给犯人们发放朗姆酒，罗斯不想步他的后尘。特别是在发现戴尔、弗朗西斯和他们的同伙计划用甘蔗酿酒的勾当之后，愈发不愿意做同样的事情了。

对于凯蒂来说，这是自从父亲去世以来最快乐的一天。天狼星号的船帆被展开铺在地上。女人们坐在上面，还为那几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准备了靠枕。松树挡住了劲风，父亲们把蹒跚学步的宝贝儿们带到海龟湾去嬉水、建沙子城堡，母亲们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儿扯着闲话。凯蒂把她的茶壶带来了，放在火上为朋友们煮茶。尽完带着儿女在水边嬉戏的责任之后，男人们走到距离野餐地点不远的地方，蹲坐在那儿聊天儿。女人们则开始烤肉，准备生菜、芹菜、生洋葱和生豆子，把土豆埋在篝火的余烬里。大约下午两点左右，他们围坐在一起享受丰盛的野餐，为不列颠国王陛下祝酒，

然后搂着孩子睡上一小觉。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关系显得那么融洽，凯蒂想。共同的经历和相似的艰辛，使得她很快成长起来，并且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是新的英国人。但是，不论我们把自己造就成怎样的人，都将永远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影响，那就是，我们像人家不要的垃圾一样，被那些上等人发配到这里。然而，所谓上等人根本不是什么上等人。他们只是些目光短浅的井底之蛙。突然之间，她觉得，这些囚犯中没有人会回到英格兰。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英格兰的尊敬。这里成了他们的家。

那么她自己呢？她从来没有到过海边，此刻坐在那儿，双手抱膝，下巴放在膝盖上，向暗礁望去。雪浪花激起的泡沫挡住视线，看不见屹立在汹涌波涛间的礁石。尽管那让人叹为观止的美景并没有从她的视野中消失，但也没有从心底里打动她。在她的脑海里，真正的美景是费沃什海姆——一座巨大的石头房子，金色的窗扉，四周种植着粉红色和白色的玫瑰，还有金鱼草、紫罗兰、耧斗菜、三色紫罗兰、毛地黄、雪花莲、水仙花、苹果树、紫杉、橡木。满眼碧绿的牧场、白绒绒的绵羊，白桦树和山毛榉。啊，父亲花园里的那种芬芳啊！那平静的、梦一样的生活，让人无论多么辛苦都不觉得。诺福克岛的美是一种充满异域风情的、难以驯服的美。这种美使人自惭形秽，而家让人神采飞扬。

她抬起头，看见斯蒂芬正在看她，脸颊蓦地泛起两朵红云。他显然吃了一惊，马上把目光转向礁石。啊，斯蒂芬！为什么你不爱我？如果你爱我，理查德就会让我走。我知道他会的。我不是他生活的中心。他让我呆在自己的屋子里，用门闩闩住我们之间那道门，不是因为我想引诱他——如果我想的话，门闩应该在我这边的门上。他只是想把我拒之门外。假装我不在那里。斯蒂芬，为什么我这么爱你而你却不爱我？我想吻遍你那张可爱的脸，我想双手捧着你的面庞，微笑着看你的眼睛，看我的爱像太阳，在你那宛如诺福克岛的天空一样湛蓝的眼睛中闪耀。为什么你不爱我呢？

红日西沉的时候，孩子们也都玩累了。玩累了，便开始发脾

气。于是，大家开始收拾东西，然后，一家一家地离去。理查德和凯蒂拿着他们那份剩饭向家里走去。奈特和奥莉维亚·卢卡斯是最后离开他们的一对儿。奥莉维亚的小儿子威廉出生不久，她的两个双胞胎女儿为这个弟弟感到无比骄傲。多么好的一家人啊！

“你喜欢你的第一个安蒂波蒂恩圣诞节吗？”理查德问道。

“什么圣诞节？不过，不管什么圣诞节我都喜欢。我喜欢，真的！”

“安蒂波蒂恩。这是一个描述‘地球那端’的很合适的字——安蒂波蒂恩。它源于希腊语，意思是‘脚站在那面’。”

太阳已经落在西山后面，理查德的一英亩土地陷入一片寒冷的阴影中。

“你想烤火吗？”

“不，我想早点上床，”她说，一副悲悲戚戚的样子。她满脑子斯蒂芬，只想着他转过脸表示拒绝时的那副样子。她当然知道为什么：她“像一根烧火棍似的没看头”，尽管她很高兴地看到自己的体重在增加，而且自认为乳房也像其他大多数女人那样漂亮，腰细,臀肥,线条优美。

“把眼睛闭上，把手伸出来，凯蒂。”

她顺从地闭上眼睛，伸出手，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方形的东西放进到她的掌心。她睁开眼睛，看见一个盒子。她用颤抖的手指，揭开盒盖，看见一条金项链。“理查德！”

“圣诞快乐，”他微笑着说。

她伸开双臂，搂住他的脖子，脸贴在理查德的面颊上，满怀感激和喜悦亲吻他的嘴。有那么一会儿，他一动不动站着，然后搂住她的腰，亲吻着，这使得感激的吻变成完全不同的吻。理查德非常明智地确保她不误解自己的行为，只满足于享受她那丰润的双唇、醉人芬芳。她既没有逃跑也没有反抗，反而偎依在他的怀里，让这甜蜜的吻继续下去。微微颤动的暖意在她心中燃烧，她忘记自己和斯蒂芬，一任感情的洪流跟随理查德的双唇奔涌。激动之余，心里想，这平生第一次真正的亲吻，那么奇妙，那么具有吸引力。而且，眼前的理查德也变得远比她以前认为的那个理查德更有趣。

他突然把她松开，然后转身走到外面，紧接着传来斧子劈东西的声音。凯蒂站在那儿，沐浴着落日的余晖，想起斯蒂芬，心里不由得升起一种歉疚之感。当她爱着斯蒂芬的时候，怎么能心安理得地接受理查德的吻呢？泪水夺眶而出，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床边无声地哭泣着。

装金项链的盒子还在她手中。擦干眼泪之后，她把项链拿出来，戴在脖子上，心里想，下次洗澡之前，一定要在如镜的水池中好好看一看自己戴项链的倒影。他多么好啊！为什么她暗自庆幸理查德没有让她走呢？

一七九一年二月六日，经不起狂风巨浪的萨布莱号终于抵达诺福克岛。它带来菲利普总督的一封信，信中指示天狼星号上的全体船员都要乘坐萨布莱号返回杰克逊港。但是，如果有人想在诺福克岛定居并且希望得到一块土地，他许诺，可以给他们每人六十英亩土地，等萨布莱号下次来诺福克岛的时候，再接他们回去。约翰·亨特船长十一个月的“流放生涯”结束了，他一直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他对诺福克岛满怀仇恨，这种仇恨将陪伴他一生，对他后来的军旅生涯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也仇恨罗伯特·罗斯少校和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狗娘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亨特船长带上约翰尼·利文斯顿，最终回到自己的那片天地。

从英格兰出发的补给船戈耳工号依然没有到达，新南威尔士盼望这艘船已经有数个月了。除了萨布莱号，没有其他船只到达。萨布莱号是去年十一月十九日从巴达维亚回到新南威尔士的。船上装载着微不足道的面粉和不少所有人都不爱吃的大米。一艘租来的商船瓦克萨姆希德号继萨布莱号之后，于十二月十七号从巴达维亚抵达杰克逊港。船上面装载着更多的大米，外加茶、糖和为官员们准备的荷兰杜松子酒，人们后来发现她运来的腌肉已经变质发臭，而且尽是骨头。

按照萨布莱号上哈里·鲍尔中尉的说法，总督大人打算雇用瓦克萨姆希德号运送亨特船长和天狼星号的船员返回英格兰。急返回杰克逊港的萨布莱号于二月十一日起航。乘坐这条船、但是

打算回诺福克岛定居的天狼星号的船员只有三个。这三个人当初帮助看管和运作罗斯少校的酿酒作坊，现在作坊已经关闭，生产的酒装在酒桶里放在一个秘密仓库陈化着。约翰·德拉蒙德和来自潘海恩夫人号的安·里德双双落入情网。但是安·里德现在和奈迪·佩罗特住在一起，尽管德拉蒙德心里清楚，他不能和她结合，但也无法承受独自返回英格兰的痛苦。威廉·米歇尔接纳了朱丽安娜女士号上的苏珊·娜亨特，他们决定留在世界的这个角落。皮特·希伯斯爱上另一个来自朱丽安娜女士号的姑娘——玛丽·帕多。玛丽·帕多一直是一个水手的“妻子”，在航程即将结束的时候生下一个女婴。后来，被那个坏蛋抛弃，流落到诺福克岛。

四月十五号，萨布莱号又回来了。首先从船上下来的是一队新南威尔士营的士兵，他们奉伦敦之命来保障这次伟大试验的顺利进行，并且替换服役期满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回家。不过海军陆战队士兵在结束三年服役之后可以选择加入新南威尔士营而不是回家。威廉·希尔上尉、阿伯特中尉、恩塞·普伦泰斯和二十一名士兵将替换同样数量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四名海军陆战队军官准备离去。其中三人自己愿意回去，第四个人是不得不回去。乔治·约翰斯顿上尉带着他的犯人太太埃斯瑟尔·亚伯拉罕和他们的儿子乔治回到杰克逊港。那片没有生长松树的夏洛特地的发现者、和蔼可亲的克莱斯韦尔中尉和他来时一样，依然独身一人。深受其下属憎恨的凯洛中尉和他的犯人情妇凯瑟琳·哈特以及她的两个儿子一起离开小岛。两个孩子里，小的是他的儿子。约翰·约翰斯顿中尉病入膏肓被送上萨布莱号。原先那支部队，只有罗斯少校、克拉克中尉和法迪少尉留了下来。当然还有小约翰·罗斯少尉。

萨布莱号又带来两个军医：在杰克逊港休完假的托马斯·詹姆生和天狼星号上下来的詹姆斯·克拉姆。这件事可是“不祥之兆”。因为诺福克岛已经有了两名军医——达西·温特沃斯和丹尼斯·康斯丁。这两位新人的到来使岛上的医生达到四名——四名军医给减少了七十多人的人口看病？

“这告诉我，”罗斯对理查德说，神情冷峻，“一旦有更多的流放犯从英格兰运来，我们又得接受一批批从杰克逊港转来的犯人。

我已经明白，总督大人打算把他身边那些难以管束的犯人发配到我们这儿。他说，在杰克逊港，那些坏蛋逃出去杀掉土著人，抢劫偏僻地方的居民，强奸独自在家的女人。他认为，在诺福克岛这样的小地方，人们更容易被控制。因此我必须建造更结实的监狱，而不是那间老旧的禁闭室。我不得不现在就开始建造。谁也不知道下一批犯人什么时候抵达，但是他们肯定会抵达。' 看起来，伦敦更关心除掉英格兰的囚犯，而不关心他们是否能在这里生存下去。所以继续锯木头，摩根，尽你所能努力工作，越快越好。那种关闭锯木坑的怪念头想都不要想。”

“新南威尔士营来的这些人看起来怎么样？”理查德问道。

“我看不出这些士兵和我的士兵有什么区别，都是一群流氓无赖，只是碰巧逃脱了英格兰法庭的注意。军官比他们强一点，不过他们的工作效率如何，可想而知。只是我不想再为这种事情暴跳如雷。现在，如果能有一个优秀的土地测量员，让我拿什么来换都可以！我答应给德拉蒙德和希伯斯那样的天狼星号船员分配六十英亩的土地，还有我那几个服役期满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土地测量员。布莱德利是个不中用的家伙，阿尔特利更糟糕。”他的眼睛微微闪光。“摩根，我猜你是不是还隐藏着什么我尚未发现的天才呢？”

理查德大笑。“没有，先生，没有！”

夏洛特地种植的印第安玉米获得大丰收，几十名妇女给成千上万只玉米棒子脱粒。尽管遭到海风和害虫的袭击，小麦也同样获得了丰收。但是，杰克逊港的食物配额已经降到三分之二，这意味着，诺福克岛也要照此办理。幸运的是，萨布莱号因为满载着要离开的人，所以五月九号离开的时候，没有太多的空间带走粮食。诺福克岛现有的粮食被保存下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可以有足够的食物。木匠们用小松树在夏洛特地为达西·温特沃斯和他的家人建造了一幢宽敞的房屋，悉尼镇的人们非常怀念他。这个坐落在小岛西面的村庄不再被称作夏洛特地。四月三十日，星期六，罗斯少校正式宣布这里被称为女王堡，而菲利普堡正式更名为

菲利普斯堡。

自从奇异号到达诺福克岛，岛上的七百多人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彼此熟识。整个小岛充斥着流言蜚语。拉尔夫·克拉克中尉剪下了地球这头有史以来生长出来的头两串葡萄，而流言蜚语传播起来比葡萄蔓向上爬的速度还要快，结出的果实还要大。理查德·摩根太太并不反对散布从副总督官邸听来的有趣的消息，拉尔夫·克拉克中尉家里的玛丽·布兰海姆太太也贡献了一部分新闻。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每个人都被别人品头论足。如果一个犯人抛弃了他在潘海恩夫人号上的相好，转而喜欢朱丽安娜女士号新来的、更年轻的姑娘，一定逃不脱大伙儿的眼睛；如果海军陆战队某个士兵和一个犯人的老婆调情，也瞒不过大家的耳目；如果二等兵埃斯考特、米、贝利和费什本用岛上产的大麦和扎斯提尼安号运来的啤酒花酿造啤酒，消息不胫而走；如果小约翰·罗斯身体不太好，也立即惊动整个小岛；而且谁都知道，潜入仓库试图盗窃那些可以卖掉的物品的第三位是何许人也。弗里曼先生的仆人约翰·高特和囚犯查尔斯·斯特朗被分别判处三百下最严厉的鞭刑：一百下在悉尼镇进行，然后，伤好之后，另一百下在女王堡进行。再次伤好之后，最后一百下在菲利普斯堡进行。甚至面对如此可怕的刑罚——也许会把他们终生变成跛子——他们也没有说出第三个人的名字。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人是谁。

尽管看守的人和被看守的人建立了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但是，积怨太深的时候，就会分裂成两大阵营。这意味着，每当配额被削减，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看上去要反叛的时候，罗斯少校并不惧怕犯人们会利用突然出现的危机闹事儿。陆战队的士兵们总是由像米、普莱尔和费什本那样的人带头。他们拒绝从仓库领取配额，因为供给他们的面粉已经发霉变质，他们不得不拿出其中一部分和犯人换取一些新鲜的东西。叛乱总是短命而不成功的。面对这群该死的人渣，罗斯少校义正词严地说，他既没有时间搭理他们，也没有丝毫同情之心。如果他们想吃新鲜面粉，就应该自己种地生产粮食。和犯人相比，他们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也有更多的鱼可吃，除了懒惰，还有什么妨碍他们自力更生呢？罗斯的前仆人埃

斯考特和一些二等兵的阴谋被击败，反叛的威胁消失了。此后不久，每天一罐上好的朗姆酒被再次发放。如果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安抚他们，朗姆酒能。如何才能把手下一半海军陆战队士兵手中的步枪收回呢？罗斯问自己。答案是不能。所以必须安抚他们，并且保持道德良知。

约翰·利文斯顿的离去很自然地被人们注意到了。所有人的眼睛都锁定在斯蒂芬·多纳万身上，想看看谁会替补约翰尼。没有谁会成为他固定的伙伴，囚犯里也没有充当那种角色的人，因为多纳万对他管理的那伙人一视同仁，毫不留情。人们最终的结论是，约翰尼在多纳万生活中的地位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重要。

另外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理查德·摩根和他收留的那个姑娘凯瑟琳·克拉克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她居然被那个奇怪的男人拒之门外。拒之门外！

“这就对了，”理查德·摩根太太说，她的小名儿叫洛克。

众所周知，理查德和斯蒂芬·多纳万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谊，但是那些早在刻瑞斯号“时代”和亚历山大号“时代”就认识理查德的人发誓他没有“莫莉小姐”倾向。威尔·康纳利和奈迪·佩罗特虽然一直排斥理查德，但是这两个人也不得不承认理查德和多纳万之间从未有过异乎寻常的行为。如果有人偷偷摸摸地从多纳万没有关好的窗户向里偷看的话，看到的只是两个人俯身在一个棋盘两侧对坐着，或者并肩坐在火堆边，或者在桌边吃饭。凯蒂·克拉克永远不在他们身边。她待在家里，由劳瑞尔和麦克塔维什守护着。

自从一七九○年圣诞节那天看到凯蒂面颊飞红之后，斯蒂芬就陷入一种两难的处境。他睁大眼睛留心着，发现从那以后，她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他的身上，尽管她对理查德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次野餐之前，他完全把她吓住了——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但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姑娘。她很乖巧，很谦恭，也很天真。如果她不曾拥有威廉·亨利那样的眼睛，斯蒂芬坚信，理查德看都不会多看她一眼。因此，理查德的力量、智慧和沉默寡言的天性使得他在她眼里就像圣父，非常老，而且是权威的源泉。对他，

只有敬畏和服从。野餐之后，凯蒂肯定减少了对理查德的恐惧。斯蒂芬猜想，那是因为那条她戴上就再也舍不得摘掉的金项链。女人就喜欢那些闪闪发光的、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或者是那闪闪发光的玩意儿花了很多钱，因此它代表着某种尊重？但是，正是他，斯蒂芬，点燃了她的爱之梦。这一点错不了。到底为什么，他却不知道，尽管他早已习惯于吸引女性。也许，他心里想，因为我身上有一种别人看来遥不可及的东西。女人无一例外地追求她们得不到的东西。尽管凯蒂还没有意识到，只要抬抬手，理查德就是她的了。所以，这其中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怎么样做才能让大家都好呢？如何把她的感情从自己身上转移到理查德身上呢？

蜷缩在他大腿上的托比亚斯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调整了一下姿势又躺了下来。这是一只很小的橙色斑猫，爪子却硕大无比，这预示将来它一定能长成一头“狮子”。奥莉维亚送给他的是一只多么好的猫啊！聪明、狡诈、强壮、倔强，想让人爱抚的时候便使出种种手段，那吸引力让人无法抗拒。将来会有多少猫咪被它的雄性气质所折服啊！但是斯蒂芬要的是一只晚上在吊床上睡觉时能够陪伴左右的宠物猫，而不是到外面嚎叫着征服异性的公猫，所以他毫不犹豫而且毫无遗憾地阉割了它。

但是如何解决他的两难处境，在五月份萨布莱号前往悉尼的时候，依然没有答案。已经是一七九一年的五月份了！这么多年都是怎么过去的？他认识理查德已经四年多了。

勘测地形的任务交给了斯蒂芬，因为他懂得这方面的基本知识。那些乘坐萨布莱号回来领取土地的人也急于给自己选择一块好地。罗斯少校则想尽早地把他们赶出城外。天狼星号的船员们也许住得远也不会介意，斯蒂芬想，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恐怕就不那么热心了。像埃利亚斯·比肖普和约瑟夫·麦克卡尔德伦那样的人，历来就是无可救药的麻烦制造者。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把土地弄到手，然后转手倒卖。弄到诺福克岛的土地之后，他们会返回杰克逊港，申请那里的土地，然后卖掉。他们想要的是“硬通货”，而不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这当儿，他们整天在悉尼镇懒洋洋

地呆着，和那些还没有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一起造谣生事。可怜的罗斯少校！在杰克逊港和英格兰，一大堆麻烦正等着他。因为那些善于背后诽谤别人的人，比如乔治·约翰斯顿和约翰·亨特——更不用说脑袋有毛病的布莱德利——在耳根子本来就很软的菲利普总督那里不断地说他的坏话。罗斯不会看到有人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表示感谢。斯蒂芬出于和理查德一样的原因，对罗斯尊敬有加。面对一道道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罗斯最终都解决了，没有恐惧，也没有偏袒。他总是面对危险和困难，一往无前。

“麻烦是，”斯蒂芬对理查德说，此刻他们正在享用凯蒂做的炸鸡和米饭，调料是她从菜园里摘的鼠尾草① 和洋葱以及用杵捣碎的胡椒，“要勘测土地的话，必须设定一个基准线，诺福克岛上的森林如此茂密，从哪个角度看都一样。如果一块地被清理出来了，我可以勘测、丈量，但是六十英亩大的一块地，很多地方都没有清理出来，丈量起来就很困难了。我可以把埃利亚斯·比肖普安排在女王堡，但是约·麦克卡尔德伦拒绝迁到离悉尼镇这么远的地方，而皮特·希伯斯和詹姆斯·普罗科特想在岛中部找两块相连着的地。丹尼斯·斯坦菲尔德和约翰·德拉蒙德想要靠近菲利普斯堡的地。等我干完这些事之后，我发誓我得穿一件紧身衣，再在里面藏把枪。和这个差事比起来，看管像伦·戴尔那样的家伙简直是过节。”

“丹尼斯·斯坦菲尔德还要回来吗？”

“是的。他离开这儿是为了迎娶爱丽丝·哈姆斯沃思。一个好人。”

“所有海军陆战队官兵中最好的人。”

“还有朱诺·赫耶斯和詹姆·雷德曼，是的，”斯蒂芬表示同意。

凯蒂打断他们的谈话。“晚餐可口吗？”她急切地问。

“好极了！”斯蒂芬回答道，本来希望自己能冷落她而不是鼓励她，但是那样做太不公平了。“这些日子，一直吃皮特山海鸟，现在终于换了换口味！我承认那些鸟儿节省了我们的腌肉，我承认罗

①鼠尾草：鼠尾草属植物，尤指唇形科鼠尾草，有褐绿色对生的叶子，有香气，作用烹调香料也作 ramona。

斯少校关于今后将有多少张嘴巴吃饭的悲观论调并非无稽之谈。但是我必须承认，听说鸟儿再度归巢，而且数量没有减少的时候，我的胃一下子就难受起来。不过，”他温和地说，“托比亚斯特别爱吃皮特山的鸟。”

“啊，天哪！我想拿鸟儿喂宠物是被禁止的，”凯蒂说，看上去很害怕。“千万别惹出什么麻烦，斯蒂芬！”

理查德又进入“圣父”的角色。“浪费皮特山的鸟儿，”他闷闷不乐地说，“是一种耻辱。斯蒂芬根本没有必要专门为托比亚斯去捉鸟，凯蒂。他需要做的只是捡起那些被扔在路边的鸟的尸体。那些贪婪的、忘恩负义的家伙只是要母鸟肚子里的蛋，掏走蛋就把鸟扔掉。”

“哦,是的,是这样的!”凯蒂尖声说,疑疑惑惑地退了出去。

凯蒂拎着空桶，有点慌乱地解释说，她要到小溪取水，然后匆匆消失在门口。斯蒂芬对理查德说：“理查德，有时候，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

“是吗?”理查德吃了一惊。

“当一个可怜的小姑娘硬着头皮想发表点意见的时候，你却用你的逻辑和机智把她驳得体无完肤！她费尽心思，给我们准备了可口的晚餐——用那种难吃的大米和所有这些倒人胃口的东西！——你是怎么感谢她的呢？俨然一个身穿雪白法衣的圣父！”

理查德坐在那儿目瞪口呆。“圣父？”

“这是这些日子我给你起的名字。你难道不知道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吗？圣父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发号施令的神。他认为谁应该受到奖赏就奖赏谁，他认为谁应该受到惩罚就惩罚谁。但是在我看来，他和基督教世界内部或者以外的任何法官一样，是个瞎子。凯蒂是他臣民中最没有害处的一个。作为一个坠入爱河的男人，理查德，你简直像个傻小子一样愚蠢！如果你想要她，为什么不他妈的做点让她感觉你想要她的事情呢？”斯蒂芬大声说。他越说越生气，多少是因为想起凯蒂让他陷入困境。

换个场合，理查德那副样子或许会让斯蒂芬大笑起来。听完这番抨击，他有气无力地说：“我太老了。你是对的。她拿我当父

亲看，这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女儿要是活着也就是她这个年龄。”

斯蒂芬听了越发气不打一处来。“那就别让她拿你当父亲看，你这个傻瓜！”他喊道，气得浑身发抖。“你他妈的，理查德，你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没有缺点——我知道，因为我找过你的缺点。我还没出生就爱上了你，我死后也还爱你。我是‘莫莉小姐’，你不是。但是，这一事实和爱没有任何关系。爱是没有办法选择的。爱就那样发生了。不管怎么说，你我都以宽容之心对待我们不同的性取向，并且让我们的友谊牢不可破。是的，我知道那个傻孩子认为她在爱着我。但是，闭上你的嘴巴，别把自己打扮得那么崇高！其实，她以为爱我，也是一件好事。如果她心里没有这样一份柔情，在你眼里，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孩子。而一个头脑正常的男人，不会爱上一个孩子！”他一口气说完，打着嗝儿，看上去筋疲力尽。

“可你也说过，斯蒂芬。爱是无法选择的，爱就那么发生了。而她爱上了你，而不是我。”

“不，不，你没有抓住要点！天哪！理查德，你真是个傻瓜，根本就不了解凯蒂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对于她来说，我是她从孩子过渡到女人期间感情宣泄的对象，是她情窦初开时的恋人。和以往一样，这种情窦初开的爱情之花很难结果。而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李子，等待采摘，伙计！有一天，我看见她手里提着一个空篮子，从山谷走下来到政府商店里。清风扑面，将宽大的罩衫紧紧裹在她的身上。如果我是一个喜欢女人的男人，一定会在那一刻将她抢走。别以为别的男人没有注意到她！除了眼睛，她的面容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她却有维纳斯的身材。长长的、匀称的双腿，浑圆的屁股，细细的腰，美丽的乳峰——维纳斯！如果你不要她的话，理查德，会有人要的，即使冒被你撕成两半的危险，也心甘情愿。”

斯蒂芬站起身。“在她取水回来之前，我要回家去看托比亚斯了。告诉她，我想起一些紧急的事情，提前告辞了。”他向门口走去。“你太有耐心了，理查德。这是美德，但是当猫蹲伏在那儿，长时间地盯着老鼠不敢下手的时候，鹰会从天空中俯冲下来将老鼠

掠走。”

百叶窗没有关，凯蒂藏在窗户下面的阴影中。但是斯蒂芬·多纳万目不斜视地从菜地中间的小路走过，消失在黑暗中。他消失之后，她又蹑手蹑脚朝小溪走去。哦，为什么小溪那么浅，淹不死人呢？听见斯蒂芬骂理查德是个十足的傻瓜，她觉得非常奇怪，不由得停下脚步，全然忘记关于偷听不道德的那些谚语，藏在窗下听了起来。

这怎么可能呢？斯蒂芬怎么能说他爱上了理查德呢？她的脑子全乱了，无法理解这一切。斯蒂芬，一个男人，爱上了——想得到——另一个男人。理查德。他还把她的爱说成小女孩儿的“情窦初开”。把她当成孩子。提起她的时候，他充满同情，但是根本谈不到任何可以称之为爱情的东西。他怀着一种理性的赞美注意到她美丽身材的每一个细节，正如理查德健美身材在她心里唤起的那种感觉。斯蒂芬还说，理查德爱她。但是，论年龄，理查德可以做她的父亲！他自己也这样说！她双膝跪倒，前后摇晃着身子，欲哭无泪。我想死，我想死……

理查德俯下身来。“你都听到了。”

“是的。”

“好吧，总比从我妻子那里听到强，”他一边说一边搂着她的肩膀，把她扶起来。“这事儿你迟早都会知道的。走吧，回去睡觉。这儿太冷了。”

她任由理查德把自己搀回到屋里，面色苍白，抬起头，用“威廉·亨利的眼睛”望着他。

“睡觉，”他表情冷漠，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她一句话没说，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他说的没错，外面很冷。她浑身颤抖着，穿上睡袍，钻进温暖松软的羽毛床。凯蒂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一遍又一遍地回忆她能记起的这两个男人之间的谈话……不，不是谈话，也不是争吵。她听到的是两个老朋友之间情感和思想的交流。不管对方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真的生气。有限的生活经历告诉她，这样的友谊非常罕见。“成熟”这个词，无

论源于何处，都适用于他们。为什么他们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斯蒂芬会爱一个男人？为什么那个男人又偏偏是理查德？为什么他称理查德为“圣父”？啊，她想着，痛苦而迷惑地攥紧拳头。对这两个人我一无所知！一无所知！

想死的念头消失了，这个念头本身死灭了。她发现，自己还没有被命运击得粉碎，以至于无法修补。斯蒂芬不爱她是一件让人伤心的事情，但是她从来就没有认为他爱过自己，所以这种失望与痛苦早就存在。悲伤慢慢地融化，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疑问。也许，她心里想，我也有脑子，也能学习，只是学习什么尚不清楚。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过去我总是躲躲藏藏，从今往后，再也不能在这样躲藏下去了。把自己藏起来，就永远不会被人看到。想到这里，心中舒畅了许多，她睡着了。

她早晨醒来的时候，理查德已经走了。盘子刷洗完毕，炉台收拾得很干净，水壶冒着热气，炉子里尚有余火，桌子上摆着一盘凉鸡肉和米饭。

她用放在炉灶上保温的结实的陶罐里的水给自己泡了一杯茶，然后坐下来吃东西，回味着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切仿佛那么遥远，但是记忆深深地植根于脑海之中，只是那种浓烈的感情已经不复存在。哦，感情……难道没有比这个字眼儿更准确的词汇吗？

像往常一样，理查德面带微笑走进屋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你怎么看上去心事重重，”他说道。

这句话是个信号，她听出了其中的意思：他不想再提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所以她有些无力地说：“没干活儿？”

“今天是星期六。”

“哦，当然。要茶吗？”

“好吧，来一杯。”

她给他倒了一杯茶，再把冷糖浆倒进去，让茶凉一些，然后又坐下来继续摆弄着她的食物。终于，她当地一声把勺子放在白镴盘子上面，怒气冲冲地盯着他。“如果我不能跟你谈话，”她大声喊道，“该跟谁谈呢？”

“试试斯蒂芬，”他一边呷了一口茶品味着，一边说。“他能滔滔不绝跟你说上三天三夜。”

“我真不明白你!”

“你明白，凯蒂，你明白我，你不明白的是你自己。不过，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你还没有经历很多生活，”他态度温和地说。

隔着桌子，她凝视他的双眼，以前她从来没有勇气这么做。那双眼睛宛如宽阔的大海，它的颜色就像暴风雨中礁湖四周的海面，深得能把人淹死。似乎不费吹灰之力，他就把她带到心灵深处，滚滚的心潮把她卷走……她喘着粗气，跳了起来，双手放在胸前。“斯蒂芬在哪儿？”

“我想,在亨特角钓鱼。”

她冲出房门，向山谷跑去，好像撒旦的猎犬追在身后，直到意识到理查德没有跟着她，才放慢脚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

壮着胆子、冒着危险，独自走过悉尼镇——从一群又一群女人探究的目光中走过时，如芒刺背——凯蒂渐渐镇定下来，看到斯蒂芬的时候，还能微笑着向他招了招手。斯蒂芬收起渔线，向她走来，然后领着她，走到离另外六、七个也在钓鱼的人稍远一点的地方。他似乎对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是她不曾想到的，她很自然地认为，理查德已经把这事儿告诉他了。难道理查德从来不和任何人探讨任何事情吗？

“鱼不咬钩，”他很轻松地说。“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理查德没来吗？”

“我偷听了你们俩昨天晚上的谈话，”她大声喘息着说。“我知道，我不应当听，但是我听了。对不起！”

“坏孩子。过来，我们可以坐在这块岩石上，看着那边那座小岛在奔腾汹涌的海水中挣扎的奇观，然后风儿会把我们说的话吹走。”

“我的确是个孩子，”她可怜兮兮地说。

“是的,而我觉得最奇怪的是,”他说,“你经历了伦敦纽盖特监狱、朱丽安娜女士号和奇异号，却没有人碰过你。但是，这种事一

定发生过,凯蒂。”

“是的，当然发生过。但是，你知道，也有和我一样的人。如果我们不想因为羞耻而死——有一个姑娘就是这么死去的——就得设法不被人注意到。因为女人很多，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困难。那些人——打架斗殴的、吐口水的、相互叫骂的、四处游荡的——从我们身上走过，就像我们根本不存在一样。那些水手个个喝得烂醉，清醒时就追女人——抢，操，打。我们又瘦又穷，相貌平平。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不值得他们追逐我们。”

“那么你就变成缩作一团的刺猬。”他的身影被尼皮恩岛松林映衬着显得完美而平静。“关于爱的行为，你知道的惟一的名词就是‘操’。这可是最可悲的。你看见过人们‘操’吗？”

“没有真正看见过。只看见过衣服在动，人上下动弹。每逢意识到身边有人在干那事儿的时候，我们就闭上眼睛。”

“这是让那个世界远离自己的一个办法。朱丽安娜女士号上又怎么样呢？你没有被那些厚颜无耻的老娘们儿们啄上一口吗？”

“尼科尔先生非常好，有一些年纪大的女人也非常好。他们不让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招惹我们。再说，我一直在晕船。”

“你能活下来真是奇迹。但是你一路走来，走到这片土地，走到理查德身边。凯蒂，这是所有事情中最不可思议的一部分。我怀疑，有没有女人或者有没有‘莫莉小姐’斗胆——哦，这个词的色彩太强烈了一点——至少是想过走到他的身边。”他转过脸冲她笑着。

多么奇怪，他的眼睛比理查德的还要蓝。那么蓝，宛如反射出天光云影，竖起一道屏障。不是要吞噬你的海水，而是将你挡住的高墙。

“我已经放弃了对你的爱，”她用一种很奇怪的语调说。

“爱上了理查德。”

“不，我不这么认为。我们之间是发生了些什么，但是那不是爱。我只知道，那是一种不同的感情。”

“啊，非常不同！”

“跟我说说关于他的事情，求你了。”

“不，我不会告诉你什么。你所要做的就是跟他呆在一起，自己去发现。理查德的嘴巴很紧，所以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但你是女人，你很好奇。我肯定，”他说着把她拉起来，“你会尽最大的努力。”他俯下身，面颊贴着她的秀发轻声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发现了什么，就告诉我。”

泪水迷住双眼，她不知道为什么，只觉得无尽的悲伤撕扯着心房。不是因为他悲伤，也不是因为从他身上带走了什么悲伤，而是为他悲伤。她心里想，倘若这个世界能更好地排列组合，该有多好。我无法和这个人相爱，但我深深地爱着他。

“托比亚斯和我，”他说，一边走一边拉着她的手摇晃着，“永远和你在一起。”

走到阿瑟谷，他松开她的手，停下脚步。“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他说道。

“请陪我一起走！”

“哦，不。你必须自己走。”

房子里空无一人。理查德不在家，但是壁炉里炉灰已经掏得干干净净，而且放好了劈柴。水桶盛满了水，理查德慢慢积累起来的六把椅子中的四把整整齐齐地放在桌子下面。她既失望又疑惑。为什么他不等着看看斯蒂芬对她说了些什么呢？她茫无目的地转悠着，然后走到菜园子里挖东西。她希望有朝一日，食物充足，可以允许她浪费一些屋子外面的土地，种上鲜花。时间过得很快，约翰·劳瑞尔拿回六只已经拔了毛、收拾过的皮特山海鸟，正好中午吃。因为冬天快到了，所以正餐都放在中午。

等理查德回来的时候，鸟儿已经用平底锅煎成棕色，里面填着加了香料的面包，和洋葱、土豆一起放在带盖儿的锅里慢慢炖着。

她没话找话地说：“厕所旁边、太阳底下长着的小树是什么树？”

“啊，你看见了。”

“早就看见了，只是一直想不起来问你。”

“橘子和柠檬，是用我从里约热内卢积攒的种子种出来的。再

过两三年，冬天我们就能吃到水果了。我攒了很多种子，送给奈特·卢卡斯一些，送给罗斯少校一些，送给斯蒂芬一些，还有一些送给了其他很多人。这里的气候最适合柑橘类植物生长，这儿没有霜。”他的一根眉毛扬了扬。“你找到斯蒂芬了吗？”

“找到了，”她说，用刀子扎起一块土豆看看是不是煮熟了。

“你提出的问题他都回答了吗？”

她惊讶地眨了眨眼睛，手里拿着土豆，停了一下。“说出来你都不信，我压根儿就没有时间提什么问题？倒是他问了我一大堆问题。”

“什么问题？”

“主要是监狱和流放，”她说，把鸟肉、洋葱和土豆盛到两个盘子里，再用勺子把汁浇到上面。“还有生菜、细香葱和欧芹做的沙拉。”

“你是个非常好的厨师，凯蒂，”他一边地吃一边说。

“我的技术在不断提高嘛。我们几乎能自给自足了，理查德，是不是？盘子里的每一样东西要么是自己种出来的，要么是从外面找到的。”

“是啊。这儿土地肥美，雨水充足，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我第一年来的时候雨水很大，后来天气变得干燥，但是溪水从来没有断流，这意味着它的源头是山泉。我很想找到那股山泉。”

“为什么？”

“那是盖房子的最好的地方。”

“但是你已经有一处房子了。”

“离悉尼镇太近了，”他说，小心翼翼地用勺子把汁浇在最后一块土豆上。

“还要吗？”她站起身来问道。

“有的话,就再来点儿。”

“离悉尼镇是不算远，”她重新坐下说道，“可是我们很清净啊。”

“等下一批犯人来了之后，就清净不了了。罗斯少校认为，总督大人会把更多的囚犯送到这里，使这里的人数超过一千。”

“一千？那是多少？”

“哦，我忘了你没学过算术。记得上星期天我们做的礼拜吗？凯蒂。”

“当然。”

“那里有七百人。把那些人分出一半，再加上当时在场的人。那就超过一千人了。”

“这么多！”她小声说，吃了一惊。“让他们上哪儿去住呢？”

“一部分去女王堡，一部分去菲利普斯堡，还有一些安排到天狼星号水手以前住的地方。不过我相信，少校最终会把新南威尔士营的士兵安排到那儿。”

“他们和他的海军陆战队相处得一点儿也不好，”她点了点头说道。

“没错儿。峡谷这边很快就会盖满房子，因为政府不打算在这儿开荒种地。所以我宁愿搬到更远的地方。”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拍着肚子，微笑着说：“照你这样喂我，我得更卖力地干活儿，否则就会长成个胖子。”

“你不会长胖，因为你不喝酒，”她说道。

“我们谁也不喝酒。”

“胡说，理查德！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水手们喝酒，士兵们喝酒，很多囚犯也喝酒。如果逼急了，他们还会自己酿造朗姆酒和啤酒。”

他抬起眉毛咧嘴笑道。“我应该把你借给少校当顾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在仓库里听人家说的。”她把用过的空盘子拿到壁炉边的台子上。“我知道你不愿意和那些人打交道，”她一边说一边取出碟子和肥皂。“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很理解你的这种做法。但是从这里搬走就意味着你必须从头开始。这可是很大的负担啊。”

“只要我的孩子能在良好的环境里长大，再繁重的工作也算不上负担，”他用钢铁般坚毅的声音说道。“我将让他们不受任何污染地成长，让他们不必靠近悉尼镇就长大。那儿有不少好人，但是也有很多坏人。为什么罗斯少校要绞尽脑汁想出种种刑罚？他是

为了杜绝暴力、酗酒、抢劫和其他所有恶行。然而，只要人们聚居在一起，罪恶就无法避免。你以为罗斯少校把威利·德灵那样的人送到尼皮恩岛上关上六个星期而只给他们两个星期的伙食，是为了取乐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不会尊重他，但事实是我非常尊重他。”

这番很长的演讲（对理查德而言）的第一部分让她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她选择回答第二个问题。“也许多了解一点人们的想法，我们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酗酒带来那么多的麻烦。瞧瞧我。”

“对，瞧瞧你。蹦着高地长大。”

“如果我能读书、写字、算算术的话，一定会成长得更快。”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教你。”

“啊,你会教我吗,理查德,那该多好啊!”她站在那里手还拿着肥皂刷子，一动不动。此时此刻，她的眼神正是威廉·亨利第一天放学回家时那种眼神。“圣父！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斯蒂芬这样叫你了。你需要有人像孩子依赖父亲那样依赖你。你非常强壮非常聪明。斯蒂芬也这样，但是他不认为自己是个父亲。我将永远作你的孩子。”

“从一方面讲你是我的孩子，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我想成为你孩子的父亲。我不是上帝——斯蒂芬这么说完全是开玩笑，不是亵渎神明。他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想法给我加个头衔儿罢了。”

“可是你有妻子,”她说,“我不可能成为你的妻子。”

“利兹·洛克在牧师约翰逊的注册簿中是我的妻子，但是她从来也没有做过我的妻子。在英格兰，我能够取消这桩婚姻，但是在地球这边，我们没有主教和宗教法庭。你就是我的妻子，凯蒂。我不认为上帝对此会有丝毫不理解。上帝把你送给了我，从打看到你那双眼睛，我就知道这一点。我将把你作为妻子介绍给人们，我将称呼你为我的妻子。我的另一半。”

沉默，他们谁也没有动，就那样站着，仿佛过了许久许久。她定定地凝视着他，一切尽在不言中。

“现在干什么呢？”她说，有点喘不过来气。

“宵禁之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说，准备离去。“我不想让客人打扰，妻子。在你的花园里挖东西吧，但是心里要有数，许多树苗最终将被移栽到别的地方。我要沿着这条小溪上山寻找它的源头。你刚来这儿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可是这九个月里，诺福克岛的阳光、空气和食物把你变成一个全新的女人。我不想让你独自一人在距离悉尼镇这么近的花园里干活。”

工作太忙，他一直没有时间寻找小溪的源头，最远也只是走到洗澡的地方。而且在凯蒂迷住他之前，他也没有“追根溯源”的好奇心。要不是斯蒂芬那天大发脾气，真不知他还要等上多久。爱她一直是他的一种信念，上帝送给他的这件礼物如此宝贵，他不能像绝大多数男人那样亵渎她，哄骗她去做那些她认为不对的事情。格洛塞斯特监狱使他了解伦敦纽盖特监狱是个什么样子，到处是男女苟合。他绝不相信她曾经是男人性欲的牺牲品，但是既然整天整夜呆在那儿，她一定见识过肉欲横流的场面。所幸，那段时间不长，然而也足够长了。她被斯蒂芬所吸引使他的希望遭受沉重的打击，但还不至于彻底粉碎这种希望。他对斯蒂芬太了解了，知道他不可能和她相爱。他决定再进行一次漫长的等待，站在一旁，默默地照顾她，让她自己认识到她情之所系的那个人不可能和她“终成眷属”。

他不认为她爱他，他从来没有抱过希望。他们俩年龄相差将近二十三岁，而年轻人总是被年轻人所吸引。可是，今天早晨，她隔着桌子盯着他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在颤动，内心深处的感情在她面前暴露无遗。她逃到斯蒂芬那里，但并非对此无动于衷，也不觉得惊讶。他敞开了心扉，点燃了她那全新的、完全属于他的情感。他对自己仍然具有这样的魅力满心欢喜。他是那种闲暇之时，从来不审视自己到底有多深刻的男人。在凯蒂说出对他的感觉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人——斯蒂芬所说的“圣父”。所有男人和女人都需要把他们同类中的某个人看得比他们自己更强大。国王，首相，领袖。他一直不太愿意照顾别人，只是因为亲眼看到他们苦苦挣扎，不想让他们沉沦下去，

才在最后关头忍不住出手相助。渐渐地，这种表面上的力量深入骨髓，先前有些事情也许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却显示出一种权威的力量。这样的种子一定埋藏在他的精神之中，但是如果他在布里斯托尔的生活没有改变的话，它永远不会发芽。我们生来拥有很多品质，有一些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拥有。这全依赖于上帝给我们指引什么样的道路。

二十分钟以后，他光着腿，沿着河床布满淤泥的小溪走到它的第一条支流。这股水从东北方向的小山上流来。宛如圆形剧场的溪谷里长满了蕨和大蕉，非常吸引人，但是他觉得，这里距离阿瑟谷还是太近，所以继续沿着小溪向上爬去。小溪在更茂密的蕨、棕榈树和大蕉中流淌着，蜿蜒曲折，直到在一个很开阔的平地上再次分叉。他认为这块开阔地是雨水日久年深冲刷沉积而成的。他先沿向西的分叉走，可是这个分叉太短了。西南的分叉显然是阿瑟谷最主要的水源，陡峭的山崖上流水飞泻。他涉水向上攀登，越爬越高，直到几乎爬到崖顶，才看见一股清冽的泉水从生满青苔的岩石中迸涌而出。岩石上面覆盖着更多的、他叫不上名字的蕨类植物——镶褶边的、羽毛状的、绒毛状的、鱼尾状的。

他眯着眼睛看了看滑过天空的太阳，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然后走进山顶的松林，发现这里相当平坦而宽阔。让他万分惊讶的是，再往前走不远就是女王堡路，而且这里离另一条小路也不太远。那条小路和通往酿酒厂的路方向相反。啊，这真的很有意思。理查德脑海里产生了一个想法。他返回到清泉迸涌的地方，站在那里向悬崖下面张望。泉水下面不远处，西面的山坡有一道岩架，很宽也很深，足可以建造一幢大房子，再栽种几棵果树。再往下那块土地很适合建一个菜园。

他的下一站是到斯蒂芬·多纳万那儿。送走凯蒂之后，斯蒂芬和自己下棋打发了几个小时。

“为什么，”理查德刚进门他就问，“我的右手每盘棋都能赢？”

“因为你不是左撇子？”理查德问道，慢吞吞地坐到椅子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你看起来更像一个跋山涉水而不是刚刚做爱的人。”

“我没做爱，而且确实刚刚跋山涉水。并且我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快讲讲，让我也开开窍。”

“我们俩都知道,约·麦克卡尔德伦想在通往女王堡的路上要一块地。我们也都知道，这块地一旦丈量完毕，划归到他的名下，他就会立刻把地卖掉。不是这样吗？”

“绝对是。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再说。”

“你愿不愿意帮我一个大忙，尽快为麦克卡尔德伦丈量土地？我知道有一块理想的地，可以划给他，”理查德接过酒杯说道。

“你当然想在下一批囚犯到达之前，把凯蒂带走。但是你有钱买六十英亩的土地吗，理查德？约·麦克卡尔德伦每英亩会要价十先令，”斯蒂芬皱着眉头说。

“我至少有三十英镑期票，但是他想要的是现钱。此外，我也不需要或者不想要六十英亩土地。一个人种不了那么多地。你对我说过，每一块六十英亩大的土地都会挨着溪流，这是真的吗？”

“是的,我是这样向少校建议的,他同意。”

“那么少校是否反对，六十英亩土地分配给某人之后，当事人可以再把它分成若干份呢？”

“一旦六十英亩土地移交到某人手中，理查德，少校不会关心它是否跟皮特山的鸟儿一起飞走。但是他也打算为你这样被赦免或者被释放的囚犯每人分十或十二英亩土地。你为什么不省下这笔钱等那时候免费得到这些土地呢？”

“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自由民定居者肯定被优先分配，而这要花上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将看到，诺福克岛的人口超过一千。新囚犯中肯定有些总督大人不想留在杰克逊港的、对安全构成极大威胁的家伙。第二个原因是，轮到给我们分配土地的时候，肯定是一块挨着一块。而溪流的走向决定了这些地块长而且狭窄，住房则必须成一排，建在离水很近的地方。是的，彼此间的距离会有很多码，但依然是一排。我不想那样住，斯蒂芬。我想让我的十二英亩土地被六十英亩土地环绕，还想让我的房子建在小溪旁边，其他人无法靠近。”

“摩根的河。”

“完全正确。摩根的河。我已经发现了一块地，位于阿瑟谷河的干流旁边。水源是峭壁上的一股甘泉。泉水上面是一块平展展的土地，离女王堡路不远，另一条小径可以通往少校的酿酒厂。走到悉尼城只需三十分钟，麦克卡尔德伦一定会因此而高兴，而且这一带水源充足。我需要你勘察的是溪流两岸的土地，因为最适合盖房子的地点在西面的山坡上。如果你在麦克卡尔德伦那块地的西侧再丈量出一块六十英亩大的土地，它就会占据向西流往女工堡的溪流。”

斯蒂芬凝视着理查德，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你解决了自己所有的问题，是不是？”他耸了耸肩，双手拍了拍大腿。“好吧，我正往那个方向勘察呢，小瀑布那边已经结束。我把那儿的土地划分成可供买主选择的两种。有的六十英亩一块，有的二十英亩一块。地块儿大的，土质不好，地块儿小的易于耕种。这样一来，平均下来，价格更为合理。眼下，我要为詹姆斯·普罗科特和皮特·希伯斯丈量。离这儿不太远。我将从女王堡路开始勘察，然后向北，直到再返回到普罗考特和希伯斯这儿。同时我将确保‘摩根河’流经麦克卡尔德伦的六十英亩土地，这样，溪流的源头就全是你自己的了。”

“只要其中的十二英亩，斯蒂芬，这就足够了。在山谷两侧，与女王堡路相连。麦克卡尔德伦如何处置另外的四十八亩和我无关，”理查德咧嘴一笑说。“可是，如果你能让我那块土地更方方正正一些，剩下的那四十八亩就只能在我的溪流下方了。我还掏得起二十五英镑金币买这块地。”

“我可以借给你一笔钱，把那六十英亩土地都买下，理查德。”

“不，那是不可能的。”

“兄弟之间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看看再说吧。”理查德准备离去，托比亚斯用让人心碎的声音绕在他的脚旁喵喵叫。他把酒杯放到台子上，弯下腰抱起它。“你这个小骗子，托比亚斯。你听上去就像世界上最可怜的孤儿，但是我碰巧听说你活得像个国王。”

“晚安！”斯蒂芬对着他的背影喊道，然后抓起那只猫。“你和

我，我的猫咪，咱们将要享用皮特山海鸟做的晚餐。为什么猫和狗可以一辈子日复一日地吃同样的东西，而我们人如果一个礼拜吃同样的东西就会烦得要命呢？”

理查德走上小路的时候，夜幕已经在山谷悄然降临，麦克塔维什冲了出来，撒着欢儿迎接他。这条狗更喜欢和理查德在一起，但是只能面对事实，干好理查德交给它的任务——保护凯蒂。很幸运，凯蒂喜欢所有动物，除了她称之为“废物”的动物。她使用的词汇里，总是那么几个不同寻常的字眼儿，要么来自圣经，要么来自监狱以及朱丽安娜女士号。

他走进厨房，昏暗中看见凯蒂在台子边准备晚饭。尽管他告诉她天黑之后可以点蜡，但是她从来不舍得为了自己的事而点燃他宝贵的蜡烛。她转过头，朝他微笑着，他走过去吻了吻她的嘴唇，就好像她从来都是他的妻子。

“我去洗澡，’他说，再次消失。

仿佛过了好长时间，他再回来的时候，看了一眼炉子。“还有热水吗？”

“有。”

“很好。有热水刮胡子就更容易了。”

她饶有兴趣地看他用那把象牙柄剃刀十分灵巧地刮胡子。她当然从来没有见过他做出什么笨拙或者没有把握的动作。多么漂亮的一双手啊！是一双男人的手，但却非常优雅，它们点燃了她的信心。“我不明白，”她说，“没有镜子你怎么能刮胡子。你从来没有割破过自己。”

“多年实践的结果，”他歪着嘴嘟哝道。“在热水里加上点肥皂，很好刮。在亚历山大号，我只能干着刮脸。”

理查德刮完脸，清洗了剃刀，折起来放到盒子里，才开始洗脸，洗完再擦干。实在无事可做，没着没落，便看了看火，觉得有一根烧了一半的劈柴需要往里推一推。推进去之后，觉得还是有危险，便加了一根原木作支撑，然后，后退一步站在那里。他拿起壶盖儿，有些失望地发现不需要加水，于是向书架走去，他的身影马上

就要看不见了。

“理查德，”她温柔地说，“如果你真的想找什么事情做，我们可以吃饭。这会花上几分钟，这当儿，你可以鼓起勇气和我一起生个孩子。”

理查德转过脸，惊讶地看着她，然后仰头大笑直到眼泪流了出来。“不，妻子，”他说，充满了爱意。“我突然不饿了，不想吃东西了。”

她侧着脸冲他微笑着，走进了她的房门。“一定关好窗户，”她边走边说。她的声音从黑暗处飘过来。“今晚让麦克塔维什到外面去。”

她们想要的时候，理查德想，总会引领着我们攀上爱的巅峰。我们的是力量的幻觉，而她们的力量像万物的历史一样久远。

他把衣服脱下，放在身后，在她的房间里停了一下，直到能够看见重重叠叠的暗影，和暗影中她直挺挺坐在床上模糊的轮廓。

“别，别呆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到炉火能照到的地方。上帝创造你就是为了能让我看到。来，”他说，向她伸出手来。

她脱睡衣时，发出沙沙沙的响声，温暖而充满信任的手指传来奇妙的感觉。他把她领回来，让她站在壁炉旁边，将床上的草垫掀下来，放到他们之间的地板上，望着她。哦，她真是太美了！像维纳斯，为爱而生，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裸体之美。他希望，他们的爱和伦敦纽盖特监狱石板上穿着衣服苟合的男女毫无相似之处。那是圣洁的爱，是献给上帝的爱。正是上帝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我们受苦受难正是为了这一刻，为了这一点神圣的火花——将无边的黑暗变成灿烂阳光的火花。灿烂的阳光下，只有真正的永恒。灿烂的阳光下，我们自由地飞翔。

他张开双臂，把她紧紧抱在怀里，让她感受他那光滑似缎的皮肤和小山般隆起的结实的肌肉，感受力量与温存，感受他许久以来未曾释放的爱。而她似乎在无言的交流中感受到爱的永恒，理解了怎样爱，到哪里爱，为什么爱。总是要知道为什么去爱。如果他弄疼了她，也只是刹那间的事儿。那以后，不会有明天，除了她，这

个世界别无他物，而这一切都将成为永恒。尽情地挥洒你的爱吧，理查德·摩根，不要有任何保留！把你的一切都给她，不要考虑任何代价。这就是爱惟一的理由。而她，上帝赐予我的礼物，知道、体会并且接受我的辛苦。

第七部

一七九一年六月至一七九三年二月

“佩格，”理查德说，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及自己的感情经历。“是我的初恋,安玛丽·拉托尔纯粹是为了性。而凯蒂是最后的爱。”

斯蒂芬一双亮闪闪的眼睛凝视着他，思忖他是如何将一时的迷恋变成不朽的激情。或者也许因为走得太远、离开得太久，心中的任何情感都被成千倍地放大了？

“你这个鲜活的例子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比一个老傻瓜更傻的人了。但是，理查德，有一点你错了。凯蒂集爱与性于一身。不管怎么说，对于你是这样的。而我以前认为性是……嗯，如果说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紧迫的。我必须从中得到满足。但是你教会我很多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如何不涉及性而保持长久的、爱的艺术，”他咧嘴笑着说。“只要没有能让我非常快乐的人陪伴在身边，我就只能一直这样。否则，我就会身心俱疲。但是一切都会过去，他也会成为过去。”

“和每个男人一样，你两者都需要。”

“这两样我都有。只不过二者无法集于一身。我心里清楚，这样的生活很适合我。所以，我也不会抱怨。”他跳了起来，打心眼里感到快乐。“等诺福克岛节衣缩食的日子熬到头之后，我就能从皇家海军拿到薪金。我会为此竭尽全力、努力工作。然后我就能身穿白色、金色和蓝色相间的海军制服，胳膊下夹着小望远镜，在后

甲板上大摇大摆地走着，指挥四十四支枪。”

他们在为理查德的新房子挖地基，现在停下来喝点水，休息一会儿。约瑟夫·麦克卡尔德伦领到他的六十英亩土地，然后很高兴地将其中十二英亩最好的土地以二十四英镑的价钱出让。当然，成交前他极力讨价还价。随后，达西·温特沃斯购进了其余四十八英亩土地，以及埃利亚斯·比肖普在女王堡的六十英亩土地中的一部分。罗斯少校十分满意地签署了这些土地的过户手续。

“我非常高兴你拥有了麦克卡尔德伦的土地，”少校对理查德说。“你要尽快把那块地清理出来，种上庄稼，这也是这座岛所需要的——更多的小麦，更多的玉米。”

在诺福克岛，只有四家人的地，分布于河流两岸。这四大块地很快就被冠之以“河”，前面再加上土地所有人的名字。于是，除了悉尼镇、菲利普斯堡、小瀑布以及女王堡之外，诺福克岛上又出现了四个新的地标：德拉蒙德河，费里莫尔河，普罗科特河以及摩根河。

遗憾的是，锯木厂的工作太忙，理查德没有多少时间来建造他的新房子。悉尼镇要建一座兵营，为新南威尔士营准备的棚屋也要在天狼星号水手们先前占据的地盘儿上建造起来。一座坚固的监狱需要完工，还有更多的、行政官员的房子要盖。罗斯少校的名目似乎无穷无尽。手下管着五十多个木匠的奈特·卢卡斯急得快要发疯了。

“我无法继续保证工程质量，”他对理查德说。那天，他们一家和理查德一家一起吃周日晚餐。“有一些房子纯粹是粗制滥造。盖房子的人连想都不想，就用锤子把木头钉在了一起。我分身无术，没有办法照顾到女王堡、菲利普斯堡和其他所有的地方。我拼命地干啊，干啊，干啊。克拉克中尉撵着我的脚后跟谈于西边定居点碰到的麻烦；希尔上尉粗暴地戳着我的肩膀，因为新南威尔士营的房子漏雨，或者透风，或者……说真的，理查德，我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了。”

“你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奈特。少校本人对你有过抱怨吗？

“没有，他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奈特看上去有点着急。“我听说，今天早晨，克拉克中尉受罗斯少校委托主持做礼拜，因为少校身体不适。据利兹·洛克说，他很不舒服。”和理查德关系密切的朋友中没一个人称呼少校的管家为“理查德·摩根夫人”。

晚餐丰盛、可口。凯蒂宰了两只肥鸭，连同土豆、南瓜和洋葱一起放在大号烤锅中烘烤。她带着奥莉维亚和她的双胞胎女儿到外边去看奥古斯塔以及它那些茁壮成长的“女儿”。很快，这些小母猪要么杀了卖给商店；要么，和它们的妈妈一起被送到另一口属于政府的公猪那儿配种。感谢上帝，理查德建造了一个巨大的猪圈！

“乔治和我已经组建了一支‘工蜂队’，等你的地基打好之后，理查德，”奈特说，转移了话题，“我们就连着两个周末为你造房子。除此之外，我已经得到少校的许可，我们可以不参加周日的礼拜。这样一来，如果运气好的话，在下一批犯人到达之前，你就可以从这儿搬走了。尽管刚开始的条件会很简陋，但是住人应该不成问题，然后你可以自己接着把剩下的活儿干完，你的木料够不够？”

“足够，都是从我自己的地里砍伐的。我建了一个锯木坑，比利·维格夫，上帝保佑他，跟我一起锯的木头。乔依·朗剥树皮期间,哈里·汉弗莱斯和山姆·胡希利用星期六过来帮忙。我当时就想，我可以动手清理自己的土地，不必非得使用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木料。”

奈特心想，他是个很幸福的人，我真为他高兴。当奥莉维亚告诉我，理查德把凯蒂当作朋友的时候——哦，他那么爱她！——我为那个姑娘祈祷，希望她变得敏感一些，能够意识到自己多么幸运。奥莉维亚坚持说，大多数女人只要看上他一眼，就会发狂似地喜欢他。女人真是些怪物。在我看来，他不但仪表堂堂，而且人品极好。而更让人高兴的是，凯蒂不是个轻佻的女人。

女人们说笑着走了进来，凯蒂抱着小宝宝威廉，一双眼睛亮光闪闪。奈特眨着眼睛，很奇怪以前自己为什么认为她相貌平平。小玛丽和莎拉还在外面和被她们搞得晕头转向的麦克塔维什玩儿。它很奇怪，为什么不管往左边看，还是往右边看，它看到的孩

子都是一模一样。

“理查德，我非常喜欢你所有的朋友和他们的妻子，但是坦白地说，我最喜欢的还是卢卡斯，”凯蒂在他们离开之后说。她走过去，站在他的椅子后面，将他的头搂在自己的肚子上。他闭上双眼，心满意足地靠在她的身上。

她的世界超乎想象地拓展开来，而且是朝不同方向拓展。第一夜的爱是一场让人眩晕的梦。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她而言，梦中的世界远比现实生活美好得多。在梦里，神奇的、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就像四周环绕着花园的费沃什海姆农舍。然而那个夜晚，梦幻变成现实，并且一直延续到第二个夜晚，以及接下来的所有的夜晚。那双她认为非常好看的手抚摩着她，像天鹅绒一样光滑、柔软。

“为什么你的手不硬也没有老茧呢？”她问道，身体在他那双手有节奏的抚慰下，时而伸展，时而弯曲。

“因为我的职业是造枪，所以我很爱惜这双手。枪炮匠的手如果不敏感就没法干活儿。老茧和疤痕都会破坏这种敏感。每次干活儿，如果实在没有手套可戴，我就用布把手包起来，”他解释道。

这只是她许多问题中的一个，他回答得还算爽快。但他拒绝回答她提出的大部分问题。比如，他在布里斯托尔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犯罪的具体细节是什么？他有几个妻子？他在布里斯托尔还有孩子吗？那个和她一样大的女儿是怎么死的？他的回答经常是莞尔一笑，笑过了就会温和、但坚决地将她的问题放在一边，置之不理。因此她也只好不再惹他烦恼。如果什么时候他愿意了，一定会告诉她的。也许他永远也不愿意。

哦，他真会做爱！她以前经常听女人们在一起谈论做爱的事。据她们说，男人都胡搅蛮缠，女人不得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凯蒂却盼望夜晚来临。那些夜晚是她有生以来享受过的最大的快乐。如果她觉得他的手伸了过来，她就会转过脸高兴地迎上去。他吻她的乳房，唤起她的激情。他也会亲吻她的脖子。她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凯蒂很喜欢学着如何唤起他的激情并让他满足。

但是，她不认为她在和他恋爱。是的，她爱他，这是事实。她

认为，正因为他年纪大，才让他成为更好的爱人，更好的性伙伴。然而，如果仅仅看着他，还不能唤起她的欲望，不能让她的心怦怦乱跳，也不能让她生出那种仿佛呼吸停止的感觉。只有当他抚摸着她，或者她抚摸着他的时候，暖意与欲望才产生。每天，他都像个孩子，十分自然地、不由自主地告诉她，他爱她，她是他的世界的起点和终点。每当这时，她就很注意地听着，觉得他说的这些奉承话听起来很受用，但是身体和灵魂还是无动于衷。

然而，今天很特殊。她把他的头搂在怀里，主动表现出自己的激情。

“理查德？”她问道，低头盯着他那剪得短短的黑发，希望他的头发留长。他的头发是天生的“自来卷儿”。

“嗯？”

“我有孩子了。”

起初，他一动不动地坐着，过了一会儿才抬头看着她，一张脸高兴得变了样。他跳起来，抱着她转着圈儿，亲了又亲。“噢，凯蒂！亲爱的，我的天使！”兴奋之情消退一些之后，他看起来有些担心。“你确定吗？”

“奥莉维亚说我怀上了，其实不用她说，我自己也知道。”

“什么时候？”

“我们俩估计是二月底或者三月初。奥莉维亚说，你一下子就让我怀上了，就像奈特当年让她怀上孩子那么痛快。她说，这就意味着我们将硕果累累，想要多少孩子就会有多少孩子。”

他拿起她的手虔诚地亲吻着。“你感觉还好吗？”

“非常好，各方面都很好。自从和你做爱，我就没有来过月经。有时候我有点恶心，但是和晕船的感觉不一样。”

“你高兴吗？凯蒂？这么快就怀孕了。”

“噢，理查德，这是个梦！我……”她说，找到一个新学会的词“狂喜。真的是狂喜！我有自己的孩子了！”

星期一早晨，理查德听到一则传言：罗伯特·罗斯少校病得很

厉害。星期二一早，二等兵贝利通知他，立刻去见少校。

罗斯躺在楼上的大房间里。以前，那儿是他的书房。因为呆在楼上可以避免不速之客的打扰。理查德跟在理查德·摩根夫人身后——她非常焦急，沉默不语——上楼走进书房的时候，惊呆了。少校眼圈发黑，眼窝深陷，脸色比眼睛的颜色还要灰。他像一块木板，直挺挺地躺在那儿，胳膊放在两侧，双手张开，好像期待着什么，样子很是古怪。

“先生？”

“摩根？好。站到我能看得见你的地方。摩根夫人，你可以走了。克莱姆医生很快就来了，”罗斯平静地说。

突然，他的身体可怕地痉挛起来，龇牙咧嘴，拼命挣扎，让自己保持沉默，但最后还是发出一声呻吟。理查德明白，倘若放在别人身上，一定会大喊大叫起来。他正与这个回合的痛苦较量，呻吟着，双手像爪子揪扯着床单。这是他们预料中的事情，必须面对。理查德静静地等待着，心里明白，罗斯既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帮助。过了一会儿，痛苦渐渐消退，留下满头大汗。

“过了这阵儿，能好一会儿，”他说。“是肾结石。克莱姆说的，温特沃斯也同意。康斯丁和詹姆生不同意。”

“我相信克莱姆和温特沃斯说得对，先生。”

“对，我也是。詹姆生连只猫也阉不了，康斯丁能拔颗牙就算是奇迹了。”

“不要消耗体力了，先生。我能做些什么？”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我可能死。克莱姆给了我一些药，说扩张肾和膀胱之间的管道，希望将结石排出来。这是惟一能救我的办法。”

“先生，我会为你祈祷，”理查德真诚地说。

“我想，这比克莱姆的药更管用。”

又一阵痉挛袭来，他咬着牙，忍耐着。

“如果在我死之前，还没有一艘船到来，”痉挛过后他说，“这个地方将陷入战争的危险。希尔上尉是一个愚蠢的傻瓜，拉尔夫·克拉克的智力和我那个十几岁的儿子差不多。法迪是个笨蛋，跟个

小孩儿一样。火并将在我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和新南威尔十营的士兵之间爆发，希尔招募的那帮恶棍，从弗朗西斯到帕克，都会卷入。那将是一场血战。这也是为什么无论如何，我都要把那块该死的石头排出来的原因，无论如何。”

“你会排出来的，先生。没有什么石头能够击垮您，”理查德微笑着说。“有什么我能够效劳的？”

“有的。我已经见过多纳万先生和另外一些人，并授权发放了步枪。也会发给你一支，摩根。至少海军陆战队士兵们的枪支好使，还得归功于你。新南威尔士营的士兵不关心他们的武器，我也不会让你为希尔提供服务。和多纳万保持联系，不要相信安德鲁·休姆。他和希尔是一伙儿的，也参与了他那些坏事儿。休姆是一个骗子，摩根，对于亚麻的处理过程他懂得并不比我多，但是他坐镇菲利普斯堡，就像一只织网的蜘蛛，幻想和希尔联手控制这座岛屿的半壁河山。”

“先生，你就一心一意排你的石头吧。我们绝对不会让希尔和新南威尔士营的阴谋得逞。”

“噢,又疼起来了!你走吧,摩根,提高警惕。”

理查德站在外面楼梯平台上，脑子里很乱。他想象着没有罗斯少校，诺福克岛将是个什么样子。事实上，因为海军陆战队二等兵亨利·赖特，小岛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赖特在对女王堡一个年仅十岁的女孩儿伊丽莎白·格里高利实施强奸时被抓获。更糟糕的是，这是怀特第二次犯事儿。早在两年前，他就在杰克逊港因为强奸一名九岁的女孩儿而被判死刑，但是总督大人对他施行缓刑，条件是将他流放到诺福克岛，在那里了此一生。这样，就把他的问题转给了罗斯少校。赖特的妻子以及他蹒跚学步的女儿也和他一起来到小岛。出了伊丽莎白·格里高利这档子事儿之后，他的妻子请求带着女儿乘坐下一艘船返回杰克逊港，罗斯已经同意。他判处赖特夹道鞭刑三次。第一次在悉尼镇，第二次在女王堡，最后一次在菲利普斯堡。在悉尼镇执行的那次正好和罗斯少校发病发生在同一天。赖特的裤子被脱到屁股以下，在愤怒的人群中抱头鼠窜。人们手里拿着锄头、短柄斧、棍棒以及鞭子，都想让他以血还血。

赖特强奸幼童的事件毁掉了海军陆战队好名声，就连许多已经奉公守法的犯人提起这事儿也直摇头。尽管诺福克岛所有居民对菲利普总督这种做法都感到愤怒，认为他不应该为了自己清净，把这个坏蛋赶到诺福克岛，让岛上的居民付出代价。

罗斯完全正确，理查德想。如果他死了，一定会有战争爆发。

但是，罗斯少校就是罗斯少校，他没有死。在理查德、斯蒂芬以及他的士兵日夜巡逻的时候，罗斯命若游丝般地熬了一个星期，然后疼痛开始消失。至于他是否排掉了石头或石头又回到肾里，克莱姆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疼痛不是一下子消失，而是渐渐消退。大病初愈，两个星期之后他就能下楼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又成了那个思想敏锐、目光犀利、尖酸刻薄、喜欢大声咆哮的罗斯少校。不管是因为爱戴，还是因为害怕或者讨厌，总而言之，谁都不敢忽视的罗斯少校的存在。

一七九一年八月中旬，玛丽 ·安号抵达之后，新南威尔士营从人数上占了优势。这是自从四月奇异号抵达诺福克岛后，茫茫大海出现的第一艘船，也是这一年中的第一艘运输船。它运来属于新南威尔士营的十一名士兵以及他们的三位妻子，九个孩子。同时抵达的还有一百三十三名犯人——一百三十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玛丽 ·安号的乘客上岸之后，诺福克岛的人口增加到八百七十五人。玛丽·安号应当为它运来的这些人带足九个月的供给，但是和以往一样，不管谁来决定这些人究竟消耗多少东西，这个数字总会被算错。实际上，顶多带来仅够他们吃五个月的粮食。

新来诺福克岛的这些囚犯中有三十二个长期让总督菲利普头疼的“刺儿头”和九十九个饿得半死的“病包子”。这九十九个可怜人是乘坐马蒂尔达号抵达杰克逊港的。马蒂尔达号和玛丽·安号是三月底由英格兰出发的十艘船中的头两艘。算起来，这次航行完成得很快，因为船在沿途停靠港口的次数较少，而且在港口停留的时间也较短。马蒂尔达号不间断地航行了四个月零五天，玛丽·安号差不多也走了这么长的时间。航行时间缩短程拯救了船上的

犯人。因为给一七九一年大流放提供食物的还是那几个坏透了的贩奴承包商：卡姆登先生、卡尔弗特先生和金先生。只有皇家海军补给船戈耳工号由于在港口停靠时间过长而被耽搁。它在开普敦停下来，尽可能多地购买各种家畜、家禽。因为大部分邮件和包裹都装载在戈耳工号，诺福克岛的老居民们只好唉声叹气地再等上几个月才能知道一点儿新闻。哦，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可真让人难受啊！更糟糕的是，玛丽·安号的船长马克·门罗对世界大事一无所知，什么都讲不出来。

然而，他却在海滩上建起一个售货摊。

“斯蒂芬，”理查德说，“我想以兄弟的名义向你保证。你能借我一些金子吗？我可以连本带利还给你期票。”

“我很高兴借给你金子，理查德，但是你要在有金子的时候再还给我，”斯蒂芬机智地回答道。“你需要多少？”

“二十英镑。

“小事一桩！”

“真的？”

“和你一样，兄弟，我在政府那里也有很多存款。我估计，到现在为止有两三百英镑吧。我从来不愿意麻烦弗里曼先生给我计算出一个总数。我的生活很简单，通常不必非得用金子或者支票才能解决。而你有妻子和家庭得养活，更别说还要盖一座大得多的两层新楼房。”他把百叶窗都关上，走到墙上挂着的一具鲨鱼头颅骨跟前——那条鱼是他在亚历山大号时捕获的——在颚骨里摸索着，在一个不起眼的弹簧上按了一下，墙上露出一个小门。他从小门里面拿出了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

“二十英镑，”他说着把钱放在理查德手中。“你也看到了，我不会因为你借的这点儿钱就变穷。”

“要是有人想要一对鲨鱼下巴该怎么办啊？”

“幸运的是，我相信这绝对是小偷开列的单子上最后的一项。”他关上小门，把“战利品”重新摆放好。“咱们走吧，要不然别的手头有金子的人就要捷足先登了。”

理查德买了几块不同尺寸的带有小树枝图案的薄棉布。他很

清楚，凯蒂当初跟他撒了个小小的谎。女仆身上穿着羊毛外套，十码薄棉布值三个畿尼。陪审团觉得那些哭哭啼啼、吓坏了的女孩儿可怜。这倒完全可能。他还买了些便宜的印花布，用来缝制每天同猪和家禽打交道时穿的衣服。还有缝衣服的线、针、剪子。给自己买了几把尺子、铲子。一个底部有火门、带炉盘的铁炉。炉子上面有一个平顶烤炉，还有一个连接烟囱的洞。门罗船长还卖薄铁皮烟筒。这种烟筒和船上安的烟筒差不多，价格比铁炉子还贵。理查德用剩下的钱买了一些厚绒布，他认为这玩意儿能当很好的尿布用。他还买了些深红色毛哔叽，给凯蒂和孩子做冬天穿的衣服。

“你刚才花的钱几乎和你花在十二英亩好地上的钱一样多，”斯蒂芬说，试了试爬犁上绑那些东西的绳子是否结实。“门罗简直是个强盗。”

“土地需要劳力，而我有的是力气，”理查德说。“我要让我的妻子和孩子在诺福克岛过上尽可能舒服的日子。这里的天气不适合穿羊毛外套或者帆布衣服。那些衣服洗过一遍之后就不能穿了。伦敦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了我们。凯蒂做衣服比做饭还好，因此她能让这些布派更大的用场。”他把拉爬犁的绳子套到肩膀上，把搭扣在胸前扣好。尽管爬犁上面放着三百多磅重的东西，他却毫不费劲地就拉走了。“欢迎你今天晚上来家里吃饭，斯蒂芬。”

“谢谢，我不去了。为了庆祝和该死的皮特山海鸟告别，托比亚斯和我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我们要吃今天早晨我在礁石上抓到的两只肥美的甲鱼。”

“天哪,你那么做会淹死的!”

“不会！我可以闻到一英里之外涌来的大浪。”

他可能真有这种本事，理查德想。斯蒂芬对风、天气、水流以及波浪的理解确实有一种近乎特异功能的天赋。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诺福克岛的情况。

理查德想先把炉子放在新房子那里，便开始爬女王堡路上乔治山那道陡坡。爬这一英里长的陡坡并不是新鲜事，他曾经拉着满载灰屑岩的爬犁一次又一次地爬过这道坡。如果拉的是带轱辘

的车，更费劲。因为阴雨天，爬犁的滑轨会在泥泞的土路上压出两条车辙。这样一来，即使晌晴天，爬犁也会沿着车辙前进。今年是个旱年，这种情况倒不常发生。只是偶尔夜里一场大雨将小麦和玉米浇灌一番。

对政府工作敷衍了事对他成为一种诱惑——其他人也一样。大家都想尽快把自己的土地清理出来，好在上面种些什么。但是理查德有足够的理智去拒绝这样的诱惑。而可怜的乔治·盖斯特在刑期即将结束之前却没有撑住——太雄心勃勃了！——因此而遭到鞭刑。

鞭刑越来越频繁地被当作镇压手段来使用，罗斯少校和克拉克中尉，以及新南威尔士营的威廉·希尔上尉都竭尽全力试图控制这些毫无团结精神和纪律意识的人。出身不同、有限的生活经历不同、对幸福的理解不同，使得这些人四分五裂。通常，大家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就是那种懒散的生活。倘若在英格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永远都不会走到一起。无论对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皇家海军的水手还是囚犯，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而使情况更糟的另一个事实是：部队里掌权的几乎都是苏格兰人，然而在流放犯或者士兵中，几乎没有一个苏格兰人。

我们被鞭刑、放逐尼皮恩岛，以及铐在磨盘上这些手段统治着，因为英国政府任何一个人都想不出比残酷无情的惩罚更好的办法。肯定还有其他办法，肯定有！但究竟是什么办法，我也不知道。有谁能把像弗朗西斯·米者埃利亚斯·比肖普那种人培养成一个好水手呢？有谁能把像伦·戴尔或者山姆·佩凯特那种人造就成一个好人呢？他们懒惰、贪婪、狡猾，专门以制造麻烦和混乱为乐。处罚无法将米、比肖普、戴尔和佩凯特变成努力工作而且有责任心的公民。但是话说回来，相对而言，实行“仁政”的金中尉，在他的地盘上只有不超过一百个居民的时候，也无法有效地统治。对他的善良的回报是暴乱、阴谋、轻视和挑衅。后来，他的领地上的人口增加到将近一百五十个人的时候，金中尉也采取了鞭打的做法，而且更严厉，更经常使用。当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就用鞭刑，没有别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哦，我多么希望会有啊！这样，我

的凯蒂和我就能够在一个干净的、井然有序的世界里抚养我们的孩子。

理查德边想，边拉着爬犁在乔治山山坡上艰难地爬行。他的脊背承载着重物，思想却沉浸在无法解读的难题之中。

一旦到了山顶，路就好走多了。虽然时而向上，时而向下，但并不难走。摩根河映入眼帘，他离开大路，沿着一条小道走进树林，许多树已经只剩下树桩。他的想法是在这块地的四周留下一排五十英尺高的松树，形成围墙，将中间平坦的土地都清理出来，种植比较娇贵的小麦。这些树木能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含盐量很高的海风。诺福克岛太小了，海面吹来的风没有不含盐分的。在那些不甚陡峭、泉水发源的山坡，他将种玉米喂猪。

爬上山崖之后，理查德将套在身上的绳子解开。他已经开出一条相当不错的小路，一直通往他那座正在搭建架子的房子。尽管自己身强力壮，但是他知道，让装满铁器的爬犁滑下山坡很难控制。他把除了炉子以外的所有东西都卸了下来，然后把绳子拴到爬犁后面。爬犁向下滑去的时候，他用脚后跟蹬着地，爬犁在前，人在后。那一段距离似乎很长。他早已在坡底堆起一个土堆阻挡爬犁。爬犁冲上土堆，向上微微翘起，发出重重的响声停了下来。正在菜园里干活儿的凯蒂连忙站起身来。

“理查德！”她叫喊着跑了过来。“你疯了！”

理查德气喘吁吁，没法对她解释。他在地上坐下，还喘着粗气。凯蒂端来一大杯凉水，在他身边坐下，生怕他伤了自己。

“你没事儿吧？”

他大口大口地将水喝下，点点头，咧嘴一笑。“我给你买了个炉子，凯蒂，还有烤箱。”

“门罗船长摆了个售货摊！”她站起身，连忙去查看新买来的东西。“理查德，这下子我能自己烤面包了！等到有足够的面包屑和蛋白的时候我还能做蛋糕！还能正经八百地烤肉——哦，真是太好了！谢谢你，谢谢！”

房梁上正好有一个能吊起重物的绞盘，因此将大炉子从爬犁上卸下来要容易得多，不像从山坡上滑下的时候，必须控制着不让

它从山坡滚到山谷里那么难。他和凯蒂一起走到山顶，布、线和缝纫用的东西还都放在那儿。

“理查德,你对我简直太好了。”

“不，我对你怎么好，也不过分。你怀着我的孩子。”他把烟囱、烟筒装上爬犁，又沿着那道山坡向山下走去。凯蒂不感兴趣，没跟着下去。运完这一趟，他们沿着女王堡路向家走去，现在理查德拉的爬犁轻多了。

罗伯特·罗斯站在政府公寓外边欣赏落日的美景，看见他们拉着爬犁走下乔治山。几个小时之前，他看见理查德利用周六把一车重物拉上那座陡峭的山。这个人的体力让他惊讶。而且他太聪明了！当然，他来自布里斯托尔。那儿的人喜欢使用爬犁。没有轮子，就要有滑轨。我认为，一头骡子也不可能有更大的力气，而他只有两条腿。我只比他大八岁，但是，即使二十岁的时候，也没有他现在那样有劲儿。罗斯心想，那个姑娘一定备受摩根的宠爱。一个可爱的小东西，举止优雅，落落大方。她是从济贫院出来的孩子，摩根夫人曾经不无轻蔑地跟他这样说。但是，就像坎特伯雷的女孩子一样（他看过她的档案），来自教会严格管理的济贫院的孩子们通常都举止优雅。摩根自己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受过教育，娶一个济贫院里长大的孩子似乎有点“掉价”。但是，那位法律承认的妻子更让他“掉价”，少校转身离去的时候带着一丝嘲讽想。

理查德和凯蒂于一七九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两天搬了家，这两天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几个“工蜂”将大梁、小梁以及房子外围的墙板都搭了起来，在房顶铺上了木瓦，还修了一条从前门通往山泉的小路。眼下，他们只完成第一层，等有必要的时候再建第二层。要想让新房子住起来和那幢旧房子一样舒适，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但是理查德一点儿也不在乎。

他们有几张桌子，一个厨房里用的长条凳，六把精致的椅子，两张好床（有一张带羽毛床垫和枕头），还有摆放理查德那些小玩意儿的架子，以及一个连着大壁炉的石头烟囱。铁炉子放在壁炉里，钢制的烟筒和烟囱相连。从现在起，他们就没有夜幕降临后能

把屋内照亮的明火了，但是更安全。

为庆贺乔迁之喜，朋友们送来礼物。他们没什么好送的，只能送一些花花草草或者家禽。理查德和凯蒂都高兴地接受了，他们明白这些礼物真正的价值。奈特和奥莉维亚·卢卡斯送给他们一只龟背母猫，乔依·朗又给了他们一条狗。摩根圈子里两个比较富有的朋友格外大方。斯蒂芬贡献出他从詹姆生军医那儿买来的一个橡木橱柜，温特沃斯送来一个摇篮。他们给那只猫起名为蒂比，给新来的小母狗起名为夏洛特，因为它长得像查尔斯国王的一条小猎犬。麦克塔维什接纳了这两个新成员。在这个小圈子里，它仍然是惟一的雄性动物。

猪圈和厕所设在什么地方很难决定，必须等到理查德想出办法弄明白给山泉供水的地下溪流的位置之后才能决定。水源绝对不能污染。理查德想起佩格的哥哥打井前确定水脉的办法。他从一个多汁的、绿色的灌木丛中砍了一个分叉的树枝，然后两手分别抓住一个叉，看起“风水”。这时，他生出一种怪怪的感觉，树枝颤抖着，好像突然之间有了生命，和他无力地搏斗。然而凯蒂和斯蒂芬都没法让小树枝头颤动起来。

“都怪我们的皮肤，”斯蒂芬说道，可怜兮兮地盯着自己的手掌。“硬硬的、干干的还打着老茧。而你的皮肤，理查德，潮乎乎的，那么柔软。我想那些会看风水的人的皮肤一定和水脉相通。”

不管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魔法，理查德最终决定将猪圈和厕所盖到房子北边。这是最好的选择。南边，到处都是地下溪流。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次搬家引起的一个令人难过的结果，尽管理查德一直责备自己事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星期天，他们毫无遗憾地告别了阿瑟谷入口的那一英亩土地。就在这一天，约翰·劳瑞尔正在自己的棚屋里和威廉·罗宾逊老二玩牌，被一个已婚的海军陆战队下士当场抓住。罗斯少校对这位下士说过，在他服役的最后几个月，可以和家人一起搬到一座空出来的大房子里住。这个家伙已经等不及了，听说理查德搬家，就想先把这幢房子占为己有。结果从劳瑞尔棚屋的房门看到他正在玩牌。下士是个虔诚的教徒，这一幕让他非常震惊。星期天玩牌！他立刻向罗斯少校

报告了这件事情。就这样，劳瑞尔和罗宾逊因为星期天赌博而每人被判一百下鞭刑。

“噢，真是太糟糕了！”理查德对斯蒂芬喊道。“他们并没有对上帝或者任何人造成伤害。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错。他们是朋友，只不过在星期天下午一起打打牌而已。不是赌博，只是自娱自乐。如果我跟少校说……”

“不，你不能对他说什么，”斯蒂芬说，态度十分坚决。“理查德，随他去吧！自从那场差点儿要了他命的大病，少校帽子里好像总有一只蜜蜂嗡嗡叫，他总认为小岛缺少对上帝的信仰，也缺少教堂。他现在已经确信，这个地方犯罪率之所以升高，就是因为大家不信仰上帝，因为星期天不合乎礼仪的宗教仪式。他是一个苏格兰人，冷酷的基督教长老会的道德规范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劳瑞尔不再受你的保护了。你说的任何话都不能改变少校的决定。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你这个人不错。起码罗斯少校是这么看的。瞧，你一离开，劳瑞尔就出事儿了。”

“我不想通过牺牲另一个人的血肉得到什么人的认可，”理查德不无苦涩地说。“有时候我很恨上帝！”

“理查德，你恨的不是上帝。你真正恨的是那些自称为上帝仆人的傻瓜。”

萨拉蒙德号于九月十六日抵达，载着二百名男囚犯和属于新南威尔士营的士兵。至此，诺福克岛的人口增加到一千一百一十五人。玛丽·安号到达之后，死亡的人数和遭受鞭刑的人数都上升了。一七九〇年底，第一个死于疾病或自然原因的是约翰·普莱斯。他是从奇异号下来的囚犯，可怕的航行带来的“后遗症”让他咽了气。

现在男女比例失调，男人增加了许多。好在这些新增加的男人并非个个强壮、人人健康。有很多新来的人病得很厉害，迟早也会死掉。那些不是特别虚弱的人不断地偷菜园里的蔬菜，还想抢商店，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滋润一点儿。让菲利普总督头疼的那些难以管束的人很快就被弗朗西斯–帕克–戴尔–佩

凯特团伙吸引过去。而像威利·德灵那种鞭痕累累、对现实感到绝望的人，也向他们靠拢过去。在理查德的记忆里，威利·德灵在亚历山大号上的时候还属于那种不算太坏的年轻人。每天都会爆发激烈的冲突，监狱里人满为患，石磨上总是铐着几个人。人们对于戴着手铐脚镣的男人——偶尔也有女人——已经见怪不怪了。悉尼镇、女王堡和菲利普斯堡已经成了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地方。在理查德的朋友中，奈特·卢卡斯住的离悉尼镇最近。他现在在阿瑟谷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已经着手清理上面的山坡地，并且在距离“平原”区尽可能远的地方兴建房屋。

理查德砍下足够的已经长成的竹子给自己做了些鱼竿之后，把竹子和甘蔗的插条和分枝带到山上。他不再去亨特角用手线钓鱼了，斯蒂芬也不再去那里。那儿钓鱼的人太多了，而且要去那里的话，必须穿过悉尼镇。在理查德眼里，悉尼镇变得越来越像杰克逊港，除了这里的房屋都是木头建造的之外。诺福克岛的石灰已经用玛丽·安号和萨拉曼德号运回到总督大人所在的杰克逊港。在那里，将被用来盖砖瓦房和砂岩房。现在人们越来越经常把杰克逊港称为“悉尼”，那里也在扩展。

现在理查德住在摩根河，跟斯蒂芬一起，在悉尼湾登陆地和它西面罗斯角之间一块小沙滩上钓鱼。到那儿的距离不比到东边亨特角远，而且用鱼竿钓鱼大大增加了钓到石首鱼和其他生活在浅水区的鱼类的机会。

“你怎么看那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传言？”斯蒂芬问。他们俩正在一块突出的岩石的阴影下清理一条六英尺长的石首鱼。

“既然美洲殖民地能发生革命，为什么法国不能呢？我希望玛丽·安号和萨拉曼德号能够带来伦敦发布的政府公报。但是，我想我们也许不得不等到戈耳工号抵达杰克逊港，才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戈耳工号也会带来私人信件，比如罗斯和拉尔菲的妻子们写来的信。”

“你往家里写过信吗，理查德？”

“没有，从来没有。我想，写信之前得有些可写的事情。”

斯蒂芬奇怪地盯着他。可写的事情？亚历山大号没有可写的

吗？杰克逊港没有可写的吗？诺福克岛没有可写的吗？

“在我看来，没有必要写一封尽说伤心事的家信，”理查德解释道。“当我写信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告诉英格兰的家人和朋友，我不但幸存了下来，而且日子过得比以前还好。我在地球这边的生活并非一艘空空的‘船’。”

“嗯，我明白了。那么你很快就得写这封信了。如果，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有忘记怎样拼写的话。”

“我和以前一样，写得一手好字。我没有写信，但是只要不是很累,我总是做读书笔记。”

他们向摩根河走去，顺路给奥莉维亚·卢卡斯送去一些味道极其鲜美的鱼。在城里遇到达西，也给了他一些，然后沿着溪流向上，经过理查德的旧房子，再爬上悬崖。

凯蒂的肚子渐渐地大了。在诺福克岛定居者眼里，她是一个很理想的妻子。她学会了如何熟练地用锤子干活儿，遇到奥古斯塔下的小猪崽儿跑到菜园子里糟蹋蔬菜之类不太紧急的事情，她能从容应对。理查德把墙建起来之后，她能把墙里面的木板打磨得非常光滑。她能砍倒很粗的树，还能砍柴火、挑水、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做针线活儿。闲下来没事做的时候，她就一本正经地告诉理查德，她要用破亚麻布做灯芯。然后等理查德杀了猪之后，就用猪板油作蜡烛。这样他们就不用从商店里买牛油烛了。那种蜡烛每支要花一便士。

“你干的活儿太多了，”斯蒂芬责备她。他们一起坐下来，吃用大蕉叶子包裹着、在烤箱里烤出来的石首鱼。

“斯蒂芬，快别提这事儿了！”她连忙打断他，还在津津有味地吃鱼。“理查德总是这么说我。说真的，我好着呢，身强力壮，浑身是劲儿。我发现，我干活儿的时候最高兴。特别因为这是我的家，这座房子还没有建之前，我和理查德就在一起了。”

“等我找到可以信赖的人，凯蒂，我就付钱给政府把他雇来。这样等你身子笨了，就可以让他去干那些你干不了的活儿。”

“这也是乔治·盖斯特走错的一步，”斯蒂芬说。“如果服完刑之后，再从罗斯少校那儿雇两个人，他和他们就不会受鞭刑了。”

“乔治是个好人，但是太急于求成了。他以为直接雇两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干活要比从政府雇人便宜得多。这在英国政府可是行不通的。我对英国政府不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方设法欺骗它。我会支付给我干活儿的人一年十英镑。这笔钱我负担得起。当然,那得等我,”他笑着说,“还完欠债。”

“理查德,你也太辛苦。”

“我可不这样认为。星期六早晨在岩石上垂钓是很好的休息。星期日，做完礼拜，整理整理菜园子、把猪圈里的粪清理出去也是很好的休息。幸亏少校不反对星期天干活，不反对我们生产最终送到政府仓库里的东西，他只是限制喝酒和赌博。”

“说起喝酒，新南威尔士营的人和弗朗西斯·米、埃利亚斯·比肖普建起了一个很好的酿酒厂。”

“哦，这种事儿迟早会发生，特别是在少校变得更宗教化之后。还有，去年二月间，他用奇异号向杰克逊港运送了大量我们酿造的酒。居然酿出那么多酒，真让人吃惊，要知道我们只有几对儿小破罐子在昼夜不停地酿酒，包括星期日，”理查德说，笑了起来。

斯蒂芬走了之后，理查德和凯蒂起在菜园子里干活儿，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夜幕降临前，他们吃完了饭。和其他几乎所有花草树木一样，移植过来的小柑橘树也活了。今年虫子很少，雨水适中，政府在阿瑟谷种的小麦和在女王堡种的玉米看上去要获得大丰收。当然经常会刮含盐量颇高的海风，所幸风雨相伴，减少了盐碱的破坏程度。雨水足够让谷物生长。即使有一千一百一十五名居民，诺福克岛依然能为自己提供面包，并将剩余的猪肉腌制之后送给杰克逊港。

在悉尼镇、女王堡和菲利普斯堡菜园子里辛勤劳动的囚犯与懒惰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和新南威尔斯营士兵之间的矛盾又一次突现出来。眼下，很多身患重病的犯人根本就干不了活儿。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动不动就去干在杰克逊港干惯了的事儿——强者抢劫弱者的食物和衣服。有些人要养活那些因疾病而穷困潦倒的人，他们对于自己不得不背上这样的包袱牢骚满腹。特别是因为

他们自己还没有被特赦，或者刑满释放，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能自由支配，也不能卖给政府仓库。

饥饿仍然威胁着菲利普斯堡到小瀑布那一侧。那儿距离大路其实只有三英里远，但是相当闭塞，给人的感觉好像杰克逊港那么遥远。为了种亚麻，菲利普斯堡种植的粮食作物很少。负责从岛的南部运进粮食的是安德鲁·休姆先生。他在犯人们的汤汤水水中做着红红火火的生意，把克扣下来的粮食卖给驻扎在距离小瀑布路中段较近的新南威尔士营的士兵们，罗斯少校常常为此气得七窍生烟。因为目前副总督手下大多数士兵都属于新南威尔士营，所以罗斯发现，想和休姆以及希尔上尉结成统一战线，共同管理菲利普斯堡地区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一个种植亚麻的工人饥饿难忍，误以为森林中的一种植物是白菜而吃下去，结果死了。即使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休姆也没有丝毫收敛，而是在希尔以及他的士兵们的怂恿下，继续挪用公物并且进行欺诈。

随着食物增加，邪恶也在增加。那些种了很多庄稼、丰衣足食的人和那些一无所获的人之间本来就存在一道裂痕，现在，随着皮鞭落下的呦哨声和被打人的惨叫声，这道裂痕越来越深。军医必须作为目击者，出现在鞭刑现场，所以，克莱姆、温特沃斯、康斯丁和詹姆生达成共识，不管他们当中谁被派去监督鞭刑，都要在十五下至五十下鞭打之后叫停。这样，可以确保下次继续行刑之前，受刑者的伤口彻底痊愈。对于一个犯人来说，按照这样的“频率”，接受全部二百下鞭刑会花上很长时间。而通常罗斯少校会开恩，在造成严重伤害之前免掉剩余的鞭子。

军事法庭的职能也得以加强。由于意见分歧和级别与优先权引起的愤怒，极大地影响了军人们的情绪，摩擦不断发生。有些情况可能是真的，但更多的是人们想象出来的。绝大多数海军陆战队士兵和海军士兵，包括他们的军官，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些人心胸狭隘、敏感多疑、脾气暴躁、极为幼稚，别人说什么他们都会不经大脑思考而深信不疑。凭空想象出来的“怠慢”在流言的“藤蔓”上传播，被放大成“不可饶恕的侮辱”。这些流言在自由民和囚犯中以同样的深度和广度不胫而走。

不知疲倦的拉尔夫·克拉克中尉使自己更加得到罗斯少校的器重，原因是他发现了一封非法信件（仅仅是稍加侦查就得出此结论）。这封信件出自少校身边的一位文员弗朗西斯·福克斯之手，寄给杰克逊港的军法官戴维·科林斯上尉。信中谴责罗斯少校倒行逆施，说他压迫民众，剥夺自由民和犯人们的食物配额，等等等等。这封信还附了几份文件和诺福克岛上一些人对副总督的看法。他们把副总督描绘成恐怖的伊万沙皇① 和托克马达② 的混合体。罗斯对此作出的反应是给福克斯铐上手铐，戴上脚镣，将那封信、所附文件和福克斯搜集的旨在控告他的不实之词作为铁证，一并送到杰克逊港，由收件人科林斯进行审判。尽管都是海军陆战队军官，但是科林斯恨透了罗伯特·罗斯。即使科林斯装出秉公执法的样子，少校也知道他会相信谁。无所谓了。军事管制法草案尽管非常具体，但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唉！

亚特兰特号于十一月二号抵达，带来一些除了罗斯少校所有人都觉得突如其来的消息。亚特兰特号还把戈耳工号从朴茨茅斯运来的信件和包裹转运到诺福克岛。是的，戈耳工号终于到达了。亚特兰特号还带来诺福克岛的新任副总督——司令官菲利普·齐德利·金。他带着新娘安娜·约瑟芙娅乘坐戈耳工号从英格兰返回这里。从亚特兰特号登陆诺福克岛的时候，她已经身怀六甲。年轻的威廉·尼特·查普曼十分殷勤地照顾着她。威廉是金的被保护人和（官方的）测量员。对于这个仍然处于罗斯少校统治下的社区来说，人们说不清安娜·约瑟芙娅和威利·查普曼这两个人谁更傻。他们彼此兄妹相称，经常咯咯地笑着，目光总是顽皮地停在对方身上。人们都注意到他们长得很像。安·因奈特为金生的两个儿子没有来。有流言说，大儿子诺福克由住在英格兰的菲利普·齐德利·金太太的父母照看。金自己的父母更为严厉，人们不由得想，

① 恐怖的伊万沙皇：伊万四世（1530—1584），俄罗斯的第一位统治者，一五四七年成为沙皇

② 托克马达（1420—1498）：西班牙教士和审判官，以残酷的审讯过程著称。

安娜·约瑟芙娅的家庭可能“盛产”私生子，所以，莫非安娜·约瑟芙娅和威利·查普曼是……

从亚特兰特号上下来的还有新南威尔士营的威廉·帕特森上尉和他的太太——当然是苏格兰人，另外还有神父理查德·约翰森，他将在这里为人们祈祷，主持婚礼，并且为三十一名在诺福克岛出生的婴儿洗礼。还有几位前来访问的客人，只是在此作短暂停留。新近抵达杰克逊港的女王号将给诺福克岛送来更多的囚犯。这次基本上是从科克港上船的爱尔兰人。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海军陆战队在这里的使命即将结束。罗斯少校、克拉克中尉、法迪和小罗斯以及最后一批海军陆战队士兵将乘坐女王号离开诺福克岛。他们将在杰克逊港呆上一些日子等待戈耳工号。戈耳工号前往孟加拉的加尔各答① 购买食物。那里是身强力壮的良种牛的故乡。许多年过去了，杰克逊港的人们再也没有见过政府失踪的那几头牛。

真让人困惑不解！真让人心烦意乱！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转瞬之间发生。船只来来去去，司令官换来换去，但是需要喂的嘴巴有增无减。岛上的居民们有些茫然，不知道最终会是怎样的结果。

金司令官看到他心爱的诺福克岛变成这个模样简直惊呆了。他妈的，那么好的一个地方成了邪恶之地——杰克逊港的翻版！至于政府官邸居然摇摇欲坠，而且小得可怜。他怎么能让新娘住在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地方？而且由理查德·摩根太太那样一个俗不可耐的女人当管家。她穿上最好的衣服迎接他，还领着他楼上楼下地参观了一通这座破房子。她得赶紧走人，越快越好！

还有一个消息让金的心情愈发沉重。他在开普敦特地买了大量家畜，但是乘坐戈耳工号在大海航行期间，这些家畜死的死，亡的亡，只有一小部分活下来，和他一起转移到亚特兰特号。几只生病的绵羊、山羊和火鸡，至于牛，一头也没有活下来。

啊，这个地方怎么会满目荒凉，一片破败！罗斯少校怎么能允

①孟加拉的加尔各答：如今印度的加尔各答。

许他的“大洋上的珍宝”沦落到如此地步？不过也是，对于一个粗鄙的苏格兰水兵，你还能指望什么呢？金自命不凡，凯尔特人血统眼下在他身上又占了上风。所以，尽管对诺福克岛这座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非常失望，他还是想赶快干一番大事业。他还是那么浪漫，真的以为管理一千三百人的定居点和管理一百四十九个人一样简单。除了亲爱的小安娜·约瑟芙娅之外，惟一能让他高兴起来的是，有无穷无尽的波尔图葡萄酒可以享用。

他和罗斯少校至少还得在一起呆几天。两个人就像两只互相较劲的狗，盯着对方看谁能笑到最后。少校生性耿直，对于岛上糟糕的状况，既没有找借口为自己开脱，也没表示任何歉意，只是简单地重复了文件和记录上描述的情况，只不过说得更多一点儿罢了。在拥挤的政府官邸共进晚餐的时候，本来有可能发生的冲突最终没有发生。这得感谢老练机智的约翰森神父从中斡旋，也得感谢长得像孪生兄妹的安娜·约瑟芙娅和威利·查普曼在场。还得感谢理查德·摩根太太做的可口的饭菜，当然亏了有喝不完的波尔图葡萄酒。

新南威尔士营的威廉·希尔上尉竭尽全力败坏即将离任的罗斯少校的名声，他精心挑选了几名囚犯在约翰森神父和到诺福克岛接替丹尼斯·康斯丁的威廉·巴尔梅恩军医面前发誓，然后恶毒攻击少校。希尔和安德鲁·休姆也给他泼了许多脏水。少校进行反击，没怎么费劲儿就使人们相信，这几个囚犯是做伪证的坏蛋，而希尔和休姆则是幕后的黑手。这场争斗将在杰克逊港继续，但是眼下暂且告一段落。新来的人忙于开箱取物，要走的人则忙于收拾行囊。

理查德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这些是非。罗斯少校即将离任，让他心里非常难过。他也说不清自己是否愿意看中尉，哦，司令官——金取代少校的位置。不管罗斯这个人如何好或者如何不好，他首先是、而且最重要的是个现实主义者。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日，神父理查森带领人们做完祈祷之后，举行了正式交接仪式。政府官邸前聚集了整个社区的人们。仪式

上，有关人士宣读了金司令官的委任状。亚特兰特号正在起航，女王号退到小瀑布附近。这两艘船都在今天上午经过这里。罗斯少校要求新任副总督宽恕岛上所有正在坐禁闭的或者被判处刑罚的犯人。金司令官态度和蔼地默许了这项建议。

“除了彼此亲吻一下，我和金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众人散去之后，罗斯对理查德说。“陪我走一会儿，摩根，但是先让朗把你妻子送回去。”

我的运气还在，理查德心想，他向凯蒂点了点头，让她跟乔依先回家。他和少校已经达成一笔交易，雇被判十四年流放的约瑟夫·朗到他家干活儿，他每年交政府十英镑。但是这项协议直到最近才生效。理查德考虑过许多人，最终还是决定选择头脑简单、忠心耿耿的乔依·朗。因为新来的犯人之中有几个皮匠，罗斯少校便同意放乔依走。这种雇佣关系的变化，乔依本人也求之不得。金司令官不大可能忘记正是乔依弄丢他最好的一双皮鞋，所以还是躲开他为妙。

“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向您道别，先生，”理查德慢悠悠地说。“我会非常想念你。”

“我不会像你那样，说些恭维话，但是我能告诉你，摩根，我从来不介意看到你那张脸，也不介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我恨这里的每一个地方，就像我恨杰克逊港，或者悉尼，或者他们现在叫做什么的任何一个地方。我恨囚犯。我恨海军陆战队士兵。我也恨该死的皇家海军。因为你妻子替我管家，我有责任帮助你。如你所说，她是一个出色的管家，但不是一个诱惑男人的女人。因为你负责锯木，还有朗姆酒的事情，我也有责任帮助你。”他停了一下，想了想，补充道：“我也恨该死的新南威尔士营。这笔账早晚会算的，不要怀疑。海军那些理想主义的傻瓜们将在地球这边放出一群狼。这些狼将伪装成新南威尔士营的士兵。我估计像那个该死的乔治·约翰斯顿那样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会加入新南威尔士营。他们根本不像我那样关心囚犯的死活，也不关心这里的定居点。返回英格兰的时候，我是个穷人，而他们个个脑满肠肥，因为他们决不放过任何一个中饱私囊的机会。朗姆酒也为他们赚了好

多钱。记住我的话。他们牺牲了责任感、牺牲了荣誉、国王和国家利益，使自己暴富。记住我说过的话，摩根！肯定会这样。”

“我绝不怀疑您说的话,先生。”

“我看出你太太怀孕了。”

“是的,先生。”

“你离开阿瑟谷非常正确。你很聪明，早早地看清楚了这一点。金先生不会找你的麻烦。作为总督大人任命的副总督，我和他已经就某些事情达成共识，他会对这些决定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当然，赦免你的事情最终要由总督大人决定，但是不管怎么说，几个月之后，你的刑期就满了，而且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完全赦免你。”罗斯停下脚步。“如果这座愚昧的小岛能够取得成功的话，那是因为有像你和奈特·卢卡斯这样的人。”他伸出手。“再见，摩根。”

理查德强忍住眼中的泪水，双手紧握罗斯少校的手。“再见，罗斯少校。我祝您一切都好。”

这只是这件工作的一半，理查德心里想，还得对付剩下的一半。他很难过，步履匆匆追赶凯蒂和乔依。

女王号先在小瀑布、然后在悉尼湾把货物卸下，让犯人上岸。因为比利·维格夫要走，理查德只好又找了个新搭档。此刻，他正忙着大声告诉下面的搭档如何锯木头。那个家伙总是抬头向上看。锯完木头，他看见身穿皇家海军制服的金，金色穗带在微风中轻轻地飘。不等解下缠在手上的布片，理查德就走过去，向金司令官行了个礼。

“难道锯木匠监工还要亲自锯木头吗？”金问道，有点儿惊讶地盯着理查德结实的胸膛和肩膀。

“我喜欢亲自动手，先生，这能让手下的人知道，我干得还是比他们好。所有锯木坑都运转良好，每一个锯木坑都有一个好工匠掌舵。这一个，是你的第三个锯木坑，先生。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一边磨锯一边锯木头的那个。”

“我敢肯定，你现在的身体比我离开的时候更好，摩根。我听说你因为被赦免，已经成自由民了？”

“是的,先生。”

金撅起嘴，略带怒气地用手指弹了弹雪白的裤子。“我想，我不能因为这里糟糕透顶的房子而责备锯木匠们，”他说。

一条鸿沟已经初露端倪，但是不得不跨过去。理查德扬起下巴，凝视着金的双眼。他清楚，这些日子以来，自己已经获得了某种力量。感谢你，凯蒂！“我希望，先生，你不会因此而责怪奈特·卢卡斯。”

金跳了起来，看上去似乎吓了一跳。“不，不，摩根，当然不会！责备我自己原来最优秀的木匠？那就等于承认我自己是个傻瓜。不，我要责怪的是罗斯少校。”

“您也不能责怪他，先生，”理查德坚定地说。“您二十个月之前离开这里。您走后一两个星期，这里的人数就从一百四十九人增加到五百多人。您不在的这段时间，人口已经增加到一千三百多。女王号抵达之后，还要来一批直接从爱尔兰送到地球这边的爱尔兰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连英语也不会说。这里不再是您离开时的那个样子了，金司令官。惟一让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健康状况良好。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我们设法保持了健康的体魄。现在，我们需要养活的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病人。而且杰克逊港总是把那些惹是生非的恶棍发配到这里。我敢肯定，”他不顾金脸上流露出来的那种因为被冒犯而越来越愤怒的表情，继续说下去。“在杰克逊港，您一定和总督大人讨论过他所面临的巨大的困难。其实，这儿也没有两样。在过去的二十个月里，我的锯木坑出产了成千上万英尺的木料。这些木料本来应该风干一段时间再用，可是因为新来的犯人源源不断，所以只能将就着使用这些木料。你也许会说罗斯少校、奈特·卢卡斯、我和这儿的其他许多人都有责任。但这并不是任何人的错。至少不是地球这边任何人的错。”

他的一双眼睛依然盯着金，平心静气地等待着，不卑不亢。如果这个人想要生存下去，他心想，就必须把我说的这番话听进去。否则，他不会成功，而新南威尔士营最终将统治诺福克岛。

精明善变的凯尔特人和头脑冷静的英格兰人对峙了大约有一

分钟，然后金的肩膀耷拉下来。“你的话我听得很清楚。但是，这种局面不能继续下去了。我说这些话是认真的。我认为，不管建造什么，都要把它建好，即使这意味着一些人将在帆布帐篷里住很长时间。”他的情绪发生了变化。“罗斯少校告诉我，我们即将迎来大丰收。这儿和女王堡。大家种了很多英亩的庄稼，而且没有一英亩遭灾。我承认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作为惩罚，有的人还得往石磨上铐。”他凝视着他的水坝。水坝依然完好地伫立在那里。“我们需要一个水轮，奈特·卢卡斯说他能造。”

“我相信他能。他惟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和材料。有了材料再有时间就万事大吉了。”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他的脸上又浮现出那种阴险的表情，一直走到不会被人听见的地方。“罗斯少校还告诉我，危难之际，你还为他酿造了朗姆酒。今年三月和八月，你酿造的这些朗姆酒还避免了杰克逊港的兵变。那阵子，杰克逊港既没有朗姆酒也没有船。”

“我的确酿造了朗姆酒,先生。”

“你还保留着那些设备吗？”

“是的，先生，藏得很好。那些东西不是我的，是政府的财产。因为罗斯少校信任我，我才成为它们的保管人。”

“遗憾的是，那些该死的运输船的船长也把酿酒设备卖给私人。我听说新南威尔士营和一些最坏的囚犯在非法酿造白酒。杰克逊港不产甘蔗，但是这儿，甘蔗却像野草一样疯长。诺福克岛可以是一个具有潜在能力的酿酒基地。现在，新南威尔士总督要下的决心是，继续从千里以外高价进口朗姆酒，还是在这儿酿造。”

“我怀疑总督大人菲利普先生未必就同意在这儿酿造。”

“是啊，但是他不可能永远是总督，”金说，看起来一副焦急的样子。“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先生，没有必要为将来的事情而担忧，”理查德说，松了一口气。他已经跨过那条鸿沟，和金之间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是的，是的，”新任副总督一边说着一边步履匆匆地离开，他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花上一两个小时，也许会喝上一小口波尔图

葡萄酒来打发寂寞和无聊。

“仓库里有你一个箱子，”刚见面，斯蒂芬就说。“怎么了，理查德？你看上去精疲力竭，就好像刚刚锯完一整打大原木。”

“我刚和金司令官说完我的想法。”

“噢……啊！嗯，你是一个自由人了，因此未经审判和定罪他是不能对你施鞭刑的。”

“哦，我闯过这一关了。我好像总能跨过一道道沟坎儿。”

“不要冒不必要的险！”

理查德弯下腰，在一块木头上敲了敲。“这次，不管怎么说，”他纠正道，“他觉得我说的尽管不中听，但都是实话。”

“那他就有希望了。你听到我说的第一件事了吗，理查德？”

“没有，什么啊？”

“仓库里有你一个箱子。是女王号运来的。沉得抱不动，你得带着爬犁去取。”

“在这儿吃晚饭吧？然后，帮我研究研究箱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东西。”

“我一定来。”

中午，他拉着爬犁，来到仓库，汤姆·克劳德领他找到那个箱子。金先生刚刚走马上任，这个家伙就得到了好处。有人已经打开过箱子。他断定不是在仓库里被人打开的。是在女王号或者杰克逊港。检查箱子的人还挺有礼貌地又用锤子把箱盖钉好。他推了推箱子，从重量看，没有没收什么东西。他估计里面可能是书。很多书。箱子比茶叶箱还大，用比茶叶箱更结实的木头做成。他弯腰将它抱起往爬犁上放的时候，克劳德尖叫起来。

“你自己可干不了，理查德！我给你找一个人。”

“用不着，汤米，谢谢你。”

箱子的六个面上都用大写字母写着“理查德·摩根，搭乘亚历山大号的囚犯”，但是没有写托运人的名字。

下午，他拉着箱子回到家里。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工作性质决定，锯木场可以下班早一点儿。此外，他是自由人，偶尔早点

儿回家也不为过。

“妻子，我每次看到你，你都变得更美丽，”凯蒂跳下台阶迎接他的时候，他对她说。

他们长时间地亲吻着，殷红的唇许诺，那天晚上他们要做爱。他知道，他的身体让她着迷。由于害怕伤到孩子，他想停止一段房事，她听了非常吃惊。

“这么美妙的事情怎么能伤害我们的孩子呢？”她迷惑不解地问。“你又不是一个拼命的撞锤，理查德。”

听到她的用词，理查德咧开嘴笑了。从她嘴里偶尔会蹦出几个词，说明她曾经在朱莉安娜女士号上航行过好长时间。

“里边装着什么？”她问。他正从爬犁上搬那个箱子。

“我还没打开呢,不知道。”

“那就快打开吧，求你了！我等不及了！”

“这个箱子是女王号而不是亚特兰特号从杰克逊港运到这儿的。从英格兰把它带到杰克逊港的却是戈耳工号。为什么会在杰克逊港耽误还不清楚。也许有人想知道承运人的名字。”理查德用一个拔钉锤轻轻松松就取下盖子，毫无疑问，箱子已经被人开过，里面的东西也都被检查过。

正如他想的，是书。书上面放着一个帽盒，帽盒原本应该用什么东西包裹着，也许是衣服。是詹姆·塞斯特莱斯维特寄来的。他将帽盒上的带子解开，拿出了一顶让所有帽子都黯然失色的帽子。这是一顶猩红色丝绸覆盖的草帽，弯曲的帽檐很宽。黑白条相间的丝绸蝴蝶结下面是一大堆黑色、白色和猩红色的鸵鸟羽毛。同样黑白条丝带可以系在下巴上。

“噢！”理查德把帽子拿起来的时候，凯蒂张大嘴巴叫了起来。

“唉,妻子,这不是给你的,”他说。她还没回过神。“是送给理查德·摩根夫人的。”

“我很高兴！帽子非常华贵，但是我个子不高，脸型不对，也没有可以和它搭配的衣服,另外,”她开诚布公地说,“我想,像金夫人和帕特森夫人那样的人一定认为这顶帽子非常俗气。”

“我爱你，凯蒂。我非常非常爱你。”

她没有回应，从来都是如此。

他强忍着没有叹气。理查德发现帽盒子里还装着一些用纸卷包着的小物件。这些物件都被打开过，然后又包了起来。多奇怪啊！是谁将箱子打开，为什么打开？即使杰克逊港最没有吸引力的男人凭这顶帽子，也能跟那儿最好的婊子厮混上一年，然而帽子却没被拿走。包在纸里的东西也没被拿走。他打开一个纸包，发现里面有一个按着短木柄的铜印。他在心里琢磨它的含义的时候，看到上面是由清晰的脚镣或手铐环绕着字母 RM 组成的图案。另外六个纸卷里包着深红色的封蜡。这是个暗示。

帽盒底下有一封厚厚的信，信上的 JT 签名缩写和羽毛印封显然没有被破坏过，尽管信封上的指印说明，它已经被仔细地摸过、捏过不止一遍。就在这一刻，他明白了为什么箱子被打开，被谁打开。一定是在杰克逊港的政府仓库中，被某个搜寻金币的高官打开的。如果发现金币，就会交到政府的保险箱里。金币非常短缺。理查德知道，箱子里一定有金币，尽管从箱子的状况看，金币并没有被发现。高官们没有多少想像力。

箱子里有詹思罗·图尔关于园艺的书以及一套第二版《英国大百科全书》，十二本三卷体小说，全套《布里斯托尔周报》以及一些伦敦的报纸。还有约翰·多恩①、罗伯特·赫里克②、亚历山大·蒲柏③、理查德·杜莱登、奥利弗·戈德史密斯④的著作，以及爱德华·吉布⑤关于罗马的名著，一些议会报告，一令最好的纸张，许多的钢笔、瓶装的墨水、鸦片酊、滋补药、酊剂、泻药、催吐剂，几瓶油膏

① 约翰·多恩（1572—1631）：英国玄学派诗人和神学家，曾任詹姆斯一世的宫廷附属教堂牧师、圣保罗大教堂教长。著有《灵诗》等作品。

② 罗伯特·赫里克（1591—1674）：英国抒情诗诗人，被认为是英国骑士派诗人中最伟大的诗人。

③ 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作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讽刺性仿英雄体史诗《夺发记》及《群愚史诗》。

④ 奥利弗·戈德史密斯（1730？—1774）：英国作家，他在文学界的名声主要归功于他的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田园诗《荒村》和悲剧《委曲求全》。

⑤ 爱德华·吉布（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教科书《罗马帝国的兴衰史》。

和药膏，还有一打很好的蜡烛模子。

凯蒂一会儿左脚着地、一会儿右脚着地跳来跳去，对于箱子里装的都是书，而不是约西亚·韦奇伍德的成套餐具感到失望。但是又因为理查德高兴而高兴。“是谁寄来的？”

“一个老朋友,詹姆·塞斯特莱斯维特。还有我在布里斯托尔的家人，”理查德说，手里拿着信。“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凯蒂，我要坐在门阶上读詹姆的信了。斯蒂芬要来吃晚餐，然后我会告诉你们我看到的所有消息。”

凯蒂那天本来计划要做面包和沙拉作为晚餐，但是临时改成把撒了胡椒的丸子和咸猪肉一起炖。肉是非常好，刚腌不久，因为是他们自己养的猪。

斯蒂芬看到那顶帽子的时候，大声笑了起来，硬把帽子戴在凯蒂的头上，并且很艺术地将帽带系上。“我担心，”他说，还在咯咯地笑着;“是帽子戴你,而不是你戴帽子。”

“我知道,”她傲慢地说。

“你家里好吗？”斯蒂芬问，把帽子放回原处。

“都很好，除了药剂师詹姆斯堂兄，”理查德难过地说。“他两只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只好让儿子们接管生意。他退休了，和妻子、两个没结婚的女儿一起搬进巴思城外一座很好的房子。因为市政府要建造一座供人们饮酒作乐的大型娱乐场所，迎客来酒馆被拆掉了，我父亲已经搬到大街拐角处的铃铛酒馆。我哥哥的大儿子和他们在一起——这是莫大的安慰。牧师詹姆斯堂兄受到奖赏，在教区总教堂当教士，他十分高兴。我的姐姐们也都过得很好。”他的脸上掠过了一丝阴影。“在我认识的人里，惟一已经不在人世的是约翰·特里维林·西莱·特里维林。似乎是死于什么过量？究竟是哪种东西过量还是个谜。”

“很可能是安眠药和兴奋剂，”斯蒂芬说。他知道理查德被约翰·特里维林·西莱·特里维林诬陷的细枝末节。“这个消息真让我高兴。”

“还有不少消息，以及为这些消息添油加醋的‘佐料’。法国的确发生了革命并且废除了君主制，尽管国王和王后依然活着。出

乎詹姆意料的是，美利坚合众国依然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存在着，而且正在起草一部相对激进的宪法，并且快速地重新聚集财富。”理查德咧嘴一笑。“按照詹姆的说法，法国人起义的惟一原因是因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那顶皮帽子。看看詹姆是怎么写的？”理查德翻到下一页。“哦，在这儿！‘他们和美国人不同。美国人有科学的严密的议会系统加以监督和制衡，法国人认为不需要这样的机构。逻辑必然要去完成法律不允许做的事情，而法国人没有逻辑可言。我预计法国那个共和政府不会存在多久。’”

“这一点,他说的没错儿。”

凯蒂坐在那儿，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虽然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但是很高兴理查德和斯蒂芬对于地球那边的事情那么关心。

“一七八八年，国王病得很厉害，有一些人想让威尔斯王子掌权执政，但是国王康复了，而乔治四世① 无法从债务的泥沼中脱身。他仍然拒绝门当户对的婚事，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玛丽亚·菲兹伯特仍然是他的最爱。”

“宗教和信仰的不同，”斯蒂芬叹了口气说，“是人类最大的祸根。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好好活着，同时也让别人好好活着呢？看看约翰森。坚持让犯人之间通婚却不给他们彼此了解的机会，因为通奸也是了解的一部分。呸！”他压住火气改变了话题。“英格兰怎么样？”

“皮特先生掌握着最高统治权。税收飞涨。连报纸、杂志都要上税。在报纸上登广告，无论占多大的版面，都要付二十六便士的税。詹姆说，这样一来，小商店和小企业都不再为他们的产品做广告，版面只能留给大商家。”

“关于邦提号的大副和部分水手哗变并将船长布莱用大艇放逐那件事，詹姆说了些什么？大家谈论的都是邦提号哗变，而不是法国大革命，”斯蒂芬说。

“哦，我认为，大家对邦提号感兴趣，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水手们更希望得到塔希提岛迷人的少女，而不是面包果。”

①乔治四世（1762—1830）英王乔治三世的长子,一八一一年代父摄政。

“这一点毫无疑问。詹姆说了些什么？这件事显然是英格兰的最大的丑闻和争论的焦点。据他们说，在这个事件中，布莱无论如何都脱不了干系。”

“他信中最精彩的一段是关于此次前往塔希提岛探险的起因。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运回面包果。我想，那是为了给西印度的黑人奴隶提供廉价的食物，”理查德边说，边翻着信纸。“哦，在这儿……詹姆的风格真是无与伦比，最好能亲耳听到他讲述这些故事。”一个名叫威廉·布莱的海军中尉娶了一个马恩岛女子。这个女子的舅舅恰巧是邓肯·坎贝尔——囚船的经营者。其中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是也许正是通过坎贝尔先生，布莱被介绍给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班克斯爵士非常想组织一次远涉重洋、前往塔希提岛的探险，把尚无定论的关于面包果的事情探个究竟。

“‘最使我着迷的是此次皇家海军和皇家学会联姻组织的这次探险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乱伦的本质。坎贝尔把他拥有的一艘船，贝斯亚号，卖给了海军，海军将其更名为邦提号，并委任坎贝尔的外甥女婿布莱为邦梯号船长和军需官。和布莱一起出征的还有一位来自马恩岛的弗莱切尔·克雷蒂安。他和布莱的妻子，也就是坎贝尔的外甥女有血缘关系。克雷蒂安没有海军官衔，但却是船上的二把手。他和布莱以前曾经一起出过海，两人的亲密关系就像一对莫莉小姐。’别再说了，詹姆，别再说了！”

“什么是乱伦？”凯蒂问道，关于‘莫莉小姐’她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

“血缘关系非常近的人发生性关系，”理查德说。“通常是父母和孩子，兄弟和姊妹，叔父、姨妈和侄女、外甥。”

“啊！”凯蒂大喊着，颤抖起来。“但我还是不明白邦提号哗变和这种事有什么相似之处。”

“这是人们写文章时，使用的一个手法，叫讽刺，凯蒂，”斯蒂芬说。“詹姆还写了些什么？”

“你可以把信拿走，有空的时候看看，”理查德说，“但是信中还有另一种思想，值得在你拿走信之前说一说。詹姆认为，皮特先生和议会担心英国也会随着法国和美国之后爆发革命。现在，他们

把植物湾视为保护王国不被颠覆的‘必备之地’。在爱尔兰，动乱正在酝酿之中，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都非常不满。所以皮特也许会把煽动叛乱、蛊惑民心的人也加到流放犯的清单上。”

他没有提及有关塞斯特莱斯维特先生非常精彩的个人新闻。这位为有文化的妇女提供精神食粮的书商现在已然精通此道，一年之内能出版两本三卷小说，滚滚而来的钱财流入他的保险箱，使得他能在威姆波尔街购买一处豪宅，拥有十二个仆人、一辆四匹马拉的马车，还有一位公爵夫人做他的情人。

斯蒂芬拿着詹姆·塞斯特莱斯维特先生的信走了，盘碗也洗过了，凯蒂大着胆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在，她这样做已经不再恐慌，因为理查德努力改变自己“圣父”的形象。

“詹姆一定非常高贵,”她说。

“詹姆？高贵？”理查德笑了起来，想起那个结实的大块头，灰蓝色的眼睛里总是布满血丝，外衣口袋里总是鼓鼓囊囊地装着一把手枪。“不，凯蒂，詹姆这个人讲求实际，有一点儿贪杯。他在布里斯托尔的时候，是我父亲最忠实的顾客。现在，他住在伦敦，发了大财。我被送上刻瑞斯号囚船之后，因为有了他的帮助，我的身体才能那么健康，处理事情才能那么理智。为了这个，我一辈子都会爱他。”

“我也会。如果不是有了你，理查德，我的处境会比现在糟糕得多,”她说,想要让他高兴。

他的脸抽搐了一下。“你一点儿也不爱我吗，凯蒂？”

看着他的那双眼睛非常的真诚。它们看起来不再像威廉·亨利的眼睛，更像她自己的眼睛，同样可爱——不，更可爱。

“你一点儿也不爱我吗，凯蒂？”他又重复了一遍。

“我是爱你的，理查德。我一直都爱。但不是我认为的真爱。”

“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

“你是，你就是我的命。”她表达自己的方式包括手势、表情和眼神。至于言语，唉，总不能得心应手，找不出合适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想法。“听起来有点忘恩负义，我知道，但我不是忘恩负义，真

不是忘恩负义。只是有时候我想，如果不被流放到这个地方，这个离家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是副什么样子。我还纳闷，在英格兰会不会有什么人，一个我从来没有遇见的人，才是我的真爱。”看到他的脸色，她突然有些惊慌失措。“我非常幸福，我愿意在花园和房子周围干活。怀着孩子也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噢，我连自己也不明白,到底还缺什么!”

怎么回答呢？“你不再渴望斯蒂芬了？”

“不，”她充满自信地回答。“他是对的，那只是小女孩儿一时的冲动罢了。我现在可以平静地看着他，这一点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奇。”

“那你看我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她弓着腰，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不自在地扭动着。他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真希望自己没有问这个问题。因为这样一来，她只能撒谎。他好像能看透她的心思，知道她正在竭力寻找既让他满意又不至于很违心的回答。他就在那儿等着，觉得很好玩儿，想听听从她嘴里到底会冒出什么样的答案。这当然是真爱。明明知道自己所爱的人有缺陷、不完美，但依然全心全意地爱着她。她的真爱是一个幻影，一个身穿闪亮盔甲的骑士，搂着她坐在马鞍上，纵马驰骋。她会不会变得更成熟一点儿，理解爱到底是什么？他对此表示怀疑。转念一想，还是不要成熟为好。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个“白发智者”，那就显得太多了。他有足够的爱给他们俩。

她的回答是诚实的：她显然在学习。“我真的不知道，理查德。你一点儿也不像我的父亲，所以不是……乱伦。我喜欢看到你，我一直都这么觉得……我怀着你的孩子，这让我激动不已，因为你将是一个出色的父亲。”

他突然想到，有一个问题从来也没有问过她。“你想要个女孩儿还是男孩儿？”

“男孩儿，”她毫不迟疑地说。“没有女人想生女孩儿。”

“那要是生个女孩儿呢？”

“我会非常爱她，但是不会对她抱什么希望。”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属于男人？”

“我是这么想的,是的。”

“要是生个女孩儿你不会太失望吧？”

“不会！我们还会再生几个孩子，会有男孩儿的。”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他低声说。

她向他凑过去。“什么秘密？”

“如果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儿更好。女孩儿比男孩儿长得快，所以当第一个小男子汉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有至少两个母亲了——一个跟他年龄相近，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拉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狠狠地教训他。他的真妈妈就不会这么无情了。”

她哈哈大笑。“听起来好像是经验之谈。”

“的确是经验之谈。我有两个姐姐。”他像猫一样伸了个懒腰，舒展着每一根神经。“我很高兴他们在布里斯托尔一切都好。只是堂兄詹姆斯的视力让人伤心。和詹姆斯·塞斯特莱斯维特一样，他也是我的恩人。因为有了他，我才从未像大多数犯人那样饱受疾病的折磨，特别是在监狱和海上航行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四十三岁却仍然可以像年轻人那样干体力活儿的原因。跟你做爱也像个更年轻的人。我一直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

“但你也和其他人一样挨过饿，这是肯定的。”

“是的，但是饥饿不会伤害人，除非它慢慢地将一个人的肌肉啃食得无法修复。我想，我的肌肉比绝大多数人的肌肉更结实。而且，饥饿从来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里约，有橘子和新鲜的肉可吃。在泰晤士河的挖泥船上吃得也不错，偶尔还会有一碗鱼汤。一个叫斯蒂芬·多纳万的人让我吃上了鲜奶油卷，里面塞满了亨特船长的水芹。我真幸运，凯蒂，”理查德笑着说，半闭着眼睛。今天看起来是个回忆的日子。

“我不同意，”她说。“我更觉得这是因为你身上有别人不具备的品质。斯蒂芬也有。听你和斯蒂芬的谈话，我觉得罗斯少校身上也有这样的品质。还有奈特和奥莉维亚·卢卡斯。这也是为什么一想到你是我孩子们的父亲，我就非常高兴。他们将有机会继承到我所不具备的东西。”

他拿起她的手亲吻着。“你让我受宠若惊了，妻子。也许你还是有点儿爱我。”

她不高兴地哼了一声，然后转过脸看着桌子和椅子，上面放着几本书。一把椅子上放着那个帽盒。“你什么时候给利兹送帽子？”她问道。

“我想，你应当给她送去，借这个机会和她缓和一下关系。”

“我才不去呢！”

“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直到睡觉的时候，帽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凯蒂非常累，还没来得及建议做爱，就睡着了。

理查德打了两个小时的瞌睡，睡梦中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随着时间的流逝，那面孔变化着，扭曲着。醒来之后，他从床上下来，穿上裤子轻轻走到外边。蒂比和法迪马在一起，夏洛特由弗罗拉陪伴。两只狗崽和两只小猫咪乱动着，直到理查德让它们安静下来。它们一起蜷缩在一截掏空了的松树树干里。理查德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的狗窝。房子周围很多狗和猫跑来跑去，它们也就懒得费心去捉老鼠了。麦克塔维什依然我行我素，现在要改变它的习惯可太晚了。它仍然是惟一的雄性，是这个栖息地的统治者。

一轮圆月从东方的天空升起，清冷的月光让闪烁的星星变得暗淡。月亮升到头顶的时候，皎洁的月光下，周围的景物越发清楚地出现在眼前。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惟一能听到的就是山泉汩汩的流水声。泉水飞泻而下，松树浅唱低吟，一对白色的、精灵般的燕鸥在银色天空的背景下显现出黑色的轮廓。他抬起头，吸一口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夜晚的纯净，感受着孤寂带给人的安慰、悠远和绝对的宁静。

星期天做完礼拜之后，他要给父亲、堂兄詹姆斯以及詹姆斯·塞斯特莱斯维特写信，告诉他们，在南半球广袤的土地上，他已经为自己创建了家园。感谢他们送给他的那些金子，他有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但是不管有没有金子，他都会用自己的双手和意志开辟出这个家园。诺福克岛现在就是家了。

他还要检查一下那个箱子。必须在凯蒂和乔依·朗心血来潮，

将它劈了做引火柴或者拿到花园里装护根之物前检查。他没有走上山崖，而是向山崖下走去。乔依的小房子在摩根河女王堡路这边，就在通往他那幢房子的小路旁边。乔依和麦克格里格是他的哨兵，万一有人袭击，这是他的第一道防线。当然，并不是说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随着新南威尔士的局面日趋艰难，谁知道总督大人还会送多少犯人、什么样的犯人到诺福克岛来呢？

他在明亮的月光下找到一块清理过的地方，开始用凿子和小锤轻轻敲打箱子。毫无疑问，一旦撬开镶边，就能看见夹层里填着白色亚麻布。几分钟之后，箱子就拆成几块。那里面总共藏着一百英镑金币。他脱下裤子，把金币装到裤子里，再把几块木板拢到一起，将长裤放到上面，然后朝家里走去。凯蒂说，他不是靠运气。就他自己而言，他从来都说不准自己是靠运气呢还是靠上帝的慈悲，然而这又有什么不同吗？

当初建造这幢房子的时候，他就想到过这种可能性，于是在房子后墙靠西边斜坡的地方，随意选了一个石头垛子，将中间掏空。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以后也不会有人知道。他留出二十枚金币，将其余八十枚放进“密室”，然后轻手轻脚回到屋子里，上了床。凯蒂在睡梦中发出一阵呢喃细语。麦克塔维什的尾巴在毯子上甩来甩去。理查德拍了拍狗，将凯蒂从后面搂进怀里。抚摸着她的肚子，闭上眼睛。

早晨，理查德去干活儿的时候，帽盒仍然在椅子上放着。凯蒂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扫扫这儿、洗洗那儿、整理整理书籍，准备中午冷餐的配料。这当儿，椅子上的帽盒似乎一直用责备的目光看着她。在一天最热的时候吃正餐太热了，也许如果带乔依去一趟悉尼镇，能找到斯蒂芬，劝他晚上来和他们一起吃顿热气腾腾的晚餐。

哦，理查德想得多么周到！那个木头箱子已经砍成用来点炉子的劈柴，堆在前门一侧的引火柴堆上，大小长短正合适。现在太热，不能点火，得等到下午傍晚时分，生好火之后，再烤面包。凯蒂已经走到外面，但是理查德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让她心里充满歉

疚之情。她停下脚步，转身朝屋子里面看着，目光落在帽盒上。她叹了一口气，进屋拿起那个帽盒向女王堡路走去。乔依正在砍松树，理查德打算在摩根河清理出足够的土地，明年六月种几英亩小麦和玉米。乔依虽然不会锯木头，但是砍树的工作还足以胜任。麦克格里格汪汪叫着，向他报告凯蒂的到来——只要有麦克格里格“值班”，就不会有砍倒的树朝错误的方向倒下的危险！

“乔依，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一趟悉尼镇？”

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喘着粗气看着她，目光中流露出崇拜和赞赏，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将挂在旁边一根树枝上的衬衫拿下来，急急忙忙穿上，两个人朝乔治山走去。麦克格里格和麦克塔维什跟在身边，不停地撒欢儿。

“我自己的差事是去政府官邸，”她说，“我办事儿的时候，乔依，你去找多纳万先生，让他今天晚上来吃晚餐。我在这儿和你见面。不要瞎逛！”

政府官邸正在进行改造和扩建，人们都在工地上懒洋洋地走来走去。奈特·卢卡斯大声叫喊着让他们快点干活，大家这才赶快行动起来。只有傻瓜囚犯才乐意为司令官本人加班加点地干活儿，令人惊讶的是，像这样愚蠢的囚犯数量极少。这次改造也只是权宜之计，金司令官还没有决定政府官邸究竟应当建在现在这座小山上，还是搬到另外一座小山上。理查德说，那座小山是以前的花园。凯蒂从来都没有进过政府官邸，不知道作为犯人，应该找个后门进去，还是谁都可以走面朝大海的前门。

“你找谁啊,凯蒂?”奈特·卢卡斯问道。

“理查德·摩根夫人。”

“她在那间用作厨房的屋子里，那边，”他说，朝一间房子指了指，冲她挤了挤眼睛。

她沿着那幢大房子，朝厨房走去。

“摩根夫人?”

那个穿着黑色衣服、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转了过来，黑色的眼睛睁得老大。正在桌子旁边削土豆皮的年轻女犯人放下刀子，惊讶得目瞪口呆。利兹似乎打了个趔趄——在凯蒂看来怪怪的——

走到桌子跟前，拍了那个女孩儿一巴掌。“拿出去干吧！”她生气地大声说。然后问凯蒂：“夫人，您要干什么？”

“我给你带来一顶帽子。”

“一顶帽子？”

“是的，你不想看看吗？非常漂亮。”

凯蒂满面春风，肚子有点突起，头上戴着一顶用当地的草编织而成的大檐草帽，为皮肤白皙的面庞遮挡着太阳（流放犯里制作女帽的工匠远远多于农夫）。帽檐下，金黄色的发辫、浅色的睫毛和眉毛让人觉得她的脸庞看上去略显单调，但又说不出有什么缺陷。她相貌平平，然而绝不平庸。有闲话传到利兹那里，说凯蒂·克拉克现在身材很美，再也不是理查德·摩根夫人从菜园里走过时看到的那个骨瘦如柴的女人。现在，亲眼所见让她心里很不舒服。还有她挺着的那个大肚子。哀怨和失落之感漫过她的心头。那瓶药哪儿去了？

“坐吧，”利兹说，拿起那个瓶子，悄悄喝了一口，药味儿让她一时喘不过气来。

凯蒂拿出帽盒儿，微笑着说：“收下吧。”

利兹接过帽盒，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将带子解开，打开盒盖。“哦！”她叫了起来，和凯蒂刚见到这顶帽子时一样惊叹不已。“噢！”利兹把帽子拿出来，紧紧抱在怀里，着了迷似地凝视着。然后，她涕泪滂沱，突然哭了起来。凯蒂没有料到，吓了一跳。

凯蒂费了好大力气才让她平静下来。说来奇怪，她竟让凯蒂想起贝蒂·里尔蕾，那个比她年长、让她们四个人都陷入灾难的壮实女仆。“好了，利兹，好了，”她轻轻地抚摸着她，拍着她，低声说道。

炉圈上有一把带嘴儿的水壶，桌子上还放着一把旧瓷茶壶。茶，那正是利兹所需要的，茶。一通搜寻之后，凯蒂找到一罐茶和一个装着一大块糖和糖锤的罐子。她冲好茶，让它泡着，然后敲下一些糖。她把热气腾腾的茶倒进一个瓷杯里，瓷杯子下面还有茶托。政府官邸里的设施多么齐全啊！厨房里还有瓷杯和茶托！凯蒂自从被抓，就没看见过杯子和茶托。可是，眼前就摆着两个杯子

和两个茶托。成套的！还是在厨房。政府官邸里还会有什么财宝呢？有多少佣人伺候金夫人和金先生呢？他们是不是根本就不担心茶叶会用完？还有瓷碗、瓷盘和盛汤的大碗吗？墙上有画吗？有夜壶吗？

“我刚接到让我走人的通知，”利兹泪流满面，一边打嗝儿，一边说。“金先生刚告诉我的。”

“来，喝点儿茶，喝吧。它会让你心里好受点儿，真的，’凯蒂耐心地哄着她，摸着她乌黑的长发。

利兹·洛克用围裙擦了擦眼睛，悲伤地看着她的“报应女神”。“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小姑娘，”她说，热茶下肚，她心里暖乎乎的。

“我希望自己是，”凯蒂一边说，一边优雅地品着茶。为什么拿瓷杯子喝茶，感觉就不一样？“你喜欢这顶帽子吗？”

“你说的没错儿，是一顶非常漂亮的帽子。倘若罗斯少校看见，一定会快乐地打一声口哨，然后告诉我，戴着这顶帽子，我像个女王。但是，从金女士嘴里，不会说出一句赞美的话。她是个举止文雅的好人，让我走的事儿和她没关系。应该负责的是金司令官。还有那个叫查普曼的家伙，那个狡猾的蠢货！眼睛总是盯着赚大钱的机会。他已经开始打这个地方的算盘了。金太太也快被他带坏了。我跟你说，司令官已经意识到这点了！我估计，威利·查普曼很快就会卷起铺盖去女王堡或者菲利普斯堡。金司令官不喜欢我，凯蒂，这事儿我当然不能逢人就讲。他说，对于金太太那样的人来说，我太粗俗了。粗俗！我粗俗？他懂得什么是粗俗吗！他说，他不想让他的孩子们听我说话——有时候，一不小心，我就顺口说出一两个‘操’字儿。可我从没说过后头那个字儿，凯蒂，从没说过，我发誓！这可不是我的错。要怪只能怪监狱。我以前从来没说过一个脏字儿。”

“我完全理解，”凯蒂诚心实意地说。

“不管怎么说，他不能就这样把我给扔出去，他还得让我干体面的活儿，”利兹发着牢骚，扬起下巴。“我是自由人，不是犯人。你知道他想让谁来代替我吗？”她急切地问，一副怒火中烧的样子。

“不知道,谁啊？”

“玛丽·洛特，玛丽·洛特！我向你保证，她可是既说‘操’，又说‘操’后面那个字儿！哼！仅仅因为玛丽·洛特操海军陆战队的山姆·金，而他又住在这儿，就这么回事儿。你看，山姆也姓金。在司令官眼里，姓金就高人一等，哼！”她呷了一口茶，看着帽子。“要有一面镜子就好了。”

“金太太肯定有。”

“噢，她当然有。她的卧室里有一面大镜子。”

“那就问问她，能不能让你照一下。如果她很有礼貌，很善良的话，她就不会说不。”

“真是一顶很好的帽子，不是吗？”

“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帽子。塞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在信中说，这是最好的帽子。公爵夫人和其他身份高贵的女士们都戴这样的帽子。他说，这年头儿，你很难分清谁是出身高贵的女人，谁是婊子……”她突然停下话头，为自己失言而担心，但是利兹只顾直盯盯地看着药瓶子，似乎没有听见她这句话。“也许……”凯蒂连忙说，“也许金先生和金太太会让你继续留下，给他们做饭？理查德对我说过，罗斯少校夸你做的饭菜是他吃过的最好的饭。”

“我，”利兹傲慢地说，“另有打算。”

凯蒂的思想蓦地腾飞起来。利兹·洛克既感到痛苦，又感到震惊，然而痛苦、震惊之余，她又开始和命运抗争。当然她已经开始！我们这些女犯也都在抗争。如果没有这种抗争的话，我们不可能来到这么遥远的地方，而且生存了下来。利兹是个坚强的女人。不冷酷，只是坚强。她不能不坚强。毫无疑问，每个自由人都会喋喋不休地表示对金太太勇气的赞赏，夸奖她敢于到这么远的地方，面对这么多的不便。但是金太太从来都没有做过女囚犯，金太太在我的眼里永远都不会像利兹·洛克那样让人钦佩。或者像玛丽·洛特，像凯蒂·克拉克。因此，金太太！凯蒂对自己说，当犯人女仆泡好茶端到你的面前，你就享用那精美瓷杯里的香茶吧！犯人女仆给你洗干净月经带上的血、晾起来晒干之后，你就再戴上吧！你可能是一个合格的监狱司令官老婆，但是你比不上我们。

“你的打算是什么？”她问道。

“我已经不再恨你偷走理查德，”利兹说，起身灌满水壶，又敲碎一些糖，加了些茶。

“我真的没有偷走他！”

“这我知道！是他把你偷走了，这样说更合适一些。很奇怪，不是吗？我是指男人。他们大部分人都那德性，只要肚子和肚子下面吊的那玩意儿能‘吃饱’，他们就高兴。但是理查德和他们不一样。自从昂首阔步走进格洛塞斯特监狱，他就像流淌着高贵血液的王子。你也知道，镇定自若，皇家气派，从不多言多语，从来都不用高嗓门。提醒你，他是个强壮的人，哈哈哈！对吧，凯蒂·不是吗？”

“是的，”凯蒂说，脸红了。

“他对付艾克·罗杰斯——一个比他还强壮的汉子——的时候，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让他服了。后来，我听说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这就是理查德。我爱他，可他从来都没有爱过我。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了。”理查德·摩根夫人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又起身将药瓶里的东西往茶水里倒了一点儿。“来点儿吧！这玩意儿能让茶水更好喝，要吗？”

“不，谢谢。你有什么打算呢？利兹？”凯蒂意识到，不管利兹往茶里倒的是什么东西，她已经喝了好一会儿。也许金先生通知她另谋生计、刚迈出家门，她就喝上了。

“我在考虑托马斯·斯库里，一个回到这儿、刚领到一份土地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那块地离摩根河很近。他是比较稳重的那种男人，这一点很像摩根。但是，不想要孩子。他没有女人，吃过我做的油炸香蕉面糊之后，提出来要我。我当时一口回绝了他。现在既然司令官说我必须走，我就想搬到斯库里那儿和他一起住。”

“和你做邻居真好，”凯蒂真诚地说，准备走了。

“孩子什么时候生？”

“大概还要两个半月。”

“谢谢你把帽子带来。你说是塞斯特莱斯维特先生送的？”

“是的，詹姆斯·塞斯特莱斯维特先生。”

凯蒂心里非常宁静，快步去乔治山脚找在那儿等她的乔依和

那两条狗。

“你坚持让我去送帽子真是对了，”她对理查德说。她正把自己家里做的咸猪肉切成薄片，将洋葱肉汁浇到肉片上，把土豆和新鲜豆子堆放在白镴制的大浅盘子上。“利兹和我会成为朋友。”她咯咯地笑着。“两个理查德·摩根夫人。”她把一个盘子放在斯蒂芬面前，另一个盘子放在理查德面前，然后拿着自己的盘子走过来，在桌子旁边坐下。“金司令官今天早晨通知可怜的利兹走人。”

“我一直担心这事儿呢，”斯蒂芬说，忙着用刀切着，直到所有东西都能用勺子舀起来为止。要是有叉子该多好啊！“金是个很严厉的丈夫，一心让妻子远离所有‘不体面的、肮脏的现象’。在他的眼里，利兹·洛克无疑是个‘不体面的、肮脏的现象’。真是天大的遗憾。金夫人又高又瘦，她并没有表现得特别的古板，尤其是威利·查普曼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他做了个鬼脸。“所以，现在就有一个‘不体面的、肮脏的现象’——威廉·尼特·查普曼——近在她身边。那是一个天生的吸血鬼。”

“他们有瓷杯和茶托，”凯蒂说，忙着为‘两个人’吃东西。“我也用那么高级的杯子喝了一杯茶。我想，金夫人一定非常有派头，连厨房里都有瓷杯和茶托。”

“我很想送给你一套瓷杯和茶托，凯蒂，”理查德说。“不过，不是有钱就能买到。”

斯蒂芬的注意力被他们吸引过去，抬起头。“没错儿，”他说。“我估计，恐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诺福克岛最像商店的地方就是某些船的船长在海滩上摆的地摊。遗憾的是，这种地摊没有瓷茶具、银叉子这样的奢侈品。只有一成不变的水壶、炉子、白棉布、便宜的纸张和墨水。”

“比起这些奢侈品，我们更需要水壶，炉子和白棉布，”理查德说，俨然一副‘圣父’的派头。“有时候，还需要一些衣服。”

“没错儿，但是我注意到，女人们对那些衣服并不感兴趣，”斯蒂芬反驳道。

“那是因为，衣服是男人们挑选的，”凯蒂微笑着说。“他们总是认为女人更愿意买衣服而不是瓷器或者窗帘。不管怎么说，他

们总是选错衣服。”

“你是不是更喜欢窗帘啊？”斯蒂芬问，心里琢磨为什么凯蒂对不能和理查德正式结婚这件事一点儿也不在乎。“两个理查德·摩根夫人”，从她嘴里说出来竟那么轻巧。

“噢，是的。”凯蒂放下手里的勺子，环顾收拾得越来越漂亮的客厅。内墙的木板都已经镶好，而且大部分都打磨得光光亮亮。靠墙放着一溜好几层高的书架。她还找到一株正在盛开的野花栽到一个破杯子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这个家。要是有地毯和窗帘，一定非常漂亮。壁炉台上摆几个花瓶，墙上挂几幅画。如果有刺绣的丝绸，我就能给椅子做织锦靠垫，还可以在墙上挂几个刺绣样本。”

“会有那么一天，”理查德安慰她。“会有那么一天的。但愿一个更有商业头脑的船长会卖灯、油、刺绣的丝绸、瓷茶具和花瓶。政府仓库没有那么多的想像力。那里只有廉价的服装、鞋、木头碗、白镴勺子、杯子、毯子、长柄勺以及牛脂蜡烛。”

吃完饭，两个男人开始谈论小道消息以及政府公报上登的新闻，然后将话题扯到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小麦，开垦土地，锯木，酸橙和金司令官正在实施的变革。

“他虽然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并没有减少处罚，”理查德说。“八百鞭子，发发慈悲吧！绞刑也比这强得多。罗斯少校最多也就是下命令抽五百鞭子，而且根本就抽不到那个数。我还注意到军医们不像过去那样可以随便叫停或者让行刑的人下手轻点儿。”

“不过，平心而论，理查德。错误出在新南威尔士营，他们是些听命于畜生的畜生。我希望他们不会单单挑出可怜的爱尔兰人欺负，可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嗯，这些爱尔兰人是从佩尔①以外的什么地方来的，很少有人会讲英语。士兵们却硬说他们能讲，不肯面对现实。他们不明白指令，怎么能干活儿呢？然而我发现他们中有一个人，跟他一起锯木头，很是快乐。他是比利·维格夫走了之后，我最好的合作伙

①佩尔：十二世纪后并入英国的爱尔兰东部地区。

伴。他很快乐，乐于助人。我俩彼此之间一个字都听不懂，但是只要在我们之间放一把大锯，就完全沟通了。”

“他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似乎是弗里波迪·奥弗拉波迪。我叫他帕蒂，在锯木厂时，我会给他一顿很好的午餐，有面包，有蔬菜，还有冷肉。吃不饱，根本锯不了木头。我还得再跟金先生强调一下这个问题。”

凯蒂突然拍着双手笑着说：“噢，理查德，快别说你那锯木厂的事儿了！斯蒂芬有天大的好消息呢。”

理查德瞪着眼睛。“是吗？快说给我们听听！”

“金今天早晨把我招去，通知我，我将成为诺福克岛的官方领航员。我想他一定和罗斯少校谈过大艇、快艇和船载小工作艇损失的数目。这些船不听信号和命令，非要靠岸，结果通过暗礁时撞了个稀巴烂。还有的不听劝阻，非要从海滩返回大船，最终命运如何可想而知。因此从现在开始，我，只有我说了算。在这个问题上，任何船长的命令都不作数。我的话就是法令——这也包括正在半路上航行的船——这些船进港，或者前往小瀑布和圆球湾的时候。我是领航员！当初，如果我为天狼星号领航，它绝对不会碰上暗礁。”

“斯蒂芬，太棒了！”凯蒂喊道，两眼闪着光芒。

理查德握着他的手。“还不止这些，是吧？”

“是，”他说，看上去由衷地高兴。在这个三十多岁、相貌英俊的男人面前，忽然展现出一片全新的天地。“金司令官委任我临时担任皇家海军少尉之候补军官，等总督大人批准之后，我就是真正的中尉了。按照这个级别，我也许会在朴茨茅斯港的一艘军舰上供职。不过，不管怎么说，现在我还呆在这儿，所以不要惊慌。等真正的中尉军衔批下来，恐怕我就该走了。这件事不会很快发生。同时我是领航员，很快你们就得称呼我多纳万中尉了。没有船可领的时候，我负责管理在乔治山伐木的工人，所以我离开那个该死的采石场了。”

“我们应该庆贺一下，”理查德说，起身从书架后面掏出一个瓶

子。“这是我自己酿造的朗姆酒——摩根的‘特别品牌’。罗斯少校临走时给我留了好多，我还从来没有品尝过呢。现在，你我可以看看当地的朗姆酒掺了上好的布里斯托尔白酒，存放一段时间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

“这杯为你而干，理查德，”斯蒂芬说，端起杯子呷了一口。他以为那酒一定很难喝，没想到味道相当不错。他满脸惊讶，喝了一大口。“理查德，这酒很好喝！”他又朝凯蒂举了举杯子。“这杯为凯蒂和孩子。我要做孩子的教父。如果是个女孩儿，就叫她凯特。”

“为什么叫凯特呢？”凯蒂问道。

“因为在世界这个角落，当个泼妇比当羞怯怯的小姑娘好。”斯蒂芬咧嘴笑着。“别害怕，小妈妈！会有男人驯服她的。”

“那要是个男孩儿呢？”小妈妈问道。

理查德回答道：“我的第一个男孩儿叫威廉·亨利，只能叫这个名字——威廉·亨利。”

“威廉·亨利……我喜欢这个名字，”凯蒂说，很高兴。

斯蒂芬低头瞅着杯子，偷偷地叹了口气。看起来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过去遭受的苦难。她以后会知道吗？理查德，告诉她！把她当做一个可以分担你苦难的人吧，我求你了！

“我也有消息要告诉你，中尉，希望你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皇家海军上将，”理查德说，为斯蒂芬举杯。“金先生命令汤米·克劳德开始注册土地和土地所有者。我将以理查德·摩根——自由人——的名义登记拥有十二英亩土地。这十二英亩是我自己花钱买的，而不是皇家赐予的。我还会在女王堡没有树木的那片土地拥有十英亩地。这将在明年六月左右由皇家授予。因此我会在摩根河种小麦，在女王堡种玉米喂猪。”他举起杯子。“第二杯还是为你，多纳万中尉而干！为你这么多年来做过的那么多善事。希望你在成为皇家海军上将之前，在对法国人的海战中指挥一百条枪。凯蒂,转过身去,不要偷看。”

二十枚金币放到斯蒂芬手里。他挑了挑眉毛，装进帆布夹克口袋。凯蒂被告知可以回头看的时候，发现他俩都在笑。为什么

笑她不知道。

一七九二年在干旱中到来了，尽管圣诞节前后依然有降雨，幸运的是，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完毕。凯蒂的身子变得更沉了，但是她并不属于那种肚子大得好像要爆炸了的孕妇。她的肚子很小，仍然忙忙碌碌地干活儿，而且并不觉得特别辛苦。

“理查德，真该让你来怀这个可怜的孩子！”她生气地说。“你总是大惊小怪!”

“我真觉得你应该去阿瑟谷和奥莉维亚·卢卡斯住在一起，”他焦急地说。“摩根河太偏僻了。”

“我不会住到奥莉维亚·卢卡斯那儿去的！”

“要是孩子早产了怎么办？”

“理查德，我和奥莉维亚长谈过。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相信我，我会有足够的时间让乔依知道，让你知道，让奥莉维亚知道。这是第一个孩子。通常不会早产，”她坚定地说。

“你确信?”

“确信，”她说这话的时候，那口气就像英勇赴死的烈士，然后步履轻捷地走到一把椅子跟前，一点儿困难也没有，就坐了下来，非常严肃地看着他。“理查德，我有些问题要问你，你一定要回答我,”她说。

她一身正气，理查德好像着了迷，一双眼睛无法从她身上移开。“那就问吧,”他说,面对她坐下。“来,问吧。”

“理查德，我很快就要生你的孩子了，但是我对你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知道的那一点点，也得归功于利兹·洛克。而她告诉我的那点儿事儿也实在是微乎其微。我想，我有权利比利兹·洛克知道更多的情况。给我讲讲那个应该和我一般大的女儿。”

“她叫玛丽，安葬在布里斯托尔圣詹姆斯墓地她妈妈的旁边。她三岁时死于天花。这也是为什么我更希望我的孩子在这儿成长。这地方，我们最怕的也不过就是痢疾。”

“你还有孩子吗？”

“一个儿子,威廉·亨利。他淹死了。”

她的脸抽搐起来。“噢，理查德！”

“不要悲伤，凯蒂。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一个和这里全然不同的国家。我的孩子们再也不会冒同样的风险长大。”

“这里也会有风险，淹死是最常见的一种。”

“相信我，我儿子淹死的方式不会在这里发生。他死在城市里，不是在大家相互之间都很熟的小岛上。这里也有坏人，我们不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就是了。组建学校的时候，我们这些家长对老师比布里斯托尔的家长对老师更了解。威廉·亨利的死是因为一个老师。”他的头歪向一边，问询地看着她。“还有问题吗？”

“你布里斯托尔的妻子是怎么死的？”

“中风，幸运的是，她在威廉·亨利之前就走了。死时没有一点儿痛苦。”

“噢，理查德！”

“没必要伤心，亲爱的。你是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我坚信这一点。我这么说，并不意味在布里斯托尔，我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家庭幸福，而是指，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生活在完全属于自己的一幢房子里的快乐。我所恳求你的就是，作为孩子的父亲，你能在心里给我留一个小小的角落。有这个角落和孩子就足够了。”

她张开嘴，想说他在她心里所占据的，远比一个小角落大得多，但是她又闭上嘴什么也没说。说出来就成了一种承诺，一种她不知道自己能否兑现的承诺。她非常喜欢他。这样喜欢着他的时候，她觉得对理查德说太多的溢美之词并不合适。她的心中没有音乐，她的灵魂也没长翅膀。如果他给了她这些，情况可能就大不相同。如果他给了她这些，她就能称他为“我的爱”了。

二月份，风猛烈地刮着，飓风潜伏已久，即将卷土重来。至少农作物都已收割，粮食全部入库。这个丰收年生产的粮食足够养活诺福克岛上的每一个人，但是没有多余的东西分给新南威尔士。只能给他们送去一些酸橙和少量的木材。

二月十五日，理查德急冲冲赶回家，因为副总督找他谈话，耽搁了他平常回家的时间。他问了一大堆问题，比凯蒂在一个星期

里能想到的问题还多。凯蒂还没生，但是胎儿快要“露头”了——奥莉维亚·卢卡斯这么告诉他。鬼才相信乔依·朗能够担当“接生婆”的重任。他心里很急，此时此刻惟一的安慰就是奥莉维亚和凯蒂说过的话：头胎不会早产。他沿着回家的路大步流星地走着。高高的石头烟囱没有冒烟，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即使是在怀孕第九个月的时候，她还是坚持自己烤面包。

没有一点儿声音。

“凯蒂！”他大声叫喊着，一步三个台阶向门口冲去。

“我在这儿呢，”传来一个细微的声音。

理查德的心像打鼓一样，怦怦怦地跳着。他推开门，朝屋里看了一眼，连个人影也没有。他急忙走进卧室。天哪！已经生了！

她靠着两个枕头坐在床上，转过头看着丈夫，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理查德，来见见你的女儿，”她说。“和凯特说晚安吧。”

他两腿一软，勉强支撑着来到床前，一屁股坐在床边。“凯蒂！”

“你看，理查德。她不漂亮吗？”

一双因为劳动而打满老茧的粗糙的手递给他紧紧包裹着的襁褓。哦，他的手保养得比她还好，这可真不公平！他接过襁褓，小心翼翼地掀开，看见一张小脸，圆圆的小嘴，还闭着的虚肿的眼皮，皮肤的颜色很深，头上长着浓密的黑发。海洋般的爱汹涌着将他完全吞没。他任凭爱的浪潮把自己带到魔幻般的境界，俯身亲吻小东西的前额，眼泪夺眶而出。

“我真不明白！今天下午我走的时候你还好好的。你什么也没说。”

“没什么可说的。我当时真的感觉很好。糊里糊涂就生了，根本就没有什么预兆。羊水破了，觉得一阵疼痛，然后我就摸到了她的头。于是我在地板上铺了一条干净的单子，往地上一蹲，就把她生出来了。加起来不超过十五分钟。胎盘出来之后，我就找了几条线，把脐带扎住，用剪子剪断。她哭喊着，哦，那是多么动人的哭声！我给她清洗干净，收拾好地板，把单子泡上，自己还洗了个澡。”她充满自豪，神采飞扬。“我真的不知道生孩子有什么可大惊

小怪的。”她撩起家里穿的白棉布上衣，露出一个精巧的乳房，黑红的奶头上似乎沾着一滴水珠。“我已经有奶水了，但奥莉维亚说，给孩子喂奶之前要等一会儿。我聪明吗，理查德？”

为了不挤到襁褓中的婴儿，他把身子探过去，虔诚地亲吻着她的嘴唇。他凝视着她，目光中充满赞赏与崇拜。他将脸上的泪水擦掉，颤抖地微笑着。“非常、非常聪明，妻子。你做这件事就好像你已经做过了二十次。”

“我没有秤，所以没法儿称她的体重。不过，看上去她个头不小。一看就是个摩根，不是克拉克。”

他眯着眼睛，端详凯特的脸，试图证实这点，但是没看出来。“她非常美丽，妻子，这就是我能看到的全部。”他又仔细地端详凯蒂。她看上去有点疲倦，但却神采奕奕，他根本不相信她还会有什么危险。“说真的，你还好吗？”

“真的很好，就是有点儿累。她这么容易就出来了，我甚至还没来得及感觉不舒服呢。奥莉维亚建议我蹲下。她说，这是最自然的方式。”凯蒂接过凯特又看了看。“理查德！”她大声说，语气中带着责备。“她长得像你！你为什么看不出来呢？”

“你愿不愿意叫她凯瑟琳，和你自己的名字一样？”

“愿意。两个凯瑟琳——一个是凯蒂，一个是凯特。我们下一个女儿叫玛丽。”

他忍不住哭了，直到凯蒂放下宝宝，将他搂在怀里。

“我爱你，凯蒂。我比爱生命本身还爱你。”

她张开嘴，想说点什么，表达自己的心情。这时，凯特使劲儿地哭了起来。她只得问丈夫：“你听到了吗？我想斯蒂芬是对的，我们要养活一个小泼妇了。你就认了吧。我要给她喂奶了。”

她将两条胳膊从白棉布衣服里拿出来，衣服滑到腰部，解开襁褓，把小东西光溜溜地贴在自己的肌肤之上，那种快乐和幸福的感觉让理查德羡艳不已。凯特的小嘴紧紧地吸吮着妈妈的奶头，凯蒂发出一声快乐至极的叹息。“噢，凯特，就这样，你就真正成为我的了！”

凯蒂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理查德会是个出色的父亲。然而，她全然没有想到，他会完全沉湎于做父亲的快乐之中。那么多朋友和熟人都抱怨她们的男人生怕被人看见自己做家务或者管孩子的事情太多，而被人看不起。人们都认为，背一个走累了的孩子可以接受，亲吻搂抱一个小孩儿也可以接受，但是绝对不能做超出这个范围的事。然而，理查德根本就不在乎他的那些男性朋友们会怎么想他。即使有人来访，他也会高高兴兴地给凯特换尿布。他不在乎被人看见洗尿布或者把尿布挂起来晾干。他的“男子汉大丈夫”的形象在他们眼里显然没有受到损害。就算有损害，他也根本不会注意到的。即使注意到了，他也不认为这样的看法对他会有什么影响。在这方面，他很幸运。因为他看上去不像是个没有男子汉气魄的人。如果他真是一个懦弱的人，情况可能就不同了。

他工作非常努力，因为他想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做事，他总是着急回家看凯蒂和凯特。凯蒂小心翼翼地建议，他也许可以少干点锯木头的活儿，多做点农活儿。他听了之后，似乎有点惊慌。不，不！作为锯木匠们的监工，他的薪水很高，他在政府账本上积攒下来的每一张期票都将是孩子们以后过好日子的保证。他既可以锯木头也能种庄稼，他还没累死呢。

汤米·克劳德到第二锯木场找理查德的时候，凯特已经六个月大了。他问理查德打算什么时候将婴儿凯特登记在政府花名册里。

“我可以让我的妻子和孩子从花名册上注销，”理查德说，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金司令官说，一定要把她们登记在花名册里。来我的办公室，我们现在就把这件事做了。”克劳德快步走着，没有停下来看看理查德是否跟了上来。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妻子和孩子非得登记在花名册里，”在克劳德小小的办公室里，理查德固执地说。“我是一家之主。”

“问题就在这儿，理查德。你不是一家之主。凯蒂是女犯人，还是未婚妇女。这也正是她为什么仍然登记在册的原因，而且她

的孩子也得登记。我只是需要你作个证人，”克劳德解释道。

理查德的眼睛完全变成黑灰色。“凯蒂是我的妻子。凯特是我的女儿。”

“凯瑟琳·克拉克，未婚……哦，在这儿，”克劳德嘟哝着，翻开登记簿，找到写有凯蒂名字的那一页，那一行。他拿起羽毛笔，在墨水池里蘸了蘸，边写边大声念道：“凯瑟琳·克拉克，孩子。”他得意洋洋地抬起头。“好了！完事儿了，你也看到我办完了。谢谢你，理查德。”他将羽毛笔放下。

“孩子的名字叫凯瑟琳·摩根，我承认她。”

“不，是克拉克。”

“摩根。”

汤米·克劳德不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他花费了太多的心思才让自己在那些能够帮助他向上爬的人的眼里成为“无价之宝”。但是，突然间，他抬起头看见一双宛如悉尼湾掀起的风暴一样暴怒的眼睛，他觉得血液如潮水从他脸上退去。“别怪我，理查德，”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是你的法官，只是诺福克岛政府的一个公仆。金司令官希望这座小岛，”他假笑着，“井然有序，布里斯托尔化。作为一个布里斯托尔人，你应当高兴才对，”他唠唠叨叨地说，看样子一时半晌停不下来。“我不得不将这个孩子写进我的花名册里，还得让你作证，我已经做了这件事。她的名字是克拉克。”

“这不公平！”事后，理查德对斯蒂芬说，一双拳头紧紧地攥着。“那个政府服务部门训练出来的猴子，在他那个该死的登记簿里登记我女儿的名字时，非得写成凯瑟琳·克拉克，还让我站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

斯蒂芬看见理查德两条胳膊上的肌肉在收缩，颤抖。“看在上帝的分上，理查德，不要发脾气！这事儿，不是克劳德的错，也不是金的错。你说不公平，我当然同意，但是你没有别的办法。凯蒂不是你的妻子。凯蒂也不能成为你的妻子。她还要服几年刑，这就意味着，政府有权处理她的一切。在官方眼里，凯特也只能姓克拉克。”

“有一件事我能做到，”理查德从牙缝儿里说。“我可以杀了

兹·洛克。”

“你不可能做这种事情，所以就不要说得好像真的似的。”

“只要利兹·洛克活着，我的女儿就是私生子。今后我和凯蒂生的孩子也都是私生子。”

“这件事你应当这么看，”斯蒂芬耐心地劝说，“利兹·洛克和汤姆·斯库里已经生活在一起，而且日子过得不错。但是汤姆·斯库里很快就明白，他不是当农民的料，因此他已经从种植庄稼转为饲养家禽。迟早他都会变卖家产离开小岛。海军陆战队那些定居下来的退役军人闲聊时告诉我，汤姆·斯库里说，他想在他还不算老之前去中国以及孟加拉旅游。你想，他能在没有利兹·洛克陪伴的情况下，独自前往东方吗？”

理查德闭上眼睛，神情沮丧。“我尽力按照你的思路。想这件事情。你的意思是，如果利兹去了东方，我就能等一段时间，然后假装我是个单身？”

“完全正确。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到伦敦的小巷里，买通那些偷偷摸摸的伪造者，用某位黄埔商人的地址给格洛塞斯特的郡治安官写一封感人肺腑的信，解释说理查德·摩根夫人，伊丽莎白·洛克，已经在澳门过世。格洛塞斯特是否有人认识她的亲属？这就能证明她已经不在人世，你就可以跟凯蒂名正言顺地结婚了。”

“有时候，斯蒂芬，你的主意确实不错。”斯蒂芬这番规劝还是起了作用，理查德睁开眼睛笑了一下。“你刚才用关于英国伦敦小巷的精彩演说安抚我，是不是意味着你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

“除了要任命我为中尉的消息之外，我还没有听到别的说法，但是恐怕我迟早都得回英格兰。”

“我会非常想念你的。”

“我也一样。”斯蒂芬伸出胳膊搭在理查德的肩膀上，轻轻推着他，朝家的方向走去。很好，他不再怒火中烧，起码表面上看起来冷静了许多。让上帝折腾约翰森神父去吧！

“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比对我的影响大得多，”凯蒂说。斯蒂芬刚刚向她叙述完下午发生的事情。理查德去他自己砌的洗澡池洗澡去了，洗掉锯木厂落下的灰尘和托马斯·罗斯特·克劳德留给他

的不快。“我很遗憾，凯特不能姓摩根，但是谁敢说她不是摩根家的人呢？再说，婚姻又是个什么玩意儿？起码有一半女犯人不被官方承认是结了婚的人，可我们照样是妻子。我不抱怨，斯蒂芬，我真的不抱怨。”

“理查德是个笃信上帝、经常去教堂的人，凯蒂。所以，他很难接受这个事实。那就是，在信奉英国国教的人眼里，他的孩子都是私生子。”

“利兹死了以后，他们就不是私生子了，她也不年轻了，”凯蒂宽慰地说。

怎样才能向她解释清楚，即使日后，他和理查德“明媒正娶”，也无法抹掉这个污点？斯蒂芬决定还是别试着解释了。他抱起小凯特。“你好，我的美女！我亲爱的天使！”

“凯特可不是个天使。她简直就是你说的‘泼妇’。凶着呢！天哪，斯蒂芬，她只有六个月，就已经用铁棍统治着我们了。”

“不对，”斯蒂芬说，一双笑眼看着小家伙那双神情严肃的眼睛，然后亲吻着她那圆鼓鼓的脸颊，“她用不着拿根铁棍来统治理查德，一小股线或者一根羽毛就能起到同样的效果。是不是啊，我的凯特？你的派楚邱在哪儿啊？他会打扮成什么样子来找你呀？”他把凯特还给凯蒂。

“派楚邱？”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个人物，驯服了泼妇凯特的绅士。哦，别当真，我只是信口说说罢了。”

一阵沉默。斯蒂芬凝视着眼前这位“诺福克岛的圣母”——身穿质量低劣的白布长裙的女人，觉得心满意足。不管生活将她带往何方，有一件事情凯蒂永远做得最好。那就是抚养孩子。这个倔强的小家伙原本会大发雷霆，然而和凯蒂这样的妈妈在一起，就是个小可爱，小天使。好家猫会养出好猫崽。我们凯蒂就是个好家猫。

她还是什么呢？她不是聪明透顶，但也不笨。藏在森林里的“老鼠”早已不复存在。和理查德·摩根生活两年，她已经出落成一个眉清目秀、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问题是，理查德拥有她的爱

吗？这一点，斯蒂芬从来都不能肯定，因为他觉得，恐怕她自己也不清楚。她对理查德的感觉只是性的吸引。就像孩子把两个大人捆绑在一起一样，但是……她还是看不出他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至于为什么，我永远也不知道。是年龄的缘故吗？肯定不是！他年龄虽然不小了，可是无论干什么，都像锯木头一样，干得既轻松又漂亮。

“你爱理查德吗？”他问道。

那双浅色眼睛看上去很忧伤。“不知道，斯蒂芬。我希望我爱他，但是并不爱。我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对这种事情很难做出判断。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知道你爱一个人呢？”

“我知道。满脑子、满眼睛都是他，那就是爱。”

“我对他可没这种感觉。”

“不要伤害他，凯蒂，求你了！”

“我不会伤害他，”她说，把凯特放在膝盖上，轻轻摇晃着，然后笑着拍了拍斯蒂芬的手。“无论贫贱还是富贵，我都会和理查德在一起，斯蒂芬。我欠着他的情，我会还债的。这也是流放要教给我们的。我已经学会所有‘功课’，除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学会读书、写字。对于我，家和孩子是第一位的。”

当凯蒂告诉他，她又怀孕的时候，理查德大吃一惊。“你不可能怀上的！太快了！”

“也不快。两个孩子之间相差十四个月，”她平静地说。“两个小家伙年龄相近，会成长得更好。”

“这下子你得干多少活儿呀，凯蒂！你会未老先衰！”

她笑了起来。“胡说，理查德！我非常好，我还年轻，我盼望着威廉·亨利的到来。”

“凯蒂，我很高兴等待，真的——哦，‘等待’，这个该死的词儿，我已经习惯这么说了！”

“别生气，”她用恳求的口吻说。“奥莉维亚说，我给凯特喂奶期间不会怀孕的。”

“老娘儿们的说法！我本来应当再等一等。”

“为什么？”

“因为再有一个孩子你就太累了。”

“我说过了，再有一个孩子我也不会太累。”她将凯特递给理查德，拿起一个空桶，“我去取点儿水。”

“让我去吧。”

她露出牙齿，一双眼睛亮光闪闪。“我已经说过你一百次了，理查德·摩根。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小题大做，大惊小怪？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呢？孩子是我生、我养的！什么时候生我说了算！我白天、黑夜都住在这个房子里！我有权决定什么对于我来说太过分了，什么恰到好处！别管我！不要再替我做决定了！让我自己来做吧。你可真把我烦死了。一天到晚，这多了，那少了。为什么我对你就不是这样呢？我可受够了！我再也不是孤儿了。我已经长大成人、生儿育女了！如果我还想要一个的话，我就会再生一个！你不是我的上帝和主人，国王陛下才是！”

她提着桶怒气冲冲地走了。

理查德抱着凯特，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两个人都沉默着。

“我觉得，女儿，我刚刚找到自己的位置。”

凯特用不着别人扶，自己就坐得很直。她用那双既不像威廉·亨利也不像凯蒂的眼睛看着爸爸。她的眼睛是灰黄褐色的，掩盖了眼中黑色的斑点。那些斑点，你只有仔细看才能看出来。她的美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也许那只是婴儿时期的美，但是她的“色彩”，就像理查德死去的两个孩子，非常引人注目。满头黑色的鬈发，两道清秀的黑眉毛，浓密的黑睫毛环绕着一双大眼睛。丰润的朱唇，像理查德一样的棕色皮肤，没有一点瑕疵。凯蒂是对的，她绝对是个摩根。一个姓克拉克的摩根。

他非常苦恼，第一百万次诅咒自己。他的孩子将来都是私生子。利兹·洛克不会为了帮助他，让自己马上死去。当然他也不会杀她。但是，除了上帝，谁也不能说，不允许他希望她死。

为什么我们似乎永远都解不开生活这团乱麻呢？我当初什么都没有考虑就和利兹·洛克结婚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没有考虑过自己或者将来。我可怜她，觉得自己欠她一笔债。因为，我总

像个头儿似地考虑问题，认为应该保护她。我现在也还是把自己看成头儿。斯蒂芬为此告诫过我，我看上去好像记住了他的忠告，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听进去。我伤害的是我自己的儿女。我亲爱的人——心中的妻子，被降低为我的“女人”。他们甚至连“主妇”也不称呼她。只是“女人”，一个说明她没有任何身份的词，完全没有地位。只是为了方便，才这样称呼。我可以不做任何形式的补偿就抛弃她。有的男人们已经这样做了。刑期一满，攒足了金子的人就买回英格兰的船票，或者是去中国，去任何实现他们梦想的地方。像约翰·罗宾逊那样的“老面孔”都已经从小岛消失了。他们之中那么多人，都把跟他们一起生活过的女人留在这里，让她们自己谋生。和罗斯少校一样，金司令官也愿意像给单身男人提供土地那样给单身女人提供土地。这样一来，那些可怜的、被遗弃的人就不必再去新南威尔士营的营房四周转悠，寻找能给她们一口饭吃的男人了。我们对女人做的事情是不可饶恕的。她们并不是天生的婊子。是我们把她们逼的。

凯特发出咯咯的笑声，露出了她正在长出的牙齿。我的长女，我的女儿。我的私生子。搂着她，理查德将嘴唇吻向她那光滑得不可思议的皮肤上，吸了一口皮肤清新的气味，意识到凯特喜欢这种被人爱抚的感觉。

“凯特，”他说，双手将女儿转过来，这样她就能面对着他，诱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那目光倒是妈妈的遗传。他对她说话，就像她明白他在说什么。“我的凯特，你将变成什么样子？我怎样才能确保你永远不会经历上帝让你母亲经历的那种痛苦的生活？我怎样才能让你从两个犯人的私生子变成受过良好教育的淑女？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世界这个部分的任何一个年轻小伙子。”他亲吻着她的小手。她手指弯曲，紧紧抓住他的一个指头。他把她放在臂弯里，让她的头贴着下巴，眺望远方，觉得她的命运将处于两难之中。

凯蒂花了很长时间去取一桶根本就不需要的水。起初，她在泉水旁边闷闷不乐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将桶放到山泉下面装满水，

又放到地上，坐了下来。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大发雷霆，也没有意识到，多日的积怨就在离表面那么近的地方沸腾着。她每天都那么忙，根本没有时间审视自己。她今天感情宣泄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理查德不想这么快就要第二个孩子——如果他真的想要的话。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上帝创造她，就是来生育的，而且她也喜欢生育。当年在济贫院，终日手里忙着刺绣，耳边是喋喋不休的布道。如今，牧师的话都充满了意义。亚当可能是地球上的第一个人，但是，夏娃出现之前，他就是一个……一个摆设！夏娃比亚当更重要。夏娃生出孩子，并且让一所房子变成一个家。

理查德不能因为给他们赚买面包的钱，就把这个家当成他自己一个人的。面包还是她烤出来的呢！以后——她暗下决心，突然站起身，轻而易举地将二十磅重的水桶提了起来——他不能再无视她的意愿。我不是老鼠，也不是刮靴底的架子。我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

她从泉水边沿着小路，穿过蔬菜地，向前走的时候，眼前的“画面”，她承认，充满温情，让人感动。她的心里暖融融的。他们没有看见她。她静静地站着，看他和孩子。理查德将孩子的脸转过来对着自己，对她认真地说着什么，亲着，看着她的手，脸上充满了爱和惊奇。然后他抱着她。目光掠过她的头顶，向茫茫无际的远方眺望着。

动一动啊，理查德，动一动！凯蒂站在那儿看着，希望他能动一下，但是他不动。太阳总是在房子后面落下，房子前面罩在阴影之中。但是，现在的光线依然明亮，照在父亲和孩子身上，好像他们被净化之后，一动不动，静止如石。久远的往事从记忆深处升起。济贫院院长主持星期天礼拜。他坐在椅子里目光呆滞。牧师宣讲肉欲的罪恶时，听众都理解不了。院长继续目光呆滞地盯着远方。牧师讲完了，孤儿们都老老实实坐着，一动不动。那几个神情呆板、态度严厉的未婚女教师扫视着一排排听众，以确保姑娘们脸上没有在教堂里不该有的表情。院长坐在那儿凝视着远方，仿佛看见一个既不快乐又不痛苦的世界。直到牧师小心翼翼地摸了一下他的肩膀，他才动了一下。他从椅子上跌落下来，倒在小教堂

的石板上面，就像一只只装了一半沙子的长袜，不成形状。这种长袜是济贫院专门打人用的。用这玩意儿打人，可以不留痕迹。

动啊，理查德，动一动啊！但是他没动。随着时间的流逝，孩子显然在他的怀里睡着了。突然，她觉得他死了。这个想法一下子击垮了她。她跪倒在地，水桶跌落，水洒了出来，整个世界仿佛在刹那间变得一片寂静。即使这时，他还是一动不动。他死了！他死了！

“理查德！”她大声叫喊着，爬起来，向他跑去。

她的哭喊声让他从沉思中回过神儿来，但是还没来得及抓住她，她已经扑到他的怀里。她泪流满面，放声大哭，双手揪扯着他的肩膀和胸脯。

“凯蒂，怎么了，亲爱的？出什么事儿了？”

她还在号啕大哭，涕泪滂沱，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凯特也以她那独特的音调不失时机地加入妈妈的号啕。理查德站起身来，两个发了疯似的女人死死抓着他，就像抓住一根救生索。他的头都晕了。他把凯特顺手放在摇篮里。小宝宝大声哭喊着，似乎觉得被爸爸这样随意丢到一旁，是对自己莫大的侮辱。理查德把凯蒂扶到壁炉跟前那把扶手椅旁边，让她坐下，呜呜咽咽地哭着，好像心都碎了。理查德端来一杯朗姆酒，手忙脚乱，嘴里念念叨叨，硬逼凯蒂喝了下去。

“噢，理查德，我以为你死了呢！”她埋怨道，硬咽着，抬起头看着他，涕泪交加。“我以为你死了呢！我以为你死了呢！”她搂着他的腰，脸埋在他的身上，又哭了起来。

“凯蒂，我没有死。”他拿开她的手，把她从椅子上拉起来，自己坐下，让她坐到他的腿上。白棉布裙边是惟一可以用来当手帕用的东西。他撩起裙子，擦她的眼睛、鼻子、脸颊、下巴、喉咙——那么多的眼泪甚至将她的裙腰都浸湿了。“我最亲爱的，我没死，你看，是不是？”他问道，温柔地笑着。“尸体怎么能给你擦泪呢？不过，我很高兴，”他补充道，心里感到非常充实，“还没死就知道死了之后会有人这么悲伤。来，再喝一口朗姆酒。”

卧室里，凯特的脾气越发越大。不过小孩子家家再发脾气也

比吓坏了的凯蒂容易恢复，因此理查德转过头大声喊道：“凯特，不要再号了！睡觉吧！”让他惊讶不已的是，女儿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不再哭喊。

“噢，理查德，我以为你像济贫院院长那样一下子就死了。我可受不了！你要是死了……你那么爱我……可我从来都没有明白这一点……我伤害了你，一点儿都不拿你当回事儿。你要是死了，再告诉你，我有多么爱你，也太晚了。我像你爱我一样地爱着你，重于生命。我以为你死了。我不知道，没有你，我该怎么活下去！我爱你,理查德,我爱你!”

他把她的头发从脸前撩开，拢到脑后，又用裙边给她擦了擦脸。“我好像一下子过了所有的圣诞节，”他说。“我知道你流了很多眼泪，但也不至于湿成这个样子啊？”

“我想，我把那桶水洒了。吻我，理查德！哦，用你充满爱的心吻我，让我也用充满爱的心吻你。”

他们俩都发现，爱是相互的。唇已经变成肉体与灵魂之间最薄的一层肌肤。理查德想，从现在开始，我俩之间不再有秘密了。我可以告诉她任何的事情。凯蒂只知道心中充满美妙的音乐，灵魂长着翅膀。其实，爱一直与她相伴。

一七九三年二月十五日，凯特过第一个生日的时候，斯蒂芬来看望他们，带来了一份令人惊讶的礼物。

但是让理查德，凯蒂和孩子瞪大眼睛的不是那份礼物，而是多纳万中尉。他身穿全套皇家海军军官制服——黑皮鞋，白长袜，白马裤，白马甲，镶褶边的衬衫，下摆是圆角的外套，亮光闪闪的金色穗带，腰佩短剑，头戴假发，帽子夹在胳膊下面。英俊潇洒，让人看上一眼就难以忘怀。

“你要走了！”凯蒂说，泪水迷住眼睛。

“这可真帅！”理查德强忍心中的悲伤，笑着说。

“这套制服是从杰克逊港送来的，还挺合身，”斯蒂芬说，非常得意，“只是外套肩膀还得修理一下。我的肩膀太宽了。”

“肩膀宽才能指挥千军万马嘛！祝贺你，”理查德伸出手。“一

看见刚刚到达的这艘船的名字，我就知道要有重要的事情发生。”

“是的，凯蒂号。不过，我穿这套制服是为了祝福小凯特。我不会马上走的。凯蒂号起码要在一周之后才出发，所以我们还有一点儿时间。”他把假发摘掉。他学理查德的样子，把头发都剪掉了。“天哪，这玩意儿可真热啊！在英吉利海峡戴还差不多，在二月湿热的诺福克岛上可不合适。”

“斯蒂芬，你那漂亮的头发哪儿去了？”凯蒂大声叫喊着，看上去要哭。“噢，我好喜欢你的头发！我一直劝理查德把头发留长，可他说很麻烦。”

“没错儿。自从剪掉头发，我觉得像鸟儿一样自在——除了不得不戴假发的时候。”他向凯特走过去。小凯特坐在理查德做的一张高椅子里。斯蒂芬将礼物放在托盘上。“生日快乐，亲爱的干女儿。”

“塔——”她笑着说，伸出手要摸他的脸。“斯蒂维。”她的目光越过斯蒂芬，朝理查德望去，满脸放光。“爸爸！”

斯蒂芬亲了她一下，将礼物拿开。小家伙一点儿也不在意。只要爸爸在家，她的心思就全在他身上。

“先给她放好吧，”斯蒂芬说，把礼物递给凯蒂。“还得再等几年，她才能欣赏它。”

凯蒂有点好奇，打开包装，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噢，斯蒂芬！太漂亮了！”

“我从凯蒂号船长那儿买的。她的名字叫斯蒂芬尼。”

斯蒂芬尼是个玩具娃娃。小脸画得非常精美，眼睛里的虹膜惟妙惟肖，睫毛十分逼真，一缕缕丝做的头发金光闪闪，穿一件有裙撑的粉色丝质长袍，就像三十年前的美女。

“我猜，你要乘凯蒂号回到杰克逊港了？”理查德问道。

“是的，然后六月份乘这艘船去普茨茅斯。”

他们吃了烤猪肉，还吃了凯蒂做的生日蛋糕。蛋糕上只有一层薄如蝉翼的蛋白。理查德用铜丝做了一个打蛋器，凯蒂用这个打蛋器在铜碗里打出蛋白。他的手很巧，可以做出她想要的任何东西。

偶尔造访的船带来茶叶，真正的糖，各式各样的小奢侈品和凯蒂的"自豪"与"快乐"——一套易碎的瓷茶具。没有镶玻璃的窗户上飘着绿色的孟加拉棉布窗帘，可惜还没有买到画儿和叉子。没关系，没关系。威廉·亨利可能再有三个月就出生了。她知道她这次怀的是个男孩儿——威廉·亨利。玛丽就只好等下次了。至于等多长时间，就由不得理查德了。但是没关系，没关系。孩子是她能给予他的一切。永远都不会嫌多的。诺福克岛上也有危险。去年,可怜的奈特·卢卡斯砍伐一棵松树。松树倒下时发出雷鸣般的响声。他万分恐惧地看见它正好向奥莉维亚砸去。当时，她怀里抱着儿子威廉，身边站着双胞胎女儿。奥莉维亚抱着威廉身子一闪，躲过一场灾难，几乎没受什么伤，玛丽和莎拉却当场死亡。是的，一定要有很多孩子。死去的孩子让你肝肠寸断。然而，感谢上帝，还有活着的慰藉你破碎的心。

她的生活充满欢乐。因为她爱着、被爱着。女儿茁壮成长，儿子在她的肚子里不断地踢打，她都高兴得快疯了。这就是她之所以快乐的最好理由。哦，她会想念斯蒂芬的！尽管她知道，她的思念不及理查德对他思念的十分之一。该发生的迟早都要发生。没有什么能够永远不变。一切都在发展之中，只是来到家门口之前，对于你还是个谜。斯蒂芬将搭乘凯蒂号一路驶往英格兰。凯蒂号和她同名绝非偶然的巧合。这里面一定有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凯蒂号一定会让他平安。凯蒂号将像勇敢的海燕掠过滚滚波涛，飞向胜利的彼岸。

"我们可不可以留下托比亚斯？"她问道。

斯蒂芬扬了扬眉毛，清澈明亮的蓝眼睛闪闪发光。"和托比亚斯分开？不太可能，凯蒂。托比亚斯是海军的镇船之猫，不管我到哪里，他都和我一起航行。我已经将它训练得认为我就是它的归属。"

"你会拜访罗斯少校吗？"

"肯定会。"

理查德一直等到和斯蒂芬漫步走上山崖，向女王堡路走去的时候，才问了那个对他而言非常紧迫的问题。"你能帮我个忙吗，

斯蒂芬？’

“当然，只要你需要。这一点，你最清楚不过。你是想让我去看看你的父亲和药剂师堂兄詹姆斯吗？”

“如果你有时间就去看看，没时间就算了。我想让你帮我带封信给住在伦敦温普尔街的詹姆·塞斯特莱斯维特，亲自将信交给他。我不会再见到他了，但是我想让一个了解现在这个理查德·摩根的人来向他证实这一切。”

“没问题。’在白色界碑旁边,斯蒂芬拿出假发,戴到头上,目光忧伤，看着满脸微笑的理查德。“你有一个星期写信的时间。如果凯蒂号起航的时间有变，我会及时告诉你的。”

随着常驻牧师百恩先生“降临”诺福克岛，星期日必须做礼拜的要求似乎有所松动。金司令官坚持每个犯人都必须参加。这样一来，如果自由人也都去的话，小教堂就变得相当拥挤。人们都认为，囚犯比自由人更需要上帝的关心。

理查德明白，即使偶然一次不去做礼拜，也不会有人查问，便告诉凯蒂，他要在星期六晚上熬夜给詹姆·塞斯特莱斯维特先生写信，得等到天亮时才能睡觉。能额外多休息几个小时，他感到非常高兴（写信毕竟没有锯木头累）。听了他的解释，凯蒂便自己先睡觉去了。

理查德小心翼翼把油灯从架子上取下来。这盏灯是和茶具一起，从同一个售货摊上买来的，价钱更贵一些，因为还带了一小桶五十加仑鲸鱼油。他用得很省。干了一天活儿，累得精疲力竭，晚上根本看不了什么书。但是拥有一盏灯，意味着他能够凝视着詹姆·塞斯特莱斯维特寄来的这些宝贝书，而且这是惟一不会让他觉得自己背叛了家庭的“休闲活动”。他现在知道，凯蒂永远也不会读书认字，因为这两样对她都不重要。他们家惟一的知识源泉就是他，因此他必须读书。

两根灯芯的油灯把金色的灯光撒到信纸上，他拿起一支钢笔，在墨水瓶里沾了沾，没怎么犹豫就写了起来。他想说的话在脑子里早就过了一遍又一遍。

“詹姆，这封信是由我认识的最好的一个人带给你的。和他别离，我非常难过，惟一的安慰就是你将认识他并爱他。自从亚历山大号停泊在泰晤士河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一路同行，从一艘船到另一艘船，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是自由人，我是囚犯，但我们一直都是朋友。如果没有凯蒂和孩子们，失去他对我将是致命的打击。

“收到你寄来的箱子之后，我给你写过信。但是，这几张纸上写下的东西和那封信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那封信会落入任何一位官员之手，会被任何一双喜欢探究别人秘密的眼睛窥视，会被任何一个喜欢从别人的隐私中寻求刺激的人把玩。我们的信最终都到达了目的地，这也可以说是个奇迹。一七九二年陆续来到的缓慢的回信（今年是贝隆纳号和凯蒂号带来的），表明那些给我们往英格兰带信的人可怜我们，兑现了他们的承诺。然而，我们中的一些人，从未收到过来自至今还被大多数人称之为‘家’的哪怕一个字。我不知道，这是偶然事故，还是什么人有意为之。我给你的这封信，斯蒂芬会带在身边，妥善保管，所以我可以把想说的话都告诉你。而且我知道，斯蒂芬会默默地坐着让你读信，一直等你读完，再开口说话。这就更让我随心所欲了。

“今年，一七九三年，我就要满四十五岁了。关于我现在的样子，以及这些年雨雪风霜对我的改变，斯蒂芬将比我描述得更好，因为在诺福克岛，我们缺镜子。但是，我知道，我身强力壮，比当年英格兰那个年轻人干的活儿还多，时间还长。

“夜深人静，林涛骤起，我坐在这里，惟一扑鼻孔而来的是甜甜的树脂的味道，或者几个小时之前下过的、打湿了地面的雨的味道。

“我再也不回英格兰了。我不再认为英格兰是，或者可以称之为是我的‘家’。我的家在诺福克岛，而且将永远在这里。事实是，詹姆，我再也不想和那个国家有任何联系。正是它将我塞入拥挤不堪的贩奴船，在海上漂泊一年多，在非人的折磨与痛苦中煎熬一年多，发配到植物湾。时至今日，这段经历依然像恶魔一样出现在

我的梦里。

“也有过美好的时光、快乐的瞬间，但是，没有哪一刻是由那些将我们遣送来的贪婪的承包商、签署文件时互相推诿扯皮的家伙、痛饮波尔图葡萄酒的男爵和将军们带来的。我们开往植物湾的第一支船队虽然在地狱里走了一遭，但是和随后而来的人们相比，真是过得太奢侈了。让斯蒂芬告诉你，当海王星号在杰克逊港抛锚后，他们在船上看到了什么。

“作为第一批来到植物湾的人，我们同时面对了最好的和最坏的。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詹姆，连那个沮丧的、绝望的小官菲利普也不知道。既没有计划又没有良好的装备。在白厅①,没有一个人解决了后勤方面的问题。承包商在衣物、工具以及其他必需品的质量和数量上耍了许多花招。我不停地想象，如果尤利乌斯·恺撒② 看到这种悲惨的场景，他的脸上会出现什么样的表情 。

“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这个构想拙劣、思维畸形、拿人的生命做实验的最初五年里生存下来了。我不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是我知道，这是男人和女人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证明。那种所谓英格兰给我们提供了悔过自新的机会的说法是错误的。没有人给过我们任何机会，无论最初还是最后。确切地说，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本性做事。我们之中，有些人只是发誓要活下来，并且活了下来，随后就急着‘回家’，或者依然行动诡秘，似乎逃避着什么。而另外一些人，幸存下来之后，决心用自己的双手，重新开始。我把自己归为第二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还是囚犯的时候，我们就努力工作，从未招致官方的不满，没有受过鞭刑或者被戴过镣铐。我们懂得自己的位置，有的场合决不抛头露面，另外一些场合却大显身手。被特赦或者刑满释放之后，我们得到土地，开始了陌生的农耕生活。

① 白厅：英国伦敦的一条宽阔大道，南北走向，位于特拉法尔加广场与议会大厦之间。此处指英国政府。

② 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 100—公元前 44）：古罗马将军，政治家，历史学家。

“英格兰浪费了多少‘英格兰’啊！聪明才智，独创精神，吃苦耐劳，英勇顽强。我可以写上好几页‘资产’明细。而这些‘资产’的拥有者都被英国的监狱和囚船完全浪费了。英格兰是怎么了？英格兰怎么会瞎到如此地步，把这么宝贵的‘资产’当作一钱不值的垃圾就给扔掉了？

“有一种说法很公正。那就是，我们之中很少有人明白我们到底是由什么做成的。我知道，我自己也不明白。过去那个沉默寡言、安详耐心、被人家骗了三千英镑都不以为然的理查德·摩根已经死了，詹姆。他曾经是消极的、容易满足、没有上进心的渺小的人。他的痛苦是所有人的痛苦——失去了他所爱的人。他的缺点是所有人的缺点——只顾个人利益，自我放纵。他的快乐是所有人的快乐——因为爱而得到欢乐。他的美德是所有人的美德——相信上帝和国家。

“理查德·摩根在苦海中获得新生，并且发现别人的痛苦比起他自己的痛苦来说更难以承受。在他眼里没有任何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只在必要时说话，他用生命保卫他所爱的人以及他创造的财富，他几乎不相信任何人，他只依靠一个人——他自己。

“詹姆，悲剧在于，除了全新的开始，我们也把英格兰最丑恶的部分带到了这里——冷酷无情的统治者的傲慢自大，按照地位和财富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不成文的法律，挥之不去的贫困和卑劣的根源，认为国王和教会不会犯任何错误的信条，以及身为私生子蒙受的耻辱。

“因此，我为我的孩子们担心，他们必须背负我的以及他们自己的原罪。然而，我对他们寄予的希望远远超过从前我对布里斯托尔那两个孩子寄予的希望。这里海阔天高，他们可以展翅飞翔，詹姆。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我还能够请求上帝做什么呢？

“我以为我会写得更长呢，但是我发现。我已经把想说的话都说完了。照顾好你自己，关照一下斯蒂芬，他带去我的爱。尽快给我写信。现在从英格兰来这儿的航程已经缩短为六个月，而诺

克岛现在是为那些去往中国、努特卡岛[1] 和塔希提岛的船只供水的地方。幸运的话，我能在太多的孩子出生前给你回信。凯蒂喜欢生孩子，而每当她风情万种的时候，我就变得软弱，无法拒绝。

“有了上帝的恩赐和其他人的善良，我经历了一次很好的旅程。”

他签了名，将信纸折起来，让四个角对到中间，用溶化的蜡封好，盖上印章——戴锁链的 RM[2]。然后，将信放在桌子上，弯腰将灯吹灭，向凯蒂走去。

①努特卡岛：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海岸温哥华岛附近的一处小岛，一七七八年库克船长曾抵达那里。

② RM 理查德·摩根名字和姓的缩写。

作 者 后 记

理查德·摩根的传奇并没有结束，他还将继续生活很多年并且经历更多的凶险、灾难和剧变。我希望能够继续他的家族的故事。

美国独立战争以那个时代人们无法预见的方式，深刻地颠覆了欧洲的格局。在那之前，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国家宪法应该物化为法律；在那之前，社会金字塔的顶层即使没有君主人民也可以存在的观念，简直无法想象；在那之前，中产阶级或者下层阶级从未被认为同拥有地位、财产和（或者）财富的上层阶级具有同等的权利。

美国独立产生了很多结果，其中不大为人所知的一个结果是，英国在新南威尔士建立了殖民地，而且几乎与此同步，衍生出诺福克岛殖民地。关于英国皇室在地球那边一块连其地理面积都一无所知的大陆建立殖民地的原因，现代历史学家的见解大相径庭。一些专家认为，新南威尔士被考虑、并且最终在那里开始这一“实验”,纯粹是因为政府想找一个地方,把囚犯像垃圾一样,“倾倒”到那里。这些囚犯是到那时为止，西欧最严厉的法律惩罚制度下倒霉的牺牲品。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还有更高的目标和价值观涉及其中。

我不想假装自己博学多才，能澄清这一争论不休的话题。我只想说，十三个美洲殖民地关闭了接受流放犯为契约佣工的大门之后，英国皇室认识到，必须再寻找一个什么地方，把重罪犯送到那儿，而且那个地方必须至少和英国隔着辽阔的海洋。法国革命的兴起，以及不仅在爱尔兰而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日益加剧的动荡，更产生了额外的推动力，确保在地球那边进行的苦役实验成

功。新南威尔士和诺福克岛最初几十年的故事中，鲜有迹象表明，英国能够从这里获得最终的财富，或者这块殖民地的“国民生产总值”开始呈上升的趋势。然而，却有很多事实证明，不管英国皇室更高的目标和价值观是什么，这个地方确实是个把犯人、叛乱者、政治煽动者和不成器的自由民隔离开来的好地方。他们能在那里挣扎着生活下去，而不会对“家”造成任何危险。

对我而言，这场浩大的流放实验最令人着迷的两个方面是：首先，我们可以对英国皇室这方面做一个大胆的假设，那就是，他们做了不得不做的事情；其次就是探究被流放的那些“实验品”——囚犯们的品质。这次实验之所以成功，主要是靠了“实验品”——囚犯们的品质，而不是靠任何其他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从囚犯的观点出发，撰写这部关于其后很久才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一九〇一年）起源的小说。

首先，为什么这些人被定罪？他们犯罪的环境和气候究竟是什么？英国的司法制度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在法律上，重罪犯有哪些权利？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背景？他们是如何相处的？在抵达那片绝对陌生、既没有牛奶也没有蜂蜜的土地之后，为什么他们能够百折不挠地生存下来？在很多人服满刑期、并且赚了足够的钱可以买票回家的情况下，为什么选择回家的人寥寥无几？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使得他们在那里坚持下去？他们如何面对当时那种残忍的、毫无人性的刑罚制度？当终于挣脱锁链的时候，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自由，如何看待英格兰的？

这本书后半部分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诺福克岛而不是新南威尔士。这座位于太平洋中间的独一无二的小岛，拥有内容丰富、色彩斑斓的历史。

英国皇室对这个地方曾经先后三次进行殖民化的尝试。前两次被中止，岛上人口锐减。这就是所谓第一次和第二次定居。绝大多数人认为，第二次定居（一八二五年到一八五五年）骇人听闻，当局使用的手段十分残酷。第一次定居（一七八八年到一八一三年），尽管不无恐怖，但相对而言，还算仁慈。

第三次尝试是流放的另一次实验。一八五六年，邦提号叛乱者的后代和他们的塔希提岛女人从皮特科恩岛全部迁移到更大、更富饶的诺福克岛，把那里当作新的家园。有一些来自皮特科恩岛的人们由于政府的承诺没有兑现，幻想破灭，一八五六年之后，又从诺福克岛返回皮特科恩岛。今天，正是他们的后代成为第二次定居皮特科恩岛的居民。

所谓第三次定居之所以成功，我想是因为皮特科恩岛人早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海岛居民。海岛居民能够对付极为有限的陆地，而这需要一种与大陆居民非常不同的生活态度以及不同的政府管理风格。尽管从一九七九年起，诺福克岛以权力有限的自治政府的形式合并到联邦权力机构（这是一种奇怪的形式，反映出澳大利亚的不确定性），它依然任由大洋彼岸的殖民地最高统治者摆布。早在一九一四年，它由英国皇家的附属领地变成澳大利亚联邦的附属领地。之后的澳大利亚政府以及那些并非因选举而产生的“公仆”，对诺福克岛和岛上的皮特科恩居民的“特殊性”表现出和英国皇室毫无二致的傲慢和冷漠。所以人们不禁要问，澳大利亚——自己长期以来一直是殖民主义的牺牲品——从殖民主义现象中究竟学到了什么？因为同样偏远的位于印度洋的附属领地的人们遭受了比充斥着反抗情绪的诺福克岛上的人们更多的苦难。

用于研究的资料来源非常丰富，但是因为难以原谅的资金短缺（比如伦敦克佑区的档案馆），资料保管得非常混乱。我在罗马进行研究的时候，更注重原始资料，而非现代专题论文和学术著作。任何学生研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追溯事情的起源，以便形成自己的观点、推论和见解。

在此书中我没有列出参考书目。原因很简单，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得开列同样多的书籍和文献，占用很多页纸。不过，任何有兴趣获得那些已经出版的资料和参考书的人，都可以通过我的出版社和我联系。

我必须感谢很多人的帮助和他们所提供的信息。

首先我要感谢亲爱的继女梅琳达，她勇敢地前往伦敦克佑区、布里斯托尔、格洛塞斯特、朴茨茅斯以及其他英国地区，“入侵”悉尼、霍巴特和堪培拉的“历史储藏室”，带回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我还要特别感谢海伦·雷蒂。她也是理查德·摩根的很多代玄孙女。不唱歌、不表演的时候，她在荒凉的牧场追寻理查德·摩根的生活，并且向我提供了一些出色的文件。

我从心底感谢莱斯·布朗先生。他对诺福克岛的历史了如指掌，无人可比。不管你对三次定居中的哪一次感兴趣，他都能满足你的要求。莱斯一直是一位不为人知的历史学英雄，但是，现在我要为他高唱赞歌，要让所有人都认识这位英雄。他拥有多么出色的图书馆，多么出色的文献！

我又怎能忘记我那些忠心耿耿、全力以赴的职员们呢？帕姆·克里斯普，我的私人助理；负责办公室工作的凯伊·潘德莱顿和凯伦·克文托；无所不能的商务专家约·诺布斯；主内的里亚·豪威尔和弗兰·约翰斯顿，主外的达拉斯·克里斯普、菲尔·比尔曼和路易斯·唐纳德。正是他们艰苦的努力使得我能够有时间以这样的速度写作。我爱你们大家，也要感谢你们大家。我还要感谢我的婆婆梅，每当我们外出的时候，她都会照看我们的猫咪潘恩德克斯克。感谢詹·诺布斯。感谢约翰·科文托和格里格·科文托兄弟，他们在锯木坑用大锯实地示范，为我描述了诺福克岛昔日的锯木方式。

我的丈夫里克是我最可信赖的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囚犯理查德·摩根和邦提号叛乱者弗莱切尔·克里斯汀的第四代玄（外）孙。命运的安排多么奇妙啊！一八六○年，在大洋中间那座五英里长三英里宽的小岛上，一支血脉和另外一支血脉相遇。而在理查德这一方，与诺福克岛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一七九二年在那里出生的祖奶奶（凯特）。对于约·诺布斯来说也是这样。

我并没有忘记还有两卷《罗马主人》系列要写。如果情况允许，它们将很快问世，但是现在，我有必要先离开罗马度假，而不是度另一个“罗马假日”。